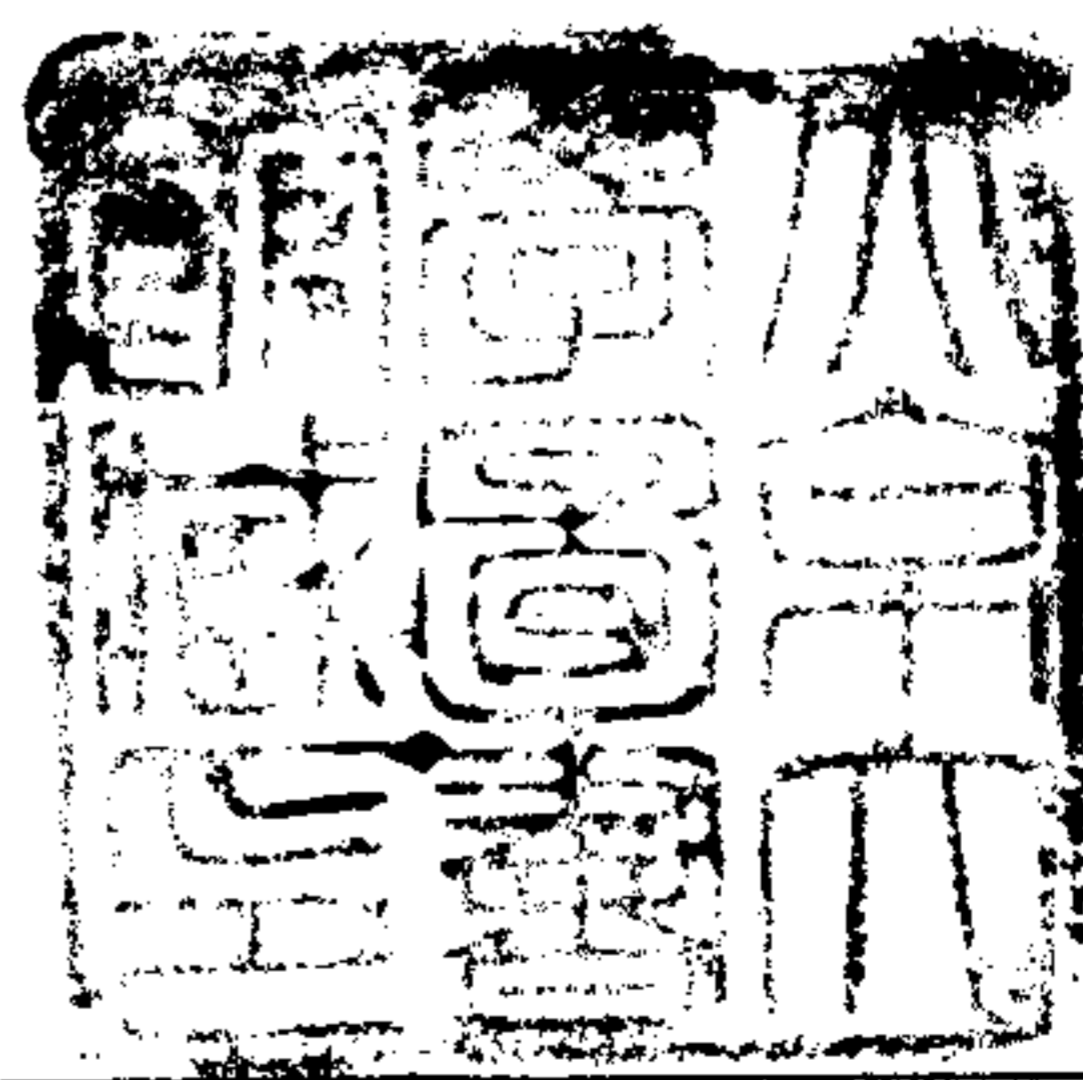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五九・史部・政書類

六典通考二百卷（卷六十一至卷一百十八）

〔清〕閻鎮珩撰

2455/9

1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農政

古者以農命氏始於烈山曰炎帝斲木為耜揉木為耒
跣窮髮跋芄野制晦清剛分龍斷而戒之耕命其臣赤
冀作為鉏耨錢鎛以濟萬民其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
天農不正食不充士丁壯而不耕則受其飢又制為之
數一穀不登損一穀穀之法十倍二穀不登損二穀穀
之法倍十莠夷疏滿之亡食者與之陳亡種者貸之新
農夫敬事力作上順天時下修地利故萬物成而百用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足姦邪不生亡制令而人從爰及金天勤於民事命春
扈耕稼夏扈耘耨秋扈收斂冬扈蓋藏又有棘扈氏曰
竊丹為果啟鳥行扈氏喑喑主晝行宵扈氏嘖嘖主夜
事桑扈竊脂趣民以養蠶老扈鳩鳩趣民以收麥不得
晏起左氏所謂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是也堯遭
洪水黎民阻飢帝命稷為田官樹藝教稼土穀用修故
周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其後公劉復修其業於豳經疆理度原
隰春夏為圃秋冬治場黍稷重穰禾麻菽麥故其詩曰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又曰三之
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田

畷者田大夫也周之王業始於后稷成於公劉其勤苦
備至矣及後既有天下三農九穀領於大宰十千為耦
頌厥嗣王而周公作無逸之書告戒沖人兢兢然以不
知稼穡艱難為懼蓋其重農功而亟本務未嘗一日或
忘也周衰列侯驥貨事戎戶安惰游人墜恆產於是背
棄南畝者眾相率而趨末作之業秦漢以來積靡成俗
至於今未已焉幸或時際小康君下勸農之詔臣獻貴
粟之書雖云文具猶存古義及夫末季失道苛徵百出
以困農氓野無石儲人有菜色其國空乏掃地亦立束
手靡措所謂存空名於天下之上耳烏足貴哉烏足貴
哉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二

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也壤亦土
物自生焉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
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藝猶時也 草人掌土化之
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泥勝之
種禾之屬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鹹湯用鵝勃壤用狐墳壤用豕疆壤用蕢輕壤用犬糞種者
皆謂糞取汁也赤緹澤色也渴澤故水處也渴也猶謂地
勢燥粉解者地燥粉解者強強強者輕與輕者弱謂地
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謂
之糞種墳壤多給鼠也墳白色糞廡也元謂墳壤潤解
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土宜謂九穀植穉
輕重糞種所宜用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
在地者載師之屬 稻人掌稼下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
生以潏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
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詳見水利考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
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

治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殄病也絕也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澤草之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澤草之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澤草之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芒種稻麥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稔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周猶偏也徧知種所宜法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教之稼穡遂師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移用其民使轉相時耕耨教又芟地之宜晚早不遂大夫以遂時稽其夫家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遂大夫以遂時稽其夫家之眾寡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簡者閱也稼器耒耜之屬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鄒長趨其耕耨稽其女功女功絲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耕考工記曰耜廣五十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耕也鋤耜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使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三

相佐助因放而為名秩車人為耒底長尺有一寸中直者敘受耦相佐助之次第耒謂耒耜耒底廣為棘刺自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耒謂耒耜耒底廣為棘刺自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耒謂耒耜耒底廣為棘刺自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耒謂耒耜耒底廣為棘刺自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

其底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緣外六尺有六寸內弦六尺應一步之尺堅地欲直底柔地數耕者以田器為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堅地欲直底柔地數耕者以田器為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堅地欲直底柔地數耕者以田器為度宜耜異材不在數中

欲句底直底則利推句底則利發倨句則磬折謂之中地之末其底與直者如磬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段氏為鑄器錢鑄之屬

禮書詩曰十千為耦周禮里宰合耦於鋤匠人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剛月令季冬令民計耦耕事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氏釋周禮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又謂合人耦則牛耦亦可知王弼釋易亦曰牛者稼穡之資而孔子之時冉耕字伯牛則古者耦耕不特以人

亦以牛也然史稱漢趙過始教民牛耕而王鄭且云爾者賈公彥曰或周兼有牛耦至漢趙過則絕人耦專用牛耦於義或然

雍氏掌溝瀆治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之塞阱杜獲溝瀆治池通水者也池謂陂及禽獸也阱穿地為壙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躍則陷焉世謂之阱阱獲柞郭也堅地阱獲則設柞郭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其墾害人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其墾害人也

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宅不毛者謂以一里二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薪役

閭師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柳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掌其家事也盛黍稷也柳周棺也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四

衣裘也皆所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此陽氣蒸達之時也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端徑術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遂上有徑遂小道曰徑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

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準直謂封疆也毋聚大眾毋置城郭為妨農仲春耕者少舍乃修閭扇用木曰閭用眾毋置城郭之始

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大事兵季春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術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障平曰原古孟夏毋起土功毋發大眾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王居明堂禮曰毋宿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於國今月令休為伏

農乃登麥仲夏農乃登黍季夏毋發令而待以妨

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出縣役之令以預驚是月也土潤

辱暑潤澤也大雨時行燒雜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迫地

艾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艾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

水潦著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雜人掌殺草

職曰夏日至而雜之又曰如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孟秋

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農乃登穀命百官始收斂收斂秋氣完隄防護壅塞以備水源

八月宿直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乃勸種

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

舉五穀之要定其租仲冬農有不收穡積聚者馬牛畜獸有

放佚者取之不詰命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季冬冰以入令

告民出五種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命農計耦耕事修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五

耒耜具田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孟子曰五畝之宅樹牆

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燕毋失

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

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

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謂謂百畝之田

何休曰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

以養父母妻子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

樹以妨五穀環廬舍種桑荻雜菜五母雞兩母豕瓜果畜

種疆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

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中里為校

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里

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

在官之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春父老

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

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促緝績男女同巷相從

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

月止

詩周頌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勅之

也公君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畝田二歲曰新

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於皇來牟

參保介之御開其曉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六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康樂命我眾人痔乃錢鏹奄

觀銓艾痔具錢鏹鏹鏹也錢云奄久觀多正義曰說文

云錢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鏹宋仲子注云鏹刈也然則鏹

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鏹田器也釋名云鏹鏹類也鏹迫地去

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斲斲謂之定李巡曰鏹也郭璞

曰鏹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

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曰耨耘草也六寸所以入苗間

此云鏹鏹當是一器釋名云銓穫禾鐵也說文云銓穫禾短

鏹也然則銓器可以穫禾故云銓穫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

有一銓一鏹一銚是三者皆田器 詩小序噫嘻春夏祈穀

於上帝也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

百穀也。噶和也。成王成是王事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

朱子曰耕本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眾為言故云萬人畢

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

曰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

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

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國語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於楚歸告定王曰陳侯不有大

咎國必亡周制有之曰民無縣耜野無輿草不奪民時不蔑

民功有優無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班次也縣有序民今

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七

先王之法制者也

秦孝公任商鞅廢井田制阡陌招來三晉之人任其所耕不

限多少孝公十二年之制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朱子曰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

為阡南北為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

則當以後說為正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塗亦從

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塗為陌矣阡之為言千也溝

洫橫而眇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洫間千夫而眇道為阡矣

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

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洫亦皆四周而阡陌之名

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洫

一壽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眇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

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為田者

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

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

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之束而耕

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

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

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

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

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收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

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為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八

地利使民有田即為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

姦使地皆為田而田皆出稅以覆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為

計正與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為兩稅蓋一時

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漢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

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

何得不蹙今趨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

言躬耕以勸百姓二年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

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

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晁錯復說

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兵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地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農桑薄稅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九

有也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也服事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本值千金者亡者起倍稱之息取一償二也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帝從之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於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

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景帝後三年詔農天下之本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武帝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征和四年上耕於鉅定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及宣帝在位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龔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好末技不田作乃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蔥一畦韭家二母雞五母雞使民賣劔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元帝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十

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勸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開者民彌情忘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勞來之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永平三年詔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蝥賊十年詔曰方盛夏長養之時蕩滌宿惡以報農功百姓勉務桑柘以備灾害吏敬厥職無令愆惰是時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結多失其實百姓患

之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勅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田亦通為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宏致勞來元和三年詔曰月令孟春善相邱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墾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永初三年詔長吏案行在所令種宿麥蔬食務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十一

盡地力其食者給糧餉

魏黃初時顏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問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賣以買牛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晉武帝泰始五年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寬弱私相置名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遵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飢而郡界獨無匱乏詔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循行帝之時天下無事賦

稅平均人咸安業樂事及永嘉喪亂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煇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范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歲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種麥雖有旱蝗為益猶多

宋元嘉二十年詔曰一夫輟耕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墊年或不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十二

稔而病之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氓庶忘勤分之義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頒宣舊條務盡敦課游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宋高祖命藏耕具以示子孫文帝見之有慚色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親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哉之艱難乎

自晉渡江歷宋齊梁陳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

後魏真君四年詔曰朕承天子民憂理萬國欲令百姓家給人足興於禮義而牧守令宰不能助朕宣揚恩德勤恤民隱至乃侵奪其產加以殘虐非所以為治也今復民貲賦三年

程歲輸如常收守各厲精爲治勸課農桑不得妄有徵
發延興二年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
太和元年詔曰今牧民者與朕共天下宜簡以徭役先之勸
獎相其水陸務盡地利使農夫外布桑婦內勤若輕有徵發
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情於農桑者加以罪刑
十六年詔曰務農重穀王政所先勸率田畝君人常事今四
氣休序時澤滂潤宜用天分地悉力東畝然京師之民遊食
者眾不加督勸或芸耨失時可遣明使檢察勤惰以聞二十
年詔曰農爲政首稷實民先澍雨豐洽所宜敦勵其令畿內
嚴加督課墜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景明三年詔
京邑初基耕桑暫缺遺規往旨宜必祇修今春郊無遠拂羽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三

有辰便可表營于畝開設宮壇秉耒援筐躬勸億兆

北齊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
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春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
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
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力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
地無遺利人無遊手

後周載師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數會六畜車乘之稽
審賦役斂弛之節制畿疆修廣之域頒施會之要審牧產之
政

唐貞觀二年京師旱蝗太宗入苑視禾見蝗撥數枚而咒曰
人以穀爲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存子一人爾

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
爲災五年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爲吉太宗曰今東作
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十六年天下粟價斗直五錢其
尤賤處斗直三錢帝謂侍臣曰國以民爲本人以食爲命若
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爲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
儉約必不輒爲奢侈開元二十二年制曰嗣歲初吉農事將
起禮先本於耕籍義緣奉夫桑盛是所嚴祇敢不敬事故躬
載耒耜親率公卿以先萬姓遂藉于畝謂敦本之爲耳何布
澤之更深宜有順於發生俾無偏於行惠可大赦天下乾元
三年詔曰古之帝王莫不務農敦本保儉爲先屬東耕啟候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一

四

爰事典章況緝轅輓軌固前王有制崇奢尙靡諒爲政所庇
其所造彫飾者宜停仍令有司依農用常式卽別改造庶萬
方黎庶知朕意焉昭宗時河南尹張全義爲政寬簡出見田
疇美者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
者或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
聲伎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或訢
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
里有無相助比戶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後唐明宗問馮道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對曰穀貴餓農
穀賤傷農因述聶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

詩嘗以自誦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于禁中

宋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定為永業官不取租其後以煩擾罷之初太宗嘗令取畿內禾苗觀之因出示近臣是歲畿內菽粟苗皆長數尺時言者謂江北雜植諸穀江南專種杭稻宜參植以防水旱於是詔江南兩浙荆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五

廣種杭稻景德二年詔三司使丁謂撰景德農田勅五卷謂等又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田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為刺史閤門史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轉運使副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大中祥符六年免諸路農器之稅呂夷簡初知濱州代還言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明年詔民賣買耕牛勿算令羣牧司選醫牛古方頒之天下真宗勤政恤農每雨雪不時發形於色時邢昺為禮部尚書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審陰晴豐凶皆有天禧四年詔狀候老農之相傳者率有驗焉多采其說為對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凡農田事悉領焉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仁宗敦本務

農觀稼於郊歲一再出又躬耕籍田先天下寶元初詔諸州

旬上雨雪慶厯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以穀麥贖罪謂民種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請擇職事之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賈昌朝領農田會仲淹罷遂止皇祐中作寶岐殿歲召輔臣觀刈穀麥治平四年詔曰歲比不登今春時雨農民蠶桑穀麥眾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其委安撫轉運司勅戒州縣吏省事息民毋奪其時熙寧時中書議勸民栽桑帝曰農桑衣食之本民不敢自力者以州縣約以為賞升其戶等耳宜申條禁司農寺請立法先行之間封民種桑柘毋得增賦安肅廣信順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六

安軍保州令民植桑榆或所宜木因可限闕戎馬官計其活茂多寡得差減在戶租數活不及數者責之補種哲宗即位詔臣民以封事言民間疾苦司馬光抗疏曰四民惟農最苦寒耕熟耘霜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域間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食糠粒而不足衣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舍此無可生之路耳而聚斂之臣巧取以邀功賞青苗則彊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初神宗勸民栽桑不趨則令做屋粟里布之罰然長吏不能究宣德意民以

為病至是罷之宣和二年臣僚言監司守令官帶勸農莫副
上意欲立四證驗之按田萊荒治之迹較戶產登降之籍驗
米穀貴賤之價考租穀盈虧之數命中書審定取旨高宗嘗
謂輔臣曰朕聞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朕於後圃令人引
水灌畦種稻不唯務農重穀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紹興二十
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隆興六年詔均役
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辛棄疾言於帝曰人生在勤當以
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
末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
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淳熙六年提舉浙
西常平茶鹽顏師魯奏曰今鄉民於己田連接開曠磽确之
地墾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為人訟即以盜耕罪
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詔可臣僚奏諸路帥漕督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七

守令勸諭種麥歲上所增頃畝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
永等數郡宜麥餘皆文具望止諭民以時播種免其歲上增
種之數
遼初皇祖伊德實原作勻為大德時原作選烈府額爾奇木原作夷
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蘇時原作述為裕悅
戶口滋繁紉轄疏遠分北達靈額原作元為二部程以樹藝
諸部效之太宗以烏爾古原作古之地水草豐美命鄂勒歡原作
年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八年詔徵諸道兵仍戒有傷禾稼
者以軍法論應麻開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乾亨五年

詔曰五稼不登開帑藏而代民稅螟蝗為災罷徭役以恤飢
貧帝嘗過葉坊見伊實原作威與原作部下婦人迪輦等黍過
熟未穫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遺民棄業禾稼棲畝
募人穫之以半給穫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諸州給軍興
民力凋敝田穀多蹶於邊兵請復今年租與宗即位遣使閱
諸道禾稼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辨者廣務耕耘罕聞
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為均平道宗
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
金天會九年分遣諸路勸農使者大定十三年勅有司每歲
遣官勸猛安謀克農事恐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
慢者舉劾以聞十九年詔牧畜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六

懲斷上以山東等路猛安謀克戶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
盡佃漢人取租乃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仍禁農時飲酒
上曰猛安謀克人惟酒是務以田租人而預借二三年租稞
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自今令閱實各戶人力可耨幾頃畝
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情農飲酒勸農
謀克及本管猛安謀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
遷賞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戶不自租悉租與民有一家二
百口墾無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農為也令治罪又從大興
少尹王脩奏不種者杖六十謀克四十受租者百姓無罪承
安二年遣官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官往臨潢
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地不得租賃違者苗付地主

宣宗時言者請遣官勸農秋成考績以加賞宰相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是乃妨農何名為勸上是其言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小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為終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事也乞寬徵斂之限使先盡力如三麥朝廷不從

元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處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遂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承張文謙為鄉司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

大典通考卷六十一

九

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注于解由戶部以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體察又頒農桑之制每村五十家立一社高年曉農者為長百家別設長一人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立碑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授提點官行罰仍大書所犯於門候改過除之不改則罰充本社夫役社中

飢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收鵝鴨時蓮藕菱芡蒲葦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康濟錄農桑令以此為第一詳而到宜者別樹之民有不足官備而切人有怠惰者眾勸之士有不給之極裁成輔相之道也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高唐州

官以勤升秩河南陝縣尹王仔以情降職自是每歲申明其制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

農桑雜令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

員兼察農事提調農桑官帳冊差者驗數罰俸世祖謂侍臣任檢知民間之事想前代之君雖享富貴大德元年罷妨農

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罪之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大典通考卷六十一

三

好謙獻種時之法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十一畝中戶五畝下戶三畝或一畝築牆圍之時收采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三年申命大司農總挈天下農政修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蓋秋耕之利掩陽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為日曝死次年種必盛於常延祐三年以好謙植桑有成效風示諸道臣為式又令各社出地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以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天厯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勤官六人情官四人

明太祖初渡江以康茂才為營田使諭之曰比年兵擾隄防

頽圯民廢耕作而軍用浩繁理財莫先於務農故設營田司

巡行隄防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大祖令民每村置一鼓凡遇農起擊之洪武中圖邱成帝出視太子從行命左右導之徧

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其所

居不過茅茨草戶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

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又命圖所歷艱難以

示子孫上謂侍臣曰朕本農家祖父皆長者今圖此者後世

子孫富貴易驕使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宣宗留意農桑得趙

孟頫幽風圖賦詩揭於殿壁出見耕夫錄其語作耕夫記又

作織婦詞繪圖揭於宮掖又嘗於道中以數騎往視耕者下

馬從容詢稼穡事因取其所執耒三推耕者初不知上也中

官語之乃驚羅拜令隨至營人賜鈔弘治初戶部尚書李敏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言天下勞苦者莫如農夫蠶婦乞勅禮部於耕藉儀注內增

上中下農夫各十人服常服執農器引見行禮然後令其終

畝或賜食以慰其勞賜布帝從之帝耕藉田畢宴羣臣於坊

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難嘉靖十年命墾西苑隙地

為田建殿曰無逸亭曰幽風曰省耕曰省斂倉曰恆裕禮部

上郊廟案盛支給之數因言南郊籍田皇上三推公卿各宣

其力較西苑為重西苑雖農官督理皇上時省耕斂較籍田

為勸請以籍田所出藏南郊同廩神倉以供圖邱祈穀先農

神祇壇長陵等陵歷代帝王及百神之祀西苑所出藏恆裕

倉以供方澤朝日夕月太廟世廟太社稷帝社稷禘祫先農

及先師孔子之祀從之帝命閣臣李時翟鑾講幽風七月之

詩賞賚加等添設戶部堂官專領稼

事其後西苑宮殿悉毀惟無逸殿存西成時御幸內臣各率其曹作打稻之戲凡播種收穫以及野饑農歌徵燈諸事無不入

康濟錄世有日月則長明人非稼穡則勿生故聖賢於耕

耨之閒諄諄告戒而立法亦無不備也憂旱之為灾樹以

區田慮水之為害教以櫃田旁山者則曰梯田為善臨水

者又曰架田可耕圃田宜於郭外園田利於澤間管子有

瀆田趙過作代田此外尚有塗田沙田教無不備樹無不

精昔人云漢代去古未遠高帝立孝弟力田之科深明乎

乏九年之畜者適逢飢饉不足以使民無菜色也故崇本

抑末不稍貶其科條而不工不商之游惰乃不得蠶食於

農粟焉讀月令管子文法未嘗不善而時見飢寒之眾蓋

六典通考卷六十一

雖有絕妙之良規究不若愛民之司牧故惟慎選循良重

農積粟息游惰敦本業則太平之休可立致也孔子曰民

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

不為非者寡矣農桑之教烏可緩乎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農政耕籍

古者天子籍田千畝諸侯籍田百畝籍之取名為說非一漢書臣瓚注云籍田籍也親耕親蠶皆以身率天下先應劭則云籍者帝王典籍之常謂事可為後法而籍記於書者也然舊後至煩豈能蹈千畝而親耕之且帝王舉事動為典式奚獨於籍田而云然按許氏說文云古者使民如借故謂之藉從耒昔聲通作藉韋昭云借民力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自漢以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後人主奉行故事名雖存而實意亡明太祖有言朕數行藉田之禮惟欲使民盡力於農非僅虛文而已夫文至而實不至雖其法出自先王徒假以欺民耳豈率先天下之義哉

舍人以歲時縣種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

春王當耕於籍則后獻其種也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而獻之於王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古者使后宮種種以其有傳類蕃孽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盥盛其屬官史胥徒也耨於千畝庶人謂待三百人盥盛祭祀所用穀也月令孟春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冠辰蓋郊後古辰也未耕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耜於車右與耨者之間明己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反執爵於大寢三甲也而耨為天津謂民力所治之田也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既耕而宴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義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藉籍田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以供齊盛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東郊諸侯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象也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祀神明此祭之道也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號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器實曰粢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瘳厚也憤積也盈滿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日之晨中於午也日月底於天廟天廟營室也土乃脈發土脈也弗震弗渝脈其滿管穀乃不殖管實也脈滿氣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陽官春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戒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司空除壇於藉地也司空掌命農大夫

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齊

宮百官御日各卽其齊三日王乃溲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

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

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撥一撥一藉

班三之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撥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

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

夫贊王王欲太牢班嘗之公卿大夫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

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

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

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

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則莫不震動恪

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

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

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

緒而乘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之祀不耨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

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仲山父曰王治農於藉耨穫亦

於藉是皆習民數者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甸

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

禮書天子為藉於南郊正陽之位也冕而朱紘朱者正陽

之色也諸侯為藉於東郊少陽之位也冕而青紘青者少

陽之色也其時則中春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

也其日則剛日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

內享先農於外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國語曰膳夫農正

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帥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太史贊

帥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

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太師告稷

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

於保介之御閒明勸農者也王必三推所謂一撥也三公

五推卿諸侯九推所謂班三之也庶人終於千畝甸師所

帥之徒也反執爵於大寢公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夏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穫亦於藉是也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小祀也其禮

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元冕祭之則耕藉祭先農其服

元冕可知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氏謂小祭祀王元

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

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略同

漢制春始親耕於藉田百官皆從賜三輔二百里孝弟力田

三老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

羣望之祀以為粢盛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耨夫下種

日親耕亦文帝前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

耕以給宗廟粢盛十三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其具禮儀景帝後二年詔曰朕親耕以奉宗廟粢盛為天下

先昭帝始元元年上親耕弄田弄田謂宴游之田

二

後漢正月始耕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

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稷訖有司告事畢是月令

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灾

害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永平四年詔曰朕耕

藉田以祈農事十三年帝耕於藉田禮畢賜觀者食元和二

年帝耕於定陶詔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

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三年上耕於懷順帝即

位後不行藉田禮黃瓊以國家大典不宜久廢疏奏曰聖帝

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

勤以先羣氓率勸農功昔周宣不藉千畝號文公以為大譏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五

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陛下順時奉元懷柔百神廟

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

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

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

以逆和氣致時風書奏帝從之

魏氏天子耕藉闕諸侯百畝之禮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

藉百畝躬執耒以勸率農功今諸王臨國宜修耕藉之儀然

竟未施行太和元年帝耕於藉田五年帝耕於藉田

晉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古

之聖王躬耕帝藉近代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之中曾無供祀

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

士躬稼穡之艱難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

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人於是乘輿御木

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後其事廢輿服志金根車天

輅於宋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儀注史

學生山謙之以所集奏問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

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

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

北將耕宿設青幙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種陸之

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告祠先農如帝社儀孟

春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金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旗著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六

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袞帶佩蒼玉藩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

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車駕出眾事如郊廟儀至藉

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

親耕太史令贊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

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三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

反藉田令帥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耨禮畢班下州郡縣悉備

其禮焉

齊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親耕宋

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為亥日藉

田經記無文下詳議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以元日祈穀

又擇元辰躬耕帝藉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

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藉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居末亥者
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法曰吉亥又五行水生於亥亥日祭先
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誼之議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
水辰也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
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鄭元以亥爲吉辰者陽
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
百穀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
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佟之
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
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
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己者取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七

其令名自丁甯自變改皆爲敬謹如此丁亥是祭祀之日不
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藉祠先農故後王承用非有別
義殿中郎顧嵩之議鄭元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
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文肇開藉田斯乃草創
之令未睹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於鉤盾弄田明帝癸亥
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亥耕懷魏烈祖書辛未不繫
一辰徵於兩代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
見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雜陽闕種且亥
既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
助黃鐘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
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

議奏用丁亥詔可唐用孟春吉亥宋用正月上辛後亥日政
不必專用吉亥元用孟春吉
亥明以仲春擇吉日行事

梁初藉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帝以
爲啟蟄有耕則在二月書云以殷仲春藉田理在建卯於是
改用二月又國語王卽齊宮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有沐浴
禱享之事前代耕而不祭故缺此禮國語又云稷臨之太史
讀之則耕藉應有先農神座兼有讀今藉田應散齋七日致
齋三日兼設先農神座陳薦羞之禮讀辭如社稷法又曰齊
代舊事藉田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五輅後禮云親載耒
耜措於參保介之御間則置所乘輅上若以今輅與古不同
則宜升之次輅且御史輕賤宜以侍中奉耒耜載于象輅隨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八

木輅後普通二年移藉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梨
柏便殿齋宮於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臺
觀公卿之推反又有祈年殿云梁五禮藉田儀注其出東去
宮入里遠十六里爲干畝天
子耒耜一具公耒耜
三具卿侯耒耜九具
陳大建元年二月乙亥親耕藉田
北魏天興三年始耕藉田太和十六年詔有司刻吉亥備小
駕躬臨干畝
北齊藉於帝城東南干畝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
稌麻子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
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陸三墼四門爲大營於外
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以一大

率祠先農神農氏無配祭訖親耕先祠司農進種稷之種六宮主之行事之官併齋設齋省於壇所列宮懸寘先農座於壇上眾官朝服司空一獻不燎祠訖皇帝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黃綬青帶袂舄備法駕乘木輅耕官具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即御座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劍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耒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稷種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耒訖司農省功行事畢皇帝降之便殿更衣享宴禮畢班賚而還天保二年親耕耒田於東郊北周保定元年親耕耒田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九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皇帝服袞冕備法駕乘金根車禮三獻訖因耕司農授耒皇帝三推訖執事者以授應耕者各以班五推九推而司徒帥其屬終千畝播殖九穀納於神倉以擬棗盛穰稟以餉犧牲云唐禮設御耕耒位於外壇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從耕三公諸王尚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以其推數為列其二公諸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鄒公於御位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

田農人執之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宮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橫執之左耒耜於席遂守之皇帝將望瘞謁者引三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卿與執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廩犧令進耒席南北向解韜出耒執以與少退北向立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授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卿反之廩犧令令復耒於席執以與復位皇帝初耕執耒耜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執耒耜者前受之皇帝還入自南門出內壇東門入大次享官從享者出太常卿帥其屬耕於千畝皇帝還宮明日班勞酒於太極殿為元會不賀不為壽耒田之穀斂而鍾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十

之神倉以擬棗盛及五齊三酒穰稟以食牲耒田稟貞觀三年太宗將親耕給事中孔穎達議曰禮天子籍田南郊諸侯東郊晉武帝猶東郊今帝社乃東壇耒合於古太宗曰書稱平秩東作而青輅黛耜順春氣也吾方位少陽田宜於東郊乃耕於東郊乾封二年正月行耒田禮躬耒耜而九推禮官奏陛下合三推上曰朕以身帥下自當過之恨不終千畝耳初將耕耒田開耒耜有雕刻文飾者謂左右曰田儀鳳三年五月幸籍田所觀區種手種數區開元二十二年冬禮部員外郎王仲邱疏請行籍田禮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元宗欲重勸耕耒遂進耕五十餘步進隴乃止禮畢登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二十三年親祀先農

禮畢降至耕位侍中執耒太僕秉轡帝謂左右曰帝藉之禮古則三推朕今九推庶九穀之報也贊道者跪而奏曰先王制禮不可踰越帝曰夫禮豈不濟人治國勤事務功乎朕發乎至誠深惟嘉殖將以勸南畝供粢盛豈非禮意也於是九推而止公卿以下終其田畝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耒而入壇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禮官奏陛下台三推今過禮而宗曰朕以身率下自當過之恨不能終於千畝耳既而伫立久之觀公卿諸侯王公以下耕畢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參采開元乾元故事爲先農壇於藉田皇帝夾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十一

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耒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尙書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受耒耜於侍中太僕卿一人執牛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侍衛三公以宰相攝九卿以左右僕射尙書御史大夫攝三諸侯以正員一品官及嗣王攝推數一用古制禮儀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贊禮三公九卿諸侯執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袴褶御耒耜二併韜皆以青其制度取合農用不雕飾畢日收之耜耒耜丈席二先農壇高五尺廣五丈四出陛其色青三公九卿諸侯耒十有五御耒之牛四其二副也併牛衣每牛各一人絳衣介幘取閑農務者禮司以人贊導之執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袴褶皇帝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導文武就耕所太常帥其屬用庶人

二十八以郊社令一人押之太常少卿一人率庶人趨耕所博士六人分贊耕禮司農少卿一人督視庶人終千畝廩犧令二人間一人奉耒耜授司農卿以五品六品清官攝一人掌耒耜太常寺用本官三公九卿諸侯耕牛四十其十副也牛各一人庶人耕牛四十各二牛一人庶人耒耜二十具鍤二具木爲刃主藉田縣令一人具朝服當耕時立田側畢乃退畿甸諸縣令先期集以常服陪耕所耆艾二十人陪於庶人耕位南三公從者各三人九卿諸侯從者各一人以助耕皆絳服介幘用其本司隸是時雖草具其儀如此以水旱用兵而止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十二

所司詳定儀注依南郊置五使除耕地朝陽門七里外爲先農壇高九尺四陛周四十步飾以青二壇寬博取足容御耕位觀耕臺大次設樂縣二舞御耕位在壇門東南諸侯耕位次之庶人又次之觀耕臺高五尺周四十步四陛如壇色其青城設於千畝之外又言隋以青箱奉種稂唐廢其禮青箱舊無其制請以竹木爲之而無蓋兩端設襟飾以青中分九隔隔盛一種覆以青帔種稂卽早晚之種不定穀名請以黍稷秫稻粱大小豆大小麥陳於箱中大禮使李昉請改乘玉輅載耒耜於耕根車前二日告南郊太廟耕禮畢百官稱賀於青城還宮之翌日擇日大宴詳定所言御耒耜二具盛以青緇不加雕飾禮畢收於禁中以示稼穡艱難之意從鹵簿

使賈黃中言用象輅載耒耜五年正月帝服袞冕執鎮圭親
享神農遂行三推之禮畢事解嚴還行宮百官稱賀帝改御
大輦服通天冠絳紗袍鼓吹振作而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
端拱二月宴羣臣行勞酒禮明道二年二月行耜田禮廣文
館開封府貢舉人等上書以國家躬訓農事難逢之會乞陪
序於壇次以觀盛典從之令陪位於文官九品之下大禮使
言耜田禮希曠已久比聞修舉內外翹屬况親屈萬乘勸農
力本伏請下有司御耕日特許父老鄉民觀望盛禮從之政
和元年改用耜根車罷玉輅服用通天冠絳紗袍百官並朝
服九卿以左右僕射六尚書御史大夫攝諸侯以正員三品
官及上將軍設庶人耕位於諸侯耕位之南備青箱設九穀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三

如隋制尋以耜耨為大祠依四孟朝享禮紹興十四年十一
月詔以嗣歲之春祇祓青壇親載黛耜躬三推之禮命臨安府守臣
度誠南之田得五百七十畝有奇乃建思文殿觀耕臺神倉
及表親耕之田又詔毋建殿宇設幕殿席屋如南郊事畢撤
去太常丞王湛謂新儀帝乘耜根車左輔奉耒耜載以象輅
列於仗內政和八年左輔奉耒耜於玉輅耕耜使衛以儀仗
二千人先詣壇所王之五輅玉輅最貴耕根一名芒車所謂
農輿無蓋車之無飾者也齊代耜田御史乘馬車載耒耜於
五輅之後時以為禮輕更用侍中載於象輅真宗明道二年
司農卿以耜根車載耒耜前玉輅以行今政和儀帝御耕根
而耒耜乃載玉輅輕重失序請乘玉輅而以耜根載耒耜耕
耜使乘象輅以象飾諸耒耜班輪八轡左衡左建旗右載闌

載駕馬四飾盤纓輪衣絡帶皆繡以鸞車高丈有五尺廣丈
禮官請前三日司農以青箱奉九穀種稔之種進內前二日
皇太后率六宮獻之於帝次日授司農以待耕事九穀種以
竹木箱載之無蓋飾以青色覆以青帕三公三少宰臣親王
使相五推執政臣二省臺諫九推庶人終畝御耕青牛四衣
以青如無青牛以黃牛代以青羅夾衣蓋搭從耕官每耒耜
用牛二頭耒耜三十牛六十庶人四十人並青衣耒耜四十
牛八十鋪十畝二十各命有司具之十一月癸酉兵部謂仗
士二千以太常鼓吹黃麾仗足之前期閱習前一日宿仗於
皇城南門外質明衛耒耜先往禮官請用其半又請耕耜使
用本品鹵簿王公六百八十有八人請用其半禮官請親耕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古

日命有司享先農依端拱禮耕耜使朝服騎護耒耜行於仗
內仗士千人質明先往壇所以候車駕罷象輅不製唯製耕
根車從之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淪謂寺官兼掌司農舊有
農十人今僅存其三請量增三人
元至元七年立耜田大都東南郊時趙天麟策曰聖朝立太
常正卿設司農大寺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耜田之禮向未
施行伏望陛下無怒號公之直諫式同漢帝之親耕於彼天
田成茲盛事
明洪武元年諭廷臣以來春舉行耜田禮禮官錢用任等言
享先農與躬耕同日禮無明文唯周語曰農正陳耜禮而耜
昭注云祭其神為農祈也至漢以耜田日祀先農其禮始著

唐晉至唐宋相沿不廢政和間命有司享先農止行親耕之禮南渡後雖議耕藉竟不親行其祀先農命有司攝事今議耕藉日皇帝親祀先農禮畢躬耕藉田以仲春擇日行事從之明年二月行耕藉禮畢還大次應天府尹及上元江寧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所明集禮太常藉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至耕藉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及從耕者各執耕位戶部尚書北面進耒耜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乘耒三推訖戶部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復就位太常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皇帝還大次草蓋侍衛如常儀應天府尹及兩縣令率庶人終畝是日宴勞百官耆老於壇旁鑿駕還宮南永樂間定耕藉禮祭先農畢駕至藉田所戶部尚書捧鞭跪進教坊司官率其屬作樂隨駕行三推禮畢駕至儀門升座樂作觀三公九卿耕訖教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五

坊司承應用大樂百戲畢跪奏致語駕至殿內升座進湯進膳俱用樂畢順天府官率耆老人等謝恩樂作賜百官酒飯百官復入班行禮鴻臚寺官奏禮畢駕還宣宗時禮部進藉田儀注上謂侍臣曰制藉以奉築盛率天下務農貴有實心耳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事成化元年行藉田禮率百官祀先農畢釋祭服乘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奉青箱後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教坊樂工執絳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颯旗而行上乘耒三往三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畢教坊前呈應用田家典故觀畢賜宴而回弘治元年定耕藉儀前期百官致齋順天府官以耒耜及種粒種進呈內官仍奉出授之由午門左出置絳輿鼓樂送至藉

日所至期帝翼善冠黃袍詣壇所具服殿服袞冕祭先農畢還更翼善冠黃袍太常卿導引至耕藉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各就位帝乘耒三推三反訖御外門南向坐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太常卿奏耕畢帝還具服殿升座府尹率兩縣令耆老人行禮畢引上中下農夫各十人執農器朝見令其終畝百官行慶賀禮賜酒饌三品以上丹陛上東西坐四品以下壇下坐竝宴勞耆老於壇旁宴畢駕還宮大樂鼓吹振作農夫人賜布一疋正德元年春上耕藉田嘉靖十年定耕藉儀罷百官慶賀又議造耕根車禮臣言國朝耕藉因宋制皇帝乘玉輅以耕根車載耒耜及耒耜見行儀注順天府官捧耒耜及種粒種置絳輿先祭前二日出今用耕根車載耒耜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六

宜於祭日早進呈畢即置車中前玉輅以行又考宋史有觀耕臺今皇上御門觀耕地位卑下宜令工部權作木臺高五尺廣五丈正面東西三出陞俟明年築臺從之隆慶二年行耕藉田禮於南郊先期一日上常服以享先農行耕藉禮告衣衛官備法駕設輦於門下正中上常服乘輦由御門錦衣衛門出詣壇所導駕官導上至具服殿候報時具皮弁服出導駕官導上詣先農壇行祭畢導駕官導上回至具服殿更翼善冠黃袍太常卿侍百官俱從上至耕藉位三公已下各就位耒耜位萬厯八年行耕藉田禮崇禎七年親祭先農行躬耕禮
祀先農郊特性注云先高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帝神其農業者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而後稷亦有田功則祭田祖之時後稷亦食焉或疑以神農爲田祖經傳無明文王安石謂生爲田正死爲田祖猶樂官之死而爲樂祖也

禮章掌土鼓鼗凡國祈年於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
峻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田峻古之先教田者 詩小雅甫田琴瑟擊鼓以御田
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箋設樂以迎祭先帝謂其郊後始耕也

周頌載芟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詩正義周公成王太平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年豐歲稔故序本其多獲所由經則主說年不及藉社所以經序有異也

禮書國語曰司空除壇于藉漢舊儀春始東耕官祠先農
以一太牢先儒謂先農神農也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

如社之壇唐武后改藉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祝欽明奏
曰祭法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其社在藉田之中

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乃改先農壇為帝社然則
先農即禮所謂先嗇也歷代所祭或以太牢或以羊或以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七

乙日或以亥日要皆不遠於禮其改先農壇為帝社此於

經無見特傳會詩序而為之說

後漢元和元年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芟祀先農

常以乙未日祠先農於乙地

晉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元帝將修
耕藉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躬祠先農不賀循答漢儀無至

尊親祭之文然周禮王者祭四望則冕祭社稷五祀則絺
冕以此不無親祭之義循等上儀未詳允事竟不行後哀

帝欲復行亦不能遂

宋立先農壇於藉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為四出陛
陛廣五尺外加埽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

帥太祝令及眾執事質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
祠畢班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常列於郊祭云

梁天監中立方壇以享先農北齊及隋制見前

唐初先農為帝社亦曰籍田壇垂拱中武后藉田壇曰先農
壇神龍元年禮部尚書祝欽明議曰周頌載芟春藉田而祈

社稷禮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百畝則緣田為社曰王社侯社
今日先農失王社之義宜正名為帝社太常少卿韋叔夏博

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之地
則無傳也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乃立於官社之後以夏

禹配官社以后稷配官稷臣瓚曰高紀立漢社稷所謂太社
也官社配以禹所謂王社也至光武乃不立官稷相承至今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二

八

魏以官社為帝社故摯虞謂魏氏故事立太社是也晉或廢

或置皆無處所或曰二社並處而王社居西崔氏皇甫氏皆

曰王社在藉田案衛宏漢儀春始東耕於藉田引詩先農則

神農也又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魏秦靜議風

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神晉泰始四年耕於東郊以
太牢祀先農周隋舊儀及國朝先農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

后稷則王社先農不可一也今宜於籍田立帝社帝稷配以
禹稷則先農帝社並祠叶於周之載芟之義欽明又議曰籍

田之祭本王社古之祀先農句龍后稷也烈山之子亦謂之

農而周棄繼之皆祀為稷共工之子曰后土湯勝夏欲遷而
不可故二神社稷主也黃帝以降不以義農列常祀豈社稷

而祭神農乎社稷之祭不取神農耒耜大功而專於共工烈
山蓋以三皇洪荒之迹無取為教彼秦靜何人而知社稷先
農為二而籍田有二壇乎先農王社一也皆后稷句龍異名
而分祭牲以四牢欽明又言漢祀禹謬也今欲正王社先農
之號而未決乃更加二祀不可叔夏齊賢等乃奏言經無先
農禮曰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為在籍田也永徽中猶
曰籍田垂拱後乃為先農然則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
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準令以孟春吉亥祠后
土以句龍氏配於是為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太社太
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
農氏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句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九

宋初祭先農用純色犢一如郊祀例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
日百官不受誓戒神農后稷冊學士院撰文景德四年判太
常禮院孫奭言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曰天子
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藉先儒皆
云元日上辛郊天也元辰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藉也禮閣
新儀上辛祀昊天吉亥享先農望改用上辛後亥日明道二
年祀先農於東郊政和元年有司議享先農為中祠命有司
攝事罷命五使及稱賀肆赦之類太史局擇日不專用吉亥
紹興七年始舉享先農之禮以立春後亥日行一獻禮十六
年禮官修定儀注皇帝袞冕親享先農百官表賀紹熙五年

太社令陳峴奏九宮先農高禩壇墮蕪廢不治而農壇為基
乞命臨安府守臣葺築從之

元至元九年始祭先農如祭社儀至大三年建農蠶二壇博
士議二壇之式與社稷同縱廣十步高五尺四出陛外墻相
去二十五步每方有櫺星門壇位在籍田內外墻勿築是歲
祀先農如社稷禮樂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後或用上辛或
用甲日祀前一日禮直官引三獻監祭禮以下省牲饌儀如
常祀日丑前五刻有司陳燈燭設祝幣太官令人實籩豆尊
鬯禮直官引先班入就位立定次引監祭禮按視糾察不如
儀者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再拜訖奉禮又贊諸執事者各
就位禮直官引執事官各就位次引三獻官并與祭等官入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十

就位西向立禮直官於獻官右贊請行事樂作三成止奉禮
贊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跪取幣於篚立於尊所禮直官
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脫手畢升自東階詣神位
前北向立播笏跪三上香奠幣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降
復位立定太官令帥齋郎設饌於神位前舉俛伏興退復位
禮直官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向立盥手脫手詣爵洗位洗
爵拭爵詣酒尊所酌酒畢詣正位神位前北向立播笏跪三
上香三祭酒於沙池爵授執事者執笏俛伏興北向立俟讀
祝畢再拜興次詣配位酒尊所酌酒訖詣配神位前東向立
儀同前次引亞終獻行禮並如初獻之禮唯不讀祝退復位
立定禮直官贊徹籩豆樂作卒徹樂止奉禮贊賜胙眾官再

禮官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訖樂作送神之曲一成止禮直
官引齋郎升自東階太祝跪取幣祝齋郎捧俎載牲體及籩
豆簋各由其階至坎位北向立俟三獻畢各跪奠訖執笏
俛伏興禮直官贊可瘞乃瘞

明太祖建先農壇於山川壇西南列大祀歲親祭以后稷配

已又奉仁祖配後改中祀止遺應天府官致祭不設配位祭

畢猶親耕精田禮志二十一年更定二十六年定先農祀典

齋戒二日牛一羊一豕一鹿一兔一先農之神南向犢一羊

一豕一登一劔二籩豆各十簋各二帛一青色設酒尊三爵

三篚一於壇南西向祝文案一於壇西正祭典儀唱樂舞生

就位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搗笏出笏贊就位典儀唱瘞毛

六典通考卷六十二 三

血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陪祭官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

樂作贊詣神位前獻帛獻爵訖詣讀祝位跪讀畢行亞獻終

獻禮儀同典儀唱飲福受胙訖徹饌奏樂樂止唱送神奏樂

贊四拜典儀唱奉祝帛饌各詣瘞位禮畢永樂十八年北京

先農壇成在大茂壇西南石階九級西瘞位東齋宮舊舊庫

東北神倉東南具服殿殿前為觀耕之所護壇地

六百畝供黍稷及薦每歲仲春上戊順天府尹致祭後凡遇

登極之初行耕禮則親祭嘉靖十六年諭凡遇親耕戶部

尚書先祭先農三十八年罷親耕唯遣官祭先農崇禎七年

二月親祭先農

論曰唐儒韓愈有言社祭土稷祭穀句龍后稷乃其配
享自祝叙明議改先農壇為帝社古制幾於湮廢當時

禮官引經詰辨卒莫能革其違謬而大有所釐正也宋
政和開降先農為中祠歲道有司攝事衰世之主驕而
媿神黷禮不經至元世祖遂踵其故而行之豈非溺於
夷狄之俗惑於末時之趨而不達古聖制禮之宜者與
明高皇帝初即位敬重農事嘗行親祭之禮而以后稷
配位矣及後洪武二十一年乃屏句龍棄位不設而以
仁祖配焉自是遣官代祭遂為恆例斯則變古而戻其
中未可為後法也句龍后稷之功萬世不可廢仁祖以
匹夫終老田野雖幸為天子之祖而其功德無可稱道
者遂欲進而躋諸古聖之列不亦過乎

民政考

歷代田制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不洩地氣二無費一家三同風俗四齊巧拙五通貨財六存亡更守七出入相司八嫁娶相媒九有無相貸十疾病相救是以欺陵之路塞鬪訟之患弭又定井一為鄰鄰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七為州始分於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及堯遭洪水天下分

六典通考卷六十三

絕命禹平九州濬畝滄冀州厥土惟白壤無塊曰壤厥田惟

中中田第五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中下第六青州

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三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曰埴厥田

唯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荊河豫州

厥土唯壤下土墳墟高者壤下者墟也厥田惟中上第四梁州

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上下第七雍州厥土惟黃壤厥

田惟上上第一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

頃虞夏殷三代書冊罕存墾數莫得而詳焉周文王在

岐用平土之法以地著為本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

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

畿方千里武王周公因其法製造井邑列比閭察民數

而定賦稅之等凡民受田上田夫百畹中田夫二百畹

下田夫三百畹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

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

更互也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比比師古曰比師古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

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洧鹵之地洧

也洧鹵之田不生五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

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

上上所強也自周衰仁政不修經界淆亂至秦孝公用

商鞅計盡壞封內阡陌而兼并踰侈之害興焉自是以

六典通考卷六十三

來人各私其所有官惟覈以簿書權獨歸於胥吏簿書

繁則豪強得售其欺賄賂行則貧弱反受其累又春秋

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若豪人占田過制

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寓不

亦難乎後之議者以田不復井宜稍用均田限田之制

然自秦壞阡陌至於今二千餘年儒者坐談動欲復古

世徒笑其迂而已至若均田限田可行於大亂之後而

不可行於久安之世凡為豪強者其氣力足以鼓動一

方之人無故而強奪其田彼心不服必且陰結黨與互

相抗拒令下而不行是玩令也行之而民不安是撓民

也愚嘗謂三代以後君民相隔勢若秦越為之上者聽

民自謀衣食第無設法以撓之則俗小康而天下安於無事矣作田制考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

之 多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

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

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井行沃牧隰皋者也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

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一旅之眾而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三

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

邱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二里

四邑為邱方四里則方十里為一乘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

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乘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

十加十井為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為甸

旁加十井為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為甸

萬七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十四

井田之法備於一夫治田三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四十四

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

四縣一縣之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

穀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上地家七人中地家

六人下地家五人者眾也男女七人已上則授之以地所養

以大都之田任置地 廩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廩里之區

為場樊圃謂之園宅田者致仕者之園樹果蔬之屬季秋於中

日宅者亦受田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為仕

仕者亦受田在市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

五十畝受田在市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

家所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也公邑謂六遠

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百里也公邑謂六遠

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五百里其下

百里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五百里其下

都鄙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五百里王

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國受田邑者遠近不

得盡如制其所生有賦貢取正於是爾以廩里任國中而遂

人職授民田夫一廩田百晦是廩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

者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夫之地也又陵林

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也遠郊之

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遠郊之

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也三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

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則

賈田也官田也牛田也賞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

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公邑甸稍縣都合居九十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四

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塗巷又狹於三

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

十四萬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

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五千家為六遠餘則公邑

禮書穀梁曰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蔥韭盡取焉班固曰井

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

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又環廬樹桑菜茹各

有畦瓜瓠果蔬殖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何休曰一

夫一婦受田百晦公田十晦廬舍二晦半凡為田一頃十

二晦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夫一廩者國中

之居所謂在邑曰里是也廬者田中之居所謂廬舍二晦

半是也廬舍二晦半廩亦二晦半則五畝之宅合在野在

邑言之耳在邑則春出於野詩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在野則冬入於邑詩曰我稼既同上
人執宮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廬里所以奠居
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觀遺人言十里有廬詩曰廬旅莊
周言遠廬則田之有廬亦若此耳然詩又曰胡取禾三百
塵兮揚子曰有田一塵田亦謂之塵者據一夫所受而統
言之也鄭氏以九畝之地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
受一夫九萬夫爲四萬五千加以六鄉七萬五千夫爲十
二萬夫此特言其大致然也賞田無上中之壤庸有不易
再易之辨乎

遂人掌邦之野此野爲甸稍縣都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以歲時稽其
人民而授之田野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地下地以頒田里上

六典通考卷六十三

五

地夫一塵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塵田百
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塵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
亦如之萊謂休不耕者塵城邑之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
皆所以饒遠也王莽時城中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
宅不樹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
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
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節
四縣之田遂溝洫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
倍之洫倍溝洫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皆所以通車徒
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
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畛涂同可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
里九而方一以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
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澮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
雖其餘如此以至於畿則中禮書載芟詩曰侯疆侯以餘力者孟子曰餘夫二十五晦

賈公彥謂此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
十五晦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晦故鄭注內則云三十
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
一夫一婦受井田百晦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晦然其
子弟之眾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詩所謂
侯疆禮所謂以疆予任甿者也然餘夫田不過二十五晦
蓋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晦萊半之中地之
萊如田之數下地之萊倍田之數以此推之餘夫之田亦
當上地二十五晦萊十二晦半所謂亦如之者如田萊之
多寡非謂餘夫亦受百晦之田也大田言曾孫來止而歌
雨我公田噫嘻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而歌駿發爾私周官

六典通考卷六十三

六

遂人言輿勸旅師有勸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
遂無井田而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
戾也孟子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爲井田可知
載師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
則采地有不爲井田可知八家皆私百晦其中爲公田而
廬舍在焉公田八十晦家治十晦廬舍二十晦家二晦半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強者有加子罷者有罰辱此民
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
撫下故先民而後公駿發爾私是也下以義事上故先公
而後己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
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

其私者乎小司徒匠人皆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成與同地之廣者洫與澮溝之大者於成舉澮於同舉澮其大略云爾春秋時楚蒍掩井衍沃牧隰皋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則鄉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邱乘四邱為甸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邱甸縣都之

大典通考 卷六十三

七

一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薄惡者所休多

禮書賞田二十而三則有國正加田無國正則正於鄉者有之王制論秀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周官諸子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司馬弗正凡國征不及則國子正於太子者無國正均人言力政有公甸用之法則役於鄉者非公用之也凡有田里者正於鄉又正於國加田無國正則正於鄉而已

王制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今億萬萬也凡四海

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以一大國為率其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此周禮之土田以任田里不粥皆受於公民不粥賣也詩小雅信彼近郊之地稅什一田里不粥得私也粥賣也

大典通考 卷六十三

八

我理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或南正義曰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皋陶謨吹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左傳云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 晉人欲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道也乎楚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敷澤辨京陵絕高曰京陵表淳鹵之地數疆濼疆界有流濼者規偃豬偃豬下町原防原防隄

也隄防開地不得方正牧隄舉隄舉水涯下井衍沃衍沃平美
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為芻牧之地井衍沃平美
地之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
也子明為田子產為政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孟子滕文
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
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野都
野之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
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十而自賦一是用貢法也
周徹法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奉祭祀也所以餘夫二
十五畝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
有室然後更死徒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九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
八人中食五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一夫一婦佃田百畝
勤者為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
秦孝公用商鞅制轅田孟康曰三年爰上易居古制也末世
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復易居開阡陌壞井田
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而已是也轅爰同開阡陌壞井田
之法急耕戰之賞數年之間家給人足國以富強遂雄諸侯
呂祖謙曰商鞅變井田為阡陌意果安在與井田之制自清
而為洫自洫而為溝自溝而為井洫者溝也雖有
強者百畝之外不容兼井雖有弱者百畝之內不至侵奪商
鞅徒欲鼓舞之利吾國故除溝洫之限立買賣之法工
於耕戰金多貨厚者雖兼十夫百夫之田曾莫之禁彼
愚弱之民不能趨事赴功以利吾國雖殍屍中野於我何加
損哉其設心如是特盜賊之長雄耳非可與論君道也班固
有言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傾鄰國

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惜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至
貧者食糟糠有國強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蓋得之矣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杜氏通典曰阡陌既弊又為
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政出羣吏人無所信矣夫行不
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則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
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

漢興懲秦之弊減省田租民歸業者各復其田宅故秦苑囿
園池令民得田之惠帝即位復減田租四年舉民孝弟力田
者復其身孝文時民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啟人歸農皆著
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詳農考帝感誼言下詔曰夫度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
者其咎安在毋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
靡穀者多靡讀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十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佐百姓者率意遠
思無有所隱十二年復詔曰力田為生之本也其以戶口率
置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孝景元年制民有
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
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
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
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贖不足名占田也各為塞并
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鼎六年上以左右內史
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而內史稻田租挈重收田
也約令不與郡同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是後祠后土修封禪所過縣邑令無出田租及其末年悔征

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畦也畦並代處故曰代田也古法也后稷始明田以二耜為耦而耕

廣尺深尺曰畦長終畝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耨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墾謂下之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擬擬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日耐故擬擬而盛也

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頃古千二百畝則得今之五頃也用耨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謂不

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民故亦謂田種大農置工

六典通考卷六十三

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澤雨

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輓引也史過秦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功共作也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十三畝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墻餘也宮墻內垣之外守離宮之卒間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

而無事因令於墻地為田卒間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畝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卒教其家田公田也又教邊郡及居

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石林燕語世多言耕用牛始漢趙過易服牛乘馬引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漢書趙過傳但云畝五頃用耦耕二牛三人其後民或苦少牛平都令光乃教過以人輓犁由是言之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昭帝詔人犁用牛過特為之增損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

昭帝詔

昭帝詔

天下以農桑為本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錢自是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地節中假郡國貧民田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振業窮民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成帝時張禹占鄭伯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孝哀即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設井田漢文帝承周秦兵革之後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

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

六典通考卷六十三

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遂寢不行荀悅曰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人占頃雖有其制率難施行然三十頃又不得過三十頃

宜於人眾之時田廣人寡苟可為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田布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眾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家塋皆以賦貧民元始初提封田一萬

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其

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王莽篡位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

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

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

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

則國給人富而頌聲作秦為無道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

起貪鄙生强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地於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坐賣買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心改之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今海內未厭其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竟舜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然刑罰深刻數賦橫斂民愈貧困蘇洵曰董生云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而後世未有行者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三

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而期之三年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稍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富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制何以遠過哉

後漢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墾田多不實詔下州郡檢覆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嗚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

帝曰既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汲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建初三年秦彭爲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毋所容詐彭乃上言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下州郡王景爲廬江太守郡界有孫叔敖無廢教用牛耕山是墾關倍多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二頃百四十步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三十三畝八十五步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永嘉元年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四

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單八步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崔實政論曰昔聖人分口耕耦地各相副適使人飢飽不變勞逸齊均富者不足僭差貧者無所企慕始暴隳壞法度尊獎并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實於是巧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斥地侔封君之士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踣躡無所跼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帥妻妾爲之服役歷代爲奴猶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古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兗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

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人之爲言瞑也謂瞑瞑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收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後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言今當限夫田以斷兼井去未作以一本業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賦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窮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二十稅一名之曰額况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日粟班祿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曠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五

魏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日加國用不匱時鄭渾爲沛郡太守與陂竭開稻田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民號曰鄭陂明帝世徐邈爲涼州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

晉咸寧元年詔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及吳既平有司奏王公以國爲家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爲差第九品十頃各以品之高卑蔭其

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東晉大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表曰聞者流人奔入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

宋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奏舊官品第一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與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貨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亦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從之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六

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貨之家於餘姚鄞鄞三縣開墾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剪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徙粗立徐行無晚帝違眾議徙人並成良業

後魏天興元年詔給內徙新民耕牛計口受田永興元年置新民於大甯川給農器計口受田恭宗監國今日制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牛力相買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賞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

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種之功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墾田大爲增闢太和元年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備於餘年一夫制理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益欲使土不曠功人罔游力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晉魏之家近因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七

判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事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胡翰曰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得君非華夏之主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以魏國之大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九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永業即世業也年詔曰先王之典經綸百氏儲畜既積黎民永安爰暨季葉斯道陵替富強者并兼山澤貧弱者望少一廛致令地有遺利民無餘財今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爲斷勸課農桑與富民之本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

田三十畝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爲代業身終不還恆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六

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廢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人田恆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授田者恆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

富再倍之田做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受之閒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更代相付賣者坐如

律馬端臨曰後魏立法所受者露田請桑田不在還受之限樹則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必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又令有盈者無授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其所不足不得買其分亦不得過買所足是令其從便買賣以合均給之數則

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九

手

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者與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數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株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開東風俗傳曰昔漢時募徙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二十年不了

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其賜田者謂公田及諸橫賜之田魏令職分公田不問貴賤一人一頃以供芻秣自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永賜得聽賣買遷都之始監職眾多所得公田悉從貨易又天保之代官遙壓首人田以充公簿武平以後橫賜請費及外戚候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清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編戶不得一籠糾賞者依令口分之外知有買墾聽相糾列還以此地賞之至有貧人實非贖長買墾者苟貪錢貨詐吐壯丁口分以與糾人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帖賣者帖荒田七年熟田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露田雖復不聽賣買荒田亦無重賣貧戶因土課不濟率多貨賣田業至春困急輕致絀走亦有情入雖存田地在外浮游三正賣其口田以供課租比年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招慰逃散假使暫還即賣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名終不肯住正由縣聽其賣帖田園故也廣占者依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比有地之奴牛宋世良天保中獻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日齊自河清始有受田之制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以民自買者為正雖官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手

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少者百畝多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詳職開皇九年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戶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每戶合墾田二頃餘十二年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人眾乃發使四方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唐制五尺為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度其肥瘠寬狹以居其人凡給田丁男中男一頃者亦依丁男給老男篤

疾廢疾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為戶者減丁之半凡田二
等曰永業曰口分丁之田二為永業八為口分凡道士給田
三十畝女冠二十畝僧尼亦如之凡官戶授田減百姓口分
之半凡百姓給園宅地者良口三人已上給一畝三口加一
畝賤口五人給一畝五口加一畝其口分永業不與焉若京
州縣郭下園宅不在例凡給口分田皆從便近居城之人本鄉無田者
則隔縣給受凡應收授之田皆起十月畢十二月凡授田先
課後不課先貧後富先無後少凡州縣界內所部受田悉足
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授田減寬鄉之半其狹鄉地有薄
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
狹鄉不給林動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
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主

不及三百萬永徽為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
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
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
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
以來賦法也是凡田鄉有餘以給比鄉縣有餘以給比縣州
有餘以給近州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自
王公以下皆有永業田詳見職田考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
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
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回受有贖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
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法除名者所承之地
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以上榆棗各十以上三年種畢鄉
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
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即買蔭賜田充者雖狹鄉亦聽其六品以下

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
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有
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
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
者並聽迴給有贖追收其因官爵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
亡者子孫不追請諸襲爵者唯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
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之半諸官職分田諸驛
封田隨近給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馬之處匹各
減五畝其傳送馬每匹給田二十畝諸庶人身死家貧無以
供葬者聽賣永業田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聽賣口
分田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主

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
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
胡翰曰均天下之田而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
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救於畿鬻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未耳
議者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
給其眾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
不復獲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至於貞觀
開元之盛其人戶尚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但狹鄉
民多而田不盈永業田鬻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款
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善
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
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
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諸田不得貼
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
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

在禁限通典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井之弊有踰於漢成哀之閒親王出藩者出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武德七年定均田之制開元中天下戶版利隱人多去本籍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遣御史分按州縣括正頃畝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帝大悅沙隨程氏曰時天下戶八百萬所以立也使融簡括贖田以授客戶責成守令不收限外之賦其振業小民審修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訣稱融之功唐人及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自後安史亂起人多流亡大歷元年詔流民還者給復三年田園盡則授以逃田德宗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得百十餘萬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率

頃貞元中宰相陸贄上疏曰古者一夫授田不過百畝今富者萬畝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為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貧之善經也贄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其後李翱作平賦書欲存古什一之法其略曰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千里之都視百里之州百里之州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古之尺小為今二尺四寸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古為一畝之田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古為一畝為田九頃今方一里為田五頃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古為一畝四十畝為古田十六頃二十畝古為一畝千里之都五百二十頃百里之州五千有四百畝古為一畝千里之都五百四十億畝五萬四千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

牛豚之所息蕙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邱墓鄉井之所聚叻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樽其中斬長緹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利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千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瀆邱墓鄉井屋室徑路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萬五千有六百石其田間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是故十畝之田植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三

率

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畎遂溝瀆邱墓鄉井屋室徑路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田計三分當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匹帛帛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鰥寡孤獨有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為公圃入於公者歲十舍其一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飢歲人不足於食量口多寡出公圃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粟當戒必精窮人能歸者與之勿徵則歲雖大飢百姓不困於食矣會昌

初盡罷天下寺觀籍田數千萬頃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既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

馬端臨曰自元魏行均田之法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不能詳知唐初所謂租庸調者皆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中葉以後法制墮弛田畝在人者不能禁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及安史之亂丁口流離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是以楊炎定兩稅之法惟視大庠十四年墾田之數論者多欲復租庸調之法是必先復口分世業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蓋三代用貢助徹之法各授

六典通考卷六十三

十一

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兩漢則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由後魏至唐中葉因授田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及兩稅法行而此弊始革

周顯德五年頒均田圖帝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利病曲盡其情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日錢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貴戶使輪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太祖素知其弊用張凝李穀之言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悉見佃者為承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或言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田制

宋建隆二年命官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譴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令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梨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闢一步長十步乏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陳傅良曰孔氏闕里誌云歷代以聖人之後不國中均福建田稅歲調偽闕錢五千三百二十一貫米七萬一十千四百餘石周朝均田孔氏抑為編戶本朝至錫僑闕之數以其政之寬猛足以消化五年宋毫數州牛疫官借錢令卜其受命之長短矣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十一

就江南市牛未至屬時雨霑足帝慮其耕稼失時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運以人力分命依式製造給民凡州縣曠土許請佃為永業蠲三歲租官吏勸民墾田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請制田為三品膏沃無患水旱者為上雖沃壤而患水旱塉瘠而無水旱慮者為中既塉瘠復患水旱為下上田人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詳見居民詔以靖為京西勸農使勸民墾田未幾罷其事景德初詔諸州不堪牧馬閑田依職田例招民種蒔以沃瘠分三等輸課大中祥符四年詔曰火田之禁著在禮經山林之間合順時令其或昆蟲未蟄草木猶蕃輒縱燎原則傷生類諸州縣人畝田並如鄉土舊例自餘焚燒野草須十月後方得縱

其行踏野病人所在檢察毋使延熾仁宗即位上書者言
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過者
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
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分置墓田五頃而任事
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乾興元年臣僚奏諸命官所置
莊田定以三十頃為限衛官將
吏或免戶役者定以十五頃為限所置田只於一州內典
買如祖父遷葬別無禁地者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礙嶺
不通步履刀耕火種之處所定頃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
畝許逐路轉運使為條制申奏及寺觀毋得市田初真宗崩內遣中人持金賜玉泉山僧寺
市田由是寺觀稍益市田明道二年殿中御史段少連言頃
歲中人至漣水軍稱詔市民田給僧寺非舊制詔還民田收
其直入官後承平寢久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十一

成俗重禁莫能止焉景祐初遣尚書職方員外郎沈厚載出
懷衛磁相邢洛鎮趙等州教民種水田京東轉運司亦言濟
充間多閑田而青州兵馬都監郝仁禹知田事請命規度水
利募民耕墾從之京西唐鄆間多曠土或請徙戶實之或議
置屯田或欲廢唐州為縣嘉祐中唐守趙
尚寬言土曠可闢民稀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郡信臣故陂
復修之引水溉田幾數萬頃變瘠瘠為膏腴監司上其狀聞
再天下墾田景德中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
十二萬餘戶計之田戶耕田一頃知天下隱田多矣天聖中
國史云開寶末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頃六十
畝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
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而
開寶之數倍於景德固未得其實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

萬餘頃治平中四百四十餘萬頃相去不二十年而墾田之
數增倍率計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而廢田猶四十八
萬頃云熙寧元年襄州宜城令朱絃復修水渠溉田六千頃
詔遷一官權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汝州四縣乞置墾田務
所明年分遣諸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種
植之法陂塘圩堰堰溝洫利害者皆得自行之有效酬
賞縣分田土頃畝川港陂塘之類令佐受代具墾闢開修之
數授諸代者興修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凡一萬七百
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元豐元
年詔開廢田水利民力不能給役者貸以常平錢穀都水使
者范三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十二

募人耕種從之文獻通考元豐間天下田四百六十一萬六
千一百六十三頃六十一畝官田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三頃
按漢唐墾田之數比宋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餘按食貨
志荒田未墾者多京東唐鄆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
然凡百畝之內起現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民苦
稅者不止十之七而已哲宗初興平縣抑民田為牧地民
亦自言詔悉還之元祐四年詔瀕河州縣積水冒田在任官
能為民經畫疏導溝洫退出良田自百頃至十頃第賞崇寧
中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王覺開闢荒田幾萬頃詔遷一官政
和六年京畿提點刑獄王本言前根括諸縣荒瘠地一萬二
千餘頃入稻田務已佃者五千三百餘頃尚慮令佐不肯究
心詔比開墾地格推賞平江府興圍田二千餘頃令佐而
下以差減磨勘八年權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任

奏高郵軍有逃田四百四十六頃楚州九百七十四頃泰州五百七十二頃平江府四百九十七頃請專選官按籍根括從之宣和五年山東轉運司根括逃田百六十頃十六畝兩浙四百五十六頃召人出租初政和中品官限田一品百頃以差降至九品爲十畝限外之數並差科七年詔內外宮觀舍置田在京不得過五十頃在外不得過三十頃建炎五年廣州教授林動獻本政書十三篇謂宜做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使爲農以耕田之羨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一馬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四

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貢絹三尺絲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絲二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絲絹倍之其說甚備尋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勳又獻比較書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今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上地荒蕪而游手末作之人眾是以地利多移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紹興三年募佃江東西閑田三等定租上田畝輸米一斗五升

中田一斗下田七升五年立守令墾田殿最格墾田增一分名次增九分選一官虧一分降三季名次虧九分又令縣具歸業民數及墾田多寡月上之州州季上轉運轉運歲上戶部戶部置籍以考之六年知平江府章誼言強宗巨室阡陌相望而多無稅之田使下戶爲之破產乞委通判均平賦役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望考按覈實官平江始上謂椿年論有條理秦檜亦言其簡易可行以椿年爲兩浙路轉運副使措置經界時量田不實者罪至待流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民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爲之輕刑十七年椿年權戶部侍郎措置經界十八年墾荒田至七萬餘畝十九年詔鄭克行四川經界法州縣省莊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五

田蔬果桑柘莫不有徵而叩蜀民田至什稅其五其後民有訴不均者殿中侍御史曹筠劾椿年罷之二十年詔兩淮沃壤宜穀置力田科募民就耕以廣官莊知資州楊師錫言田畝不分腴瘠市居丈尺隙田亦充稅產於是降詔曰椿年乞行經界去民十害今聞寔失本意凡便民者依行害民者追正三十年初令純州平江縣民實田畝輸米二升四合乾道六年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一曰務本二曰協力三曰因時蘇湖常秀諸州水田塘浦要處乞官以錢米貸田主乘農隙作堰則隄成而水不爲患戶部以三議切當但工力浩瀚欲曉有田之家依畝步出錢米與租田之人修築從之七年知揚州晁公武奏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

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准更不增賦詔可
 九年王之奇奏增定力田賞格募開荒田淳熙五年詔湖北
 佃戶開墾荒止輸舊稅若包占頃畝詔下二年不能徧耕者
 拘作營田九年著作郎袁樞奏兩淮民占田不知其數二稅
 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為荒地他人請佃則以
 疆界為詞官無稽考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
 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紹熙元年朱熹知漳州會
 臣僚請行閩中經界詔監司條具事下郡熹奏言經界最為
 民大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獨任其
 必可行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算計精確畫圖
 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通縣均紐庶幾輕重齊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同今欲每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
 數以產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
 既輸之後卻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
 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明年詔漕臣陳公亮
 同熹協力奉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胥為異論以搖之前詔
 遂格熹請祠去羅大經曰朱文公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
 貧民受害故忍而為之庶一勞永逸耳紹興間正施行時人
 人嗟怨但說事後田稅均濟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
 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
 者不和于眾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
 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知婺州趙舉
 事之當否事久論定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夫行經界趙師岳繼之後二年魏豹文代守行之益力於是
 向之上戶析為貧下戶實田隱為逃絕之田者粲然可考凡

結甲冊戶產簿丁口簿魚鱗圖類姓簿二十三萬九千有奇
 冊庫櫃以藏之三年而後上其事於朝淳祐六年侍御史謝
 方叔言豪強兼并至今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今百姓膏腴
 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
 充保役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
 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今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
 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
 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賞不可長保曷若
 捐貲助國共紓目前乞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而行之十
 一年赦曰貪官暴吏一例估籍書及平民或戶絕之家不與
 命繼或經陳訴許以給還輒假他名支破竟成乾沒或有典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業不聽收贖遂使產主無辜夫業違戾官吏重實典憲初仁
 宗時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均其賦於民
 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遂罷熙寧五年重定方田
 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
 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
 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參定肥瘠分五等以定稅則凡田
 方之角立土為方植其上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
 帳有甲帖有戶帳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
 以今所方之田為正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
 其土宜多為等勿拘以五七年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
 其方分行郡縣三年為任方差人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

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更勒甲頭方戶同定元豐八年以擾民罷之天下之田已方而見籍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崇寧三年蔡京等云自開阡陌民得以田私相貿易而天下賦調不平久矣神宗講究方田利害作法推行方爲之帳而步畝高下丈尺不可隱戶給之帳而升合尺寸無所遺以賣買則民無所容其巧以推收則吏莫能措其姦今文籍具在可舉而行詔諸路州縣官吏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廢業失所監司其悉改正政和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不下百數至均稅不過十等地土肥沃十分之稅尙以爲輕第十等多是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瘠鹵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則多至一頃止以柴蒿之直爲錢自一百至五百比次十等全不受稅既收入等便有一分之稅其下色之地與不蒿之地不相遠乃一例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欲乞十等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分數謂如第十等地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受稅十一中數十五畝下數二十畝方比上等一畝之稅詔諸路槩行其法宣和元年臣僚言御史臺受訴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爲一十七畝者虔之瑞金縣是也有租稅十有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縣是也望詔常平使者檢察二年遂詔罷之南渡後有圩田圍田沙田等名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

州守臣修圩五年定州縣圩田租額充軍儲建康府永豐圩租米歲三萬石圩至四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元墾田不及三之一至是始立額文獻通考江東水鄉隄圩農家云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沿隄通斗門每門疏濬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乾道初江東轉運司奏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今五十餘載橫截水勢每遇泛漲衝決民圩爲害非細雖營田千頃自開修至今可耕者止四百頃而損害數州民田失稅數倍欲將永豐圩廢決滯水其在側民圩不礙水道者如舊詔從之其後清臣韓元吉言此圩初是百姓講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檜行宮又隸總所五十年開皆權臣大將之家又在御府其管莊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盜賊肆民病之非圩田能病民也於是開之命 乾道八年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葉衡言寧國府惠民化城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庭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圩正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種榆柳足捍風濤實爲永利詔獎諭盜湖爲田始於慶祿嘉祐開政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紹興五年江東帥臣李光言明越皆有湖田餘姚上虞每縣收租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萬計莫若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尙多望詔漕臣盡廢之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令監司守令條上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恃太湖之利近年瀕湖之地多爲軍卒侵據累土增隄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水則遠近泛濫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復太湖舊跡從之隆興二年詔江浙水利不講勢家圍田壩塞流水諸州

守臣按視以聞刑部侍郎吳芾言昨守紹興請開鑑湖廢田二百七十頃民田九千餘頃悉倍收今尚有低田二萬餘畝本亦湖也百姓交佃畝僅兩三縉欲官給其半盡廢其田從之清熙十年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豪宗占湖為田築長隄植榆柳外捍芟蘆舊為田者始隔水之出入蘇湖常秀昔有水患今多旱災乞責縣令毋給據尉警捕監司覺察有圍裹者以違制論既而漕臣錢沖之請每圍立石識之共一千四百八十九所令諸郡遵守焉慶元二年戶部尚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陂塘濶瀆悉為田疇有水則無地可涸有旱則無水可厚不嚴禁之後將益甚嘉泰元年以大理司直雷佑賢等措置自清熙十一年立石後官民圍裹者盡罷

大典通考 卷六十四

十

之開禧二年詔兩浙州縣已開圍田許元主復圍召准農租種嘉定三年臣僚言豪民巨室加倍圍裹又影射包占水蕩妨農民灌溉於是復詔浙西提舉司俟農隙開掘寶祐元年史館校勘黃國面對圍田自清熙十一年識石者當存之復圍者合權其利害輕重為之存毀其租或歸總所或隸安邊所或分隸諸郡上曰安邊所田已撥歸本所國又奏自丁未已來創圍之田始因殿司獻草蕩任事者欲因以為功凡早乾處悉圍之利少害多宜開掘以通水道上然之紹興二十八年詔檢視逐路沙田蘆場先是言者謂江淮開沙田蘆場為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有是命既而侍御史葉義問等言貧民受害乃詔沙田蘆場止為世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

下戶勿根括尋詔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置提領官田所領之乾道八年詔提領官田所催三路沙田蘆場租錢並歸戶部又遣官實江淮沙田蘆場頃畝悉追正之建炎初籍蔡京王黼等莊為官田詔見佃者就耕歲減租二分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自陳輸租紹興元年以軍興用度不足詔盡鬻諸郡官田二十一年以大理寺主簿丁仲京言凡學田為勢家侵佃者命提學官覺察又命撥僧寺常住絕產以贍學戶部議併撥無勅額庵院田詔可初閩以福建八郡田分三等膏腴者給僧寺道院中下者納土著流寓自劉夔為福州始貿易取貲追張守帥閩存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僧悉令民請買歲入七八萬餘緡以助軍衣餘寬

大典通考 卷六十四

十一

百姓雜科民皆便之初兩浙轉運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營田九十二萬六千餘畝歲收稻麥雜豆等十六萬七千餘斛充行在馬料及糴錢二十九萬詔出賣乾道二年戶部侍郎曾懷言江西路營田四千餘頃已佃一千九百餘頃若出賣可得六萬七千餘貫及兩浙轉運司所括九十餘萬畝為數浩瀚今欲遵元詔見佃願買者減價二分詔懷等提領出賣其錢輸左藏南庫七年提舉浙西常平李結乞以見管營田撥歸本司同常平田立官莊梁克家亦奏戶部賣營田率為有力者下價取之不如置官莊歲得五十萬斛大理寺主簿薛季宜於黃清熙元年臣僚言出賣官田上下督責始限一季繼限一年賣者纔十三輪

者纒十二蓋賣產之家無非大姓估價之初以上產輕立價
貫揭榜之後率先投狀若中下之產無人屬意立價輕重不
均莫若令元佃之家著業輸租可得數十萬斛從之慶元元
年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劔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
舉子詔從之開禧四年置安邊所凡權倖沒入之田及園田
湖田在官者皆隸焉輸米七十二萬二千七百斛有奇錢一
百三十一萬五千緡有奇藉以給行人金緡之費景定四年
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乞依祖宗限田議踰限之田抽三分
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則歲入六七百萬斛從之浙西
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未見其利適見其害
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弊尤甚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六郡回買公田畝起
租滿石償二百貫九斗償百八十貫八斗償百六十貫七斗
償百七十貫六斗償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六分官告三
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
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
至三百畝全以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
是告牒民持之而不得售六郡騷然是歲甚見東方三學六
高斯得力陳買田之失人心致天變咸淳四年以差置官莊
言者相繼被劾斯得子郡尋罷之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為一莊盜易者以盜賣
官田論其租先減二分上更減一分德祐元年詔公田為民
害稔怨召禍竝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宋祚訖矣宋史

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
而納輕州縣胥吏與倉廩百執事皆得為侵蝕之道金人乍
和乍戰國用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括賣官田以給
用其初弛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
定以後又有安邊所田收租以助歲幣至其將亡又限民名
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而其弊極多其租尤重宋亡遺
息猶不
遼統和中沿邊置屯田戍兵易田積穀以給軍餉太平七年
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賃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
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閒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
賦公上十五年募民耕濼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閒田制
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
稅此私田制也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植十之三猛安謀克
戶種十之一凡官地猛安謀克及貧民請射者寬鄉一丁百
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荒地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
始徵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自首比鄰
地者輸官租三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天眷十四年
罷來流混同開護避地予民耕牧大定十年禁侵耕園場地
十七年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
為豪強所占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租課詔
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都猛安謀克所給官地皆薄瘠豪
民租佃官田歲久冒為己業令拘籍之省臣奏官地人多假
匿盜耕者由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能售

者有賞二十一年言者謂豪強之家多占田上曰前參政納合椿年占地八百頃又山西田亦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至三十頃者小民無田徙居陰山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皆括籍入官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猛安三合故太師壽溫敦思孫長壽等親屬計七十餘家占地三千餘頃上命各給十頃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同此又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戶所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仍免租稅二十二年以趙王永忠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長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懷柔六縣官皆罰贖有差先嘗令豐年括籍官地至為新徙四猛安貧窮須刷官田與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太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後未嘗輸稅妄通為已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五

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為酬直且先令猛安謀克人戶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時有落兀者與婆薩等爭懿州地六萬頃皆無據驗遂沒入官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章宗初擬再立限令又命平陽路計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地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河南地廣人稀今若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上從所請又佃官閑地者舊免五年租課今免八年則或多墾明昌六年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戶民安水磨油楸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稅官田

則有租若更輸水利錢銀是重併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銀輔本路之用未可除宜視實占地數除稅租命他路視此為法泰和四年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內自種之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許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初六路括地屯田軍戶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田應詔陳言人多論之八年戶部尚書高汝礪言人戶請佃者免三年作已業者免一年自首冒佃並請退灘地令當年輸租以鄰首保識為長制貞祐三年侍御史劉元規上書曰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荒田不可耕有得地之名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令民佃之所得無幾上大悟罷之參政汝礪言山東撥地時腴地入富家瘠者付貧戶無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五

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從之三年議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奏今頃畝之數較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可耕者無幾又僻遠必徙居就之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數百里外況今農田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荒地今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遂詔罷給田四年省院議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為永業半給軍戶奏可興定三年尚書右丞侯摯言河南軍民田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臣在東平嘗試行二

三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移刺不言軍戶徙河
南數歲尚未給田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宰臣奏河
南水災種麥不及五萬頃歲入不能足若授爲永業有獲卽
罷其家糧亦省費一端也上從之又命唐鄧裕蔡息壽穎毫
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種未滲者種稻復業戶免本州
差發能代耕者如之五年行三司石抹幹魯言南京路舊墾
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
奇今飢民流離東西南路計亦如之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
使自耕或召人佃種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不能
行區田之法見嵇康養生論歷代未有明昌五年勅諭農民
使區種先是武陟高翌上區種法且請驗人丁地土多少定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六

數令種勅令農田百畝以上如瀕河易得水之地區種三十
餘畝多種者聽無水之地從便仍委千戶謀克縣官依法勸
率承安元年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
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二年九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
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五畝卽止臣以爲肥瘠不同乞不
限畝數制可泰和四年尙書省奏講議區田本欲利民或以
天旱乃用之倉卒施功未必有益且地肥瘠不同使區種有
利民自當勉效之不然徒勞耳勅所在長官及察按司隨宜
勸諭亦竟不行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千頃
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孳畜江南豪家廣占農地墮役佃

戶恣縱妄爲無所不至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
荆楚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由豪富兼并故也今欲復井田
恐騷動天下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家限田幾百頃
凡巨族官民家限田幾十頃限外退田者賜官以空名告身
田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罪限外之田
令佃戶爲主未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一年
租稅次年減半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得過限買田亦不
可過限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九等一品二十頃二品十
六頃三品十五頃四品十二頃以下以二頃爲差九品但二
頃而已庶民獲恆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井田可復興矣
延祐元年平章章律請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寺觀學

六典通考卷六十四

七

校財賦等田從實自首其法先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前有
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
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人首
告十畝以下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二十畝以下加一
等百畝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官
不查勘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富民黠吏並緣爲姦
以無爲有虛具於籍於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至泰定天歷
之初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河南省荒熟田一百一十八
萬七百六十九頃江西省四
十七萬四千六百九十三頃江
浙省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
明太祖卽位遣人覈浙西田畝定賦稅又以中原田多荒蕪
命省臣議計民授田設司農 其事臨濠之田驗其丁力

給畝計之不得兼井上諭中書省臣日蘇松嘉湖杭五郡地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宜令五郡民無田者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遺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餘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給十五畝荒地二畝免租三年每歲中書省奏天下墾田數少以干計多者至二十餘萬官給牛農具者乃收其稅戶部郎中劉元舉言河北諸處兵後田荒民少山東西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閑之地開墾田畝上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眾宜如其言於是遷澤潞二州民無田者往諸閑曠之地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田制二等曰官田詳職曰民田凡田近郭為上地迤遠為中地下地自金元之末城邑坵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洪武之冊五尺為步步田也後耕者遠郊繼代之新科也故輕重殊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河北諸州縣以社分里甲遷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畝廣屯民新占畝狹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至宣德開墾荒田永不起科者及洿下謙薄無糧者皆覈入賦額數溢於舊有司乃以大畝當小畝以符舊額有數畝當一畝者步尺參差大小不一得以意贏縮土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日知錄廣平府志曰二百之有改國初有開墾永不起科者有洿下謙薄而無糧者今一畝量出作數是以元額地少而文出之地反多有司恐貽害於民乃以大畝該小畝取合元額之數自是上行造報則用大地以投黃冊下行徵派則用小畝以取均平是以各縣大地既以其地之高下而為之等又皆合之至入畝以上折畝既元額以數之高下而為之等又皆合之至入畝以上折縣之宜爾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懷慶地獨小而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開封三十四州縣而杞地獨小糧獨重開丈之法有所不詳而中原之地彌望荆榛亦無從按畝而圖

之貴州田無頃數尺籍悉徵之士官洪武二十年帝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相沿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帝聞之命國子生武瀆等分行州縣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度量田畝方圖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為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為四柱式而魚鱗圖冊以土田為主諸原阪墳衍下隰沃瘠沙鹵之故畢具魚鱗冊以為之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以為之緯賦役之法定焉凡典賣田土備書田土稅糧科則官為籍記之毋令產去稅存以為民害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十八萬八千五十八頃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景泰六年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南北直隸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若不起科爭競難塞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每畝科米三升三合糧一石科草二束從之嘉靖八年霍韜修會典言自洪武迄弘治天下額田已減強半而湖廣河南廣東失額尤多非撥給於藩府則欺隱於猾民廣東無藩府非欺隱即荒穢於寇賊矣時桂萼等疏請覈實而願鼎臣請履畝丈量丈量之議由此起江西安撫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詳具人多疑憚其後福建諸州縣為經緯二冊其法頗詳然率以地為主田多者猶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許孚遠為歸戶冊則以田從人法簡而密矣

萬曆六年閣臣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戶無虛糧總計田畝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贏三百萬頃然居正尚總覈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或培剋見田以充虛額云凡牧馬草場城墻首蓄地牲地園陵墳地公占隙地軍民商屯田通謂之官田頗多占放民業中葉以後官莊軍屯日多民田日被侵矣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北方地土平夷廣衍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窪下遇數日雨卽成溼沒祖宗列聖所以有承不起科之例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妄聽姦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踰鄉跨邑小民恆產歲廢月削產業既入展轉流亡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其他先聖廟田三氏學田寺觀僧道田虞謙爲杭州府知府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三

議僧道民之蠶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爲徭役所困請爲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餘田以不具著云

顧炎武曰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爲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併其稅於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縑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卽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亦不至於貧元至元三十一年江西行省臣言陛下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

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及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於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明宣德十年刑科給事中年大德八年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論曰限田不如均田均田不如井田昔人已嘗言之矣若夫唐李翱之平賦宋林勳之本政參酌古今之宜變通周官之制不可謂非有志於民生者然而後世英君察相卒莫能行其說豈時勢相懸未可執一槩而從事耶抑二君之見猶不免迂遠而闕於事情耶由宋南渡以來官田始盛大抵準私家之租以爲公賦或三取其一或十取其五科額之重非獨三代兩漢所未有卽秦

六典通考 卷六十四 三

皇隋煬之暴未有及此者也明震川歸氏言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兩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江右南昌新建兩縣亦多於他郡二十縣之糧田賦之未均如此異時吳郡嘗均田然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以爲病其後江陵當國力主清丈之議奉行之吏過於峻刻往往增少爲多以僥功賞而民之貧困乃愈甚矣夫自宋元以來田制不立經理無法里閭逋懸之賦累世而不絕流庸失業盜賊四起皆此之由也後之有意理天下者三代授田之制縱不能復行要當使力耕奉稅之民無破產覆家之患而其原必自均田賦始矣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賦稅

古之有天下者土田山澤制納財賄故賦出於農人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出於工商以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之費唐虞以前厥制靡得而詳焉堯平洪水分地九等冀州賦上上錯上上第一錯雜 兗州賦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賦中上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泉鉛松怪石也 厥篚縻絲徐州賦中中第五厥貢惟土五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纁縞揚州賦下上上錯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蒲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賦上下第三厥貢齒革惟金三品純幹括柏礪砥斨丹惟箇箛箝楛三邦底貢厥名其名下稱善包匭菁茅也 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賦錯上中賦出第二又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梁州賦下中三錯賦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磬熊羆狐狸織皮雍州賦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禾稌日總二百里納銓銓刈謂禾稌三百里納結服結稟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其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供王事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殷制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公田藉而不稅七十而助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及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周武誅紂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此荒服也詳建國考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二

徹也助者藉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也或謂助法九一貢法什一周則兼貢助用之孟子所謂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也自鄭康成有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後之儒者非之夫九一者授田之制什一者取民之數二者判然兩途然三代之法遠矣學者不能窺見其至今可考而知者惟王制周官而王制又雜出於漢儒之手非盡可徵信也考周自公劉遷邠相度原隰徹田為糧徹通也周之法也其後文王治岐用平土之法耕者斂以九一九一井則田之制則司馬法所由昉也元公編定官禮財賦之入統於大司徒一職而司馬不與焉周室既東明王不作井田最先

壤而兼并游惰之姦起秦承其敝頭會其斂民不聊生
卒至潰叛漢興矯而革之其初什伍稅一後乃二十而
取一及於孝武征伐四起增算賦之律設占租之令搜
牢商賈誅求無藝然百姓終不加賦是以國得安焉自
漢及後魏以至於唐有租庸調之法頗稱便民迨楊炎
更爲兩稅而人始怨之然宋以來至於今率用兩稅不
廢豈古今之變易不同而昔之所謂苛擾病民者在後
世反以爲簡易與然則三代寬大之制不得復行於今
日矣

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色九等制天下之地徵以作民職
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五物五地之物也九等詳刑赤提之屬徵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三

稅也民職九職也地貢地所生謂九穀財謂泉穀賦謂九賦及車賦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
以均地守以均地事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
而待其政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色之
凡任地國宅無徵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
甸稍縣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徵二十而五任地謂任土也園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也周稅輕遠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古之宅必有樹而
有瓜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
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稅詳農政考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
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
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
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

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貢草木謂之凡無職者出夫布掌其九賦者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
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詳農政考
小司徒乃分其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縣師以歲
時徵野之貢賦所徵貢賦與閭師同 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玉府民所
職九賦以當九 里宰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旅師掌
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鋤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閒粟閒無職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無職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
司書凡稅斂掌事者受法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 委人掌
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詳見邦計考

禮書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四

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旅師有勸粟許慎釋勸爲助孟
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
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
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
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徵什外之一孟子言
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實不離什一也孔穎達
之徒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
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詩曰信彼南
山維禹甸之酌酌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
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民多家五十畝而
貢商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民尤稀家百畝而徵熊氏謂

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多而後世之民少古之稅輕而後世之稅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馬端臨曰周家所罰里布屋粟特以警游惰之民國用初不仰給於此鄭氏注謂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誤矣至孟子言塵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惰者為經常之徵是無罪而受罰也至王介甫欲遂舉此例以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五

役坊郭之民夫古人宅與田皆受之於官是以不毛者罰之後世官何嘗以宅地場圃給民而欲舉此比乎

太宰九職九賦九貢見邦計考地官所掌關市山澤之賦入市徵考茲不具列

詩小雅倬彼甫田歲取十千箋歲取十千井田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秦許晉平晉於是乎為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齊侯疾不瘳欲誅祝史晏子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齊侯疾不瘳欲誅祝史晏子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桂蒲舟鮫守之藪之

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備介之鬲暴徵其私介鬲也迫近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

之臣僭令於鄙欲私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則民人苦病夫婦皆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晏子謂叔向曰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賦斂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以借與民自取其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己悉矣成公元年三月作邱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六

甲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田賦也用田賦者若今漢家穀梁傳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是古者五口之家受田百畝為官田十畝康子欲以田賦出賦也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

不對而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藉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平也平遠近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遠近有差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區也計其利入多少而有無以爲差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以夫家於是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鰥寡孤其歲收田一井出

賦他無所有與文帝二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晁
 錯上言令人入粟拜爵邊食足支五歲郡縣足支一歲以上
 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帝從其言自後天下充實詔賜天下稅
 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
 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本農也其於勸農之道未
 備其餘田之租稅也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
 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
 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咸福
 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耳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
 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謂其賦役二口之算賦令天下男子年二十
 始傳舊法二十三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此更爲異制孝武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九

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今宜薄賦斂省徭
 役以寬民力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
 民未知其力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收田租之約令也不與郡同郡謂
 諸其議減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稅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毋出田租孝昭始元二年詔毋
 令民出今年田租六年秋令民得以律占租律諸當占租者
 物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
 物及買錢縣官也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
 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元帝永光五年令各
 賦算租稅者皆聽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六年詔
 以菽粟當錢物也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
 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本始元年鳳凰集

膠東千乘租稅勿收三年郡國傷旱甚者勿出租賦四年詔
 被地震壞敗甚勿收租賦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
 今年租賦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甘露三年鳳凰
 集新蔡毋出今年田租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甚者
 毋出租賦二年郡國被災甚者毋出租賦永光元年幸
 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
 上毋收田租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
 萬勿出租賦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毋出田租哀帝卽
 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灾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
 皆無出今年租賦孝平元年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願
 出錢月三百論罪已定放歸家不親役之二年令天下民貲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十

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初高帝四年制民
 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
 車馬謂之算賦孝惠時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
 算漢律人出一算賈文帝民賦四十民多故出賦四十
 算人與奴婢倍算武帝時有司奏益民賦三十助邊用詔勿聽張敞曰先帝征行
 帝時有司奏益民賦三十助邊用詔勿聽三十餘年百姓猶
 不加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復二口元封元年巡行
 所至無出今年算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勿算甘露二
 年減民算三十一算減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本算百二十今漢儀注曰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入二
 減四十爲八十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宣帝五鳳三年減天

下口錢元帝時貢禹以爲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王莽篡位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廢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貧者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人也富者所收劫者富人劫奪其稅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十一

百天下愈愁

後漢建武六年令郡國收見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漢法常以八月算人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通稅勿收永平六年徙朔方者復口算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年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六年歲大疫除田租口賦建光元年郡國被災甚者勿收口賦順帝永建元年勿收漢陽田租口賦陽嘉元年勿收更租口賦永和三年金城隴西地震被害甚者勿收口賦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斂錢臨曰章帝時以穀貴乃封錢以布帛爲租則錢帛蓋當選用此畝稅斂錢乃出於常賦三十取一之外今所謂稅錢始此中平二年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徵民田畝稅十錢

陸康上疏曰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國之法哉

魏武初平袁氏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縣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

晉武帝置戶調之式丁男戶歲輸絹三疋縣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

寶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

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

人二十八馬端臨曰兩漢三十稅一者田賦也二十始傳人子占田七十畝丁男課田五十課則似合二賦而爲一然男無無田之戶此賦調所以可行也成帝咸和五年度百姓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十一

田畝稅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

懸五十餘萬斛尙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大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

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增稅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分

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分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裕諫曰魏晉之代將官牛田者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得田者與中分百姓安之臣猶曰非明王之遺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

縣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宋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課米十六

斛五十以下至十三課三十斛一戶隨丁多少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

宜更量限減其米課詔善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

輸布四疋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表言宋武帝時遣臺使督郡縣尺布之通曲以當疋百錢餘稅且增為千百姓駭迫不堪其命愚謂諸檢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審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又啟曰守宰哀刻圍桑品屋以准資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人販產要利一時東郡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縣急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守令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錢進違舊科退容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又啟曰諸賦稅納錢不限小大但令兼折布帛若雜物是軍國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三

所須聽隨價准直不必盡令送錢昔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永初中官布一疋直錢一千而人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疋六百官受則疋准五百值今入官好布疋下百餘其四人所送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目前小利取長久大益無患人賞不般國用不阜也武帝時像章王疑上表曰宋氏以來郡州在各條件公田秩俸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勘覆務存優哀從之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百姓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溼無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各隨輕重取其錢物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朝廷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

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恆法列州郡縣任土所出為徵賦其無貫之人不樂編戶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准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絲八兩祿絹八尺祿絲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田畝稅米二升

後魏天興元年詔所經州郡復資租一年神瑞二年幸上谷復田租之半秋七月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泰常二年復諸州租賦延和三年詔州郡縣隱括貧富為三級富者租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真君四年詔復民賞賦三年其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四

田租歲輸如常顯祖即位詔曰賦斂煩則民財匱課調輕則用不足是以什一而稅頌聲作矣今兵革不起畜積有餘諸雜調一以與民延興三年詔州郡十丁取一充戶口收租五十石備軍糧五年詔天下賦調縣專督集牧守對檢送京師違者免所居官太和六年詔曰靈邱徧瘠諸州路衝供費非一可復民租調十五年詔曰江淮成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徭之義其復常調十七年詔青齊光東徐四州之民戶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邱琅邪復租算一年正始四年詔兵士鍾離沒落者復房租一年延昌二年恆肆地震滿兩河一年租賦又蠲洛陽河陰二縣租賦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徵之百姓怨苦孝昌二年冬稅

京師田租畝五升借債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
為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
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舊令一夫一婦
調帛一疋粟一石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
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
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疋
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內外百官俸天與中
諸戶令輸絲絲自後諸逃戶占為細羅者甚眾於是雜
營戶帥徧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罷之
以屬初民間織絹布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尺為一匹六十
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延興三年更立嚴制令
一準前式違者罪有差有司不察與同罪先是天下戶調帛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五

二疋絮二斤縣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
以供調外之費至太和中戶增帛二疋粟二石九斗為祿復
徵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司冀雍華定相秦洛
豫東兗東徐十九州貢絲絹及絲繭平并肆岐涇荆梁涼汾
秦安營幽夏光鄆東秦司州萬年雁門上谷靈邱廣靈平涼
郡懷州郡郡上郡之長平白水縣青州北海郡之膠東縣平
昌郡之東武平昌縣高密之昌安高密夷安黔縣雍州馮翊
東之蒲坂汾陰縣東徐州東莞郡之莒諸東莞縣雍州馮翊
郡之連芍縣咸陽郡之靈夷縣北郡地之三原雲陽銅官宜
君縣華州華山郡之夏陽縣徐州北濟郡之離明帝時張普
孤豐縣東海郡之頓榆襄賈縣皆以麻布充稅
惠上疏曰尚書奏復絲麻之調復高祖之舊仰惟高祖廢大
斗去長尺改重秤知軍國須絲麻之用故立幅度之規億兆
荷輕賦之饒不但於絲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
其勤自茲以降漸漸長闕百姓怨嗟聞於朝野尚書不惟法

度之翻易人言之可畏奏求還復絲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
大有絲麻而都官共竊利之今官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量
絹布疋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絲斤兩兼百銖之贖未
聞依律罪州郡者若一疋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及三
長此所謂教人以貪也今百官請俸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
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稱以亂視聽今宜
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絲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布絹
絲絲遣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
長折給靖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
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
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
而已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六

北齊河清三年定令十八受田輸租調六十六退田免租調
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縣八兩凡十斤縣中折一斤作絲墾租
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準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
租五升墾租皆依貧富為三臬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
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臬輸遠處中臬輸次遠下
臬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
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武平之後賜
子無限料境
內六等富人
調令出錢
後周司賦掌功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有四與輕癯
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絲八兩粟五斛
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

年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三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
隋文帝依周制丁男六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絕麻土調
以布絹絕以疋加絲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
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
調絹一疋為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為征稅之法頗稱
重歎曰今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也後之
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為九年江表平給復十年諸
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十二年詔河
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功調全免煬帝即位府庫盈溢
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租賦之
入益減矣

唐賦曰租曰調每丁租粟二石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絕各二

大典通考 卷六十五

七

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絕者縣三兩輸布者麻二斤皆書
印焉若當戶不成四端屯綾者隨近合成其
印焉調麻每年支科有餘折一斤納粟一斗凡庸調之物仲
秋而斂之季秋發於州租則準土收穫早晚量事而斂之仲
冬起輸孟春而納畢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之處若冬
日水淺上棧難者四月以後運送本州
納者季冬而畢凡諸國蕃戎內附者亦為九等四等已上為
上戶七等已上為次戶八等已下為下戶上戶丁稅銀錢十
次戶五下戶免之附貫二年已上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
口下戶三丁共一口無羊處准白羊估折納輕貨若有征
行過三十日已上者免當年輸羊凡
嶺南諸州稅米者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
獠戶皆從半輸輕稅諸州高麗百濟應差征鎮者並免課役
凡天下諸州稅錢各有準常三年一大稅其率一百五十萬

大典通考 卷六十五

六

貫每年一小稅其率四十萬貫以供軍國傳驛及郵遞之用
每年別稅八十萬貫以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凡水旱蟲
霜為災害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租調損七已上
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已輸者聽免來年凡丁新
附於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
役俱免凡丁戶有優復蠲免之制若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
行聞於鄉閭者同籍悉免課役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賦稅貞
觀中初稅草以給諸閑而驛馬有牧田租以斂獲早晚險易
遠近為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
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為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四
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長安
通典

大典通考 卷六十五

六

元年詔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縣四年制一例
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九品同上至上下戶等級之數并
寄田寄莊及前資勳蔭寄住家一切並稅上上開元八年頒
戶四千每等減五百下中七百下下戶五百 庸調法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先是揚州
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絢綾絹供春綵因
詔江南亦以布代租中書令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羅春綵
稅草無定法歲為旨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
覆問踰年乃與采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
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
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官洎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
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之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
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

凶年樂輸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通州租皆為絹代關中

庸課詔度支減轉運開元二十二年敕自今已後京兆府關

內諸州應徵庸調及租課並限十月三十日畢至天寶三載文每載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

庸調延至九月三十日為限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資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

連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而督之不

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

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

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為盜縣不能制廣德元年詔一戶三

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永泰元年京兆尹

畝官稅一畝做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大厯元年詔苗一畝稅

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急不及秋方苗青則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又詔

上都秋稅分二等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畝二升五

年始定法上田夏稅六升秋五升下田夏四升秋三升荒田

如故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舊唐書上即位分

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以御史大夫為稅地錢物使大厯八

年赦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

三十文今後宜準自代宗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

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毋過六月秋輸毋過十一月量出制

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

十之一與居者均役田稅視大厯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議

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信用炎不

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

名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立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

實天下便之楊炎傳自開元承平人不為版籍法度玩愒而

丁口轉死田畝換易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及成

邊者多死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鉞為戶部使乃按籍除當

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至德兵起人口凋耗版

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

節度使內庫使朝廷不能覆諸使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賦

悉入內庫使朝廷不能覆諸使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賦

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

不制重者不去百姓竭膏血旬輸月送無休息富人多丁者

以官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賦增於

下矣疾其敝乃請為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

兩稅法以一其制年一定戶是時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關

稅取於居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疏請

革其弊曰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

上益下蓄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厯中一年科率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無名之暴賦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

兩稅以資產為宗不以身丁為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

計估算緒失平長偽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困斂

求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寡有流亡則攤出己重者愈

重有歸附則散出己輕者愈輕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不

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

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與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

其說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則遽散所折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汚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繼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恕之病且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宜命有司詳考課績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增減十三為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為常增闢不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視雜產以校之田有常租則不宜復兩稅不督課而人人樂耕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主

矣淮南節度使陳少游請於本道兩稅錢每千增二百詔他州悉如之八年劍南西川觀察使韋皋奏請加稅什二以從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至穆宗時四十年為絹

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

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用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其弊少革

元和十五年楊於陵等議請天下兩稅推鹽酒利等悉以布帛絲綿任土所產物充稅不徵見錢則物漸重錢漸輕中書

門下奏請自元和十六年已後改配端匹斤兩之物為稅額

如大縣已前租庸課調不計錢令折納其鹽利酒利不除去

錢額中有納見錢者自太和以後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而

徵稅皆出下貧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大中二

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多是權要富豪請畱縣輸納貧單之

人卻僱腳搬載今後畱縣並須先饒貧下戶四年制百姓兩

稅外不許分外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稅疋段等物

並畱州又青苗兩稅本係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後唐莊宗除百姓田租放諸場務課利欠負者租庸使孔謙違詔督理更制括田竿尺盡率州使公廩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稅日少五代史梁祖開國外嚴烽候內辟汚萊屬耕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鞏運亦未至流亡及莊宗平定梁室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兵食尚虧不三四年以致顛隕蓋賦役重而貧區失望也吳徐知誥為淮南帥以宋齊丘為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請鑄人口錢自餘歲收穀帛紬絹疋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以富強同光三年勅魏府小菽豆稅每畝減收三升城內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偽命遂有配徵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令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主

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其絲永與除放吏部尚書李琪

上疏曰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不以折納為事一切

以本色輸官不以細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稅則天下幸甚勅

依琪所論明年以軍食不足勅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

生明宗天成元年勅夏秋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止納

正稅二年勅今後凡關論認桑土二月一日後州縣不得受

狀十月務開方許論對三年勅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

文足陌長興二年田畝納農器錢一十五文是年勅委諸道

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出贖田苗補貧下

不追頃畝自首者即據狀徵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九年勅

州府受納稈草每束一文足百束納拘子四莖充積年供使

粟一莖充稔場院其草并柴蒿一束其納絹施布綾羅每疋納錢十二文足絲縣紬線麻皮等每十兩納耗半兩鞋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條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縣紬子每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無加耗二年勅諸州府所納稭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清泰元年劉昫判三司鈞考積年逋欠之數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乃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

晉天福四年勅諸道節度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槩吳越王錢宏佐問倉吏曰畜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稅三年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

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斗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

周廣順二年勅約每歲民間所收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唯禁賣於鄰國先是兵興禁民私賣牛皮令輸國受直唐明宗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敝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顯德三年令夏稅六月一日起徵秋收十月一日起徵又勅舊制織造絕細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須及二尺五

六官絹每疋須十二兩其絕細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納絹依舊長四十二尺容齋隨筆曰今年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四年勅今後科徵了足本州但取倉場庫務納欠文鈔如無異同不在更追五年賜諸道均田詔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論曰秦漢以來兼并成風貧弱之眈賤於奴隸豪強之奉侈於封君其時縣官雖三十而稅一然於貧民未有利也徒以惠富室而已魏晉之間國家多故兵革亟動世主因時通變勑為畝徵戶調之法所取視兩漢為加重然所謂粟米布縷力役者猶自析而為三未嘗併出於田而一以錢代賦也後魏計口受田齊周隋唐因之

六典通考卷六十五

其賦之沿革史不盡詳然大略有三曰租曰庸曰調至唐德宗建中初楊炎作相乃更立兩稅法於是租庸調之名始併而為一焉不問戶之主客不計口之多寡唯視大厯頃畝之數案直而納錢於官當時齊抗陸贄極言其弊矣願自唐中葉迄於今千有餘年未聞有一人議其非而少加變革者豈其法之果良哉孟子曰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則父子離楊炎之術與暴桀何異蓋堯舜三王之罪人也然而人情重因循而憚改作上之人苟自以為便下之人雖甚有不樂孰敢不從是故設科舉以取士其於士也得少而失多行兩稅以科民其於民也利微而害巨而鄱陽馬氏拘於一隅之見反

盛推炎之法為後世所不能易豈所謂信今而不信古者與

六典通考 卷六十五

六典通考卷六十六

湖西閣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賦稅

宋歲賦五日公田曰民田曰城郭地稅曰丁口身丁錢曰雜變牛革蠶絲之類隨歲賦之物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自五代時視墾田定租吏緣為姦稅不均太祖即位詔民關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諸道受民租調有增羨者輒得罪多入民租者棄市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形勢戶立別籍通判掌督之夏稅正月一日秋稅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其田蠶早晚不同臨時奏裁河北河東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諸州秋稅多輸邊郡常限外更加一月江南兩浙荆湖廣南福建土多秬稻須霜降成實十月一日始收租文獻通考開稅細絹不滿疋者許計丈尺納價錢毋得以三五戶聚合成疋又詔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存舊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宜蠲去之民租太平興國二年江南轉運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使言本路蠶桑少而金價頗低金上等舊估二十千今請估八千絹上等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三百餘以次增損從之咸平三年陳靖為京畿均田使據元額定稅不增收贖數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真宗曰若是將盡廢農耕矣不許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未成丁已入老並身有廢疾者免之至大中祥符間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許

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為催法乃令十分為率歲隨夏秋料帶
納一戶為五年十料之法陝西轉運使呂大忠令農戶支移
斗輸腳錢十八御史劾之下提刑司體量均其輕重之等以
第一第二等戶支移三百里三等四等二百里五等一百里
不願支移而願輸腳價者酌度分三等河東助軍糧草支移
毋得踰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者免折變崇寧二年行增價
折納法支移折變科率配買皆以熙寧法從事民以穀菽物
帛輸積負零稅者聽之大觀二年詔支移以便邊餉內郡罕
用閒有移用則賃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
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
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京西舊不支移崇寧

大典通考 卷六十六

四

中將漕者令民輸地里腳價歲以為常腳費斗為錢五六十
比元豐正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不
能繼轉運司用是取辦理之譽言者極論其害政和元年詔
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腳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
及斗者支移皆免時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可為稻
田因置務掌之號稻田務復行於府畿名公田於是民田有
溢於初券步畝者輒使輸公田錢政和末置營繕所亦為公
田久之皆併於西城所凡天荒逃田河隄退灘租稅舉入焉
為田三萬四千三百餘頃民輸公田錢外正稅不復能輸重
和元年獻言者曰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
多而州縣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

無量至於豪民徒歎就豐齋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
而貧下戶各免支移估價值既高更益腳費視富戶反重詔申
戒焉宣和三年言者謂西蜀初稅錢三百折絹一疋草十圍
計錢二十今本路絹不用本色疋折草百五十圍圍估錢百
五十稅錢三百輸至二十三千東蜀如之仍支移新邊謂之
遠倉民破產者眾七年言者又論非法折變既以絹折錢又
以錢折麥以絹較錢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
加民無所訴帝得奏申禁然有司其能承其意焉舊租稅加
耗轉運司有拋椿明耗州縣有暗椿暗耗諸倉場受納令民
輸頭子錢熙寧以後其數益增至是悉罷陳傳良曰開寶六
上輸納錢帛貫收七疋疋收十文絲絲一兩茶一斤秤草一
束若一文頭子錢數始略見於此咸平三年三司權判孫晃

大典通考 卷六十六

五

等奏諸夏秋稅斛米收倉耗諸般物色等收頭子錢檢尋不
見元定宣勅後唐天成二年戶部奏苗子一布袋令納錢入
一文三倉司喫食補糧長興元年見錢每貫七文秤草每束
一文盤纏其所收與開寶數同則頭子舊有之康定元年令
頭子錢盡納官熙寧二年提舉河北常平廣惠倉皮公彌請
今來給納每貫石收五文足則給納並收頭子錢始於此政
和四年湖南轉運司奏應給應係省錢物許每貫石疋兩各
收頭子錢五文專充補助直達綱之費增收錢始於此宣和
六年發運判官盧宗原欲於淮浙江湖廣福九路應出納錢
物月收頭子錢一文充補本靖康元年罷紹興五年措置財
用所看詳係省錢物每貫收二十三文省十一文作經費起
發雜稅出納每貫收十文足至今為定例 建炎元年詔二稅
乾道元年復添收十文足至今為定例 依舊法凡欠租閑賦及應天府夏稅悉蠲之又詔被虜之家
蠲夏秋租稅及科配右諫議大夫黎確言近歲食吏至與專
多端沮抑不堪謂之若則委之權納之家民有倍稱之出
官受若惡之物詔物帛非批疏濫惡官吏過有抑退者許越
訴紹興元年減大觀稅額三分之一言者論浙西科斂害民

當田而償則無受膏棄之而遭則質其妻孥利歸貪吏怨歸陛下願重科斂之罪嚴貪墨之刑詔漕司究實以聞六年詔淮西殘破州縣免租稅二年是歲兩浙轉運李迥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贖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限起發自是以爲例七年詔新復州軍計佃官田輸租外免輸正稅已田謂之稅佃田謂之租舊法不併納劉豫并取之至是從舊法九州蠲新復州軍稅租及土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初劉豫之僭民間蔬圃令三季輸稅起居舍人程克俊言河南父老苦豫煩苛賦斂及於絮縷割剝至於菓蔬於是詔新復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之初神武右軍統制張俊乞蠲所置產和買料敷三省言國家兵革未息陛下哀憫元元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六

戶等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戶是使民爲俊代輸也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求免何以拒之望收還前詔從之十五年戶部議准法輸官物用四鈔臣僚言四鈔受納親用關印關縣司銷籍日監鈔納官掌之任鈔倉庫藏之今監住二鈔廢不復用而縣司亦不即據鈔銷簿方且藏匿以要路望申嚴法凡戶縣監住四二十三年知池州黃子游言青陽縣苗七八倍於諸縣因南唐縣爲宋齊邱食邑畝輸三斗後遂爲額詔減苗稅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時兩浙州縣輸絀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師括田租加於舊湖廣有土戶錢折絀錢醋息錢麩引錢頻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曹泳爲戶部侍郎賈償甚急蓋自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

戶部侍郎許與古議今銓曹有知縣令二百餘闕無願就者緣財賦督迫被罪所以畏避若罷獻羨餘蠲民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則吏稱民安矣詔行之二十九年上聞江西盜賊謂輔臣曰輕徭薄賦所以息盜乃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蠲其租稅盡蠲之先是常州宜興縣無稅產丁輸鹽錢二百有墓地者謂之墓戶經界時均紐正稅又令帶輸丁鹽絹作折帛錢至隆興元年用知縣姜詔言與晉陵武進無錫三縣隨產均輸二年知贛州趙公稱以寬贖錢十萬緡代民輸夏稅詔溫台處徽二稅物帛許以銀折輸數外妄有科折計贓定罪乾道元年蠲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七

興化軍猶贖米之半自建炎三年本軍秋稅歲餘軍儲外猶之猶贖米至八年三年新城知縣耿秉言曩錢氏以進際爲乃併其半蠲之受納官比名虛額太重詔減半七年勅令所脩輸苗乞取法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與同罪暨上三等及形勢戶逋賦雖遇赦不除八年蜀紹興府增起苗米四萬九千餘石淳熙四年臣僚言屢敕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承德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漕司如除者毋更取詔可五年詔曰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毋以重價強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民間二稅朝廷盡取供軍州縣無復贏餘於是別立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

募兵籍廣屯田練民兵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省州郡供軍之數使州縣之力寢紓然後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窮民得保生業八年詔監司太守察所部催科不擾者薦之煩擾害民者劾之十一年戶部奏檢放旱傷米數近六十萬石上諭王淮曰若盡覈實恐郡縣懷疑不復檢放唯寧國數最多可令漕司覈實而蠲之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於民不強其所無今之爲絹者一倍折而爲錢再倍折而爲銀銀愈貴錢愈艱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爲民害願詔州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於法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糶詔從之日知錄熙寧中張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蘇軾亦言免役之害聚斂民財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八

紹熙元年臣僚言一倍折爲錢再倍折爲銀銀愈貴錢愈難得是折銀之見於史自南渡後始也 祕書監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買舊和買官給其直或錢或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橋版帳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時金主環新立萬里逐使客於淮其窮民開房園地基錢罷鄉村官酒坊減價慶元二年詔浙江東西夏稅和買納絹並依紹興十六年詔旨折納 分木色細八分折錢二嘉熙二年臣僚言陛下蠲賦之詔無歲無之而百姓未嘗實惠蓋民輸先期歸於吏胥攬戶及詔下則所放者吏

爲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嘗觀漢史多減明年田租今宜倣故事以今年下詔明年減租民先知減數則吏難爲欺從之淳祐八年監察御史陳求魯奏救弊之策有四採夏候太初併省州郡之議俾縣令直達於朝廷用宋元嘉六年爲斷之法俾縣令究心於撫字法藝祖出朝紳爲令之典以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以激其氣然後正經界明版籍約妄費裁橫斂則預借可革民瘼有瘳矣咸淳十年殿中侍御史陳過等奏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死生今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不加釐正望亟議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九

行之詔可舊諸州收稅畢符屬縣追吏會鈔縣吏厚斂里胥以賂州之吏里胥復率於民民甚苦之建炎四年詔禁止與三十二年詔諸縣受民已輸稅租等鈔不即銷簿者官吏科罪民齋戶鈔不爲使而抑令重輸者以違制論 南渡後州縣賦法害民者有預借加耗代輸改鈔畸零等名預借始建炎四年用轉運劉濛議於民間預借秋科苗米御史沈與求奏罷之紹興五年詔預借民戶和買細絹二分止輸見緡毋得抑納金銀每千除頭子錢外糜費毋過十文淳熙四年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緡應副支遣次年三月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上旬支借到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借之弊詔嘉定五年臣僚言頑民豪戶易諸州縣依條限催理三稅嘉定五年臣僚言頑民豪戶易預借之名而以寄庫爲說當催夏緡則曰有錢在官及督秋苗則曰未曾例折所寄者半而所逋者亦半乞嚴禁止從之

又言四川二稅積欠弊在吏去年預借今年秋料今年預借明年夏料有給鈔而不銷簿者有盜印鈔而匿財者有私立領而官不受理者有公吏攬取而不歸公者乞下諸路遵守條約毋得預借詔制總兩司覺察嘉熙時陳求魯奏兩稅本預借平開今之州縣有借清滿十四年者矣加耗出自東都百畝之家其承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孝宗即位詔曰州縣受納秋苗官吏多收加耗方時艱虞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賊之徒重爲民蠹自今違犯官吏竝置重典仍沒其家代輸者逃戶之稅責鄰保代償酒熙八年諫議大夫鄭昭先言諸路縣道抑令戶長代輸逃絕之戶往往破家詔申嚴禁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歲爲台信等州科苦民特甚益料取一害預借一害不給改鈔者縣以新鈔鈔或勒重納又一害臣已措畫爲民代輸

六典通考卷六十六

十

輸州州改爲舊鈔今歲所輸改補去歲之虧甚以補數歲之缺後政所輸改償前政之欠甚以償累政之欠酒熙十二年臣僚言江浙此弊尤甚乞禁戡州郡詔付戶部畸零者單弱下戶錢不足貫帛不足疋紹興二十六年戶部言今年畸零租稅依法折納願與別戶合鈔納本色者聽初秦檜畫旨不得合零就整至是鍾世明權侍郎奏行之酒熙六年臨安府守臣吳淵言準乾道令人戶納二稅貫收朱墨錢二十文足不成貫者收十五文不成百者免收今自九百九十至一百例取十五文足顯有不均乞一百收二文足每百增二文至七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從之

論曰宋祖懲五代苛擾之弊與民休息故立限入稅而

緩其期禁吏多收而嚴其法凡所以紓物力而培國脈者規模宏遠矣至於仁宗尤號盛德其時西師亟起府庾告匱內有轉餉之勞外有歲幣之奉廟堂日夜焦思而不聞有借商算緡之令岷庶安業四十餘年方諸前代哲辟其漢文之儔匹乎自熙豐以後人主銳意理財佞臣又從而附益之搜求逃戶隱括漏田寸攘尺取惟恐或遺於是折變支移之費動浮於常供之額飢寒逋負之家瀕死於追胥之手及蔡京童貫相因秉政權算之才遠不逮桑劉捨克之罪有甚於荆舒割剝蒸氓挑斃強敵靖康之禍成於此焉既而莅蹕臨安炎業再造百萬之師供億惟艱小人聚斂之徒階緣倖進巧立名目多方漁獵或本色而變折納或強買而減實估或寬收斛面以爲贖糧或預借來歲以當今稅其所據者東南一隅之區而歲月上供之資百倍於祖宗全盛之世於時民之困於水火者汲汲焉無所告訴矣其後蠲貸之詔累下而州縣猾吏視爲具文用使名至而實不至故自古衰亂之政上下欺罔習爲苟且必至人情土崩國勢瓦解而後已豈獨南渡君臣然哉

六典通考卷六十六

十一

遵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聖宗乾亨間以上京雲威源作戶貨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郭郭爲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

下唯酒稅赴納上京故頭下軍州賦分二等先是遼東
新附地不惟酌而鹽麪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
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詔復
其租民始安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
錢折粟開遠軍民稅斗粟折五錢耶律穆濟原作抹只守郡表請
折六錢

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稅租制分田九等而差次之夏稅畝
三合秋稅畝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
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紆其期
一月屯田戶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謀克督之章帝諭宰臣
未畢遂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中都西京北
京上京遼東臨潢陝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七月為初凡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三

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
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
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稟草各減十稱與定四年鎮南軍節
書言今稅法有三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度使溫迪罕思微上
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於所輸不若止檢本郡
則增於民民所斂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 計民田
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
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
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
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居安謀克戶監戶官戶所
稅物力皆免民懇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
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五月秋八

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為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懇者不
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
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絲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
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戶部天會元年勅有司輕徭賦天眷
五年詔免民戶殘欠租稅皇統三年蠲民稅未足者大定三
年詔免二年租稅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
稅六年河北山東水免其租彰德軍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
也景仁曰非稅賦則國用何從而出十二年免中都西京
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陝西去年租稅十六年詔免去年被水
旱路分租稅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歲二十萬戶部
多以此十七年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三

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
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水
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以中都
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租稅以戶部尚
書曹望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
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詔諸稅粟非關邊要除當儲數外聽
民隨便折納二十一年中都水災免租二十六年年軍民地罹
水旱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稅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中都
河北等路河決水災免租稅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東
南北路量減之尚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瘠瘠者再歲一易
若不以地等蠲除則不均遂勅特免一分外中田減一分下

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
天會三年詔一耒賦粟一石每謀克別為一廩貯之四年詔
內地牛一具賦粟五斗大定元年詔諸猛安不經遷移者徵
牛具稅粟就命謀克監其倉虧損坐之十二年尙書省奏唐
古部民同州縣履畝立稅頗以為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世
襲謀克親族從行當給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
四十具以下於官豪之家量撥地六具與之世宗謂宰臣曰
所獲可支三年此間地一歲所獲不能支半歲而牛頭稅
粟每年一頭止令各輸三斗又多通懸此皆遞互隱匿所致
當令盡二十三年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上慮版籍歲久
貧富不同按籍徵之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閱其戶口
畜產之數二十六年尙書省奏徵牛頭稅粟上不許令民隨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古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古

散安貞言泗州被災所食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斂萬
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擅括宿藏以應命民皆逋竄又
別遣進納閑官以相迫督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
之興定元年免中京嵩汝等道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奏毫
州大水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詔命
治三司官罪上日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抑配見戶人何以
堪命部官閱實免之已納者給以恩例或除他
役減桑皮紙元光元年上聞有司徵稅租急民不待熟而刈
之以應限今麥將熟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二年宰臣
奏去茂京師見糧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而民間租稅徵之
不絕恐貧民逋亡遂以中旨徧諭止之牛頭稅即牛具稅猛
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

年輸納被災者蠲之貸者俟豐年徵還
元制內地曰丁稅地稅做唐租庸調江南曰夏稅秋稅做唐兩稅初太
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增為四石至丙申年定令諸路民戶每
丁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老幼不與耕種者或
驗其牛具與土地之等焉丁稅少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
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虛配不實
所申省違者中統二年命遠倉之糧止輸納近倉石收腳錢
鈔三錢民戶赴河倉輸納者石折輸輕齋鈔七錢五年詔僧
道伊嚕勒昆達實密儒人種田者白地畝輸稅三升水地畝
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租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於
附籍之郡驗丁而科種田之所驗地而取漫散之戶依見居

民納稅八年定西夏中興路西寧州烏梁海三處之稅數與
 僧道同十七年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粟三石粟丁粟
 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一年五升二年七升五
 升三年一石二斗五升四年一石五斗五年一石七斗五升
 六年入丁稅協濟戶隨路近倉輸粟遠倉一石折納輕齋鈔
 丁粟一石故三升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郡縣各差官部之石帶鼠耗
 三升分例四升凡糧到倉收受出給朱錢結攬稅石者罪之
 令倍輸其數倉官攢典斗脚人等飛鈔作弊者並置諸法初
 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違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
 八十大德六年申明稅糧條例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
 中限十月末初世祖平宋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至元
 限十一月末十九年用姚元之請江南依宋例折輸縣絹雜物又用耿左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六

丞言輸米三之一餘並折鈔以七百萬錠為率歲得羨鈔十
 四萬錠輸米用宋斗斛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二十八年命
 江淮寺觀田宋舊有者免租續置者輸稅貞元二年定江南
 秋稅輸租夏稅輸木絲布絹絲等物其數視糧為差江浙
 等路江西龍興等路石輸鈔三貫福建泉州
 五路輸鈔一貫漳州等五路輸鈔一貫五百其折輸各隨時
 估高下獨湖廣不然初湖廣罷宋夏稅改科門攤戶一貫二
 錢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科夏稅俄罷之三年
 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
 西差重云凡官田不科夏稅秦定初有助役糧江南民田一
 頃以上正稅外量出助役田里正歲收以充役費寺觀田亦
 驗其多寡出田助役天下歲入糧數總一千二百一十一萬四

七百八石江南三省天祿元年夏稅計中統鈔十
 四萬九千二百七十三錠三十三貫
 明制二稅以米麥為主絲絹與鈔次之夏秋米唯江西湖廣
 廣東廣西麥菽惟貴州農桑絲徧天下惟不及川廣雲貴餘
 各視其地產太祖初立國令農民栽桑麻木縣不種桑出絹
 一疋不種麻及木縣出麻布絲布各一疋洪武七年以徵饒
 寧國不通水道輸稅為艱令以金銀錢布代輸夏稅九年令
 民以銀鈔錢絹代輸銀一兩錢千文鈔十貫皆折米一石小
 麥減直十二縣苧絲絹等各以輕重為損益願入粟者聽之
 米麥為本色諸折納稅糧者為折色三十年以行人高稹言
 陝民困逋賦乃令天下逋租皆許隨土所便折收布絹絲花
 及金銀等物戶部定鈔一錠折米一石金一兩十石銀一兩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七

二石絹一疋石二斗絲布一疋一石苧布七斗絲花一斤二
 斗帝曰折收逋賦欲蘇民困也今如此重將愈困民其金銀
 每兩各加一倍鈔止二貫五百折一石餘從所議初折鈔者
 用金銀者然民卒輕鈔宜德間米一石至用鈔五十貫及永
 定折銀之制遂弛銀禁而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乃用錢永
 樂時賦入盈羨郡邑倉廩至紅腐不可食雖數有折徵之令
 未嘗定用銀正統元年副都御史周銓言行在各衛官俸支
 米南京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賤售十不及一請於南
 畿浙江江西湖廣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絹白金充俸戶部尚
 書胡濙言洪武三十年行之秦越民皆便之遂倣其制米一
 石折銀二錢五分折麥直亦如之其後槩行於天下自起運
 充軍外糧四石收一兩為永制於是南直隸之蘇松常徵

乃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稅糧麥米共四百餘萬石折銀百萬餘兩入內承運庫謂之金花銀蓋諸方賦入折銀者幾半矣初太祖定官田畝科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斗二升唯蘇松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以浙西地膏腴畝加為二倍增其賦故浙西官民田賦視他方倍蓰蘇更重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邱濬曰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八萬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洪武十三年命戶部裁其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六

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以下仍舊建文二年詔曰江浙賦獨重而蘇松准私租起科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為定則宜悉減免畝不得過一斗成祖建文政浙西之賦復重宣宗即位廣西布政使周幹言吳江崑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富室田私稅一石後沒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取其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田畝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如私租例盡取之且十分取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今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視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宣德五年詔舊額官田租糧太重自今年始田一畝糧一斗至四斗者減

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減十之三於是江南巡撫周忱與蘇州知府況鍾減蘇糧七十餘萬他府以為差而東南民力少紓矣杜宗桓上周忱書曰錢氏稅兩浙田畝三斗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太祖受命田賦不過三升五升最下有五合五勺者獨蘇松二府民田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糧重處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請言其故國初籍沒土豪田租一依私額起糧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田未沒入時民於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後變私租為官糧乃於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三石納一石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宋華亭一縣即今松江一府當紹興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一萬八千二百餘石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瑄田後至正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季年張士誠又併諸撥屬財賦府與夫營園沙磧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一百二十餘萬石皇上屢降德音天下糧額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然忱請二萬九千餘石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然忱請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六

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戶部劾以變亂成法朝廷數下詔書蠲除租賦持籌者輒私戒所司勿以詔書為辭帝與尚書胡濙言之謂計臣壅遏恩澤亦不能罪也正統元年令蘇松浙江等處官田准民田起科糧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減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先是宣宗末年蘇州通糧至七百九十萬石及減定乃獲少甦鎮守浙江尚書孫原貞等定稅嘉湖則例以科重者徵米宜少輕者徵米宜多乃定官田畝科一石下民田七斗下者石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下者石徵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下民田二斗七升下者石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下民田七升下者石徵平米二石二斗

凡重者輕之輕者重之使科則適均而畝科石之額未嘗減
 云宏治十六年會計蘇州秋糧二百三萬八千餘石王應奎曰蘇州
見額二百五十萬石松江府一百二十萬石然在宋時蘇州
不過三十餘萬松江不過二十餘萬即元增賦蘇州八十餘
萬松江七十餘萬而止今額較宋浮七倍比元三倍湖廣額
二百三萬而蘇州之數浮之福建額一百萬有奇而松江之
數浮之建文詔免而復於永樂文襄請減而增於嘉靖二年
萬麻近世撫臣請減浮糧者相繼而事寢不行
 御史黎貫言國初夏秋二稅麥四百七十餘萬石今少九萬
 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餘石今少二百五十餘萬賦入日損
 支費日加請覈祖宗賦額及經費多寡之數則知賦入有限
 而費用不容不節矣既而諭德顧鼎臣上錢糧積弊四事一
 曰察理田糧舊額請責州縣正官於農隙時令里甲田甲業
 戶倣洪武正統間魚鱗風旗之式編造圖冊官為勘別界址

大典通考 卷六十六

辛

履畝丈量具開墾改正豁除之數刊刻成書永為稽考且斟酌
 酌先年巡撫周忱王恕簡便可行事例取每歲實徵起運存
 留加耗本色折色并處補暫徵帶徵停徵等件數目會計已
 定張榜曉諭庶吏胥不得售其姦欺而小民免賠累科擾之
 患一曰催徵歲辦錢糧成引前里甲催徵糧戶上納糧長收
 解州縣監收糧長不敢多收斛而糧戶不敢攪雜水穀糠粃
 兌糧官軍不敢阻難多索近者有司不復比較經催里甲負
 糧人戶但立限敲朴糧長顧令下鄉追徵豪強者大斛倍收
 多方索取所至雞犬為空寡弱者為勢豪所凌耽延欺賴未
 免變產補納至或舊役侵欠責償新僉一人逋負株連親屬
 無辜死於箠楚者幾數百人矣且往年糧長不過正副二名

近多至十名以上其實收掌管糧之數少而科斂打點使用
 年例之數多害莫大於此宜令戶部議定事例轉行所司如
 州縣官多僉糧長下鄉及不委里甲催辦輒酷刑限比糧長
 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論其二則議遣官總理及預
 備倉糧也疏下戶部言所陳俱切時弊令所司舉行糧長者
田多之民為之歲七月州縣委官偕詣京領勘合以行糧萬
石長副各一人輸以時至得召見語合輒擢用未年更定每
區正副二名輪充宣德間復永充科斂橫溢民受其害或私
買官糧以牟利其罷者虧損公賦事覺至隕身喪家景泰中
革糧長未幾又復自官軍兌運糧長不復給事中徐俊民言
輸京師在州里開辦滋害故鼎臣及之
 今田賦受地於官者謂之官田江水淹沒者謂之坍江田棄
 糧存者謂之事故官田畝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坍
 江事故虛糧里甲賠納或數十石或百餘石追呼敲朴歲無

大典通考 卷六十六

辛

宣時而姦富猾胥方且詭寄那移併輕分重此閭閻凋瘵所
 以日增也請立均糧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與蠲免而合官
 民為一定上中下三則起科富人不得過千畝百畝自給義
 者加輸邊之稅以限田如此則輕重適宜貧富相安矣部議
 令所司熟計不行越數年應天巡撫侯位奏免蘇州坍海田
 糧九萬餘石十八年應天巡撫歐陽鐸上坍荒田糧之數免
 糧十一萬餘石以所清出隱弊田糧六萬餘石補之時嘉興
 知府趙瀛建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以三斗起徵鐸
 乃與蘇州知府王儀盡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畝清丈造經賦
 冊以八事定稅糧曰原額稽始曰故事除虛曰分項別異曰
 歸總正實曰坐派起運曰運餘撥存曰存餘考積曰徵一定

額徵一者總徵米銀之數而計畝均輸之其科則最重與最
齋折除者稍以耗損益推移重者不能盡損為遞減耗米派輕
耗米加乘之陰子以輕輕者不能加益為徵本色遞增又以八
事考里甲曰丁田曰慶賀曰祭祀曰鄉飲曰科賀曰郵政曰
公費曰備用時又有綱銀一條鞭一串鈴諸法綱銀者舉民
間應役歲費丁四糧六總徵之若綱之有綱也一條鞭法者
以府州縣十歲中兩稅運存之額均徭里甲土貢僱募加銀
之額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一串鈴則夥收分解法也自
是民間輸納止收本色及折色銀矣顧炎武曰火耗之名起
於徵銀之代州縣之賦
繁矣戶戶而收之錄錄而納之不得以瑣細而上諸司府不
得不資於火有火則有耗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賤丈夫
焉以為額外之徵不免干於吏議擇人而食未足厭其貪
於是結火耗之名為巧取之術官取其贏十二三而民以十
三輸國之十里胥又取於贏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輸國之十
其取則薄於兩而厚於錄兩者必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之短長者也錄者必窮下戶雖多取不敢言於是兩之加焉
十二三而錄之加焉十五六矣正賦耳目之所先雜賦其所
後也於是正賦之加焉十二三而雜賦之加焉十七八矣解
之藩司謂之羨餘貢諸節使謂之常例而生民之困甚矣
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師增餉額過倍三十年京邊歲用至五
百九十五萬戶部乃議於南畿浙江等州縣增賦百二十萬
加派於是始嗣後歲出益繁度支為一切之法以斂財題增
派括贖算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三十七
年大同右衛告警尚書方鈍等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上便宜
七事又令羣臣各條理財之策議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瑣屑
非國體而累年積逋無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賦亦皆追徵折
色矣是時東南被倭南畿浙閩多額外提編江南至四十三
萬提編即加派之名法以銀力差排編十甲如一甲
餘額下甲不足則提下甲補之故謂之提編及倭患

平應天巡撫周如斗乞減罷給事中何燧亦言軍門養兵工
部科價甚者指十科一請禁革之命如燧議而提編加派之
額不能減隆萬世增額如故又多無藝之徵逋欠之多縣各
數十萬賴行一條鞭法無他科擾民力不大絀萬厯中年三
大徵頗有加派事畢旋已至四十六年增遼餉三百萬內帑
充積帝靳不肯發戶部援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明年復加
三釐五毫明年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五百
二十萬為歲額所不加者畿內八府及貴州而已天啟元年
給事中甄淑言加派因乎田地而田地或相倍蓰上農加派
九釐猶可辦也不毛之地正賦且難供况加賦哉履畝踴勸
則高下未必得實反開富豪隱射之徑照米分派則愚民不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習推算徒滋狡胥賄賂之姦無已唯按銀額因人土之宜而
已蓋天下有戶銀有丁銀有田土銀有司徵收總曰銀額計
銀即計米矣而戶丁在米之外銀之中其法以每歲存留起
解各項銀兩之數而以所加餉額按銀數分派總提折扣此
外民最苦者無田之糧田鬻而糧存無米之丁米推而丁在
宜取額丁額米兩定其數米若干帶丁若干買田者收米便
收丁鬻田者推米便推丁在貧民不致賠累而官亦免逋責
之難矣部議從之崇禎三年兵興梁廷棟請增田賦九釐外
請復徵三釐唯順天永平新羅敵患視舊餘六府畝徵六釐
得他省之半共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後五年總督盧
象昇請加宦戶田賦十一民糧十兩以上同之既而槩徵每

一錢名曰助餉又二年復行均輸法畝計米六合石折銀八錢又畝加徵一分四釐九絲又二年楊嗣昌督師畝加練餉銀一分兵部郎張若麟請收兵殘遺產為官莊分上中下畝納租八斗至二三斗有差未幾遭國變事乃已御史郝晉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邊餉至九百萬助餉三百三十萬業已停罷旋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

顧炎武曰自三代至於唐所取於民者粟帛而已自楊炎兩稅之法行始改而徵錢而未有銀也漢志言秦幣二等而銀錫之屬施於器飾不為幣至梁時始有交廣以金銀為貨之說宋仁宗景祐二年始詔諸路歲收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以福建二廣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書

金章宗始鑄銀曰承安寶貨公私同見錢用哀宗正大間民但以銀市易而不用錢至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考之元史歲課之數惟銀至少然則國賦之用銀不過二百年間耳今之言賦必曰錢糧錢糧也糧糧也烏有所謂銀哉且天地間銀不益增而賦則加倍此必不供之數也昔者唐穆宗時物輕錢重戶部尚書楊於陵之議令兩稅等錢皆易以布帛絲纊而民便之吳徐知誥從宋齊邱言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教之棄本逐末也於是諸稅悉收穀帛細絹是則昔人之論取民者且以錢為難得也以民之求錢為不務本也而況於銀乎若度土地之宜權歲入之數酌轉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間凡州縣

之不通商者令盡納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徵錢錢自下而上則濫惡無所容而錢價貴是一舉而兩利焉無獨賦之虧而有活民之實無督責之難而有完通之漸今日之計莫便乎此也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六

書

六典通考卷六十七

湖西閣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征役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一家男女七人已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寡也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羨饒凡用眾庶則掌其政也田謂獵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教與其戒禁聽其詞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命所以警告之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

六典通考卷六十七

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而至于作部曲也既已也役要所遺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逆猶凡邦事令作秩敘事功也事有常次則不偏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人其詳於大司徒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豐年人食四鬴之歲也人食三鬴也公事也旬均也讀為當當原隰凶札則無力政三年大比則大均若久不脩則數或闕遂人凡治野以下劑致吐見官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

疾與其施舍者以起政役政役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誅之有謂師田若熊虎凡事致野役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作役事則聽其治訟縣正若將用野民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移執事移用其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鼓人以鼙鼓鼓役事鼓長丈二尺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而賞誅大役築城邑也故宋城春秋傳曰華元為植巡功屬謂聚會之也要者簿書也攷謂攷校其功慮事者封人也於有役司馬與之植築城植也屬賦丈尺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治宮室城與其人數郭道渠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寬其力五十不從力政

六典通考卷六十七

力稍衰也力政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城道之役也亦如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廢於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徒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也禮書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任之者備半而已益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無鳴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六之事同意力政者在鄉有征於司徒則公用之故豐年公旬用三日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是歲用九日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唯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

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法也卿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受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月令孟夏毋起土功毋發大眾為妨農事季夏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土將用事毋舉大事以搖養氣大事與搖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發令而待謂以預驚民也民驚則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則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言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孟秋修宮室培牆垣補城郭仲秋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寶窖修囷倉入地曰寶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三

命無民畢入於室曰季秋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時殺將至毋罹其災而猶詩皆入室卒也季冬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而猶詩小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因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正義曰貨財謂之賦功力謂之役此經及傳箋皆刺賦斂重薄無怨力役之事但王數徵賦須轉餉輸之勞即役也四章云職勞不來箋云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言送轉輸而不蒙勞來是困於役之事也 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待而畜搗管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見王政考 隱公七

年夏重中邱書不時也 莊公二十九年春新延廡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內荒冬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悉盡 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

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火見而致用見大火心星次角九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日至而畢動故土功息 僖公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壘謂之塞皆官治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通以事開為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政斂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四

澤門之澌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哲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也子罕聞之親執朴杖朴杖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昭公九年冬築郎圍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勸勞無圍猶可無民其可乎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高度厚薄度深勿溝洫勿深物土方議遠邇也相取土之宜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面遠近之宜 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臨命諸侯 楚令尹蔣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沂楚

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命作分

財用平板幹稱量輕重番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日命作分

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慮之期也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更卒

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贊墻

賈人擊南越呂祖謙曰漢武帝發天下七科誦一曰吏有罪

亡命三日贊墻四曰亡人即今歲所發嘗通亡人贊墻賈人

也五日故有市籍六曰亡人即今歲所發嘗通亡人贊墻賈人

賈人之類也然則所謂七科誦者其因秦之舊乎兵出於農

固有家籍矣吏有罪者席其故官亡命者去其鄉土贊墻者

託於婦家賈人以下皆身不在農畝是七科皆非調發所及故誦之此雖暴政然亦有說也

漢高祖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

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八年令吏

六典通考卷六十七

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十二年詔吏二

千石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復惠帝三年發長安六百里

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五年復發長安六

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文帝偃武修

文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常賦歲一事每算百二十時

也減外徭衛卒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一子不事二口算賦是時鼂錯說上曰今農夫五口之家

算不事免二口算賦

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

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

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

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

苦如此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當為卒者免其

錢耳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六

夫以上乃復一人文帝從之賈誼傳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

息景帝即位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籍給公家徭役

也徐天麟曰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海日律年

二十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禦馳戰

陳五十六乃免為庶民就田里則知漢初民在官三十有二

年也今景帝更為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傳籍給公家徭役

官以除罪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元

狩中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

焉其後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

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餽數歲而道不通東置滄海郡人徒之

六典通考卷六十七

眾疑於南夷疑謂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既築其城轉漕

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番係穿汾河渠以為溉田鄭

當時以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同曲而朔方

亦穿溉渠作者各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自是兵革數

動民多買復以入財於官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

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適讀曰謫責罰也及桑宏

羊用事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是時粵欲與漢

用船戰速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

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

修由此日麗元鼎六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

士二十餘萬人擊粵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武帝紀發隴西及中尉河南河內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卒十萬人征西羌地理志在而郡朔方河西河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太初元年也斥塞廣塞令郡初置二郡故塞更廣時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右告天下天下莫應昭宣之際天下休息無事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元帝時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成帝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徭六月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

大典通考 卷六十七 七

得比徭成後二歲河復決作治六月乃成治河卒非受平價者為著外徭六月平價謂哀帝建平二年葬帝太后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漢世力役非一姑舉此漢數條以見役法之例嘗有更賦罷癘咸出雖老病皆文帝時吳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以平價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賦三品詳兵制考後漢光武建武五年詔復濟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濟陽故復之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明帝永平五年常山三老言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曰

豐沛濟陽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吏掾及門闕走卒徐天麟曰漢之有復然西京時或以從軍三老孝悌力田明經博士弟子或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崇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濟魏明帝青龍中營置宮室百姓失農勝陳羣上疏曰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與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羣又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

大典通考 卷六十七 八

晉制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五十戶三品十戶四品七戶五品五戶六品三戶七品二戶八品九品一戶太元二年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獨在役之身宋大明中王敬宏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

有強弱不皆稱耳況值苛政豈可稱言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憲實亦由茲今四方無事役名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

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揚徐二州人丁三取兩爲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遺外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往往是復蔭之家凡注病者或以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永明八年詔巧者成緣准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借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請役邊疆各許還本自後有犯嚴加其罰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九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通兩年黃籍不上尚書令沈約疏言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燒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於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迴避姦僞互起齊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僞莫知所在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卻一籍父祖官其二初不被卻同堂從祖以下固自不論諸如此例難可悉數或有應卻而不卻不須卻而卻所卻既多理無悉當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多假僞景平以

前既不係檢凡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尙多宜以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臥私門致令公私關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諳究流品者爲左人郎左人尙書專共校勘所責卑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下省者對共警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帝是以畱意諸籍江左之制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女以嫁者爲丁若在室者年二十乃爲丁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又率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者自東晉至梁陳州縣僑人多不樂爲編戶在都下課役詳賦稅考或爲諸王公貴人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以避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十

後魏永興五年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神瑞六年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又制六部民羊滿百口輸戎馬一匹始光二年詔天下十家發大牛一頭運粟塞上和平四年詔諸州司鎮守宰侵使兵民勞役非一自今擅有詔役逼僱不程皆論同枉法延興三年詔諸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戶口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初魏不立三長故民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上言宜準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其民調一夫一婦一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二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

匹爲工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此外雜調民
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癯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
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諸官通議稱善者眾高祖從之於
是遣使者行其事詔曰夫任土錯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
則人樂其業是以三典所同隨世汚隆試監之行從時損益
故鄭僑復邱賦之術鄒人獻蓋徹之規雖輕重不同而當時
俱適自昔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包藏隱漏廢公同私富強者
并兼有餘貧弱者餬口不足賦稅無輕重之殊力役無眾寡
之別難建九品之格而豐竭之士未融雖立均輸之權而
積之鄉無異今革舊從新爲里黨之法在所牧守宜以喻民
使知去煩簡之要初百姓咸以爲不若循常豪富並兼者尤勿願也
事施行後計省昔十餘倍海內安之景明二年詔比年役務
既多百姓凋弊宜時矜量以拯民瘼正調之外諸妨害損民
一時蠲罷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十一

北齊文宣初豪黨兼并戶口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
調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由
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河清三年定令男子十八
已上六十五已下爲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爲中六十六已
上爲老十五已下爲小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
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
不給乃減朝士祿科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
後周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丁役
豐年不過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
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
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力征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

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爲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
籍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日役以起洛
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

隋文帝受禪謀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依周制役丁爲十
二番匠則六番及頒新令男女三歲已下爲黃十歲已下爲
小十七已下爲中十八已下爲丁丁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
開皇三年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爲二十
口役是時山東尙承齊俗姦僞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
人或詐老詐小規免租賦高祖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
者正長遠配自是姦無所容煬帝卽位男子以二十二爲丁
建洛邑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河及淮北通涿郡築長城東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十二

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女充役死者大半
盜賊羣起以至於亡
唐制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傭每日三尺有事而加
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
十日武德元年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
制每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
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
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六年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
三等九年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爲九等永徽五年
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
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調武太后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

庶人奢縱造閻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
府庫空竭矣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疏
極諫不從監察御史韓琬上疏曰臣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
人役修平道路蓋其常也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
效頃年差點勒遣逃戶相繼臣粗言之即知政令風化漸已
弊初制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
十為老神龍元年韋皇后上表請天下百姓二十二成丁五
十八免役制從之韋庶人誅復舊天寶制十八已上為中開
男二十三已上成丁
元二十二年敕定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住宅及每丁一
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番役合
免征行者一戶四丁以上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
人開元戶令
人見民數考天寶元年赦文州縣勘會一家有十丁已上者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
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放一丁庸調地
稅依舊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為老二年勅天
下勅史縣
令據實戶量貧富等
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大厯四年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
已下每年稅錢分九等上上戶四千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
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中戶二千中下戶一千五百下
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
九品準下下戶餘品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每處依
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
員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舖及鑪冶準式加本戶二等
稅者依此稅數費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

九等戶稅比類百姓各遞加一等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
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
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一切從九等輸稅建中元年制
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通典諸課役計帳至尚
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
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
租庸調物八月以前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
送達所須發東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遠州有夷蠻
雜類應輸課役者隨事量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符至
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難任被解應
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附者課役並徵夏季
附者免課從秋發年課者免其詳冒隱避以免役課不限
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
外復一年一遷不復更移諸沒落外番得還者一年以上復
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
婦志行聞於鄉閭者申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
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閏年加二日須宣宗大中九年詔
番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
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
刺史檢署訖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初諸司捉錢戶給牒
蠲免徭役玄宗初立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
為蠲使歲再遣之白履忠召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謂之曰
子素貧不露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
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
哉
宋建隆三年詔文武官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
路居民為遞夫諸州職官不得私占役戶供課太宗時轉運

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消化五年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為里正二等戶為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眾役多調廂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府界役唯幾發中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羣收制置使代以廢卒詔禁之有大興作乃調丁夫自承平既久姦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分之一三司言鄉村有莊田物力者苟免差徭虛報與形勢戶名下作客戶隱庇差徭今與一月自首放罪限滿不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遣又以田產虛立契典賣於形勢豪強戶下隱庇差役者與限百日時里正鄉限滿不首告發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時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五

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至是特詔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趙州至千餘人詔民落髮為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慶曆中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損役人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時州縣徭役益眾知廣濟軍范諷上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為縣詔裁損役人自是數下詔書議蠲冗役又置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裁損力役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入王遠為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為羨餘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又禁役鄉戶為長名衙前知并州韓琦上疏曰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

分居或乘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每鄉被差疏密與資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十五戶為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五戶為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為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為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資最高者為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鄉戶少而役替聽差乙鄉戶多而役簡者籍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知制誥韓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凡差鄉戶衙前視貨產多寡置籍分為五則第其役輕重假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一等戶百第二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六

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於是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馬端臨曰均一衙前也將吏為之則至於賣產破家蓋官吏侵漁之毒可以占田給復鄉戶鄉賦而不可施之於詭練之將吏故也韓蔡諸公所言之為切當然而復選費最高者為鄉戶衙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衙前之弊如故也治平四年詔州郡差役法煩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丁將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於凍餒遂自縊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

計利害集議裁定役法更議始此諫官司馬光言臣嘗行村
落見農民生具之微問其故皆言多種一桑置一牛蓄二年
之糧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挾以爲衙前矣況敢
益田疇葺園舍乎臣聞其事怒焉傷心以爲農民租稅之外
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上
戶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其餘輕
役則以農爲之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充言今鄉役衙前爲重
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
憚人丁故近年上戶浸少中下戶浸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
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施行後帝
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

六典通考卷六十七

七

還者帝重傷之詔制置條例司講立法二年蘇轍言役人戶備官吏不可不用士人今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僱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使下戶實難不令罷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僱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願遣官分行天下博盡眾議於是條議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即用舊定分數爲役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毋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苦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判寺鄧綰曾布言畿內鄉戶分爲五等歲以夏秋輸錢鄉戶自四等

坊郭自六等已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
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
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已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
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
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閣他縣倣此募法三
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
年或二年乃更法具先下開封凡罷衙前八百三十三人畿
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
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
凡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僱直既已
用足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開謂之免役實贖錢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
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

六典通考卷六十七

六

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覲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御史中丞
楊繪言覲等科配民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
安民心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勅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
著之籍如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
降仍嚴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
如期役之與免輸錢監察御史劉摯陳新法十害其要曰舊
法上戶役數而重下戶役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
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有
定數是賦稅有時減闕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用鄉戶有
常產則自重今招募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庾場務綱運
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眾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

胥吏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為騷擾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為長名者聽卻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僱直則詳究條目行之御史中丞劉繪言民田有一家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較三頃以三十倍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官戶除者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僱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僱人盜賊難止四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九

也專典僱人失陷官物五也乞先防此五害然後著為定制同判司農寺曾布摭繪摯所言條奏辨詰之其略曰畿內上等戶盡罷衙前之役其費十減四五中等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助之其費十減六七下等戶盡除前日冗役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減費少下戶減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臣所未論也舊敕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今品量增減亦未為非況民戶未有便皆與釐正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以謂欲多斂僱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上等戶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論也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

類舊法皆許僱人唯耆老壯丁但輸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以為衙前僱人則失陷官物耆長僱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人應募則焚燒倉廩或守把城門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論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言者謂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用它物準直則又退揀乞索且為民害此臣所未論也今役錢稍有餘羨乃以為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專以興田利墾吏祿言者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論也兩浙戶百四十餘萬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緡錢亦十六萬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無幾言者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農欲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十

以出贖為功此臣所未論也於是遣察訪使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為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為奏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萬有奇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責瑜約而擢侁為副使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知長葛縣樂京稱助役法不可久行常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趙京詔州縣用常平法不差鄉戶衙前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給散休息添給吏人餐錢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其僱直多少役使輕重命監司詳具來上永興秦鳳民貧役重詔提



舉司省冗役次第蠲減畱二分寬贖爲水旱開放之備七年
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運之類
皆取以供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准一年僱
役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
買田始足募一縣之役費多難贖乃欲改法時免役出錢或
未均參知政事呂惠卿請行手實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
民各以田畝多少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息立等凡
屬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
以三分之一充賞縣以其價高下分爲五等既見一縣之民
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詔從其請司
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三

甲迭爲甲頭督輸賦稅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路皆言甲頭
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
並罷八年罷給田募役法官戶輸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無
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
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從多處併之又罷手實法九年
以荆湖兩路役錢太重一歲寬贖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
自今寬贖役錢及買撲坊場錢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
司農餘物籍之常平司者常畱一半侍御史周尹言聞州縣
希提舉司風旨廣敷民錢省役額損僱直而民間輸數如舊
寬贖數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
廷設法聚斂不無疑怨乞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

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贖止畱二分是歲諸路上司農

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正兩

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正兩

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

八兩貫石正應在銀錢斛疋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

石疋兩見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疋兩

之徵免役錢非專爲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官府之需用吏

胥之糜給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

嘗支給是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十年知彭州呂陶奏自

施行役法臣本州四縣有寬贖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

又須科納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之天

下約有六七百萬貫寬贖在官歲歲如此貨法不通商農受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三

其弊乞特免數年不報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
浙西多用物力至是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准東路估定
物產如實直以均敷取初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
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
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
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戶口二十萬而民出役錢十九
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
身丁今既未能蠲除又益以役錢甚可閔也至廣東西監司
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諸
路身丁田米可少寬詔吏月給錢遞減二千歲減役錢一千
二百餘緡二年司農寺丞吳雍言議定浙淮役書減冗占千



三百餘人裁省緡錢近二十九萬會定歲用寬贖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類乞先自近京三兩路修定下之諸路從之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千九百七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帝知民苦差役而衙役尤甚特勅免法雖均敷僱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解前日困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僱直為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聚斂小人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止至是僱役不加多而歲入增廣則其弊已見矣

六典通考 卷六十七

三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征役

哲宗即位門下侍郎司馬光言鄉戶衙前多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為上下侵欺乞取致欠折備償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鄉者役人皆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一槩輸錢是賦斂愈重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僱役之外多取羨餘或一縣至數貫又青苗免役賦斂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多責見錢豐歲追限尚失半價若值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至殺牛賣肉伐桑鬻薪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為宜悉罷免役錢諸色役人如舊制定差見僱役人皆罷遣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戶每經重難以優場務酬獎見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為率存三年之蓄有餘則歸轉運司於是詔修定役書凡役錢額及額外寬贖二分已下許著為準餘並除之若寬贖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詔者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今天下坊場官收賣歲計緡錢數百萬可足衙前僱募支酬之直外惟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耆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監察御史王巖叟請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如一色中應大役

昔百家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
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行役法寬贖錢不得過二分有司奉
行過當行之十六七年積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行給田
募役法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
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
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
大指謂官市民田不當價民受田非承業則又
將轉而他之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司馬光復奏
免役之害有五上戶舊充役有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
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不充役今例始出錢舊日所差皆
土著今皆浮浪之人應募無願籍受賦侵陷官物又農民出
錢難於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
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贖此五害也莫若盡罷免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二

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照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
簿定差其人不願供役許擇僱代有逋逃失陷僱者任之惟
衙前一役有因而破產者此始作助役法自後優假禁止陪
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不聞更有破產之人今衙前仍
行差法若矜其力難獨任乞如舊法于官戶寺觀單丁女戶
有屋產月收俸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
者並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爲準尙慮四方不能齊
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於是詔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
事中范純仁等詳定以聞王覲又言近制改募爲差用舊法
人數爲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裁減則舊數不可復用請
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既復知開封府蔡京五日內盡用開

封祥符兩縣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軾
言開封府亟用舊額盡差如擅子之類近例率用贖員今悉
改差民戶故爲煩擾乞正其罪轍又言差役應議有五一日
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衙前之
患然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許人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
京給者向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僱衙前自可足辦而他
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僱
然行之十餘年投僱者亦無大敗闕今略天下坊場錢歲可
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尙有
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歲供不過
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三

差鄉戶坊場元無明降處分若仍用以酬獎卽召募部綱以
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卽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
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令與鄉戶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
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
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僱衙前及召募非
泛綱運外卻令椿備募僱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在役
人數定差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
新法官吏皆請僱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僱法
其五州縣胥吏量支僱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
錢爲用不足方差鄉戶鄉戶所出僱錢不得過官僱本數詔
看詳所擇其要者奏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

坊場河渡錢僱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唯該募者
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助役法改僱募為招募凡熙豐營立法
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公家之費
者謂之悉申行之者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
前支酬重難及應緣事之用如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
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衙前招募足額上等
戶有虛開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
令別僱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
平司已罷凡役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差役必不均平莫若裁
量新舊著為條約如稅錢一貫為第一等本等中合差一役
稅錢兩倍者差二役又倍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
聽僱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序
休役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甲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四

可閑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閑一年以其田土頃畝為等其餘
同等多少不侔者併做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以戶稅為差
熙寧初別定坊郭戶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
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
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參就虛實別行排定轍又言僱
募衙前改為招募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
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
前多僱長名今坊場官既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並是
鄉戶雖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差無異上戶既
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矣詔舊輸免役錢
者減五分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阜送餐錢用坊場

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取六色錢助用坊場當役戶坊郭戶官
六色 又詔不願任役許募嘗為弓手而有勞効者僱直毋踰
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蓋鄉人在
役不獨有家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為耳目有
捕輒獲如五路弓手熙寧以前最號強勁近日復差不聞有
不樂而願出錢顧人唯川蜀江浙等路上等戶皆習於驕脆
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必差正身餘路即用新勅釐為
三色舊有戶等已嘗受差者曾有戰鬪勞効畱應者願僱人
代已者立此三色所冀新舊相兼漸習禦捕監察御史上官
均言役重莫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既足
所差不及上戶上戶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五

為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然則所當補恤
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補除相均
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差人為代此法最便殿中侍
御史呂陶議增減役年戶多之鄉以二十年戶少九年而應
差之戶通輸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參之戶等戶稅多者占役
日多少者以率減則均適無頗矣雖以等周差皆許募人為
代如此則四等少差而五等差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
場錢支酬重難此法為允是時議役法者皆下詳定所久不
能決乃用文彥博言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諫議大夫鮮
于侁言開封多官戶祥符闔鄉止一戶應差請裁其濫凡保
甲之受班行者如進納人例須升朝方免色役舊法戶賦免

役錢及三百緡者令輸如舊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千以上令如六色戶輸錢助役以其錢廣僱使番休優久凡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州役尚不及兩番則申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戶衙前受役當休無代即如募法給僱直若願就募者元祐二年翰林學士蘇軾言免本戶身役不願者募代之

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日顧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況農民在官官吏百端蠶食比之僱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扑拙胥吏又轉僱慣習之人尤爲患苦詔郡縣各具差役利害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中丞李常請復僱募懷姦害政差法廢久版籍不明寬鄉戶多者僅得更休狹鄉戶窄者頻年在役上戶昔有歲輸百千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僱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四千中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六

下戶歲輸錢不過二三千今所僱承符散從之類不下三千則今法徒優便上戶而三等四等戶困苦日甚知杭州蘇軾亦言改行差法上戶之害去獨三等入戶方僱役時歲出錢不過三四千今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僱役以代中戶頗除一害以全二利今唯狹鄉戶少役者替閑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僱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即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僱募此外

悉用差法如休役不及三年即以助役錢支募此法尤爲未通自元豐前天下衙前豈嘗抑勒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當時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既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不若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役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尙許一戶歇役不及三年則令僱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有餘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有餘贖數卻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敷役錢此乃空言無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役而預爲椿料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吏緣爲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七

於僱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今後六色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用以贏餘而通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僱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弊僱人稍廣中戶漸蘇是時論役法未便者甚眾馬端臨曰取民間六色之役之用而盡錫衙前以下諸役仍復照舊之法也以坊場充僱僱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照舊之法也以坊場充僱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所請僱役者不特衙前而已六色錢雖曰罷徵然自三等已上並減五分則所謂僱役之錢未嘗盡除也熙寧差法明立願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尙且指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復重配差况元祐差法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類積所謂所在役錢寬廢一二年必未至闕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僱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六年詔凡投募人免其戶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

戶悉用投名人代之願長投募者聽又詔諸州衙前許量支
僱直費錢慮費廣難支轉運提刑司隨土俗參酌立定優重
分數不得過舊法元數諸州歲計助役錢畱一分外以僱直
對計或闕或贖提刑司通一路移用應差諸縣手力合一鄉
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許用助役錢僱募既終一役別有閑
及三年者復行差法諸州縣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戶物力
高下分五等排定遇差役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竄先後
八年詔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已下戶除之三等
已上戶令量納役錢十分輸三服除日仍舊在戶錢紹聖元
年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尙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
減去寬贖錢百姓何不便耶右司諫朱勗言輸錢免役有過
數多數者用錢僱役有立直太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八

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
必給僱者苟詳為裁省則人情無有不便
豐制鄉差役人應募者可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
封椿錢以為僱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寬贖錢不過一
分復置提舉官又詔用舊法取量添酒錢贏數給唯法司吏
費錢不足則抵當息錢亦許貼用凡因差在役者悉罷遣之
錢額取三年僱直實支而酌一年中數為歲額所取寬餘不
得過通額十分之一戶部議諸路舊立出等高強戶應出免
役錢十千以上每累及百千悉與減免三分凡匿寄財產假
借戶貫冒名官戶避免科配者各以違制論元豐令在籍宗
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親得免役皇太妃宜亦如之九月
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

丁元豐本制一都役者十人副正外八保各差一大長今輪
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都保所僱承帖
人必選家於本保者而僱直皆從官給一年一替承帖僱直
有舊數保正之直既者長保長之直既戶長壯丁元不敷僱
直承帖僱錢許以舊寬贖錢通融支募如土俗不願就保正
長僱役者許募本土有產稅戶使為耆長壯丁以代之若保
正不願就僱而輒差顧者從徒二年坐罪三年詔諸縣無得
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
承帖為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
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是歲為常平免役救頒之天下元符
二年詔河北東西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僱實數上之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九

朝廷未得輒差其河防并溝河歲用十六萬八千餘夫聽人
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
斗子所由庫平揀拾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僱直他路須
詳度施行詔從之知延安府范純粹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
事發即逃乞輸差上等鄉戶供衙役議格不行崇寧元年尚
書省言前令大保長催稅不給僱直是為差役非免役也詔
如舊法均給承與軍路州縣官乞復行差役湖南江西提舉
司乞減吏胥僱直罷給役人錢皆害法意應改從其舊二年
臣僚言常平歲取二分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贖錢歲收一
分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贖
及三科取旨蠲免而知鄧州呂仲甫前為戶部侍郎輒以狀

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黜仲甫大觀初舊胥盡罷而姦猾匿
身州縣舞法擾民其後不許上三等入戶投充弓手所募皆
浮浪盜賊公行至是復詔依元豐舊法政和元年臣僚言元
豐中鞏州歲敷役錢四百千今至緡錢近三萬又元豐八年
命留寬贖錢毋得過二分紹聖再加裁定許存留一分改名
準備錢而嚴立禁約過數者以違制論今乞飭提舉常平官
嚴究鞏州取贏之因以聞從之宣和元年臣僚言今比戶稱
官州縣募役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外又
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
並不得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本法七年詔州縣昨做
察私鑄令五家爲保坊郭亦差坊正副領受文書由此追呼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陪費或析居逃移以避差使所置坊正副可罷自紹聖復僱
役至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其法參政李固曰常平法本於
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廢之詔官戶役錢勿減半民戶
役錢增二分後復減之官舊給庸錢募戶長及立保甲則椿
庸錢以助給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
不復給臣僚言州縣保正副未嘗肯請僱錢並典吏願錢亦
不曾給乞行拘收戶部看詳州縣典吏僱錢不支給無以責
其廉謹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輪差所請僱錢往往
不行支給合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依經制錢例分別發
付行在從之馬端臨曰當役者豈有不請僱錢之理而不行
支給則州縣之過朝廷當覺察禁治使不失立
法之初意可也今乃拘入經制案建炎四年罷催稅戶長依
名所謂舍日欲之而必爲之辭也熙豐法三十戶差甲頭一名催納既而言者謂甲頭有五不

便一小戶丁小催科不辦二舊每都保正長才四人今甲頭
三十一人破產者必眾三夏耕秋收一都廢農業者六十人
則通一路有萬萬人四甲頭皆耕夫不能與形勢豪戶爭立
所差既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錢不復給
自紹興以來行推割推排之制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纖
微皆得而籍之吏視賂多寡爲物力低昂於是又爲限制除
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豬羊雜色估計
其後并耕牛租牛亦免之保正長之立五家相比五五爲保
十大保爲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
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庸或爲之
均并不一也葉適曰保副正長者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
患蓋昔者保五其名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勒其下而其法日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
則以催科者長則以追胥而皆有其後難用度日關者戶長
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難用度日關者戶長
錢官未嘗盡支而爲者戶長亦不願請故取其名起發上
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
流水鼠尾白脚歇贊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
以爭之今天下之新訟大而難決者無甚於此役也蓋朝廷
保正副之役未嘗有定法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不可齊也
而近世庸人之論不過仇疾官戶誅挾詭產其說有自宰執
而與編戶齊役者矣而詭產徧天下弊安可絕今復以耆戶
長保錢還州縣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
則差役之害大半去矣使一都之內有材力可以服眾智勇
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爲保正若副而除其一戶二戶則
稅之半則人欲爭爲之而不可得豈復以差役爲患哉戶則
以物力高下爲役次久近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
半陰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頃三品三十
五品二十頃四品十五頃五品十頃六品五頃七品三頃
八品二頃九品一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前無官因
伯叔或兄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
弟封贈者

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捕盜
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爲官戶身亡子孫並同
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
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爲女戶女適人以
匱錢置產仍以夫爲戶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爲
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凡
募人充役並募土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爲公人者不許募
既有募人官不復追正身募人憑藉官勢姦害善人斷罪外
坐募之者高宗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便破家是以講
究役法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尤甚官戶既有
限田往往假名寄產不若一切不拘限法止選物力高強官

大典通考 卷六十八

主

戶與民戶通差則役戶頓增下戶無偏差之害詔依五年處
州松陽縣倡爲義役眾出田穀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
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不願者行差役上然之朱
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役
善矣其間下戶田一二畝者亦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
上戶田多卻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出田將來卻
不免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是困貧民以資上戶一未善也
如逐都立役首管收田租其出納先後未免有不公之弊將
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訟二未善也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多
不公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未免爭訟三未
善也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

而丁戶陪費四未善也蓋始倡義役者唯恐議之未詳慮之
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
材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
以虐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
僱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矣葉適義役跋曰保正
稅今州以利相驅河繫鞭撻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
醜錢給費逆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
義甚矣余嘗問爲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必百餘千不
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寇讎
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爲職當潔身取吏除民疾苦且
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
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會最督促而
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
且此錢既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致取誰則有此余欲
以其言爲安然余行江淮聞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爲此言
矣清熙五年臣僚奏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

大典通考 卷六十八

注

寡爲殿最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則
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中吏部尙書許及之撰役法撮要
左丞相京鏗上之
馬端臨曰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
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
所謂歲不過三日者此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
王荆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
庶人在官者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
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後租調與庸兩稅
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取庸錢不知唐之所謂庸
乃徵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亦習聞當時差役

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爲比也若其所以必行僱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嘗任僱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弄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間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僱役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僱役戶戶徵錢至有不願輸錢而願執役者蓋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饕成俗爲吏者以狐兔視其民睥睨朵頤唯恐墮筭之不早爲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虞懷璧之爲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四

役戶之貧富爲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爲謀矣金制有物力爲課役戶坊正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富民均出僱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章宗欲罷坊里正復以主首遠入城應代妨民出物力錢見賦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敘使品官之家免雜役驗物力當輸者出僱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吏出職帶官敘當

身者雜班敘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士醫學士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天會十年以遼人士庶之族賦役不一命有司悉均之大定中令徭役均科強戶不得抑配貧民又詔河南陝西山東京以東及北邊州郡調發甚多而省部又與他州一例征收賦役是重擾也可依例蠲除之二十年右丞相克寧等言女直人除猛安謀克僕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日止驗業產差科爲便左丞通右丞道等言括其奴婢之數則貧富自見上曰一謀克內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平均正隆興兵時朕奴婢萬數孳畜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五

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往年散置契丹戶安禮極言恐擾動朕決行之果得安業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拘括推排之前時近官路百姓以牛車充遞運者復於他處未就役之家徵錢償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計所役免租稅以鋪馬錢爲便其預計實數以聞有司止計數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折粟八萬六千餘石上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內居者充役二十七年羣臣奏定物力之數上曰物力之數是定差役之法大數不在多寡朕恐實有營運富家當出者反分與貧者爾泰和五年詔有司嘗所行幸三次被科之民

命免半年租稅七年赦中物力戶有役多逃避有司令以次
戶代之事畢則復業致大損不逃之戶宰臣奏舊制太輕乃
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百日內自
首免罪如實銷乏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貞祐
三年御史田迴秀言今軍國所需費之河南有司徵調太急
促其期限痛其極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
於他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科徵必
先期告之不急者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詔行之與定三
年令逃戶復業者苦役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擅科
者以違制論

元科差之名二曰絲料曰包銀各驗其戶上下而科焉絲料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六

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二戶絲一斤隨路絲線顏色輸於
官五戶絲一斤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定於憲宗初
漢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四兩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中
統元年定戶籍科差條例有元管戶交參戶漏籍戶協濟戶
諸戶中有絲銀全科戶減半科戶止納絲戶止納鈔戶外又
有攤絲戶諸伊蘇岱爾所管納絲戶復業戶漸成丁戶元管
戶絲銀全科係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
兩全科係官五戶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
錢包銀數與係官戶同減半科戶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戶
絲三兩二錢包銀二兩止納係官絲十斤十斤者每戶一
斤十斤十四斤者每戶一斤六兩四錢止納係官五戶絲戶

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戶絲六兩四錢交參戶每戶輸係官
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漏籍戶每戶輸係官數與交參絲
銀戶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
至四兩併科絲料協濟戶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
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數同上攤絲戶每戶科攤絲四
斤諸伊蘇岱爾所管戶每戶科細絲數與攤絲同復業戶漸
成丁戶初年免科二年減半三年全科與舊戶等又有俸鈔
之科亦以戶高下為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以全
科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被災地聽輸他物以時估為
則凡儒士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定科差期絲料限八
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三年命絲料無過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七

七月包銀無過九月至元二十八年以新格定科差法諸差
稅司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諸夫役先富強後貧弱貧
富均者先多丁後少丁大德六年命止輸絲戶科中統鈔一
兩包銀戶科二錢五分攤絲戶科絲五斤八兩絲料限八月
銀鈔限九月布限十月至元二年絲九十八萬六千九百一
十四錠布八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疋天麻元包銀差發鈔九
百八十九錠賦一百一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索絲一百九
萬八千八百四十三斤絹三十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疋
七萬二千五百斤布二十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三疋
明洪武元年定役法田一頃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他田
足之名曰均工夫編為圖冊歲農隙赴京供役三十日遣歸
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夫田戶出米一石資其用非佃人而
計畝出夫者畝資米二升五合迨造黃冊成以一百十戶為

里里分十甲戶上中下三等五歲均役十歲一更造歲諸色雜日應役者編第均之銀力日均徭他雜役日雜泛凡祇應禁子弓兵悉僉市民毋役糧戶額外科役者罪其後法稍弛編徭以戶爲斷放大戶而句單小於是議者言均徭之法按冊籍丁糧以資產爲宗覈人戶上下以蓄藏得實稽冊籍則富商大賈免役而土著困覈人戶則官吏里胥輕重其手而小民益窮蹙二者交病然專論丁糧庶幾古人租庸調之意乃令以舊編力差銀差當丁糧之數難易輕重酌其中役以應差里甲除當復者論丁糧多少編次先後曰鼠尾冊按而徵之市民商賈家殷足而無田產者聽自占以佐銀差夏時耕行於江西他省倣行之役以稍平其後諸上供者官爲支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六

解而官府公私所須復給所輸銀於坊里長責其營辦給不能一二供者或什百甚至無所計給唯計直年里甲祇應夫馬飲食而里甲病矣凡均徭解戶上供爲京縣主納皆中官他胥苛索之明初令天下貢土所有常額所須用編之里甲出銀以市願其目冗碎姦黠者緣爲利又大工營繕祠宮祝釐資用繁溢賣官鬻獄民俗競於侈泰至中葉倭寇交訌仍歲河決國用耗殫於是里甲均徭浮於歲額矣凡役民自里糧長解戶馬船頭館夫祇候弓兵阜隸門禁廚斗爲常役後又有新薪撞柴修河修倉運料接遞站鋪廡淺夫之類因事編僉不嘉靖間行一條鞭之法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州一縣州縣總於府府總於布政司布政司通計一省丁糧均派徭役於是均徭里甲與兩稅爲一丁糧輸於

官官爲僉募以充一歲之役小民無得擾而事亦易集然糧長里長名罷而實存諸役卒復僉農氓法行十餘年規制頓紊天啟時御史李應昇疏陳十害其三條切言馬河夫役糧里修辦白役擾民之弊崇禎三年河南巡撫范景文言民所患苦莫如差役錢糧有收戶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僉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究之所僉非真大戶中人之產輒爲之傾自變爲條鞭以境內之役均於境內之糧宜少蘇矣乃民間仍歲奔走罄資津貼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給事中劉懋復奏裁驛夫征調往來仍責編戶驛夫無所得食至相率從流賊爲亂云凡戶籍有三曰軍戶匠戶宦戶皆永充軍戶死若逃者於原句補匠戶二日輪班曰住坐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九

班者輪罰班銀月六錢故謂之輪班監局中官多占匠役又括充幼匠動以千計死若逃者句補如軍宦戶有上中下三等每一正丁貼以餘丁上中戶丁力多或貼二三丁下戶槩與優免他如陵戶園戶海戶廟戶廡夫庫役事甚微不足詳也明初營建兩京宮廟採木陶甃工匠造作以萬萬計所在築城濬陂百役具舉迄於洪宣邱壇倉庾猶未訖工弘治時大學士劉吉言近年工役俱摘發京營軍士內外軍官禁不得估工用大小多寡木用五千人奏請至一二萬無所稽覈禮部尚書倪岳言諸役費動以數十萬計水旱相仍乞少停止南京禮部尚書童軒復陳力役之苦吏部尚書林瀚亦言兩畿頃年凶灾困於百役窮愁怨歎山陝供億軍興雲南廣

東西徵發剝叛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興造王邸財力不
贍浙江福建辦物料視舊日增庫藏空匱不可不為之慮帝
納其言然不能盡從也武宗時乾清宮工役尤大改作太素
殿用銀二千萬餘兩役工匠三千餘人歲支工食米萬三千
餘石權幸閹宦壯園祠募香火寺觀工部皆竊官銀以媚之
給事中張原言匠夫養父母妻子尺籍之兵禦外侮京營之
軍衛王室今奈何令民無所賴兵不麗伍利歸私門怨叢公
室乎疏入謫貴州新添驛丞世宗營建最繁其初經費已六
七百萬後增十數倍齋宮祕殿並時而興工場二三十處役
匠數萬人軍稱之歲費二三百萬料直百餘萬車脚僱運三
四十萬承天工役十餘處費亦數百萬經費不敷乃令臣民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三

獻助獻助不已復行開納勞民耗財視武宗過之萬厯以後
營建織造溢經制數倍加以征調開採民不得少休迫闖人
亂政建第營墳借越亡等功德私祠徧於天下蓋二百餘年
民力殫殘久矣其以職役優免者少者一二丁多者十六丁
萬厯時免田有至二三千者初太祖起窮巷憤貧富不均立
法多有貧抑富又懲元末強豪侮貧弱故命戶部籍浙江等
尤布政司應天十八府州富民萬四千三百餘戶以次召見
名為量才選用實務抑損之選富民實京師謂之富戶成祖
時選天下殷實大戶充北京富戶附順天籍優免差役五年
自後富戶事故輒選其本籍殷實戶僉補以為常其附籍京
師仍應原籍徭役供給日久窮乏逃竄宣德間定制逃者發

口外充軍官司鄰里隱匿者俱治罪於是有司句攝官吏誅
索無聊生矣至成化時天下解補戶至京以例不僉補放歸
多乞食頭斃於路者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戶每戶徵銀
三兩與宛大廂長當差正德時南京富戶銀編人均徭人戶
嘉靖中減為二兩

論曰三代之世以賤承貴以上使下順天之時而不盡
人之力是以民皆鼓舞樂趨而不知役之為病太王之
立泉應文王之築靈臺是也及後王德薄揚水漸車之
詩作重以列侯汰侈土木臺榭罷勞不休謗怨叢起故
董仲舒以為秦之戍役三十倍於古則其時之民不堪
命可知矣漢始制口賦後魏始有庸錢至唐兩稅法行

六典通考 卷六十八

三

併租庸調而為一於是丁無論繁寡以產之高下為程
戶無問主客以財之豐嗇為限行之千有數百年至今
莫能易也宋役法凡三變差役變而為僱僱役變而為
義義役復轉而為願馬端臨以為義優於僱僱優於差
非篤論也司馬光當治平之朝極言衙前破產之害及
後相哲宗以王安石之故欲革熙寧舊政而仍復差役
之法舉朝多不便之者獨知開封府蔡京首如敕行之
於是光以京為能而蘇軾兄弟坐議不合抵牾終身故
宋之君子名為奉公持大體實則各任其意見之私而
已矣雖光之賢猶不免乎此其他則又何說僱役之錢
出自免役之家而又多責其數以為寬贖名曰備水旱

欠閭之用而有司未嘗輕出與人也陽以待灾歉之需
陰以供乾沒之資其櫻之也如盜賊其噬之也如虎狼
甚者催逋未畢責役如故民雖欲免一日之倒懸安可
得哉義役之初一二豪民相與感發而爲之朱子窮究
其未弊有四未善之說蓋人情之患莫患乎借公以濟
其私久遂援私以撓其公夫出田以助官家之役不可
謂非公之大者然而人之賢否不齊俗之誠偽亦異或
專握利權侵欺閭里而比戶有不得安其業者斯事勢
之流極使然吾朱子所爲憂歎也金之推排不如元之
科斂立制簡易而未有損於民至明三百年仲貧弱
抑富強其初本以矯元之弊政而已及其久也貪官墨

六典通考卷六十八

圭

吏緣以誅索逃徙之家僮仆道路如是者所在多有訖
於明亡而後止夫矯枉所以爲正也矯枉而過乎正則
其枉又有甚焉故立法一偏其流爲無窮之利害有國
者可無慎哉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

湖西閣鎮珩輯

教典考

國學之教 天子視學 太子齒學

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自黃帝以來有成均舜有虞
庠又使契爲司徒主教典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
敷五教在寬又曰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方是時自天子至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下通庶人莫不待教而成其不率則有刑所謂
扑作教刑是也記曰米廩有虞氏之庠序夏后氏之序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

十一

瞽宗殷學也頓宮周學也 庠之言詳考禮詳事也魯謂
之委焉序次王事也瞽宗樂師瞽瞍之所宗也又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
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
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養庶老於虞庠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
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
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在西郊考四代之制或尙左
或尙右或貴在東或貴在西惟周則辟雍最中而其南
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庠西爲瞽宗明堂位所云天
子四學是也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
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樂語者就成均辟雍唯

天子承師問道食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則就焉禮曰
 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
 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
 學尚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
 是也然辟雍非其所學之宮故云四學易傳太初篇曰
 太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
 子之所自學也其小學則在西郊謂之虞庠自周室衰
 明王不作禮樂廢壞其後二百餘年孔子以布衣修訂
 六經為萬世法身歿以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
 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
 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

大典通考卷六十九

二

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
 倫為王者師及秦滅學焚詩書坑儒生六藝由此缺焉
 故陳涉之起諸搢紳先生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以
 秦焚其業而積怨發憤於陳王也漢興復遵夫子之業
 而潤色之六經燦然列在學宮至於今莫能廢蓋天佑
 下民作君作師由周公以前教立於君而下莫不化焉
 由孔子以後教專於師而上以為宗焉作教典考以國
 學鄉學養老奠菜及小學書數類附之而終以歷代鄉
 國之教董生有言天不變道亦不變教者修道之謂也
 苟非悖亂如暴秦者其孰得而變之哉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

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至德中和之德覆特載
 含容者也敏德仁義順時
 者也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生者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
 師氏教之而太子亦齒焉學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朱子曰
 至德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
 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
 蓄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者尊
 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
 固而自以真知彼之逆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日視朝於路寢門
 外畫虎焉以明猛勇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掌國中失之事
 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掌國中失之事
 以教國子弟教之者使讓舊事也中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保氏養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
 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

大典通考卷六十九

三

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養國子以道者以
 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六樂雲門大咸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
 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祭祀之容齊皇
 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翼翼朝喪紀之容皇
 皇軍旅之容翼翼翼翼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子弟成均之法
 者謂之子弟當學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
 於瞽宗道有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典樂以樂德教
 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與善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曰導
 節之日誦發端以樂舞於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
 日吉答述日語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少年
 大濩大武制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少年

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

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按此

籍以春入學舍采合舞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

也先師秋頒學合聲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為小胥掌學

士之徵令而比之鱗其不敬者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巡舞

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撻也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飲籥

有持羽吹籥者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

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倅

倅之未仕者學大學也射射宮也王太子王子羣王制樂

正崇四術立四教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尚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四

之於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順此四術而教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者事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

相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

皆造焉王太子王子羣后及諸侯凡入學以齒皆以長幼受將出

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

告於王出學謂九年大成而出也此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

也官屬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亦謂

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而簡則雖三

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輕者鱗撻重者屏斥而已若夫

萬民之不服教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文王世子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干盾也戈戟也

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

師丞贊之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胥鼓南南南夷之

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謂謂歌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五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學以三者之

樂書王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亦預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子而國之學

士亦及焉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尚道不尚事尚德

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

而以籥師丞贊之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凡祭祀

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兩胥所用不

過六代之樂象籥南籥而已非鄭康成所謂南夷之樂也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旄人教舞夷樂則教夷樂非大胥小

胥之職也周之化自北而南象籥所奏亦不過是或言朱

干玉戚執而舞武樂矣又曰有羽焉左籥右翟執而舞文樂矣又曰有干焉則授舞者其何能執是不然蓋武舞干之上覆以羽文舞羽之下載以干周官羽舞無籥象文德之小者以為儀干舞無戚象舞事之小者以為扞小曰羽舞而大舞謂之籥小曰干舞而大舞謂之萬鄭元孫毓孔穎達等以為萬舞唯干無羽籥舞唯羽無干是不知先王文必有武備武必有文輔之意也干戚大舞也故教之以大樂正干舞小舞也故教之以小樂正戈舞又其小者故籥師教之然所謂戈舞者自為一舞周官有干舞又有兵舞兵舞即戈舞也先儒以兵舞合為干舞誤矣五兵一曰戈兵始於戈故戈舞謂之兵舞兵有戈盾非兵則戈可以

大典通考 卷六十九 六

謂之兵舞而兵舞不得謂之干舞司兵及司戈盾皆云祭祀授舞者兵司干云祭祀舞者既陳而授舞者先儒以為羽籥之屬司干所授朱干玉戚之屬司兵所授若干則司戈盾授之穎達疏云司干授舞者器授干與羽籥也司戈盾授舞者兵謂戈而已其干則司干授之夫司干授干而小樂正教之司戈授戈而籥司教之則干自干舞戈自戈舞可知矣樂語有六誦居一樂音有八弦居一誦則詩頌人聲也弦則琴瑟樂聲也鼓鼙北方革音其聲謹主陽生琴瑟南方絲音其聲哀主陰生夏弦之義有見於此般人尚聲名學以瞽宗是瞽宗主以樂教眾瞽之所宗也大司樂死以為樂祖而祭於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

學也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論說深其義之淺深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三席則得指也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終則負牆卻就後列事未盡不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劉芳曰蔡氏勸學篇曰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問語不敬也陳六典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秦蕙田曰虎門之左貴游子弟人數少故師氏得教之至於大學則地距王宮稍遠而國子俊造咸在人數多故特設大司樂使教而仍令師氏兼焉謂之大司成者總其大成耳非如樂正之朝夕授業也王氏以大司成即大司樂誤矣禮書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鄭氏釋王制辟雍也離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毛氏釋辟雍詩謂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雍孔穎達曰禮注解其義詩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以習射事曰

大典通考 卷六十九 七

序以糾德行曰膠以樂祖在曰瞽宗以居右曰右學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乎書立乎禮成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由小學之書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矣秦蕙田曰周有五學如禮書說止有誤以上庠為虞庠耳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 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朱子曰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水旋邱如璧泮宮諸侯鄉射之宮其水半之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曰以雝為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則所謂澤宮也古

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學蓋有以射為主者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遂以辟靡爲樂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得名歟樂以學得名歟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記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詩大雅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植者曰虞橫者曰柗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邱如壁日辟靡以於論鼓鐘於樂辟靡節觀者鼓逢逢矇矇奏公逢逢和子而無見日矇無眸子日矇公事也箋凡聲使瞽矇爲之張子曰辟靡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八

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爲天子之學矣 周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白虎通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圓者使欲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何楷曰說文天子鄉飲之地即辟靡也四方有水曰邑漢書通作雍三輔黃圖云周文王辟靡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亦曰璧靡如璧之圓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禮統云內如覆外如偃盤孔云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如璧然陳祥道云辟

靡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圓而函方陰陽之義也漢明帝視辟靡人圓橋門而觀周制宜亦然也白虎通謂辟之言積雍之言壅韓詩說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而言辟靡者取其靡和也禮記注疏謂辟明也樂書辟者法之所自出本之以爲禮靡者和之所自生本之以爲樂辟君也靡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靡義亦若此皆以己意穿鑿附會故詳闢之鄭云辟靡三靈皆同處在郊頌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先儒謂辟靡在西郊故曰西雝也韓詩說謂辟靡在南方七里之內此不足信孫鑣云東漢左辟靡右靈臺正是法周蓋二地相近

天子小學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九

蔡邕明堂論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 祭義疏天子設四學以有虞庠爲小學皇氏以爲四郊皆有虞庠 周禮詳說世子篇曰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郊人云者郊之小學所謂養老於虞庠是矣 五禮通考天子小學有二其一爲門闈之學師氏保氏掌之所以教太子而國之貴游子弟亦學焉其一爲郊外之學王制所謂虞庠在國之西郊先儒又謂四郊皆有小學後世既立國子學又立四門學蓋取於此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盧辨注云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蔡邕明堂論亦云周官有門闈之學而鄭氏注周禮不之及焉亦疏矣

王制疏云劉氏以為周之小學為辟雍在郊文王世子疏云東序太學也未升太學之時則在殷之瞽宗又曰周之小學為虞庠也按殷之太學在郊文王殷諸侯也故建辟雍於郊至武王建辟雍於國中遂為天子之學而虞之上庠殷之瞽宗皆在國為太學下庠在郊為小學疏以下庠當上庠又以瞽宗辟雍為郊外小學誤矣

天子視學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所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大昕早昧爽擊鼓以召眾警猶起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者所以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十

助陽達物風化 天下也其禮亡 既祭乃視學考校以 游暇學者之志意 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禘大祭也 天子諸侯

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大樂正以告於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陳祥道曰天子視學四養老 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訓教 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 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

禮書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即祀先賢於西學祭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也然則商右學周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東序周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其上者耳

大戴禮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成王年十五亦入諸學親 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 言之四學者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春氣溫養故上 親夏物盛小大殊故上齒秋物成實故貴德冬時物藏於地 唯象於天半見 也故上爵也 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端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也則法 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緝於下矣

後漢建武五年冬十月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和榮傳建武十九年拜榮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諸 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詞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建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十一

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通天冠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摘句二人錄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且皇帝服通天冠元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還宮

唐禮皇帝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尚舍設大次於學堂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東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

西向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西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面北上其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南東面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于執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出宮前出宮三日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儀駕將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三

至祭酒率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學生青衿服駕至大次門外降入如常視學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率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引文武三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儀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諸衛率庶子等量人從入立於皇太子東南西向北上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羣官坐者各升坐訖其公服者脫履於階下及降納皆如常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侍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座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敕賜會則侍中前承制降詣堂下宣敕及太官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羣官以下會訖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青衿服車駕還宮初駕出國子祭酒率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三

宋徽宗幸太學遂幸辟雍所司預設次於敦化堂後皇帝降輦入次簾垂更衣禮直官通事舍人引講官與侍立官入就堂下皆繫鞵講書執經學生各立堂下東西向皇帝升座閣

如常儀特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司業高闕講易之秦遂幸
養正持志二齋賜閱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舉賜帛
有差南渡典儀云車駕幸學先期二日諸齋生員出學外齋
門竝用黃封學官預詣御課用黃羅裝背大冊面簽云大學
某齋生臣姓某供以大黃羅襖護之置各齋前備駕至點索
崇化堂後聖駕歇泊之所皆設御屏黃羅幃設供御物等勅
入禁衛號止於崇化堂天井謂之隔門除司業祭酒外餘學
官前廊長諭竝帶黃號於隔門外席地坐賜酒食駕至大成
殿降輦有旨免鳴鞭以昭至敬閣門太常禮直官前導入御
幄上出幄升殿詣文宣王前三上香跪受爵三奠酌兩拜在
位皆兩拜降階歸幄上乘輦鳴鞭入崇化堂降輦入幄更衣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

四

禮官國子監官三學官三學生竝分東西立宰臣執政以下
北向立閣門奏班齊上服帽紅上蓋玉束帶絲鞋出崇化堂
坐宰臣以下升堂各兩拜賜坐分東西階內官進書案聽宣
以經授執經官進於案上講筵內承受對展經冊入內官進
牙界講書官進讀經義執經官執牙篋執讀入內官收撤經
書再以講義授講書官講書官指講訖入內官收撤書堂上兩
廊官竝起分行宰臣以下降階講書官當御前躬身致詞北
向立兩拜御藥降階宣答傳旨宣坐賜茶翰林司供御茶訖
宰臣以下竝兩廊官北向各再拜訖出皇帝起易服幘頭上
蓋玉帶絲鞋乘輦鳴鞭出學官諸生迎駕如前駕還宮在學
諸生各有免解恩例餘推恩有差

明前期有司設御幄於大成門東上南向設御坐於彝倫堂
至日學官率諸生迎駕於成賢街左駕入止大成門外上入
御幄禮官奏請具皮弁服次請行禮如常儀導引官導上入
御幄易常服陞輿詣學學官率諸生行禮五拜叩頭東西序
立於堂下三品以上及侍從官以次入堂東西序立贊進祭
酒司業博士助教四人以次升堂舉經案於御前禮部官奏
請授經於講官祭酒跪受賜講官坐就西南隅設几榻賜大
臣翰林儒臣坐皆叩頭序坐於東西諸生圍立以聽講畢祭
酒叩頭退司業博士助教各以次進講畢出堂學官率諸生
出成賢街跪俟駕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恩成化元年
續定前一日國子監灑掃殿室鴻臚寺設經案於堂左設講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

五

於堂西南至日百官免朝詣國子監門外迎駕駕從東長安
門出鹵簿大樂以次前導樂設而不作上至大成門外入御
幄易服訖導引官導上詣大成殿行禮出上入御幄易常服
訖禮官入奏請幸彝倫堂上升輿禮官前導由樞星門出從
太學門入諸生分立堂下東西駕至學官諸生跪俟駕過然
後起百官分列堂外上至彝倫堂升御座學官諸生行五拜
叩頭禮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品以上及翰林學士升堂執
事者各以次序立祭酒司業以次升堂由東西小門入至堂
中執事官舉案於御前禮官奏請授經祭酒以經置講案叩
頭就西南几榻坐講及司業進講畢各退復位餘如舊儀尙
膳監進茶御前上命光祿寺賜各官茶畢各官退列堂門外

叩頭東西序立上起升輿由太學門出升輦鹵簿大樂前導樂作駕出百官常服先詣午門外伺駕鹵簿大樂止於午門外上御奉天門鳴鞭百官行慶賀禮鴻臚寺致詞禮畢駕還宮

太子齒學

祭義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形發於外是故其成也擇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養猶教也言養者漬浸成長之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

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記所云謂天子也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賈誼新書周公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成王幼不能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成王幼不能泄昨周公相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昨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

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為人然後能使人成王不能踐昨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為世子時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

六典通考卷六十九

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大戴禮古者王子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謂虎鬪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曰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大夫士適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王子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則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成者謂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居則習禮文行則鳴佩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賈誼曰昔周公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保安傅傳之德義師輔師導之教訓師主於此三公

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傅少保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宴謂安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
 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
 孝悌傳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
 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習與不正人
 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以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
 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
 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詩以大六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六

進謀士傳民語習其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媿故無大過
可恥媿之事朱子曰
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朱子曰
難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根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
 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 太子有此具也 尚書大傳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公
 卿之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
 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故小師取小學
 之賢者登之大學大師取大學之賢者登之天子
 梁天監九年詔曰皇子從學著自禮經貴游咸在實惟前誥
 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啟天良齒讓自斯以降
 竝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大同
 七年皇太子表其子甯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

齒胃之義疑之侍中尚書令臣敬容尚書僕射臣績等以為
 參點竝事宣尼回路同諮泗水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
 光得一資敬無虧亞貳況於兩公而云不可制曰可
 唐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胃於學謁先聖詔宋璟亞獻蘇頌終
 獻臨享天子思齒胃義乃詔三獻皆用胃子祀先聖如釋奠
 右散騎常侍褚無量講孝經禮記文王世子開元禮皇子束
 脩束帛一筐五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五脰其日平明皇太
 子服青衿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引立學堂東階上西面
 相者引皇太子立於門外之東西面陳束帛壺酒脯案於皇
 太子之西面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引立門西東面曰
 敢請就事皇太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

六典通考 卷六十九

九

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太子無辱將命者出告皇太子
 曰某不敢為儀敢固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皇太子就位
 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
 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篋
 者以篋東面授皇太子皇太子執篋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
 面相者引皇太子執事奉壺酒脩案以從皇太子入門而左
 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脩者立於皇太子西南東面北上皇
 太子跪奠篋再拜博士荅再拜皇太子遂進跪取篋相者引
 皇太子進博士前東面受幣奉壺酒脩案者從奠於博士前
 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皇太子立於階間
 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太子拜訖相者引皇太子出皇太

子釋奠於孔宣父禮畢既入便次改服常服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三館學官並服公服學生仍青衿服餘皆常服掌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各引羣官及學生等次入就位左庶子版築外辦皇太子乘輿出便次若須乘馬臨時聽進止侍衛如常儀至學堂後降輿升自北階即座坐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太傅少傅各就座坐掌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及學生等在位者皆再拜執經不拜左庶子跪奏請令執經等升俛伏興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退降詣西階下立於執經等之前北面宣令曰執經以下並升座應坐者皆再拜執經不拜通事舍人引執經以下升各就座坐其升坐者皆脫履如式訖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執如意者以如

大典通考

卷六十九

三

意授侍講侍講興受進詣論議座北面問所疑執經爲通之訖興退以如意授執者退還本座執如意者以如意次授諸侍講者皆如上儀總訖左庶子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引降復堂下位皇太子降座降自北階入學堂後便次羣官以次出

論曰古者天子之子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自王公卿大夫之子弟下達於庶人則其入學之年較晚然而親師習儀按業考校七年謂之小成五年謂之大成其法未始有異也蓋人未有生而貴者雖天子之子未受爵命不過與凡庶同而隆師問道以致其尊嚴鼓篋祭案以示其恭遜實誼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必

先之以諭教者是也後世惟梁武帝唐元宗俾其子行齒胄之禮餘則未有聞焉其在青宮之中師傅拜謁跪起然後授經以分相臨如御臣僕則雖欲生其嚴憚畏敬之心不可得也驕暴成於童稚荒惰恣其天性故賢君誼辟曠百年不一見而其年昨稍遠者或由國運之厚祖德之長非關教學之善使然也

大典通考

卷六十九

三

六典通考卷七十

湖西閩鎮珩輯

教典考

鄉學之教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以教所
百姓訓五品有虞氏五而周十大司徒辨五地之物生山林
有二焉擾亦安也言饒衍之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
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
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
中則民不誑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忘九曰以度教節則民

六典通考卷七十

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

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陽禮謂鄉射飲酒之
禮陰禮謂男女之禮婚媾以時則男不曠女不怨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
之屬俗謂土地所生習也偷謂朝不謀夕恤謂安危相憂民
有凶患憂之則民不懈怠度謂宮室車馬之制世事謂士農
工商之事少而習焉其心安焉因教以能不易其業慎德謂
矜其善德勸為善也庸功也爵以顯賢祿以正月之吉始和
賞功故書儀或為義杜子春讀為儀謂九儀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
日而斂之乃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徒司
以布五教至正歲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
又書教法而縣焉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
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實以鄉三物教萬民實與之一曰六
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

射御書數詳前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

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

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猶割察也不弟不

眾亂民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任謂朋友相任恤謂相憂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

中侈偽使其行得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樂所以

之禮思使其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與其祭祀飲食喪紀

之禁令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聽謂平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謂建子受

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

德行察其道藝其鄉吏州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

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

六典通考卷七十

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猶合也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

民而讀法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序州黨之學

所以正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黨正各掌

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

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

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

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事掌其禁戒其黨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族師各掌其族之

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月吉

也春秋祭酺亦如之詳前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

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詳前凡事掌

其比觥撻罰之事其比者失禮之罰也比長各掌

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表則相及表猶也司諫

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

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司救掌

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表惡謂侮慢

也行傷害人麗於罪者誅誅責也古者重刑且責怒之未即罪也

李景齊曰古者人才之盛雖得之鄉舉里選之公亦其所

以長養成就之者有道也蓋五家之比下士一人為之長

而有以禁其奇衰之心至於閭胥聚眾庶族師黨正州長

皆屬民而讀法所以漸摩誘掖之者詳且至猶未也人才

六典通考卷七十

不以漸進則真賢碩能難以責備於卒然故自比長禁其

奇衰而敬敏任恤閭胥書之孝弟睦姻有學族師書之德

行道藝黨正書之則是才已成矣猶恐其或濫也州長又

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然後鄉大夫於

大比而實與之先王之於人才教之不苟而進之有漸如

此後世取人類薄其所以長養成就之者而一旦旁求博

取務得真才亦疏矣

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

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

崇德簡不肖以紕惡逮及也簡差擇也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飲酒

射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命鄉簡不帥教

者以告帥循也不循教謂

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將習禮以化之使之

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謂不變命國之右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

禮中有所化也亦復習於鄉學使之親焉不變移之郊

如初禮後中年又為之習禮於郊學不變移之遂如初禮郊

之外日遂又中年復移之使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遠方

尚書大傳大夫七十而致仕老其鄉里大夫為父師士

為少師所謂里庶尹也古者仕獲鋤已藏所樂已入歲事已

畢為新穀當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

年十八始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焉餘子猶眾子也古者踐

六典通考卷七十

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立春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

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上老父師也餘

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

分頒白者不提攜出入皆如之何休云在邑日里一里八十

老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十月事訖父

禮書書言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左塾者東

塾也里胥在右塾鄰長在左塾右塾者西塾也自內視外

則左東而右西自外視內則左西而右東曲禮曰主人入

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此左東而右西也書言左塾史言右塾皆西

塾也自內外言之異耳漢時閭里亦有門史稱石慶入里

一〇五

六典通考 卷七〇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門是也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之間鄉射尊於賓席之東蓋鄉飲在庠而庠有房室故尊於房戶之間鄉射在序而序無房室故尊於賓席之東而已鄉射禮豫今文豫則句楹內堂則由楹外也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於其有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淺而前於其無室則所揖所履之位深而後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本此

孟子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六典通考 卷七十

五

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頌與班同老人漢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使知室家長幼之節十歲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諸侯學

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焉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於成均取學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焉列國中惟魯得立四學中為領宮北曰米廩東曰序西曰瞽宗不立成均避天子也四學皆在國中水經注云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宮中有臺臺南六十步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杜佑通典云魯郡古魯國有泗水泮水出焉建宮於上名為泮宮其不在郊外明矣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

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殿之制諸侯曰領宮在郊周制大學在國天子諸侯皆然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東序晉宗也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先有事於領宮領宮詩魯頌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旒其鸞聲嘖嘖無小無大從公子邁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離諸侯泮宮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

色載笑匪怒伊敘 思樂泮水薄采其芻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後在泮飲酒者

而因以謀事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明明魯侯克明

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于皋陶

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

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訓在泮獻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

獲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

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鄭風子衿序子衿刺學校廢

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校是學之別名言鄭國之人 青青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衿不嗣音青衿學之所服嗣音

之舞之絃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衿不來 挑

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程子曰世亂學校不

秦蕙田曰諸侯學制見於經傳者惟魯為詳鄭氏因謂諸

侯惟立時王之學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今考文王世

子稱王命公侯伯子男反養老幼於東序是諸侯皆有東

序又稱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者當於西學

則諸侯皆有警宗惟上庠之有與否則不可知耳諸侯亦

有小學殷制在國中周制在郊 教學之法

學記發慮慮求善良足以諉聞不足以動眾慮法也言發計

式也諉之 就賢體遠足以動眾未足以化民就謂躬下之體

言小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所學者聖人

遠之士 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

為先謂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 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其

此之謂乎之典經也言學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

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學則

行之所短教則見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

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自反求諸己也 兌命曰教學半其此

之謂乎言學人乃益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

學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闕里朝夕坐於門 比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年入學學者每歲 中年考校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開歲 一年

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

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強

斷句絕也辨志謂其心意所趨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強

立臨事不惑也反不違失師道也張子曰離經辨志也論學取友

能講論其學而至於親敬則學之篤而信其道也論學取友

者言其大略人性有遲敏氣有昏明豈可齊也強立而不反

可與立也學至於立則自能不息以至於聖人而教者可以

無根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

之道也懷來也 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蛾子時也此

耳時術時之所為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皮弁天子

祭菜禮先聖先師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宵之言小也肆者四

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鼓篋擊鼓警眾乃發篋出夏楚

二物收其威也夏給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未卜禘不
 視學游其志也禮者收謂收斂整齊之威儀也時觀而弗語
 存其心也使之排排憤憤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獵等也學教
 之長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倫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
 之謂乎官居官者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
 有居學朱子曰居學謂居其業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不學
 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博也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雜服冕服皮弁
 張子曰服事也雜服灑掃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又曰
 道本至樂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雜服如
 此以心樂樂則道義生今無此以致樂專義理自得以為樂
 然學者太苦思不從容第恐進銳退速苦其難而不知其益
 莫能安不興其藝不能樂學謂禮樂射御書數故君子之
 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

六典通考 卷七十

九

友而信其道是以難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
 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學者今之
 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呻吟也佔視也簡言及於數謂刑
 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謂多使
 學名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進而不顧其安務其所謂多使
 人不由其誠使學不用其誠而為教人不盡其材張子曰人未
 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至難必盡人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
 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目不盡其材不顧安不由誠
 告之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學者失問則夫然故隱其學
 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朱子曰隱其學謂以難終
 其業其去之必速學不心解教之不刑其此之謂乎刑猶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子日此但謂預為之防其事不
 一不必皆謂當其可之謂時此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

事亦不一不陵節而施之謂孫不陵節謂不教長者才者
 必以年為斷相觀而善之謂摩不並問則教者思轉也摩相切
 孫願也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興起
 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禁則扞格而不勝洛之洛扞堅不可入之貌時過然後學
 則勤苦而難成思放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達小者不
 難識學者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不相燕朋逆其師
 所惑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辟廢其學燕時但謂私衰之談無益於學而反有所害也
 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弛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
 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
 弗抑開而弗達道示之以道塗也抑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十

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思而得
 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失於多謂才少者失於
 好問不識者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張子知其心然後能
 日為人則多失於止謂好思不問者張子知其心然後能
 救其失也抑之寡與止則進之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言為之善者則後
 日注說非是繼聲繼志皆謂微發其端而其言也約而達微
 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其言也約而達微
 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其言
 皆不務多言而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善惡然後能博
 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美惡說之是非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弟子學於是

故擇師不可不慎也師善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

四代虞夏殷周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嚴尊也師嚴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

其為師則弗臣也尸主也為祭主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

所以尊師也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

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庸功也功之受其善道有功於己也

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

善問者反此言先易後難以漸入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

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禁其聲不善答問者

反此朱子曰注說非是從容正謂聲之餘韻從容此皆進學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此皆進學

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記問謂誦讀雜難雜說至講時為學者論之此或時

六典通考卷七十

師不心解或學必也其聽語乎必待其問乃說之力不能問然後語

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良冶之子必學為裘仍見其家鋼補穿鑿

之器也補器者其金柔乃合有似於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仍見其家撓角幹

宜調謂乃三體相勝有似於為楊柳之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以言仍見則

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也古之學者比物醜類以

相況而為之類猶此也醜或為計朱鼓無當於五聲五聲

子曰詳上意此句合屬上章仍有開文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弗得不親當猶主也五服

親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謂如天地四時大

時不齊或時以死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本立而道

為本則其德於民無不化於俗無不成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

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源泉所來也委流所聚論語孔子曰

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也如出一勺卒成不測孔叢子子思曰夫子之教始於詩

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德不明故不得有

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

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

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

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

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

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

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六典通考卷七十

養老

記曰五帝憲三王乞言憲者法其德行養其氣體有善

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

皆有惇史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其

衣用深其禮用燕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

序其衣用燕其禮用饗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

左學其衣用緇其禮用食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其衣用元其禮兼燕食饗而用之所以備陰陽

也飲養陽食養陰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順時氣也凡三

王養老皆引年謂引戶校年而行復除蓋老人眾多非

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又加以梁今雖庶人至五十或與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春鳥變而始出者是時應化為鳩與伊耆氏大祭祀共其杖成謂為西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之共王之齒杖老之所賜彙人若饗耆老共其食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出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政之老死國外饗邦饗耆老則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圭

宰割烹之事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祭畢天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與之者已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父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親視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其親也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發詠謂以樂納之退脩謂樂反登歌清廟乃席工於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說也歌備而旅旅而下管也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說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下管象舞大武大韶以事達有神與有德也象周武王伐紂之樂足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眾謂所合學士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由清廟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闕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其仁是故聖人之記事也代序前慮之以大孝謂先本於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謂親獻紀之以義而語之終之以仁於國復自行之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眾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兒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念事之終始常於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祭義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

六典通考 卷七十

酉

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窮老不遺強不犯弱眾不暴寡此由太學來者也割牲制俎實醴食罷飲也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耆老秋食孤子其義一也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替亦如之九十使人受天子諸侯養老同也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游可也游謂出入止觀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

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者大夫士之老八十月告存月每膳九十日有秩膳有常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力政城道之役也八十祭是謂宗子不孤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弟不能備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祭義天子巡狩諸侯待於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其國君以百年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弗敢過者謂道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所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不復齒席之於賓東不敢先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者謂既一人舉解乃入也雖非族亦然七十者不有大故不

六典通考 卷七十

五

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而君先與之為禮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致其所掌之事若不得謝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安車坐乘若於其國則稱名君雖尊與之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鄰國來問必法度自稱猶若臣大戴禮春秋入學坐國老執爵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 孝經鉤命決天子臨辟雍視割牲以尊三老五經天子臨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教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白虎通享三老五更於太學者所以教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眾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也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

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漢官儀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輶輪送迎至家天子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者禮書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燕謂既祭而燕也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然後乃能入孝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詩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春酒凍醪也眉壽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行葦之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几又有相續代而待

六典通考 卷七十

六

者曾孫維主酒醴為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閔宮黃髮兒齒兒齒亦書曰尚猷詢茲黃髮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於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輶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卜筮巫御御於前祝嘏祝鯁以食乘車輶輪御與就膳徹送至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天子之於老

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
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
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
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茶合舞秋頌
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眎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
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亦必養老此養
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率教出征受成以訊誡告凡天
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而老者謂
之國老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
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而又有死
政者之老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

六典通考 卷七十

七

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
饗酒正彙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鄭氏謂三老五
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
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一養三老五更二子孫為國難而
死者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
天子養老歲有七鄭氏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
老凡四也又春入學舍茶合舞秋頌學合聲及季春大合
樂天子皆視學養老是七也古者建國立三卿鄉飲酒立
三賓而養老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
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
人為老次一人為更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先王

視猶子也虞氏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
禮即答拜中興諺從鈞議後革之深得其意 安帝以魯不
為三老又以李充為三老靈帝時袁逢為三老賜玉杖
魏甘露三年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必有三老
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傳史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
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
節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帥羣司躬行
古禮焉通典王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
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後魏太和十六年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順孝
弟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
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克堪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
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

六典通考 卷七十

九

宿終歸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
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
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
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
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
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承三老明言銘之於懷明
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
志朽弊識見闇昧然在心之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
以言至範當克己復禮以尊所授禮畢乃賜步輦一乘詔曰
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縣哲齊軌朕仰稟先誨全
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言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

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而致仕之老固在其中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同日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

後漢永平二年前始帥羣臣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卓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座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并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

六典通考卷七十

六

醕祝饌在前祝饌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冬十月幸辟雍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享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開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綬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醕祝饌在前祝饌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耆恤幼孤稱朕意焉謹周五經然否論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天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周論之日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

並以充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尊更以五稟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養之味亦同其列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賜帛五百疋穀五百斛勅大官備送珍饈後又朝行宮賜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璽書訪之

北齊仲春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齊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縣王公以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出門十步皆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答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

六典通考卷七十

六

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膳饌酒食親袒割牲執醬以饋執爵而醕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醕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

周保定三年詔太傅燕國公謹執德瀆固爲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爲三老有司具禮擇日以聞謹上表固辭詔答不許又賜延年杖高祖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以師道自

居大司馬楚國公甯升階正局皇帝升階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執爵以酬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而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唯陛下念之又曰為國之本在乎忠信願陛下守而勿失又曰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有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願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三老荅拜禮成而出

六典通考 卷七十

三

唐禮仲秋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尚食具牢饌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羣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羣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北上前一日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階不屬焉皆莞筵藻席眾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太樂令展宮縣於庭設登歌於堂上如元會典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皆

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位於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坩以置爵其日鑿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鑿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學令工人二舞入羣官客使以次入初鑿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庶老則有司豫戒之鑿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

六典通考 卷七十

三

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敦史執筆以從三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入立於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荅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荅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荅肅拜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坐前執爵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酬尚食奉御以次

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卽坐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教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宋養老太學禮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畢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朝服安車導從至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朝服集於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出次引

大典通考卷七十

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皇帝出大次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與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卽御座在位官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官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爲上羣老隨入位其後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宮架和安之樂作至西階下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當御座揖羣老亦揖皇帝爲興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各於席後立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尙食奉御進珍饈及黍稷等先詣御座前進呈遂設於三老前尙食奉御執醬而饋訖尙醢奉取爵酌酒

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太官良醢令進珍饈酒食於五更羣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作申安之樂憲言成福之舞畢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畢三老以下降筵三老五更羣老俱揖皇帝爲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畢皇帝降座還大次車駕還宮餘多同唐禮

大典通考卷七十

明嘉靖中祭酒呂柟據開元禮圖定養老禮儀季春擇吉日行養老禮於太學前期三日設御幄及御座南向莞筵粉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席於西楹近北東向設五更座次三老東向皆莞筵粉純加藻席畫純設羣老位於西階上東向皆蒲筵緇衣純加莞席玄帛純几設致政之老與其孤館幕於門外太常卿展宮懸列舞綴於庭設升歌於堂上及舉麾位等如元會儀有司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元酒右玷以置爵前期一日有司具特帛祭器祭先師孔子上遣官行禮味爽卒事又設先老位於廟門之前至日黎明鼓徵警眾設六僧駕至傳制迎三老五更於其第如宋制其羣老及致政之老與其孤先宿太學以上命官釋奠於先老禮畢太常卿導上入御幄易冠服出升御座執大圭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金奏姑洗之均樂止太常少卿導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惇史執筆以從自西階升堂上與揖遜欲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皆稽首遜辭上不果拜乃揖就座三老五更皆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進珍饈及黍稷等上省之遂

設於三老五更前工升歌鹿鳴三終太常卿引上詣三老座
前以大珪授侍臣執醬而饋訖有司以次進珍饈酒食於五
更前又設酒食於羣老前太常卿引上詣三老座前執爵而
酌訖上即座三老以下皆坐光祿卿進酒上飲酒三老以下
坐食飲酒各三爵笙入三終光祿卿進加節羹飲酒各三爵
間歌三終三老乃論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治政之要五更飲
亦如之上虛躬聽受惇史執筆錄之乃大合六樂羽舞大韶
以雲門咸池合之干舞大武以大夏大濩合之上興冕而總
干三老以下皆興稽首遜辭上復即座三老以下皆復坐飲
酒各三爵樂九變畢致政之老與其孤館於門外者飲酒食
畢皆入侍三老以下趣出賜三老五更襲衣冠帶牢醴綵幣

大典通考卷七十

五

其餘帛衣米肉三老以下序立於庭皆拜三稽首興序立禮
畢駕還宮

大典通考卷七十一

湖西閣鎮珩輯

教典考

奠茶

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
禮記祭義祀先賢於西學西學周小學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
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先聖周公若孔子凡釋奠者
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否若唐虞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謂禮樂詩書之官不言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養之也適

大典通考卷七十一

一

東序釋奠於先老詳見養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

訊誠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詩魯頌矯矯虎臣在泮獻誠誠王制反

禮書鄭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公彦曰奠之為言儀禮聘賓歸至於禰薦脯醢酒陳陳者停停饌具而已儀禮聘賓歸至於禰薦脯醢酒陳陳者所以奠之也則釋奠設薦饌酌奠而已可知也特牲饋食奠解於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反行舍奠甸祝舍奠於祖廟文王世子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為山川廟社言也學之釋奠有常時

有非時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氏曰不言夏夏從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
子視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誡告必釋奠焉此非時之釋
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於廟宜乎
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
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行事必以幣此有牲
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有合樂之證
也聘禮觴酒陳席於阼薦脯醢三獻一人舉爵獻從者行
酬乃出此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
學之釋奠非始立學不必有幣學之釋奠有合樂則山川
廟社不必有合也聘禮釋奠有三獻則天子諸侯於山川

六典通考卷七十一

廟社不止三獻也鄭注王制謂釋奠禮先師者其說是也
然以王制釋奠為釋菜奠幣以文王世子釋奠者必有合
為與鄰國合孔穎達以學記之釋菜為釋奠其說誤也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采讀為菜始入學必釋菜月令孟
春命樂正入學習舞將釋菜於先師也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樂
樂官之長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也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幣當為
誤也禮樂之器成則費之又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
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釋菜禮
奠則舞舞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則授器乃退饋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謂得立三代之
於東序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有司服以
弁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崔氏云著皮弁祭菜蔬也
質素示學者以謙敬之道矣熊氏以註禮先聖先師之

禮書釋菜之禮猶摯也婦見舅姑其摯也棗栗服脩若沒
而廟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摯也束脩若禮於先師則釋
菜大胥舍菜合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以釋奠
既舞故也士喪禮君視斂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
而君往焉釋菜於門內占夢季春乃舍萌於四方舍萌釋
也則釋菜之禮豈特子弟之見先師婦之廟見而已哉昏
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蓋此類歟鄭氏謂昏禮奠菜
蓋用堇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
泮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苴故有是說菜之為摯則菜
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

六典通考卷七十一

謂相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後漢永平二年三月郡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
周公孔子牲以犬
魏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
二月講禮記通竝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
回配邱滂曰此以顏子配享之始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
回配於此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於太學
晉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太康三
年講禮記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
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竝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回
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
通孝武宣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竝釋奠如故事宋書禮

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焉惠帝明
帝之為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立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
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回成穆考武三帝亦皆親釋奠
孝武帝時以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
行太學於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復二學生百二十人
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
奏可釋奠禮畢會
百官六品以上

宋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
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預

齊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創立堂宇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
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
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
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中朝以
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四

七廟則輕比之五祀則重陸納車允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
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為師則不臣
之釋奠日宜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太
重喻希云若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致敬之所若欲嘉美
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宏教推以
師資引同上公即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備六佾以
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通親臨釋奠車
駕幸聽邱濬曰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梁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以為釋奠仍會太子著絳
紗襍樂用軒懸預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

禮云凡為人子升降不由阼階按今學堂凡有三階愚謂客
若降等則從主人之階今先師在堂義所尊敬太子宜登阼
階以明從師之義若釋奠事訖宴會之時無復先師之敬太
子升堂則宜從西階以明不由阼義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
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
及宴會太子升堂宜由東階若與駕幸學自然中陛
陳太建三年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二傅祭酒以下賚帛有
差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出太學講孝經釋奠於先師禮畢
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後魏天興四年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肅宗正
光元年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顏乃其時也有司可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五

豫繕國學圖節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
後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
月旦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
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揖顏日出行事而不至
者記之為一負雨霑服則止學生每十日給假皆以景日放
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云邱濬曰此後世
朔日行禮之始今朔望行香此其權與歟
後周天和元年詔諸胄子入學但束脩於師不勞釋奠釋奠
者學成之祭自今為恆式大象二年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
隋制國子寺歲以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州郡學則
以春秋仲月釋奠學生皆乙日試書景日給假焉

唐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九年封孔子之後爲褒聖侯貞觀二
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
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乃
罷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
廟十一年詔尊孔子爲宣父作廟於兗州給戶二十以奉之
十四年太宗親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孝經二十
一年詔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
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入皆以配享而尼父廟學官
自祭之祝曰博士某昭告於先聖州縣之釋奠亦以博士祭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六

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禮學官釋奠於其先師鄭氏謂詩書
禮樂之官也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
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秦漢釋
奠無文魏則以太常行事晉宋以學官主祭且國學樂以軒
縣尊俎須於官非臣下所可專也請國學釋奠以祭酒司業
博士爲三獻辭稱皇帝謹遣州學以刺史上佐博士三獻縣
學以令丞主簿若尉三獻如社祭給明衣會皇太子釋奠自
爲初獻以祭酒張後胤亞獻光州刺史攝司業趙弘智終獻
永徽中復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顏回左邱明以降皆
從祀顯慶二年太尉長孫无忌等言禮釋奠於其先師若禮
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又禮始立學釋奠

於先聖鄭氏注若周公孔子也故貞觀以孔子爲先聖
爲先師且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周公配武王而
孔子爲先聖總章元年太子弘釋奠於學贈顏回爲太子少
師曾參少保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景雲二年八月
皇太子釋奠於國學劉子元傳玄宗在東宮將親釋奠有司
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冠子元議
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魏晉迄平隋代
朝士又駕牛車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
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
則專車憑杖可環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今議者皆云此
爲非當時所撰又傳稱因俗禮費情殷周冕規模不一
秦冠漢佩用舍無常況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痛
謂宜從省廢今屬殿下親從齒青將臨國學輒進狂言用申
鄙見皇太子手令付 開元七年皇太子齒胄於學謁先聖三
獻皆用胄子祀先聖如釋奠十一年春秋二時釋奠諸州用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七

牲牢屬縣用酒脯十九年天下州縣停牲牢唯用酒脯二十
七年詔二京之祭牲太牢樂宮縣舞六佾州縣之牲以少牢
而無樂仲春秋釋奠於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國
學以祭酒司業博士三獻樂官軒懸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三
獻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皆西向北上學官館
官位於懸東當執事西南西向學生位於館官之後皆重行
北上觀者位於南門之內道之左右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
三獻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其後每等異位北
向西上館官學官位於三獻東南北向西上設先聖神座於
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先師於先聖東北南向其餘弟子及二
十一賢以次東陳南向西上其餘皆如常祀二十八年詔春

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事若會大祀則用仲丁州縣之祭上
丁釋奠詳具開元禮上元元年肅宗以歲旱罷中小祀而
文宣之祭至仲秋猶祠之於太學永泰二年八月修國學祠
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宰相元載杜鴻漸李抱玉及常參
官六軍將軍就觀焉自復二京惟正會之樂用宮縣郊廟之
享登歌而已文武二舞亦不能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
宮縣於講堂而雜以教坊工伎貞元九年季冬貢舉人謁先
師日與親享廟同有司言上丁釋奠與大祠同即用仲丁乃
更用日謁於學元和九年禮部奏貢舉人謁先師自是不復
行矣

後唐長興三年太常禮院檢討禮例釋奠文宣王竝中祠例
大典通考 卷七十一 八

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行釋奠之禮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
英賢今國子博士蔡同文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各設一豆
一爵祀享當司詳郊廟錄文宣王從祀諸座各簋二實以粟
黃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醢簋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
禮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儀敕從之

宋眞宗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言開寶通禮諸州釋
奠并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日刺史爲初獻
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今諸州長吏不親行祀非尊師重
教之道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按五禮精義州縣釋奠刺史
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主簿終獻有故以次官
攝之大中祥符三年判國子監孫奭言上丁釋奠舊禮以祭

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
員臨事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太常光
祿卿以充三獻又命崇文院刊釋奠儀注及祭器圖頒之諸
路四年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先師每酌酒尊
一簋豆八簋二簋二俎三罍一洗一篚一尊皆加勺鬯各置
於坫巾共二燭二爵共四坫有從祀之處諸坐各簋二豆二
簋一盃一俎一燭一爵一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愛日齋
陽公云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
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
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祭之禮以迎尸酌
饔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余按周禮注鄭
司農云舍菜爲舞者皆持芬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
雉爲贄見於師以菜爲贄菜直爲蔬食菜羹之菜或曰學者
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菜者減損釋奠盛服以下
其飾也呂氏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

大典通考 卷七十一 九

於前以贊神采兩音而異義其 熙寧五年國子監言舊例貢
舉歲禮部貢院集諸州府所貢第一人謁奠先聖如春秋釋
奠儀請罷之大觀初大司成強淵明言禮經士始入學有釋
菜之儀請自今貢士始入辟雍竝以元日釋奠於先聖獻官
一員以丞或博士分奠官八員以博士正錄太祝一員以正
錄應祀官前一日赴學各宿其次至日常服行禮貢士初入
學者陪位於庭他略做釋奠之儀高宗紹興十年復釋奠文
宣王爲大祀用王普請也祀前受誓戒加籩豆十二其禮如
社稷又在京爲大祀州縣爲中祀乾道八年宰輔請討論上
丁釋奠及太子入學之儀上曰文王世子篇載此甚詳梁克
家奏入學以齒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處允文奏事備於

禮經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紹熙元年知漳州朱熹條上釋奠禮儀狀曰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其間頗有未詳備處今親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然熹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於後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緣可以遍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分獻其為欺慢莫大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許令州縣免祭兩廊諸位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縣學并免殿上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中已追貶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亭今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四為二重在享之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酌尊在前有坫加勺羶為酌尊著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禮齊亞終獻酌之犧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祀稷祀風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為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南

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元酒三實醴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羶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共設於殿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為一行其南山尊二為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為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為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為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為三行其南向者反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東上者各乞討論并賜行下故獻官皆西向拜若宜聖廟室則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今一皆南向拜時卻望西拜都自相背古者用豆籩豆等陳於地當時席地而坐故飲食為便今夫子像設置椅榻上又置在臺座上春秋釋奠乃陳籩豆於地是甚義理釋奠據開元禮臨時設位後來有塑像顏孟配享如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并坐於先聖之東西向孔子居於中顏孟當列於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丁御方自西頭排起自升曾子於殿上下面趨一位次序都亂了又云開寶禮全錄開元禮若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差互且仲弓反在上紹興中作七十二子贊只據唐爵號不知後來已加封矣孟子配享乃荆公請之論傳道合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遼太祖神冊四年八月丁酉謁孔子廟道宗靖寧六年六月丙寅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金大定十四年國子監言春秋上丁釋奠於文宣王本監造茶食等物以大小楪排設用畱守司樂以樂工為禮生率倉場等官陪禮於古禮未合京師首善之地四方觀仰行禮次

序合行詳定又孟子以燕服在後堂宣聖像側還虛一位宜遷孟子像於宣聖右與顏子對改塑冠冕法服如舊禮官定釋奠儀數文宣王充國公鄒國公每位籩豆各十犧尊一象尊一簋籩各二俎二奏版各一皆設案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每位各籩一豆一爵一兩廡各設象尊二總用籩豆各二百二十三簋籩各六俎六犧尊三象尊七爵九十四其尊皆玷罍二洗二篚勺各二罍六正位并從祀藉尊罍俎豆席約用三十幅尊席用葦俎豆席用莞牲用羊豕各三酒二十瓶禮行三獻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獻官二讀祝官一太官令一捧祝官二罍洗官一爵洗官一巾篚官二禮直官十二學生以儒服陪位樂用登歌大樂令一員本署官充樂工三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主

九人明昌三年定釋奠三獻官以祭酒司業博士充祝詞稱皇帝謹遣及登歌改用太常樂工其獻官執事與享者並法服陪位學官公服學生儒服有司奏增修曲阜宣聖廟畢敕黨懷英撰碑文朕將親行釋奠其檢故事以聞承安二年春丁章宗親祀以親王攝亞終獻皇族陪祀文武羣臣助奠上親爲贊文舊封公者升國公侯者爲國侯廊國以下皆封侯宣宗遷汴建廟會朝門內歲祀如儀宣聖顏孟羊豕各一餘同小祀用羊八無豕諸州釋奠遵唐儀元中統二年詔宣聖廟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八月丁酉命開平守臣釋奠於宣聖廟至元元年始行宣聖釋奠禮十年三月申書省命春秋釋奠執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諸

信襴衫唐巾行禮成宗詔曲阜陵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廟學書院瞻學土地及貢士莊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自是天下廟學無不完葺釋奠如舊儀大德初敕到任先謁先聖廟著爲令此後世到任十年京師文宣王廟成行釋奠禮牲用太牢樂用登歌製法服三襲命翰林院定樂名樂章至大二年定制春秋釋奠用太牢延祐三年秋七月詔春秋釋奠於先聖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六年二月朔日食改釋奠於中丁天祿二年賜鳳翔府岐陽書院額書院祀周文憲王命學官春秋釋奠如孔子廟儀凡有司致祭先代聖秋七月遣使以上尊腊羊鈔十錠至大都國子監助仲秋上丁釋奠祭版三各一尺二寸廣八寸木用楸梓柏幣三用絹各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主

長一丈八尺牲用牛一羊五豕五以犧尊實泛齊象尊實醴齊皆三有上尊加罍有杓設堂上太尊實泛齊山罍實醴齊有上尊著尊實益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沈齊壺尊實三酒皆有上尊設堂下盥洗位在阼階之東以象尊實醴齊有上尊加罍有勺設於兩廡近北盥洗位在階近南籩十豆十簋二簋二登三釶三俎三有毛血豆正配位同籩豆皆二簋一簋一俎一從祀皆同凡銅之器六百八十有一宣和爵站一豆二百四十有八簋籩各一百十有五登六犧尊象尊各六山尊二壺尊六著尊太尊各二罍二洗二龍杓二十有七站二十有八爵一百十有八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籩二百四十有八篚三俎百三十有三陶器三瓶二香鑪一鑪巾

二百四十有八簋簠中二百四十有八俎巾百三十有三黃
巾蒙單十

明制歲春秋上丁皇帝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丞相初獻翰林
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先期皇帝齋戒獻官陪祀執事官
皆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祀一日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
降香至日獻官行禮四年禮部奏定儀物制籩豆爲十籩用
竹筮簋登釧及豆用資牲易以熟樂生六十人舞生四十八
人引舞二人凡百一十人禮部請選京民之秀者充樂舞生
太祖曰樂舞乃學者事况釋奠所以崇師宜擇國子生及公
卿子弟在學者豫教肄之是年進士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六年定祀先師
樂章迎神咸和之曲奠帛寧和之曲初獻安和之曲亞獻景
六典通考卷七十一

和之曲徹饌咸和之曲送神咸和之曲十七年敕月朔望祭
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二十六年頒大成
樂器牲用牛一山羊五豕九鹿一兔五設正壇壝一羊一豕
一登一釧二籩豆各十簋簠各二帛一白色設酒尊三爵三
篚一於壇東南西向祝文案一於壇西四配位各羊一豕一
登一釧二籩豆各十簋簠各一爵三帛一篚一十哲位東五
壇豕一分五帛一篚一爵三釧各一籩豆各四簋簠各一酒
盞一西五壇同東廡十三壇共豕一帛一篚一爵一每壇籩
豆各四簋簠各一酒盞四西廡十三壇同贊引引獻官盥洗
措笏出笏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四拜通贊陪祭官
同典儀唱行初獻禮奉樂執事官捧帛爵詣各神位前贊引

導遣官贊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贊措笏贊獻帛執事
以帛進奠訖執事以爵進贊引贊獻爵出笏贊詣讀祝位樂
暫止跪傳贊眾官皆跪讀祝官取祝跪於獻官左讀訖俛伏
興詣充國復聖公神位前措笏獻爵出笏詣廊國宗聖公沂
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各神位前儀竝同復位樂止行亞獻
終獻禮奏樂執事以爵獻於神位前樂止典儀唱飲福受胙
執事以爵進贊飲福酒執事以胙進贊受胙出笏俛伏興復
位兩拜奏樂執事各詣神位前徹饌樂止送神奏樂四拜讀
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壝位典儀唱望瘞奏樂樂止
贊禮分獻以翰林院修撰國子博士等官各二員典儀唱分
獻官陪祭官各二拜讀祝訖唱分獻官盥洗措笏出笏升壇

六典通考卷七十一
詣神位前措笏俱如前禮執事以帛進分獻官奠訖又以爵
進獻訖出笏復位亞獻終獻望瘞各如前禮永樂元年八月
遣官釋奠改稱國子監孔子廟尋建新廟於故址廟南向東
西兩廡丹墀西墀所正南廟門門東宰牲亭神廚西爲神庫
持敬門門正南爲外門殿名大成景泰六年進學以兩廡祭
品儉薄增豕四隻黍粟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
南京國子監同成化十二年從祭酒周洪謨言增樂舞爲八
佾籩豆各十二二十二年二月朔當釋菜值上丁令以次日
釋菜嘉靖九年令南京國子監祭用十籩十豆樂舞各止六
佾凡六品以下不陪祭者先日起廟瞻拜其內臣降香亦罷
十年釐正祀典服皮弁謁廟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迎神送

神各再拜樂三奏文舞六佾配享從祀及啟聖祠分奠用酒
脯亦遣官致祭於南監及闕里從大學士張璠議也聖師之
祭始於世宗皇師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
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九聖南向左周公右孔
子東西向歲春秋開講前一日皇帝服皮弁拜跪行釋奠禮
用奠酒果脯帛祭於文華殿東室初東室有釋象帝以其不
經撤之乃祀先聖先師自為祭文行奉安神位禮輔臣禮卿
及講官俟行禮訖入拜先是洪武初司業宋濂建議欲以建
安熊氏之說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
以次列焉秩祀天子之學太祖不從至是世宗做其意行之
十六年移祀於永明殿後行禮如初其後常遣官代祭隆慶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六

初仍於文華殿東室行禮前一日太常博士捧祝版於文華殿上填御名捧出正祭日早太常寺進豆祝帛陳設每位銅一盞豆各二禮神制帛一白色一上著皮弁服由文華殿出內贊對引官導上就御拜位內贊導上至伏義前指上香詣各神位前俱上香出主復位再拜讀祝官啟祝跪上跪贊讀祝訖伏興讀祝官安祝退贊焚祝帛上退拜位之東立捧祝帛官出門禮畢上出還宮

論曰秦漢以來禮文殘缺奠菜之儀久曠不行至魏正始之間始以牲牢祀孔子其後齊梁諸儒稍復考訂典章以為一王之則唐開元禮做儀禮饋食篇節文最稱詳備故吾朱子獨有取焉其知潭州日嘗條上禮儀數事竟格不下身沒之後郡邑倣而行之然能通其義者少矣元儒張顏推本朱子之說撰闕里釋奠儀注其書久佚於代好古之士徒深慕歎而已顏之言曰象設非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七

古也開元禮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為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大定十四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為備物之享也列數瓦缶果為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爵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甚矣幣之未薦置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起與主人俱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暇備由顏之言觀之不可謂非篤古而達於禮者故粗採次其說存著於篇以俟後有君子折衷焉

書數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取諸夫明決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官以又萬品以察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

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書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諧聲諧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搆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于王禮樂之害已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晦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

六典通考卷七十一

大

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焚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與役成官府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內則十年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之師也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云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外史掌四方之志志猶記也謂若魯之春秋也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所謂掌達書名於四方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

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督史諭書名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日百名以上非天子不考文文書今天下書同文九數一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粟布以御交質變易三衰分以御貴賤稟稅四少廣以御積羣方圓五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方程以御雜糅正員九句股以御高深廣遠九章算術漢以六體試學童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遺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六典通考卷七十一

九

人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晉衛恆字勢曰昔黃帝有沮誦蒼頡始作書契蓋觀鳥跡以興思也秦篆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甄豐校文字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脩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算學博士二人代本隸首造數周禮保氏教以六藝其六曰九數即九章也漢書律歷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所以算數事物也人學則是在史官不列於國學隋置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

高共三年張邱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
四年緝古一年其束脩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宋崇寧三年始建算學生員二百一十人為額其業以九章

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

陽算法并麻數三式天文書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

占大經者聽公私試三舍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以通

仕登仕將仕郎為次大觀四年以算學生歸太史局併書學

生入翰林書藝局容齋隨筆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以

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皆先師充鄒三國公配於十哲

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魯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

史區巫咸九大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邱史趙史

墨神龜策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望奎

李尋張衡周興單慶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陸績

張恭張曾元王樸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

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羅景

李潛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鄧頤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

主浴下閭嚴君平劉徽姜岌張邱建夏侯紹興初命太史局

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以黃帝為先師紹興初命太史局

試補淳熙元年聚局生子弟試麻算崇明宣明大衍麻三經

取其通習者五年以紀元麻試九年以統元麻試十四年用

崇天紀元統元麻三歲一試紹熙二年命銓太史局試應三

至通一粗通合格者並特收取嘉定四年命局生試中方轉

補淳祐十二年秘書省言舊典太史局隸祕省今引試局生

不經祕書非也諸局官應試麻算天文三式官每歲附試通

等以精熟為上精熟等以習他書多為上習書等以占事有

驗為上諸局生補及二年以上者並許就試一年試麻算一

大典通考

卷七十一

年

大典通考

卷七十一

年

試翰林天文官闕有試諸靈臺郎有應試補直長者諸正名
學生有試問景祐新書者諸判局闕而合差諸秤漏官五年
而轉資者無不屬於祕書而局官等人各置腳色遇有差遣
改補功過之類並申祕書今乃一切自行陳請殊乖初意自
今有違令補差及不經祕書公試補中者中書執奏改正仍
從舊制申嚴試法從之書學生習篆隸草三體明說文字說
爾雅大雅方言兼通論語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篆以古文
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
芝九體為法考書之等以方圓肥瘦適中鋒藏盡勁氣清韻
古老而不俗為上方而有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
不濁各得一體者為中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模倣古人

筆畫不得其意而均齊可觀為下其三舍補試升降略同算
學唯推恩降一等自初置及併罷年數悉同算學

金大定四年頒行女直大小字所譯經書每謀克選二人習

之尋欲與女直字學校猛安謀克內多擇良家子為生諸路

至三千人九年選異等百人薦於京師廩給之命溫迪罕締

達教以古書作詩策進上日契丹文字年遠當時何不立契丹

漢字深奧丞相守道曰漢文字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聖

賢漸加修舉也聖主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

章矣明昌五年言者謂葉魯谷神二賢册置女直文字乞贈

名爵建立祠廟令女直漢人諸生隨拜孔子之後拜之禮官

言前代無册置文字入孔子廟故事可於廟後或左右置祠

令諸儒就拜乃令依蒼頡立廟整屋例官為立廟於上京納

令諸儒就拜乃令依蒼頡立廟整屋例官為立廟於上京納

令諸儒就拜乃令依蒼頡立廟整屋例官為立廟於上京納

令諸儒就拜乃令依蒼頡立廟整屋例官為立廟於上京納

令諸儒就拜乃令依蒼頡立廟整屋例官為立廟於上京納

里渾莊歲時致祭

元至元二十六年尙書省臣言伊斯題費文字宜施於用今翰林院伊普迪哈魯鼎能通其字學乞授以學士之職凡公卿大夫與夫富民之子皆依漢人入學之制日肄習之帝可其奏是歲置回國子學

明洪武二十五年令儒學生員兼習射與書算俟科貢兼考之後廢不行宣德四年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習改入國監歷事諸司字畫粗拙算學不通何以居官蒞政乞令天下儒學生員兼習書算從之

顧炎武曰生員冒濫之弊至今日而極求其省記四書本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三

經全文百中無一更求通曉六書字合正體者千中無一也簡汰之法請分爲二場第一場令暗寫四書一千字經一千字脫誤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貼出除名第二場乃考其文義則變相之射僅有存者矣或曰此末節也豈足爲才士累夫周官教國子以六藝射御之後繼以六書而漢世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以周官童子之課而責之成人漢世掾史之長而求之秀士猶且不能則退之隴畝其何辭之有北齊策孝秀於朝堂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迹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備割之君尙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主而不思除弊之方課實之效與天下因循於溷濁之中以是爲順人情而已

而已

論曰書數者六藝之末技小學之一端先王設是以爲教非曰致知格物之功盡是也以爲區區小數吏胥之所能商賈之所習知之不過爲偏長薄技不知不害爲通儒君子傳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自唐設科舉始有書算之目專置博士以掌之明初亦嘗用此以造士然浸廢不行惟宋崇寧大觀之間置翰林書藝局用舍人張邦昌議祀黃帝爲先師而配以風后容成以下七十二人各加五等封爵之號其衰崇九數之學可謂盛矣及金虜入寇汴社爲墟當時算學諸生未聞有一人一策可以效同仇敵愾之用者故國家之盛衰視乎人主之好尙好尙正則禮教明而人心厚忠義之氣勃然莫遏好尙不正則巧僞邪辟之徒羣起而攫取富貴至於禍難卒發曾無人以施其補救宋靖康之事是也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一

三

六典通考卷七十二

湖西閣鎮珩輯

效典考

歷代國學 鴻都學 四門學

漢高祖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元朔五年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

六典通考卷七十二

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闕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

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下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

六典通考卷七十二

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儒林傳武帝立五設科射策詔於元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初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諡及王莽為宰衡欲耀眾庶遂興辟雍徐天麟曰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元始五年雍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即此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歡心封侯各千戶

後漢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

前石經 七年朱浮上書曰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建太學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宏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博舉明經唯賢是登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之事也帝皆然之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從北門入三月九月於中行鄉射禮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王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幼者使置師保永元十四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三

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建言疏建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和初詔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郎中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永壽二年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二經者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補吏光初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鴻都門名初帝好學自造義皇篇五十五章引諸生能為文賦及工書篆者久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趨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曰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四

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祿於義已宏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帝不聽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君子恥與為列焉范蔚宗曰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迹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及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明帝為功臣子孫別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五

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願命使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遺博存眾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竝陳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收兒莖豎至於芻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言乃更修費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

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分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六

弟恥非其倫故太學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高選博士取行堪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涉其經明行修者進之以崇德荒廢業者退之以懲惡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吳孫休永安元年置學官立五經博士嚴取應選加其寵祿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位賞晉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周禮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置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博士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國子學之名始此東漢立五經博士以一人為祭酒陳元為司空南閭祭酒晉公府掾屬設東閭西閭軍諸祭酒而國子學亦設之唐以後惟國子監有

祭酒諸曹太康五年修明堂辟應靈臺江左咸康三年從國
不設是官太常馮懷之請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尚老
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之請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尚老
莊儒術終不振太元初立行太學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
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九年尚書謝
石請興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學校烈宗納其言選
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房屋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
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舊制國學生皆冠族華胄
比列皇儲而選者混雜蘭艾人情恥之詔廢納竟不施行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復立
國子學廢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元學太子
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

大典通考卷七十二

七

次宗立儒學爲四學司馬光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
事至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教也夫學
者所以求道天下無
二道安有四學哉
齊建元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
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以下子孫悉取家去
都二千里爲限以張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齊高即位求
齊高即位求
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逆亂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依方習
業優殊者待以不次此國學所以置歟張緒風流以爲有正
始之風善清言而已當時以爲永明三年詔立學創立堂宇
極選是春首學秋以爲哀罷永明三年詔立學創立堂宇
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嗣凡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
中悉集以王儉領國子祭酒于儉宅開學士館以四部書充
之十日一選學監試諸生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
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昔漢成立學爰泊元始百餘

年中未嘗暫廢其間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其學猶存斯皆
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
國學卽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太子入國學以齒讓
晉世乃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
學太學兩存之非有太子故立也今學非惟不宜廢宜更崇
尙其道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尙書及二學詳議有司
奏從之學竟不立

梁國學置祭酒博士助教太學博士八人天監四年置五經
博士各一人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
引寒門雋才不限人數胡寅曰武帝雅好儒術四館養士數
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
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皆入學可謂
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尙佛特以美名興學
大典通考卷七十二

八

養士故人不從其命而從其意其後綱維不
立人紀放廢國破身殞爲萬世笑蓋始於此
陳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
延生徒成業益寡
後魏天興二年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
人四年集博士儒生比眾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
曰眾文經太宗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平眞君
五年詔曰軍國多事未宣文教非所以整齊風俗示軌則於
天下也今制自王公下至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百工伎巧
駟卒子息當習其業不聽立學校始光三年別立
太和中改
太學於城東
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陽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正始二年詔曰古之哲王崇建膠庠

開訓國冑昭宣三禮崇明四術自皇基徒構光宅中區軍國
務殷未遠經建可敕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四年詔置
國子及太學立小學於四門劉芳上疏曰洛陽記國子學與
天子對太學在開陽門外古者國學在內太學在外如洛陽
記猶有彷彿象今宮闕府寺僉復故址國學準舊應在宮門之
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云太和十二年勅立四
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按自周已上學唯以二或尚西或尚
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及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
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
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
之虞庠也按鄭注學記周則六學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九

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
宜在四門按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
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遠闊
計太學坊竝作四門猶有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上從之
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
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延昌元年詔曰遷京嵩洛年將二
紀虎幘缺唱演之音四門絕講誦之業博士端然虛祿歲祀
震游之冑歎同子矜可嚴敕有司國子學今冬使成大學四
門明年暮春令就郡縣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
親為立正光三年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雖有學官之名而
無教授之實以臣愚量宜罷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
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誦之音煥然而更作道發

明令重遊鄉飲教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愷可得之一
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靈太后省表敕有司議經始
後齊國子寺掌訓教冑子祭酒領博士五助教十學生七十
二人太學博士十助教二十學生二百人四門學博士助教
各二十人學生三百人齊氏太學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
徒數十冑子以通經進仕者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後周天和元年詔諸冑子入學但束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
者學成之祭保定三年四月幸太學大象二年二月幸露門
學

隋國子寺祭酒一人博士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
人助教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學生國子百四
十人太學四門各三百六十人書四十八人算八十八人仁壽元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十

年詔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唯簡留國子學生七十人太
學四門及州縣學竝廢又改國子為大學千數所散遣者數
千萬人史臣以為其暮年精華稍竭致然時方遣六使巡省
風俗而詔以為徒有名錄空度歲時未有德為代範才任國
用良由設學之理多而未精至三年詔令州縣搜揚賢哲則
云雖求傳嚴未見幽人徒想崆峒未聞至道唯恐商歌於長
夜抱關於夷門旨意懇切且限以三旬咸令進路徵召將送
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竭者亦未必然蓋其心實謂空設學
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為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是
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
由於學則擯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煬帝即位國子
監加置司業一人丞三人國子學置博士助教各一學生無
常員太學博士助教各二學生五百人帝開庠序徵辟儒生
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
唐國子祭酒司業掌儒學訓導之政令六學一日國子二日

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國子生三百人以三品已上子孫若從二品已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已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品已上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三品已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以八品已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爲之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皇帝視學皇太子齒胄則執經講義焉釋奠日則集諸生執經論議奏請京文武七品已上清官並與觀焉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十一

穀梁傳各爲一經孝經論語老子學者兼習之諸教授正業周易鄭玄注注尚書孔安國鄭玄注三禮毛詩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公羊何休注穀梁范甯注論語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元御注其禮記左傳爲大經毛詩周禮歲終考其學官訓儀禮爲中經周易尚書公羊穀梁爲小經歲終考其學官訓導功業之多少而爲之殿最國子丞掌判監事凡六學生有業成上於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事其明法明書算亦各試所習業登第者白祭酒上於尚書禮部其試法皆依考功又加以口試明經帖限通八已上明主簿句檢監事凡六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類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假遠程限及作樂雜戲博士掌教文武官三品亦同唯彈琴習射不禁以上及國公子孫二品已上曾孫之爲生者五分其經以爲

之業習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每經各六十八餘經亦兼習之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尚書春秋公羊穀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各三年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號爲束脩之禮其習經有暇者令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一日則試其所習業試讀者每千言內試一帖試講者每二千言內問義一條總試三條通一及全不通對每歲其生有能通兩經以上求出仕者則上於監堪秀才進士者亦如之助教掌佐博士分經以教授焉凡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大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十二

博士助教分經授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已上十九已下律學十八已上二十五已下歲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十義大條通八以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在學九歲律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俊士通三經已及第而願畱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既罷歸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已上子孫送兵部准蔭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監送其成者送之尚書省武德元年詔皇族及功臣子孫於祕書外省立小學貞觀中門下置弘文館東宮置崇文館增創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博士凡三

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投經高麗百濟新羅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學國學內八千餘人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祕閣律學隸詳刑上元二年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者為之試書日誦千言試策所業十通七補其祿俸同直官通四經業成吏部試之登第加一階放選不第習業如初三歲又試三試不中第從常調武后時鳳閣舍人韋嗣立上言自永淳以來國學廢散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陛下誠能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令追集王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尊尚儒師則四海之內靡然向風矣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七

子太學各絹三匹四門學絹二匹俊士及麻書算學州縣各絹一匹皆有酒脯其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藝業優長者為試官監試容齋隨筆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雅諸書亦欲貴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書適美者也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筐五匹酒一壺二斗備一案三脰執篋者以篋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詔宗篋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縣學生亦然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願宿衛及任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貴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願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蕃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開元七年令崇文弘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勅州縣學生八品子若庶人入四門學為俊士及諸州實舉

不第願入學者聽詳郡十一年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靡費欲悉罷之張說曰天子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大所損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重說而薄堅帝愛鄭虔之材置廣文館庶舍有司不復修完廣德二年詔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廣德二年詔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舊所為國子祭酒建崇太學肄業者聽補生員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已下送朝恩上馬廷鸞曰釋奠講經宰相帥常參官武臣率六軍大麻初歸崇敬為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在禮為澤宮前世或曰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古

璧池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三廡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請以國子監為辟雍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柁篋大板今學不效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為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為左師右師位四品日知錄之詩曰虞業為柁即此業字傳曰業大板也所以飾柁為柁也捷業如鋸齒或白畫之爾雅大板謂之業左氏昭九年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舍業禮記檀弓大功廢業並謂此也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其帖經傳授義絕請以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尚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公羊穀梁春秋准一中經通置博士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端重可為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

外給傳七十者安章蒲輪敦遺國子太學四門三館各立五
經博士學生謁師費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裁色如師
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斟酒三爵止乃發篋出經摺
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訓
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弟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賦生
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國子移
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門不變徙本州之
學復不變徙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
之本州詔百官議皆以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周官世職稱氏
國學非世官不得名辟雍省太師氏無施行者元和二年置
東都監生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五

西監生而館無定員至是始定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太學
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
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太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律館各
十人書算館三人算館二人韓愈疏曰今請國子館并依六典
其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請
送法司科罪終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
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
權度支先給二百五十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又
論新注學官職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今
徒不自勤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
登科人加以研試然後放官 太和七年赦節文應公卿士族
子弟取來年正月以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明經進士
之限會昌五年制公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修明
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士人並隸名所在官學通

年禮部侍郎劉允章建言羣臣輪光學錢治
庠序宰相五萬節度使四萬刺史萬詔可

論曰自漢武興太學世祖建三雍兩京人才蔚焉稱盛
其後徒眾日繁辨難鋒起破文碎義往往出乎其中是
時六藝之學雖云章明而黨同伐異各私意見門戶之
習潛爲厲階至李膺范滂郭林宗之徒柄持清議詆訐
朝政權幸怒而疾之黨錮之禍由此興焉昔戰已失道
處士橫議流及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變漢之黨獄衣
冠羅其荼毒宗社爲之震蕩雖曰桓靈不君亦諸生激
之使然也自魏迄隋四百餘載貴老莊崇虛無佛氏怪
誕之說因而盛行中國庠序雖設空名僅存隋文帝病
士之浮冗也於是嚴加澄汰其簡擇而獲畱者十不能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六

一二場帝好文俗趨侈豔華而不實其教術無足稱也
唐興設六館儲士太學諸生多至數千百人及貞元中
柳宗元爲書議之曰論者謂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
賢有墮窳敗業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
有凌傲長上而誶罵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於眾人
者無幾耳而尚書左丞賈至奏議亦云忠信陵頽恥尚
失所未學馳騁儒道不舉四者皆取士之失也嗟乎仁
義之道薄其流必至於狂誕躁競之路開其歸不免爲
亂賊自唐迄今同斯一轍有天下者誠思風俗爲端理
之本而以教化爲之先庶乎德行修而賢才出矣
後唐天成三年中書門下奏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

不重此官望令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勅令宰臣崔協兼判其
 年協奏請國子監祇置監生二百員候解送至滿數為定又
 請太學生不得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每年於二百人數
 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收補勅依五年國子
 監奏舊制初補監生束脩錢二千及第後光學錢一千今後
 應色舉人及第後並先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納光學錢等
 凡補監生須令於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
 逐季考試中奏如收補年深未聞藝業虛沽補牒不赴試期
 亦委監司具姓名申奏馬端臨曰五季弊法宰相有光省錢
 錢質士何所從出既徵其錢復不歸其待士之意薄矣然
 史所言多有未曾授業輒取解送者亂離之際學者亦皆苟
 賤冒濫之士焉耳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七

宋制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為之二百人為額太學
 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開寶八年國子
 監上言生徒舊七十人分習五經然繫籍者或久不至而在
 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肄業請以補闕從之景德間許升朝
 官嫡親附國學取解而遠鄉久寓京師文藝可稱有本鄉命
 官保任監官驗之亦聽附學慶曆四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
 國子監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至千餘就試試已則生
 徒散歸講官倚席居常聽講者一二十人耳迺限在學滿五
 百日已嘗充貢者止百日本授官會實京朝官保任始預
 秋試凡入學授業月且即親書到歷遇私故或疾告歸甯皆
 給假違程及期月不來參者去其籍後諫官余靖言非便遂

聽讀日限馬端臨曰漢人補博士弟子員只限通一經而
 之以浮靡之文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而通一藝試文而
 歷三舍皆非且暮可就故為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
 於榮途之可慕坐學之日不容不久今慶曆之法雖有講肄
 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止於拔解赴省而未嘗別有
 優異之捷徑此所以不能強皇祐末胡瑗為國子監講書專
 管向太學其初人未甚信乃使其徒盛僑願臨輩分治其事
 又令孫覺說孟子士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
 意明白眾方大服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
 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瑗
 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之法以為
 太學法神宗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內舍生二百至是增
 置一千尋詔九百人為額又建
 講書堂四自主判官至直講總為十員二員共講一經委中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六

書選差生員釐為三等初入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
 上舍員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月考試學業優等上中書
 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為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
 講復保上中書審察除官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
大學安惇等已升上舍特免
 解其自發解者免禮部試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八十齋
 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月私試歲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
 補上舍生彌封騰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
 公試外舍生入一二等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升上舍
 上舍三等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一優一否為下上
 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學正五人學錄十人學
 制所言國子監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

官親戚入監為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開封府解額歸諸太
學其國子生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司業朱服
言四方試禮部者雖不籍太學或有願過若造飛語謗朝政
許監官以聞用學規殿罰蘇嘉言變法事許介甫學官并坐其罪今又立飛語謗朝政之條則
太學之設乃籍制羅織之具耳元祐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
優四方士多冒畿縣戶以試隸太學不及一年者亦往往冒
戶禮部按舊制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執牒詣國子監驗試
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千人以率減取嚴
禁重試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凡學生自外路
參假及新補中未撥填入學者權附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元祐置廣文館生以待游士試京師者額二千四百人其解額二百四十所謂十人取一也監察御史上
六典通考卷七十二

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
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誘掖激勸莫善於此宜復元豐法以
廣樂育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一歲四試詔推恩上等注官者
歲毋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免解試者二十人升補
等法悉行舊制崇寧三年詔取士悉由學校歲試上舍差知
舉如禮部試五年著令大學改用歲試春季太學辟雍生公
試同院混取五百七十四人以四十七人為上等百四十八
中等百八十七人下等上等上舍生暨特舉孝弟行能之士
不待廷試即引見釋褐上舍先以試文卷進得可乃引賜若
上舍該釋褐而貢在廷試前一年者須在學及半年不犯上
二等罰乃得注官重和元年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

莊子列子博士二員宣和七年詔內經書並罷治建炎初
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博士二以隨駕三十六人為監生紹
興十三年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博士正錄上舍生三十內舍
生戶內舍生五百七十諸州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
等以上罰或兩預釋奠及齒於鄉飲酒者聽充弟子員春秋
兩試歲一補俄又詔三年一試增至千員中選者給綾紙贊
詞外舍有月校而公試入等曰內舍內舍有月校而舍試入
等曰上舍升上舍者直赴廷對二十七年定春季放補省試
年改用孟夏孝宗時清要官期親許牒子弟補國子別號考
校如太學赴公私試科舉則混試焉自中興四方士有本貫
在學公據皆得就補帝始加限諸路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
六典通考卷七十二

其薦貢不盡者百取六人赴太學謂之待補生紹熙中趙汝
愚奏曰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榮辱升沈不由學校德行
道藝取決糊名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
成文具臣請重教官之選假守貳之權做舍法以育才因大
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於太學庶
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舊制內舍分優平二等優等再赴試
兩優釋褐命以京秩除學官至是令先注職官代還注職事
官舊校定歲額五六分為優選者增為十分矣朝野雜記太
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鄭
自明由此選不四年為著作郎補郡六年劉堯夫復以解褐
除國子正時王仲行為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
秩即授學官視狀元制科恩數過之乞先與外任張商卿亦
言今中上舍為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
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之詔與殿試第二

慶元嘉定中兩行混補增外舍生為千四百員內舍校
 定不係上舍試年分以八分為優等又以國子生偽濫命行
 在職事官期親釐務官子孫乃得試補又詔待補百人取三
 舊法外舍升內舍公試合格乃升補至是歲終取外舍生最
 優者一人升內舍葉適曰本朝建學久不克就至王安石乃
 間於學者旋為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
 名士及諸生伏闕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為有忠義士
 之氣而朝廷以為倡亂動眾者毋如大學之士及秦檜為相
 務使諸生為無廉恥以媚己而以小利陷之陰以拒塞言者
 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訪議喧然故
 至於今太學尤弊遂為如息之地蓋其本為之法月書季考
 校定分數以為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來之是宜
 其至此也今宜擇當世大儒久於其職相與為師友講習之
 道其卓然成德者朝 咸淳中幸太學推恩三學有差及皇太
 后上尊號又加恩在齋生員初慶曆三年立四門學自八品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三

至庶人子弟充學生歲一試補不中式者仍聽讀三試不中
 出之未幾學廢哲宗置在京小學曰就傅初筮兩齋政和四
 年小學近千人分十齋自八歲至十二歲以誦經書字多少
 差次補內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稍通補內舍優
 補上舍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誠營建外學為辟雍蔡京
 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在邦中而黨庠遂序在國外
 今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百人
 內舍二百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二百人內舍六百外舍三
 千外學四講堂百齋齋五楹一齋容三十人土初貢至入外
 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太學外舍亦令出外學學成奏行之國
 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丞各一稍減太學博士正

錄歸外學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俟貢士至為之置
 諸王宮大小教授立考選法凡貢入辟雍外舍三試不與外
 補兩試不入等仍犯上三等罰者削籍再赴本州名退送即
 內舍已降而又試不與或兩犯上四等罰者亦退送太學外
 舍已預考察者許再試以中否為留遣宣和三年詔辟雍以
 下諸學官屬並罷紹興十四年建宗學於臨安學生百員太
 學五十人小學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太小學教授
 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教授
 嘉定九年諸王宮學改宗學隸宗正寺教授改博士宗諭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之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
 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三

塗葢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
 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所記元祐侍講呂
 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
 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
 之徒使專教道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
 來悅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
 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
 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
 之文而嘗得俊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
 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
 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

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
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
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
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
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
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
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至矣如
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復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
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
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
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圭

職矣其計會監試禮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予告
賞以絕其冒濫其熟州教官亦以德人充而責以教道之
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
金天德三年始置國子監後定制詞賦經義生百人小學生
百人年十五以上入學不及十五入小學大定六年置太學
定五品以上官兄弟子孫百五十人得府薦及終場舉人二百
五十人凡試補學生太學禮部主之得府薦及終場舉人皆
免試易用王弼韓康伯註書用孔安國詩用毛萇鄭箋春秋
左氏傳用杜預禮記用孔疏周禮用鄭註賈疏論語用
何註邢疏孟子用趙註孫奭疏孝經用唐玄宗註史記前漢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齊書梁書陳書後魏書北齊書周
書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于荀凡學生會課三日作
策論又三日作賦及詩三月一私試以季月初先試賦開一

日試策論中選者上五名申部病則給假省親遠行則給程
犯學規者罰不率教者黜遭喪百日後求入學者不得與釋
奠凡國子學生三年不能充貢欲就諸局承應者學官試能
粗通大小各一經者聽大定十三年設
女直國子學

元太宗以馮志常爲國子學總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
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一人入學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
七人從王恂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設博士通掌學事分教三
齋三助教同掌學事而專守一齋正錄申明規矩督課業凡
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
員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錄附課簿以憑考校 生員
二百人許衡著入學雜儀及日用節自大德八年定國子生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二

西

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尋命生員二百三年各貢二
人至大四年立國學試貢法蒙古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
從七品延祐二年增生員百人陪堂生二十人用趙孟頫元
明善議更定國學課法六齋下曰游藝依仁誦書講說小學
屬對者隸焉中曰據德志道講說四書課肄詩律者隸焉上
曰時習日新講易詩書春秋科習明經義者隸焉季考以次
遞升漢人驗上齋蒙古色目驗中齋坐齋二歲以上未犯過
者許充試三歲已上許充貢舉漢人私試孟月試經疑仲月
試經義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內科蒙古色目人孟春月試
明經季月試策問詞理俱優者上等準一分理優詞平者中
等準半分歲終計其年積至八分以上者陞高等四十名爲

額內蒙古色目各十漢人二十歲終試貢有分同闕少者以坐齋月日先後為定私試積分生員有不事課業及違戾規矩者初犯罰一分再犯二分三犯除名補高等生員違戾規矩者初犯殿試一年再犯除名學正錄糾舉之漢生三年不能通一經及不勤學者勒出學明代六堂積分之法取諸此然法實始於宋咸淳中外舍生晏泰亨以七分三釐乙理為第三優不許泰定三年更積今後及八分者方許歲枝三名所謂積分也分為貢舉依世祖舊制而防閑稍嚴密焉伴讀初二十人歲人充部令使四人路教校四人蒙古國子學至元八年立選官員子弟俊秀者入學以通鑑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習學成效出題試問精通者量授官職大德十年增生員廩膳六十員至大二年定伴讀四十人以在籍上名生員學六典通考卷七十二

六典通考卷七十二

妻

優者補延祐二年蒙古五十人色目二十漢人三十而百官子弟就學者二三百人乃減庶民子弟百十四員聽陪堂學業其生員紙札筆墨歲二次給之回國子學至元二十六年置延祐元年置監官以其文字便於關防取會數目令依舊制領教泰定二年入學生員五十餘人助教一人廩膳並給之學建在國都百司庶府譯史皆從本學取充焉英宗初罷之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湖西閣鎮珩輯

教典考

歷代國學

明初入國學者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有歲貢貢納品官子弟曰廩監捐貲曰例監洪武元年令品官子弟及民俊秀通文義者充國子學生天下既定擇府州縣學生入國子學又擇年少舉人趙惟一貢生董景等入學賜衣帳命於諸司習吏事謂之歷事監生其尤英敏者入文華武英堂說書謂之小秀才其才學優贍講明德經濟之學謂之老秀才初改應天府學為國子學後改建雞鳴山下設祭酒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十

司業及監丞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掌饌典簿等官分六堂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學旁宿諸生謂之號房厚給廩膳歲時賜布帛文綺製衣巾褲諸令節賞節錢每旦祭酒司業坐堂上屬官以次序立諸生揖畢質問經史朔望給假餘日升堂會饌乃會講復講背書論課以為常月試經書義各一詔誥表策論判內科二日習書二百餘字選一人充齋長督課衣冠步履嚴飭中節夜必宿監有故而齋長帥以白祭酒監丞置集懲簿不遵者書之再三犯者決責四犯者發遣安置宋訥吳穎等由儒士擢祭酒訥尤推名師歷科進士多出太學云中都亦置國學二十六年以其師生入京師永樂元年設北京國子監南京國子監如故六堂有積

分之法司業分左右各提調三堂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一年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仲月試論詔誥表内科季月試經史策判語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紕繆者無分歲積八分爲及格與出身不及者仍坐堂才學超異者奏請上裁明初由監生起家者多稱監生自積分法廢舉人貢生罕入其中而郡邑諸生之需次待年而貢者非俊秀之選於是歲貢資格益下矣太祖慮武臣子弟鮮知學問命大都督府選入國學在鳳陽者卽肄業中都命李善長等考教官生員李文忠領監事嗣後勳臣子多入監讀書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經任永樂中會試下第令翰林院錄其優者入學給以教諭俸會試有副榜大抵署教官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十一

故入監者 宣德八年選副榜舉人二十四人送監翰林院三月一考頗示優異後不復另試則取副榜年二十五以上者授教職年未及者或依親或入監讀書既而不拘年齒依親入監者皆聽禮部尚書胡濙奏北京國子監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官六科給事中同監官揀選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爲民斥去一千九百五十五人又放南北京國子監生二百五十三人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四正統十三年御史萬節請勅禮部多取副榜以就教職卻其請不行成化十三年御史胡璘言教官多歲貢言行文章不足爲人師請多取舉人選用而罷貢生勿選部議歲貢如舊而舉人教官仍許會試自後就教者漸多矣嘉靖中南北國學空

虛議發下第舉人入監然不願入監者卒不可強貢生入監由生員選擇各學歲貢一人故謂之歲貢洪武二十五年定府學歲二人州學二歲三人縣學歲一人永樂八年定州歲一人縣開歲一人宣德七年復洪武例正統六年定府歲一人州三歲二人縣開歲一人宏治嘉靖開仍定從洪武制初歲貢考行端文優者充之後但取食廩年深者宏治中南京祭酒章懋來言歲貢挨次而升衰遲不振舉人坐監每多時差撥近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資格所拘英才多滯乞於常貢外令提學行選貢之法務求學行兼優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以充通計天下約取五六百三五年一行則人材可漸及往年矣部議行之選貢多英才入監試上等撥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三

歷諸司亦有幹局歲貢頹老勢日絀惟願就教而不願入監嘉靖二十七年祭酒程文德請廷試歲貢畱卽選者於部餘使人監歲貢諸生合疏言家貧親老不願入監禮部請從所願而盡使舉人入監神宗時工科郭如心言選貢非祖制始欲補歲貢之乏後遂妨歲貢之途請定其選神宗以爲然至崇禎時又行之恩貢者國家有慶典或登極詔書以當貢者充之納貢視例監廩生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得廩一子後限在京二品以上方得請廩謂之官生出自特恩者不限官品謂之恩生成化三年令非任久績顯者毋得濫敘廩敘由提學官考送經部試送監時內閣呂原子憲由廩監補中書舍人乞應順天鄉試其後廩授舍人者俱得應

舉矣恩生始建文元年錄吳雲子黼為國子生以雲死節雲南也正德十六年定例文武官死於忠諫者一子入監後守土官死節皆廢子矣宏治十八年定例東宮侍從官輔道有功沒後子孫乞恩禮部奏請上裁正德元年定祖父年勞及三年者一子授試中書舍人習字未及三年者一子送監讀書神宗十二年定例三品日講官雖未考滿一子入監例監始景泰元年邊事孔棘令天下納粟馬入監讀書限千人止四年罷日知錄景泰四年臨清縣學生員伍銘等願納米八石乞入監讀書允其請詔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學生員能出米八百石於臨清東昌徐州三處賑濟願入監讀書者聽又令生員納米入監者比前制減三百石開封府儒學教授黃鑿奏納粟拜官皆衰世之政未聞以納粟為貢士者臣恐書之史冊取後世作備之議禮部奏選因清室徐州儀令生員輸米入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從之成化二年南京大饑守臣

大典通考 卷七十三

四

議欲令官員軍民子孫納粟送監禮部尚書姚夔言太學育才之地近者直省起送四十歲生員及納草納馬者動以萬計不勝其濫且使天下以貨為賢士風日陋帝為卻守臣之議然其後或遇歲荒或因邊警或大興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誼不能止通幢小品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頗輕之然然監生歷事始洪武五年建文時定上中下三等上選用中下等仍歷一年再考上等者依上中等不拘品級隨才任用下等回監讀書永樂五年選監生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四夷譯書其後譯書中會試者多皆改庶吉士仁宗初政中軍都督府奏監生七人隸事勤慎請注選授官帝不許仍令人學由科舉以進宣宗以教官多缺選用監生三百八十人而

程富等以都御史願佐之薦於各道歷政三月選擇任之所謂試御史也初令監生得積分出身天順以前在監十餘年然後撥歷諸司歷事三月仍留一年送禮部銓選其兵部清黃及隨御史出巡者則以三年為率其後監生積滯者多歲揀選優者輒與撥歷宏治八年監生聽選吏部至萬餘人有十餘年不得官者祭酒林瀚以坐班人少不敷撥歷請開科貢禮部尚書倪岳奏科舉定額不可增惟請增歲貢人數而定諸司歷事使諸生坐監稍久選人亦無壅滯嘉靖十年禮部尚書李時引岳前議一增歲額以足坐班生徒一議差歷以久坐班歲月其諸司歷事三月考勤之後仍歷一年從之獨不增貢額未幾祭酒許誥提學御史胡時善請增貢額如

大典通考 卷七十三

五

前議隆萬後學校積弛崇禎二年復積分法八年祭酒倪元璐言貢選為正流撥納為閏流貢選不限撥期以積分歲滿為率撥納則依原定撥歷為率而歷事不分正雜以考定等第為歷期多寡諸司教之政事校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者回監教習

歷代郡國鄉學

漢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訪屬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少府郡掌財物之數歲郡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

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方田常選學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便坐別坐可每出行視事非正廷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閣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師古曰文翁學堂今益州城內元帝時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元始三年郡國立學官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置孝經師一人何武為刺史行部必先劄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西漢以郡文學入官後漢建武初李忠為丹陽太守以越俗不好學為起學校習

大典通考卷七十三

六

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明帝幸南陽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宋均謂辰陽長為立學校尙為汝南太守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衛鞅為桂陽太守修庠序之儀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校官自擇吏子孫皆令受業復其儀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秦彭為泰山太守修明庠序每春秋饗祀輒修并降揖遜之儀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乃修起廢舍魯不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尊養國老宴會諸儒觀者歎服魯不為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使時稍住學官不止不聽曰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譙事不可聽詔從不言

魏太祖初興使州縣立教學之官文帝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

晉太康時虞溥為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

具為條制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諸諭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學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

大典通考卷七十三

七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永和中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博學識議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以充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束脩復學校若非束脩之流禮教不及而欲緣免役者不得為生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梁武帝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肩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

後魏天安元年初立鄉學郡置博士助教各二人學生六十人顯祖居亮闇引高允參決大政詔允曰庠序不建為日久矣道肆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於今朕稽舊典欲置

學官於郡國卿宜與中祕二省參議允表曰自永嘉以來舊章殄滅鄉閭沒雅頌之聲京邑絕釋奠之禮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音典方事尙殷弗遑克復陛下申祖宗之遺志興周禮之絕業措紳黎獻莫不幸甚臣並集二省披覽史籍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勵風俗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爲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高門次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八

李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昔管中祕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今顯任方岳欲依先典於州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玉府從之

北齊諸郡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被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多被州郡官人驅使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隋仁壽元年詔廢州縣學

唐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八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簿歲仲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唐六典凡貢舉

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爲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爲明經明開時務精熟一經者爲進士通達律令者爲明法其人正直清修名行孝義旌表門閭堪理時務亦隨貢爲孝弟力田上州歲貢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若有茂才等亦不拘 武德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有司試册加階開元二十一年勅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並年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人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尙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州縣學生取諸州縣學生習正業外仍兼習吉凶禮公私有禮事處令視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任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二十六年勅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九

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貞元二年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爲縣學疏奏不報

後唐天成三年宰臣崔協奏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鄉黨備諳文行可舉者錄其事申監司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

宋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傳送先時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本道爲洞主教授又賜石鼓書院勅額唐元衡州李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

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助教
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寶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
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是時山長
周式以行義著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
賜書院名增賜中祕書宋興天下四書院外又有西京嵩陽
書院賜出於天聖二年嵩陽茅山後無聞獨四書院之
名著後來學院尤多田土之錫教養之規皆倣四書院仁宗
卽位賜充州學田已而又令藩輔皆立學其後諸旁郡多願
立學者詔增賜之田如州由是學校之設徧天下皇祐四年
藩輔乃得立慶厯四年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
學他州勿聽慶厯四年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
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不得聘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
以拘牽之則豪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樸茂之美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而無學教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何以見
焉夫遇人以簿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
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
稱朕意學者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
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由
是州郡奉詔興學安定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開東館
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
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
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五年詔四方游士輕去鄉閭浸
而筆仕爲政多適於世用五年詔四方游士輕去鄉閭浸
不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止聽習若吏
以繕修爲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
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爲諸州學官令諸州訪逐路

有經術行誼者雖未仕給簿尉俸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選
薦京朝官有學行可人師者堂除逐路官兼所任州教授州
給田十頃爲學糧仍置小學教授黃祖舜言抱道懷德之士
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八年秋
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舉里選之意
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元豐
元年諸路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時大興學校重師儒之官
不肯輕授所任者既有出
身又必試中而後授元祐初齊肅宿常度穎同懷澶河陽等
州相繼置教授三舍法行員額愈多宜和時罷州縣學三舍
罷學田房殿等在行三舍後添給者亦拘收云元祐元年詔
近臣擇明經行修堪內外學官者人舉二員罷試補法二年
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顯師席非是詔內外學官經
任年至三十方得選三年官學教授闕選諸嘗被舉爲學官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及中十科中可爲師表者官已升朝年及四十乃得爲之紹
聖元年三省立格侍從臺諫國子長貳歲舉堪任諸州學官
一員制科及進士第在上五人禮部奏名在上三人府監廣
文館第一人或從太學上舍得第皆不試餘附吏部試兩經
大義各一以通經善作文爲令格於是內外見學官非制科
進士出身及由上舍生入官者並罷監察御史黃慶基奏先
朝以經術設爲三舍考察行藝著爲定令請州學皆立學期
以一年考察無玷乃許應舉元符二年令諸州行三舍法教
授考選升補如太學州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入京師其
上舍附太學補外舍試中補內舍三試不升舍者遣還其內
舍免試至則補內舍諸路選監生一員遇試補上舍生選有

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選崇寧元年蔡京請天下皆置學郡少或應書人少合二三州共一學學悉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學州縣皆置小學推三舍法徧行天下州學生三年貢入太學附上舍試別立號分三等上等補上舍中等補下等上舍下等補內舍餘為外舍諸州軍解額以三分之一充貢士開封府留五十五額解士人之不入學者餘給諸州為貢額外官子弟親戚許入學法應避者聽學於他州不得升補與貢在學一年給牒至太學用國子生額解試若所貢士試中上等或升舍人多其本貫監司太守推賞有差州給常平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詔立法頒降二年詔諸州前舉試者踰二百人許置百員數減則以三分之一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二為額上舍內舍額如之縣學裁其見籍三而汰一生員嘗公私試雖不中亦復其身又詔國子監有上書及三舍生誣訕異論悉遣歸自訟齋拘之三年令州縣學用三舍法陞太學隸學三年三經公試不與選兩經補內舍貢上舍不及格且犯三等以上法若外舍即除籍歸縣內舍降舍而私試不入等若曾犯法亦除籍每上舍生升舍其秋即貢入辟雍長史集閣郡官提舉司官即其本所燕設以禮津遣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職券過二千里給大將券路食皆以學錢給之如有孝弟嫻睦任恤忠和若行能尤異為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教授知通詢審無謬即保任入貢不實者坐罪有差州第其等孝悌忠和為上睦嫻為中任恤為下苟備

入行即奏貢入太學免試補上舍司成以下審考即釋褐優加升擢不能備者為州學上等上舍八刑則反入行以其罪得補弟子員詔崇寧五年貢士不如令者三十八人皆遣歸提學官皆罰金建州浦城縣丞徐秉哲以其縣生隸籍者千餘人為一路最特選一官詔縣學生三歲不赴升試者除籍諸州學生五百人以上置教授二不及八十人罷教授以在州有科名官兼學事能改齋錄政和四年臣僚言見任教日力有餘辨舉職事陳瑩中初任穎昌教授韓持國為守開宴用樂語左右以舊例必教授為之公因命陳陳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撰俳優四年鮑耀卿言今州縣學考試語涉時忌雖工不取如曰休兵息民節用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今悉絕之宜禁止詔可聖崇觀後立元祐學禁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誹謗時政之人至文字拘忌言休兵節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

涉誹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 七年給事中毛友言富家子弟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歲升不中數年而始除籍則倖免已多請初試補縣學人並簾試以別偽冒從之宣和三年罷州縣學三舍法臣僚言元豐六年學官詔試六十人所以取縱四人皆知名士故學者厭服近大觀政和所試率三人取一其選益輕欲自今十人取一以重其選從之又詔天下三百餘州州嘗有兩教授者員闕且五百大臣豈能盡察才否不過破格應親故請求而已比嘗命八行教授止許大藩員外置之不以拉職夫八行老成有行實又經廷試登科願不得與諸生講前詔未詳審罷勿行建炎初復教官試紹興中議者謂欲為人師而自納所業於有司以幸中度乃罷其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士

試而自朝廷選差已而復之凡有出身先具經義詩試各三首赴禮部乃下省闈分兩場試之取其文理優者初任諸州教官繇是為兩學之選十五年國子監丞文浩言師儒之官於羣經宜無所不通請於六經中臨期取二經各出兩題以貫穿該贖為合格詔行焉其後四川制置司遇類十八年從首試年亦放禮部附試江西轉運賈直清之請縣學委知通於令佐內選有出身官兼領教導諸州軍未差教授處令提舉司於本州有出身官選差兼領若州縣官俱無出身令本學長諭專知州縣令察檢從之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奏贖學田土多為勢家侵佃望令提舉學士官覺察上謂大臣曰既不度僧多有絕產其併撥以贖學戶部請令提舉司置籍拘管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十四

朱子崇安縣學田記曰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與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

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成鬼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不得已也葉適曰崇觀政和間嘗考察州科舉其法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餘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州縣之學宜使考察上於監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或遂之官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統而古人文憲庶不墜失

金大定十六年置府學十七處共千人初以嘗與廷試及宗室皇家祖免以上親得解者為之後增州學加以五品以上曾任隨朝六品官之兄弟子孫餘官之兄弟子孫經府薦者同境內舉人試補三之一闕里廟宅子孫年十三以上不限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十五

數經府薦及終場免試者不得過二十人凡試補學生提舉學校官主之章宗即位戶部尚書鄧儼等議曰唐文皇養士八千人亡宋兩學五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僅及千人若每州設學教授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為三等一歲中頻在上等者優復之不率教行惡者黜之庶得入之道也又八行者亡宋取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中和為八也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德六行之遺意也上從其議計州府戶口增養士之數置節鎮禦防刺史州學六十處各設教授選五舉終場或進士年

尚書胡濙奉旨令各處巡按御史同布政司按察司並提調
官教官同考試生員食廩膳七年學無成效者發充吏六年
追還廩米黜為民成化中定四衛以上軍生八十人三衛軍
生六十二衛一衛軍生四十有司儒學軍生二十人土官子
入附近儒學無定額凡諸生食廩者謂之廩膳生員增廣者
曰增廣生員久又於額外增取謂之附學生員正統十二年
奏准軍民子弟
弟願入學者提調教官考選俊秀凡初入學謂附學而廩膳
待補增廣員缺一體考送應試
增廣以試等第高者充久次者充歲貢洪武二十四年詔歲
貢生不中廩食五年
者罰為吏不及五年者遣還
讀書次年復不中亦罰為吏提學任三歲兩試諸生以六等
試優劣謂之歲考一前列視廩膳生有缺依次補餘補增
廣生二等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廩增遞降附生降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青衣六等黜革繼取一二等為科舉生員謂之科考等仍分
六而三等不得應鄉試舉人一名科舉三十名舉人屢廣額
科舉數亦增及求學者眾定額外又加取焉嘉靖十年下沙
汰生員之令御史楊宜爭之而止神宗時張居正當國核減
天下生員督學奉行太過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生員入學
初由巡按御史布按兩司及府州縣學官正統元年特置提
學官南北直隸俱御史各省參用副使僉事正統十年廣東
參議楊信民奏
自設提調學校官監臨上司嫌於侵職巡歷所至置之不問
如廣東諸處阻江隔海提學官不過歲一至徒為文具乞罷
之禮部尚書胡濙言布按二司所至處自應提督考校府州
縣提調正官每月朔望照例詣學考其勤惰今因設提學官
彼此推諉乃職之咎也得旨申飭仍令巡按御史糾舉提
學官之不職者張幹請罷提學御史等官部議從上不允
景泰元年罷提學官天順六年復設賜敕諭十六條直省有

所轄太廣及地僻遠歲巡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口外及各都
司衛所土官以屬分巡道直隸廬鳳淮揚滌除和屬江北巡
按湖廣衡永郴屬湖南道辰靖屬巡按御史神宗四十一年
南直隸分上下江湖廣分南北各增提學一員提學所受詞
訟重者送按察司輕者發有司直隸轉送巡按御史初制教
官擢給事御史諸生歲貢者易得美官教官考滿兼覈其歲
貢生員之數後以歲貢為學校常例張淑譽曰高皇帝定天
師必擇經明行修者為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朝者或擢
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錄天下歲貢為
簿書升斗之吏視之而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
氣易衰即有一二能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
縣之吏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太卑無怪乎教術之不興
人才之乏學官考課以科舉為殿最九年任滿覈其中式舉人
難就矣
六典通考卷七十三
府九人州六人縣三人者為最其教官又考通經即與升遷
舉人少者為平即考通經不遷舉人至少及全無者為殿又
考不通經則黜降天順三年建安縣老人賀揚言郡邑學校
之官真才實學百無二三虛糜廩祿猥瑣
貪饕受業解惑其措一辭雖有英才何由而成至於生徒玩
愒歲年循資蓋升侵尋老耄授以一官但知為身家之謀豈
復有功名之念始也聚羣鴉而飲啄終也縱羣狼以牧人苟
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上是其言命巡按御
史同布按二生員入學十年學無成及有大過者送部充吏
司分巡考之
追還廩米正統十四年申明其制受贓盜冒籍宿娼居喪娶
妻妾所犯事理重者直隸發充國子監膳夫各省發充附近
儒學膳夫齋夫滿日為民追還廩米犯輕者充吏不追還廩米諸
生累試不第年踰五十願退閒者給冠帶復其身自後納粟
例行諸生又有援例出學者提學官歲試令教官舉諸生優

劣者一二人賞黜之以爲勸懲

陸世儀曰今世天子以師儒之官爲虛銜而不知執經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爲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而不知教養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爲教而不知聖賢之道儂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於今而賤極矣即欲束脩底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又言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尊於一國在一鄉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有品級則僕僕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冠服當別製爲古冠服如深衣幅巾及忠靖巾之類仍以鄉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三

天下爲等庶師道尊儒風振而聖人之徒出矣顧炎武曰國家取生員而考之以經義論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也今舍聖人之經典先儒之注疏與前代之史不讀而讀其所謂時文時文之出每科一變五尺童子能誦數十篇而小變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鈍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歲月銷磨於場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視天下國家之事以爲功名者惟此而已故敗壞天下之人才而至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然後寇賊竄究得而乘之敵國外侮得而勝之苟以時文之功用之於經史及當時之務則必有聰明俊傑通達治體之士起矣請用辟舉之法而並存

生員之制天下之人無問生員與否皆得舉而薦之朝廷則所收者既博而其廩之學者爲限額略倣唐人郡縣之等小郡十人大郡四十人而止小縣三人大縣二十人而止約其戶口多寡人材高下而差次之有闕則補而罷歲貢舉人二法其爲諸生者選其通雋皆得就試於禮部而成進士者不過授以簿尉親民之職而無使之驟進以平其貪躁之情其設教官必聘鄉之賢者而無隸於仕籍罷提學之官而領其事於郡守諸生中有薦舉而入仕者有考試而成進士者亦或有不幸而斥退者有不幸而死及衰病不能肄業願給衣巾以老者闕至二三人然後取通經能文者補之則天下之生員少人重之而其人亦知自重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三

三

重爲之師者不煩於教而向所謂聚徒合黨以橫行於國中者將一禁而自止若夫溫故知新中年考校以斷至於成材則當酌乎古今之法而茲不具論也或曰天下之才無窮使之百壅於壘生柰何曰取士之方不特諸生一途而已夫取士以佐八主理國家而僅此一途未有不弊者也

六典通考卷七十四

湖西閭鎮新編

實興考

周實興

古之帝者求賢於側陋之中先試之以事然後舉而加諸上位九男之往畎畝二女之觀醵泂是也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元愷之族連彙並進地平天成時維乃功夏之末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三反而後應傅說有罪夷爲胥靡高宗得之於夢中畫象旁求爰立作相由是觀之古之士所以自待其身者至重而人主亦不敢挾勢以傲士是以折節隆禮以成其德

六典通考卷七十四

十

義之尊及周將興伯夷太公望自海濱來歸而榮散二鏡爲國之幹下至奉璋執瓊之臣亦皆一時之選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蓋自唐虞迄於三代鄉國各立學校以養俊彥德成藝備授之以官其士之遠在千里外者則方岳大臣歲時各以名聞尙書大傳曰禮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爲政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好德二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時也再不適謂之傲時也六年三不適謂之誣時也漢書食貨志曰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

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周衰學廢士各游散於諸侯之國挾其辯智干取祿位秦用李斯計多方招致昭以重金其不來者利劍刺之故秦最多苟利忘恥之士及漢以後士之顯用者或出於薦舉或選以九品或拔自科目風俗有純僞人才有高下世變不同法亦因之而易矣今採成周論鄉之制爲實興考而以鄉飲酒並鄉射禮附之至後世取士之典雖不盡衷於古然亦時有先王實興之遺意焉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六典通考卷七十四

二

與宿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書於王矣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謙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爲孝善於兄弟爲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朱子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實興之法行於上者如彼雖欲人才之不成風俗之不善不可得矣正使士之賢者或不免於外幕有司之不明者或不足以得人然其所以相求者蓋猶出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人則其法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考其言行使士之賢者猶不免急於彼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恨無以必得行藝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不良者則固以爲當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何重於此而不之革哉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賢者有德行者能者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能者謂若今舉茂才賓敬也敬所舉賢者能者變舉言與者謂合眾而尊寵之以鄉飲酒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厥其也其實之明日也獻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詢於眾鄭司農云詢謀也問於眾庶宜復有賢能者和謂問門之內行也容謂容貌也主皮謂善射所以觀士也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和容為和頌謂能樂也無讀為舞謂能為六舞元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與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于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

大典通考 卷七十四

三

而語詢眾庶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之儀若是乎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之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之治民之貢賦田賦之事於內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民民明威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如是則古今未有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之書記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閭胥以歲時各數閭之眾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禮書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

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攷鄉大夫則攷而與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弟睦姻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與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攷之在州長與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攷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頌次其所舉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此比年攷校之法也學之攷校如此鄉之攷校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

大典通考 卷七十四

四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與毗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與毗舉民賢能如六卿之所為也屬猶治職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朋友相切磋以善道也強猶勸也學記曰強而弗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也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可使習禮升於司徒者不徵於鄉升於學者不徵於司徒曰造士造士不徵於司徒禮則為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移名於司馬進士可進爵祿也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各署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禮書秀於一鄉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司徒而不徵於鄉俊士升於學而不徵於司徒俊士亦謂之造士蓋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卿

六典通考卷七十四

五

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

月令季春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

侯事官之缺者以待之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飲酒於成均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借物也三歲而貢

國語正月之朔鄉長復事鄉長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班於鄉吏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也發問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也公又問焉曰於子

六典通考卷七十四

六

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歷本曰股肱臂有大勇為拳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官為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伐功也書其所也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公召而與之語嘗相其質嘗量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輔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及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

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馬端臨曰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視其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胥而行則始不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非不與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為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日衰也

鄉飲酒禮

儀禮鄉飲酒之禮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禮屬嘉禮酒禮於五

孔穎達曰鄉飲酒有四一三年賓賢能二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州長習射飲酒四黨正蜡祭飲酒皆謂之鄉飲酒鄉三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黨一年一飲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名為鄉先生以教鄉中之人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為飲

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事擇學士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眾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黨一年一飲者是十二月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

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

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一日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日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所以正月之吉受法於司徒退而頌之於其鄉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放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與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眾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眾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而知尚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

右謀賓介

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夫也朝服冠元

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

答拜請告以其所為來之拜辱其自屈辱至己門也主人退賓

拜辱退請去也其所為來之拜辱其自屈辱至己門也主人退賓

右戒賓介 記不宿戒 再戒為宿戒禮將有

乃席賓主人介 席數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敷席賓席屬前南

眾賓之席皆不屬焉 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特 尊兩壺

於房戶間斯禁有元酒在西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

及賓介酬主人通川可也立卒
爵者不拜既爵見獻眾賓章

賓降洗主人降亦從賓也降降賓坐奠爵與辭西階主

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主人阼階東南面辭洗賓坐奠

爵於篚與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賓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

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與降盥如主人禮賓實爵主

人之席前東南面酬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

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

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不告旨酒也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賓西階上答拜自席前者啐

由便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自西

階上答拜東西階謂之序崇充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右賓酬主人 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

由下降由上由便也凡主人介升席降席通用唯此介爵

章降自北方後皆降自南方又主人之俎見獻賓章

酬爵僕爵皆居右三爵皆飲爵也介賓之輔也酬所以酬

酬或為作饌或為酬 古文僕作

適見少儀獻介章有尊者章通用

主人坐取解於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

東面不辭洗者以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

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答拜酬動酒

信為周忠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答

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升不拜洗殺於獻賓西階上立

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

奠解於薦西賓已拜主實辭坐取解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

賓北面坐奠解於薦東復位酬酒不舉君子不盡人之

右主人酬賓 記凡奠者於左不飲者不將舉於右便也

舉於右見下一人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客爵謂主人所

舉解二人舉解章於薦東是居左也

優賓耳賓不舉奠於薦東是居左也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主人將與介為禮

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人坐取爵於東序端降洗介降主

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

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

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

介右降尊以就卑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

也今文無北面主人立於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

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北面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介右答拜不啐啐

右主人獻介介見獻賓章介爵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賓如賓酬卒洗主人盥盥者當

介揖讓升授主人爵於兩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

西階上立主人實解酬於西階上介右坐奠爵遂拜執爵與

介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介答拜

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介答拜奠爵西楹南

也賓主人復阼階揖降介降立於賓南

右介酬主人

主人西南面三拜賓眾賓皆答一拜禮也三拜一拜示備不簡

主人揖升坐取爵西楹下降洗升實爵於西階上獻眾賓

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三人主人拜送於眾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立眾實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謂三眾賓辯有脯醢亦每獻薦於其位主人以爵降奠於篚用不復

右主人獻眾賓 記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

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為之洗不敢謂其下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

北面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主人禮事徹幕沃盥

揖讓升實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次也即就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三

為一人洗升舉解於賓主人之更實解西階上坐奠解

遂拜執解與實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

解與實答拜降洗升實解立於西階上實拜賓拜拜進坐奠

解於薦西賓辭坐受以興舉解不授下主人也言坐受舉解

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解於其所所為也舉解者降事已

右一人舉解 記將舉於右其飲樂作大夫不入後若賢

其禮詳見篇末及鄉射篇

設席於堂廉東上階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於西

立於西階東則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

擗越內弦右手相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眾賓

之少者為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

也及席子日席也周初師之道後首者變於君也持也瑟者則為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側持

者樂正先升立於西階東也正長工人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

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於西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正之樂

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

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

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

苦自以為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卒歌主人

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授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

為之洗 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工飲不拜既爵授

主人爵之 眾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

不祭也今 眾工則為之洗實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

文辯為偏 大師則為之洗尊之也實介降從主人也工大

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瑟則先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

歌則後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

此詩以為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

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詩世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

相風切也其有制此篇明矣後世世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

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

時在者而復重難亂者也惡能存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社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

間五篇而已 主人獻之於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

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笙

也笙三人和一人凡四人眾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

鄉射禮曰笙一人拜於下眾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

脯醢不祭於其位磬南今文辯為獨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間代也謂一歌則一

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

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賢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

下賢者賢者樂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

治以賢者為本此采其愛友賢者也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

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
也由其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耳召南鵲巢采芣蒢采芣蒢
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
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蒢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芣蒢言
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太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
南之教以與王業及文王而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
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
召公所食於地為卿士之分天下有其德化被於南土是以
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
焉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
國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飲酒升歌小雅禮
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
肆夏繁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既兩君相見之
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
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樂
正告於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

大典通考 卷七十四

五

右樂賓 記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
敬也如是則獻大其笙則獻諸西階上 謂主人拜送爵也
夫亦然上篚三爵西階東也古文無上 獻 磬階間縮雷北面
賓章舉爵三作而不徒爵此章通用 擊階間縮雷北面
鼓之鄉人之賢者從西為從東為從也射則磬在東古文縮為蹙
主人降席自南方 不由北側降也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
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有辭情則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
也 主人升復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降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安
於賓司正告於賓賓禮辭許 為賓欲去雷之 司正告於主人
主人降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立於楹間以相拜皆

揖復席 再拜許也司正既以實許告主人 司正實解降
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 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
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己帥而正 坐取解不祭遂飲卒解與坐
奠解遂拜執解與洗北面坐奠解於其所退立於解南奠之
其南以察眾

右司正舉解

記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 司正者主人
因其舉解 而薦之也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
賓東 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 賓坐奠解遂拜執解
與主人答拜不祭立飲不拜卒解不洗實解東南面授主人
前以鄉主人將授主人降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

大典通考 卷七十四

六

于主人之西階禮殺賓揖復席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
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
實解西南面授介自此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
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
席旅序也於是介酬眾賓眾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眾
退立于序端東面下也始升相西階北面受酬者自介右
由介東也尊介 眾受酬者受自左 後將受酬者皆由西變拜
使不失故位 眾受酬者受自左 於介也今文無眾酬者拜
與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 嫌賓以韓卒受者以解降坐奠于
篚 辭辭眾賓之在下者也鄉射禮曰辭 司正降復位 解南
遂酬在下者皆升以受酬于西階上 不洗者不祭 不甚 既旅士
不入 後正禮也既 不洗者不祭 不甚 既旅士

使二人舉解于賓介洗升實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拜執

解與賓介席末答拜皆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
與賓介席末答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解于賓
上序進 逆降洗升實解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末拜皆進
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
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

右一人舉解將舉于右其飲居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實辭以俎此至
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倦焉張而不弛
弛而不張非文武之道請坐者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
辭之者不敢以主人請徹俎實許亦司正傳司正降階前命
禮殷當貴者主人請徹俎實許亦司正傳司正降階前命
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人之
立于席端事待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七

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相須徹俎也遵者謂此
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為名實取俎還授
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道為無或為全實取俎還授
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
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
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眾實皆降取俎者皆舉其席
初人

右徹俎 記徹俎賓介遵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

送主人之俎以東藏於
說履揖讓如初升坐說履者為安燕當坐也必說于下者履
為我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彘醜也海設骨體所以致敬也無
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
算爵人舉解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

與大夫 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敬而止也春秋襄
皆是 無算樂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此周
無算

右燕主人之贊者無算爵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為節
則有鐘鼓矣明無失禮也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奏陔夏
于阼階之西南鼓鄉射禮曰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
作賓出眾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
賓皆出

右賓出 記樂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

賓若有遵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不干主人正禮
夫也謂之賓者同從外來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此
耳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此
于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諸公
侯之國爵為大夫則不齒矣不言遵者遵者亦鄉大夫
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眾實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

六典通考 卷七十四

七

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如讀若今之若主人迎之
于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
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
右有遵者 記若有諸公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其西

北上統于公 舉爵三作而不徒爵

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
日賓服 主人如賓服以拜辱拜辱復自屈辱也鄉射禮曰賓
如賓服遂從之拜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
辱于門外乃退

右拜禮

主人釋服釋朝服更服元纁 乃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
正庭無介勞禮略也 不殺市買若因所有可 薦脯醢羞同羞
長也無介司正為賓 不殺也 不殺則無俎 薦脯醢羞同羞

唯所有何物徵唯所欲也徵召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
以筋力為禮于是不召君子固實介不與則慶鄉樂唯欲
中有盛德者召不召唯所欲作不
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
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

右息司正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
后至階三讓而后升以致尊讓也庠鄉學也盥洗揚解所
以致絜也揚舉也今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拜至謂始升禮皆作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
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辯矣不鬪辯則無
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謂
此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

大典通考 卷七十四

九

質也鄉人鄉大夫也土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士也鄉
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其尊者人臣卑不敢
專大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羞燕私可洗當東榮主人之
所以自絜而以事實也絜猶賓主象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
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
象四時也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三賓象天地嚴凝
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
義氣也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
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凝猶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
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賓
接人以義言賓來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
以成主人之德仁義接賓主
南而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以僕輔主人以仁義接賓主

有事則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
德聖聖也所以通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
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術猶藝也得身者謂成祭薦祭酒
敬禮也嗜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
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

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
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有所不爭矣致實謂盡酒也酒為
肺于席中者欲其敬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鄉飲酒于席末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
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速謂
召之別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
猶明也

大典通考 卷七十四

三

介省矣至於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酬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
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
揚解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工謂樂正也樂止
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
猶失禮也一人或為二人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
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遺猶脫降
說履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
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朝夕朝莫聽事
朝乃飲先夕則罷其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
正也終遂猶充備也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
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

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僕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

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日出於東僕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

方也祖猶法也狗所以養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

左海也海水之委也尊有元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

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

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

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考藏也是以天子之

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也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

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察或爲殺介必東鄉介賓主也獻酬之禮主人將西

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

六典通考卷七十四

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

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言禮

也大數取象法於月也朱子曰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

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

月始闕時也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知其繆而曲徇

之故相戾之甚也

六典通考卷七十五

湖西閣鎮珩輯

賓興考

鄉射

儀禮鄉射禮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

禮於五禮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

乃請主人州長也謂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

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

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

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諸侯之賓禮辭

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眾庶平許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宮無介難

飲酒主於射也其序賓之禮略

六典通考卷七十五

右戒賓 記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

實主用使能不宿戒能者敏於事不

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於戶屬之眾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

眾庶未有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阼階尊於賓席之東兩壺

斯禁左元酒皆加勺筐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

之也肆設洗於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

東筐在洗西南肆梁屋縣於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也縣於

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鍾

右設席陳器 記尊綍幕賓至徹之以綍爲幕蒲筵緇布

純筵席也西序之席北上眾賓純

也是以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

西五步客謂之乏所以為獲者御矢也侯道

右張侯 記鄉侯上個五尋上個謂最上幅也八尺中十

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侯道五

十弓弓三寸以為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狸步

也正文改弓為肱也 倍中以爲躬躬身也謂中之上下

倍躬以為左右舌謂上個也居兩旁謂下舌半上舌半者

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

个象臂下个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

六三十以此為哀也凡鄉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

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

侯用布三

奠定內謂之奠定宿熟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再拜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主人答再拜退賓送再拜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今郡

賓及眾賓遂從之

右速賓 記其牲狗也狗取亨於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相主人家臣揖

眾賓宜卑禮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賓厭眾賓眾

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也揖眾賓主人

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

當楣北面答再拜主人拜賓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

右迎賓 記立者東面北上賓主人坐取爵於上篚以降賓降主人主人阼階前西面

坐奠爵與辭降重以主人事煩賓賓對答主人坐取爵與適

洗南面坐奠爵於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致潔敬賓進東北

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遠位也主人坐奠爵於篚與對賓

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

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尊爵遂答拜乃降乃降將

皆作一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

階上疑立疑止也主人坐取爵賓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

賓進物日獻凡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辟也賓進受

爵於席前復位復位西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

薦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乃設折俎牲體枝解節主人阼階

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薦西與取肺坐絕祭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祭也肺離上為本下為末向左手擘之絕以授口嘗之與

加於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與席末坐啐酒挽拭也啐嘗也

降席坐奠爵拜告旨降席席西執爵與主人阼階上答拜賓

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主人阼階上

答拜

右獻賓 記獻用爵其他用解爵尊不凡舉爵三作而

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脯用邊五臠祭半

臠橫於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臠用邊用乾

宜濡物也臠猶臠也為記者異耳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

為縮臠廣狹未聞也古文臠為臠今文或作植凡薦通

用俎由東壁自西階升於東方賓俎脊脅肺主人俎

脊脅臂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膳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

難辨也。應處也。進理謂其本右。禮則所貴也。若以有尊者則粗其餘也。賓酢章主人俎於此考之。爵拜者不徒作以爵拜謂既爵徒猶空也。作起也。不空起言起必酢主人。獻大夫通用。

實以虛爵降將洗以主人降。從賓也。降立作階。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辭降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於篚。

下與盥洗賓北面盥。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於篚。與對主人反位。反位從降之位也。賓卒洗揖讓如初升主人拜洗賓答拜與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報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酒亦降。不告旨物。自席前適階上北面坐卒爵。

與坐奠爵遂拜執爵與賓西階上北面答拜自由也。降酒於席末由前降便。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四

也主人坐奠爵於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答再拜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謝酒惡相充滿也。

右賓酢主人之俎。見獻賓章。

主人坐取解於篚以降將酬。賓降主人奠解降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解洗賓不辭洗其將自飲以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之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與勸酒。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

升不拜洗禮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解於薦西賓辭坐取解以興反位。主人復親主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解于薦東反位。

酌已酌酒不舉。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於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眾賓居禮賓謙不敢獨居。

右酬賓 記凡奠者於左不飲不將舉者於右。便其舉也。於右見下一人舉。解二人舉解章。

主人西南面三拜眾賓眾賓皆答壹拜三拜示獨也。壹拜不眾賓拜敬。主人揖升坐取爵於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不能並。主人揖升坐取爵於序端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眾賓多。常數之。主人拜送眾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眾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一人獻則薦諸其席。於眾賓辨有脯醢。其位主人以虛爵降奠於篚用。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五

右獻眾賓 記眾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鄉飲酒記曰與薦者皆薦以齒。

揖讓升賓厭眾賓升眾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解於賓主人之升實解西階上坐奠解拜執解與賓席未答拜舉解者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拜執解與賓答拜降洗升賓之西階上西面奠解拜拜受。舉解者進坐奠解於薦西不投。賤賓辭坐取以興。若親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於其所舉解者降。

右一人舉解將舉者於右見上章。

大夫若有遺者則入門左謂此鄉之人為大夫者也。謂之遺其土也。於旅乃人鄉大夫士非鄉人。主人降也。不出門別於禮亦然。注於鄉人耳。今文遺為僎。

主人降也不出門別於

主人降也不出門別於

賓及眾賓皆降復初位也初位門內東面主人揖讓以

大夫升拜至大夫答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

辭洗如賓禮席於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升不拜洗主人

實爵席前獻於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

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己

正也賓一重席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嗜

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答拜凡所不者殺於

由東

右獻大夫 記若有諸公則於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

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樂作大夫不入後樂

大夫降洗將辭主人也大夫若主人復降階降辭如初卒洗

大典通考 卷七十五 六

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於兩楹間

復位主人實爵以酢於西階上坐奠爵拜大夫答拜坐祭卒

爵拜大夫答拜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再拜崇酒大夫答拜

主人復降階揖降將升大夫降立於賓南雖尊不奪主人揖

讓以賓升大夫及眾賓皆升就席

右大夫酢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言少東者明

不欲大東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而鼓執越內弦

右手相人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瑟先

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

手相由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

弦結手入之淺也 笙入立於縣中西面堂下樂相從也縣乃

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不歌不笙不

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則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

昔大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

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刊于寡妻至於兄弟以

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

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 工不與告於樂正曰正歌備者不與

略也樂正告於賓乃降尊之也君賜大夫樂畢主人取爵於

上篚獻工大師則為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畢又從 賓降主

人辭降大夫不工不辭洗卒洗升賓爵工不與左瑟一人拜

受爵左瑟主人授爵也主人降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

人相祭者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眾工不拜受爵祭飲

辭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與受不洗遂獻笙於西階上不洗者

工而不洗矣而眾笙不洗者笙 一人拜於下盡階不升堂

賤於眾工正君賜之猶不洗也笙 一人拜於下盡階不升堂

大典通考 卷七十五 七

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眾

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辭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於篚

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

右樂賓 記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

和 獻工與笙取爵於上篚既獻奠於下篚其笙則獻諸西

階上奠爵於下篚不復

主人降席自南方禮級從降賓不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

諸主人再拜司正答拜爵備樂畢將雷賓以事為有解倦失

立之監或 主人升就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爵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降階上北面受命於主人洗

者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也西階上北面請安於賓賓主人賓禮解

許司正告於主人遂立於楹間以相拜相謂賓主人及主人

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再拜皆揖就席為已安也今司正

賓解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解興退少立奠解表其位也

其位也古文進坐取解興反坐不祭遂卒解興坐奠解拜執

解興洗北面坐奠於其所又曰坐奠之拜與少退北面立

於解南立解南亦未旅以將射也旅則禮終也

右司正舉解 記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薦於

三耦俟於堂西南而東上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

此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

上北面告於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司射主人之吏也於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免衣也決猶闔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

擊指以鉤弦闔體也遂射講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

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欵也所以蔽膚斂衣也方持弦矢曰挾

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於弓外見鐵於附右巨指鉤弦

古文挾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

皆作接賓對曰某不能為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

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曰請射於賓賓許司射降自

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

主人之吏西面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於西

序矢在弓下北括眾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上堂西廉主人

之弓矢在東序東亦倚於東序也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

耦於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

與某子射此選其才相近者司正為司馬兼官由便也立

正無事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事至也今文

馬又命獲者倚旌於侯中為當負侯也獲者亦弟子獲者由

西方坐取旌倚於侯中乃選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

於下當辟射也贊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

南堂前三筈西面北上坐筈矢幹也今文無南樂正北面立於其南

鄉堂不與

右請射 記于路廷射事見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

弟子實黨之少者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

前戒謂先射請戒之司射之弓矢與扑倚於西階之西

也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也

古文曰遂命 凡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二指謂左右手

食指將 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射故也旌

各以其物建也言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榭無物則以白

羽與朱羽綵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無物者謂小國

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此翻旌也翻亦所

以進退眾者綵者雜也杠撞也七尺曰仞鴻鳥之長脰者

也入尺曰尋今文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有故也

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附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子納射

器者皆執 遂授矢受於納矢三耦皆執弓搯三而挾一介

也插於帶右司射先立於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三耦皆進由

司射之西立於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司射東面立於三耦

之北搯三而挾一个為當誘射也固東面矣揖進當階北面

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

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

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庠門外

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
 榭災之榭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榭宜作榭州立榭者下鄉
 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為序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
 序為夏后氏之學亦非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不
 侯中俯正足是方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不
 去旌以其誘射誘猶將乘矢象有事於四方執弓不扶右執
 弦不扶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於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
 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扶之示遂適階西取扑搯之以反位所
 以徒犯教者書云扑作教刑

右誘射 記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自
 問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
 處也謂之物者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
 畫之長短也筈矢幹也長三尺與趾相應射者進退之節
 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
 足至東頭為距後足來合而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是
 南面為隨武跡也尺二寸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五架之屋也正中曰 楚扑長如筈刊本尺持其可射
 陳次曰楹前曰楹

者有過則撻之 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中人當刑之今
 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
 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 旌深有志於中獲者適侯執旌
 負侯而侯文侯為立今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也作使

也 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
 上射先升三等不射從之中等間也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

上射揖並行 並併也併東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
 還視侯中合足而侯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射不備

出於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鈞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於物
 間左執籥南揚弓命去侯 鈞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籥弓

末也大射曰左執射揚猶舉也

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於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侯絕不
 射成侯者偃猶作也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
 反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製反位立於司射之南者明為
 二人命司射進與司馬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
 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謂
 也無矢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
 從後也獲者坐而獲獲者中則大言獲得也射舉旌以宮
 當從后獲者君商為臣獲而未釋獲未釋其算卒射皆執
 偃旌以商聲和律呂相生獲而未釋獲未釋其算卒射皆執
 弓不扶南面揖揖如升射不扶亦右執上射降三等下射少
 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於左下與升射者相左交於階前相
 揖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侯於堂西南面東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於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
 於賓曰三耦卒射刑器即尊者之側賓揖然之司射降搯扑

反位 右初射獲而未釋獲 記命負侯者由其位於侯者上射
 於右物射 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樂行之取人

以 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
 漸 西取弓矢 尊者宜逸

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升
 自西階鈞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推

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侯以旌指教之司馬
 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

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侯以旌指教之司馬
 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

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侯以旌指教之司馬
 出於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

福之南命弟子設福福猶幅也所以乃設福於中庭南當洗

東肆東肆統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於堂西襲反位弟子

取矢北面坐委於福北括乃退司馬襲進堂福南北面坐左

右撫矢而乘之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

事升堂乃袒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

蓋也蓋也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於福增故曰加焉獲

右取矢記福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

韋當博廣也兩端為龍首中央為蛇身相交也龍首君子

無矢而乘之分委於當左福槩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

南北當洗髮赤黑漆也奉朱子正作奉今從之

六典通考卷七十五

司射倚扑於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

皆與射則遂告於賓適階上告於主人主人與賓為耦若

夫或射或否在階欲耳射者釋已之志君子務焉大夫

大夫大夫雖眾皆與士為耦以耦告於大夫曰某御於子夫

皆與士為耦謙也來觀禮同爵自相與耦則謙自尊別也大

夫為下射而云御於子尊大夫也士謂眾賓之在下者及羣

命已下尚於鄉黨一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使司射降搢扑

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眾耦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其命

三耦眾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

立東上大夫之耦為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

賓多無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其志在射司射乃比眾耦

辭承賓射者降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三

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進立於司馬之西南必袒決遂者

司射作上耦取矢上耦如作射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福北

面揖及福揖當福福正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

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附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

位東面揖橫弓者南路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

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

整理也不言母周在階非若周可也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

弓上取一個與其他如上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既

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揖

三挾一個福南鄉當揖皆左還上射於右上射轉居右便其

少南行福之位與進者相左相揖反位相左皆由三耦拾取矢亦如

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於西方而

六典通考卷七十五

后反位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眾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

弓揖三挾一個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

之耦為上未猶不也眾賓不拾者未射無福上矢也言此者

右再請射記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

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

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個去扑與司馬交於階前升請釋

獲於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

不必也賓許降搢扑西而立於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

者設中遂視之視之當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中

右取矢視算 記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

惟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耳然則損升降不釋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弟子奉

豐升設於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

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

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指扑北面於三耦之南

命三耦及眾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

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固

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弓司射先反位所命來

三耦及眾射者皆與其耦進立於射位北上司射作升飲者

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先升尊賢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飲者也亦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進

坐奠於豐下與揖立卒解不祭不拜受罰爵不不勝者先降

後升先降略與升飲者相左交於階前相揖出於司馬之南

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復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

於序端執爵者坐取解實之反奠於豐上升飲者如初每

至於偏三耦卒飲實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解

降洗升實之以授於席前優尊受解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

受罰爵者不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

宜自尊別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以

嫌其升眾賓繼飲射爵者辯乃徹豐與解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

右飲不勝者 記主人亦飲於西階上說射爵而飲也己

爵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

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為其將祭獲者負侯北

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侯也祭侯三處也拜送爵不同面

以南為上為受爵於侯侯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錯

之於位古文曰再拜受爵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

適右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為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上

也言使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與取肺坐祭遂祭

酒為侯祭也亦二手與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

神在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

拜既爵不執之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司馬受爵奠於筐復

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於乏南遷設薦俎就乏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偃旌也設獲者負侯而俟司射

於南右之也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獲者負侯而俟司射

適階西釋矢弓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

獲者於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釋獲者薦右東

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

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

射受爵奠於筐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為復

俎辟右獻獲者及釋獲者 記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膈膈若膈

折以大夫東方謂之右个侯以鄉堂釋獲者之俎折脊脅

肺皆有祭皆皆獲者也祭祭肺也以言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於階西挾一个指扑以反位為射

司射去扑倚於階西升請射於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揖扑由

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位也

不言射者以司射先反位言先三耦及眾賓也既命之即反

當序取矢拾取矢位三耦及眾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於射

無所先位以猶與也今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

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西堂皆袒決遂執弓皆進階

前揖南面相俟及福揖拾取矢如三耦及福當福東西也主

拾取矢不北卒北面揖三挾一个亦於三耦揖退皆已揖左

面揖由便也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

先言主人將襲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袒決遂於堂西

先言賓尊賓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就其耦於射位與

之拾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

取矢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說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太

束者下耦與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與反位

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

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亦於三耦揖退耦反位大夫遂適

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大夫不序眾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

以反位

右三請射 記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

司射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

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於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於賓

賓許諾司射降揖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於賓賓許而

於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傳尊者之命於賤者司射

遙號令之可也樂正亦許諾猶北面不還在堂

遂適階間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

終所以將入矢一節之問當拾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

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以聽也東面者進還鄉大師也

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風召南之詩篇也射義曰騶虞

者樂官備也其詩有一發五祀五稔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

者眾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

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間若一者重節大師不與許諾樂正退

反位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眾賓繼射釋獲

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

射如初卒已也今文

右三射用樂 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謂眾賓

眾賓無數也每一耦射歌五終也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太

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算獲算也今釋獲者以賢

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

右取矢視算

司射命設豐設豐饌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

弓升飲如初

右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饌適堂西以命

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日執面饌尚也并矢司射反位三耦

及賓主人大夫眾賓皆袒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

附以退不復位遂授有司於堂西不挾亦謂執之於司掩也

禮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大夫及眾賓也相俟堂西進

夫及眾賓從升立時少退於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而下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解也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福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侯諸所退皆侯堂西備復射旌言以者

右三射畢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面立當監樂正命弟子贊工即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運樂也降時如初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與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於賓東賓坐奠解拜執解與主人答拜卒不祭卒解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所不者酬而禮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主人進受解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階禮殺也

六典通考卷七十五

賓揖就席主人以解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於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實解進西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謂以長幼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受酬字不若子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受酬者降席司正退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

如賓酬主人之禮辭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在下謂賓立於西序端東面退立侯後酬者也始眾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辭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於西階上在下謂賓司正降復位

右旅酬

記古者於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樂之盛言語無凡旅不洗禮樂之道也疾今人慢於禮不洗者不祭既旅士不入

從正禮也既旅則將燕矣士人齒於鄉人

使二人舉解於賓與大夫二人主人舉解者皆洗解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解拜執解與賓與大夫皆席末答拜舉解者皆坐祭遂飲卒解與坐奠解拜執解與賓與大夫皆答拜舉解者逆降洗升實解皆立於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解者皆進坐奠於薦右坐奠之賓與大夫辭坐受解以興辭解其舉解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與大夫反奠於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解如右二人舉解將舉者於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矍相地名也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

六典通考卷七十五

去者半入者半先行飲酒禮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償償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又使公罔之喪序點揚解而畏其義則或去也延或爲誓

司正升自西階

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於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於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實辭以俎俎者香也

之者不敢以反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賓辭之使其黨俟徹俎賓意也上言請坐於賓此言主司正升立於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階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俟弟子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於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必歸其盛者所以厚禮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東侍者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於賓南凡言還者明取俎各自鄉其席眾賓皆降立於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為將燕

右徹俎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三

主人以賓揖讓說屢乃升大夫及眾賓皆說屢升坐說屢者屢褻賤不宜在堂也說乃羞也燕設啗具所以案酒無算爵屢則振衣為其被地乃羞也燕設啗具所以案酒無算爵使二人主解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卒解不拜二人謂解使之升立於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解也卒解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解者拜既爵此坐於席禮既殺不復崇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長受而錯皆不拜錯者賓主人之解以之次賓也實賓長之解以之也錯皆不拜大夫其或尊者遞飲於坐而已皆不拜受禮又殺辭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眾賓之未飲而辭主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解者酌以其將旅酬不以己尊於人也其末若皆眾賓則先酬主人之贊者若皆大夫則先酬賓黨而已執解者長受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酬酌在上辭降復位長受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異位當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雖受尊者拜也古文曰受酬者不拜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雖受尊者辯旅皆不拜此始旅兼有拜執解者皆與旅也已飲不復飲

耳非逮下之惠也亦卒受者以虛解降奠於篚執解者洗升自以齒與於旅也復奠之意也今文無執解及賓解大夫實解解為之無算樂無次數

右燕

賓興樂正命奏陔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眾賓皆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拜送賓西面賓不答

右賓出

記大夫後出下鄉人下干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拜送大夫尊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揖大夫乃出拜送之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門外拜賜謝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於門外乃退不見不褻禮也拜辱謝其自屈辱

六典通考 卷七十五

三

右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元端也息猶勞也勞司也月令曰勞無介勞禮略於飲酒也此不殺無俎使人速農以休息之無介以下皆記禮之異者不殺無俎使人速賓迎於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眾賓既獻眾賓一人舉解遂無算爵言送者明其間闕也賓坐奠解於其所擯者遂受命於主人請坐於賓賓降說屢升坐矣不言送請坐者請坐主於無算爵無司正已不立之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數徵唯所欲徵也謂所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也謂呼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數徵唯所欲徵也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數徵唯所欲徵也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數徵唯所欲徵也

右息司正

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數徵唯所欲徵也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數徵唯所欲徵也賓不與昨日至尊不可數徵唯所欲徵也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湖西閣鎮珩輯

賢興考

歷代賢興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為一家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鄒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為之駕郡守身自往勸遺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有而弗勉令至京師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自惠文以後郡國薦舉人才曰賢良

方正曰孝廉曰博士弟子孝文二年詔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縮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方東朔傳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衛者以千數其不足宋者輒報聞罷公孫弘傳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菑川國復推上弘引謝不能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曰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朕親覽焉於

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五年復召賢良文學孝昭元始元

年閏月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五年六月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權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宏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自孝文策罷錯之後賢良方正皆上親策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初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孝宣本始四年詔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地節三年詔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神爵四年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孝元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孝元舉茂才富平侯張勃舉陳湯湯待選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一百會葬因賜諡曰穆侯湯下獄論罪永光二年

詔內郡國舉賢良直言之士各一人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三年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親覽焉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元延元年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孝哀元壽元年詔公卿大夫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董仲舒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至闕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

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詔書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孝廉之選文帝詔以為萬家之監亡應廉非有實行可黃龍元年詔曰舉廉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才自今以來毋得舉吏六百石者不元始元年令宗室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武帝元朔五年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效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三

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乃者常與計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詳國學篇賢良未對策者亦可為博士時張湯請博士弟子董仲舒鞫固皆先為博士後舉賢良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成帝時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陽朔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日知錄甲乙丙科平帝時歲課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中十餘人遺詣京師受業博士終軍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遺蕭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漢雜科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始元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本始元年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

各一人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才異倫之士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敦厚遜讓有行者建昭四年詔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才特立之士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行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鴻嘉二年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永始三年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哀平初平當奏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宏農太守舉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四

吏民能者莫有應者建平元年詔舉孝弟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元始元年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西漢會要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射策者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其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王嘉馬宮翟方進皆以射策甲科明經為官袁良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孔安明法鄭崇父實以明經為官夏侯勝張禹並以明經為博士

史薛宣以明習文、
法詔補御史中丞

後漢世祖詔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
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
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
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
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嚴選擇英俊賢行廉潔
平端於縣邑務試授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
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正舉者建武六年勅公卿舉賢良
方正各一人七年詔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
詣公車朕將覽試焉建初元年詔曰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
職耗亂刑罰不中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五

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
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
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
起畎畝不繫闕閭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
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
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五年詔公卿以下
舉直言極諫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以嚴穴為先勿
取浮華永光六年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
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帝
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永初元年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

相舉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政術達古今直言極諫者各

一人五年詔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
正有道德達正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
異者并遣詣公車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漢安元年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
方正能探頤索隱者各一人冲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校尉
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士各一人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
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三年詔大將
軍公卿特進侯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永興二年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
一人延熹八年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永康元年詔公卿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六

校尉舉賢良方正東漢舉賢良文學魯丕郡功曹舉遷議郎
中屠剛蘇章李法爰延崔駰周燮不統劉
瑜荀淑皇甫規
張奐劉淑劉焉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建武十二年詔三
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
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建
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和帝
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
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
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
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
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
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永元七年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

求人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陽嘉元年左雄上言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可不拘年齒帝從之尚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必非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實揚聲亦在弱冠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眾心不厭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詳采厥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吏帝不從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七

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卻之閏月令諸以詔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公府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亦不應科此棄木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人兼之苟外一漢安元年尚書令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意矣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西都時孝與廉

當是各為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舉孝廉為郎劉向舉孝廉為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為一科矣西都只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試家法課牋奏黃瓊所云端用儒學文吏取士備有所遺則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行實也桓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而所在玩習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賊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舊制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東漢舉孝廉馬稜伏波者魏霸卓彪馮鈞賈琮鄭弘周章張霸桓典桓鸞劉平江革周舉第五倫鍾離意韓琦朱穆徐防張敞胡廣袁安翟劭崔請陳禪龐參陳龜橋玄黃憲不就楊彪張綱王龔仲高陳球杜根劉陶李雲傅燮蓋動張衡不就左雄李固杜喬吳祐延為段熲陳蕃李膺劉祐宗慈巴肅范滂尹勳蔡衍羊陟陳翔檀敷劉儒賈彪符融不就鄭太不就荀彧皇甫嵩朱雋劉虞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八

公孫瓚袁術許劭第五訪劉矩劉寵陽球劉琨張興包咸楊仁董鈞服虔穎容許慎高龔劉梁高彪劉茂張武戴封雷義王烈謝夷吾李郃初光武立五經博士凡十四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卿一人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建武中太常選博士四陳元為第一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肅宗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和帝時司空徐防上疏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法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代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延光二年詔

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陽
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十人本初元年
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
人補太子舍人詳見郡國學篇嘉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者
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

東漢會要至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卓異者建和元年

一有道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

厚質直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仁賢中興以

節質直清仁賢獨行高茂才四行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

為茂才四行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

人將帥永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九

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
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
謀謀任將帥者各二人耆儒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
特進九卿校尉各一人人耆儒人補郎舍人二年除京師耆
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初平四
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太子舍人下第者羅
之試尚書安帝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
一拜尚書

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孝秀美名誰不樂居自非驗
之以文詞課之以程試雖有神明之哲無由觀察能否
而審第其高下故章帝建初詔書以為茂材孝廉歲以
百數能未著而授之政甚無謂也蓋是時徵舉之人即
子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訪訕滋生其後左雄建議
請先試諸公府後覆於端門端門者御史之府即唐宋

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東漢風俗最稱近古其於考
言之典詳備如此而當時茂材孝廉之數尚不及今日
什伯之一觀其詭情冒進黑白混淆早為入主所厭棄
甚或惰於守職疏於吏事有如韋彪李固之所陳者是
則選人愈多得才愈少其由來非一日已及東晉喪亂
人士失業郡國所舉孝廉有并文詞而不能為者夫昔
之孝廉今之鄉舉也古者覈求實行雖無文術不害其
為賢今也程以區區之末藝而不復問其素行則名與
實已不相應矣乃或并此而不能為豈不輕朝廷羞當
世之士乎

魏氏既平中土屢下求賢之令時何夔言於太祖曰軍興草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十

創用人未詳其本各引其類自今所用必先覈之鄉閭日知
德崇獎所地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
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許進盜逆萌生
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
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
正始游誕之徒茂周孔文帝初即王位尚書陳羣立九品官
晉老莊風俗為之一變文帝初即王位尚書陳羣立九品官
人之法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
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九等其有
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或以六升五或道義虧缺
則降下之其州大中正功曹郡中正主簿皆取著姓士族為
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北齊清都郡鄴臨漳成安三縣上
史或稱某州大中正或稱某郡大中正或無大字多以
他官兼攝無專員又或以致仕家居者為之至唐始廢黃初
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

戶口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始嗣王位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

可復六曰學以為己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

方正直言之士舉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

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虞對舉推為太子舍人阮仲與邵說王康對賢良俱上第除尚書郎或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羣士廷問之種策

奏推第一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散騎常侍傅元皇

甫陶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大典通考 卷七十六

十一

而天下賤守節其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

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

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

詔進之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

資以定品格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魏初軍中權時之制

非經久之典宜定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九品有

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

明三也今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

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一也置州郡

者本取州里清議以鎮異同不謂一人之才了一州之才一

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廢何獨責

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於大臣損政

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

中正坐徇其私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

首損政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諸受枉者抱怨

積久不蒙無私之德長墜邪人之銓損政四也先古政教崇

鄉黨之義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

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采聲於臺府納毀於

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

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

朝廷考績之課使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五也凡立品

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

大典通考 卷七十六

十一

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為抑功實而崇虛名損政六也且

以品取人或非才能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所限若狀得

其實猶品狀相妨况不實者乎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

必書以為褒貶今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天下之人

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八也職名中正實為

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疏入優詔答之後司

空衛瓘等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舉里選竟不行

馬端臨曰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評論所不許

則司擢用者不敢違擢用或非人則司評論者不任咎又

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

勢者不暇舉賢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

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求品於王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讎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爲貶坐是沈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患連非也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始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續父卒繼母疾之誣續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不可拭滌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三

則天下無全人矣况中正所品未必皆當乎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卽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至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惠帝永寧初王接舉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惠帝復降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試接以爲恨

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

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卽位仕者不拘長幼沈約論曰魏武始基軍中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自魏至晉州郡都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俛仰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齊建元元年詔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宋帝齊高帝受禪大赦皆有犯鄉論清議者洗除先注等語所洗卽中正所注也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眾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南

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贖方切論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窳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是時立限年之制鄉舉里選不覈才德進取以官婚冑籍爲先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

顧炎武曰古之哲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

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
禁錮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賊汗淫盜一皆
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
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汗至煩
詔書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
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蘇登庸以比三凶不才
投畀雖二帝之舉錯未嘗不詢於芻蕘然則崇月日以佐
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
闕也

梁初無中正天監中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
不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尙書左僕射沈約上疏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五

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
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校棊布傳經授業學
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
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臺司漢
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竝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見謂
愚賤且秀才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
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
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語曰天下無生
而貴者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
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大嗣嫡猶等家臣且徒
步匹夫見禮侯伯式問擁篲無絕於時迄於二漢尊儒重道

雖名公子弟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
以來其流稍改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
室所論必門戶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
以敦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
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
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
陳依梁制凡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得未
壯而仕官篇

後魏州郡中正掌選舉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孝文
時韓顯宗上言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
朝廷但檢其有門第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何假置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六

秀孝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
代無周勃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先敘
之則賢才無遺矣馬端臨曰逮南北分裂三百年用人多取
猶卽然以門地自負當時南人有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
散之孫蔑令長之室之說北人亦有以貴襲貴以賤襲賤之
說其時仕者或從辟召或舉孝明帝時清河王懌上表曰自
廉而所從舉之人皆貴胄也置中正以來莫不高擬其人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充於具瞻
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總覈人物今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爲勅
制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易務並革遷中正一依前軌靈太后
詔依行而終不能用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徐因陳言
自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極諫之士以
爲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風遂替今請依漢氏更立

四科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
詔下公卿議亦寢

北齊州縣皆置中正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

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

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

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楊遵彥撰選舉秀才權第罕有甲

後周文帝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舉賢良綽懲魏齊

失罷門資之制所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詔

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當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天

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為秀才郡舉明經行修者為孝廉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七

隋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杜正玄舉秀

時海內惟正玄一人舉秀才其弟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

怒改為煬帝始建進士科先是開皇中李諤奏於文帝曰昔

魏之三祖忽君人大道好雕蟲小藝代俗以之相高朝廷以

茲擢人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其言乃下制禁文筆之

為浮詞者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詞不質書罪於是

風俗改勵政化大行及煬帝變前法置進士第後生復相倣

效皆以浮虛為貴

唐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

縣者曰鄉貢皆升名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

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

經有學分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料此歲舉之常選也舉

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

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客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

之詩因與耆艾敘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

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其宏文崇文

生各依所習業隨明經進士例其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文理

俱高為上上文高理平理高文平為上中文理俱平為上下

文理粗通為中上文劣理滯為不第此條取人稍峻其明經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六

各試所習業正經有九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為

中經周易尚書公羊穀梁為小經通二經者一大一小若兩

中經通三經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經者大經並通其孝經論

語兼習諸明經試兩經進士一經每經十帖孝經二帖論語

各四條餘經各三條孝經論語共三條皆錄經文及注意為

問其答者須辨明義理然後為通通十為上通八為中

通七為上下通六為中上其通三經者全通為上上通十為

上中通九為上下通八為中上通七及二經通五為不第

其進士試雜文兩首策時務五條洞識文律義理愜當者為

通若事義有滯詞句不倫者為下其經策全通其明法試律

令各一部識達義理問無凝滯者為通粗知綱例未究指歸

每部試十帖策試十條律七條令二條全其明書則說文六

帖字林四帖諸試學書生帖試通訖先口試不其明算則九

數讀令精熟試十得九為第其試級術編古者綴術七條編
古三條諸及第者並錄奏仍開送吏部書算於從九品下敘
排宏崇生雖同明經進士以其資蔭全高試亦不拘常例崇
生習一大經小經者兩中經者習史記者漢書者東觀漢記
者三國志者皆須讀文精熟言音典正策試十道散粗解注
義經通六史通三其試時務策者須識文體不應簡齋即準
失問目義試五得三皆兼帖孝經論語共十條應簡齋即準
貢舉例帖試太常解中禮部勘責十月內送考國子監大成
二十員取貢舉及第人聰明灼然者試日誦千言並口試仍
策所習業十條通七然後補充各授官依色令於學內習業
以通四經為通其祿俸賜會准非仗衛直例給業成者於吏
部所加經者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各加兩階餘經各加一階
及第者放選優與處分如不及第依舊任每三年一簡九年
業不成者解退依常選例業未成者未滿者不符別選及充
餘使若經事故應依日還令覆上其先及凡開元禮通大義
第人欲加經及官人請試經者亦准此

大典通考 卷七十六

六

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二通者及第散試官
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
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已上為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
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
通七策通二已上為第能通一史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
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貢舉非其人
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初高祖即位詔諸州明經
秀才俊士進士明於治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
隨方物入貢初秀才第最高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貞
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高宗永徽二年始
停秀才科劉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

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毋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
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
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久廢不欲
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無及第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
奏請有堪以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並停代宗朝
楊綰為禮部侍郎請置五經秀才科事寢不行唐代舉秀才
正倫一家有秀才三人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二十餘人
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玄宗武德至永徽每年進士或二十餘人
強學待問無失後選者為秀才通二經已上者為明經明
時務精熟一經者為進士文苑英華判目有云文藝小善進
士之能訪對不休秀才之目是其難易可知矣馮明經故有
位登大廡初五經秀才科是當行之而旋廢耳
甲乙丙丁四科進士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
進士唯有乙科而已進士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得第者
十一二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鈔義條進
士唯誦舊策皆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
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天
授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陽城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
始武后試諸路貢士如後世之開元七年令宏文崇文國子
生季一朝參及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家藏其書貢舉人
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諸州貢士上州歲三人中州二
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十七年國子祭酒楊場上
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
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洋州刺史趙匡議舉人
條例一進士習業令習
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試兩首五百字以上試
策衣論議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理通詞雅為

大典通考 卷七十六

辛

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二通者及第散試官
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
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已上為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
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
通七策通二已上為第能通一史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
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貢舉非其人
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初高祖即位詔諸州明經
秀才俊士進士明於治體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
隨方物入貢初秀才第最高有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貞
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高宗永徽二年始
停秀才科劉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

上理通詞平為次餘為否其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徵問經傳
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貴觀理識不用徵求隱僻
詰以名數為無益之能苟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
道德諸經通元經孟子荀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
茂才舉一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致其詞典雅者謂之
秀才舉一學兼經史或三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
其目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
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史書史
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并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
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
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兼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
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
當代者其餘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實錄并貞
觀政要共為一史一天文律曆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
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
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
禮部選士自此始二十五年勅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
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子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辛

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
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
學以領生徒為進士者舉人舊重兩監後世緣者以京兆同
華為榮而不入學十二載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
及郡縣學者勿舉送是歲道舉停考予加周易十四載復鄉
貢廣德元年賈至為侍郎上言歲方艱歎舉人赴省者兩都
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
起於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
經填帖故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
記帖括又投牒自陳非古先哲王側席求賢之意請依古察
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

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
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
皆通為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
第罷歸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帝以問翰林學士對曰舉
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廉按孝
罷於建
中元年
初禮部
侍郎親
故移試
考功謂
之別頭
貞元十
六年
中書舍
人高郢
奏罷議
者是之
元和十
三年禮
部侍郎
庾承
宣奏復
考功別
頭試太
和三年
監察御
史姚中
立又奏
停六
年侍郎
賈餗又
奏復之
唐之別
頭試即
今元和
中明經
停口
義復試
墨義十
條五經
取通五
明經通
六其嘗
坐法及
為州
縣小吏
雖藝文
可採勿
舉初開
元中禮
部考試
畢送中
書門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辛

下詳覆其後中廢元和十三年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
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
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
而後放榜議者以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太和八年宰相王
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
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唐進士放榜
畢以試文送
兩省詳覆如今之鄉
會試卷送部磨勘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
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
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
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
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

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
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
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
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
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
齒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
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
門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唐又
有制詔舉人試之日或在殿廷天子親臨觀之試已餽其名
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應詔者多則
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唐時餽名之法惟施於制科而明經進士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幸

則其為名目隨其人主臨時所欲而列為定科者如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之類其名最顯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禪太山梁
父往往會見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禮甚優而宏材偉論非常
之人亦時出於其間焉容齋隨筆張九齡以道伴伊呂策高第時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人經邦治國材可經邦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燕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

秦蕙田曰唐制科之目見於登科記者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豁略堪任將帥科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者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
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志烈秋霜科幽素科

詞彙文律科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儒素之業科
文藝優長科絕倫科臨難不顧徇節靈邦科長才廣度沈
迹下僚科拔萃科疾惡科才膺管樂科道伴伊呂科龔黃
科才堪經邦科才高位下科抱器懷能科茂材異等科良
材異等科文學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藻思清
萃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
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文史兼優科文詞雅麗科博學通
議科博學宏詞科文辭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
智謀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高材未
達沈迹下僚科多才科王霸科高蹈邱園科樂道安貧科
諷諫主文科經學優深科軍謀越眾科困學記聞云唐制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六

幸

舉之名多至八十有六則登科記所載尙有未盡
兩漢而後人才莫盛於唐惟其科目繁多故一材一藝
者各有以自見於世而非非常不羈之才遂得以盡展其
長而無所拘閼由明迄今專用進士取士其途既狹而
又限以四子章句之文使凡治舉子業者一切屏經史
不觀是以學業日疏識見卑陋宜夫文章政事之美遠
不若漢唐也

梁開平元年勅近年舉人秋薦不親試者號為披解今後宜
止絕又勅禮部貢院所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乾化元
年以尚書左僕射楊涉知貢舉非常例也開元時禮部侍郎
專知貢舉其後或以他官領多用中書舍人及諸司四品清

資官唯會昌中命太常卿七起主貢舉時亦檢校僕射五代時或兵部尚書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爲之不專主禮侍矣

後唐同光三年勅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試升

王徽柔維翰居魁亞降符蒙正第四今後禮部所試委中書

門下詳覆奏開三年工部侍郎任贊奏請諸色舉人逐處選

實從官僚中藝學精博一人於本貫比試如非通贍不許妄

給文解長興三年勅今後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

便赴貢院就試免再取文解日知錄通典選人條例其備人

請榜示以懲之後唐天成三年中書奏吏部南曹關今年及

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勅狀稱曉通試

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勅貢院權科

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爲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

其事豈得相傳奏草海濱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

公場宜令所司落下放罪

即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謂之傳衣鉢和

凝登第者在十三後得范質遂處以十三後范登相位官至

太子太傅

後周廣順三年敕禮部貢院試前精加考校逐場去雷無藝

者雖應舉年深不得饒借場數有藝者雖遭黜落並許陳訴

不得街市省門故爲喧競及投無名文字訕毀主司如有故

違必行嚴斷配流邊遠同保人永不得赴舉主司不得受薦

託書題密具姓名聞奏其舉人不得就試又今後舉人須取

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祇許兩京給解顯德二年知貢舉

實儀奏進士省卷限納五卷以上于中雖有詩賦論各一卷

餘雜文歌篇並同納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

通三已上爲合格候考試終場以文藝優劣定爲五等文字

乖舛詞理紕繆甚者爲第五等殿五舉次爲第四等殿三舉

稍優者爲第三等第二等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殿舉數

並於試卷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

監官等其諸科舉人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爲

首罪勒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賂進士

如有倩人作文字應舉者許人告言送本處色役永不得仕

進同保人知者殿四舉不知者殿兩舉受倩者見在官停任

選人殿三選舉人殿五舉諸色人量事科罪從之又舉人所

一場十百者殿五舉第二場第三場十百儀又奏乞依唐穆

者殿三舉其二場內元有九百殿一舉宗時考試及第進士先具姓名雜文申送中書請奏覆訖下

大典通考卷七十六

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五年知貢舉劉濤於東京試士放榜

後以所試詩賦進呈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退落

七人濤坐責官

馬端臨曰五代惟梁與晉各停貢舉二年以舉子學業未

精之故至於朝代更易干戈搶攘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

歲所取進士多者僅及唐盛時之半而三禮三傳學究明

經諸科中選者動以百計蓋帖書墨義承平之時士鄙其

學而不習國家亦賤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詩賦中進士

舉者爲貴喪亂以來文學廢墜爲士者往往從事乎帖誦

之末而能文者固罕見之國初諸科取人多於進士蓋承

五季之弊云

論曰進士之科始於隋煬殿試之制助於武后二人者皆淫亂荒廢之主其法宜不可爲常然自隋唐至今千餘年英君輩出未聞有從而議變之者何也蓋人之難知久矣以言取人孔子猶失之於宰我世之爲進士之文者其言必不若宰我之善而操取士之鑒者其智必不若孔子之聖驅天下之豪傑勉強以就有司一人之繩尺而又糊名易書揣索于闈昧之中是猶射鈎發覆其得偶中焉者幸耳非可以爲常也自明之中世吏部始掣籤以授人夫籤一物耳惡能知人之賢否高下哉然行之既數百年世皆以爲至公而不可易則夫今日進士之文亦吏部之籤而已其得也非其功其失也非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七

其罪雖有豪傑非常之才不過俯仰隨時以規進取而其人困於場屋者亦徒太息扼腕於時命之遭而於隋煬武后復何誅焉若夫終唐一代人心風俗遠不如兩漢而詭薄浮僞視魏晉有過之則其造士之無法實使之然矣蓋舉天下庠校之士舍父母去鄉里奔走而叢集于京師應試謂之覓舉求薦謂之乞恩榮之以資賢之名而辱之以不肖之實故破羈敵禍者操方寸之牒投獻於達官貴人之門而跪拜呼名不以爲恥及其卒也盜賊徒隸奮起而攘其國向之所謂搢紳大夫者逡巡北面比於狗豕之行甚至白馬一役衣冠惟其屠戮文學之士掃地以盡故傳有之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唐之亡也始於士大夫之無廉恥而漸漬以成風俗流至五季之亂倫紀破滅篡弒相尋歷五六十年而不能定嗚呼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六典通考卷七十六

八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湖西閻鎮珩輯

寶興考

歷代寶興

宋沿唐制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者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詩賦論各一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百一十條開元禮三史各對三百條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明法對律令四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開經引試通六為合格仍抽卷問律本科則否諸州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不通經義則別選官考校而判官監之試紙長官印署面給之試中格者第其甲乙具所試經義朱書通否監官試官署名其下進士文卷諸科卷帖由並隨解牒上之禮部有篤疾者不得貢貢不應法及校試不以實者監官試官停任受賂則論以枉法長官奏裁凡命士應舉謂之鑠應試所屬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既集什伍相保不許有大逆人總麻以上親及諸不孝不弟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家狀并試卷首署年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收納月終而畢將臨試期知舉官先引問聯保舉狀會同而定焉凡就試

唯詞賦者許持切韻玉篇其挾書為姦及口相授授者發覺即黜之凡諸州長吏舉送必先稽其板籍察其行為鄉里所推每十人相保有缺行則連坐不得舉太祖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姪及目為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後唐長興元年中書門下奏時論以貢舉官為恩門及以訓即師門徒今後及第人不得呼春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負藝者號曰公薦上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乾德元年詔舊制九經一舉不第而止自今一依諸科舉人許令再應開寶三年詔禮部閱貢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得一百六人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益自此始日知錄當時有特奏名者謂之恩科咸平三年遂至九百餘人天聖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之詔曰狃於寬恩遂墮素業苟簡成風甚可恥也而元祐初知貢舉蘇軾孔文仲言今特奏者已四百五十人又許例外遺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則無所望布在州縣惟務賈貨前後思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奮厲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六年李昉知貢舉取宋準等十一人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黜去之濟川昉鄉人也上頗不悅會有訴昉用情取人者上乃令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臺等為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尋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焉

臨日唐長慶以後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五代以來
 覆者謂有升黜宋乾德六年命書覆試則帝疑陶穀之子
 不能文亦未嘗別為升黜至開寶六年下第人徐士廉等打
 鼓論榜上遂命題重試至八年覆試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
 武殿得進士三十六人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禮部所定太
 宗太平興國三年御殿覆試命李昉扈蒙第其優劣為三等
 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覆試諸科得二百人並及
 第又閱貢籍十舉至十五舉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
 七人憐其老賜同三傳出身者五百餘人日知錄唐時所放
 十人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開韓文公三試
 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自
 宋太宗賜進士請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祿袍繡笏賜
 宴開寶寺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
 通判諸州餘皆優等薛居正等九月廷試舉人故事惟春放
 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九月廷試舉人故事惟春放
 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集會將親征北漢罷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三

之自是開一年或二年乃貢舉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進士
 分甲
 始此景德以後分爲五 雍熙二年廷試初唱名及第禮部試
 甲終宋之世皆承之 已帝慮有遺才取不中格者再試之由是得官者數百人凡
 廷試帝親閱卷累日宰相屢請宜歸有司始詔歲命知舉官
 舊唐書李勣傳云禮部試吏唱名乃人散取之是考試
 唱名其來已久若殿試後臨軒唱名及第則始於此 淳化
 三年諸道貢士萬七千餘人先是有擊登聞鼓訴校試不公
 者蘇易簡知貢舉受詔即赴貢院仍糊名考校遂爲例自淳
 化末停貢舉五年眞宗卽位復試而高句麗始貢一人先是
 國子監開封府所貢士與舉送官爲姻戚則兩司更互考試
 始命遣官別試舊制及第卽命以官上初復廷試賜出身者
 免選於是策名之士尤眾雖藝不及格悉賜同出身令守選

循用常調以示甄別景德四年定親試進士條制凡策士卽
 殿兩廡張帟列几席標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闕
 外翌旦拜闕下乃入就席試卷內臣收之付編排官去其卷
 首鄉貫狀別以字號付封彌官磨寫校勘用御書院印付考
 官定等畢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
 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卽以相附近者爲定始取鄉貫狀字號
 合之卽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其考第之制凡五等學
 賦優長詞理精純爲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爲第二文理
 俱通爲第三文理中平爲第四文理疏淺爲第五然後臨軒
 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餘如
 貢院舊制陳彭年與晁迥同知貢舉請詳定考試條式眞宗
 命彭年與賊輪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所取者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四

或非人望初彭年呈政府科場條目王旦投之地曰五年上
 內翰得官後日乃欲隔截天下進士彭年皇恐而退 五年上
 聞貢院監門官以舉人挾書悉解衣閱視失取士之體令止
 之先是挾書赴試者並同保人殿一舉是歲以挾書扶出者
 十八人計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
 令赴殿試禮部請自今挾書犯者依條殿舉其同保不殿舉
 奏可唐李揆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
 意也及試進士請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引貢八年始
 生謂之日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此請悉尋檢八年始
 置謄錄院汪師韓曰官封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宋之謄寫
 覆考而封其考景祐初詔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爲發解官及
 官所定之第也景祐初詔士有親戚仕本州或爲發解官及
 侍親遠宦距本州二千里令轉運司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
 於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封

彌謄錄如禮部初貢士踵唐制猶用公卷然多假他人文字或備人書之景德中嘗限舉人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公卷及後所試書體不同或假手文字得實即斥去永不得赴舉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學故預投公卷今有封彌謄錄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可罷自是不復有公卷公卷者士子平日所作文字先期納之禮部景德中定令知舉官先一月差入貢院考校公卷分爲等第仁宗寶元中李淑侍經筵請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經帖墨義而勅有司併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慶曆四年知諫院歐陽修言貢進士請先試以策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五

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先去之計於二千人中可去五六百以其畱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畱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其節鈔剽盜之人皆以先去比及詩賦皆是以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馬端臨曰試進士皆以詩賦論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嘗試策天聖間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策而不從寶元中李淑請并詩賦策論四場通考詔有司施行不知制誥富弼言歷代取士悉委有司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始有殿試何足法哉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廷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墮故事旋復殿試如舊嘉

祐初詔開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經各試大義十條兩經通入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時以高第之人顯顯欲稍裁抑遂詔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使職官鑠廳人視此若高才異行功狀較然者當以異恩擢焉仁宗朝十三舉進士四千五百七十七人甲第凡三十有九其後不至公卿者五人而已英宗卽位以開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解額視前四之三爲率明經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六

諸科毋過進士之數三歲一貢神宗初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一經及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次策三禮部試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采乃中格取諸科解名十之三增進士額又立新科明法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以待不能業進士者選人任子試律令始出官又詔進士第二人以下試法或言高科任僉判及職官習法豈宜緩今應者尙少若高科不試則人不以爲榮乃詔悉試直史館蘇軾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雖用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無知人之明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

之制臣以為不足矣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厯開嘗立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待至於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者屏之遠方徒為紛紛其與慶厯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故事收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贏馬惡衣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七

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皆為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帝讀其疏曰吾固疑此得賦議釋然矣經義即八股文所由助也唐明經試墨義賦以課記誦於大義無所發明宋時進士科特重而士鄙學究不為至是中書撰義式頒行天下疏解理趣不為章句之陋訖宋世詩賦或與或廢經義與詩賦或分兩科或合熙寧三年親試進士為一至元明而詩賦不施於應舉矣 策何足以盡人才然愈於詩賦諸州舉解考試監試官親賦

若門客毋試於其州類其名上轉運司與鑠廳者同試七人立一額後令存舊額十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元祐初禮部請置春秋博士尚書省請復詩賦與經義兼行又言新科明法中者吏部即注敘在及第進士之上舊明法最下必責之兼經古者欲加試論語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依科目次序詔近臣集議左僕射司馬光曰取士之道先德行後文學經術又先於詞采神宗專用經義策論取士乃復先王令典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令天下學官講解至於律令皆當官所須士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習為刻薄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四年立經義詩賦兩科罷試律義凡詩賦進士聽習一經初試本經義二語孟義各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八

一次試賦及律詩各一次論一末試子史時務策二凡專經進士習兩經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書周禮得兼儀禮或易禮記詩並兼書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次試本經義三孟子義一次論策如詩賦科並以四場定高下而解額各占其半自復詩賦而專經者十無二三諸路奏分額各取非均後遂通定去雷經義毋過通額三分之一八年中書請御試復試詩賦論策且言士多改習詩賦太學生二千一百餘人不兼詩賦者纔十二人於是詔來年鄉試復試三題專經人試策自後槩試三題詔聖初詔罷詩賦專經義廷對仍試策初神宗念字學廢缺詔儒臣探討而王安石乃進其說學

者習焉元祐禁勿用至是除其禁日知錄詩賦雖曰小技而今之經義始於王安石命呂惠卿主秀等爲之元祐八年中書省言進士御試答策多係在外準備工拙不相遠詩賦論三題施行已遠前後得人不少況今朝廷見行文字多係律對偶非學問該洽不能成章請行祖宗舊法陳後山談叢言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荆公悔之日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豈知數百年之後非質乎四年詔禮部試題集爲籍頒考官以防複出罷春秋科凡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既而復立春秋博士崇寧又罷之徽宗設辟雍以待士之升貢者然州郡猶以科舉取士崇寧三年詔取士悉由學升貢其州郡發解及試禮部法並罷五年詔大比歲參用科舉取士一次時州縣行三舍法免試入學者多當官子弟而在學積歲累試乃得應格其貧且老者病之故詔及此宣和三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年詔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入詔特增額賜第者八百餘人上書獻頌令赴試者百人有儲宏等隸大闡梁師成爲使臣或小史皆賜第凡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子皆能得之達官貴胄既多得賜以上書獻頌而得者又不可勝紀矣建炎初駐蹕揚州士人不能至行在詔諸道提刑轉運司即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董之河東路附京西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就試於留守司命御史一人董之國子生願就本路試者聽二年定第一場詩賦各一習經義者本經義三語孟義各一第二場論一第三場策三殿試策如之自紹聖舉人不習詩賦至是始復遂除政和命令官

私相傳習詩賦之禁馬端臨曰熙寧始罷詞賦專用經義至專用經義至建炎二年兼用經賦益自熙寧以來士無不習經義之日然元祐初欲經賦中分取人而東坡公疏言自更法以來士工習詩賦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隨經賦人數多少各自立額取人至建炎紹興之間朝廷以經義取士者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幾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賦而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後來坊屋率是賦居其三之二紹興元年詔諸道類試擇憲漕或帥守中文學之人總其事使精選考官於是四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令川陝舉人即置司州試之五年初試進士於南省是年川陝進士止試宣撫司特奏名則置院差官試時務策一道禮部具取放分數推恩等第頒示之諸路類試以代省試蓋軍興權制還禮部之請未果行至是始復舊制而川陝進士仍由司業高閔請參合三場以本經語孟義各一爲首詩賦各一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次之子史論一時務策一又次之春秋義當於正經出題並從之十五年定依舊制正奏及特恩分兩日唱名二十二年命州郡招延明於二禮者俾立講說以表學校考官優加誘進舊諸州以八月選日試舉人有趁數州取解者二十四年始定並用中秋日四川用季春而仲秋類省二十九年孫道夫在經筵極論四川類試請託之弊請盡令赴禮部國子監祭酒楊椿曰蜀去行在萬里可使士子涉三峽冒重湖邪欲革其弊監試得人足矣詔監司守俸賓客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是歲四川類省試始從朝廷差官三十一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合科以來通經者苦賦體雕刻習賦者病經旨淵微策問太寡議論器識無以盡人士守傳注史學盡廢

此後進往往得志而老生宿儒多困也請復立兩科從之既而議者以為兩科解額未定宜以國學及諸州解額三分為率二取經義一取詩賦若省試則以累舉過省中數為定額而分之議不果行建野雜記建炎二年王唐公為禮部侍郎曾御史統請廢經義而專用詞賦上意鄉之呂元直不可而後二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爲兩科於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浸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恐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內大小經義共三道三十一言者以為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詞章不合音律請復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許以詩賦不足之數通取不得過三分先是舉人既兼經義詩賦論策因號四科然自隆興元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年詔應令人代名及為人冒名赴省者各計所受財依條外並永不得應舉四年裁定牒試法文武臣添差官除親子孫外並罷其行在職事官除監察御史已上並不許牒試乾道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十一

六年詔諸道試官隔一郡選差後又令歷三郡合符乃聽入院清熙二年御試唱第後二日御殿引案文士射藝其日進士欄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獻多命中焉凡三箭中帖為上等正奏第一人轉一官與通判餘循一資二箭中為中等減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珠為下等三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黃甲餘升名次而已特奏名五等人射藝合格與文學不中者亦賜帛十一年進士廷試不許見燭納卷最後者降黜之舊制廷試至暮許賜燭然殿深易闇日昃已燭出矣凡賜燭正奏名降一甲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第五等與攝助教凡試省幃及國子監

兩浙轉運司者皆禁燭其他郡國率達旦乃出太常博士倪思請諭春官凡課試命題雜出諸史稍以論策為重毋止以初場定去留從之十四年翰林學士洪邁言貢舉令賦限三百六十字論限五百字今經義論策一道有至三千言賦一篇幾六百言寸晷之下唯務貪多何由精妙宜俾各遵體格是時朱熹患學者專究心科舉而置經史不講乃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太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教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為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難而就其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十二

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律歷地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各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史而皆可用於世者矣慶元四年以經義多用套類命有司出題各於本經摘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為一題

以杜挾冊警偽之計汪師韓曰宋舉人之弊凡五日傳義曰
寶慶二年左諫議大夫朱端常奏防賊之策端平元年侍嘉
御史李鳴復等請嚴懷挾之禁懇懇賞募人告投皆允行嘉
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陳主司三弊一曰沮抑詞賦太甚
既暗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處解榜多
置首選三曰國朝正史實錄等書人間私藏有禁有力之家
冒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爲策問寒遠
之士無由盡知請自今詩賦純正者實之前列春秋卓異者
不妨窺占其策題須明白指問詔從之舊制秋貢春試皆置
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
姻之家皆牒送唯臨軒親試不避是年詔自今朝官有親屬
赴廷對者免差考校及理宗朝姦弊愈滋有司命題苟簡或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執偏見臆說或發策用事訛舛所取之士既不精數年之後
復俾之主文是非顛倒愈甚時謂之謬種流傳渡江後置局
貢院特賜新進士餐錢集英殿賜第之三日赴馬上三人得
自擇同升之彥分職有差朝謝後拜黃甲其儀設褥於堂上
東西相向皆再拜已擇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
最少一人拜狀元又數日赴國子監謁先聖釋奠賜聞喜宴
侍從已上及知舉官館職皆預焉宋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達於教化凡三
科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詔文臣於內外幕職
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詔置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武是安邊洞明翰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詳明吏
理達於政事等六科天聖七年詔內外京朝官許少卿監以
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仍先進策論一卷卷五道下兩省看
詳詞理優者具名奏聞差官考試論六首合格即御試又置
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許轉運司逐州長吏奏
舉或於本貫投狀乞應州縣納所業策論十卷卷五道看詳
優者上轉運司審察鄉里名譽選官再詳實以文卷送禮部
委主判官看詳選優者奏聞餘如前六科熙寧中悉罷之建
炎開詔復賢良方正一科然未有應詔者高宗立博學宏辭
科凡十二題制誥詔表露布檄箴記銘贊頌序內雜出六題
分爲三場每題制體一古一今乾道初苗初言奏言祖宗增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置制科其立法寬故得士廣請開歲下詔於正文出題不得
用僻書注疏追復天聖十科以廣薦揚之路下廷臣議皆曰
注疏誠可略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侍從之臣豈
能悉知遂如初制止令監司守臣解送嘉熙三年臣僚奏詞
科去宏博二字止稱詞學科從之秦惠田曰宋制科號曰大
常其所得士見於史者富弼王安國以茂才異等王曙吳育
孫僅蘇紳夏竦吳奎張方平錢彥遠錢明逸錢藻蘇軾蘇轍
以賢良方正范百祿以才識兼茂然入第三等唯吳育蘇軾
二人其舉制科之人又多係京朝官有出身者唯高蹈邱園
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以待布衣應詔者耳兩後以後歲
下賢良之詔所得僅胡銓李廔二人廔又以布衣舉非東都
故事也
論曰唐因隋制最重進士之舉每歲多不過四十人少
或一二十人惟天寶十二載放至五十人在唐世號爲

極盛然未幾而安史之亂作矣由五代至於宋初進士之額於唐未有增加及太宗淳化開始放至三百餘人舉數之多史臣以為近代所未有也其後紹聖崇寧之際漸增至五六百人徽宗宣和六年試禮部者萬五千人進士八百五人而奄宦幸惡多與其中於時女直犯蹕乘輿北狩而汴社遂為墟焉南宋偏安一隅人才宜其省少考登科記所載每歲猶四五百人而度宗咸淳四年得進士六百六十五人不數年而宋亡然則取士雖多於國家果何補哉宋王禹偁論太宗之事曰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多容易而得夫所貴乎科第者唯其得之劇難是以庸人不敢僥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五

幸中材勉而思奮今太宗之所甄拔者其人賢否未可知也徒以為推恩之厚備員之眾而已聚千百浮惰游食之子一朝而晉在衣冠之列其不至釀天下之禍亂者無幾宣和咸淳之事是也且唐之舉進士者必待考選於吏部然後授之以官否則或大臣論薦或藩鎮奏除當其初試猶不過簿尉之秩至太宗而諸科及第者一切假之令判錄事彼所習者聲病對偶之文耳烏足以知民生國計之大哉而信之專任之優若是自古輕爵祿而濫名器未有如太宗之甚者也

遼統和六年詔開貢舉重熙五年十月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大

宴御試進士自此始考諸帝本紀其科或比年一舉或間一不過一二人或四五人道宗以後多者百餘人少亦七八十人無定額也

金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日舉人自是舉人遂為定名然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殿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至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恩恩例但考文之高下而不復黜落凡詞賦進士試賦詩策論各一經義進士試所治一經義論策各一始太宗天會元年十一月無定數亦無定期二年二月八月再行焉五年以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習之業取士號為南北選天眷元年詔南北選各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天德二年始增殿試定試期三年併南北選為

六典通考 卷七十七

六

一罷經義策試專用詞賦貞元元年定貢舉程式條法正隆元年命以五經三史正文出題定三年一闕大定四年勅宰臣進士文優則取勿限人數十九年謂宰臣曰自來御試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前朕自選一題出人所未料故中選者多名士題難則名儒擅場題易則庸人僥倖也二十八年復經義科明昌元年言事者謂舉人四試而鄉試為虛設當罷其府會試乞十人取一可以羣經出題而注示本傳上是其言詔免鄉試府試以五人取一令有司議羣經出題之制有司言以六經十七史孝經論語孟子及荀楊老子內出題皆注其本傳又諭有司曰舉人程文所用故事恐考試官不能憶誤失人材可自注出處注字之誤不在塗注乙之下試於州縣

日鄉試試於京府日府試試於部日會試試於殿廷日御試試於今之鄉試唐宋以試部爲省試至是始有會試之名元明六年命擇經義進士才識優長者爲學官遇差考試官則驗所治經參用詞賦進士題注本傳不得過五十字經義進士御試第二場試論添策一承安四年上諭宰臣曰一場放二狀元非是後廷試令詞賦經義通試時務策止選一狀元餘明經法律等科止同諸科定御試同日各試本業詞賦依舊分立甲次第一爲狀元經義魁次之恩例與詞賦第二同餘分爲兩甲中下人並在詞賦之下五年詔考試詞賦官作程文爲舉人式試後赴省藏之宋以來取中士子所文始此張行簡對言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擢第後離筆硯久今臨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之泰和元年平章政事徒單鑑言諸生不窮經史唯事末學致志行浮薄可令進士試時務策外更以疑難經旨參問使發聖賢微旨詔爲永制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始大定四年至十三年定每場策一五百字以上免鄉試府試詔京師設女直國子學諸路設女直府學以新進士充教授民子弟願學者俟行久學者眾則同漢進士三年一試乃就憫忠寺試中選者得徒單鑑以下七十二人十六年命皇家兩從以上親及宰相子直赴御試皇家祖免以上親及執政官之子直赴會試二十年定制以策詩試三場策用女直大字詩用小字試期皆依漢進士例章宗初立詔許諸人試策論進士舉省臣奏詩策作一日論作一日以詩策合格爲中選上

日論乃新添至第三舉時當通定去開承安二年救策論進士限丁習學內外官諸局分承應人武衛軍若猛安謀克女直及諸色人戶止一丁者不許應試兩丁一人四丁二人六丁以上三人三次終場不在驗丁之限三年制女直人年四十五以下試進士舉府試十日前委佐貳官善射者試射如當赴會試御試者大興府佐貳官試驗三舉終場者免之凡會試之數詞賦進士不得過五百人泰和二年定制策論三取一五舉終場年四十五以上者受恩凡考試官大定開府試六處四舉終場年五十以上者受恩凡考試官大定開府試六處各差詞賦試官三員策論試官二員明昌初增爲九處路各差九員大興府十一員承安四年增太原爲十處有司請省之定策論進士女直經童千人以上差四員五百人以上三員不及五百二員各以官高者一人爲考官餘爲同官詞賦進士與律科舉人三千以上五員二千四員不及二千三員經義進士及經童舉人千人四員五百以上三員百人以上二員不及百人以詞賦考官兼之後又定策論試官上京咸平東平各三員北京西京益都各二員律科監試官一員試律官二員隸詞賦試院經童試官一員隸經義考試院與會試同其彌封謄錄官檢搜懷挾官如之省臣奏檢之法解失待士之禮故大定二十九年已嘗依前故事使就沐浴官置衣爲之吏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從之凡會試知貢舉官同知貢舉官詞賦舊十員承安五年爲七員經義六員爲四員詮讀官二員泰和三年上以彌封官渫語於舉人救女直司用右選漢人封漢人司以女直司封凡御試讀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六典通考卷七十七

經義然漢人南人第二場猶用鄉試中選者各給解據錄中
 古賦一首惟不用詩及律賦耳鄉試中選者各給解據錄中
 科文行省移咨都省送禮部腹裏宣慰司及各路關申禮部
 監察御史廉訪司錄文申臺轉呈都省鄉試八月二十日蒙
 古色目人試經問五條漢人南人明經經疑二問經義一二
 十三日蒙古色目人試策一漢人南人古賦詔誥章表內科
 一二十六日漢人南人試策一會試於次年二月初一試第
 一場初三第二場初五第三場御試三月初七委考試官監
 察御史讀卷官各二員每舉子一名怯薛歹一人看守漢人
 南人試策一限于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時務策一限五百字
 以上選考試官行省宣慰司腹裏各路有行臺及廉訪司與
 憲官同議上都大都從省部選差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三

司官監試考試官同考試官各一員有德望文學常選官內
 選差彌封官膳錄官各一選廉幹文資正官充之凡膳錄試
 卷行移文字皆朱書關防私弊省部會試都省選委知貢舉
 同知貢舉官各一考試官四監察御史二彌封膳錄對讀監
 門官各一選合格者三百人赴會試中選者百人蒙古色目
 漢人南人分卷考試各二十五人蒙古人取合格者七十五
 人色目人亦七十五人漢人南人各七十五人鄉試會試許
 將禮部韻略餘不許懷挾文字差搜檢懷挾官一員每舉人
 一名入場差軍一名看守無軍人處差巡軍提點擗掠試院
 差廉幹官一員試官入院後常川妨職監押外門膳錄所承
 受試卷用朱書膳錄正文計塗注乙字數標寫對讀無差送

考試所膳錄書押合格中選人數已定鈔錄字號索元卷請
 監試官知貢舉官同考試官對號開拆舉人各自備三場文
 卷草卷各十二幅卷首書三代籍貫年甲前期投納置簿用
 印鈐縫訖各還舉人凡試日日未出入場黃昏納卷受卷送
 彌封所彌封送膳錄所各路歲貢保舉儒人等文字到官令
 赴本鄉應試倡優之家及廢疾若犯十惡姦盜之人不許應
 試舉人場內毋得喧譁違者治罪殿二舉舉人與考試官有
 五服內親者迴避令同試官考卷應避而不自陳者殿一舉
 若有懷挾及令人代作者漢人南人居父母喪服應舉者並
 殿二舉別路附籍有恆產經年深者官司依例推舉其去處
 冒貫者治罪汪師韓曰賄買鑽營懷挾情代割卷傳遞頂名
 冒籍弊端百出而關節為甚至於科場之例有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三

不合式而貼出者考金完顏匡章宗時試詩賦瀾寫詩題下
 注字不取元選舉志犯御名廟諱及文理紕繆塗注乙五十
 者不考御試舉人於翰林國史院監試官同讀卷官以所對
 策第其高下分三甲進士作二榜用敕黃紙書揭於內前紅
 門左右前一日禮部告諭中選進士以次日詣闕所司具香
 案侍儀舍人唱名謝恩擇日賜恩榮宴二榜亦稱左右榜一
 南元統中減蒙古色目人明經二條增本經義易漢人南人
 第一場四書疑為本經疑增第二場古賦外詔誥章表一道
 日知錄四書疑猶唐人之判語設為疑事問之以觀其會試
 學識也四書義猶今人之判語不過得之記誦而已
 下第者授以路府學正及書院山長增取鄉試備榜授以郡
 學錄及縣教諭秦定元年中書省臣奏蒙古色目人年三十
 漢人南人年五十以上兩舉不第者與教授以下與學正山
 長先有貢品出身者優加之不願仕者令備國子員後勿為

格從科舉而外其策名于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至元十八年詔求前代聖賢之後并山林隱逸之士大德九年詔求山林間有德行文學識治道者遣使徵蕭剡不至至大三年召拜吳澄國子司業以病還延祐七年詔曰比年設立科舉以取人材尚慮高尚之士晦迹不出其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邁深明治道者所在官司具名以聞又屢詔求言雖指斥時政往往採擇任用其他著書立言裨益教化者亦斟酌錄用焉

論曰元太宗初取中原因耶律楚材之請用科舉選士分經義詞賦論為三科所得東平楊英等多一時名士而當世或以為非便事遂中止世祖有天下王鶚許衡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三

獻議並以貢舉取士為良法帝雖善之而未果行至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臣奏科舉事帝乃下詔施行其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為先誦其詞詳明切摯可謂深識治體矣嘗試論之三代鄉舉里選之制遭秦夷滅漢人始發策試士隋唐因之定為科舉自是以後士舍科舉無進身之階雖其程試之法因時變通有詞賦有策論有經義然法可變而名究不可變也許衡王鶚皆一代碩儒其論取士之要亦未有出乎此者故予嘗謂秦之郡縣唐之科舉行之已千數百年雖聖人復起不可得而易也元承宋金之後黜詞賦而崇經義其立意固甚正大又有所謂四書義四書疑者專以吾朱

子傳注為宗相承七百有餘年至今不廢毋亦許衡諸儒之功為多乎然元自延祐設科至元統而罷至正復興而又罷享國九十餘年行科纔十有六于時天下之士習儒術者少而由刀筆入官者多是以法度廢弛政用賄成上下相蒙以迄于亡當至元四載翰林學士王鶚言今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路或習刀筆或執僕役或作技巧終元一代之弊俗鶚已預指及之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其鶚之謂哉

大典通考卷七十七

三

六典通考卷七十八

湖西閣鎮珩輯

寶興考

歷代寶興

明制六年鄉試中式者為舉人次年會試京師中式者為進士天子親策于廷曰廷試殿試分三甲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顯炎武曰舉人者鮮于世榮傳在尚書省簡試舉人舊唐書高宗顯慶四年親策試舉人調露元年臨軒試應岳牧舉人是也登科則除官不第則再舉不若今人以舉人為一途之名也進士乃諸科中之一科而傳中有言舉進士及第者不若今人以登科而後謂之進士也自本人言之謂之舉進士自朝廷言之則謂之舉人不若今鄉榜謂之舉人會榜謂之進士也

午卯酉年鄉試期以八月辰戌丑未年會試期以二月皆初

六典通考卷七十八

九日第一場又三日第二場又三日第三場元試進士以子以寅申巳亥年明洪武三年庚戌四年辛初首場試經義二亥再舉鄉試此制乃洪武十七年所定

四書義一二場論一三場策一中式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後頒定式初場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永樂間頒大全廢註疏不用春秋不用張洽傳禮記用陳澹集說二場論一判五詔誥表內科一三場經史時務策五日知武三年鄉試中式者以五事試之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之多寡書通于六藝算通于九法律觀其決斷詔文有日朕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至十七年命禮部頒科舉成式文辭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至十七年命禮部頒科舉成式文辭第

士子之精力多專于一經略于考古主司閱卷復讀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下帷十年讀書千卷廷試以三月朔主考鄉會試俱二人同考鄉試四不能有此廷試以三月朔主考鄉會試俱二人同考鄉試四

人會試八人提調一人在內京官在外布政司官會試禮部官監試二人在內御史在外按察司官會試御史供給收掌試卷彌封謄錄對讀受卷及巡綽監門搜檢懷挾俱有定員舉子所習本經所司印記試日入場講問代冒者有禁文字避御名廟號不許自序門地彌封編號作三合字考試者用墨謂之墨卷謄錄用朱謂之朱卷試所謂之貢院席舍謂之號房人一軍守之謂之號軍試官入院封鑰門戶在外提調監試等謂之外簾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簾官簾內簾外名而明謂之廷試用翰林及朝臣文學優者為讀卷官閱定外簾內簾

六典通考卷七十八

名次臨軒傳制唱第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選庶吉士為翰林官他或授給事御史主事書行人評事太常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縣等官舉人貢生不第入監而選者或授小京職或授府佐及州縣正官或授教職六年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苟圖虛譽有稍能行文大義未通者皆領鄉薦冒名貢士至會試下第文稍優者得除教官下者亦得升之國監士子競懷僥倖不務實學洪熙元年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貢舉之事奉記誦虛文實才十無一二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墜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太祖以天下初定令各行省連試三年舉人免會試赴京聽選以補缺員擢其年少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為翰林院編修蕭韶為秘書監直長令人文華堂肄業宋濂等為之師帝暇輒幸堂中

評其文字給光祿寺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賜白金弓矢衣馬旣而令有司察舉賢才罷科舉不用至十五年復設十七年定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蓋太祖與劉基所定焉願炎武曰八股始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不過敷演傳注或對或散無定式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于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于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肩立格則每肩中各有四股故相傳謂之八股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不知八股之何謂矣篇末自據所見謂之大結明初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益密科舉尤重進士神宗以來州縣印官上中爲進士缺中下爲舉人缺最下乃爲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三

貢生缺舉貢歷官雖至方面非廣西雲貴不以處之間有一二舉貢拔爲卿貳大僚則必盡力攻之使得罪遣逐殺之而後已資格與朋黨牢不可破而國事大壞矣初鄉試不拘額數洪熙元年始有定額正統間南北直隸定百名江西六十名他省自五而殺至雲南二十名爲最少嘉靖間增至四十而貴州亦二十名慶歷啟禎間兩直隸增至百三十餘名他省無出百名者會試之額國初無定少至三十二人多至四百七十二人成化乙未而後率取三百名有因題請及恩詔而廣五十名或百名者非恆制也承樂十年上諭楊士奇金切汝日數科取士頗多玉石難進今取母過百人正統五年始增會試額爲百五十人應天府鄉試百人他處皆量增之天順七年監察御史朱賢上言欲多收進士以備任初禮闈取士不分南北洪熙使上憲其于書下錦衣衛獄

元年定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宣德正統間分爲南北中卷以百人爲率南取五十五北取三十五中取十名景泰二年給事中李侃言部臣欲專以文詞多取南人刑部侍郎羅綺助之事下禮部覆奏不從侃議未幾給事中徐廷章復請依正統例五年甲戌會試從廷章言分南北中卷南卷應天及蘇松等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廣東北卷順天山山西河南陝西中卷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滁徐和三州也成化二十二年萬安當國周洪謨爲禮部尙書皆四川人請南北各減二名以益于中弘治二年復舊正德三年給事中趙鐸承劉瑾指請廣鄉試之額陝西百河南九十五山東西俱九十而以會試分南北中卷爲不均乃增四川額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四

名并入南卷餘并入北卷南北均取百五十名瑾敗復舊錄漢成帝詔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郡舉猛勇知兵法者各一人此古之因地取才之法宋敏求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士子性樸茂而詞藻不工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初制兩京鄉試主考皆用翰林而各省考官于儒官儒士內聘明經公正者爲之景泰三年令布按二司同巡按御史推舉見任教官年五十以下三十以上文學廉謹者聘充考官其後有司徇私聘取非人監臨官往往侵奪其職掌成化十五年御史許進請各省俱命翰林主考不從屢戒外簾官毋奪主考權考官不當則舉主連坐又令提學考定教官等第以備聘取弘治十四年掌國子監謝鐸言考官皆御史方面所辟召職分既卑聽其指使以外簾官

預定去取名爲防閑實則關節乞勅兩京大臣各舉部屬等
官有文望者每省差二員主考時未能從嘉靖七年用兵部
侍郎張璠言各省主試皆遣京官或進士每省二人馳往兩
京房考命各加科部官一員未久復罷而各省主考亦不遣
京官神宗十一年部議復舉張璠之說言彼時因主考與監
臨官禮節小嫌故止二科而罷今宜仍遣廷臣由是浙江江
西福建湖廣皆用編修檢討他省用科部官而同考亦多用
甲科教職僅一二而已自嘉靖二十五年從給事中萬虞愷
言各省鄉試聘教官不足則聘外省推官知縣四十二年兩
京同考用京官進士易詩書各二人春秋禮記各一人餘參
用教官神宗四年議教官衰老者遣回北京取觀政進士候

大典通考

卷七十八

五

補甲科南京用附近知縣推官初制會試同考八人翰林三
教職五景泰五年從尙書胡濙請俱用翰林部曹正德六年
用十七人翰林十一科部各三分詩經房五易書各四春秋
禮記各二嘉靖十一年尙書夏言論會試同考用講讀十一
人今乞于部科再簡三四人命如所請神宗十四年增翰林
一人四十四年用給事中余懋孳奏詩易各增一房共二十
房翰林十二人科部各四人洪武初賜諸進士宴于中書省
宣德五年賜宴中軍都督府八年賜宴禮部著爲令洪武十
八年使
進士觀政于諸司在翰林承勅監等衙門者日庶吉士在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觀政庶
吉士之選自洪武乙丑擇進士爲之永樂二年始專屬翰林
謂之館選以翰詹官高資深者一人課之謂之教習三年學

成優者留翰林爲編修檢討次者出爲給事御史謂之散館
與常調官待選者體格殊異成祖初年內閣七人非翰林者
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諸色參用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
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
部尙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初庶吉士無定額
永樂乙未選六十二人宣德二年止邢恭一人弘治四年給
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選庶吉士請循祖制大學士徐溥請一
次開科一次選用令新進士錄平日所作論策詩賦序記等
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禮部送翰林考訂少年有新作五
篇亦許投試翰林院擇其詞藻文理可取者按號行取禮部
以糊名試卷借閣臣出題考試於東閣試卷與所投之文相

大典通考

卷七十八

六

稱即收預選每科所選不過二十人每選所留不過三五輩
將來成就必有足賴者孝宗從其請命內閣同吏禮二部考
選以爲常初洪武庚子遣使徵宋濂劉基章溢葉琛至金陵
元年詔起懷才抱德隱於巖穴之士遣夏原吉等分行天下
訪求賢才六年詔曰天下之大非人君所能獨理賢才不備
不足以爲治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足稱者令有司以
禮起送朕將任用以圖至治遂罷科舉專用辟薦其目曰聰
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
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
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至十七年始復行科舉而薦舉之
法並行不廢時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下至倉庫司局諸

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而至者又令轉薦以故山林巖穴草茅窮居而不獲自達於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勝數嘗論禮部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徵至京師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於六部及布按兩司用之蓋是時仕進無他途故往往多驟貴者而吏部奏薦舉當除官者多至三千七百餘人其少者亦至一千九百餘人又俾富戶書民皆得進見奏對稱旨輒予美官及建文永樂間有以薦舉起家內授翰林外授藩司者宣德以後間下求賢之詔徒應故事而已至天順之吳與弼成化之陳獻章皆以理學名儒特膺徵辟黃中堅曰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分爲數科一曰精通經術科取十三經義疏比附同異而質以所疑如古條議之法二曰博綜典故科取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七

史書所載或一事或數事使之論列得失三曰洞達時務科即今對策之法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四曰富有才華科試詩賦兼以表五日明習法律科取古人已事與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使之剖決毋拘聲律對偶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量才授職而勿使遽列於清要若欲求特達之彥則宜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至童子試不妨仍以八股益初學爲惟明理爲急也

黃宗羲曰古之取士也寬其用士也嚴今之取士也嚴其用士也寬古者鄉舉里選士之賢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科目不一士不得與於此尙可轉而從事於彼是其取之之寬也王制命鄉論士升之司徒司徒論而升之學大樂正又論而升之司馬司馬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位定然後祿唐之進士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吏部又復試之宋雖登第入仕亦止簿尉令錄

榜首纔得丞判是其用之之嚴也寬於取則無遺才嚴于用則無倖進今也不然取士止科舉一途雖豪傑之士若屈原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之徒舍是亦無由而進取之不謂嚴乎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從下亦置之郡縣卽其黜落而爲鄉貢者終身不復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寬也嚴於取故豪傑多老死邱壑寬于用故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世徒見二百年以來功名氣節一二出于其中遂以爲科法已善不知科第之內既聚此十百萬人不應功名氣節之士獨不得入則是功名氣節之士之得科第非科第之能得功名氣節之士也假使探籌較其長短而取之則功名氣節之士亦自出于其中甯可謂探籌爲取士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八

之善法耶究竟功名氣節人物不及漢唐遠甚徒使庸妄之輩充塞天下豈天之不生才哉則取之之法非也我故寬取士之塗有科舉有薦舉有太學有任子有郡縣佐有辟召有絕學有上書而用之之嚴附見焉

論曰科舉之學昔賢以爲誦病久矣至有明以制藝取士使天下專意於四子五經之書其命名不謂不正然空疏之弊久而不可振救未始非立法之過也蓋唐宋所用者詩賦策論之文士非強記通覽一朝不能以驟工其取途也寬其習業也博故充其所爲以至於有就猶不失爲宏傑淵雅之材明雖分三場取士而其所偏重者制藝一術而已雖有遷固之文董鄭之學無所展

其 而屈意以就有司之好惡則其勢不能以必工且世俗所號爲工者又皆三尺童子之所能市井鄙夫之所知苟稍有識者不屑爲也其取資也如溝澮之立涸其望成也如宋人之握苗是以庸妄僥倖者十常居其八九而豪傑或反不得與焉往者邵長蘅嘗謂有明一代之風尙非進士不貴積習相煽遂成朋黨致使三百年無恙之金甌坐壞於千百庸進士之手痛哉言乎實乃不刊之論也彼自受學以來朝夕揣摩以圖進取庸熟軟媚者謂之順時好古矯異者謂之迂闊故叩以九經傳疏諸子百家之史終身或不能悉其名則曰吾自有當學者在安用是隱僻不祥之物爲耶天下之人又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九

羣焉取其所謂庸熟軟媚者而慕之而效之則曰九經傳疏諸子百家之史果隱僻不祥之物吾安所用之嗚乎此子路之所謂不必讀書而夫子之所以惡夫佞者也天下之亂生民之禍不自乎此而誰自哉然則居今日而欲改科法其道云何曰四子五經終古不易者也八股之製窮極而必變者也正其本於四子五經而制之以論策之體自諸子百史至於當代之務皆得言焉而無所禁庶幾人得以盡其才而究心於實用者多十年以後朝廷將漸收真才之效而不至復如往日之乏陋矣 崑山顧處士有言咸陽坑儒止於八百八股坑人幾徧天下始予讀之竊疑其說之過激何哉明有天

下三百年其取士專出於科舉一途八股之文之盛實前代所未有然而顧氏猶爲斯言者豈非以士舍聖經賢傳不讀而專讀房行之程墨任其空疏之見而恣爲無實之論學校之衰人材之陋孰有甚於此乎 國朝沿用明制高才宿學之士莫不覃精畢慮於茲術然其粹然一出於正者熊次侯而止耳李文貞而止耳至桐城二方面文之變態極焉其餘純駁互見奇正雜出準以明人之體格已多不能合然猶知讀書稽古以爲文者也雍乾以降士始以揣摩相尙以剽襲爲能其擷取高第有名於當時者大率庸俚淺猥無復國初諸老之流風而況欲復王唐之舊製乎故侍郎方苞嘗謂人才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十

敗壞於科舉之學千有餘年而其尤便於空疏者莫如明之八股當侍郎之世通博之士猶多文之卑靡學之空疏未至如今日之甚也然其弊已先見譬諸蠅蚋終日集於糞蛆之中而自忘其味之腐臭其熟視于旁者已欲按劍而逐之矣自大全既廢而高頭講章之刻遍播於坊肆里儒塾師手不停披而士大夫之庸妄者一列官位競操選政直省則有鄉墨學政則有試牘相習爲軟媚熟滑之言以取悅人耳目而學者以其嘗見錄於有司也家置一編朝夕呻吟父以是詔其子師以是勉其弟舍此若別無進取之資而十三經廿一史舉皆束之高閣雖老生宿師有終身不能數其名目者矣嗟

乎明祖之設八股也端其原於四子五經將使天下盡為根底有用之學而豈知數百年以後并六經不必讀而已有儼然取甲乙科第者學校之衰人材之陋是又前明所未有也若夫割裂聖經牽聯附會使三尺童子規規然執筆而效之是教之為偽而已曷怪其性情之詭異卒入於邪妄而不返哉往者浙人吳懋政陝人路德各選聲調諧時之文以誘貪榮冒得之士私其一家之好尚遂成當時之風會而路德之持論也尤迂其用心也尤妄故數十百年以來繆種流傳日滋月蔓非有咸陽之火不能一朝而燼也而是二人者其名最著其流毒亦最深在天資高異者或不受其牢籠中材以下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七

鮮不為其所愚至於咫聞自拘守株待兔終其身大惑不解是又無足論已傳曰人皆曰子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八股至今日弊爛不可收拾為之者義理未明而心術先壞非直空疏之咎而已夫機穽陷人止及其身八股陷人乃并其性靈而枯沒之豈非孟子所謂率獸而食人者乎然則顧氏坑人之說在當日猶未必盡然至於今而後明效大驗而一二庸生淺夫猶曉曉然病其說之過當豈不悖哉豈不謬哉

童子科

漢興蕭何草律曰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後漢之法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汝南謝

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左雄並奏拜童子郎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司馬朗年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士所為也監試者異之

任延張堪俱號聖童杜安號奇童黃香號黃童

唐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子官通七與出身廣德二年停童子歲貢大歷三年復之仍每歲令本貫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訖奏聞十年再停開成三年敕諸道應薦萬言及童子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試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有招延則為冗長今後不得更有聞薦俾由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七

正路冀絕倖門雖有是命而以童子為薦者比比有之後唐同光三年禮部貢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諸舉人例考試經解選省任稱鄉貢童子長吏不能表薦若無本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天成三年敕近年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紀漸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念書不合格文積年乖敝此後州府不考藝能濫發文解其逐處判官責罰仍下貢院將童子精加考較須年顏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長興元年敕童子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過十人所念書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書虛成卷數及第後十一選集初任未得授親民官宋制凡童子十五歲以下能通經作詩賦州升諸朝而天子

親試之其命官免舉無常格真宗景德二年撫州晏殊大名府姜蓋始以童子召試詩賦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尋復召殊試賦論帝嘉其敏贍授祕書正字後或罷或復自仁宗即位至大觀末賜出身者僅二十人建炎二年用舊制親試童子召見朱虎臣授官賜金帶以寵之後至者或誦經史子集或誦御製詩文或誦兵書習步射其命官免舉皆臨期取旨無常格洎熙中王克勤始以程文求試內殿引見孝宗嘉其警敏補從事郎令祕閣讀書會禮部言本朝童子以文稱者楊億宋綬晏殊李淑後皆為賢宰相名侍從今郡國舉貢問其所能不過記誦宜稍艱其選八年始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六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三

或賦一道詩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通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覆試不合格者與賜帛甯宗嘉定十四年命歲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闕下先試于國子監而中書覆試之為永制焉理宗後罷此科須卓絕能文者許諸郡薦舉自置童子科未有女童洎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金經童之制凡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二大經三小經又誦論語諸子及五千字以上府試十五題通十三以上會試每場十五題三場共通四十一以上為中選所貴幼而誦多者若年同則以誦大經多者為最初天會八年東平童子劉

天龔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上命教養之熙宗詔關貢舉取童子百二十二人天德間廢之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上召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早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上給錢穀官舍令肄業太學三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經童非古也自唐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為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五十人天德時復廢聖主復置取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乞約省取之上曰若所誦皆及格何如守貞曰視最幼而誦不訛者精選之復問參知政事胥持國對曰所誦通否易見豈容有濫上曰限以三十人或四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四

十人若百人皆通亦可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資教之術耳夫少習其文長玩其義使之莅政人材出焉如中選者修習進士舉業則所記皆得為用臣謂可勿令遽登仕途若能擢進士第同進士任用如中府薦或會試視其次數優其等級幾舉不得薦者從本出身似可以激勸而得人矣詔議行之

文藝傳麻九疇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數尺者章宗召見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後皆無稱獨九疇能自樹立賜進士第

遷用奉翰林文字又佞倖傳胥持國經童出身官尚書右丞四方有經童入相之語

元大德三年舉童子楊山童海童五年大都提舉學校所舉安西路張秦山江浙行省舉張昇甫至大元年舉武福安仁宗延祐三年江浙行省舉俞傳孫馮和克六年河南路舉張達罕學士諤勒哲布哈舉丁旺溫七年河間縣舉杜山童大

興縣舉陳時至治元年福州路連江縣舉元麟至治三年河南行省舉張英泰定四年福州舉葉留畊天歷二年舉杜夙靈至順二年舉塔布岱子密拉岱皆以其穎悟出眾能默誦經書寫大字或綴輯辭章講說經史並令入國子學教育之惟張秦山尤精篆籀陳元麟通性理葉留畊問以四書大義對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武舉 附武學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古

唐武后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員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親問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何謂也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彌縫也臣謂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用兵去是三者何以戰上深賞之右補闕薛謙光言今武能制敵之科祇令彎弧夫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

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是知謀將不取于弓馬良將不資于射策願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

宋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騎射後試之以策為去畱弓馬為高下神宗時中書定法凡武舉始試義策於秘閣武藝則試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使減磨勘年策入平等而武藝優者除奉職次優借職又次三班差使減磨勘年武藝末等者三班差使建炎二年詔武舉人赴兵部引驗于殿前司試弓馬就淮南轉運司別場附試程文從之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末

侍御史胡沂言唐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三路沿邊試其効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率授以權酷之事是所取非所用非所學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才考任授以軍職使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乾道五年廷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勝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出身吏部言武舉比試發解省試三場依條以策義考定等第其字號會封彌所以武藝并策義參考今比試自依舊法其解省兩場請依文士例考定字號先具奏聞折號放榜從之淳熙二年詔武科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

人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代還轉忠翊郎皆做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召武舉榜首爲閣門舍人七年初立武舉絕倫并從軍法凡願從軍者殿試第一同正將第二第三同副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名已下並同準備將從軍立功及人才出眾特旨擢用上曰武舉本求將帥之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爲限則久練軍政他日可備擢用武臣試換文資初制許官三人薦舉紹興令敦武郎以下聽召保官二人以經義詩賦求試其後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出從武舉已乃鎖廳應進士第凡以秉義或忠翊皆換京秩恩數與進士人等先宗初林穎秀言武士舍弓矢習程文褒衣大袖效舉子夫科以武名不得雄健喜功之士徒啟其微倖名爵之心于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七

是詔罷鎖換甯宗初復之咸淳六年命武舉進士等十人取補一人絕倫百人取補十三人武學置于慶歷三年阮逸爲武學諭未幾省去熙甯五年樞密請建武學于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聽入學習諸家兵法教授纂次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講釋之願試陣隊者量給兵伍在學三年具藝業考試等第推恩未及格者逾年再試凡試中三班使臣與三班巡檢寨主未有官人與經略司教隊差使三年無過則升親民至使大臣有兩省待制或本路鈐轄以上三人保舉堪將領者並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班以尙書兵部郎中韓續判學內藏庫副使郭固同判賜食本錢萬緡生

員百人爲額科場前一年武臣路分都監文官轉運判官以上各奏舉一人聽免試入學生員及應舉者不過二百人春秋各一試步射一石三斗馬射八斗矢五發中的或習武伎副之策略雖弓力不及學業卓然並爲優等補上舍以三十人爲額是時劉敞與吳充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耆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乎武學之科也夫纓胡之纓短後之衣矚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眦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六

之以利得不爲容乎爲其容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雖有知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于馳騫于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病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汪師韓曰宋史忠義傳武學生華岳字子西上書劾侂冑下大理配建甯侂冑誅放還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又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杖死崇宣之間州縣武學立考選升貢法分上下舍及內舍外舍旋罷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雷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卽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至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

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凡武學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爲額置博士一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爲之學諭一以武舉備官人爲之隆興五年始立武學國子額收補武臣親屬其文臣親屬願赴武補者亦聽金武舉設于皇統時其制見于泰和式有上中下三等能挽一石弓力以重七錢竹箭一百五十步立貼十箭內府試欲中一箭省試中二箭程試中三箭又遠射二百二十步塚三箭內一箭至者又百五十步內每五十步設高五寸長八寸臥鹿二能以七斗弓二大鑿頭鐵箭馳射府試則許射四反省試三反程試一反皆能中二箭者又百五十步內每三十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考

步左右錯置高三尺木偶人戴五寸方板者四以槍馳刺府試則許馳三反省試二反程試三反左右各刺落一板者又依廢例問律一孫吳書十能說五者爲上等凡程式不中者皆黜之若射貼弓八斗遠射二百一十步射鹿弓六斗孫吳書十條通四爲中等射貼弓七斗遠射二百五步射鹿弓五斗孫吳書十條通三爲下等解律刺板皆同前凡不知書者上爲中中爲下凡試中中下願再試者聽舊制就試上等不中不許再試中下等泰和元年定制不分舊等但從所願試中則以三等爲次二年省奏武舉程試當與進士同時今年八月府試欲隨路設考試所臨期差官恐以初立未見應試人數遂權令各處就考之貞祐三年同進士例賜勅命章服

時以隨處武舉入試者非見居職任見已用軍前者令郡縣盡遣詣京師別爲一軍以備緩急其被薦而未授官者亦量材任之元光二年東京總帥紇石烈牙吾塔言武舉入仕皆授巡尉軍轄此曹雖善騎射不立行陣不知軍旅一旦臨敵恐致敗事乞盡括付軍前爲長校候有功升之宰臣奏國家設此科與進士等而欲盡置軍中非獎進人材之道遂籍丁憂待闕去職者付之

明洪武二十年禮部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太公但從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考

其舊廟天順八年令天下文武官舉通曉兵法謀勇出眾者各省撫按三司直隸巡按御史考試中式者兵部同總兵官于帥府策略教場試弓馬答策二道騎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爲中式騎步中半者次之成化十四年從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弘治六年定武舉六年一行先策略後弓馬策不中者不許騎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試出榜賜宴正德十四年定初場試馬上箭以三十步爲則二場試步下箭以八十步爲則三場試策一道子午卯酉年鄉試嘉靖初定制各省武舉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試兩京武學于兵部選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會試翰林二員爲考試官給事中曹四員爲同考鄉會場期俱于月之初九十二十五

起送考驗監試張榜大率仿文闈而減殺之其後倏罷倏復又仿文闈南北卷例分邊方腹裏每十名邊六腹四以爲常萬曆三十八年定會試取中進士百名爲率其後有奉詔增三十名者非常制也穆神二宗時議者言武科當以技勇爲重萬曆末科臣又請特設將材武科初場試馬步箭及槍刀劍戟拳搏擊刺等法二場試營陣地雷火藥戰車等項三場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知者言之報可未行崇禎四年武會試榜發論者大譁帝命中允方逢年倪元璐再試取翁英等一百二十人逢年元璐以時方需才奏請殿試傳臚如文例賜及第出身從之武舉殿試自此始十四年諭各部臣特開奇謀異勇科詔下無應者初洪武時置大甯等衛儒學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三

教武官子弟是勳戚子弟襲爵者習禮肄業于國子監被選尙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三十一年命吏部設學于虎踞關選儒士十人教故武臣子弟之養于錦衣衛者正統中成國公朱勇奏選驍勇都指揮等官五十一員熟嫻騎射幼官百員始命兩京建武學尋命都司衛所應襲子弟年十歲以上者提學官選送武學讀書無武學者送衛學或附近儒學成化中敕所司歲終考試入學武生十年以上學無可取者追廩還官送營操練弘治中從兵部尙書馬文升言刊五經七書分散兩京武學及應襲舍人嘉靖中移京城東武學于皇城西隅廢寺俾大小武官子弟及勳爵新襲者肄業其中用文武重臣教習萬曆中兵部言武庫司專設主事管

理武學近者裁去請復專設教官升堂都指揮執弟子禮請遵會典例立爲程式詔皆如議崇禎十年令天下府州縣學皆設武學生員提學官一體考取已又申會典事例簿記功能有次擢用黜退送操獎罰激厲之法時事方棘無所益也日知錄景泰五年南京守備寧遠侯任禮請革武學不準景泰間廢武學天順八年復設京衛武學已而武學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甯已曠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殿御史郭維經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楊氏曰今之州縣最患苦者莫如武生物窮則變當思所以善後矣因勸衛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以孔子爲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三

間改爲孔子周公尙不祀于學而況太公平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于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楹乞敕所司爲文廟可謂得禮之意論曰宋室南渡邊圉孔棘人主垂意武科于是有及第出身之賜有正奏絕倫之目至明季世將帥有特科武舉有殿試可謂汲汲于戎略矣然宋終于不振而明亦無以救其敗亡何哉蓋上以名求下以名應所求皆非所用譬諸疾亟而索醫醫之方未必果良而況其疾出于必死又萬無可以爲力者乎夫衰世之主惡聞正言雖有劉蕡之策有司畏忌而不敢取則羣士之對策者

容復有加于其上者哉武舉之射亦猶是耳由基李廣之材曠世而一見而其挾弓矢以從事于場屋者不過勉强以赴上之程式其中選幸也其不中選宜也何益于天下國家而必多設是科以為名哉夫發策以考其言猶之古也至于詔策廢而專用八韻楷書則胥吏操筆而入廷十可八九得矣較射以命之中猶之古也至于射藝輕而徒論翹關負重則廝養走卒攘臂而求進人莫不謂之宜矣故歐陽修志唐選舉深議武選之法為不足道而鄱陽馬氏以郭子儀當出于其中遂謂登科記不載武舉為缺略是亦目論而已矣

宋史靖康元年詔諸路有習武藝知兵書者州長貳以禮送關將親策而用之未幾帝遂北狩

六典通考 卷七十八

三

六典通考卷七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委積考

歷代委積

古者人君之治民也既經理其田蠶以裕衣食之本而又慮天時人事之不齊預籌有餘以防不足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晁錯稱堯水湯旱民無捐瘠惟其儲積素備者是也周以農事開國自后稷公劉至于文武世享富庶之利詩曰百室盈止又曰萬億及秭當是時天子藏富于民自邦都以至野鄙各有委積以待不時之需凡老疾孤窮賓客軍旅悉于一鍾當吾二十鍾豈非飛芻輓粟之難而國與民有交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十

是取給焉戰國以來井里之制壞矣國以移粟為能軍以轉輸為苦故兵法稱千里餽糧士有飢色又云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豈非飛芻輓粟之難而國與民有交受其病者乎漢宣帝用耿中丞立常平法隋唐有社倉義倉皆後世所謂美政至于今不能廢云作委積考、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數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法用也職內邦之移用亦于此也皆以餘財共之少日委多日積鄉里所居也難阨猶困乏也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易以取饋康也羈旅過行寄止

者待凶荒謂邦國所當通給者也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委人以稍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羈旅

聚凡畜聚之物也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余當爲餘謂賜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

待國之匪頒賜稍食匪謂爲分頒謂選人之職諸委積也賜謂王所賜以給好用之式也

稍食 倉人掌粟入之藏九穀盡藏焉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

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瀆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止猶殺餘法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

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

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

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

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

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

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

也以藏於上者穀國參分則二分在上矣秦春國穀倍重數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二

也秦夏賦以市擴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存子

者若干今上歛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

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英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

於上君用民以時歸于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

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

于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

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

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

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

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英也故諸侯服而無止

臣擴從而以志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

問于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

失下故守大夫以一縣之英守一縣以一鄉之英守一鄉以

一家之英守一家以一人之英桓公曰以會數奈何管子對

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英一鄉必有一鄉中田

之英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

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

者藏于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

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

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

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買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

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上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三

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穀之一分在下國三

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

也出於國穀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緡

國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

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

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

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

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

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

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

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昔武王

有鉅橋之粟貴糶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立重泉之成人憚役而競收粟也令曰人自有百穀之粟者不行也二斛人舉所最粟最舉也以避重泉之成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十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藉衣于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衡平終身無藉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秩次爲之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令爲可請以令發師置屯藉農屯成也發師置屯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見於上矣君按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按困窮而不得挹損焉挹損謂其數君直幣之輕重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四

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豐欲以東之賤被西人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鍾二十也斗二升入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錢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藉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藉東出三釜而決其藉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飢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三釜以賑西之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諸侯者寡人欲爲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太國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也使玉人刻石爲壁尺

萬泉八寸者八千行令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爲困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郊有堀闕得龜者堀穿也求物日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龜爲用令過之平盤之中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狀類龜東海之子者海託舍於若託舍猶居也以終而身也勞若以百金賜也之龜爲無貲無貲無而藏諸秦臺秦臺高立瑤曰無貲爲寶號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可食三日無貲還五月召丁氏而問之曰吾有無貲之瑤吾今將有大軍請以瑤爲賞以假子之邑粟即家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孤竹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五

之食也中當桓公曰吾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也亦欲其事密而人因使玉人刻石爲壁刻石刻尺者萬泉不知又先記其築城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中四千琬中五百好倍內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壁者彤弓朱璧兼以彤弓者藉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戴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于

鍾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大夫中富商蓄買藏五

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邱之戰

地名一說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本

即葵印也此何以治治通也言百姓為我事管子曰唯膠數為可耳

膠謂日膠假此失其本業今欲復之術以陳其事也今表稱貸之家表產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

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謙言鹽稱貸之家皆齊首

稽頽問曰何以得此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

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邱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

子之力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

以賑貧國中大給崢邱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

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

六典通考卷七十九

六

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

則請重粟之價釜三百若是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勤其事矣

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

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買藏五

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

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買則正商失其事

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秦始皇時置粟于敖山上謂之敖倉及楚與漢爭天下鄭生

說漢王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

不可成王者以人民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

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

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即所謂此乃天下所以資漢也

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尊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

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

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

敖倉之粟正義敖倉在鄭州滎陽縣四十五里塞成皋之險

則天下知所歸矣

漢司農官有太倉令丞太倉蕭何所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武

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宣帝本始四年

丞相以下上書入穀輸長安倉長安渭水北古微西有細柳

倉城東有嘉倉又大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河東郡滎

陽有敖倉敖本地名臨河東郡根倉涇倉河內倉

六典通考卷七十九

七

後漢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滎陽敖倉官屬

河南尹

魏有邸閣倉晉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宋齊

因之梁司農卿主倉廩統太倉令及左右中部三倉丞太府

丞掌太倉陳如之五代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

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

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鈞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

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

後魏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

時六坊之眾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

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
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
是之後倉廩充實雖有水旱凶飢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
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髓等屯歲收數
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孝昭皇建中干州刺史稽暉
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
北境得以周贖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

後周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備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
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尙虛議爲水旱之備於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八

是詔于蒲陝號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
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通廣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李密傳密說翟讓曰明公親率大眾直掩與洛倉發粟以賑
窮乏遠近就歸附百萬之眾一朝可集讓曰請君先發僕
領諸軍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大業十三年春密與讓
領精兵自羅口襲與洛倉破之開倉恣所取老弱襁負道
不絕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
於密其襲破黎陽倉據之

唐司農卿之職掌邦國倉儲委積之政令謹其出納而修其
職務少卿爲之貳凡京都百司官吏祿廩皆仰給焉每年支
物各府定額開元二十三年敕以爲費過用多遂停減光祿
寺左右羽林左右衛騎左右三衛閑廐使五功使洛城西門
東宮南衙諸尉及給總監司農鴻臚等司年丞掌判寺事凡
支雜物並括少府監庫內舊物四百餘萬 丞掌判寺事凡
天下租稅及折造轉運於京都皆閱而納之每歲自都轉米

一百萬石以祿百官及供諸司若駕行幸東都則減或罷之
凡受租皆於輸場對倉官租綱吏人執籌數函其函大五斛
次三斛小一斛太倉署令掌九穀廩藏之事丞爲之貳凡鑿
窖置屋皆銘輒爲度斛之數與其年日月受領粟官吏姓名
又立牌如其銘焉 輸米麥二斛課粟一團三斛振一枚米二
種亦如之以充倉所 凡粟支九年米及雜種三十 貯經三
用仍令輸入營儲之 凡京官之祿發京倉以給 中書門下御書臺尙
耗一升五年 凡京官之祿發京倉以給 中書門下御書臺尙
以上二升 凡京官之祿發京倉以給 中書門下御書臺尙
九寺三監左右春坊詹事府京兆河南府並第一般上旬給
旬給諸公王府司東宮十率府九成宮總監兩 給公糧者
京畿府官並第三般下旬給餘司無領準下旬 給公糧者
皆承尙書省符 丁男日給米二升鹽二勺五撮妻妾老男小
監學生錢醫生雖 則減之若老中小男無官及見驅使兼國子
未成丁亦依丁例 諸倉監各掌其倉窖儲積之事丞爲之貳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九

凡粟出給者每一屋一窖盡贖者附計欠者隨事科徵非理
欠損者坐其所由令徵陪之凡出納帳歲終上于寺焉天寶
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和
糴一百二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
四十七石河東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九石河西三十七萬一千
七百五十五石隴右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諸色倉糧總千二
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
百四十石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倉五百八十三
萬三千四百石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永豐倉八萬
三千七百二十石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五石正倉總四
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關內道百八十二萬

一千五百二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河東道三千五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八石劍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江南道九十七萬三千八百二十五石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五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十三石隴右道三十萬三千四百石劍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

大典通考 卷七十九

十

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千六百六十八石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一十石關內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八十八石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劍南道七萬七百四十四石河南道一百二十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江南道關杜佑曰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並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

能達也民者與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眾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歷觀制作之旨固非易遇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齊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強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穎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略韜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有而責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羅網豪商富室乘急賦收旋致罄竭更仍責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

大典通考 卷七十九

十一

在於貴粟責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爲賞罰如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以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爲難矣在昔堯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捐瘠以國有儲蓄若歛賦之數重黎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蟲霜或一方興師動眾廢于藝殖甯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國危者哉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順成濟遠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

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驎天駟監丸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廐坊倉受京西諸縣舊有義豐倉大大盈佑天廐二倉受京南諸縣受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驎左右天廐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糴和市芻粟並榷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太祖開寶三年有司言倉儲止及明年二月皇弟開封尹召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舊一歲三運今若運米入船與入倉各宿儲運無淹留則歲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

大典通考 卷七十九

主

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為一界每界命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眾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物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糧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眾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糧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豐歲豐儉不可預測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

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腳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腳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糴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糴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

大典通考 卷七十九

主

五十萬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畱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糧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填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畿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芻亦賦於畿縣或謂糴京師則穀賈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復之論者或謂糴京師則穀賈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遇歲餘則芻之前後不可兼數至和中一歲凡芻三十五萬三司常請以布償芻直登減其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杭米支五歲餘久且陳腐請令發運司以上供穀五十萬之粟貴處市金帛儲推貨務以給三路軍需從之熙寧元年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

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爲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糴糴爲便詔如安石議元符初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於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疋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輟其半矣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異時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足食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燭事情精米青稞與糙米大麥一例抵米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三十萬緡計七百八

六典通考卷七十九

西

十萬帝慮其米仍糴乃命九折明年復令計斗給散竟罷九折又于陝西建四都倉平夏城曰裕財鎮戍軍曰裕軍通峽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崇甯五年二月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諱奏轉般之法寓平糴之意江湖有米則可糴於真二浙有米則可糴於揚宿毫有米則可糴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渠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庾今日所患者向來糴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末饋餉空鄰延至不能支旬月時邊臣務開邊夔峽嶺南草剗郡邑調取於民費出縣官不可勝計最後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廩皆竭兵士飢忿有擲瓦石擊守貳刃將官者獨郭藥師

所將常勝計口給廩月費米三十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民力不能給于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千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四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其年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其克有濟論民國事所當竭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河北羣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言利之臣尤急儲蓄紹興十八年詔臨安平江府及淮東西湖廣三計司歲糴米百二十萬斛淮西十六萬五千湖廣淮東皆十五萬開慶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糴米五十萬石兩浙轉運司五十萬石湖南轉運司二十萬石太平州一十萬石淮安州三十萬石高郵軍五十萬石澧水

六典通考卷七十九

五

軍廬州各十萬石
遼太宗保甯七年漢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道宗初年西北兩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鎮州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馬人望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許民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
金諸倉使副掌倉廩蓄積受納租稅支給祿廩之事攷典掌曆行署案廩歲收一萬石以上設二人倉子掌斛斗盤量出納看守之事大定十七年尙書省奏三路之粟不能周給上曰朕嘗語卿等遇豐年卽廣糴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自古帝

王皆以蓄積為國家長計朕之積粟豈欲獨用之耶今既不給可於隣道取之以濟自今預備當以為常章宗明昌二年諭宰臣曰何以使民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令集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定制度辨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

元京師二十二倉萬斯北倉萬斯南倉千斯倉永平倉永濟倉惟億倉既盈倉大有倉展豐倉積貯倉凡十倉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豐穰倉廣濟倉廣衍倉相因倉順濟倉凡八倉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二員通濟倉慶貯倉豐潤倉豐實倉凡四倉每倉各置監支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末

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河西務十四倉永備南倉永備北倉廣盈南倉廣盈北倉充溢倉凡五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崇墉倉大盈倉大京倉大稔倉足用倉豐儲倉豐積倉恆足倉既備倉凡九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通州十三倉有年倉富有倉廣儲倉盈止倉及秣倉廼積倉樂歲倉慶豐倉延豐倉凡九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足食倉富儲倉富衍倉及衍倉凡四倉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二員副使一員河倉十有七館陶倉舊縣倉陵州倉傅家池倉凡各置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秦家度倉尖塚西倉尖塚東倉長蘆倉武強倉夾馬營倉上口倉唐朱倉唐村倉安陵倉四柳樹倉淇門

倉伏恩倉各置監支納大使一副使一直沽廣通倉大使一員榮陽等綱凡三十日濟源陵州獻州白馬滏陽完州曰河內南宮沂莒霸州東明獲嘉鹽山武強曰膠水東昌武安汝甯修武安陽開封儀封蒲臺鄒平中牟膠西輝衛濟州滑濮州每綱皆設押綱官二員計六十員每編船三十隻為一綱船九百餘隻運糧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

明初京衛有軍儲倉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臨濠臨清三倉以供轉運各行省及邊境所在有倉州縣則設預備倉東西南北四所百司官吏月俸取給所在倉衛所軍屯田收入貯倉以自給凶荒則發預備倉擇者老一人主之故名為老人倉其法每遇歲豐縣官勸令諸鄉足食家出米穀不等備蓄之官籍其數凶年許其本鄉下戶借貸秋成抵斗還官者為令有古義倉遺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七

意自鈔法行頗有省革二十四年儲糧十六萬石于臨清以給訓練騎兵二十八年置皇城四門倉儲糧給守禦軍士京師諸衛凡四十一倉又設北平密雲諸縣倉儲糧以資北征永樂中置天津及通州左衛倉且設倉于京師凡三十七衛益令天下郡縣多設倉儲預備倉之在四鄉者移置城內迨會通河成始為轉運設倉于徐州淮安臨清德州臨清倉因洪武之舊並天津倉凡五謂之水次倉既又移德州倉於臨清之永清壩設武清衛倉于河西務設通州衛倉于張家倉宣德中增造臨清倉容三百萬石增置北京及通州倉京倉以御史戶部官錦衣千百戶季更巡察外倉則三司關防之各倉門以致仕武官二率老幼軍丁十人守之半年一更

元年六月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武關各府州縣皆置東
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多者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富
民守之遇有水旱飢饉以貧民今各處有司以爲不急之
務倉廢廢池贖穀罰金掩爲己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乞令
府州縣修倉嚴謹貯積給貸以時仍令布按二司巡按御史
巡察違者罪之上諭戶部曰此祖宗良法美意此由守令不
得人遂致廢弛爾戶部亦豈能無過其如英宗初命廷臣集
議天下司府州縣有倉者以衛所倉屬之無倉者以衛所倉
改隸之惟遼東甘肅甯夏萬全及沿海衛所無府州縣者仍
其舊正統中增置京衛倉凡七自長運法行轉運諸倉皆虛
而京通倉不能容乃毀臨清德州河西務倉三分之一改爲
京通倉景泰初移武清衛諸倉於通州成化初廢臨德預備
倉在城外者而以城內空廠儲預備米名臨清者曰常盈德
州者曰常豐濟農倉之設始于南直巡撫周忱先是各府秋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六

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卽輸官逃負者累歲
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
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
入濟農倉于是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
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自是不獨
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部納秋成如數還官凡
京倉五十六通倉十有六直省府州縣藩府邊隘堡站衛所
屯戍皆有倉少者一二多者二三十兩京庫藏先後建設其
制大略相同諸倉初不設中官宣德末京通二倉始置總督
中官一人後淮徐臨德諸倉亦置監督漕輓軍民被其害世
宗用孫交張孚敬議撤革諸中官惟督諸倉者如故久之從

給事中管懷理奏乃罷之

論曰賈誼有言積貯者生人之大命也自唐虞三代之
盛睿智良謨經理萬端非能盡兆人而衣食之也量其
力之所入而歲必留其有餘度其時之所需而出以補
其不足觀周官遺人委人二職雖曰籍掌於官而實藏
富於民故緩急得以資其用而國未嘗有賑貸之費焉
漢仍秦制太倉之粟貯在京師專設令丞之官以主之
而其散在郡國者吳曰海陵蜀曰郾閣河南謂之敖倉
雖一隅之利而可以坐致王霸之業史臣稱其富饒甲
於天下非空言矣晉室板蕩南北分裂經國之謀尤急
兵食故倉官之設代有增益獨拓跋氏此職無聞然其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九

宿儲未嘗不豐也隋唐因漢舊都關中之野沃壤千里
神皋奧區富擅天下然而方其盛也則成開皇貞觀之
王業及其衰也則爲大業天寶之喪亂其故何哉蓋文
帝太宗皆躬行節儉之主又其時府兵初建士卒力耕
自贍糗糲靡費少而贏殖多是以朝野充給關東有無
窮人之諺及於煬帝殫土木之功疲遼海之甲而明皇
亦溺意聲色勞師遠伐于此之時山東怨叛河北瓦解
王寶安史之徒乘其敝而攘奪之彼黎陽東洛之廩著
適足以供盜賊之饜飫焉耳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
民聚故國或以無積而興亦或以多積而亡秦隋之富
度軼古今至其亡也不過一夫之力將非以厚歛而長

怨乎宋有天下汴河之粟四面雲聚其後奸相任意變法吏胥因緣侵盜困膺內空歲幣外增人心既離國亦隨之至明之倉儲典以中官利權旁落奸弊橫生遂使軍人困擾海內嗷怨迹其末流土崩之禍視秦隋何以異哉

六典通考 卷七十九

手

六典通考卷八十

湖西閩鎮珩輯

委積考

歷代漕運

王者中千里而立都四方貢賦所入道里均平禹貢百里納總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蓋其地近者物重而質粗其地遠者物輕而質精所以息人勞省財費也後世運道艱遠水陸所經動踰數千百里石儲之入費或過倍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三月之積粟行五百里則土有飢色自春秋至於戰國率以粟支多寡爲

六典通考 卷八十

一

兵力強弱當時策士揣度天下形勝未嘗不計及焉秦始皇末年遣樓船之卒攻南越使監祿鑿渠運糧丁男被甲丁女轉輸民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而死漢宣帝討西羌使王尊護送軍糧于是有護漕都尉之官至建武七年罷之後漢王霸爲上谷太守上書轉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陸輸之勞凡此者皆緣邊儲困急苟且以救一時之乏而未嘗爲經久之長利是以君子無稱焉夫法莫備于三代而漕運之法考諸經傳未有明文惟禹貢州未係河先儒以爲運道由青達濟揚達泗荆至于南河雍至于西河卽唐裴耀卿節級轉運之法也故事有前人所嘗行而其效見于數千百年以後漕運乃其

一端耳

遣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 均人掌牛馬車輦之力政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委人軍旅其其委積薪芻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 廩

人凡邦有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行道日糧謂備也止居日食謂米也 詩小雅我任我輦我車我牛輦營謝轉餽之役有負任者有輦輦者有將車者有牽牛者 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人河汾

正義曰秦都雍雍臨渭晉都絳絳臨汾渭水從雍而東至弘弘 華陰縣入河從河逆流而北上至河東汾陰縣乃東入汾逆流東行而通絳 吳城邗溝通江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

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于汶山浮江以下一舫載五十人六典通考卷八十

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不費牛馬之力不十日而距扞關之楚 西及始皇滅六國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謂引車也 東起

於黃腫音誰東萊二縣 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六斛四斗為鍾用百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及高祖定都關中轉漕關東粟以給中

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 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

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鑿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

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

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

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

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千之費不輕而致也

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

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

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眾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

河南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

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

渠處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

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肥關中之地

得穀上以為然發卒穿渠漕運大便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

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

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

渠棄地度可得穀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

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為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

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

從河無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襄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
 上以爲然拜湯子印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
 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
 由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被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
 請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
 滿邊餘穀昭帝初減漕三百萬石元鳳三年詔曰民被水災
 頗廣於食其止四年毋漕宣帝卽位數歲豐穰耿壽昌言故
 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羅三輔
 屯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
 事果便詳常平考

六典通考 卷八十

四

後漢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給軍以輦車驛
 駕轉輸不絕虞翊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明帝
 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
 壞久而不修建武時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堯豫百
 姓怨嘆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
 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
 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潤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胡寅
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考禹貢自禹以來有之不起于
 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梁大槩皆自河入
 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據後漢書平帝時已有
 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修渠隄則平
 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潤注則以
 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
 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沮授
 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東洪溝乃橫互南北獨所

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不易之論也

魏正始元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
 良田亦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
 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與眾泛舟而下達
 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蜀相諸葛孔明出軍
 其後又出斜谷以流馬運糧亮集軍龍谷杜叡滿元胡忠
 推意作一腳木牛其法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
 于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
 行者二十里曲者爲牛頭變者爲牛腳橫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
 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角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
 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角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
 較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勞牛
 不飲食流馬法曰尺寸之數助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
 二分左右同前輪孔分墨去前輪四寸五分長一分五分廣
 一寸前中二寸前輪孔分墨去前輪四寸五分長一分五分廣
 軸孔去前中二寸前輪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孔去輪孔

六典通考 卷八十

五

晉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
 竟未成功永
 嘉元年修千金場于許昌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
 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
 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豫州刺史袁真
 以通水運王羲之論北伐曰今轉運供繼西輪許洛北人
 皆備之木次令刑賦之家得以錢代財
 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
 齊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

自運不勞一人

後魏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于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川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恆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麻貨皆折公物僱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民僱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民僱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村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四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

六典通考卷八十

六

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則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民僱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準其私貨一車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準其僱價應有一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並船上覆治雜事計一船有剩布一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並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雷陂其陸路自雷陂至倉庫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尙書度支郎中朱元旭以爲用門兵造船關彼防禦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

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租調于將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雷車士四人佐其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二京將其監慎如有耗損同陪徵河中關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列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稅以乘越別更裁量尙書崔林以欽所列實允事宜卽中之計備盡公理昔人至遠通褒斜以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沮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且鴻溝之引宋衛史牒具存討虜之通幽冀古跡備在舟

六典通考卷八十

七

車省益理實相懸水陸難易力用不等請諸通水運之處皆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功利猶爲不少其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闕且賃假充事若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閏月修治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錄尙書高陽王雍僕射李崇等奏曰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巨益謹輒參量並如前計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流通即求開興修築或先以開治或古迹仍存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間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時使運漕無滯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

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咸亨元年關中飢監御史王師順奏請運晉絳州倉粟以贖之上委以運獻河渭之間舟楫相繼會于渭南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約舊渠傍開元十八年宣州刺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楫阻溢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爲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瀕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

六典通考 卷八十

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于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通典耀卿奏曰昔貞觀永徽之際祿粟未廣每歲轉輸支從都至陝河路難險既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玄宗以爲然乃于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寶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鄆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昊爲

副使益漕晉絳魏漢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舊制東都含嘉倉積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是時物力豐富水陸之直增備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耀卿罷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陝運使歲運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嶺爲輓路燒石沃醴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

六典通考 卷八十

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澹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于長樂坡瀕苑牆鑿潭于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先是京師或沙磧穢穢其間開元初詔使揚柳而較其虛實揚柳之名自此始眾艘以次驍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僅一歲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塲兩遞瀆水處爲宿塲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匱矣初河南尹李傑始爲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塲相去每長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通入十萬石後至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爲前後交兩月而畢其

後漸加至天寶七年運二百五十萬... 肅宗末年史朝義兵... 分出宋州淮運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 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絮襄漢... 越商于輸京師... 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寫于盛... 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 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 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即鹽利雇傭分... 吏督之隨江汴河涇所宜故時轉運船絲潤州陸運至揚子... 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縣揚州距河... 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為歇艘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 十船為綱每綱二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

六典通考 卷八十

主

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泉... 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 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涇江南之運積揚... 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涇口涇船之運入太倉歲... 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 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楊湖蔡... 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 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通知左右藏主財... 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為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 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 梁崇義拒命舉天下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

漕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 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 而合自隋蔡汴河官漕不通若道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 岡則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 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起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 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 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 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官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 以飛龍駝負承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陸費上奏曰... 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涇橋每斗船麻又納用錢... 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糶且陳尤

六典通考 卷八十

主

為京邑所賦據市司月估每斗糶得錢二十七而已耗其九... 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矣今約計... 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料轉運之資足以和糶五... 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 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 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 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運所運三之二其... 江淮所停運米八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錢十錢于水災... 州縣雜之計以採資之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漕直六十九萬... 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漕橋之關... 數斗用百錢以糶農人以一百二十萬緡付糶米以糶糶之... 糶人一年之糧餘十萬緡以糶糶之價其糶之價其糶之... 米錢使直並委轉運使折布絳緡綿以糶糶之價其糶之... 部發如此則百萬糶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 矣 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造以吳江... 素賦錢穀諸使頗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 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 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瑋

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
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
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
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
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
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
剛不可用其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
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潤清河中而李納懷
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滉又奏比年有楊
路觀察使差長編發遣運路既遠實謂勞
人今謂當使諸院自差編節級般運從之是時汴宋節度使
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

六典通考 卷八十

古

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
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觀察使李
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
車費錢三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輪東渭橋太
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
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
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主上都雷後李
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
後江淮米至渭橋寔減矣至巽如晏之多舊制每歲運江淮
米五十萬斛至河
陰雷十萬四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
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國疏句城湖愛敬

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瘁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
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
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繹
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置皆劇屬院監
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坦奏每年江淮運米四十萬石到渭
橋近日闕欠大半請旋收糴還年貯
備從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
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少償之千七
百斛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
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
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
天德王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

六典通考 卷八十

古

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捨沙而進米多耗
抵死甚眾不待覆奏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遠
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
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于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願也議遂
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州縣官充綱
送輕貨四萬書上放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疆官送兩稅
至十萬遷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陰河轉輸歲
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羣
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
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
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晉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

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為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
 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始者漕米
 解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盡取兩端官舟之沈多者
 歲至七十餘隻休使察屬案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
 備計籍二十八萬悉使歸諸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
 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潯渠並西江水運以饋行
 營諸軍沂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碛石詣闕言海
 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
 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沂流運糧又
 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碛石為鹽鐵巡官住揚
 子縣專督海運于是軍不闕供蘇軾曰唐代宗時劉晏為江
 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
 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價費不及五百貫或議具枉費晏曰大

六典通考 卷八十

末

國不可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揚既興執事者非一須
 有餘利養眾人私用不官則官物牢固乃于揚子縣置十船
 湯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贖凡五十餘年船場既
 無破敗船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杜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
 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創會
 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佔給其錢無復覓利專知官十家即時
 凍餒而船場遂破餓運不
 給不久遂有黃巢之亂

論曰漢唐皆都關中雖名沃野千里而人浮于土食用
 常苦不給往往取資于東南之粟然漢自高祖至于武
 宣不過轉漕山東通道蜀漢而其時會稽豫章之富甲
 于天下其以奉幣入京師者蓋無幾然則自淮海而南
 未嘗聞有方舟而並進者也唐武德貞觀之際關輔土
 卒耕種自贍糗糧之費不假外索且又設官尚簡糜廩
 無多故歲漕不過二十萬石足矣高宗以後歲益月增

至于開元天寶府兵之法廢弛一遇水旱飢饉都城無
 兼月之儲道路有殍死之憂於是裴耀卿李傑之徒講
 求運法不遺餘力及大盜起而國置兵役繁興中外艱
 食劉晏負濟世之才以轉輸為己任行其法度數年之
 間人不加賦師用宿飽考唐代財賦出于吳會者十居
 八九故其漕運所經大率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
 河自河入渭晏因其弊而振救之使江淮之道各自置
 船淮船不入汴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險易操舟者便
 習既久是以無沈溺覆沒之患而國用因之饒贍焉且
 自肅代以還河北諸鎮租賦不領于度支益以回紇吐
 蕃之亂京輔空虛專仰饋餉江淮之粟一日不至則帶

六典通考 卷八十

末

甲荷戈之徒脫巾而大呼裂賦而環起故謀國者尤視
 揚越為重地焉當劉晏任職之初按行江淮盡得其利
 病所由故立法垂制可遺永久終唐一代以復晏法為
 賢能以毀晏法為頽弊至宋蘇軾之論謂晏歲造船八
 十隻每隻剩破錢五百貫歲失資四百萬緡而卒能致
 成功其大度遠略異於寒陋之小人昔人多以桑劉並
 稱予謂晏之居心寬大不沾沾以握算為能事豈可與
 宏羊之刻薄同日而論哉呂祖謙曰唐時漕運大率三
 節最重者京口
 陝西到長安是一節
 江准是一節
 河南是一節

後唐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自黎陽開河以通漕運吏部尚
 書李琪請敕下諸道有能運官物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

任縣官有官者依資授欠選者放選千石至萬石不拘文武賞酬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于洛預備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閒請差運糧一轉帝然之車駕在汴近臣奏運糧勞民帝命東地數州撥十萬石至汴長興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鳳翔饋運二年敕汭河船般倉每石數內與正銷破二升三年幽州新開東南河路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四年三司使奏洛口至京往來牽船皆是水運牙官人管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轉運艱難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灣引船直至倉門其工役欲于諸軍傭人內差借從之

六典通考 卷八十

大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尙破省耗況水路所般豈無損失今後每石與耗一斗胡寅曰觀世宗之言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直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與之而或賣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于帝又曰今州戍兵舊制沿江而未嘗于者漕運斗耗是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自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所納常賦其水運舟船並停四年詔疏汴水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齊魯舟楫皆至京師六年命指揮使韓令坤疏汴水入蔡河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多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關蔡河入汴至京師京師之粟自建隆以來首浚三河諸州稅租及筦推貨利悉官給舟車輸送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尙簡至太平興國初歲運米四百萬石吏緣爲姦運舟或附載錢帛襍物又回網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擅買官物八年乃擇幹疆臣分掌水陸發運事凡一綱計直給付主綱吏雇募舟車財貨出納竝關報催督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汴河輓舟卒多飢凍太宗求得百許人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江歲漕米數百萬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主綱吏照值運廉得承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賄爲姦悉斬之

六典通考 卷八十

九

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積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至道初汴河運米五百八十萬石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于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沂流入汴置發運使領之玉海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人船之力有餘不勞而辦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入汴亦置發運司粟帛自廣濟河至京者京東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至京者陳穎許蔡光壽六

州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先是汴河歲額六百萬石天聖中荆湖江淮州縣和羅上供各減五十萬石慶曆中又減廣濟河二十萬石後黃河漕益減纔運菽三十萬石嘉祐四年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輪真楚泗州轉般倉始于唐裴淮載鹽以歸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四河冬卿成于劉晏酒舟卒還營春復集名曰放凍汴船不涉江無風波覆溺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文移忿併不能檢察操舟者昧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權綱法壞汴綱至冬

大典通考 卷八十

手

出江爲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各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詔如元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元年張方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路災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席惠民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石黃河上供領馬料三十萬石般運到京汴河漕額令便米年退錢一項充糧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糶事簡利博京師河北兵就糧淮南京東棟利負租稅視凶穰弛欲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爲命食以漕運爲本上稱善自汴船不復出江悉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外船不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船工卒食苦不足皆盜毀然初易錢漕額愈不及治平三年詔汴船七十綱皆出江復故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時漕運吏卒侵盜貿易託風水沈沒以減述官物陷折歲不減二十萬斛熙寧二年

弊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乃去歲漕既足募商舟運者又二十六萬餘石七年京東路訪察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詔轉運司相度不果行是歲江淮上供至京者三分不及一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今之京師古陳留四衝八達之地利漕運而贍師旅國初浚河渠通漕立上供平額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唯汴河運米麥乃太倉蓄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所賴者汴河議者屢作改更必致汴河口失其舊詔濟廣濟河增漕舟河成歲漕京東穀六十萬石元豐五年罷廣濟河輦

大典通考 卷八十

手

運司及京北排岸司江淮等路發運副使蔣之奇都水監丞陳祐甫開龜山運河漕運往來免風濤沈溺之患詔各遷兩官八年罷歲運百萬石赴西京先是道洛入汴運東南粟實洛下至是罷之是年立汴河糧綱賞罰歲終檢察知揚州宗以來通許綱運糧載貨物既免征稅而購錢又輕故物實流通絲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漕官轉運司陰收其利謹按一綱三十支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檢點得三十隻船而必藉留住岸一船檢點六州軍所得糧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屬因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爲甚遂難乞取十倍遂致綱稅皆窮因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備取官米折賣然板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全部與轉運司達條刻利得糧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陷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政和中張根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石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于督趣根嘗存三十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反內

萬石爲轉運之本以寬諸郡時甚稱之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田歲入無幾糴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京推貨務緡錢數百萬河北船運至乾甯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用鎮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雇夫力車載馱行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積險運致甚艱熙甯六年詔鄜延路經略司買棗駝三百運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差夫四百人次一二百人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其雇直約三十千以上驢約八千絳州運棗千石往麟府每石直四百而雇直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饋運之策莫若車便自熙甯至磨哆口皆大川

六典通考 卷八十

三

通車無礙自磨哆至兜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山險少水車乘難行可就嶺南相地利建一城若使大車自鎮戎軍載糧草至彼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鄧州夫三萬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饋運轉運司計程數日支米錢陝西都轉運司于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人日支米二升錢五十運糧出界止差廂軍大觀二年京畿都轉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於榮澤下卸至州尙四五十里擺置車三鋪每鋪七十八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據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詔京西運糧每名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而餘萬緡今四方

豐稔可逕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般運若般糶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轉般自熙甯以來法始變歲運六百萬石給京師諸路倉常有餘蓄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崇甯初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儲積日空無所代發而轉般之法壞戶部尙書言孝廣言南自眞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隄以堰滿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于堰旁置轉般倉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侵盜之弊由此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眞楚州堰爲水牕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用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供斛斗並依東南糶運直至京師或

六典通考 卷八十

三

南京府界卸納庶免侵盜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號直達綱豐不加糴款不代發方綱米之來船有損壞修整不得踰時州縣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又鹽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大觀三年詔直達綱依舊法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譚稹言祖宗立轉般以備中都緩急防漕渠阻節自其法廢河道日淺漕中都糧儲不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復乞自泗州爲始次及眞楚江西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自行直達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折欠之弊生於稽留而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詔發

運司措置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送行在餘輸京師紹興初以兩浙之粟俱行在江東之粟餉淮東江西之粟餉淮西荆湖之粟餉鄂岳荆南量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于行在錢帛亦然雇舟差夫不勝其弊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一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輓之人以為便科撥諸路上供米鄂兵歲用米四十五萬餘石于全永鄆鄆道衡潭鄂州科撥荆南兵歲用米九萬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澧潭復荆門漢陽科撥池州兵歲用米十四萬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撥建康兵歲用米五十五萬石于洪江池宣太平臨江興國南康廣德科撥行在合用米一百二十萬石就時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嘉定兵興揚楚間轉輸不絕濠廬安豐舟楫之通亦便而淨光之屯仰饋于齊安舒斬之民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至京西棗陽陸運夫皆調於湖北鼎澧等處道路遼遠雇替一夫錢四五十千

大典通考 卷八十

書

呂祖謙曰宋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于江淮其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所仰給也祖宗時江楚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入船貯於發運司後乃入汴以達京師諸州回船自真州請鹽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良法也真州故唐時揚子江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至真請鹽其次入汴入京師及蔡京為相廢改鹽法置直達綱是時奸吏多難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法官亦有名而無實所費既多東南入京之粟又少畜積發運有名無

實此召亂之道也

能改漕運錄東南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

遼聖宗時燕地大飢戶部王嘉造船使民詣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怨亂首殺王嘉

元初平江南運糧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沙壅又從東阿旱站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費不貲卒無成效至元十九年從巴延之請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沿山求喚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歲運糧至中灤運司自中灤至大都二十年用王積翁議開

大典通考 卷八十

書

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苦之而孟古岱言海運之舟皆至於是罷新開河圖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孟古岱為萬戶府達魯噶齊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二十四年立行船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罷東平河運二十五年于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令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督歲運較耕錄朱賴子相聚乘舟抄掠海上朱清張瑄為雄長陰勒部曲曹伍之廷議兵方與事招樓清瑄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輒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漕水又絕江淮漕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衛之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衛之初年不過百萬石至大四年江東甯國池饒建康等處運後乃至三百萬石

糧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糧船俱壞歲歲有之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于是以嘉興松江秋糧並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凡運糧腳價每石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後減至六兩五錢初海運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甯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自上海至揚村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擗腳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清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家島至之采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明年又開

六典通考

卷八十

美

新道從劉定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風濤不測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蘇軾錄杜工部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等雲帆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則唐史臣曰世祖用巴延之言歲時已有海運朱張特舉行耳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於天歷至順由四萬石增而為三百萬以上歲久弊生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恆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剽劫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二百八十萬石二年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

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續通考武宗時海漕到京三百萬有餘仁宗增浙江海漕二十萬石英宗減海道運糧二十萬石泰定二年康里回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飢今歲海運米二百萬石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言便益二十餘事一日京畿和糴二日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日接運委官四日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日船戶因于壩夫海糧壩于壩戶六日疏濬運河七日臨清及汝穎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日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貢賦不供剝民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使徵海運於江浙舟次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屢轉以達杭之石墩二十三年又遣使往徵海運士誠托辭拒命由是東南之粟遂止

六典通考

卷八十

第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湖西閩鎮珩輯

委積考

歷代漕運

明太祖都金陵運道通利江西湖廣之粟浮江直下浙西吳中之粟由轉運河鳳泗之粟浮淮河南山東之粟下黃河洪武元年北伐命浙江江西蘇州九府運糧三百萬石于汴梁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崞伐堅壁五州運糧大同中嘗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為定制洪武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是時止以餉邊而已聞有溺死者命羣臣議屯田之法未果行其西北邊則浚開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十一

封漕河餉陝西自陝西轉餉甯夏河州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於時各路皆就近輸得便利矣永樂元年始用淮船受三百石上者道淮及沙河抵陳州潁岐口跌坡別以巨舟入黃河抵八柳樹車運赴衛河輸北平與海運相參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于北京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甯至臨清所謂海陸兼運者也禮以海船大者千石工窳輒敗乃造淺船五百艘運淮揚徐充糧百萬以當海運之數平江伯陳瑄繼之頗增三千餘艘乃分遣官軍就近輓運送淮徐德通四倉名曰支運歲四次可三百萬餘石而海陸二運皆罷惟存遮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兌糧三十萬石十二輪天津十

八由直沽入海輸蘇州不數年官軍多所調遣遂復民運道遠數違期宣德四年尚書黃福同陳瑄趨漕糧建議准徐臨清倉廩具在宜復使官軍支運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甯池廬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復令官軍支運民糧就近入倉力大減省乃量地近遠糧多寡抽民船十一或十三五之一以給官軍惟山東河南北直隸則徑赴京倉不用支運尋令南陽懷慶汝甯糧運臨清倉開封彰德衛輝糧運德州倉其後六年陳瑄言河南民運糧諸倉往返山東河南皆運德州倉幾年候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等官軍每歲以船至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對撥附近衛所官軍運糧至京給與路費耗米則軍民兩便帝遣侍郎王佐往淮與瑄福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十二

議皆以為可行復命羣臣會議吏部尚書蹇義等條上官軍兌運民糧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為差每石湖廣八斗江西浙江七斗南直隸六斗北直隸五斗民有運至淮安兌與運者止加四斗如有兌運不盡仍令民自運赴諸倉不願兌者亦聽其自運兌運既加耗又給輕齎銀為洪開盤剝之費且得附載他物以資軍軍皆樂從事而民益多以遠運為艱于是兌運多而支運少矣官軍與民兌米往往持強勒索帝知其弊勅戶部委正官監臨不許私兌已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斗以三分為率二分與米一分以物折之正糧尖斛耗糧但平斛運糧四百萬石京倉貯十四通倉貯十六臨徐淮三倉各遣監察御史監收正統初運糧之

數四百五十萬石而兌運者二百八十萬餘石淮徐臨德四倉支運者十之三四久之聽選官陳倫言兌運加耗已增至六七斗以上而官吏糧又索他費多者至三四斗且俱尖淋收之計納正稅一石通用二石二三斗朝廷之取於民也廉而下人之刻剝也甚宜令都察院檄示禁止從之初運糧京師未有定額成化八年始定四百萬石自後以爲常北糧七五千六百石南糧三百二十四萬四千四百石其內兌運者三百三十萬改兌者七十萬兌運之中湖廣山東河南折色者凡五百七十八萬九千七百石而南直隸正糧獨百八十萬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蘇州一府七十萬加耗在外天津蘇州皆有倉密雲昌平皆有鎮共支米六十四萬餘石給之悉支兌運之米而臨德二倉貯預備米十九萬餘石取山東河南改兌米充之遇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三

災傷則撥二倉米以補運務足四百萬之額不令缺也改兌之議成化七年建于巡撫滕昭令瓜淮官軍過江兌運加耗之外復添腳米浙江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每正糧一石外加米一斗三升後數年帝乃令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兌由是兌運悉變爲改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然支運之法支者不必出當年之民納者不必供當年之軍支通數年以爲哀益期不失常額而止軍民兩便無失期自兌運變爲改兌易轉輸爲直達而輾轉稽遲之患生矣弘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疏論運軍之苦言各直省運船皆工部給價令有司監造近者漕運總兵以價不時給請領價自造而部臣慮軍士之不加愛護也議令本部出料四分軍衛任三分

舊船抵三分然軍衛無從措辦皆軍士賣資產鬻男女以供之此造船之苦也正軍逃亡數多而額數不減俱以餘丁充之一戶有三四人應兌役者春兌秋回艱辛萬狀船至張家灣又僱車盤剝多稱貸以濟用此往來之苦也其所稱貨運官因以侵漁責償倍息而軍士或自載土產以易薪米又制於禁例多被掠奪此科害之苦也宜加造船費每艘二十兩而禁約運官及有司科害搜檢之弊庶軍愆少甦詔從其議五年戶部言蘇松諸府連歲荒歉民買漕米每石用銀二兩而北直隸山東河南歲供宣大二邊糧料每石亦銀一兩去歲蘇州兌運以折五十萬石每石銀一兩今請推行於諸州而稍差其直災重者石七錢稍輕者石仍一兩俱解部轉發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四

各邊抵北直隸三處歲供之數而收三處本色以輸京倉則費省而事易集從之自後兵火水旱輒推宜折銀以水次倉支運之糧充其數而折價以六七錢爲率無復至一兩者初成化間行改兌之法江蘇州縣運糧至南京令官軍就水次兌支三月計省加耗輸輓之費得餘米十萬石有奇貯預備倉以資緩急至是巡撫都御史以兌支有弊請令如舊上倉而後放支戶部言兌支法善不可易詔從部議以所餘就貯各衛倉作正支銷又從戶部言山東改兌糧九萬石仍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令官軍支運正德二年漕運之官請疏通水次倉儲言往時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以待衛軍支運後改附近州縣水次交兌已並支運七十萬石亦令改兌但七十萬石之外猶有交兌不盡者民仍運赴四倉久

無支銷以致陳腐將請浙江江西湖廣正兌糧米三十五萬石折銀解京而令三省衛軍赴臨德等倉支運如所折之數則諸倉米不腐三省漕士便于支運歲漕額外又得三十五萬折一舉而數善具矣帝命部臣議如其請臨德二倉之貯米以平九萬計十年得百九十萬自世宗初災傷撥補日多而山東河南以歲歉數告輕減且二倉囤積多損腐於是改折之議屢興而倉蓄漸耗矣嘉靖元年漕運總兵楊宏請以輕寬銀兩悉聽運官道支爲雇傭車船之用不必裝鞘印封計算羨餘以苦運卒事御史交駁之戶部言科道官之論主于防奸是也但輕齋本資轉搬費今慮官軍侵耗盡取其贏餘以歸太倉則以腳價爲正糧非立法初意也乃議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五

運船至通州巡倉御史核驗酌量支用實數著爲定規有羨餘不輸太倉卽用以修船官漁蠹者重罪輕者改兌給之路費始各有耗米兌運米俱一平一尖故有尖米自隨船給運外餘折銀謂之輕齋改兌無尖米以耗米二升折銀謂之折易輕齋凡四十四萬五千餘兩後頗入太倉嘉靖五年山東撫臣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運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舟楫屢通可保無虞事下戶部戶部以爲海運法廢已久難以盡復乞教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入海上從之六年總督漕運王宗沐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一議船料一議官軍一議防範一議起剝一議回貨一議崇萬祀典詔允行之數年遇龍躍覆溺數萬言者交擊之乃罷萬麻中漕運總督舒應龍言國家兩都並建淮徐臨德實南北咽喉自兌運久行臨德尙有歲積而淮徐二倉無粒米請自今山東河南全熟時盡徵本色上倉計臨德已足五十萬餘石則令納于一倉亦積五十萬石而止從之是時折銀漸多

三十年漕運抵京百三十八萬餘石而撫臣議裁留漕米以濟河工倉場侍郎趙世卿爭之言太倉入不當出計二年後六軍萬姓將待新漕舉炊倘輸納愆期不復有京師矣折銀本折漕糧以抵京軍月俸其時混支既又建議言漕糧有正兌有改兌正兌入京倉改兌入通倉初京六通四後易爲京七通三兩倉歲有定額而改兌數少每撥正兌以補之夫使京師足何憂彈丸之一州而通州足何濟都城之緩急況京營軍赴通關支遠道守候又苦擔負多以錢易米半直而歸有石之名無半石之實萬一事變擾攘枵腹待食乃令執戈之夫索米數十里外乎宜不拘四六三七之例將漕糧正兌盡入京倉以待京倉稍充乃仍撥通倉以補改兌之不足詔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六

從之自神宗末季倉儲漸匱漕政亦益弛迫于啟禎天下蕭然煩費歲供愈不足支矣運船之數永樂至景泰大小無定爲數至多天順以後定船萬一千七百七十官軍十二萬人許令附載土宜免徵稅鈔孝宗時限十石神宗時至六十石憲宗立運船至京期限北直隸河南山東五月初一日南直隸七月初一日若過江支兌者展一月浙江江西湖廣九月初一日通計三年考成違限者運官降罰武宗列水程圖格按日次填行止站地違限之米頓德州諸倉曰寄囤世宗定過淮程限江北十二月江南正月湖廣浙江江西三月神宗時改爲二月又改至京限五月者縮一月七八九月者遞縮兩月後又通縮一月神宗初定十月開倉十一月兌竣大縣

限船至十日小縣五日十二月開幫二月過淮三月過洪入
開凡災傷奏請改折者毋過七月應議後期及臨時題改者
立案免覆漂流者抵損食米大江漂流為大患河道為小患
二百石內為小患二百石外為大患小患把總勘報大患具
奏其後不計多寡概行奏勘矣初船用楠杉下者乃用松三
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更造每船受正耗米四百七十二石
其後船數缺少一舟受米七八百石附載夾帶日多所在稽
留違限一遇河決即有漂流官軍因之為奸水次乾折沿途
侵盜度不能及額則妄稱水火至鑿舟自沈者明初命武臣
督海運營建漕運使尋罷成祖以後用御史又用侍郎都御
史催督郎中員外分理主事督兌其制不一景泰二年始設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七

漕運總督於淮安與總兵參將同理漕事漕司領十二總十
二萬軍與京操十二營軍相準初宣宗令運糧總兵官巡撫
侍郎歲八月赴京會議明年漕運事宜及設漕運總督則並
令漕運總督至神宗十八年以後始免赴京會議凡歲五月
總漕巡揚經理瓜淮過關總兵官駐邳徐督過洪入關同理
漕參政管押赴京攢運則有御史郎中押運則有參政監兌
理刑管廠管洪管閘管泉監倉則有主事清江衛河有提舉
兌畢過淮過洪巡撫漕司河道各有職掌報奏有司米不備
軍糧船不備過淮候期者責在巡撫米具船備不即驗放非
河梗而壓幫停泊過洪候期因而漂凍者責在漕司船糧依
限河渠淺淤疏撈無法開座啟閉失時不得過洪抵灣者責

在河道明初于漕政每加優恤仁宣禁役漕舟宥運運者英
宗時扣口糧均攤而運軍不守法度為民害自後漕政日弛
軍以耗采易私物道售稽程比至反買倉米補納多不足數
而糧長率攬沙水于米中河南山東尤甚往往蒸溼泥爛不
可食權要貨運官軍以銀罔厚利至請撥官稅給船料藉以
取償漕運把總率由賄得倉場額外科取歲至十四萬世宗
初政諸算多釐革然漂流違限二弊日以滋甚中葉以後益
不可究詰矣漕糧之外蘇松常嘉湖五府輸運內府白熟梗
糯米四萬四千石內折色八千八百石令民運
謂之日白糧船自長運法行糧皆軍運而白糧如故事穆
宗時陸樹德言軍運以充軍儲民運以充官祿人知軍運之
苦不知民運尤苦也船戶之求索運軍之欺凌洪閘之守候

六典通考卷八十一

八

入京入倉厥弊百出嘉靖初民運尚有計保全十年後無不
破矣以白糧令軍帶運甚便部議申禁令而已不能從也凡
諸倉糧應輸者有定數其或改撥他鎮者水次應兌漕糧即
令坐派鎮軍領兌者給價州縣官督車戶運至遠倉或給軍
價就令開支者通謂之空運邱濬曰前代運夫皆民丁今則
以兵運前代運粟皆民輸今
則是長運唐宋之船不入汴汴不入河不入渭今則江
湖之船自嶺北湖南直達京師唐宋漕卒有番休今則歲歲
不易宋人漕法便易回船又有載鹽之利今漕卒比宋其勞
百倍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腫之停留船艙之衝激陰
雨則慮危漏淺則費推移沿途為將吏科率上倉為官攢
阻滯及其回家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運糧矣其難苦如
此

海運始于元洪武元年太祖命湯和造海舟餉北征士卒天
下既定募水工運萊州洋海倉粟以給永平後遼左及迤北

數用兵於是靖海侯吳禎延安侯唐勝宗航海侯張赫趙
侯朱壽先後轉遼餉以為常督江浙邊海衛軍大舟百餘艘
運糧數十萬賜將校以下綺帛胡椒蘇木錢鈔有差民夫則
復其家一年溺死者厚恤三十年以遼東軍餉賦羨第令遼
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永樂元年平江伯陳瑄督海運糧四
十九萬餘石餉北京遼東二年以海運但抵直沽別用小船
轉運至京命於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廣儲蓄四年定海
陸兼運瑄每歲運糧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
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命江南糧一由海運一由淮黃陸運
赴衛河入通州以為常嘉靖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諫言
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

大典通考

卷八十一

九

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
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紀
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洋百二
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議尋以御史
劉翽疏沮而罷隆慶五年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
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
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
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
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
命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俾夢龍行之六年王宗沐督漕
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其道由雲梯關東北

歷應游山安東衛石臼所夏河所齊堂島靈山衛古鎮膠州
龍山衛大嵩衛行村寨皆海面自海洋所歷竹島甯津所靖
海衛東北轉成山衛劉公島威海衛西歷甯海衛皆海面自
扁山之翠島至登州城北新海口沙門等島西歷桑島岬岬
島自岬岬西歷三山島芙蓉島萊州大洋海倉口自海倉西
歷淮河海口魚兒舖西北歷侯鎮店唐頭寨自侯鎮西北大
清河小清河海口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凡三千三百九
十里萬歷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東副
使于仕廉復言餉遠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登萊度金
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餘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可至
又有沙門龍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水遞止宿避風惟皇

大典通考

卷八十一

十

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
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
遙礁礙難行惟登萊濟遼甚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為然
中總兵官萬表言在昔海運歲滿不止十萬載米之舟駕船
之卒統卒之官皆所不免今人棄海運主印漕之論非達
於事者也

明運河

明南北運道凡三千餘里自昌平神山泉諸水匯貫都城過
大通橋東至通州入白河者大通河也自通州而南至直沽
會衛河入海者白河也自臨清而北至直沽白河入海者衛
水也自汶上南旺分流北經張秋至臨清會衛河南至濟甯
天井開會泗沂沭三水者汶水也自濟甯出天井開與汶合

流至南陽新河舊出茶城會黃沁後出夏鎮循沔河達直口入黃濟運者泗洗小沂河及山東泉水也自茶城秦溝南歷徐呂浮邳會大沂河至清河縣入淮後從直河口抵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而南至於瓜儀者淮陽諸湖水也過此則長江矣長江以南則松蘇浙江運道也淮陽至京口以南之河通謂之轉運河而由瓜儀達淮安者又謂之南河由黃河達豐沛曰中河由山東達天津曰北河由天津達張家灣曰通濟河而總名曰漕河其踰京師而東若薊州西北若昌平皆嘗有河通轉漕餉軍漕河之別曰白漕衛漕開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開漕者自通河北至臨清與衛河會南以茶城口與黃河會資、洧泗水及山東泉源泉源之類有五日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分水者汶水之派也泉百四十有五曰天井者濟河派也泉九十有六曰魯橋者泗河派也泉二十有六曰沙河者新河派也泉二十有八曰邳州者沂河派也泉十有六諸泉所匯為湖其浸十五曰南旺東西二湖周百五十餘里運渠貫其中北曰馬場南曰蜀山曰蘇魯又南曰馬場又南八十里曰南陽亦曰蜀山周七十餘里北曰安山周八十三里南曰大小昭陽大湖袤十八里小湖殺三之一周八十餘里由馬家橋畱城開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呂孟曰張王諸湖連注八十里引薛河由地浜溝出會於赤龍潭並趨茶城自南旺分水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為閘二十有一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七其外

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閘五十有四又為壩二十有一所以防運河之洩佐閘以為用者也其後開沔河二百六十里為閘十一為壩四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河會於董溝河漕者即黃河上自茶城與會通河會下至清口與淮河會其道有三中路曰濁河北路曰銀河南路曰符離河南近陵北近運惟中路去陵遠於運有濟而河流遷徙不常上流苦淤下流苦淤運道自南而北出清口經桃宿湖二洪入鎮口陟險五百餘里自二洪以上河與漕不相涉也至沔河開而二洪避董溝開而直河淤運道之資河者二百六十里而止董溝以上河又無病於漕也湖漕者由淮安抵揚州三百七十里地卑積水匯為澤國山陽則有管家射陽寶應則有白馬汜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光高郵則有石白葢社武安邵伯諸湖仰受上流之水傍接諸山之源巨浸連亘由五塘以達於江慮淮東侵築高家堰拒其上流築王簡張福二隄禦其分洩慮淮浸而漕敗開淮安永濟高郵康濟寶應弘濟三月河以通舟至揚子灣東則分二道一由儀真通江口以漕上江湖廣江西一由瓜洲通西江嘴以漕下江南浙本非河道專取諸湖之水故曰湖漕永樂九年洛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轉漕故道也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會通盡淤至是復之由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泗出泗水陪尾山山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城東合於沂汶河有二小汶出新秦宮山下大汶河出秦安仙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

陰及寨子村俱至靜豐鎮合流遠徂徠山陽而小汶河來會經甯陽北峒城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峒城西南流三十里會甯陽諸泉經濟甯東與泗合元初畢輔國始於峒城左汶水陰作斗門導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入濟由壽張至臨清通漳御入海南旺者南北之脊也自左而南距濟甯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清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乃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其秋使臣又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又於汶上東平濟甯沛縣並湖地設水櫃陡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三

門在漕河西者曰水櫃東者曰陡門櫃以蓄泉門以洩漲已復濬賈魯河故道引黃水至塌場口會汶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江南運河自杭州北郭務至榭村北為十二里洋為塘棲德清之水入之踰北陸橋入崇德界過松老抵高新橋海鹽支河通之繞崇德城南轉東北至小高陽橋東過石門塘折而東為王灣至阜林水深者及丈過永新入秀水界踰陡門鎮北為分鄉鋪稍東為繡塔北由嘉興城西轉而北出杉青三閘至玉江涇鎮松江運艘自東來會之北為平望驛東通鶯脰湖湖州運艘自西出新興橋會之北至松陵驛由吳江至三里橋北有震澤南有黃天蕩水勢澎湃夾浦橋屢建北經蘇州城東點魚口水由鬱塘入之北至楓橋由射瀆經

許墅關過白鶴鋪長洲無鈔兩邑之界也錫山驛水僅浮瓦礫過黃埠至洛社橋江陰九里河之水通之西北為常州漕河舊貫城入東水門由西水門出嘉靖末防倭改從南城壕江陰順塘河水由城東通丁堰沙子湖在其西南宜興鍾溪之水入之又西直瀆水入之又西為奔牛呂城二閘常鎮界其中皆有月河以佐節宣後並廢其南為金壇河溧陽高渚之水出焉丹陽南二十里為陵口北二十五里為黃泥壩舊皆置閘練湖水高漕河數丈一由三思橋一由仁智橋皆入運北過丹徒鎮有猪婆灘多軟沙丹徒以上運道視江湖為盈過鎮江出京口閘閘外沙堵延袤二十丈可藏舟避風由此浮於江與瓜步對自北郭至京口首尾八百餘里皆平流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四

歷嘉而蘇眾水所聚至常州以西地漸高仰水淺易洩盈涸不恆時濬時壅往往兼取孟瀆德勝兩河東浮大江以達揚泰洪武二十六年嘗命崇山侯李新開溧水胭脂河以通浙漕免丹陽輪輓及大江風濤之險而三吳之粟必由常鎮三十一一年濬奔牛呂城二壩河道永樂間修練湖堤即命通政張璉發民丁十萬濬常州孟瀆河又濬蘭陵溝北至孟瀆河閘六千餘丈南至奔牛鎮千二百餘丈已復濬鎮江京口新港及甘露三港以達於江漕舟自奔牛溯京口水涸則改從孟瀆石趨瓜州抵白塔以為常萬厯元年歲貢生許汝愚上言國初置四閘曰京口曰丹徒防三江之涸曰呂城曰奔牛防五湖之洩自丹陽至鎮江蓄為湖者三曰練湖曰焦子曰

杜墅歲久居民侵種焦杜二湖俱涸僅存練湖猶有侵者而四閘俱空設矣請濬三湖故址通漕總河傅希聲言練湖已濬而焦子杜墅源少無益其議遂寢練湖自西晉陳敏遇馬之水以溉雲陽堤名練塘又曰練河凡四十里許環湖立涵洞十三宋紹興時中置橫埂分上下湖立上中下三閘八十四溪之水始經辰溪衝入上湖復由三閘轉入下湖洪武間因運道濶依下湖東堤建三閘借湖水以濟運後乃漸堙崇禎五年太常少卿姜志禮建漕河議言神廟初先臣寶著河議當事采行不開河而濟運者二十餘年後復佃湖妨運歲累畚鍤故老有言京口閘底與虎邱塔頂平是可知挑河無益蓄湖爲要也今當革佃修閘而高築上下湖圍埂蓄水使深且漕河閘座非僅京口呂城新開奔牛數處而已陵口尹公橋黃坵壩新豐大嶺山節節有閘皆廢去並宜修建而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幸

運道支流如武進洞子河連江橋河扁擔河丹陽簡橋河陳家橋河七里橋河丁議河越漕河滕村溪之大壩頭丹陽甘露港南之小閘口皆應急修整至奔牛呂城之北各設減水閘歲十月實以上商民船盡令盤壩此皆舊章所當率由近有欲開九曲河使運船竟從泡港開出江直達揚子江橋以免瓜洲啟閘稽遲者試而後行可也回空糧艘及官舫宜由江行而於河莊設閘啟閉數役並行漕事乃大善矣議不果行江漕者湖廣漕舟由漢沔下潯陽江西漕舟出章江鄱陽而會於湖口暨南直隸甯太池安江甯廣德之舟同浮大江入儀真通江閘以溯淮揚入開河瓜儀之間運道之咽喉也洪武中餉遼卒者從儀真上淮安由鹽城汎海餉梁晉者亦

從儀真赴淮安盤壩入淮江口則設壩置閘凡十有三濬揚子橋河至黃泥灣九千餘丈永樂間濬儀真清江壩下水港及夾港河修船江堤岸洪熙元年濬儀真壩河後定制儀真壩下黃泥灘直河口二港及瓜洲二港常州之孟瀆河皆三年一濬白塔河者在泰州上通邵伯下接大江斜對常州孟瀆河與泰興北新河皆浙漕間道也自陳瑄始開宣德間從趙新陳祚請命瑄役夫四萬五千餘人濬之建新開潘家莊大橋江口四閘正統四年水潰閘塞都督武興因閉不用仍自瓜洲盤壩瓜洲之壩洪武中置凡十五列東西二港間永樂間廢東壩爲廠以貯材木止存西港七壩漕舟失泊屢遭風險英宗初年乃復濬東港既而巡撫周忱築壩白塔河之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一

未

大橋閘以時啟閉漕舟稍分行自鎮江裏河開漕漕舟出甘露新港徑渡瓜洲而白塔北新皆以江路險遠捨而不由矣白漕者即通漕河源出塞地經密雲縣霧靈山爲潮河川而富河魯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會於此名曰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潭諸河亦名潞河三百六十里至直沽會衛河入海賴以通漕楊村以北勢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漲苦潦冬春水微苦澀衝潰徙改頗與黃河同大通河者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閘蓄水濟運名曰通惠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中漸廢永樂四年八月北京行部言宛平昌平西湖景東牛欄莊

青龍華家獲山三閘水衝決岸命發軍民修治明年復言自
西湖景東至通流凡七閘河道淤塞自昌平東南白浮村至
西湖景東流水河口一百里宜增置十二閘從之未幾閘俱
堙不復通舟成化中濬通惠河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口
六十餘里濬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東泉
俱退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澀
滯如舊正統二年嘗一濬之且修大通橋至通州閘十有二
壩四十有一嘉靖六年御史吳仲言通惠河屢經修復皆為
權勢所撓願通流等八閘遺跡俱存因而成之為力甚易歲
可省車費貲二十餘萬且歷代漕運皆達京師未有貯國儲
於五十里外者帝心以為然命侍郎王軌何詔及仲偕相度

大典通考 卷八十一 七

軌等言大通橋地形高白河六丈餘若濬至七丈引白河達
京城諸閘可盡罷然未易議也計獨濬治河閘但通流閘在
通州舊城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皆閘閘衛市不
便轉輓惟白河濱舊小河廢壩西不一里至堰水小壩宜修
築之使通普濟閘可省四閘兩關轉搬力而尚書桂萼言不
便請改修三里河帝下其疏於大學士楊一清張璠一清言
因舊閘行轉搬法省運軍勞費宜斷行之璠亦言此一勞永
逸之計萼所論費廣功難帝乃卻萼議明年六月仲報河成
因疏五事言大通橋至通州石壩地勢高四丈流沙易淤宜
時加濬治管河主事宜專委任毋令兼他務官吏閘夫以罷
運裁減宜復舊額慶豐上閘平津中閘今已不用宜改建通

州西水關外剝船造費及遞歲修給俱宜酌處帝允其請自
此漕艘直達京師迄於明末人思仲德建祠通州祀之薊州
河者運薊州官軍餉道也明初海運餉薊州天順二年大河
衛百戶閔棻言南京並直隸各衛歲用旗軍運糧三萬石至
薊州等衛倉越大海七十餘里風濤險惡新開沽河北望薊
州正與水套沽河直表四十餘里而徑且水深其間阻隔者
僅四之一若穿渠以運可無海患下總兵都督宋勝巡按御
史李敏行視可否勝等言便遂開直沽河闊五丈深丈五尺
正德十六年海運指揮王瓊言直沽東北新河轉運薊州河
流淺潮至方可行舟邊關每置餉宜濬使深廣從之初新河
三歲一濬嘉靖元年易二歲以為常十七年濬殷雷莊大口

大典通考 卷八十一 六

至舊倉店百十六里豐潤環香河者濬自成化間運粟十餘
萬石以餉薊州東路者也後堙廢餉改薊州給大不便嘉靖
四十五年從御史鮑承允請復之且建三閘於北濟張官屯
鴉鴻橋以濬水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道也起羣華城外安
濟橋抵通州渡口表百四十五里其中淤淺三十里難行隆
慶六年大濬運給長陵等八衛官軍月糧四萬石泃河二源
一出費縣南山谷中循沂州西南流一出嶧縣君山東南與
費泃合謂之東西二泃河南會彭河水從馬家橋東過微山
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泃口鎮合
始鰓連汪諸湖東會沂水從周湖柳湖接邳州東直河東南
達宿遷之黃墩湖駱馬湖從董陳二溝入黃河隆慶四年九

月河決邳州自睢甯至宿遷淤百八十里總河侍郎翁大立請開泇河以避黃水未決而罷萬曆三年總河都御史傅希擊言泇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遺錐手步弓水平畫匠於三難處核勘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城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從陡河經郭村西之平坦則良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泇口上下河渠深淺不一湖塘聯絡相因間有砂礪無礙挑挖大較上起泉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至東南長五百三十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誠能捐十年治河之費以成泇河則黃河無慮壅決茶城無慮填淤二洪無慮艱

大典通考

卷八十一

九

險運艘無慮漂溺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關座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賞之費他日所省抵有餘者也臣以爲開泇河便三十二年總河侍郎李化龍言開泇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惜河河水有無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河六百二十里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擾窮民得以善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泇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陵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開則徐民之爲魚者亦少無疑者二帝深善之令速鳩工爲

久遠之計八月化龍報分水河成糧艘由泇者三之二衛河源出河南輝縣蘇門山百門泉經新鄉汲縣而東至饒南滑縣境淇水入焉謂之白溝亦曰宿胥瀆宋元時名曰御河由內黃東出至山東館陶西漳水合焉東北至臨清與會通河合北歷德滄諸州至清縣南合滹沱河北至達天津會白河入海所謂衛漕也其河流濁勢盛運道得之始無淺澀虞然自德州下漸與海近卑窄易衝潰初永樂元年潘陽軍士唐順言衛河抵直沽入海南距黃河陸路纒五十里若開衛河而距黃河百步置倉廩受南運糧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乃命廷臣議未行其冬命都督僉事陳俊運淮安儀真倉糧百五十萬餘石赴陽武由衛河轉輸北京五年自臨清抵渡

大典通考

卷八十一

十

口驛決堤七處發卒塞之後宋禮開通會河衛河與之合時方數決堤岸遂命禮并治之禮言衛輝至直沽河岸多低薄若不究源析流但務堤築恐復潰決勞費益甚會通河抵魏家灣與土河連其處可穿二小渠以洩於土河雖遇水漲下流衛河自無橫溢患德州城西北亦可穿一小渠蓋自衛河岸東北至舊黃河十有二里而中間五里故有溝渠宜開道七里洩水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沽河入海詔從之嘉靖中山東僉事江良材嘗言通河於衛有三便古黃河自孟津至懷慶東北入海今衛河自汲縣至臨清天津入海則猶古黃河道也便一三代前黃河東北入海宇宙全氣所鍾河南徙氣遂遷轉今於河陰原武懷孟間導河入衛以達天津不獨徐

沛患息而京師形勝百倍便二元漕舟至封邱陸運抵淇門入衛今導河注衛冬春水平漕舟至河陰順流達衛夏秋水迅仍從徐沛達臨清以北抵京師且修其溝洫擇良有司任之可以避旱澇捍戎馬益起直隸河南富強之勢便三詹事霍韜大然其畫具奏以聞不行崇禎十三年總河侍郎張國維言衛合漳沁淇洹諸水北流抵臨清會閘河以濟運自漳河他徙衛流遂弱挽漳引沁之議建而未行宜導輝縣泉源且酌引漳沁關丹水疏通滄洹淇三水之利害得失命河南撫按勘議以聞不行

論曰自成祖都燕漕轉東南之粟以備京師道里懸遠法凡三變曰支運曰兌運曰長運其始以民兌軍而民

大典通考 卷八十一

三

苦軍之抑勒其後以軍長運而軍苦吏之科書蓋其立法糾紛不如唐宋之便利是以任厥役者苦樂亦甚懸絕當時邱濟馬文升言之詳矣及海運既罷而專趨河道其沈溺漂沒之患亦時時有大抵往來所經沙石坻滯旱霖更代盈涸不常倚河流則妨其潰突恃湖利則病其淤壅故自成化以後百數十年漕事之艱難遂與河患相終始于時非無智略之士石畫之臣或謀築堤以止洩或議開道以避險究之功未及竣而災變又作成之也待積年敗之也不崇朝未有晏然數十年而坐享長久之利者豈盡人事之不濟毋亦天運使然乎

大典通考卷八十二

湖西閭鎮珩輯

委積考

歷代常平義倉

古者天災降戾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故禹湯鑄金而民不病災及周官立司稼專以歲之上下出欵法出則減價而糶欵則增價而糶即管仲李悝所行者是也宋賢臣司馬光言常平者三代之遺法而王應麟作玉海亦謂常平不出耿中丞乃古法耳二子之言必非無據自鄭康成解經以出其欵法為文由是議者多疑周禮為偽託豈知管仲李悝之術皆變通周官而為之曷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二

十一

嘗盡出自己意乎漢書食貨志引孟子云狗豕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斂發相對並舉謂其豐凶無備異乎三代聖王之法今文斂或作檢者誤也至隋唐世有義倉社倉其用意與常平同有宋諸公嘗踵而行之矣當時莫不受其利及後世貪夫黠吏為之弊遂不可勝言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豈空語哉

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欵法欵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

此人謂甚賤傷農人魏文侯相李悝曰糶甚貴傷人糶工商甚賤傷農人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

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

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

月一碩半五人歲終爲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碩碩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宮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五不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勤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石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人歲終長中熟自三餘三百碩四百石官糶三百石此爲糶三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三餘百碩官糶二百碩此爲糶二而舍一也下熟自倍餘百碩自三餘百碩終歲長百碩官糶其五十碩云小飢則收百畝收三分中飢下熟糶一謂之中分百畝之一大飢三十碩收三分中飢七十碩收二分大飢三十碩收三分故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一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二

發小熟之所歛官以糶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以富強馬端臨曰糶之法始於管子仲李惺然仲主于富國惺主于濟民仲言人君不理則者賈游于市乘民之不及百倍其本桑孔以來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關市貨之聚而豪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于農人服田力穡之贏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歛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慮乃仁者之用心若曰國家不取必爲兼並者所取遂歛而復散資以富國矣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糶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議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常平起于孝宣之時至東漢弊已如此

晉武帝泰始四年立常平倉豐則糶儉則糶以利百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堯湯水旱人無菜色由備之也漢家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今山東飢京師儉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糶積于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災不爲害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三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粟租二百義租五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卽以此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省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

不思久計輕爾費損于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于慶處靈夏
 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早儉少糧
 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甯原敷
 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于富縣安置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
 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胡寅曰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隨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餽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後世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飢無狀有司不以上聞也良有司以問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與相侵沒其受惠者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遠之遠安能扶攜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廉哉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大禍由此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壅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縣置社倉為法

唐制凡已受田及借荒等具所種苗頃畝造青苗簿徵收時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四

畝別納粟二升以為義倉田損四已上免半七已上全免其
 商賈戶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已下遞減一石
 中中戶一石五斗中下戶一石下上七斗下中五斗下下戶
 及全戶逃並夷獠薄稅不在取限半輸者準下戶之半鄉土
 無粟聽納雜種充凡義倉之粟唯荒年給糧不得雜用若有不熟之處隨須給貸及種凡常平倉所以均貴賤大府寺屬官有子皆申尚書省奏聞其來自久比者州縣雖存所利非廣京師輻奏浮食者多今于京城內大置常平賤則加價收糶使遠近奔委貴則終年武德元年置社倉又詔宜置常平監官出糶而永無價乏也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糶而收抑止兼並宣通壅滯至五年廢常平監官貞觀二年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所不免今喪亂之後戶口凋

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纔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
 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多為社倉終于文皇得無飢饉及大業
 中年國用不足並貸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
 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庶眾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
 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各納所在為立義倉若年
 穀不登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為百姓作儲財官為舉
 掌以備凶年利人之事深是可嘉下所司議立條制從戶部
 尚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畝稅二升粟麥秬稻隨土地所宜
 寬鄉畝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無田者其戶為九等
 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為差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至
 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州徐齊並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五

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永徽
 二年頒新格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
 市置常平倉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倉迫貸義倉支用開
 元二年敕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
 法行之自古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糶不得抑歛仍交相
 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穀等
 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令
 所司支料奏聞四年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近年已來以
 百姓義倉糶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腳錢今後更不得
 義倉變造七年敕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
 益彭蜀漢劍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

千貫下州一千貫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戶以下遞減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和糴一百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廣德二年第五琦奏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糴賣建中元年敕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今後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糴貨三年戶部侍郎趙贊上言古者平準之法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買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六

富家不得豪奪吾人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糴鹽米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須兼備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于兩都並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糴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所量定多少唯置斛斗正段絲麻等候物貨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從之于是諸道津要都會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竹木茶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國用不足所稅隨時而盡不能為常平本元和元年制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丁數內十分取二充常平倉及義倉以時出糴賑貸六年制畿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乏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米借貸准

南浙西宣歙等道十二年詔諸道遭水州府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請準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制曰義倉所在盜用沒入致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句當苟為長吏迫制即許驛表上聞考滿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減一選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開成元年戶部奏諸州府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歛之至輕事必通濟從之太和九年以天下同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大中六年戶部奏常平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七

義倉本防水旱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今後諸道遭災早請委所在長吏差清強官審勘得實任先從貧下戶給貸從之薛納為藍田令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斷取義倉粟數千石以給之納曰義倉本備水旱安敢絕人生命以資一家之產執不與韋宙為汴州刺史州有積儲傳餉賑飢人卒死宙始禁常平倉收穀以濟之罷

後周顯德中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

宋乾德初詔諸州于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飢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勞煩罷之消化三年京畿大穰遣使臣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飢即下其直予民端拱二年

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咸平
 中福建增置惠民倉詔諸路申消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京
 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甯上供錢
 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每州擇清幹官主之領於司農寺
 三司無輒移用歲視市價量增以糴糶則減價所減不得過
 本錢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解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
 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糶即同充
 糶廩易新粟災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天禧四年荆湖
 川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糶十八萬三千餘斛
 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
 路丁口五百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願增爲二百萬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八

許之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毋得移用數年常平有
 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錢百萬補助軍費久之
 移用多而蓄藏無幾矣自景祐初歲內飢詔出常平粟貸中
 振貧民而聚飲者或增下戶戶一斛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
 舊價糶粟欲以市恩 皇祐三年詔災傷州軍糶常平倉粟
 止于元糶價出糶明道二年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
 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
 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一
 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明道中飢款軍
 食不足民有流轉之患時兼並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
 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爾且兼並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
 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

濟則兼並之家未必待此中下之民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
 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厯初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
 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言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一
 遇水旱流離死亡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
 贍轉輸千里則不給事移民就食則遠近交困願放隋制立
 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
 災黯復奏曰愚民迫於飢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臣請復民
 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妄議謂賦稅外兩重供輸則義
 倉乃救民儲積以備水旱行之既久民必樂輸若謂恐招盜
 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粟數萬石者
 不聞有劫掠之虞且民有貯積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正除
 盜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以賑給則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
 小有水旱輒流離餓殍起爲盜賊是常平不足仰以振給也
 若謂置倉廩穀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修治郵傳驛舍皆
 欽于民豈于義倉獨畏煩擾則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
 慶當時率于眾論不果行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九

下沒入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勿鬻募耕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
 點刑獄歲終具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畝田租千石萬戶倍
 之戶二萬三千石三萬四千石四萬五千石五萬六千石七
 萬八千石十萬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
 州運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于籍
 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
 餘乃及諸縣量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
 大小均給之 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欲
 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
 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

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
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
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又常
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
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
價使農人赴時趨事而兼並不得乘其急是亦先王散惠興
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算
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
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
用常平倉轉運法詔可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朝官爲之管
當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二

十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錢貸民
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
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
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借
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
非民之便吾雖未嘗貸而四方豐凶貧賤知之未嘗違時有
賤則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自王安石議行青
苗法諸提舉官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
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
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
爲便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
兼並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
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
有物業勝質富者亦依鄉戶例支借每錢一千令納一千三

百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
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
難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均
賠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歛俟
貴而糶不唯合古制兼民被實惠今諸倉方糶而提舉司已
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爲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已功
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乞盡罷提舉官第委提點刑獄官
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眞忠臣朕始謂
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彊
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
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二

十一

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並振
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詔以琦
奏付制置條例司琦復上疏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
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竊以爲周公立太平之法
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廩二十
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
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
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
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
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
苗錢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

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況今天下田稅已重非周禮什一之法更有農具牛皮鹽鞠鞣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細絹斛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主

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鬻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之類皆周禮田稅十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誣汗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糶常平倉斛斗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為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初羣臣進讀邇英畢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洵洵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平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

不彊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彊富民亦不彊也光言不用竟出知永興軍先又上言曰常平倉者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愷耿壽昌能為之也今開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錢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錢賑濟臣聞先帝常平倉錢穀約一千餘萬糶助天下常平倉作糶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約一千餘萬糶助天下常平倉作糶本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知山陰縣陳舜愈移狀自劾曰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母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實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一歲兩輸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請兩康軍鹽酒稅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主

七年帝患債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貫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既而詔諸路常平錢穀畱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倚閣常平錢人力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許以物產為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六年戶部言準詔諸路常平酌三年歛散中數取一年為格歲終校其增虧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歛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歛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

法明年提點公事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二石輸一斗至爲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舉行詔可仍以義倉兼提舉司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爲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頒其法于川峽西路元豐二年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並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交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向者有因州縣闕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糶又有官吏怠慢厭糶糶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糶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例今官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古

中收糶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糶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糶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至失時穀價倍貴是故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例終不及元糶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是年詔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甯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爲

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甯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糶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買無窮之怨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並復置義倉自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振濟輒移用者論如法二年戶部尙書蔡京乞檢會熙豐青苗條約酌立定制淮南轉運司副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穀爲它司侵借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價納勿立定額奉議郎鄭奉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幾董遵等皆言青苗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古

之息詔並詳定以聞宣和五年令州縣散常平錢穀舉揭示請人名數逾月歛之庶革僞冒之弊政和八年御筆常平錢法利天下甚博而此意令常平司格遵條令歛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高宗紹興初併提舉常平司于提刑司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鄭鬲言以常平錢于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糶二十八年糶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堅奏廣糶常平福建轉運副使沈權奏水旱州郡請雷轉運司和糶米以續常平並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傑奏義倉法夏秋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請

稽之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倉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欽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敖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墻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為一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甲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互相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閱具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訂虛實取各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六

人親手押字類聚齊備起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給與與甲頭收執請穀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耕耨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穀有濕惡不實者罰之朱子建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屬不遇市井惰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死而不得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弊而不敢往往全其封錫運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化而為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能皆同于官府則鈞校靡密上下相通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鈞校靡密上下相通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善也但以其給之也而金不以青苗者其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其職之也以其給之也而金不以青苗者其法之本意固未為不不能行之于天下子程子嘗極論慶元十一年臣僚言紹興

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于縣別儲以備振濟使窮民不至于艱食惟負郭義倉則就州輸送至于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吳淮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椿雷江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忱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即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糴與擾民及不實者鐫罰庶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從之景定元年赦文諸路已糴義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七

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糴正稅逃閭義米用虧常平司責縣道倍納縣道遂敷吏帖保正長攬戶等人均納自今視時收糴見繫吏帖等人倍納之錢並與除放五年監察御史程元岳奏今杭糯帶義之外有所謂外義者絹細豆也豈有絹細豆而可加之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細豆加細豆加豆猶可言也州縣一意椎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破家當產怨嗟之聲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杭帶義餘盡罷有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咸淳二年諸路常平義倉米二百餘萬石減時直糴之

林駟曰祖宗始置常平出內庫之儲以為糴本頒三司之

錢以濟常平粒米復戾之時民艱于錢官則增價以入之
菜色隱雷之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糴本
而爲青苗之錢鬻廣倉以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鐵官帑厚
矣如貧民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抹荒
之實政壞矣古之義倉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
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
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
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民知其散
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來講明
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民編緝置倉
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今日常平義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太

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
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尙可少濟鄉落小民廬身從事
彼知官長皂吏爲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
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孳哉且常平出于官義倉出于
民出于官者官自歛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
不至於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
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籬頭斛面重歛取
贏噫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于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
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
之利樂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飢之民何益哉昔
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

其勉之

遼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義倉秋熟社民出粟儲倉社司籍
其目歲歉發賑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
金常平倉大定十四年詔中外行之尋廢明昌元年御史請
復設省臣議大定舊制豐則增價以收儉則減價以出增損
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生齒
至眾欲計口餘一年之儲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
致腐敗況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諸郡縣驗戶口
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平物價
救凶荒矣若諸處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不
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其令郡縣吏有沮格者糾推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九

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不熟之所則減價三之一以糴詔從
之三年勅常平倉諸路奉行減製者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
宰臣曰隨處常平倉有名無實遠縣人戶豈肯跋涉就州府
糴糴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句定制縣距州六
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特置舊擬備戶口三月之糧恐數
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
萬戶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河
南陝西屯軍貯糴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則勅置郡
縣吏受交代制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又勅常平
倉州府官提舉縣官兼董其事以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
又諭尙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定其當備粟數以

聞四年尚書省奏今上京諸路每歲收稅粟十萬五千餘石所支六萬六千餘石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為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乃止五年尚書省奏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見在錢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且比年稍豐米價猶賈若復預糴恐價騰踊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元立義倉於鄉社置常平于路府使飢不損民豐不傷農至元六年始立常平法以和糴糧及諸河倉所撥糧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糧充義倉亦始至元六年社置一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手

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款年就給社民其後新城縣水及東平等處飢皆發義倉振之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至大立常平倉以糶物價延祐四年敕郡縣各社趙天麟義倉策復置義倉太定二年郡縣飢救有司治義倉曰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為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常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蝗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豐歉不均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口日一升儲多每口日二升勸為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

明預備倉之設太祖遺者民運鈔糴米以備賑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以廢弛于謙撫河南山西修其政周忱撫南畿別立濟農倉他人不能然也正統時重侵盜之罪至僉妻充軍且定納穀千五百石者勅獎為義民免本戶雜役凡賑飢米一石候有年折納穀稻二石五斗還官成化中令吏典納米免試給冠帶軍民子弟納米充吏軍民舍餘納米給散官自正七品至正九品弘治三年限州縣十里以下積萬五千石二十里積二萬石衛千戶所萬五千石百戶所三百石考滿稽其多寡為殿最不及三五分者奪俸六分以上者降調十八年定贖罪贖罰等皆折銀糴穀入倉正德中令囚納紙者以其八折米入倉軍官有犯者納穀免其立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手

功嘉靖初諭德願鼎臣言成弘之時每年以存留餘米入預備倉緩急有備今秋糧僅足兌運預備倉顆粒無存一遇災傷輒奏請他糧及勸富民捐賑以應故事乞亟查復預備倉秦惠田曰明預備倉或出于民間輸助以備之義倉或出于官倉盈餘以宋之廣惠倉如鼎臣奏乃云粒米無存則以官司實力奉行者少帝乃令有司設法多積米穀仍倣古而公私侵漁者多也人平糴常平之法春賑貧民秋成還官不取其息府積萬石州四五千石縣二三千石為率既又定十里以下萬五千石八百里以下至十九萬石積久之粟盡平糴以濟貧窮其後積穀數漸減隆慶時劇郡無過六千石小邑止千石久之數益減科罰亦益輕萬麻中上州縣至三千石止而小邑或僅百石矣有司沿為具文屢下詔申飭率以虛數欺罔而已

平略德麻以後郡國之府庫盡入內帑常平之名遂廢天賦
開禁德議通幣平遺法以廣儲蓄請發帑庫餘金爲本每
歲于產米價賤時委廉幹丞簿收積至來歲照時弘治中江
價難之必有微息逐歲漸增以備荒歉事不果行弘治中江
西巡撫林俊常請立常平倉及勸社民立義倉至嘉靖八年
乃令各撫按設立義倉令土人二三十家爲一會家道殷實
素有德行一人爲社首處事公平一人爲社正能書算一人
爲社副每朔望一會分上中下出米四斗二斗一斗有差斗
加耗五合上等之家主之荒年上戶不足者量貸歲熟還倉
中下戶酌量賑給不還倉有司造冊送撫按歲一察核倉虛
罰社首出一年之米其制頗善然其後亦無力行者待郎王
廷相言
備荒之政莫善于古之義倉若立倉于州縣則窮鄉僻壤倉
日待弊宜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
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
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遇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幸

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價中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于民
第令登記冊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
奔走道途之苦從之

論曰常平義倉始于漢唐盛時考其由來皆三代聖王
之遺法也有宋王安石變爲青苗錢而生民不勝其害
朱子嘗論之以爲安石初意未嘗不善特用法之偏職
之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宜其勢隔而弊生焉予
以爲宋自中葉用兵藏粟多爲州縣移用南渡以後屢
下詔禁止而所在空耗者多有也明隆萬間郡縣預備
之倉貯畱十不二三歲具空文上報而已昔者孟子語
鄒穆公曰凶年飢歲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
是上慢而殘下也未鄒之有司不過爲君守倉廩府庫

使民不得沾其惠未若宋明之有司並君之倉廩府庫
而盜之至于空盡而後已也以予所見鄉國近事其常
平之在官者未嘗平價以減糶也貴出而賤入歸其贏
直于官而民莫敢過問于是常平之制壞矣其義倉之
在民者中飽于里魁者半攘奪于豪紳者又半歲遇荒
歉訟獄蜂起官乘間而漁其利中家破產十常八九于
是義倉之制又壞矣嗟乎民不幸而生于今日非獨三
代之仁政不可得見卽漢唐以來有司傳守之良法亦
無能以實心奉行徒使溝壑之瘠束手坐斃而已世之
爲有司者甯獨無人心哉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二

幸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湖西閩鎮珩輯

荒政考

歷代荒政

古者年不順成自天子至於諸侯食不舉樂車不雕幾城郭宮室不修君親巡方卿參告羅所謂大祲之禮是也傳曰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凡此者所以敬生人之命而答陰陽之譴也自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已消患無形後世稱焉尚書記黎民阻飢命棄作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至成周而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其在他官則太宰有喪荒之式小行人有凶荒之書遣人別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有司預備於未然而使百姓終身無菜色之憂故曰三代有荒歲無荒民其以此乎及周宣王中興遭旱自傷而有雲漢之詩百姓流亡還復安集於是其臣作鴻雁之篇幽厲以後天降喪亂饑饉荐臻天子下而告糴於列國魯之嚴公亦使其臣臧孫辰以鬯圭玉磨告糴於齊然方是時同盟之侯救灾恤鄰猶存古義晉閉秦糴君子非之自茲以來水旱蟲螟史不絕書至無麥無禾而民病斯極矣

齊有管子始為輕重斂散之法以紓民困其後晏子說景公稅郊興發以補不足國人大悅陳氏陰謀取齊以家量貸以公量收一國歸之如流水焉魏李悝相文侯祖述管子之法豐則斂穀飢則平糶文侯行之國以富強及其孫惠王河內告飢移民河東移粟河內自以為盡心為國而孟子譏焉蓋古王者之立制也約三十年以為通必有九年之蓄無三年之蓄曰急無一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春秋以來古制盡壞有能活民於流殍之中人主即不勝沾沾自喜其實苟且補苴一時之小惠無足多也漢之武宣號為英主觀其數下詔書賑恤流民亦不過梁惠王之故智而史冊特書以為美談唐自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武德訖於開元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閒遇凶歉輒幸洛都故當時有逐糧天子之諺及明皇溺於宴安不復東行歲增轉漕以濟缺乏而和糶之名興焉若夫壽昌之常平戴胄之義倉富弼之安流民趙抃之救越災自後世言之皆稱良法然比之三代聖王之仁政抑已末矣君子相時而立制世變愈甚人心愈乖故其權宜以補揀也不能盡泥於古要在使民粗遂其生無為大亂之倡而已荒禮已見聯事考常平義倉傳之委積茲特依大司徒十二政編次為目條繫史傳於後述歷代荒政四卷雜論一卷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散利之政十有二散利貨種食地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糴阮以王命施惠

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開粟而用

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為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難阮委積於野如遺人于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與積所與之積

請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復頗有少縣官徵取物日與

日惠以作事業日利均其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

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天患謂災害也節旌倉

人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

之以待凶而頒之詳邦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

飢竭其粟而貸之鄭子展卒子皮即位代父為於是鄭飢

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鐘在喪故以父命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地六辨四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

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宋亦飢請於平

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為大夫

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

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楚大飢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楚

子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在伐庸也振發也廩倉吳闔閭

在國天有災厲親巡孤寡而供其困乏在軍熟食者分而後

政食齊景公之時飢晏子請為民發粟公不許當為露寢

之臺晏子令吏重其賃遠其兆徐其日而不趣三年臺成而

民振故上悅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

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物而偶於政衛公叔文子卒其子

成請證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

惡乎君也孟子齊飢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

殆不可復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

漢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賑民飢武帝即位河內失火

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請

歸節伏矯制辜上賢而釋之元狩三年舉吏民能借貸貧民

者以名聞四年山東水災民多飢乏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

貧民不足又募豪富人假貸尙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

貸與產業元鼎二年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詔曰今水潦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

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抵至

吏民有賑救飢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元鳳三年詔曰酒者

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賑困乏其止四年毋

漕本始四年詔今歲不登已遣使者貸賑困乏令丞相以下

至都官令丞京師諸署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地節

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初元元年六月以民疾

疫省苑馬以賑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

轉旁郡錢穀以相救食貨志云天下大水關東十一郡九二甚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賑貸則乏

年詔曰歲比災害民有菜色慘怛于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

庫賑救河平四年賑貸瀕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
 縣所在冗食者冗散粟食使生活不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鴻嘉四年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賑貸之哀帝即位詔曰
 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循
 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
 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田
 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
 石斛受錢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
 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具民
 後漢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踊其令郡
 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獨篤癯及無家屬貧不能自存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五

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伏漢傳更始立以為平
下驚擾而進倫晏然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微勝今民
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祿以賑鄉里未嘗者百
 餘永平十八年詔曰自春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
 下其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癯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章帝
 即位初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以見穀賑給貧人和帝
 永元五年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貧不足其上尤貧不能
 自給者戶口入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金錢為贖而
 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賑欲有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
 呼召聚會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遣
 使者分行舉實流冗開倉賑粟三十餘郡八年詔賑貸并州
 四郡貧民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

十二年詔貸被災諸郡國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及郡國流民賑貸熒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舞陽大水
 賜被水尤貧者穀人二斛十三年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
 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九月詔曰荊州比歲不節今
 茲淫水為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決其令天下貧民假種食
 皆勿收債十四年詔貸張掖居延熒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
 下貧穀各有差安帝即位詔宿麥不下賑賜貧民永初二年
 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行冀兗稟貸流民元初二年詔稟
 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詔
 三司既不奏聞又無舉正欺罔罪大方今盛夏且復假貸以
 觀厥後其務消災疫安輯黎元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縣二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六

十九雨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延光元年京師
 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賜壓溺者年七歲以上人錢
 二千其敗壞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永建三年京師地震
 漢陽地陷詔實賑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人錢二千一家被
 害郡縣為收斂遣光祿大夫按行漢陽及河內魏郡陳留東
 郡稟賦貧人陽嘉元年詔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二年
 詔吳郡會稽飢荒貸人種糧永和四年太原郡旱民庶流冗
 遣光祿大夫案稟貸第五訪遷張掖太守成飢粟石數千訪
言訪曰若上須報是乘民也太守樂以救其使使懼爭欲上
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重書嘉之一建和元年荆揚二
 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永興元年郡國二十二蝗
 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尤甚詔在

所賑給乏絕安慰居業二年詔曰蝗災爲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永壽元年司隸冀州飢人相食救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逋償六月洛水溢南陽大水詔壞敗廬舍失亡穀食尤貧者粟人二斛韓詔爲瀛長流民入縣界者求索衣者爭謂不可詔曰長河溝壑之人而以此伏延熹九年豫州罪舍笑大地矣太守素知詔名德竟無所坐延熹九年豫州飢死者什四五有滅戶者遺三府掾賑粟之永康元年六州大水渤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人錢二千一家被害者悉爲收斂其亡失穀食粟人三斛興平元年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七月時一斛穀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七

白骨委積帝使侍御使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恤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尚書令以下奏收汶考實詔杖五十自後多得全濟

魏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歲飢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廩賑之五年冀州復飢遣使賑如舊六年春遣使者巡行沛郡問民間疾苦貧者悉賑貸之景初元年冀充徐豫民遇水遣侍御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所開倉賑救吳赤烏三年民賑貧

晉泰始四年青徐兗豫大水伊洛溢合於河開倉賑之永平八年地震詔發倉廩賑雍州飢人太興元年江東三郡飢遣

使賑給之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邵攸輒開倉廩賑之孝武時黃門侍郎虞戡極奏開倉廩賑給并省眾役咸康二年揚州會稽饑開倉賑給隆和元年賜貧乏者米人五斛陶回爲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糶相使相糶買糶必遠流北海聞此將糶糶場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

宋元嘉十二年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遭水民沈演之傳東諸僅吳興義興及吳郡之錢塘升米三百以濟之及尚書祠部郎江憲巡行拯卹乃開倉廩以賑飢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二十年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飢遣使開倉賑卹給賜糧種明年正月尤弊之處遣使就郡縣隨宜賑卹凡欲附農而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八

種糧匱乏者並給貸二十九年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能仍值災滂饑困薦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大明元年吳興義興大水民飢遣使開倉賑卹二年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優課種所須以時貸給七年詔曰近災精亢序苗稼多傷今二麥未晚甘澤頻降可下東境郡勸課懇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十月詔曰雖秋澤頻降而夏旱嬰弊可卽開行倉並加賑賜八年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絕或下流窮穴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倉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溫拯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通典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卹一年儲餘皆救使糶貸爲計平價此所常道行守百代權宜州於時也

齊永明六年詔吳興義興水潦被水之鄉賜痼疾篤癘口二
斛老疾一斛小口五斗八年詔吳興水潦過度開所在倉賑

後魏神瑞二年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
而國貧者也頃者以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飢寒不能

自存者甚眾其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崔浩傳秋穀不登太
宗使人問浩曰今既

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可更圖也太宗從之于是分民詣
山東三州食出倉穀泰常八年歲饑詔所在開倉賑給神麩

四年定州民飢詔啟倉以賑之真君元年州鎮十五民飢開
倉賑卹九年山東民飢賑之興安元年詔以營州蝗開倉賑

卹太安三年州鎮五蝗民飢使使者開倉賑之五年詔曰六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九

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
賑之有流徙者諭還桑梓和平五年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
水開倉賑恤天安元年州鎮十一旱民飢開倉賑恤皇興二
年州鎮二十七水旱開倉賑恤四年詔州鎮十一民飢開倉
賑恤延興二年安州民遇冰雹賑恤九月詔以州鎮十一水
開倉賑恤三年詔諸倉囤穀麥充積者出賜貧民是歲州鎮
十一水旱開倉賑恤四年州鎮十三大饑開倉賑之太和元
年雲中饑開倉賑恤二年州鎮二十餘水旱民飢開倉賑恤
三年雍州民飢賑恤四年州鎮十八水旱民飢賑恤五年詔
州鎮十二民飢開倉賑恤七年冀定二州民飢詔郡縣為粥
于路以食之定州上言為粥給飢人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

口冀州上言為粥給飢民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十
有二月詔州鎮十三民飢開倉賑恤八年州鎮十五水旱民
飢遣使者巡行問所疾苦開倉賑恤十年汝南潁州大飢開
倉賑恤十有一年詔肆川之雁門及代郡民飢開倉賑恤六
月秦州民飢開倉賑恤七月詔曰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
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九月詔曰去夏以
歲旱民飢須遣就食舊籍雜亂難可分簡故依局割民閱戶
造籍欲令去留得實賑貸平均然乃者以來猶有餓死衢路
無人收識良由本部不明籍貫未實廩恤不周以至於此朕
聞用慨然可重遣精檢勿令遺漏食貨志京都民飢加牛疫
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粟所在賑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留業者
令主司審嚴開倉賑貸其不自存者悉檢集為粥於街衢以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救其困然主者時京都大飢轉轉表陳時務曰自承平日
不明多餓死者久競相矜夸車服第宅奢情無限喪葬婚娶為費實多耕者
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實貨窮于市里飢寒之本實
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制
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
課嚴加賞罰數年之後必有盈贖雖有災凶免於流亡矣臣
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脫有戎役或遭天災無
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租穀年豐多積歲儉出賑官有宿積
民無荒年矣十二年二雍豫三州民飢開倉賑恤十三年州
鎮十五大飢詔所在開倉賑恤高閭表曰王畿之內頗為少
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一歲不收未為大損竊以北鎮新徙

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
 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察畿甸之民飢甚出靈丘下館之粟
 以救其乏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
 薄斂賤糶隨豐逐食貧富相贖可以免度凶年不為患苦二
 十年西北州郡早儉遣侍臣循察開倉賑恤李元忠為光州
 刺史時州郡災
 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至秋徵收報聽用萬石元忠以
 為萬石給人計一家不過升斗耳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
 表陳朝世宗即位州鎮十八水民飢分遣使者開倉賑恤景
 明元年北鎮飢遣楊播巡撫賑恤是歲州鎮十七大飢開倉
 賑恤正始四年燉煌及司州民飢並開倉賑恤永平二年詔
 武鎮飢開倉賑恤三年詔冀定二州早儉開倉賑恤延昌元
 年以頻水旱百姓飢弊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二月州郡十一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大水詔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賑貧者詔天下
 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民六月詔曰去歲水災今春炎
 旱百姓飢餒救命靡寄雖經蠶月不能養續今秋輸將尚書
 嚴勒諸州量民資產明加檢校以救艱弊庚辰詔出太倉粟
 五十萬石以賑京師及州郡飢民二年六鎮大飢開倉賑恤
 四月以絹十五萬匹賑恤河南郡飢民六月青州民飢開倉
 賑恤三年青州又飢復賑恤明帝熙平元年夏四月以瀛州
 民飢開倉賑恤二年幽冀滄瀛四州大飢遣長孫釋等巡撫
 百姓開倉賑恤光州飢亦如之崔逸為光州刺史時災儉人
 多飢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
 所司懼罪不敢逸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以此獲罪吾所甘
 心遂出粟然後申表臨王或以為宜貸二萬石詔聽二萬石出
 粟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活者為神龜元年幽州大飢民死
 者餓之得濟者萬數帝聞而善之

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詔刺史趙邕開倉賑恤元徽除并州
 刺史州界夏
 霜禾稼不熟民逃散邕開倉賑之文武咸諫止邕曰昔汲
 長孺郡守耳尚開倉救民災况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
 拘法而不救民先天平三年秋并肆汾建晉秦陝東雍高汾
 九州霜旱民飢流散四年春詔所在開倉賑恤之薛真度為
 州刺史
 州大飢真度表曰去歲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三民人
 萎餒臣願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詔曰真度所
 表有憂濟百姓之意陳郡儲粟
 雖不多可分贖尚書量賑以聞
 北齊河清四年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
 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
 斗升而已又多不付
 後周建德三年詔往歲年穀不登民多乏絕令公卿道俗凡
 有貯積粟麥者準口聽畱外盡糶四年岐寧二州民飢開倉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賑給
 隋文帝時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穎等諸州達於
 滄海皆困水災開皇十八年遣使將水工巡川源發隨近丁
 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自是頻有年
 矣張須陁為齊郡丞歲飢穀米踊貴須陁開倉賑給官屬咸
 曰須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
 至當委溝壑矣先開倉而後上狀揚帝不責也房景遠為齊
 州主簿歲設粥通衢存濟甚眾平原劉郁經齊充遇劫賊
 將殺之郁呼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
 粥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唐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十一年詔水災碓州諸縣百姓漂失資產乏絕糧食者宜令
 使人量以義倉賑給賜遭水旱之家帛十五匹半毀者八匹
 十五年建州言去秋鼠災損稼發義倉賑之十七年汝南州

天下府縣百姓去載有損仰所由審勘除有倉糧之外仍便
據籍地頃畝量與種子京兆府及華陽馮翊扶風等郡須別
優矜有乏少種子者仰每鄉量宜准給乾元三年米貴斗至
五百文多餓死令中使於西市煮粥以餉餓者大曆四年自
夏四月連雨至八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萬石減估
而糶以惠貧民興元元年詔曰歷河朔而至太原自淮沂而
被洛內蟲螟爲害雨澤愆時其宋毫淄青澤潞河東常冀幽
州易定魏博等八節度管內各賜米五萬石河陽東都畿二
節度管內各賜三萬石所司即搬運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
領受賑給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願亦傷農收其有
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道加價和糶米三

大典通考卷八十三

五

五十萬石差官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秦惠田曰開元以後
取以充他用不復爲凶荒平糶之計其始也官出錢民出穀
民無利和之累官有儲蓄之利故云和糶及其弊也善價不
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配戶勒限甚於賦稅此白居易所以
上有害無利之疏也宋時養兵之費愈增和糶之名亦愈繁
然糶於官者多則藏於民者少凶歉即無以接濟而官吏抑
配括索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故和糶特籌國用之一法而
未必便於農也德宗此貞元元年賑貸諸道將士百姓昭義
河東成德幽州義武魏博奉誠晉慈隰宣武平盧汴滑河陽
東都畿汝州諸軍節度合賑米四十七萬石時蝗旱之後牛
多疫死諸道節度軍李叔明等咸進耕牛給事中袁高請
量三兩戶共給牛一頭以濟農事從之四年詔諸州遭水旱
委長吏貸種詔曰今茲吾人迫以荒饑難去并糶乞可途路
鄉閭依然煙火斷絕種餉既乏農耕不與若東
作恩期西成何望京兆府百姓并宜賜種子二萬石同華州
各賜三千石陝隴兩州賜四千石委州長吏即與度支計會

請受差公清仁伯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闾隨便給付諸倉所
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石京兆尹即差官逐便糶
載賑賜貧人務令 六年麥不登賜京兆府種五萬石八年詔
均給全活流庸 六年麥不登賜京兆府種五萬石八年詔
賜遭水縣乏絕戶米三十萬石九年詔州府不得輒有閉糶
委鹽鐵使及觀察使訪察聞奏十三年河南府上言當府旱
損請借含嘉倉粟五萬石賑貸可之十四年旱檢出大倉粟
賑貸詔曰蒸庶之間米價稍貴苟利於人所宜通濟今令度
支出官米十萬石於街東西各五萬石每斗賤較時價糶與
百姓又令賑給京兆府百姓麥種三萬石十月以歲凶穀貴
出太倉粟三十萬石開場以糶又出東都合嘉倉粟七萬石
惠河南飢民十五年出太倉粟十八萬石糶京畿諸縣十八
年秋蔡申光三州春水夏旱賜帛五萬段米十萬石鹽三千

大典通考卷八十三

六

石時陸贄請賑帝曰淮南缺賦不
宜賑費日宣人負我無我負人永貞元年久雨京師鹽貴
出庫鹽一萬石以惠飢民憲宗即位敕申光蔡陳許兩道比
遭亢旱宜加賑恤申光蔡賑米十萬石陳許五萬石元和元
年命禮部員外郎裴汶以米十萬石賑給浙東四年渭南縣
水暴溢漂損廬舍二百一十三戶秋田十六頃溺死者六人
命京兆府發義倉賑給詔淮南揚楚滌三州浙西潤蘇常三
州今年歉旱尤甚米價殊高宜以江西湖南鄂岳荆南等使
折糶米三十萬石賑貸淮南道三州三十萬石浙西道三州
恐米來遲不救宜委淮南浙西觀察各以當道軍運米據數
給旱損人戶節級作條件賑貸淮南李吉甫浙西韓皋躬親
部署令刺史縣令切加句當使此米必及飢人如賑貸三州

之外可及諸州亦聽量使宜處置待江西等道折糶和糶米
到各處依數收管遣使將行憲宗戒之日朕宮中用帛一疋皆計其數惟賑恤百姓則不計所費卿當體此六年制曰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尙不足于食陳豈有餘
于播種京兆府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其
諸道府州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糧借
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四年賑貸並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
填納七年詔去秋早歉賑京畿粟三十萬石其元和六年春
賑貸百姓粟二十四萬石並宜放免九年制曰去歲旬服氣
序愆和夏屬驕陽秋多苦雨三農爽候五稼不滋百姓所欠
歷年稅斛等項並宜赦免仍以常平義倉斛斗三十萬石委
京兆條疏賑濟如不足即以元和七年諸縣所貯折糶斛斗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七

添給委京兆官差揮清幹官逐處給付使無所弊將我詔意
戒之以擾授之以仁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
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便于外縣收貯以防水旱
十一年徐宿饑賑粟八萬石十二年京畿及陳許飢詔鄭滑
觀察使以估糶官粟救之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
估出糶九月詔曰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
陵府等管內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蘇襄復台越唐隨
鄆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
所損多少量事賑給訖具數奏聞十四年東都雷守上言河
南府汝州百姓飢詔貸河南府粟五萬石汝州二萬石崔俊為湖
南都團練觀察使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相恤
後至謂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使閉糶以重困鄰民自是滿

通流 長慶二年陳許水災賑粟五萬石詔江淮諸州旱損頗
多米價踴貴宜委淮南浙西東宣歙江西福建等道觀察使
各取常平義倉斛斗減價出糶又命以絹二百疋賑京師東
西市窮乏者四年詔京城米穀翔貴百姓乏食夏麥未登須
有救恤宜出太倉陳粟四十萬石委度支京兆府類會減價
于東西街置場出糶其價錢仍司府收貯至秋收糶又救京
城米價稍貴須有通變以便公私令戶部應給百官俸料中
一半合給疋段者迴給官中所糶粟每斗折錢五十文其疋
段委別收貯至冬糶粟填納太倉人以爲便太和二年詔曰
山東降災淫雨泛濫諸州遭水損田苗壞廬舍處宜委所在
吏切加訪恤不能自濟者發義倉賑給三年詔去歲水損處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末

鄆曹濮青淄德齊等三道宜各賜米五萬石兗海三萬石並
以入運米在側近者逐便速與搬運四年許州上言去年六
月被水詔宣慰使李珣與本道勸會人戶實水損每人量給
米一石其當戶人多亦不過五石令度支逐便支送八月舒
州上言太湖宿松望江等縣水泛漲沒百姓產業計六百八
十二戶人皆就高避水飢貧無食詔以義倉賑給四年太原
飢賑粟三萬石京畿河南江南荆襄鄂岳湖南等道大水害
稼出官米賑給五年太原旱賑粟十萬石劍南東西兩州水
遣使宣撫賑給六年蘇湖水賑米二十二萬石以常平義倉
斛斗給浙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疫賑米七萬石戶部侍郎
休奏兩州米價騰貴百姓流亡請糶
兩州關官職田減米以救貧人從之七年早詔京兆府河中

等九州府宜賜粟五十六萬石並以常平義倉及所糶斛斗充無本色者以運米折給委本州府長吏差官吏宣賜八年詔江淮浙西等道仍歲水潦遺殿中侍御史任曉馳往慰勞以比年賑貸多爲奸吏所欺惠不及下宜委所在長吏以軍州自貯官倉米減半價出糶如無貯蓄處卽以常平義倉米出糶又詔諸道飢疫處軍糧蓄積其屬度支戶部雜穀並令減價出糶開成元年詔同州賜穀六萬石河中府絳州共十萬石委度支戶部以見貯粟麥充賜鹽鐵轉運使奏江淮諸州人將阻飢請來年運米數內量留收貯春夏飢乏減價出糶收其直待熟償之詔留管運米三十萬石三年詔淄青兗海鄆曹濮去秋蝗蟲害物以當處常平義倉斛斗速加賑救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九

京兆府諸州府有蝗蟲米穀貴處亦宜以常平義倉及側近官中所貯斛斗量加賑恤四年滄景節度使劉約奏請義倉粟賑遭水百姓詔先給後奏敕有明文劉約所奏已爲遲晚宜速賑貸大中九年旱遣使巡撫淮南發粟賑民

後唐同光四年詔曰郊甸之內時物踴貴聞自陝以西積年時熟縱未能別備貢輸亦宜廣通和糶仰所在長吏切加檢御以濟往來推救災恤患之心明奉國憂人之道又京圻之內公私貯蓄及多收藏未肯出糶更俟厚價頗失眾情宜令中書門下條疏應在京及諸縣有貯斛斗並令減價出糶以濟公私其年明宗在鄴奏深冀諸州縣流亡飢饉戶一千四百乞鄴都倉儲借貸濟民長興元年制曰諸州府或經水旱

災診恐人戶缺少餼糧宜令速處取去年納到新好屬省斛斗各加賑貸秋收日徵納宋州奏準詔賑貸粟萬石青州賑糧一萬四百一十九石三年內出御劄示百僚曰今年州府遭水潦處已下三司各指揮本州府支借麥種及等第賑貸斛食仰逐處長吏切加安存不得輒有差使三年樞密使范延光趙延壽奏今秋宋毫穎等州水災甚民戶流亡粟價暴貴臣等量欲與本州官倉斛斗依時佑出糶以救貧民兼大水之後頗宜宿麥窮民不便種子亦望本州據民戶等第支借麥種自十石至三十石候來年收麥據原借數納官從之後晉天福六年齊魯民飢詔充青鄆三州發管內倉糧賑貸七年開封府奏準宣給糧二萬石賑濟貧民詔遣供奉官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三

十

馬延翰雜京賑恤飢民仍宣河南府差大將量將米豆往諸山谷散散給人戶

周廣順元年敕天災流行分野代有苟或閉糶豈是愛人宜令沿淮渡口鎮舖不得止淮南人糶一年齊州言禹城縣水民飢流亡見固河倉有糶糧五萬二千餘斛欲賑貸救諸邑留二三千斛給巡檢職員餘並賑貸貧民二年敕膳部員外郎劉表徵往兗州開倉減價糶粟以水害稼救飢民也單州刺史劉禧言滄州歲餘軍糧外有大麥六萬石欲開倉官糶以濟貧民從之毫穎大水民飢所有倉儲及永城倉度支給軍食一年外遣使減價出糶顯德元年命朝臣杜暉等五人往穎毫濮永城固河口開倉減價出糶四年遣使臣于勣

州開倉賑飢民又于城內煮粥以救之六年命廬州開倉出陳麥以糶蓋克復後民多阻飢故廉價以惠之濠州上言准宣出糶省食陳麥以利飢民詔楚州煮粥以救飢民和州壽州並開倉賑之是年淮南飢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論曰三代賑貸之法不著于經所謂國服為之息者特新莽之事康成一人之說先儒固有從而疑之者矣自漢唐以來有賑有貸詳見于諸帝之詔令而史亦纖悉而備書之顧其所謂貸者將亦有二分之息如康成之說與其追而償之也或亦有簿書期會官吏胥卒為之

六典通考卷八十三

三

督索與史文缺略其世又遠後人無從而推知也獨周世宗之事許民貸而不責償史冊褒美以為後法而宋胡寅氏推極責貸之流弊而以世宗所為幾于三代王者之政蓋垂死之民顧目前而不計久遠見其貸之易也方以為德及其償之難也反以為怨追呼之擾累及鄉鄰鞭撻之慘損其膚血世宗惟憂其如此也是以一切推而與之其言曰民猶子也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乎大哉仁人之言雖謂利溥萬世可矣五代亂世其君如世宗之賢固不可多得使其生當漢唐盛時縱不能與文景貞觀比隆亦豈出永平開元之下哉

荒政考

歷代荒政

宋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揚泗飢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儻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具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甯憂水旱耶此當斷自宸衷上從之三月詔賜沂州飢民種食又詔賑宿蒲晉慈隰相衛州飢乾德元年澶滑衛魏晉絳蒲孟八州飢命發倉賑之開寶四年劉鋹平詔廣南州縣人戶長吏量行賑貸豐稔

六典通考卷八十四

十

日只納元數六年曹州飢漕太倉米二萬石賑之七年河中府飢賑粟三萬石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飢端拱二年以太倉粟貸京畿飢民淳化元年京師貴糶遣使開廩減價分糶二年詔永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斗仍給復三年五年命陳堯叟等往宋毫陳穎等州出粟貸飢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咸平二年江浙發廩賑飢是歲江浙廣南荆湖早嵐州春霜害稼分使發粟賑之四年河北飢發廩賑之五年遣中使詣雄灞瀛莫等州為粥以賑飢民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缺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家得一斗從之大中祥符元年夏州飢請

易粟幽州早求市麥種並許之二年賜齊州被水民粟人
斛發廩賑鳳州水災五年江淮兩浙旱帝慮水田不登遣使
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
之蓋早稻也內出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京城河北淮南
飢減直糶穀以濟貧民六年詔淮南給飢民粥麥登乃止七
年發粟賑儀州飢九年延州蕃部饑貸以邊穀八月令江淮
發運司留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飢民天禧元年詔賑災發州
郡常平倉是歲諸路蝗民飢鎮戎軍風雹害稼詔貸種糧發
廩賑之又詔災傷州以常平倉出糶濮州侯日成言本州富
民多儲蓄乙差使臣與通判點檢量留一年支費餘悉令糶
有旨勸誘出糶不得擾富民令作淖糜濟懷衛流民二年諭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京東官吏安撫飢民又命諸路賑以淖糜先貸種糧勿收四
年發唐鄧八州常平倉賑貧民又賑蕃部及秦隴京城穀貴
減直發常平倉張詠知益州以地狹游手者眾遇水旱必艱
食時斗粟值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
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民計口給券俾如元乾興元
價糶之奏為永制後七十餘年米甚貴而民無飢色
年蘇湖秀州民飢貸以廩粟天聖三年晉絳陝解州飢發粟
賑之四年詔京東西河北淮南平穀價發米六十萬斛貸畿
內飢民六年鞠詠為三司鹽鐵判官河北京師早飢請出太
倉米十萬石賑飢民七年鍾離瑾為河北安撫使詔所至發
官廩以賑其被溺之家存三口者給錢二千不及者半之溺
死不能斂者為瘞埋所部官吏貪暴不能存恤者奏劾之明
道元年詔漢陽軍發廩賑飢民二年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

萬餘戶江淮飢民景祐元年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飢民詔開
封府諸縣作糜粥以濟饑民諸災傷州軍亦如之二年鎮戎
軍饑貸弓箭手粟麥六萬石四年越州水賜溺民家錢有差
寶元二年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夔路饑民慶曆
元年發廩粟減價濟京城民四年陝西穀貴令轉運司出常
平倉粟減價出糶又出奉宸庫銀三萬兩賑之八年河北京
東西大水饑人相食詔出三司錢帛賑之流民入京東者不
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農出粟得十五
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
人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
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官吏皆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書其勞約為奏請以次受賞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
人人為盡力及流民將復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
萬人募為兵者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
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
名為救人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天下傳以為法時知鄆
州劉夔亦發廩賑饑民全活者眾盜賊衰止賜書褒獎詔三
司以江淮漕米給河北州軍又出內藏錢帛賜三司買粟以
濟流民自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城郭壞廬舍百姓
暴露乏食主上憂懼下殺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思甚
厚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三升幼者人日
一升主上不旋口而許之賜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
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賑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
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粟于上則其勢必不暇平化為以中
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
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月戶當受粟五石難可久行也今

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戶計之中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
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當用粟五百
萬石而足何以辨此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
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
氣久蒸薄必生疾病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流亡者已眾矣如
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二者皆可不深念與
萬一出于無聊之地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
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弄鋤挺于草茅之中以
杆游微之吏強者既器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
一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
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得一戶得粟十石
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費平日常業而不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
居得粟以給其食則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
待二升之粟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由有司之意
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
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于今而取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
無損于儲蓄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又無給授之
弊疾癘之憂民不去其故居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
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是年
出廩米減價以濟畿內貧民先是江東大饑運使楊紘發義

大典通考 卷八十四

倉以賑之吏欲取旨紘謂吏曰國家置義倉本慮凶歲今須
旨而發人將殍死上聞而褒之環慶大飢帥守范純仁欲發
環慶大飢帥守范純仁欲發
皆不欲日常平擅支罪不赦否則須奏請純仁曰人七日不
食則死豈能待乎諸公但勿預吾獨坐罪可耳即發粟賑之
飢民悉皇祐元年詔河北被災民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
得全活皇祐元年詔河北被災民八十以上及篤疾不能自
存者人賜米一石酒一斗五年詔轉運司賑邕州貧民戶貸
米一石是時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諭諸守者以荒歲價
廉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
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仲淹曰吾所以如此正欲發有
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不至轉徙填
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至和二年出米
京城門下價以濟流民嘉祐元年賜河北流民米死者賜其

家錢有差貸災民麥種三年賑河北災民又詔廣濟河溢原
武縣河決遣官賑恤被水害者四年遣官賜孤窮老疾錢饒
縣委令佐為糜粥賑飢諫官吳及言春秋時同盟之國有救
患分災之義秦飢晉閉之糴春秋誅之今州郡各專其民擅
造閉糴之令一路飢則鄰路為之閉糴一郡飢則鄰郡為之
閉糴也 漢亡于春秋之間豈聖朝于育兆民之意于是
詔閉糴者以違制論緡錢百萬助糴天下常平倉七年出內
藏庫治平元年以上供米三萬石賑宿毫二州水災戶四年
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糴便司陳粟貸民戶二
石從之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請擇公正之人為河北監司
使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賑濟州縣之民斗斛數少

大典通考 卷八十四

不能周徧者且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給之又論賑濟制于
日國家于未流
既流移之後方散米者粥以有限之儲蓄待無窮之流民徒
更聚而餓死官費多而民無所濟然能使民不流移者全在
本縣令佐得人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體量人戶
有闕食申知上司及本州不候回報即行賑貸仍據五等入
戶逐戶計口出給應頭大人日給二升小兒一升或五日或
十日或半月一次齎應頭請領縣司亦置簿照會若本
縣米穀少先從下戶出給應頭有餘并及上戶候夏秋成熟
據簿應上所貸過糧 熙寧元年貸河東飢民粟二年遣使賑
濟河北流民七年發常平米賑河陽飢民又以米十五萬石
賑河北西路災傷京師置場給流民米詔浙西路提舉司出
米賑常潤州飢八年洮西安撫司以歲旱請為粥以食羸戶
程頤賑濟論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飢而後發廩以食之
原存者與之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設其本且救目前之死
亡惟有節制所及者廣今時州縣賑飢或給之米豆或食之
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

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濟之矣故飢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體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閉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七之不擇而與者當活數倍之多矣凡清飢當分兩處一給米一給粥初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此理也平日當詔發運司體實淮南江東兩浙米價州縣所存上供米毋過百萬石減直予民斗錢勿過八十曾鞏越州救災記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飢為書問屬縣災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糜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饑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弱老疾不能自存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粟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欲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眾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任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

大典通考 卷八十四 六

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為之出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又使民完城四千一百支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糶子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又詔京東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使人收養之 又詔京東轉運提舉司發常平錢省倉米等給散與孤貧人戶元豐元年詔濱棣滄三州被水民以常平糧貸之青齊淄三州給流民食齊州飢河北流民道齊境不為流者給舍次具器用人既給則日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人一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于凶年飢歲老幼轉死溝壑而在位者殊不恤此出于政事不修而不知務也王巖叟上疏言祖宗賑濟舊法災傷無分畝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令隨稅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其後刻薄之吏陰改舊法必待災傷

其本意三等而上均為赤子均被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所得甚少所損實多乞復如舊法指揮施行二年滄州飢發倉粟賑之蘇頌乞糶官米濟民疏存恤之法莫先于平物價聚州縣權將上供或軍糧米斛比市直量減分數估定價例將來更不添長專差強幹官置場出糶俟流民歸業日即罷收到價錢委轉運司和糶斛斗充數如此比四年詔河東路提點刑獄劉定專賑被水民七年伊洛溢河決元城遣使賑恤賜溺死者家錢曾鞏判越州歲飢前期諭屬召富人使與民民得從便受粟粟價自平又出粟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萬石貸民為種糧使隨賦入民類以不乏哲宗元祐六年知杭州蘇軾言浙西二年諸郡災傷今歲大水杭州民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糶米斛數目

大典通考 卷八十四 七

下諸路封樁及年計上供赴浙西諸郡糶賣詔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賑濟災傷紹聖元年詔振京東河北流民貸以穀麥種諭使還業是歲京師疫洛水溢太原地震河北水發京都粟賑之時雖州大旱野無青苗畢仲游先民之未飢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艱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民當徒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發粟不及萬石以民糶糶之家一人逃者崇寧四年蘇湖秀三州水賜乏食者粟大觀元年秦鳳早京東水河溢遣官賑濟貸被水戶租三年江淮荆浙福早秦鳳階成飢發粟賑之史臣曰宋之治本于仁厚賑濟恤患之意視前代為切至諸州歲款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置場賑給無分于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

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歷為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糶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民之流亡者關津無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淳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強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飢役若厭溺死者官為埋祭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為常蝗為害及募氏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救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侍存問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悞不任職者初建隆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賑其飢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母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為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糶惟恐其不足真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于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于顏色惻怛哀矜形于詔旨慶歷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疾貧者皆有所養神宗即位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兼發糶便司廣惠倉粟以賑民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糶

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為朕撫輯而賑全之母使從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糶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略盡哲宗雖詔復實息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置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墜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建炎二年禁江浙閉糶三年出米十萬斛即杭秀常湖州平江府糶濟東北流寓之人紹興十三年賑淮南飢民仍禁遏風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以上者賑濟詔自今及五分亦賑之二十九年命江湖浙西五漕司增價糶米二百二十萬石赴沿江十郡以備賑貸三十一年雪寒民多艱食詔臨安府城內外人給錢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錢輔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錢賑之隆興二年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兩糶米賑貧民乾道三年臣僚言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時米價既平糶四斗始克償之農民重困詔借貸米穀只還本色利不過五分四年降僧牒百道付建甯府戶部降米五千石賑衢州飢荆南府僧牒二百道衢州一百道饒信米各三萬石雷州水賜十道詔諸路運司所屬災傷處各選清強

官盡行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
司並重譴其被水甚處監司守臣條具存恤事件聞奏知溫
州趙與可以支常平錢并係省錢各五百貫賑給被災人戶
自劾上曰國家積常平米正爲此也可赦罪五年救閩中艱
食族甚念之向聞諸處賑濟止及城郭不及鄉縣甚爲未均
七年饒州旱措畫義倉米八萬石撥附近州縣義倉五萬石
截留上供米二千石立賞格勸諭出粟治熙二年詔諸路常
平司每歲秋成之際取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有合賑糶
處措置運移預期審度施行三年賑淮東飢四年貸隨郢二
州飢民米七年姚述堯進對今歲早傷賑恤之政當務寬大
上曰國家儲蓄本備凶歲捐以予民朕所不惜八年久雨貸

大典通考 卷八十四

負民稻種錢詔度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
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糶朱子與建甯諸司論賑濟
于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稅米互有相妨或
致延滯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船交海中今
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勝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
委官收糶自從兩司多印文勝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
交卸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
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糶潮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
無疏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充賞其糶
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一上件福廣米
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關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
般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御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
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糶不得閉糶外
每產錢一貫榜曉諭三十石省禾亦依此紀數兩貫以下不榜
委社首通行勸諭親自封榜開具本規榜管米數及所榜去
處限十一月內申縣備實不得延擱官封榜一鄉下有
妄挾怨仇生事騷擾其社首家禾即委備官封榜一鄉下有
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糶官陳說封
榜十分之七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

重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榜十分之五並依前法一上戶
有顯于合榜數外別行請糶之人許具實數經縣自陳收附
出糶量行註賞一所榜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
下量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
戶一分所榜禾米自來年正月爲始以十分爲率至每月
日一次差隔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
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米數之家合預行括責取見戶口實
數給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糶庶免欺弊大
人婦人小兒逐戶分作三項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
糧公吏自有粟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
收糶之限 又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賑糶其
賑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糶者濟以義米九年詔江浙兩
淮早傷州縣貸民稻種計度不足者貸以椿積錢朱子乞給
紹興府去歲早傷爲甚衙糶州爲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
及下衛糶兩州諸縣借借今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
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候收成日帶還不得
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十年江

大典通考 卷八十四

東憲臣尤袤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無數月之儲前年
早傷南康飢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飢民七萬二千有
奇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粥之在青州趙抃之在會
稽當時已是非常之災其實青州一路飢民止十五萬幾及
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飢民纔二萬二千以興國較之已
是三倍至于賑贍之米粥用十五萬并三萬六千今江南
公私合爲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興國一軍除民
間勸誘所得出于官者七萬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費相倍
徒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早曠發之路盡今爲
備之計惟多出緡錢廣儲米斛而已十一年福建諸郡早賜
米二十五萬石賑糶一萬石賑貧民十四年出四川椿積米

貸濟金洋州及關外四州飢民命臨安府募民出米賑濟又賜度牒一百道米四萬五千石備賑紹興府飢紹熙四年出米七萬石賑江陵飢民慶元元年歲凶百姓飢病詔使者守令與朕分寄而共憂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乏食去南畝捐溝壑咎安在耶豈賑濟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飢飢者未必得歟偏聚于所近不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不自省歟其各恪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嘉泰四年詔兩淮荆襄諸州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開禧二年發米賑濟貧民嘉定元年出安邊所錢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羅米賑飢民二年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麥種發米十萬石賑兩淮飢民三年久雨發米賑貧民七年詔浙東提舉司發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常平米賑災傷州縣八年左司諫黃序奏兩澤愆期地多荒白請下兩浙兩淮江東西等路凡耕種失時者並令雜種主無分其地利官無取其秋苗庶農民得以續食官免賑救之費從之十月詔浙東提舉司發米十萬石賑濟貧民十五年發米賑臨安府貧民十六年道州民饑詔發米賑之又詔于楚州所儲米撥二萬濟山東西十七年知廣德軍耿秉田因歲歉發倉賑濟活飢民萬餘自劾上聞賜璽書褒異紹定元年知潭州曾從龍奏州縣賑民之法有三曰濟曰貸曰糶濟不可常惟貸與糶爲利可久今撥緡錢一千萬有奇分下潭州十縣委令佐糶米置惠民倉乞比附常平法從之四年詔出封樁庫緡錢三十萬賑臨安貧民五年陰雨詔出豐儲倉

米五萬石紓民食臣僚奏戒飭諸道常平使者歲覈州縣豐歉分數或災傷重處卽與賑恤不許隱蔽違者罪之六年何處久奏乞申飭諸道轉運司嚴飭所部州縣不許遏糶如款郡招誘客販委官告糶仍具數上之朝廷其阻糶苛稅者御史臺劾奏從之淳祐十年十月詔被災民隨處發義倉賑之十二年諭輔臣嚴州水勢可駭移撥之米當賑濟不當賑糶謝方叔奏備發台多漂蕩宜一體救恤寶祐元年溫台處三郡大水詔發豐儲倉米并各州義廩賑之開慶元年婺州大水發義倉米賑之咸淳元年久雨京城減直糶米三萬石自是米價高卽發廩平糶以爲常又發錢二十萬賑在京民六年十月詔台州發義倉米四千石發豐儲倉米三萬石賑遭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水家七年發屯田租穀十萬石賑河州無爲鎮巢安慶諸州飢六月諸暨縣大雨暴風雷電發米賑遭水家紹興府飢賑糧萬石以諸路義米百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減價發糶八年紹興府六邑水發米賑之史臣曰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旣爲之衣食以賑其飢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難之際兵食方急乃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婺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待御史周秘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山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

隲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眾前吏部郎中馮楫亦出米以助賑給與宗升一職贍隲梅楫各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有方下其法諸路孝宗隆興二年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檢收展閣責之運司羅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令檢放恐他日賑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甯宗慶元元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踊凡商販之家盡令出糶而告藏之令設矣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社倉凶年飢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乞申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嚴遏糶之禁凡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從之端平元年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糶若專倚兵威以圖殄滅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眾欲望朝廷厲兵選士邊定已竊發之寇發粟賑飢懷來未從賊者之心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說也咸淳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于平糶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即罷其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踊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是以糶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艱食發常平義倉然為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

視糶價一平則楮價不輕物價不重矣

遼統和十五年發義倉粟賑南京諸縣民開泰元年詔年穀不登發倉以貸又詔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田園蕪廢者給牛種太康元年南京飢出錢米賑之大安二年出粟賑遼州貧民賜興聖積慶二宮貧民九月發粟賑上京中京貧民十一月出粟賑乾顯成懿四州貧民三年出錢粟賑南京貧民發粟賑中京飢詔出戶部司粟賑諸路流民及義州之飢賜中京貧民帛賜隈烏古部貧民帛出雜帛賜興聖宮貧民壽隆六年出絹賜五院貧民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安民戶艱食遣使發倉廩減價出之十七年賑東京婆速曷速館三路尚書省奏三路粟不能周給上曰朕嘗語卿等豐年廣糶以備凶歉卿等皆言天下倉廩盈溢今欲賑濟乃云不給可于鄰道取之以濟二十一年上聞劄平糶等州民乏食命有司發粟糶之貧不能糶者貸之有司以貧民恐不能償止貸有戶籍者上聞之更遣人閱實賑貸前所遣官皆論罪漁陽令夾谷移里罕司候判官劉居漸以賑貸止給富戶各削三官通州刺史郭邦傑奪俸三月中都大水令都城減價以糶二十九年詔有司諸處或有飢饉令總管節度使或提刑司先行賑貸然後言上明昌五年上聞米價騰踊而官運至者有餘減直以糶六月勅宰臣飢饉之地減價糶之而

貧民無錢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為關食州縣一年當
賑貸二年乃賑濟如民實無恆產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
命間隔飢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糶者減價糶之貧乏無依者
賑濟承安元年上以百姓艱食詔出倉粟十萬石減價以糶
泰和五年山東關食賜錢三萬貫宣宗興定元年單州雨雪
傷稼遣官諭農民改蒔秋田官給其種延州原武縣雨雹傷
稼詔如之發上林署粟賑貧民貞祐二年宣宗南遷聞汴京
穀價踊貴慮扈從人至則愈貴問宰臣何以處之參知政事
高汝礪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糶者既
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皆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
不復入城則糶者益急而貴益甚矣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未

而易致者鈔也當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鈔則穀價自平上
從之候華傳貞祐四年河北大飢擊上言曰今河朔飢甚人
至相食鬻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碎糶相屬伏見沿河
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糶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
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昔晉飢秦輸之粟秦
飢則晉閉之糶于古議之今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忍坐視
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惟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藉口而起願
正其糶縱民糶
販為便詔行之

元中統三年濟南飢賑糧三萬石又以課銀百五十定濟甘
州貧民四年以錢糧幣帛賑東平濟河貧民鈔四千定賑諸
王只必帖木兒部貧民至元二年以鈔百定賑關闕出部軍
民給牛種及糧 八年賑西京路急遞鋪兵卒十二年濮州
等處飢貸糧五千石十六年以江南所運糯米不堪用者賑
貧民十九年真定飢賑糧兩月二十年以帛千疋鈔三百定

賑水達達地貧民二十二年都護府言合刺禾州民飢戶給
牛二頭種二石二十三年大都屬郡六處飢賑糧三月二十
四年以陳米給貧民又以糧給諸王阿只吉部貧民大口二
斗小口一斗幹端民飢賑鈔萬定二十五年尚書省言近江
淮飢命行省賑之吏與富民為好多不及貧者今杭秀湖蘇
四州大水民鬻妻女易食請輟上供米二十萬石審其貧者
賑之帝是其言二十六年京兆旱以糧三萬石賑之又賑左
右翼屯田蠻軍及月兒魯部貧民糧各三月二十八年以去
歲隕雪害稼賑宿衛士怯憐口糧二月以飢賑徽州溧陽等
路民糧三月三十一年復賑宿衛士怯憐口糧三月元貞元
年諸王阿難答部民飢賑糧三萬石又以糧一千三百石賑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七

龍興府飢民二千石賑千戶滅禿等軍遼陽民飢賑糧二月
大德元年以飢賑遼陽水達達等戶糧五千石公主囊加真
位糧二千石臨江揚州等路亦飢賑糧有差腹裏并江南災
傷之地賑糧三月二年賑龍興臨江兩路飢民又賑金復州
屯田軍糧二月四年鄂州等處民飢發湖廣省糧十萬石賑
之七年以鈔萬定賑歸德飢民九年澧陽縣火賑糧二月十
一年以飢賑安州高陽等縣糧五千石鄒州穀萬石奉符等
處鈔二千定兩浙江東等處鈔二萬餘定糧二十萬石又勸
率富戶賑糶糧一百四十萬石凡施米者驗其數多寡而授
以院務等官是年又以鈔一十四萬七千餘定鹽引五千道
糧三十萬石賑紹興慶元台州三路飢皇慶元年甯國飢賑

糧兩月自延祐之後順襄江南飢民歲加賑京師賑糶之制

至元二十二年始行南城設鋪各三所分遣吏發海運糧減

直賑糶白米每石減鈔五兩南粳米減鈔三兩歲以為常元

貞元年京師米貴設肆三十所發糧七萬餘石糶之二年減

米肆為十所其每年所糶多至四十餘萬石少亦二十餘萬

石至大元年增米肆為十五所每肆日糶米百石自四年後

每年率糶五十餘萬石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于

鈔五十萬錠命大師月赤察兒等分給之其糶給三年部

各處人民飢荒轉徙疾疫死亡雖令有司賑恤而實惠未偏

今歲收成轉徙復業紅帖糧大德五年始行初賑糶糧多為

豪強巧取弗能周貧民于是令有司籍兩京貧戶置半印號

簿各書姓名口數逐月對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

糶之直三分減一與賑並行每年撥米二十萬四千九百餘

石閏月不與焉

明洪武十八年令天下有司遇歲飢先發倉賑貸然後具奏

十九年詔蠲寡孤獨無可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其孤兒有田

不能自為免差役有親戚者有司責令收養無親戚者鄰里

養之無田者各給米六石鄰里親戚具孤兒名數分給有無

恆產以狀來聞河南大水命贖民鬻子二十五年山東災戶

給鈔五定二十六年孝感民飢或請發預備倉糧貸之太祖

謂戶部曰朕常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糶備正欲備凶歉

若歲荒民飢必候奏請道塗往返民之死者多矣自今天下

有司先貸後奏著為令二十七年定災傷散糶則例大口六

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康濟錄洪武時陝西旱飢漢中

十萬餘石知府賈震即日發倉令民受全活者永樂二年定

蘇松等府水滄處給米則例大口米一斗六歲至十四歲六

升五歲以下不與每戶有大口十口以上者止與一石其不

係全災者一口借米一斗二口至五口二斗六口至八口三

斗九口至十口以上四斗秋成抵斗還官七年賴川軍民缺

食發廩賑貸八年戶部賑北京臨城縣飢民給糧三千七百

石有奇上曰國家儲蓄豐年則歛凶年則散但有土有民何

憂不足十年救戶部河南民飢有司不以聞往往有言穀豐

者若此欺罔獲罪于天其速令河南發粟賑民凡郡縣及朝

廷所遣官目擊民艱不言者悉追下獄十一年上謂通政司

曰朕令來朝有司言民利病率云田穀豐稔比聞山西民乃

食樹皮草根自今境內災傷不言他人言者必罪皇太子過

飢饉拾草實為食太子下馬入民舍見男女衣皆百結皇太子過

傾頌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願中官賜之鈔時山東布政

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執中

言災荒處已奏免秋糧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耶汝往

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宣德八

年詔軍民乏食者所在官司驗口給糧賑濟如官無見糧勒

率大戶借貸豐熟時抵斗酬還正統六年監察御史康榮奏

杭州二府歲凶米貴計官廩有二十年之積請發三十五萬

糶民從之景泰二年徐淮大飢民死者相枕籍巡撫王竑謀

救荒之術會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發廣運官儲

賑之先是淮上大飢帝閱疏驚曰百姓其飢死矣後得竑奏

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廣運倉備京師之用中
貴及戶部官主之竝欲發而主者難之竝曰民窮至此旦夕
爲盜爾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爾然後自請死主者素憚其
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境流寓安輯者萬
六百餘家用米百六十餘萬石成化六年奏準流民歸籍者
沿途軍衛每口給糧三升其原籍無房者有司設法起草房
四間大口給糧三斗小口一斗五升每戶給牛二隻量給種
子優免糧差五年宏治元年張敷華爲湖南布政使歲飢給
粟散粥藥病掩藪出官錢修學宮徧役軍民籍爲甲伍使資
備值以業餓者二年順天河間永平等府水災渰死之家量
給米二石漂流房屋之家給米一石嘉靖元年南京兵部侍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三

郎席書言南畿民飢殊甚考古荒政惟作粥一法可行而世
俗咸謂不便蓋緣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致四遠飢民聞
風併集勢不能給相聚而死臣今總計江南北四十二州縣
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約日並舉以
飢來者無論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
米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千餘萬口戶部議行以其法頒天下
二年南北二京及山東河南湖廣江西旱災戶部請留蘇松
折兌銀粳白米兩浙鹽價許墅關鈔課等兼賑又請發太倉
銀二十萬折漕米九十萬往賑從之五年湖廣災以預備倉
原積八十二萬石銀四萬兩并太和山香錢銀兩賑濟七年
河南災以所屬庫貯錢糧及改折兌軍米十萬石賑濟八年

山西大似參政王尙綱上救荒八議一曰懲儆儻二曰恤暴
三曰救貧民四曰停徵斂五曰信告令六曰推糴買七曰
預備八曰恤流亡戶部覆議行之十年令支火倉銀三十
萬兩賑濟陝西十一年題準凡遇賑濟軍無糧餉或父母妻
子極貧者與州縣飢民一體給放三十二年程文德疏水災
異常救災莫便于近莫不便于拘宜遣行人宣諭各州縣自
爲賑給聽便宜處置凡官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不限
制又戶部申明開納事例許就地土納粟麥黍菽凡可救
飢皆得輸倉計值請制受官仍登計合活之數定爲等則以
憑黜陟即撫按守巡賢否亦以是稽之制可三十四年詔發
內帑銀三萬兩賑濟飢民三十八年發太倉銀六萬兩賑薊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三

遼飢另發銀五萬兩給牛種僉事林希元疏云東作方興牛
種猶富處置臣召父老計立一
法無牛人戶令有牛一頭者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供食失牛
則與均賠無種人戶令富人戶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
人所借種三斗或二斗耕種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許食
用收成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拖欠亦加其息有災傷處
如臣之法隆慶元年霖雨壞民廬舍令五城御史以房號錢
似可行也 巡按御史以贓罰銀分賑之戶給銀五錢次三錢二年詔戶
部發太倉銀二萬兩于災重處賑濟三年兩淮巡鹽御史李
學詩以鹽場水災請留商人正鹽納銀每引一分挑河銀
二萬兩賑恤竈丁從之萬厯九年淮鳳災發帑銀遣使分賑
張居正疏言聞所在往往閉糴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
于他鄉是激之爲變也宜禁止遏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聽
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于河南各撫按

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開過河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糶十四年袁伯修策曰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幽遐蒞屋悉仰內帑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贖緩急給州邑之糶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一郡豈無豪貴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貴者捐若而百則賜綽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厥以趨者乎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躡蹻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受賑得不償失奈何宜令耆民廉平者借里之富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蔑不暨矣故移民就食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三

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可衣玉不可食粟米之絕之處人有抱璧以殞者即得州邑及貧戶之賑而操金貨易轉移尚艱故使民貸粟則難官轉貸而給之猶易十六年吳中大荒發太僕寺馬價及南京戶部銀三十萬兩命戶科楊文舉賑濟有司設廠煮粥周孔教云賑糶法有三有坊郭之糶居貸園于其中不限時日零細糶之糶米計升多不過一斗糶穀不過二斗如好牙市虎有借債糶粉之弊出首者重賞弊自革有鄉保之糶宜行保甲之法間月而糶之先一月出示將有災之鄉保限次月某日某保排定日期先隔一日一糶以防雨雪壅滯之患每甲許糶三十石多則五十石若通水處當以舟就水次糶之糶價俱比時價減少愈少愈善富人強尊貧人之糶用張詠連坐之法二十二年御史鍾化民河南賑荒垂危之人賑粥有願借體面散銀賑之著州縣官親放移官就民貧民領得錢穀或里長豪惡要抵宿負者以劫論出

首者賞其銀正印官監視戰警逐封加印立冊期日分給差廉能官不時掣封科驗

論曰古之爲吏者以災爲憂後之爲吏者以災爲幸天下有水旱之變國家之大憂也勢不得不散其利于民而後吾得因緣乾沒目爲己資故君之賑者名也吏之盜者實也薪廩之供不可以不厚車馬之費不可以不豐僕丁之需索徒從之稿賞多其名目使人不可究詰而隱漏者尙不在是數焉故出于官者十入于民者三而吏乃據有其六七甚則并其三而亦奪之矣人心之暴甚于洪水猛獸雖有堯舜之君將惡從而治之然則賑糶目外救荒有術乎曰否難周公立法不能不曰散

六典通考 卷八十四

三

利爲先要在擇吏之賢者而授之使無至于飾空文而捐實惠則仁政孰有急于此者與今世之爲此者有二或感于公之陰德或畏禍福之報應求其能曰實心行實政者吾益未之見雖然猶勝于幸災曰爲利者爾

六典通考卷八十五

湖西閭鎮珩輯

荒政考

歷代荒政

大司徒二曰薄征輕租也 大荒則令邦國薄征 均人凶札

則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無財賦也 九賦也不收山澤及地稅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十二年詔曰

歲一不登民有饑色登成也 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從

事也 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

年租稅之半景帝後二年詔曰朕省繇賦繇讀 日備欲天下務農

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母攘弱眾母暴寡老者以壽終幼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詐

吏自稱 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好法

與盜盜甚無謂也與盜盜者共 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元鳳

二年詔曰朕閱百姓未贖前年減漕三百萬石減省轉漕

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驛馬也 其令郡國母飲

今年馬口錢往年有馬口出飲錢今省馬端臨日三代貢助

定不易之制當時之法往在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

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不至如

後世徇私忘公而微幸其我獨至于田賦之外未嘗他取于

民雖有耕補斂助之制未聞責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

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類始定而民不敢

通類內之租征斂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故上之人

而時有不視時之豐歉民之貧富本始三年郡國傷旱甚者母

出租賦四年詔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元康二年令郡

國被災甚者母出今年租賦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甚者

母出租賦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母出租賦建始元年郡

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母收田租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

以上民貧不滿三萬勿出租賦河平四年詔諸通租賦所賦

貸勿收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

民貧不滿十萬皆無出租賦元始二年天下被災之郡不滿

十萬勿租稅

後漢章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兗豫徐州田租永元四年詔

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蕘有不滿

者以實除之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

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九年蝗旱詔今年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蕘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

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十三年詔曰荆州比歲不節今茲淫水

為害餘雖頗登而多不均浹其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蕘

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假種食皆勿收責十四年詔兗

豫荆州今年水雨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

入田租芻蕘不滿者以實除之十六年詔天下皆半入今年

田租芻蕘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

蕘皆勿收責延平元年勅司隸校尉部刺史各實覈所傷為

除田租芻蕘永初四年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

年通租七年詔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

滿者以實除之建光元年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詔除

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又詔京師及郡國被雨水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永建元年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六年詔曰連年災潦冀部尤甚比蠲除實傷贍恤窮匱而百姓猶有棄業流亡不絕疑郡縣用心怠惰恩澤不宜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芻藁陽嘉元年詔冀州尤貧民勿收田租口賦建和元年詔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延熹九年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其令大司農絕今歲調度追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熹平四年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什四以上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三

勿收責
晉太康三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四年兗州大水復其田租五年任城梁國中山雨雹傷秋稼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六年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負甯康二年詔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振貸者即以賜之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五年以比歲荒儉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
宋元嘉十二年原遭水郡諸逋負二十一年天下諸逋債一切原除去歲失收者量申減大明五年詔南徐兗二州去歲水潦民多困窶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昇明二年蠲雍州緣河諸民被水災者租布三年

齊建元元年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四年詔吳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永明五年詔今夏雨水吳興義興二郡田農多傷詳蠲租調七年原雍州逋租八年詔雍州司州逋租悉原十月原建元以前逋租十一年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凡三調眾逋可同申至秋登建武二年詔吳晉陵二郡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梁天監二年六月詔以東陽信安豐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貧業量蠲課調大同四年詔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隄等十二州飢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陳太建六年詔去歲南州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即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逋太建四年檢首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四

田租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嶺下應接民間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特原除
後魏泰常三年以范陽去年大水復租稅雁門河內大雨水復租稅和平四年定相二州實霜殺稼免民田租延興三年州鎮十一水旱丐人田租太和六年詔去秋淫雨洪水爲災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于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督課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十年汝南潁川飢詔丐田租
北齊天保八年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九年詔去年蠶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河清三年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天統五年詔使巡省河北諸州境

內偏旱者優免租調

周閔帝元年詔曰浙州去歲不登厥民飢饉其當州租輸未畢者悉免之

隋開皇六年關內七州早免其賦稅

唐武德二年制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

六分以上免租調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貞觀元年夏山東

早免租永隆二年詔雍岐華同民戶宜免兩年地稅河南河

北遭水處一年上元二年救雍岐同華隴等州給復一年自

餘諸州咸亨年遭旱澇蟲傷雖經豐稔家產未復宜更免一

年租開元三年詔曰山東邑郡歷年不稔今者風雨咸若京

坻可望若貸糧地稅庸調正租一時併徵必無辦法河北諸

大典通考卷八十五

五

州宜委州縣長官勘責灼然不能支濟者稅租且于本州納

不須徵待至春中更別處分有貸糧迴溥等亦量事減徵五

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八年免水旱州逋負十三年詔

曰頻年不稔逋租頗多言念貧人將何以濟自開元十二年

閏十二月以前所納懸欠地稅宜放免十五年詔曰河南河

北諸州去年緣遭水澇雖頻加賑貸而恐未小康若非寬惠

不免艱辛其貸糧麥種穀子迴轉變造諸色欠負等並放候

豐年以漸徵納蠶麥事畢及至秋收後並委刺史縣令專句

當各令貯積勿使妄有費用二十年河南道宋滑兗鄆等州

大水傷禾稼特放今年地稅二十二年救聞京畿及關輔有

損田百姓等屬頻年不稔久乏糧儲雖今歲薄收未免辛苦

宜從省蠲勿用虛弊至如州縣不急之務差科徭役並積久

欠負等一切並停其今年租八等已下特宜放免地稅受田

一項已下者亦宜放免大厯四年詔曰比屬秋霖頗傷苗稼

百姓種麥其數非多其大厯五年夏麥所稅特宜與減常年

稅又救淮南數州獨罹災患秋夏無雨田萊卒荒閭閻艱食

百價皆震其準上今年租庸地稅旨支米等三分放二分十

二年詔巴蓬渠集壁克通開等州放二年租庸及諸色徵科

亦蠲免貞元八年救諸道州府水損田苗及五六分者今年

稅米及諸色官田租並減放一半損七分以上全放十二年

京畿旱放租稅十四年詔曰累經水旱或有流庸積成逋懸

寢以凋瘵其諸道州府應欠負兩稅及榷酒錢總五百六十

大典通考卷八十五

六

萬七千餘貫在百姓腹內一切並免如已徵得在官者令所

司具條疏聞權德輿上陳開政曰臣聞第天災者修政術感

大率亦立轉徙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治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

裁雷經用以種貧民今稅租賦及宿逋遠負一切蠲除十四

年夏旱吏更趨常賦至縣令為民二十年詔曰去夏迄秋頗愆

時雨京畿諸縣稼穡不登其租逋宿貸六十五萬貫石宜蠲

除元和二年制淮南江南去年以來水旱疾疫其租稅節級

蠲放又制浙江西道水旱相仍蠲放去年兩稅上供三十四

萬餘貫四年制曰近者江淮之間水旱作沴其諸道應遭水

旱所損州府合放兩稅錢米等損四分已下宜準式處分四

分已上者並準放免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與

減其租稅又請禁諸六年救泗州二年水旱所損不虛所欠

道樞欽以充進奉

元和五年錢米並放免又救畿內百姓秋稼旱損農收不登
村閭之間尙慮乏食其粟及大豆除已徵納外見在百姓腹
內者令全放青苗錢久在百姓腹內者量放一半七年救比
者田穀致損芻藁隨人今已過時益難濟辦其職田草一百
一十五萬束並宜放免又有常賦錢穀蠲放之餘貧弊者多
慮難輸其京兆府欠去年兩稅青苗等錢二萬一千八百貫
欠秋租雜斛斗及職田粟五萬三千三百石並放免元和九
年春振貸京畿百姓義倉粟二十四萬石亦放免上謂宰相
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何如
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東浙西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未
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有無災而
妄言有災耶上曰卿言是也命速蠲其租稅九年詔以歲
飢放關內元和八年以前逋租錢粟又以旱免京畿夏稅十

六典通考卷八十五

七

三萬石青苗錢五萬貫京兆府奏聖憂軫疾屢蠲逋賦
將行入遠實在均平有依倚權豪因
循觀望忽逢恩貸全免微絲至於孤弱貧人里胥敦迫反共
輸納不敢稽違亦有奸猾之輩僥倖爲心時雨稍愆已生觀
望競相誘扇因至逋懸若無綱條實恐滋弊自今後忽逢不
稔或有恩蕩伏請每貫每石內分數放免輸納已畢者准數
折免來年租稅從之十一年四月制曰頃自春及夏時澤未
諸州府亦准此處分降其京畿百姓所有積欠兩稅及青苗並折糶折納斛斛稅
草等除在官典所由腹內者並放免穆宗卽位京兆府上言
興平醴泉縣雹傷夏苗請免其租宋州奏雨水敗田稼六千
頃請免今年租並從之太和三年京兆上言奉先富平美原
雲陽華原三原同官渭南等八縣旱雹損田稼三千三百四
十頃有詔蠲免四年詔許州遭水損百姓等量放今年租又
詔潤和兩州水漂溺人戶全放今年秋稅錢米其浙西浙東

宣歙鄂岳江西鄜坊山南東道並委所在長吏據淹漂蟲軋
所損節級矜減其京兆河南府所損縣卽據頃畝依常例檢
覈分數蠲減五年京兆府上言奉先渭南縣風電大雨害稼
請蠲免其租可之八年詔江淮浙西等道仍歲水潦田苗全
損處全放青苗錢餘亦量議蠲減開成元年詔河中同州絳
州去年早歉賦歛不登宜特放免今年青苗錢二年詔諸州
遭水旱處並蠲租稅三年詔去秋蝗蟲害稼處放逋賦大中
四年以雨霖詔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九年詔應揚潤廬壽
滁和宣楚濠泗光宿等州舊欠逃移後闕額錢物均攤見在
人戶頻年災荒無可徵納宜特放三年或先因水旱賑貸欠
常平義倉斛斗若終不可徵收亦宜放免或今年合徵兩稅

六典通考卷八十五

八

錢物量百姓疾疫處各準分數于上供畱州畱使三色錢內
均攤放免或收管諸色逋懸錢物等年月深遠宜委有司速
勘會了絕蠲放其濠泗宿三州大中六年以前所在逋懸亦
宜放免咸通二年鄭滑節度使李福奏去年夏大雨沈邱汝
陰穎上等縣田稼屋宇淹沒皆盡乞蠲租賦從之十四年免
水旱州縣租賦
後唐同光元年詔諸道水旱災沴之鄉苗稼不登征賦宜減
應今年雹旱所損田苗處據畝隴蠲免二年詔諸道州縣有
經雹水旱之處所損田苗納稅不迫特與蠲放中書奏今秋
多有水潦百姓所輸秋稅請特減以慰貧民敕俟來年蠲免
四年制去年經水災處逃移人戶差科夏秋兩稅及諸折配

委官吏點檢並與放免天成二年詔岐華登萊自夏稍旱所損田苗宜令簡實申奏與蠲減稅租仍不得輒有差移科配長興四年敕河中同華耀陝青齊淄絳萊等州各申災旱損田處已令本道判官檢行如保內人戶逃移不得均攤抵納本戶租稅其稅如闕本色許納諸雜斛野葛黍元每斗折粟八升今許納本色稗子特與免稅前件遺旱州府據檢到見苗祇徵一半稅物仍許于便近州府送納其餘一半放至來年清泰元年詔三司使奏自長興元年至四年諸道及戶部營田通租三十八萬八千六百七十二端匹束貫斤量或頻經水旱或併值轉輸悉至困窮變成逋欠加以連年災沴比戶流亡殘租空係于簿書計數莫資于經費特議含容且期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五

九

均濟應自長興四年已前三京諸道及營田委三司使各下諸州府縣除已納外並放

晉天福二年詔鄭州滎陽縣有蟲食及早損桑麥處委所司檢覆量與蠲租又勅雒京魏府管內有旱損夏苗縣分五分中減放一分餘四分仍許將諸色斛斛依例折納三年敕河南同州絳州三處逃移人戶所欠累年殘稅並今年夏稅差科及麥苗子沿徵諸色錢物等並放其秋苗據見檢到數放一半又敕蒲同晉絳滑漢魏府鎮定州等或經亢旱或屬兵戈逃移人戶等所欠今年已前諸雜稅物並特除放六年除二年至四年以前稅制曰歲因災沴民用艱辛久係逋懸宜示蠲免應欠天福五年已前夏秋租稅並放徵諸物及營田

租課並與除放少帝即位制諸道州府經蝗蟲傷食苗稼者據所損頃畝蠲放賦稅又敕諸州欠天福七年夏稅並與除放秋稅一半餘一半候到蠶麥納逃戶與放一半差徭卻令歸業馬端臨曰自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蠲至三歲郊祀之赦亦必有蠲蓋征歛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而桀黠頑犢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宋初諸州歲歛賦租或縱不取或寡取或倚閭以須豐年乾德二年免諸道今年夏稅之無苗者四年華州旱免租五年免水旱災戶今年租開寶元年詔民田爲霖雨河水壞者免夏稅五年六月詔沿河民田爲水害者有司具聞除租七年秦晉早免蒲陝晉絳同解六州逋賦關西諸州免半雍熙元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五

十

年蠲水所及州縣今年租消化元年吉洪江蘄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畱封邱酸棗鄆陵早賜今年田租之半開封特給復一年京兆長安八縣早賜今年租十之六乾鄭二州河南壽安等十四縣旱州蠲租十之四縣蠲其稅四年畿縣民田被水者蠲其租五年宋毫陳穎泗壽鄆蔡等州民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租咸平元年以早免開封二十五州軍田租定州雹傷稼除今年租判三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逋負并十保人償納未盡者請蠲放之詔可四年詔東川民田先爲江水所害者除其租大中祥符二年蠲京東徐濟七州水災田租四年詔先蠲濱棣州水災田租十之三今所輸七分更除其半七年除江淮兩浙被災民租九年諸州有隕

霜害稼及水災者除其租天禧四年減水災州縣秋租五年
京東西水災賜民租十之五又蠲京東西淮浙被災民租乾
興元年蠲秀州水災民租天聖元年詔職田遇水旱蠲租如
例三年蠲陝西州軍旱災租賦以襄州水蠲民租四年畿內
京東西淮南河北被水蠲民租五年陝西旱蝗減其民租賦
六年詔免河北水災州軍秋稅七年免河北被水民租賦明
道二年畿內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蝗淮南江東兩川飢除
民租景祐元年免諸路災傷州軍今年夏稅畿內被災民稅
免半荒政考略京東大旱民多飢殍有司以徵賦不完上其
數于朝仁宗諭曰江南歲飢貧民種粟數千萬斛且屢
經停闕而轉運督責不已民貧不能自償昨遣使安撫始以
事聞不爾何由上達其悉蠲之又蠲三千三百一十六萬然
有司或務聚歛不即寬除皇祐元年蠲河北復業民租賦二
朝廷知其弊下詔戒飭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七

年河北水蠲民租四年河北路及鄜州水蠲河北民積年逋
負鄜州民稅役慶曆三年河東飢詔韓琦撫之琦至寬徵徭
免租稅給復一年至和二年以旱除畿內民逋芻及去年秋
逋稅嘉祐元年蠲被災田稅租免畿內京東西河北被水民
賦六年詔淮南江浙水災差官體量蠲稅康濟錄嘉祐中河
北蝗游時鄜州故
水縣不依敕告示災傷百姓狀請本州不以時檢視轉運為
言上曰守宰之官最為親民有災傷而不為受理豈有心於
惟民乎自判官知縣司 熙甯二年免河北歸業流民夏稅三
戶主部罰銅各有差年衛州旱蠲租河北陝西旱飢除民租四年詔恩冀等州災
傷蠲其稅十年詔河北東路災傷州軍蠲今年夏料役錢七年
蠲其租四年詔河北東路災傷州軍蠲今年夏料役錢七年
河東飢河北水壞洛州廬舍並蠲稅哲宗元祐元年詔諸路

旱傷蠲其租蘇軾上言曰臣所至訪問耆老有職之士皆曰
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為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
于僮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于一飽之外哉今大
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
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
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倚頓亦化為筆門圭
寶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則盜用及
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自二聖臨
御每以施舍已責為先務凡令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
所貸而官吏刻薄舞文巧詆監司以催欠為職業守令上為
監司之所迫下為胥吏之所使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
肯舉行恩貸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令通指平人蔓延
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
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益
無虛日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官于財用例不
肯放稅縱放亦不盡實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稅較其所欠
與依實檢放無異于官了無所益而官有追擾鞭撻之苦近
者詔旨凡積欠皆分為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
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待依十料指摺餘皆
並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既未納
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自穎移揚州舟過蒙
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七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債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債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于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

紹聖元年三月詔振京東河北流民蠲是年租稅初民訴水月秋以七月荆湖淮南江浙川峽廣南不得過期過期者吏勿受命佐受請即分行檢視白州地官覆檢三司定分數蠲稅亦有朝旨特增免數及應輸者許其倚閣京畿則特遣官覆檢其後以覆檢煩擾止遣官就田所閱視即定蠲數

建炎二年以春霖夏旱蝗詔災甚者蠲田賦紹興六年蠲早傷州縣民積欠錢帛租稅寬四川災傷州縣戶帖錢之半執政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七

初議倚閣上日若倚閣州縣因緣為姦又復催理擾人乃盡蠲之十三年蠲浙西貧民逋負

丁鹽錢十八年蠲被災下戶積欠租稅二十三年寬理平江府湖秀二州被水民夏稅潼川被水州縣蠲其賦二十四年蠲早傷州縣租稅二十七年詔四川諸司察早傷州縣蠲其稅二十八年檢放風水災傷州縣苗稅三省言平江紹興府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上曰朕平時不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卻為民間用何所惜詔並蠲之二十九年蠲沙田蘆場為風水侵者租之半又除湖州平江紹興流民公私逋負及江浙蝗潦州縣租上謂輔臣曰水旱所不寬儲不寬恤惟務科督豈使民不為盜之意哉于是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以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西

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詔兩浙江東西水浙東江東西蠲其租稅盡蠲之隆興元年兩浙大旱蝗江東大水悉蠲其租二年蠲秀州貧民逋租乾道元年蠲兩淮災傷州縣身丁錢絹師點為臨安府教授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惠未可錢絹加決有司搜求惟恐財賦不集租不如期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戶自四等以下逋自四年以四年印州安仁縣前願悉除免上曰非卿不聞此言詔從之

荒旱失于蠲放飢民擾亂守貳縣令降罷追停有差九年蠲江西旱傷五州逋負米淳熙元年宰執呈檢放災傷停閣錢物浙東路自淳熙元年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候豐熟兩年帶納江西路不曾據州軍報到災傷數上曰既是災傷稅賦亦無從出可並蠲免如已納與理充一年合輸之數十年詔江西湖南路累經災傷所有上供米斛逐年已行減放今民力未蘇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給淳熙元年秋苗特與蠲放一半州縣違戾拘催許人戶越訴不得縱容吏人作弊將第三等以下人戶減免令監司覺察劾奏二年宰執進呈江西湖南昨得旨合納秋苗特蠲一半切恐諸郡支遣不足緣此數擾及民上曰此是特恩又所爭止七八十萬斛可並於上供數內除豁仍禁不得輒有數擾三年常州早寬其逋負之半臣僚言屢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榜民通知詔可七年袁州分宜大水蠲其稅池州言檢放早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千餘貫無所從出詔蠲之浙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

命檢放秋苗蠲閏夏稅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得減放者皆頑猾人戶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贖納數目理作八年蠲豁詔戶部看詳秦蕙田曰災歉之歲蠲閏稅賦在後則良民之急公者多已全完惟頑猾之戶獨需其惠况未徵之額必不如已徵之多而官吏之不肖者乘間恣其誣蠲朱子請以去年贖納之數理作明年蠲豁之數此則百姓被澤者不致偏枯而官吏亦無由滋弊真可為後世法矣考之續通考所引別篇熙元年八年除清熙七年諸路旱傷檢放米一百三十七萬石錢二千六萬緡言者請自今歉歲蠲減經費有虧令戶部據實以聞毋得督趣已蠲閏之數從之是冬蠲諸路旱傷州軍明年身丁錢物九年蠲諸路旱傷州軍通賦十年詔除災傷州縣欠稅先是戶部尚書魯懷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稅租許人告依條斷罪仍沒其田一半

六典通考卷八十五 去

充賞至是江東運副蘇誇奏昨稱災傷止是規免稅租斷罪給賞已是適中難以拘沒其田從之朱子戊申封事臣伏見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其州縣得自寬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昨自曾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于是民間稅物毫分銖兩盡要登足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若不早救必為深害十一年三月以上津洵陽旱蠲其稅朱熹奏狀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于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于其終竊聞乾道七年之旱夏稅秋苗皆嘗蒙聖恩矣而流殍甚眾迄今不復者正以次年帶納前科稅物者追之也然考其實所謂帶納者初未嘗大段有人納到以佐有司用度之缺而姦胥猾吏得以並緣騷擾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其後清熙元年九月四日乃以薦飢始蒙

蠲放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于事矣今舊逋未除新稅將起斯人懷慄已有狼顧之憂臣愚欲望陛下亟詔有司凡去年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催理積年舊欠及將去年倚閏夏稅悉與蠲放其上二等入戶當此凶年細民所從仰食其間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欲望聖慈普加恩施許將去年殘欠夏稅多作料數逐年帶納則當此災旱之餘無有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朱子與星子諸縣議荒令甲請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騷擾又須不揮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止據鄉保撰成文字又須檢定分數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勸苦之人甯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紹熙三年蠲四川水旱郡縣租賦五年蠲廬州旱傷百姓貸稻種三萬二千一百石

六典通考卷八十五 去

慶元元年蠲臨安府水災貧民賦台嚴湖三州被災民丁絹三年四川旱詔蠲賦嘉泰四年蠲兩浙闕兩州縣逋租開禧二年罷旱傷州軍比較租賦一年嘉定元年蠲兩浙闕兩州縣逋賦三年蠲荒歉諸州民逋負七年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乞停閏夏稅蠲放秋苗上疏曰臣聞乾德二年四月詔曰自春徂夏時雨尚愆深恐黎民失于播殖所宜優卹俾獲安諸道所催今年夏稅委所在官吏檢視民田無見苗者上聞並與除放紹興二十八年八月詔諸路轉運速行下州縣開具實被災傷頃畝數目及合放分數以聞仰惟二聖一心皆以保全民命為本故于災傷之歲切切如此夫以四月而蠲夏稅八月而檢秋苗自常情觀之母乃太早蓋救災卹患

當于民禾甚病之時若待其飢孳流離然後加惠則所全寡矣今臣所陳二事如蒙聖慈早賜施行公私皆便八年蠲臨安紹興貧民夏稅九年詔兩浙江東監司嚴州縣被水最甚者蠲其租紹定二年詔台州水災除民田租及茶鹽酒酤諸雜稅郡縣抑納者監司察之消祐十年嚴州水復民田租十二年嚴衢婺台處上饒建甯南劍邵武大水除今年田租實二年詔山陰蕭山諸暨會稽四縣水除今年田租咸淳六年詔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四千八十石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租五萬一千石民田租四千八百一十石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七

有奇八年秋雨水溢詔減錢塘仁和民田租什二會稽湖田租什三諸暨湖田盡除之九年沿江制置使所轄四都夏秋旱潦免屯田租二十五萬石十年江東沙圩租米以往年水災減什四三免被水州縣今年田租詔淮西四郡水旱去年屯田未輸之租勿徵

馬端臨曰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為過之而中興後尤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閭錢穀則以詔旨徑直蠲除無歲無之殆不勝書姑撮其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頗大者登載于此蓋建炎以來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賦稍多故不得不時時蠲減以寬民力又四川蜀自張魏公屯軍關陝以趙開為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饋饌尤

浩故賦稅茶鹽權酤和買布絹對羅米糧及其他名色錢物錙銖必取率是增羨蜀民頗困事定之後凡無名橫歛不急冗費多從蠲減云

遼應歷三年南京水詔免今歲租統和十二年免南京被水戶租賦十五年免流民稅又免南京通稅及義倉粟重熙十二年上京歲儉復其民租咸雍四年永清武清安次固安新城歸義容城諸縣水復一歲租七年免南京流民租八年歲飢免武安州租稅太康元年南京飢免租稅一年二年南京路飢免租稅一年又以蝗免明年租稅六年免西京流民租賦一年大安三年南京貧民復其租賦免錦州貧民租二年上州貧民如之四年免上京逋逃及貧戶租賦壽隆六年平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五

六

州飢復租賦一年

金制民懇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內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為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懇者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蠲則免絲綿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捷步申戶部天會元年詔咸州以南蘇復州以北年穀不登其應輸南京軍糧免之二年東京比歲不登詔減田租市租之半大定三年歲歉詔免二年租稅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賦稅六年河北山東水免租九年中都等路水免稅又以曹單二州被水尤甚給復一年十二

年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十四年詔免去年被水旱百姓租稅十六年詔同十七年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免去年被水旱民租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西以水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以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路前歲被災詔免租稅以戶部尚書曹望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二十一年上謂省臣大興府平灤通順等州經水災之地免今年租稅不罹水災者姑停夏稅俟稔歲徵之中都水災免租二十六年尚書省奏前年諸路水旱軍民土地二十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九

一萬餘頃擬免稅四十九萬餘石從之詔今稅考古行之但遇災傷常加蠲免二十七年免中都河北等路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詔河水泛溢農夫被災者與免差稅一年明昌三年有司言河州災傷民乏食而租稅未輸詔免之上諭尚書省去歲山東河北被災傷處所開租稅及借貸錢粟俟豐收日以分數察徵泰和四年免旱災州縣徭役及今年夏稅興定二年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詔治三司官虛妄之辜河南大水詔免租三年令逃戶復業者但輸本租餘苦役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四年上諭宰臣河南水災唐定鄧尤甚其被災州縣已除其租餘順成之方止

責正供和糴雜徵並停流民佃荒田者如上優免貞祐四年免陝西逃戶租山東省僕散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民皆逋竄又別遣進納閉官以相迫督皆怙勢營私實到官者纒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詔從

元災免之制中統元年以各處被災驗實減免科差四年秋早霜災減大名等路稅糧至元三年東平等處蠶災減其絲料五年益都等路禾損蠲其差稅六年濟南益都懷孟德州淄萊博州曹州真定順德河間濟州東平恩州南京等處桑蠶災傷量免絲料七年南京河南蝗旱減差徭十分之六十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十

九年減京師民戶科差之半二十年以水旱相仍免江西稅糧十之二二十四年免北京飢民差稅揚州及浙西水其地稅在揚州者全免浙西減二分二十六年紹興水免地稅十之三以禾稼不收免遼陽差稅二十七年大都遼陽被災免其包銀俸鈔以霖雨免河間等路絲料之半興松二州霜免地稅二十八年遼陽被災者稅糧皆免其餘量徵半以太原去歲不登免丁地稅糧杭州水地稅並除之又免州路所負歲糧二十九年北京地震量減歲課以大都去歲不登免稅糧及包銀俸鈔三十年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被貧民

宜令佃民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元貞元年水傷苗
稼免咸平府邊民差稅大德三年以旱蝗除揚州淮安兩路
稅糧五年各路被災重者差稅並除六年免大都平灤差稅
御史臺言自大德元年數有星變及風水之災民間乏食今
春霜殺麥秋兩傷稼請禁諸路釀酒減免差役賑濟飢民帝
嘉納命中書議行七年以內郡飢荆湖川蜀供給軍餉其差
稅減免各有差八年以平陽太原地震免差稅三年至大元
年以江南江北水旱民飢其科差夏稅並免二年以腹襄江
淮被災其科差夏稅並免皇慶二年免益都飢民貸糧延祐
二年河南歸德南陽徐邳陳蔡許州荆門襄陽等處水三年
肅州等連歲被災皆免民稅糧天歷元年陝西霜旱免科差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三

一年鹽官州海潮免秋糧夏稅一年二年關陝旱免差稅三
年至順元年河南懷慶旱其門攤課程及逋欠差稅皆免
明制凡四方水旱輒免稅豐歲無災擇地瘠民貧者優免之
災盡蠲二稅洪武元年令水旱處不拘時限勘實稅糧即
蠲免二十六年定凡各處水旱災傷所在官司勘明具奏
戶部差官往勘將被災人戶該徵糧稅數目造冊繳報本部
立案開寫災傷緣由具奏其災傷處有司不奏許者徇連名
申訴有司極刑洪熙元年詔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稅秋糧
之半時有至自南京者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
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等草詔免之士
奇曰可令戶部工部與聞上曰救民之窮如救焚拯溺不可

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姑弗言命書詔畢
遣使齋行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未必盡無收亦宜分別庶
不濫恩上曰恤民甯過厚為天下主甯與民寸寸計較耶成
化十九年鳳陽等府被災秋田糧十分減三餘七分除存留
外起運者每石徵銀二錢五分宏治三年議準災傷應免糧
草全災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
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學庵類
稿太祖
勘實災蠲與蠲免宏治始定為全災免七分九分以下免
數一分透減又止免存留不及起運成化時被災田糧改折
者石止徵二錢五分宏治亦增為免運七錢改免六錢然賴
太祖立法之善十六朝二百七十七年蠲賑免折無歲不有
雖至末造兵革擾攘不廢斯政所以厚歛而民力猶可支重
役而民心猶未去明會典宏治十一年令災傷處所及時委
官踏勘夏災不得過六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若所司
報不及時風憲官徇情市恩勘有不實者聽戶部參究

大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三

靖十六年題準今後夏秋災傷遵例定擬成災應免分數先
存留次及起運其起運不敷之數聽撫按官通融折納從宜
區處不許徵迫小民有孤實惠被災應免錢糧已徵者準作
本戶下年該納之數未徵者蠲免四十二年議準淮揚徐州
災傷改折嘉靖四十四年應運四十二年分兌運改兌秋糧
淮安所屬邳州海州鹽城山陽睢甯五州縣各準三分安東
贛榆沐陽宿遷桃源清河六縣及徐州所屬蕭縣各準五分
徐州並碭山沛縣豐縣及揚州府所屬興化縣各準六分徵
銀解部備放官軍折色支用神宗七年蘇松大水積漚七十
餘萬張居正請蠲以安民疏言百姓財力有限即豐歲所入
僅足供當年之數不幸荒歉見年錢糧尚不能辦況累歲之

積逋哉故帶徵一法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今歲之所減
卽爲明歲之拖欠見在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況頭緒繁多
年分混雜里胥欺匿官吏侵漁與其敲撲窮民實奸貪之囊
橐孰若蠲與小民使皆戴上之仁哉上從之九年題准凡遇
重大災傷州縣官親詣勘明申呈撫按巡撫速行奏聞至報
災之期在腹裏地方照舊例夏限五月秋限七月沿邊如延
甯甘固宣大山西葡密永昌遼東各地方夏災改限七月秋
災改限十月如州縣衛所官申報不實聽撫按參究如巡撫
報災過期或匿災不報巡按勘災不實或奏遲延併聽該科
指名參究十四年水災傷屢見給事中吳之鵬請西北多方
賑濟東南大蠲免略曰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等處災傷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三

令在刑囚于缺糧州縣倉納米雜犯死六十石流徒三年四
十石以漸而殺考之漢武太始秋募死舉人贖錢五十萬減
死舉一等故國不費而民自濟是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已有
行之者至江南天下財賦所萃淫雨不絕田圩盡沒禾苗淹
爛廬舍漂流若不夫施蠲不可然臣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
在新租不在存留而在起運蓋積逋之蠲姦頑侵欠者獲厚
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且凶歲議蠲而免樂歲逋負之虛
數民危在眉睫而議往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若乃存
留不過國課十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
故非蠲起運民未有能獲蘇者也

袁伯修策曰蠲之策一善行而蠲之策三今海內重災郡

邑其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尙未全豁也枵腹
子遺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
邑不肖之吏黃封雖下白紙猶催畸贏之夫腹無半粟而
手足猶繫于桁楊籍當亡之曠恩爲潤筐之便計乃其姓
名猶有不入撫按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黜乎故苛政之
察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輶便至餽送充斥
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也秦
田日薄征之政有三日蠲日減日緩大災當議蠲偏災當
議減災輕當議緩蠲免之詔宜速不宜遲減放之數宜多
不宜少停閣之後
宜帶徵不宜併徵

論曰予讀漢唐宋明諸賢主之詔未嘗不以遇災蠲免
爲急務究之有司奉宣德意者少愚民不霑惠澤者多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三

蠲者自蠲而取者自取雖加之以嚴刑重辟猶不能禁
止而况遭值衰閭之世一切以姑息爲名者乎善乎蘇
軾氏之奏曰民既乏竭無以爲生縱加鞭撻終無所得
緩之則爲奸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又
曰孔子謂苛政猛于虎今乃有甚焉者水旱殺人百倍
于虎狼人畏催欠有甚于水旱讀其言可爲痛心酸鼻
雖懦夫亦當裂眦者也明太祖起自田間深究民隱凡
四方之水旱年歲之豐歉無日不厪于懷史稱其在位
三十餘年蠲放不可以數計其恩可謂渥矣及其後世
乃定夏秋報災之限分存留起運之數議者謂明祖之
德意于是稍衰焉夫蠲不在逋課而在新租不在存留

而在起運當萬厯時吳之鵬袁伯修皆嘗為是議矣其源出于朱子戊申封事而同為有裨于救民實用于故表而出之使後之仁民者有監焉

六典通考 卷八十五

妻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荒政考

歷代荒政

大司徒三曰緩刑謂凶年犯刑緩縱之大荒則令邦國緩刑士師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辯當為貶聲之誤也遭飢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

時法令緩刑紓民也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

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多少之法

漢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

復作得輸粟于縣官以除罪元始元年遣使問民所疾苦冤

失職者時海州大旱三年人民離散會新太守下車于公謂守曰非申孝婦之冤不可刻城昔有賈氏少寡事姑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孝姑欲其嫁不允姑遂自經姑之女以殺母告太守按治婦

乃誣服各非在是而何新守齋戒沐浴徒步祭孝婦塚祀畢

大雨至今初元二年詔曰問者歲數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

寒以陷刑辟朕甚閔之赦天下有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

奏毋有所諱三年詔曰百姓仍遭凶阨無以相振加以煩擾

虐苛吏拘牽虐微文不得終永性命朕甚閔焉其赦天下永

光二年詔曰陰陽未調三光晦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盜賊

並興有司又長殘賊失牧民之術朕為民父母若是之薄謂

百姓何其大赦天下三年詔曰問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

元之民困于飢饉亡以相救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

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建始三年詔曰迺者郡國被水災流

殺人民多至千數京師無故訛言大水至吏民驚恐奔走乘

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寃失職者眾遣諫大夫林等
循行天下鴻嘉元年詔曰刑罰不中眾寃失職趨闕告新者
不絕是以陰陽錯謬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朕甚閔
焉書不云乎卽我御事罔克耆壽咎在厥躬方春生長時臨
遣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寃獄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
敕守相稱朕意焉四年詔曰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
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
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眾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
在位有惻然之者孰當助朕憂之元壽元年詔曰惟陰陽不
調元元不瞻未睹厥咎妻敕公卿庶幾有望至今有司執法
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執獲名溫良寬柔陷于亡滅是故殘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二

下流自永十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考寃濫
家屬徙邊民懷土思怨結邊域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頗
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
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
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殷周
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者自元和以前皆用三
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素爲虐
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與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四但
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革百
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聖功美
業不宜中疑 永元六年京師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聽其
書奏納之 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遺八年九月京師蝗詔吏二千石詳刑
辟理寃虛恤蠲寡矜孤弱十六年七月詔曰今秋稼方穰而
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辜幽閉善良所
致其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決安帝立鄧太后臨朝以京師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三

賊彌長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錯躬適正月朔日有蝕之
厥咎不遠在余一人公卿大夫其各悉心勉師寮敦任仁人
黜遠殘賊期於安民其大赦天下
後漢建武五年旱蝗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
殘吏未勝獄多寃結元元愁恨感動天地乎其令中都官三
輔郡國出繫囚辜非犯殊死一切弗案見徒免爲庶人永平
十八年詔時雨不降宿麥傷旱其理寃獄錄輕繫建初元年
詔曰比年民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
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
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寃時京師大旱穀貴
校書郎楊終上疏曰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內暴急惠不

早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寃不殺人而被拷自誣羸困與
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覺之呼還問狀具
得枉寃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返宮雨大降元初
四年京師及郡國雨水詔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
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主姦所爲百姓所患苦者有
司顯明其罰陽嘉三年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
考竟須得淫雨詔春夏連旱寇賊彌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
嘉與海內洗心更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
者皆赦除之質帝卽位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憂心京京
故得禱祈明祀冀蒙潤澤前雖得雨而宿麥頗傷比日陰雲
還不開霽脂麻永歎重懷慘結寃寃也寃臥也詩曰將二千
寃寃永歎唯憂用老

石令長不崇寬和暴刻之為乎其令中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熹平五年大雩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休囚徒與平元年三輔大旱自四月至于七月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

晉泰始七年雍涼秦三州飢赦其境內殊死以下隆和元年早詔出輕繫

宋大明七年詔曰炎精損和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實朕由近道刑獄當輕料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尚書與所

在其訊畿內外諸州委之刺史並議省律令思存利民元徽元年京師早詔尚書令與執法以下就訊眾獄使冤獄洗遂

困弊昭蘇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四

齊建元四年詔曰水潦為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剋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

後魏太和十一年詔歲既不登民多飢寗輕繫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辜久留獄狴十四年春夏少雨高閭表伏以一夫

幽枉王道為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即決遣重者定狀以聞詔施行永

平二年以旱故幸華林都亭錄囚徒死罪以下降一等延昌元年以旱詔尚書與羣司鞠理獄訟二年以水旱飢儉百姓

多陷罪帝御申訟車親理冤訟是夏十三郡大水詔曰頃水旱互侵頻年飢儉百姓寗做多陷學學其殺人掠賣人羣強

盜首及雖非首而殺傷財主曾經再犯公斷道路劫奪行人

者依法行決自餘殊死徒流以下各準減降神龜二年早命察理冤獄掩蔽埋照平元年詔曰炎旱積辰苗稼萎悴尚書可釐恤獄狴察淹枉簡量輕重隨事以聞無使一人怨嗟增傷和氣正光元年詔炎旱為災八座可推鞠見囚務申枉濫三年早命理冤獄

周保定元年詔曰亢旱歷時嘉苗殄悴豈獄狴失理刑罰乖中欺其所在見囚死以下一歲刑以上各降一等百鞭以下

悉原之

唐貞觀八年山東及江淮大水帝以問虞世南對曰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繫囚帝然之遣使申理獄訟多所原有十七年久旱詔曰昔頽城之婦隕霜之臣至誠所通感應天地今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五

州縣獄訟常有冤滯者是以上天降鑿延及兆庶宜令覆囚使至州縣科簡刑獄以申枉屈務從寬宥總章二年以旱親

慮京城囚徒其天下見禁囚委當州長官慮之儀鳳三年以旱避正殿慮囚神龍二年以旱親錄囚徒多所原有其東都

及天下諸州委所在長官詳慮開元二年關內旱寬繫囚三年早錄京師囚六年早慮囚七年親慮囚于宣政殿事非切

害悉原之詔天下諸州見繫囚徒令所由長官便慮十六年久雨詔兩京及諸州繫囚徒以下學並釋放死學及流各減

一等榆林衛等久旱願真卿為御史行部至五原時有冤獄久不決真卿立辨其冤雨即沛然郡人呼為御史雨長慶二年詔曰農耕方始災旱是虞慮有冤滯感傷和氣宜

委御史一理寺及府縣長吏錄囚徒決遣除身犯學應支

證追呼近繫者一切放出須辨對者任其責保冀得克消疹
氣延致休祥四年詔霖雨稍多陰陽小沴慮囚徒之中或有
冤濫宜令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同疏理決遣其在內
諸軍使囚徒亦委本司疏決太和七年敕旬月少雨慮冤滯
或有感傷委大臣就尚書省疏理諸司囚徒其外府州有水
旱處委長吏準此處分開成二年詔秋旱未雨慮有幽冤縲
禁多時須議疏決京師刑獄宜令鄭覃親往疏理大中四年
以霖雨詔京師關輔理囚九年詔江淮數道水旱疾癘宜委
所在長吏慎恤刑罰疏決囚徒必務躬親俾無冤滯咸通十
年蝗旱理囚

後唐天成元年久雨論天下州府疏理繫囚無令冤滯長興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六

三年霖雨積旬敕京城諸司繫囚疏理釋放 晉天福八年
敕飛蝗作沴膏雨久愆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禁囚人除
十惡行劫諸殺人者及僞行印信合造毒藥官典犯贓外學
者減一等餘並放罪運三年赦漸及春農久愆時雨深慮囚
圍或有滯淹其諸道州府見禁人等並據舉輕重疾速新遣
宋制諸州歲款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飢民劫困害
者薄其辜消化三年旱遣使分行諸路決獄五年遣使決諸
路刑獄因飢劫贓粟誅爲首者餘減死天聖七年河北水遣
使決獄囚嘉祐七年命官錄被水諸州繫囚熙寧三年以旱
慮囚死辜以下遞減一等杖笞者釋之紹聖元年旱詔恤刑
又詔中外決獄消熙八年久雨減京畿及兩浙囚辜一等釋

杖以下

金泰和四年久旱遣使審繫囚理冤獄

元延祐四年帝謂侍臣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朕思民飢若
此豈政有過差致然與向詔有司遵世祖成憲勉力奉行然
惟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可遂其生也

明洪武二十四年久旱錄囚二十六年旱省獄囚宣德八年
禱雨不應詔中外疏決旱囚正統三年以旱獄中外疑獄十
四年旱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初刑部尚書魏源以災旱上
疑獄請命各巡撫錄從之無巡撫者命巡按清軍御史行在
都察院亦以疑獄上通審錄之成化八年京師久旱錄囚十
七年久旱風霾論法司慎刑獄太監懷恩同法司錄囚宏治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七

十五年王哲巡按江西值大旱種苗不得入土哲即親錄囚
繫出其當原者數百人餘皆減之次日即雨遂成有秋民爲
謠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正
德五年禱雨釋獄囚松江吳鶴在撫州同知時久旱不雨建
路求寬免補嚴論如律是夕大雨萬入爲雷震死單繫有田
作者其婦餽之食畢即死其翁白陳于官不勝垂楚誣服自
是久不雨許襄毅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親歷各境出獄
囚審之至餽婦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
自荆林無他異也時適當其夫死之際置魚作飯仍
由舊路行試狗食無不立死者遂出其罪即日大雨神宗十
三年旱詔中外理冤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者崇禎十
年旱清刑獄十五年亢旱詔清獄中允黃道周言五日之內
繫兩尚書不聞有抗疏爭者尙足回天意乎兩尚書謂李
宣陳新甲也帝方重怒二人不能從

大司徒四曰弛力息徭 大荒則令邦國弛力 均人凶札則無力政恤其勞也

漢本始三年大旱詔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事謂 盡本始四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不出算賦 年而止

後漢永元九年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更永初四

年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過更元初元年詔

除三輔三歲更賦永建五年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責今年

過更更賦者殿更殿更過更此力役 之征唐謂之庸錢宋謂之差役

晉咸康二年免所旱郡縣絲役

後魏延昌二年詔以恒肆地震人多離災其有課丁沒盡老

幼單立家無受復者各賜廩粟以接來稔熙平元年旱權停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八

作役神龜三年以旱詔止土功

隋開皇十八年詔河南八州水免課役

唐武德二年制凡水旱蟲霜為災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

宋嘉定二年募民以振飢免役

金泰和四年免旱災州縣徭役興定三年令逃戶復業者苦

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戶

元中統三年濟南路遭李璫之亂軍民皆飢盡除差發至元

七年南京河南蝗旱減差徭十分之六十七年詔以未甘孫

民貧免其役三年羣昌常德等路飢免其徭役大德二年詔

以水旱老病單弱者差務並免三年五年各路被災重者差

務並除之

明成化六年敕順天河間永平真定保定災傷差徭暫優免

大司徒五曰舍禁舍禁若公無禁利食山澤所造 大荒則

令邦國舍禁

漢文帝後六年大旱蝗池山澤之禁初元元年詔關東年數

不登民多困乏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二年詔

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伏飛外池嚴禦池田假與貧民

後漢永元五年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貧民

恣得采捕不收其稅九月令郡縣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

假稅二歲九年詔秋稼被蝗蟲所傷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

以贖元元勿收假稅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災害不

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十二年詔郡國流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九

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十五年詔令百姓買魚採陂

池不收假稅二歲

晉義熙九年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

湖池之禁

宋孝建二年三吳民飢詔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肆業可詳所

開池假與貧民

唐貞觀十一年廢明德宮之元圃苑院分給河南雒陽遺水

者儀鳳三年四月同州飢沙苑及長春宮並許百姓樵採漁

獵

宋制諸州歲款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獨蒲魚果蔬

之稅咸平二年詔江浙飢民入城池漁採勿禁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10 版反內

遼乾統三年武清縣大水弛其陂澤之禁

金承安二年以薪貴救圍場地內無禁樵採

元至元十年遼東飢弛獵禁十四年河南山東水旱除河泊

課聽民自漁二十四年遼東飢弛太子河捕魚禁二十六年

平樂河間保定等路飢弛河泊之禁檀州飢民劉德成犯獵

禁詔釋之二十八年杭州平江等五路飢弛湖泊捕魚之禁

遼陽武平飢弛獵禁武平平灤諸州飢弛獵禁其孕字之時

勿捕元貞元年江西大水弛江河湖泊之禁大德元年淮東

飢弛湖泊之禁聽捕獵二年建康隆興臨江甯國太平廣德

饒池等處水弛澤梁之禁三年江陵路旱蝗弛湖泊之禁四

年湖北飢弛山澤之禁五年以歲飢聽民捕獵七年弛飢荒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六

十

所在山澤河泊之禁一年九年冀甯歲不登山澤聽民採捕

至大元年詔水旱相仍缺食者眾諸禁捕野物地面除上都

大同隆興三路外大都周圍各禁五百里其餘禁斷處應有

山場河泊獵場並行開禁一年聽民採捕皇慶二年諸被災

地並弛山澤之禁獵者毋入其境延祐六年濟甯等路水開

河泊禁聽民採食七年瀋陽水旱害稼弛山場河泊之禁至

治二年真定山東諸路飢弛河泊之禁四年以歲飢開內郡

山澤之禁天歷二年河南府路民飢弛山林川澤之禁聽民

採食至正三年江浙等處飢所在山場河泊聽民樵採

大司徒六曰去幾幾謂阿禁雖凶年猶司關國凶札則無

關門之征猶幾出入關門無租稅猶阿司市國凶荒札喪

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乏困也金

漢本始四年詔今歲不登令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

傳陽朔二年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

勿苛留

宋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糶米者可

停道中雜稅

後魏太和七年冀定二州民飢弛關津之禁任其去來

後唐同光三年敕水潦為患物價騰踊人戶多于西京收糶

斛斗聞諸道州府逐斛皆有稅錢遂不通行宜令各下京西

諸道州府凡收糶斛斗不得輒有稅率及經過水陸關防鎮

縣罔有邀詰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六

十一

宋天禧元年詔陝西緣邊糶穀者勿算天聖八年詔河北被

水州縣無稅牛賣元二年詔兩川飢民出劍門關者勿禁慶

歷八年河北流民所過官為舍止之所齎物毋收算蘇軾乞

力勝稅錢制于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

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

買不行農末皆病臣頃在黃州親見東家無穀熟良夫連車載

米入市不願賣茶之費而累積之家日夜請糶願金珠飢死

在市此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商賈不行之咎也去年新

西水災陛下使江西湖北屢船運米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

萬石而客船被差履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新與其官可費

耗如此何似削去五穀力勝稅錢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今

元祐編敕雖云災傷地分有例亦免而穀所從來必自豐熟

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行糶者或欲立法如一

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比今法小為

通流而隔一州一路之外難凶不能相救須是盡削近日弊

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為通濟朱子奏救荒事宜畫一

而有所挾之資既難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經由去處尤以
遺阻抽稅為苦欲望聖慈特降旨申嚴舊法仍詔有司諸
被災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糶米穀就開米處
出糶者各經所在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糶米訖所買
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不得輒 嘉定元年不雨何
收分文稅錢庶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 異上封事言陛下
閣念饑民藥病殞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

多方稱提不如縮造楮幣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
明杭州司李蔡懋德通商濟荒條議近聞鄰境閉糶米價
翔涌商販紛紛有各處阻難之慮思官府之儲散有限
遠商之樂販無窮招來之法釐為八則一不定官價二清
追牙欠三免稅鈔四免官差五禁發米處奸徒阻過六禁
沿途白捕嚇詐水鄉假冒巡船指稱搜鹽因而搶奪許鳴
官重處七禁役需索八米到悉聽民便或積或賣官俱不
問

大司徒七曰青禮青禮殺 小宰喪荒受其含稭幣玉之事
凶荒有幣玉者賓 膳夫王日一舉大荒則不舉 司服大
客所期委之禮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主

荒素服君臣服 掌客凡禮賓客凶荒殺禮 歲凶年穀不

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

士飲酒不樂自皆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

則不殺也除治也治道為妨民取蔬食也 玉藻年不順

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為也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

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為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衛文公

茶佩土笏也士以竹為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稅此周禮也殷

則關但議而不征列之言違列也雖不賦猶為之禁不得非

謂作新也 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
欲暴尪而奚若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
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

愚婦人子以求之母乃已疏乎巫主接神亦觀天哀而雨徒
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徒市
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人

漢文帝後六年大旱蝗滅諸服御本始四年詔歲不登令大
官損膳省宰初元元年詔曰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
保治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五年詔曰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其令
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

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
後漢建初二年詔曰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
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主

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
延平元年詔陰雨過節其減大官導官尚方內府諸服御珍

膳靡麗難成之物永興二年詔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
異之降必不空發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郡縣

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晉咸甯五年以百姓飢饉減御膳之半咸康二年早詔太官

減膳義熙元年詔國難之後人物彫殘常所供奉猶不改舊
豈所以視人如傷禹湯歸過之誠哉可籌量減省

宋大明七年詔炎精損和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實朕由大
官供膳宜從貶撤泰始元年詔曰久歲不登公私款弊方刻

意從儉宏濟時艱大官供膳可詳所減撤尚方御廚雕文篆

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

後魏太和二年京師旱減膳避正殿十一年京師大飢詔罷
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
珠玉綾羅錦繡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出其大半班
賚百官及京師士庶下至工商卑隸逮于六鎮戍士各有差
韓麒麟表陳時
節已見上篇 永平元年以旱減膳徹懸延昌元年以旱故
減膳正光二年以旱減膳徹懸禁止屠殺

隋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
糠以獻為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暮

唐貞觀元年歲飢減膳三年旱甚避正殿十一年詔以水災
諸司供進悉令減省凡在供役量事停廢十七年以旱不視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六

朝詔曰和氣愆于陰陽亢旱涉于春夏詳思厥咎在予一人
今避正殿以自剋責尚食常膳亦宜量減顯慶元年上封人
奏去歲粟麥不登百姓有食糟糠者帝命取所食視之驚歎
令所司常進之食三分減二上元二年久旱避正殿減膳儀
鳳三年以旱避正殿永淳元年飢罷朝會神龍二年京師旱
河北水減膳先天二年雨霖避正殿減膳開元三年旱避正
殿減膳六年以亢旱不御正殿于小殿視事七年以旱避正
殿減膳貞元元年以旱避正殿減膳二年歲飢罷元會禮詔
以民飢御膳之費減半宮人月共糧米都一千五百石飛龍
馬減半料八年詔以歲凶罷九日賜宴十五年罷中和節宴
會年凶故也又罷三月羣臣宴賞二十年歲儉罷中和節宴

太和七年詔曰時澤未降朕當避正殿減供膳飛龍馬量

減食粟其百司署厨饌亦且權減天祐二年旱避正殿減膳
宋大中祥符九年以旱罷秋宴及重陽宴慶歷八年河北京
東西水災罷秋宴皇祐元年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二年旱
飢罷上元觀燈元祐二年詔冬夏旱曠海內被災廣避殿減
膳責躬思過以圖消復紹興五年久旱減膳淳熙八年以旱
傷罷喜雪宴嘉定二年歲飢罷雪宴

金泰和四年久旱詔避正殿減膳省御廐馬貞祐四年旱蝗
救減尚食數品及後宮歲給縑帛有差

明成化元年大雨雹避正殿減膳宏治六年災傷罷明年上
元燈火隆慶元年以霖雨修省素服避殿御皇極門視事崇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五

禎二年以久旱齋居文華殿三年如之
大司徒八日殺哀謂首
凶禮
後漢永平十二年詔曰喪貴致哀禮在甯儉今百姓送終之
禮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于墳土伏臘無糟
糠而牲牢兼于一奠豈祖考之意哉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
今者宣下郡國
大司徒九日齋樂謂開藏樂
器而不作
之為 大司樂大凶令弛縣謂下
之若今
漢本始四年詔今歲不登令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
後漢永初四年元日會徹樂不設充庭車以年飢
故不陳
後魏延昌元年以旱撤懸

唐上元二年以旱撤樂神龍二年京師亢旱令撤樂開元七年以旱撤樂太和七年詔時澤未降太常教坊聲樂權停閱習

宋皇祐元年以河北水災停作樂

金泰和四年久旱撤樂

大司徒十日多昏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史浩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高愈曰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殺禮而多昏使民自相保

大司徒十有一曰索鬼神索鬼神求廢祀而修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者也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皇祈五采羽為之亦如故稻人旱暵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六

共其雩斂稻人共雩斂急水者也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

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祭者社及禘大祝國有大故天裁禘祀社

稷禱祠天裁疫癘水旱也禘猶禘也禘祀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小祝將侯禋

禱之祝號以祈福祥逆時雨甯風旱禱禱御凶咎甯風旱之屬司巫若

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祭也天子于上女巫旱暵則

舞雩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有歌者有哭者莫

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示物

彪以禴國之凶荒天人陽也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也致人鬼于祖廟致物彪于祭地示物彪所以順其為人與物

也致人鬼于祖廟致物彪于祭地示物彪所以順其為人與物

斯牲圭璧既卒甯莫我聽言王為旱之故求不殄禋祀自郊

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甯忍子先正百辟卿士也春秋

桓公五年大雩大雩音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

不勝書者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

特謂之大因事以書而義自見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

雩早請雨祭名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

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親夫相與使童男

呼雩故謂之雩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早見言旱則雩不

見何以書記災也旱者政教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

于社於門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穀

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救

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

也皆所以倍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

雨曰雩不得雨曰旱禮龍見而雩常祀不二十一年左氏傳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六

七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

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勿生若能為

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巫尪女巫也主祈禱

之定公元年秋九月大雩穀梁傳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

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

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者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

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

焉道之請君必為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

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奇趙子曰

大雩則山林川澤能與雲雨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

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有事祭也鄭大水龍關於時門

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

關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

我乃止也時門鄭城門也海水出滎陽齊景公時天大旱

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

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

未卒而天大雨

漢元封二年旱迺禱萬里沙三年夏旱令天下尊祠靈星六

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董仲舒傳仲舒治國以春秋災

後漢永平十八年詔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絮齋禱請冀嘉樹陽嘉元年京

師早庚申敕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岳瀆遣大夫謁者詣嵩

高首陽山並祠河洛請雨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

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濟水四瀆之一至河南質帝即位

詔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潔齋請禱

竭誠盡禮熹平中復崇嵩山名為嵩山大雩東觀記使中郎

晉咸甯二年詔諸早處廣加祈請又祈雨于社稷山川太興

元年旱帝親雩永和八年大雩齊梁陳並

後魏太和十五年久不雨有司奏祈百神詔曰昔成湯遇旱

齊景逢災並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誠發中澍潤千里萬

方有罪在子一人今普天喪恃顯同哀神若有靈猶應未

忍安享何宜四氣未周便欲祀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

神龜二年詔時澤弗應三麥枯悴德之無感歎懼兼懷可勅

內外依舊雩祈率從祀典正光三年詔炎旱頻歲嘉雨弗洽

在子之責憂懼震懷今可依舊分遣有司馳祈岳瀆及諸山

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玉帛牲牢隨應薦享

隋開皇三年早上親祈雨于國城西南已復親雩

唐制凡京師孟夏以後旱則先祈岳鎮瀆海及諸山川能興

雲雨者皆于北郊望祭又祈社稷及宗廟每七日一祈不雨

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修雩開元四年關中旱遣使祈雨于

驪山應時澍雨令以少牢致祭乾元二年久旱徙東西二市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祭風伯雨師修雩祀壇為泥土龍祭名山大川而祈雨馬

大旱里巷為土龍聚巫以禱日早由大歷九年久旱京

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是歲大穰

尹黎幹歷禱諸祠未雨又請禱文宣廟卻之十二年小旱上

齋居祈禱貞元元年分命朝臣禱羣神祈雨十五年久旱令

陰陽人法術祈雨十九年分命禱雨山川

宋建隆元年命宰相禱雨二年夏旱翰林學士王著請令近

臣禮告天地宗廟社稷及望告嶽鎮海瀆於北郊以祈甘澤

詔用其禮雨足報賽如禮三年宰相國寺禱雨乾德元年旱

徧禱京城祠廟夕雨五月遣使禱雨嶽瀆又分命近臣禱雨

二年遣使祈雨於五嶽開寶三年幸寺觀禱雨五年命近臣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祈晴六年命近臣祈雪七年命近臣祈雨八年命祈雨已又

禱晴九年大雨命近臣詣諸祠祈晴太平興國三年命羣臣
 禱雨五年命宰相祈晴六年幸太平興國寺祈雨七年旱分
 遣中黃門徧禱方嶽雍熙三年大雨遣使禱嶽瀆至夕雨止
 其冬幸建隆觀相國寺祈雪淳化二年蝗旱禱雨弗應詔宰
 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咎天譴翼日雨蝗盡死三年遣官
 祈晴京城諸寺觀至道二年京師旱遣中使禱雨命宰臣祀
 郊廟社稷禱雨咸平元年幸大相國寺祈雨升殿而雨又遣
 使禱衛州百門廟鹿山百門廟賜名靈源廟二年幸太一宮天清寺祈
 雨五年都城大雨幸啟聖院太平興國寺上清宮致禱雨霽
 大中祥符二年幸大相國寺上清宮祈雨遣司天少監史
 序祀元冥五星于北郊除地爲壇望告已而雨足遣官報謝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三

及社稷初學士院不設配位及是禮官言祭必有配報如常
 祀舊制不祈四海帝曰百谷之長潤澤及物安可闕禮特命
 祭之天禱元年以不雨禱于四海諸祠楊億奏山越仍歲元
 郡之中禱不禱往三十年前闕輔不雨村民請禱以
 有善胡法者捕蛇十餘枚置一食中漬之以水蒙之
 木葉取童男數人衣青衣塗面及手足持柳枝沾水散
 且祝曰蛇蝎斯場與雲吐霧雨今霧池汝今歸去如是者無
 晝夜嬰繞而言明日大雨臣如其法請禱少頃暴雨寸餘至
 十三日大雨三四尺昔東方朔有言曰謂之爲龍又無角謂
 入有足跋跋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揚雄亦云
 蛟蟻而嘲龜龍又故刑部侍郎張洎嘗謂臣言昔使高麗
 汎海忽陰陸舟人諱言龍見泊亟起視之見垂尾于雲間
 正如蠅蟻之狀良久雨大作即知蜥蜴者亦龍之類也明
 道二年祈雨於會靈觀上清宮景治開寶寺慶歷三年春夏
 不雨遣使禱祠嶽瀆五月祈雨于相國寺會靈觀五年禱雨
 于相國天清寺會靈祥源觀七年祈雨于西太一宮及還遂

雨八年以久雨齋禱嘉祐七年祈雨于西太一宮治平元年
 祈雨于相國天清寺醴泉觀二年以久旱遣使祈嶽瀆名山
 大川熙寧元年親幸寺觀祈雨令在京差官分禱先致齋三
 日行事諸路擇端誠修潔之士分禱海鎮嶽瀆名山大川潔
 齋行事諸路神祠靈跡寺觀雖不係典祀祈求有應者並委
 州縣差官潔齋致禱已而雨足復幸太一宮報謝其冬禱雪
 于郊廟社稷五年始建雩壇祀上帝以太宗配七年以旱罷
 方田是日雨元豐三年命輔臣禱雨元祐元年久旱幸相國
 寺祈雨五年禱雨嶽瀆八年久雨禱山川紹興五年久旱祈
 禱七年以旱禱於天地宗廟社稷八年時雨愆候令臨安府
 差官迎請天竺觀音赴法
 則迎天竺觀音入城或差官就寺祈禱淳熙十年分命羣臣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三

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十四年以久旱頒畫龍祈雨法
 太常寺言亢陽爲沴檢國朝典禮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
 興雲雨者于北郊望告又祈宗廟社稷及雩事上帝皇地祇
 詔命宰臣以下分詣告祭宰執進呈太常寺乞謝雨王淮等
 奏國朝典禮祈用酒脯謝如常祀但紹興以來只是酒脯唯
 雩祀用牲然雩無報謝之禮慶元二年以旱禱于天地宗廟
 社稷三年如之嘉祐元年以旱禱于天地宗廟社稷二年如
 之開禧嘉定之間連年旱蝗禱同前嘉定七年旱命諸路州
 軍禱雨八年命有司禱雨十七年久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
 天竺山寶慶二年如之三年以久雨命臨安府及守臣禱于
 山二月凡二舉紹定中每有旱潦輒命臨安府及守臣禱于

天竺山端平三年霖雨害稼命近臣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及宮觀嶽瀆嘉熙二年久雨烈風禱于天地宗廟社稷清祐六年命從臣日一人禱雨天竺山七年禱雨天地宗廟社稷八年秋霖雨命從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監郎禱于霍山十一年命侍從卿監一人禱雨天竺山寶祐四年久雨命從臣禱于天竺山六年命臨安府守臣禱雨天竺山霍山又命侍從卿監日一人禱于天竺山郎官詣霍山開慶元年都省言兩浙雨多詔同行下諸郡縣守倅令佐親詣寺觀神祠精加祈禱景定中命從臣卿監日一人禱雨天竺山郎官詣霍山凡三次

遼神冊四年天大風雪禱于天俄頃而霽天顯三年行瑟瑟

大典通考卷八十六

三

因語解瑟瑟禱雨射柳禮之儀通蘇蘇可汗制四年復行應歷十二年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雨十六年以旱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十七年祈雨復以水沃羣臣保雷元年朔射柳祈雨七年同乾亨十年祈雨統和十六年祈雨重熙九年射柳祈雨清甯元年帝射柳訖詣風師壇再拜太康六年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俄雨降乾統八年射柳祈雨金大定四年詔禮部尚書王競禱雨於北嶽命參知政事石琚等北郊望祭禱雨及雨足命有司祭謝嶽鎮海瀆于北郊十二年久旱命禱祠山川十六年遣使禱雨于靜甯山神有頃雨十七年京畿久雨命諸寺觀啟道場祈禱明昌元年不雨祈于北郊及太廟又祈于社稷復祈雨于太廟望祭嶽鎮

海瀆于北郊三年命有司祈雨望祭嶽鎮海瀆山川于北郊又祈雨于社稷復望祭嶽鎮海瀆山川于北郊四年以久雨禁以晴祭嶽鎮海瀆五年桓撫二州旱遣使禱于縉山六年以久雨崇承安元年不雨遣官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遣參知政事尼龐古鑑禱雨社稷復遣使就祈東嶽又命尚書右丞胥持國祈雨于太廟御史大夫移刺仲方祈雨于社稷參知政事馬琪祈雨于太廟上以久不雨命禮部尚書張暉祈雨于北嶽遣官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禁京城繳扇二年命有司祈雨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祈雨于社稷及雨足報祭社稷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四年旱命有司祭嶽鎮海瀆祈雨太廟雨足命有司報謝七月久雨令大興府祈晴五年遣有

大典通考卷八十六

三

司祈晴望祭嶽瀆泰和元年祈雨北郊二年命有司祈雨四年山東河北旱詔祈雨東北二嶽又祈雨于社稷太廟望祭嶽鎮海瀆于北郊有司請霽詔三禱嶽瀆社稷宗廟不雨乃行之已而雨皆報祀三年敕有司祈雨仍頒土龍法興定二年以旱災詔中外遣官望祀嶽鎮海瀆享太廟祭太社稷祭九宮貴神于東郊五年上御仁安殿祈雨仍望祭北郊以旱築壇祀雷雨師禱雨于太廟正大三年旱遣官禱于濟瀆祈于太廟禁繳扇五年旱遣禱上清宮元大德九年大都旱遣使持香禱雨十年同皇慶二年亢旱久帝于宮中焚香默禱遣官分禱諸祠甘雨大注延祐四年帝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對曰宰相之過也帝露

香默禱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泰定三年不雨遣使分祀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京城寺觀
天歷二年以去冬無雪今春不雨命中書及百司官分禱山
川羣祀別見怯不花拜浙江行省左丞相

明洪武二年久不雨祈告諸神祇中設風雲雷雨嶽鎮海瀆

凡五壇東設鍾山兩淮江西兩廣海南北山東燕南燕蓟山

川旗纛諸神凡七壇西設江東兩浙福建湖廣荆襄河南北

河東華山川京都城隍凡六壇中五壇奠帛初獻帝親行禮

兩廡命官分獻添之西帝豐陽谷和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

休往禱神畢立湖西崖久之無所見乃贊弓注矢祝曰天早

如此吾為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恤民吾今與神約三日

必雨不然神怒不得祠于此也祝畢連發三矢而三年早帝
還後三日大雨如注帝即乘雨往謝是歲滌大熱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六

禮

親禱于山川壇齋于西廡皇后躬熱爨為農家食太子諸王

躬饋于齋所帝素服草屨徒步詣壇席藁曝日中夜臥於地

凡三日詔有司訪求通經術明治道者越五日大雨洪熙元

年久雨遣官祭大小青龍之神自後每早輒遣官致禱宣德

三年旱遣成國公朱勇祭大小青龍之神昔有僧名盧自江

尸陀林秘應巖一日二童子來拜盧納之覆薪供奉時久旱

二童子白于盧能限雨期言訖委身龍潭須臾化青龍一大

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別

建祠于潭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宣德中敕建大圓通寺二青

龍出現禱之英宗正統四年京畿水災祭告天地九年雨雪

有應加封號愆期遣官祭天地社稷神祇諸壇景泰六年禱雨南郊成化

六年禱雨郊壇八年京師久旱運河水涸遣官禱于郊社山

川淮瀆東海之神二十三年旱遣使分禱天下山川宏治十

七年畿內山東久旱遣官祭告天壽山分命各巡撫祭告嶽

鎮東海正德五年禱雨嘉靖八年諭禮部去冬少雪今當東

作雨澤不降當親祭南郊社稷山川尚書方獻夫等言陛下

閱勞萬姓親出祈禱禮儀務簡約以答天戒二月親禱南郊

山川同日社稷用次日不除道冠服淺色羣臣同是秋帝欲

親祀山川諸神禮部尚書李時言舊例山川等祭中夜行禮

一日出郊齋宿祭畢清晨回鑾日畢事禮太重宜比先農壇

例味爽行禮祭服用皮弁迎神送神各兩拜十七年大雪上

躬禱雨製祝文藝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已乃大雨四十三

年大雪祈得雨神宗十三年上親禱郊壇御輦步行崇禎四

年步禱南郊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六

禮

大司徒十有二月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飢饉士師若邦

凶荒令糾守備盜

後漢譚顯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饉競為盜賊州界收捕萬

餘人顯怒其困窮陷刑辟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宋治平間司馬光知諫院上言臣聞降敕下京東西災傷州

軍如人戶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臣聞周禮

荒政十有二率推寬大之恩以利于民獨于盜賊嚴急益飢

饑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見州縣官吏遇凶

年有劫盜斛斗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鄉村大擾不免廣

有收捕重加刑辟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與減等斷放是勸民

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貸以救其死不當使

之相劫奪今歲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飢民嘯
聚不可禁禦況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于寬仁而終于酷
暴意在活人而殺之更多也熙甯元年宿州民飢多盜繫囚
獄上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克等視宿毫等州災傷又詔河北
災傷州軍劫盜罪死者減刑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蘇軾上
奏曰河北東旱蝗相仍盜賊漸多今又不雨麥不入土竊
料明年盜必甚于今日謹按山東爲腹心根本之地其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安危近年公私匱乏民不堪命冒法而爲
盜則死畏法而不盜則飢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陛下特于
財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門一開骨髓之恩皆遍人心不革盜
賊不衰者未之有也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美

事參軍謝諤亟命植五色旗分部給窮民頃刻而定時朱熹
奏狀曰聞諸州府村落有強借劫奪之患此在官司固當禁
約然亦須先示存恤之意若慢不加省待其生事然後誅鉏
則所傷已多所費又廣況其不勝何患不生乞降指揮早撥
上項錢數使如臣者得以奉承宣布徧行曉諭卽德意所孚
固以銷厥禍亂之萌矣然後明詔安撫提刑兩司察其敢有
作過唱亂之人捕致之典憲庶幾奸民知畏董煟曰荒政除
盜亦當原情頂
有京尹以死囚代爲盜者沈之江最爲得法蓋凶荒辛棄疾
之年強有力者好倡亂須有以警揚之使遠近自肅
帥湖南賑濟榜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糴者配即唐曰荒年
民閉糴糴固
是不仁然米價翔踊正小人射利之時而必閉之者蓋亦自
量其家口之眾多恐嗣歲之不繼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
夫劫禾之舉此盜賊之端禍亂之萌有司遇旱災之歲必先
榜示禁其劫奪論之不從痛懲首惡以警餘眾決不可行姑

息之政非但救飢荒
乃弭禍亂之先務也

金承安二年諭宰臣今後水潦旱蝗盜賊竊發命提刑司預
爲規畫興定五年京東歲飢多盜遣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
門往撫安之牛德昌爲萬泉令屬蒲陝游飢羣盜充斥德昌
到官榜曰民苦飢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
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
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元至元八年四川行省也速帶兒言比因飢饉盜賊滋多宜
加顯戮詔羣臣議安童以爲強竊盜賊皆處死恐非所宜罪
至死者仍舊待命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老

明正統二年令各處有司勘流民名籍十家編爲一甲互相
保識分屬當地里長若圍住山林湖澤或投託官豪勢要之
家抗拒官司不服招撫者正犯處死戶下編發邊衛知而不
首及占悞不發者罪同成化二十一年巡按山西周洪奏翼
城垣曲等縣飢民嘯聚爲盜招撫不服宜發兵捕之上曰民
迫飢寒朕甚憫焉令鎮守巡撫等官宣布朝廷寬宥之意明
示有司撫御之方果執迷不服然後除剿神宗十六年浙直
飢民多迫脅借貸事聞命巡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二
十二年詔以各省災傷山東河南徐淮尤甚盜賊四起有司
玩愒朝廷詔令不行自今以安民弭盜爲撫按有司黜陟
論曰王者之政先惠而後威民不幸迫于飢寒而爲盜
賊非其本心實然勢有所不得已耳上之人不思所以
濟之而曰予將大戮汝脅之以必死之威而窮之以無
生之計其不底于大亂者幾希矣漢之赤眉唐之黃巢

明之流寇孰非為飢饉之所驅當是時有司非不欲除之惟其除之而不勝禍遂有不可勝言者焉予讀周官十二政自散利至于索鬼神其恤民之隱至矣其自修之道備矣如是而民有愆然不靖者然後按法以罪之所謂愍不畏死不待教而誅者也苟一日未至乎是猶將曲意而矜全之豈忍遽加之罰哉及觀鄭康成之說則謂亟其刑以除之是果周公之意乎夫衣食缺而禮義衰禮義衰而廉恥廢上無教養之資使民自棄而為盜其無知也可閔其得罪也可原急之則生其不肖之心緩之則開其自新之路吾意周公于此不過嚴立條教使猾民聞風而知警懼豈必汲汲然有事于刑乎書

六典通考卷八十六

夫

曰五教在寬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由康成之說則一桀猾吏能行之由吾之說則為民父母者之道王者仁人之政不外是矣

六典通考卷八十七

湖西關鎮珩輯

荒政考

荒政雜論 移民

大司徒大荒則令邦國移民通財

移民辟災就賤其有守不

五年夏歸粟

廩人若食不能人二補則令邦移民就穀

于粟是也

就都郡 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

漢高祖三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武

帝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

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畱畱處使者冠蓋相屬

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平帝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

六典通考卷八十七

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

後漢永元之初連年水旱郡國多飢困樊準上疏曰被災之

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

持節尉安尤困乏者徙至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

姓各安其所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畱富人守其

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太后從之

魏嘉平四年關中飢司馬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佃上邦

後魏神瑞二年飢將遷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于是分

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畱農者太和十一年大飢

文明太后以京師旱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

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寫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東陽

王不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
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高祖從之四日而訖延昌元年詔河
北民就穀燕恆二州又詔飢民就穀六鎮
周建德三年詔蒲州民遭飢乏絕者令向郡城以西及荊州
管內就食

唐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飢上幸洛陽令百姓就食從官
並準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

唐咸亨元年天下四十餘州旱及霜蠱百姓飢乏關中尤甚
詔令任往諸州逐食仍轉江南租米以賑給之永隆二年河

南河北大水許遭水處往江南就食開元十四年詔河南宋
沛等州百姓多有沿流逐熟去者須知所詣有以安存宜令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本道勸農使與州縣檢責其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十五年
河北飢轉江淮之南租米百萬石給之

後周廣順元年契丹瀛莫幽州界大水飢饉流散繼負而歸
者不可勝計比界州縣亦不禁止大祖愍之詔沿邊州郡安

卹流民口給斗粟前後數十萬口

宋雍熙二年江南民飢許渡江自占天聖七年詔河北轉運

司契丹流民令分送唐鄆襄汝州以間田處之令所過人給

米二升初河北轉運司言契丹大飢民流過界河上謂輔臣

曰雖境外之民皆朕赤子可賑救之慶歷八年富弼知青州

乞分給河北流民田土劄子曰臣昨在汝州竊聞河北流民

來許汝唐鄆州界逐熟者甚多臣以朝廷前許請射係官田

土後卻不令請射盡須發遣歸還本貫臣訪聞流民必難發
遣既流移至此又不得田土徒令狼狽道路轉見失所遂專
牒本州通判張恂立便往州界諸縣流民聚處相度或發遣
情願人歸還本貫或放令前去別州或相度口數給與民田
土或自令樵漁採捕或計口支散官粟只給田一頃違著朝

廷後來指揮比欲奏候朝旨又爲流民來者益多深恐救卹
稍遲轉有死損遂且用上項條件施行去後方具奏聞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京西一路流民到處且將係官荒間田土及
見佃人占剩無稅地土產有心力廉公官員四散分俵各令

住佃更不得逼逐發遣餘或與人家作客或自能樵漁採捕
或支官粟計口養飼之類更令中書檢詳前後條約疾速嚴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行指揮約束皇祐二年詔兩浙流民聽人收養滕元發知鄆州歲方飢乞

淮南米二十萬石爲備次年大稔會淮南京東大飢元發召

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併及汝矣吾得

城外廢管地欲爲席屋待之民曰諾爲屋二千五百間一夕

而成就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甕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

壯者樵老者休民至嘉定十七年袁甫進區處流民故事曰

如歸蓋活五萬人云

竊聞金陵諸邑流民羣聚皆來自淮西荷戈持刃白晝肆掠
動輒殺傷沿江出兵驅之其在句容之境者軼入金壇若宣
城若池陽若當塗所在蟻聚剽劫成風逃亡之卒皆入其黨
江南姦民率多和附目前勢已若此冬杪春初日月尚長蔓
延不已各將潰裂四出不可收拾臣愚欲乞朝廷行下督府
及諸閫與凡安撫總漕諸司作急措置每處流民隨所在贖
養之費分則易其居止之地分則易足此非但勸民出粟而

已或撥上供之數或撥椿管之錢或乞科降則上下相視如一家或請團給則彼此聯絡為一體能勞苦者庸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有為士者則散于庠序為商者則使之貿遷心有所繫而姦無所萌此皆分說也臣願朝廷使長吏任責一如青州故事流民幸甚嘉熙元年詔兩淮荆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振卹尙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江甯太平池江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

金大定三年澤州飢民流散逐食令移于山西富民贖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詔臨漢民逐食于會甯府濟信等州二十八年詔南京大名府等處避水逃移不能復業者官與津

木典通考 卷八十七

四

濟錢仍量地頃畝給以耕牛明昌三年救飢民至遼東恐難遽得食必有飢死者其令散糧官問其所欲居止給以文書隨處官長計口分散令富者出粟養之限兩月其粟充秋稅數禎祐三年諭田琢雷山西流民少壯者充軍老幼者令就食于邢洛等州欲趨河南者聽與定五年諭樞密河北艱食民南來者日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

元中統二年遷曳捏即地貧民就食河南平陽太原至元七年諸王拜答塞部曲告飢命有車馬者徙居黃忽兒玉良之地計口給糧無車馬者就食肅沙甘州二十五年諸王也真部曲飢分五十戶就食濟南

明永樂三年山西民飢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

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飢流移豈其得已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即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成化二十一年詔陝西山西河南災傷軍民逃往隣境南山漢中徽州商洛湖廣荆襄四川利順等處趁食求活各該巡撫巡按司府州縣衛所官不許趕逐務要善加撫恤設法賑濟安插得所候麥熟官爲應付口糧復業免其糧差三年本處不許科擾及追逼私債秦慈田日明之亡于盜賊盜賊之興由于飢饉薦臻彥國勝達道其入者爲之計口而賑給分地而安插俾有更退無所歸弱者有轉死而已耳強者有劫奪而已耳大盜因之亡不旋踵即瓊山生于有明全盛之時而于周宣晉惠與年其語卒驗可謂能遠慮者矣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五

勸分

大司徒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矜民有凶禍助有禮物不備使矜給之

漢永始二年詔關中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贖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若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後漢永初三年京師大飢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永壽元年司隸冀州人相食救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

以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乃償

唐肅宗時百姓殘于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種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濟貧乏者寵以爵秩元和十二年定州飢募人入粟受官及減選超資

後晉天福八年敕河南懷孟鄭等州管內百姓有積粟者仰均分借以濟貧下

宋淳化五年詔諸路州能出粟貸飢民賜爵大中祥符九年詔民有出私廩賑貧乏者三千石至八千石第授助教文學

上佐之秩慶歷四年詔募人納粟賑淮南飢至和元年詔京西民飢令所在勸富人納粟以振之大飢道殍相望稱即先出蘇米賑民故富家大族皆願以米輸官全活者數萬人降敕獎諭治平四年河北旱御史中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六

承司馬光上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召人納米或錢賑濟紹聖元年京東河北民乏食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承務郎敕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教不理選限勅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粟充賑濟陳珣知徐州沛縣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既不干石貸民使布之水未盡涸紹興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而甲已露矣是年歲不艱食各相差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闕進義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隆興中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

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日

得非國家美事也然用之于救荒是國家為民無所利之也宋人所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是也臣願遇歲凶荒民間有積粟者輸以賑濟則定為等第授以官秩自遠而來者並計其路費授官之後給與鹽書俾有司加禮優待與見任同雖有過犯亦不追奪如此則平時人爭乾道七年湖南江西積粟荒歲民爭輸粟亦救荒一策也

早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無官人一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進士補迪功郎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

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資三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七

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淳熙十年江東憲臣尤袤言救荒之政莫急于勸分昨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于推賞方多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為不信乞詔有司施行朱子宰相書荒政速行賞典激勵富室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眾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款覽募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眾則緩急之問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建甯傳守劄子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之其勢必難而取錢以給鄰里之用今但使之存而分數以俟來歲聽官之命以恤鄰里之困何所不可正使其問不無其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而不為哉星子諸縣議荒政書一

武令鄉眾依公推舉約定所陸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論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足富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許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熟言偏方小郡號為切待別作施行

上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糶或貸廣而及于一鄉狹而及于一都有司核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清祐六年泉州歲飢其民謝應瑞自出私鈔四十餘萬糶米以振鄉井所全活甚眾詔補進義校尉

遼統和十五年勅品部富民出錢以贖貧民

金皇統三年陝西旱飢詔許富民入粟補官四年立借貸飢民酬賞格大定元年募能濟飢民者視其人數為補官格明

六典通考卷八十七

昌二年敕山東河北關食等處許納粟補官三年有司言河

州定羌民張顯孝友力田焚券已責又獻粟千石以賑飢隸

州民榮楫賑米七百石錢三百貫冬月散柴薪三千束皆別

無希覬特各補兩官仍正班敘胥鼎知大興府事以在京貧民有能贖給貧人者宜計所贖遷官陞職以勸獎之遂定權宜備恩例格如進官陞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官監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

元至元元年平陰縣尹馬欽發私粟六百石贖飢民又給民

粟種四百餘石詔獎諭特賜西錦五端以旌其義大德十一

年江浙湖廣江西河南兩淮屬郡飢詔富家能以私粟賑貸

者量授以官至治三年曹州禹城縣人邢著程進出粟以賑

飢民命有司旌其門至順二年大名魏縣民曹革輸粟賑陝

西飢旌其門益都路宋德讓趙仁各輸米三百石賑膠州飢民九千戶中書省臣請依輸粟補官例子官從之至正二年江州諸縣飢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為息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飢慶元慈溪縣飢遣官賑之五年汴梁濟南郡邠州瑞州等處民飢募富戶出米五十石以上者旌以義士之號廬州張順興出米五百餘石賑飢旌其門

明宣德五年江西淮安飢吉水民胡有初三陽民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齋璽書旌為義民復其家景泰五年浙

江按察司副使羅篋奏勸民出粟賑濟篋因杭州荒歉乞準

照江西例勸民出穀一千六百石以上者給冠帶千石以上

六典通考卷八十七

者旌異之百石者免役已冠帶者八品以上三百石從七品

以上至正六品六百石俱陞一級不支俸從之成化十二年

巡按御史呂鍾定奏民間無礙子弟有願納米充吏者都布

按三司一百石各府并運司七十石司府經歷司理問所斷

事司各縣並有品級文職衙門五十石雜職衙門三十石俱

先查勘考試相應于缺糧倉分納米完日零次撥充候豐年

有積則止嘉靖八年令撫按官曉諭積糧之家量所積多寡

以禮勸借有仗義出穀二十石銀二十兩者給與冠帶三十

石三十兩者授正九品散官四十石四十兩者正八品五十

石五十兩者正七品俱免雜泛差役至五百石五百兩者除

給與冠帶外有司于本家立坊以彰尚義又題準災傷地方

有收養小兒者每名日給米一升埋屍一軀者給銀四分十年奏准陝西災傷重大令各州縣官員戒諭富室將所積粟麥依時價糶與飢民每石減價一錢至五百石以上者給與冠帶一千石以上表爲義門有能自收養遺棄子女至二十口以上者給與冠帶

社倉

宋孝宗時趙汝愚知信州乞置社倉曰臣伏見州縣之間遇水旱賑濟賑糶往往施惠止及城郭不及鄉村鄉村之人爲生最苦幸而得錢近者數里遠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糶則已居後于是老幼愁歎有避荒就熟輕去鄉里之意其間強有力者又不肯坐受其斃奪攘剽掠無所不至以陷于非辜城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十

郭之民率不致此故臣謂城郭之患輕而易見鄉村之害重而難知臣愚欲望聖慈遠采隋唐社倉之制明詔有司逐鄉置厥每歲輸差上戶兩名以充社司主其出納不如法者治之使幸而連年豐稔在在得有儲蓄則鄉里晏然若有所恃雖遇歉歲姦究之心無自生也義倉穀先納苗米鈔一義倉團印滿日繳毀一保正副聽收量穀利潤食石二十文爲修倉費一禁公人搔擾一賑給不過三十里一論人戶輸納乾好禾穀一嚴常平借兌之法乾道四年建人大飢朱熹居崇安請于郡得粟六百斛賑民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因畱里中請做古法爲社倉歲一歛散得易新以藏貸者出息什二歲小飢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爲倉三既成熹爲之記淳熙八年熹將詣左瀾取崇安所行奏于朝乞推而頒之諸道從其請自是婺越鎮江建昌

袁潭請邑多行之朱子社倉條約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至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小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于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其支貸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都曉示人戶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十一

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結保每通衣食不欠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人小兒口數保十人結爲一保選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陳龍正曰不成保不支將聽零窮民之銀乎不如金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縣規附甲爲安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日照對保簿如無僞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入不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及官斗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止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撈攪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

兩倉存留一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
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得
過十一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
吏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
上件耗米又慮倉廩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准備折
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冊收支一申府差官訖
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仰社首隊長告
報保頭保頭告報各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保
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
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等
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抑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
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一收支米訖逐日
次年夏支貨日不可差換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主

轉上本縣所給印冊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一每週支
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役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
倉子兩名每人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裏足米二石共計
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
約半發遣裏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
人從其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計共計米八石五斗已
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
逐年蓋牆并買藥薦修補倉廩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
四斗一社倉支貨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
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關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
社首依公差補如關社首即申尉司定差一簿書鎖鑰鄉官

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
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奸弊一如遇豐
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一倉內屋宇
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
鄉官點檢勒守倉人賠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
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陸九淵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
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缺種糧時乃無以賑
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使無貴賤之患折所種糧為二每存其
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良利也舊說青苗者田未熟
而貸之錢田已熟而收其利安石嘗行此于一邑甚善至當
國時以此行之天下而守令者以多散財多得利為稱職不
問貧富緩急強與之又寄權人役出納為奸而民遂怨嗟滿
道 黃震社倉記咸清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飢賴撫之
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主

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
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
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
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
無甌石之儲其法以十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賠補逃者愈
眾賠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
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
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于朝曰法
出于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于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
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之
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于朝曰朱文公社倉法

主于減息以濟民王荆公青苗法亦主于減息以濟民而利
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
皇帝頒文公法于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
社倉劫于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
之余遂得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
貸人戶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
小民借貸者起于貧貸則易還則難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
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不取其本庶乎
有利而無害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爲記閱
其始末盡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
官不鳩粟于眾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爲溥先是郡之新豐饒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古

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予爲記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
負者去其籍不責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

賑粥

明陝西巡按畢懋康賑粥議一親審貧民先令里長報明正
印官親自逐郡逐圖驗其貧實給粥票一張填寫里甲姓名
許執票入厰仍登簿萬不可令民就官往返等候要耐勞耐
久細心查審胡其重日若賑可稍緩則須親審若州縣遠隔
其有德有品者遍歷不完而賑又不可緩則須於寄居官等擇
分任其事亦可二多設粥厰眾聚則亂散處易治昔富鄭公
設公私廬舍十餘萬區而安處其民又多設粥厰今議州縣
大者設粥厰數百處小者亦百餘處多不過百人少則六七
十人庶釜爨便而米粥潔鈐束易而實惠行三審定粥長擇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古

殿實好善者三四人爲正副卽富鄉公用前資待缺官吏之
意也四犒勞粥長許其優免重差特給冠帶匾額或半月集
粥長於公堂任事勤勞者以盒酒花紅勞之情者量懲營後
五親察厰弊限粥長三五日執簿赴堂領米囑其用心察其
勤惰又時加密訪置大籤四書東南西北四字日抽一籤如
東字單騎東馳不拘遠近直入厰中有弊者造作不精者分
輕重懲治不貸六預備米穀或支官銀羅買或勸借義民輸
助凡煮粥之米既交粥長或搬運或變賣任從其便不許吏
胥索詐七預置柴薪厰中器皿不可強借惟鐵杓必須官給
煮粥之柴其費最多令粥長在所領米內扣出變賣作價入
厰立厰規馭飢民如馭軍印簿照收到先後順序列名鳴鐘
會食唱名散籤凡散粥或單日自左行散起或雙日自右行
散起或自上散或自下散或自中散互爲先後則人不至起
爭端敢有起立擅近粥竈者扶出除名粥長不遵規亦有懲
九收雷子女預示飢民不可擅棄萬一有之令里老保甲老
人收抱赴官局收養仍給送來人路費十禁止賣婦倘有迫
切真情將夫妻收入厰婦令撫嬰男歸厰用事完聽去十一
收養流民於道衢寬空處立流民厰另置簿隨到隨收滿百
須增厰舍若乞丐又立厰不得與流民共食十二散給藥餌
癘疫不論時日早晚人參敗毒散極效或九味羌活湯香蘇
散皆可多服方效合動官銀令醫生買辦合厰散數十帖以
濟貧民 山西巡撫呂坤賑粥法一煮粥之地就近村落寺

觀之處十里內各設一場於人情爲便一擇煮粥之人舊日監督主管多委里甲老人無迫切之心則事必苟無綜理之才則事恆不詳無鎮壓之力則強者多暴者先而惠不均故定煮粥之法選煮粥之人先令之講求官親與問難如於立法之外另有良法者卽行獎賞一行勸諭之令衣食豐足之家或願捨米粮若干或願煮粥若干日飼養若干人所許令自登簿籍先送牌坊等樣爲之獎勵一別食粥之人凡來者報官立簿分爲三等六班老者不耐餓另等粥先給稍加稠病者不可羣另等粥先給少壯一等最後給男三等女三等是謂六班一定散粥之法播鼓一通食粥之人男坐左以老病壯爲序女坐右亦然每人周而復始每日夕人給炒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六

豆一椀一分管粥之役大粥場立總管一人掌簿二人司積二人管米豆俱以廉幹者爲之每鍋竈頭一人炊手一人壯婦人更好柴夫一人水夫十人皆以食粥中之壯者爲之有情慢及作弊者杖逐一計煮粥之費凡米須積在粥廠嚴密之處司積者自持鎖鑰每日每人三合爲率食粥之人增減不同掌簿先夕報名數於司積司積冒破米豆者一升罰一石竈頭剋減米豆者重責一查盈縮之數每簿分男女二扇每班常餘紙數葉以備早晚續到之人其人以日爲序一備煮粥之具布袋若干大鍋若干木杓若干約與木杓若干食粥者自備甚便但大小木杓水桶各若干柴薪不可多得卽差少壯食粥之人拾採一廣煮粥之處須行各州縣通煮

使窮民各就便而流來之人不致結聚一場過五百人卽搬置別場有父子夫妻隨撥葢結聚易離散難老病婦女何害少壯男子不散必爲盜接熟日各發原籍爲得所一備草薦飢病之人坐臥無所亦易生疾州縣將穀稻藁秸織爲草薦令之鋪地庶不受濕 魏禧言施粥者必須因里設廠若勞其遠行恐半塗仆斃又須立人監理令飢民至者隨其先後來一人則坐一人後至者坐先至之下已坐不許再起一行坐盡又坐一行以面相對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担粥人行行走坐至正午擊梆一通高唱給第一次食令人次序輪散有速食先畢者不得混與一次散訖然後擊梆二通高唱給第二次食如前法共三次卽止蓋久飢之人腸胃枯細驟飽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七

卽死惟飢民中稱有父母妻子臥病在家者量行給與携歸處分已訖方令散去散去之法令後至坐外者先行挨次出廠庶不擁擠踐踏又多人羣聚易於穢染生病須多置舊甬醋碗薰燒以逐瘟氣又不時察驗嚴禁管粥者剋米將生水攪稀食者暴死其碗箸各令飢民自備按米多亦不得施飯久飢施飯有立死者御史鍾化民河南賑飢令府州縣官遍歷鄉村察舉善良以司粥廠就便多立廠所每廠收養飢民二百不拘土著流民分別老幼婦女片紙註明某廠就食以油紙護繫於臂立冊聽官不時查點不得冒應期至麥熟而止所到遍歷村墟粥廠故地方官望風感動竭力賑救而民賴以生 陳龍正担粥就賑法担粥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

煮粥分挑至通衢若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担需米五六升可給五六十人十担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明張氏曰此粥須用有蓋木桶外用小籃備盥菜梳篦瓶鉢取食勿生疑阻倘訪知果赤貧無人轉託者更宜上門量給

明末州縣官賑粥聞勘荒官將道連夜於所經由處設廠嚴竈堆儲柴米鹽菜炒豆高竿掛黃旗書奉憲賑粥四字集村民候官到鳴鼓散粥未到則枵腹至下午官去隨撤嚴平竈寂然矣如是民安得不困國安得不擾後世長官可觀此為戒哉

捕蝗

唐太宗時畿內有蝗上入苑中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大

而汝食之甯食吾之肺腸舉手欲食之左右諫曰惡物恐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宰相姚崇奏云秉彼蠡賊付畀炎火此古除蝗詩也乃出臺臣為捕蝗使分道殺蝗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過多必戾和氣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而禍乃降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殺蟲活人禍歸于崇不以譏公也蝗害遂息

宋真宗時謝絳論救蝗云春秋書蝗為哀公賦飲之虐漢儒推蝗為兵象臣願令公卿以下舉州府守臣而使自辟屬縣令長務求方略不限資格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

條上理狀參考不証奏之朝廷旌賞錄用以示激勸

元順帝時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甯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黑鷹飛啄食之

明永樂二十二年潯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飢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實誠意所格耳

捕蝗必覽云蝗之起先于大澤之涯及驟盈驟涸之處崇禎時徐光啟疏以蝗為蝦子所變而成確不可易在水常盈之處則仍變為蝦惟有水之際候而大涸草涸涯際蝦子附之既不得水春夏鬱蒸乘濕熱之氣變而為蝻故涸澤有蝗葦地有蝗任昉述異記云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太平御覽云豐年蝗變為蝦爾澤壤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九

言蝦善遊而好躍蝻亦好躍有一脣云蝗有二類蝗既成蝦化者鬚在日上蝗子入土草生者鬚在目下 蝗既成生子必擇堅塔黑土高亢之處用尾栽入土中其子深不及寸仍留孔竅勢如蜂窩一蝗所下十餘形如豆粒中止白汁漸次充實因而分類一粒中即有細子百餘老農云生如米粟不數日而大如蠶能跳躍擊行是名為蝻又數日羣飛而起是名為蝗所止之處殊不停喘故易林名為蝻又數日而孕于地地下之種子七八日蝗最盛熾之復為蝻蝻復為蝗循環相生害之所以廣也時莫過於夏秋間百穀將成熟適與相當不足以供一啖之需接春秋至于勝國蝗災書月者百二十有一書二月者三書三月者三書四月者十九書五月者二十書六月者三十一書七月者二十書八月者三書九月者三書十月者三書十一月者三書十二月者三蝗所不食者豌豆菜豆豇豆大麻蔴芝蔴薯蕷及芋桑水中菱茨蝗亦不食若將稗草灰石灰二者等分為細末或酒或篩於禾稻

之上蝗則不食蝗有禱之而不傷禾稼者萬曆四十四年六月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野日民爭到羊豕禱於神有蒲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蟻竹樹萎蘆不及五穀有朱姓者往遇集於朱田凡七畝盡蟻而去鄰苗不損飛蝗見樹木成行或旌旗森列每翔而不下農家若多用長竿掛紅白衣裙羣然而逐亦不下也又與金聲炮聲聞之遠舉鳥銃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者隨之而去蝗若去其翅足曝乾味同蝦米且可久貯而不壞以之食畜可獲重利明陳龍正曰蝗可和野菜煮食見于范仲淹范崇禎山中人養猪捕蝗以飼之其猪初重止二十斤旬日蝗在間即重五十餘斤又有云蝗性熱積久而後用更佳蝗在麥田禾稼深草之中者每日清晨盡聚草梢食露體重不能飛躍宜用笏箕撓之類左右抄掠傾入布袋或蒸或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字

煮或搗或焙或掘坑焚火傾入其中若只掩埋隔宿多能穴地而出蝗在平地上者宜掘坑於前長闊為佳兩旁用木板驅而逐之入於坑覆以乾草燒之然其下終不死須以土壓過宿乃可或先燃火於坑然後驅而入之詩云去其螟特及其蠹賊毋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此卽是也蝗未萌之前督撫官令有司查有湖蕩水涯及乍盈乍涸之處水草積於其中者卽集多人侵水芟刈斂置高處待乾燥以作薪或就地燒之凡蝗遺子在地有司當令居民里老時加尋視但見土脉墳起卽去除不可稍遲其初生如蟻之時用舊皮鞋草鞋舊鞋之類躡地搗搗應手而斃既為蛹須開溝打捕溝深廣各二尺相去丈許作一

坑以便埋掩 責重有司之例唐開元四年夏五月敕委使者詳察州縣勤惰者各以名聞宋淳熙敕諸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者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明永樂令吏部行文各處有司春初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蟲初生設法捕撲務要盡絕或有坐視致令滋蔓為患者罪之若布按二司不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者亦罪之 厚給捕蝗之例晉天福七年飛蝗為災詔有蝗處不論軍民人等捕蝗一斗者卽以粟一斗易之有司官員捕蝗使者不得少有措滯宋熙寧八年八月詔有蝗蝻處委縣令佐躬親打撲

六典通考 卷八十七

字

如地方廣闊分差通判職官監司提舉分任其事仍募人得蛹五升或蝗一斗給細色穀一斗蝗種一升給粗色穀二升給銀錢者以中等值與之仍委官燒瘞監司差官覆案倘有穿掘打撲損傷苗種者除其稅仍計價官給地主錢數紹熙間朱熹捕蝗募民得蝗之大者一斗給錢一百文得蝗之小者每升給錢五百文明萬曆四十四年御史過庭訓山東賑飢疏云男女能得蝗蟲與蝗子一升者換餅三十又得糧飢民一千零二十名令其報効將彼地蝗蟲或蝗子捕半升者給米麪一升如無不准給與 移民之法見于大司徒在十二荒政之外勸分見于左傳卽司徒教民任恤之意也社倉者遺人所掌縣都之

委積也古者有司斂粟于平日以待歉歲而頒給之後
世民自積粟而出納必聽之官吏所遇非人民受其害
此朱子之所深憂而黃震之所以議改也賑粥捕蝗二
法始于後世爲周官所不及著然禮有公叔黔敖之事
詩有秉畀炎火之文時變之所至而補救之法生焉古
人已先後世而行之特其詳略或有不同耳

市政考

市政 互市

自金幣作于上世而有無之路漸通神農氏因之列屨
于國日中爲市以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易所謂取諸噬嗑者是也物以利合久而必
爭故設有司者治之平其曲直禁其詐僞而已其後乃
有征商之名孟子稱征商自賤丈夫始而趙岐以爲事
在周公以前意者其當夏商之季世乎方紂暴斂以困
生人文王於時獨施仁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六

州之民間風嚮赴三分天下略有其二故曰市屨而不
征法而不屨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文王之
事非其明驗乎禮王者建國左朝而右市故王后立市
內宰佐之祭之以陰禮次叙陳肆莫不有法至於山林
川澤百物之所從出長育以時採取有節其見于太宰
九職者虞衡作山澤之材而賈阜通貨賄而九兩繫萬
民終之曰藪以富得民蓋周公變古立制將以勸本抑
末而經國制用之道亦於是存焉周政中衰管仲首興
鹽鐵以牢大利齊致富強桓公遂霸秦漢而降利孔百
出言利之臣窮析秋毫算舟車榷酒酤以至食用醬醢
之細水土草木之華無不以官權其盈虛而收其脂膏

之謂童山澗澤靡有已時生民坐禪國隨以陪今採歷
代征商之制別為四類曰市征曰雜征曰澤征曰山征
統題曰市政考凡八卷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
其度量濶制祭之以陰禮市朝者君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
相承之義次思次也叙介次也陳猶處也度丈尺也量豆區
之屬佐后立市者始立市后立之也祭之以陰禮者市中之
守禮所云制丈入尺純四瓶與陰禮婦人之祭禮 司市掌
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量豆區斗斛之 以次叙分地而經
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猶
辨物異肆也 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
肆異則市平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通物曰商居賣物曰賈
阜猶盛也布謂泉也 以量度成賈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二

而徵債徵召也債買也物有 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
別之也 以買民禁偽而除詐買民胥師買師之屬必以買民
詳官成也 以泉府同貨而歛餘民貨不售
以刑罰禁賊而去盜刑罰憲 以泉府同貨而歛餘民貨不售
買之民無貨則大市曰廐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
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日廐映中也市雜聚
者也百族必容來去商賈家於市城販夫販婦朝凡市入則
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以了物極眾 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
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
小訟凡市入謂三時之市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偽詐也必執
以下也平肆平賣物者之行列使之正也展之言整也成平
也會平成市物者之真讀為定整飾會者使定物價防詐豫
也上旌者以爲眾望也見旌則知當市也思當爲司聲之誤也
市師司市也介次市亭之屬別小者也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三

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
期謂欲買賣期決於市也量度者若今處斗斛及 凡得貨賄
丈尺也辟布市之羣吏考實諸泉入及有遺忘 凡得貨賄
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得遺物者亦使置其地貨於貨
也三日而無識認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
者舉之沒入官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
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謂物行若者使有使阜起其賈以
微之也使亡使微抑其賈以卻之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
侈靡細好使富民好奢微之而已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
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在民者
有二者工不得作賈不得商不得資市刑小刑憲罰中刑
民不得商於四十八則未聞數十二焉拘舉以示其地之眾也
徇罰大刑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扑鍵也憲罰播其肆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帑謂諸侯及夫人世子過其
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國之市大夫內子過其都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八

之市也市音人之所交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遊觀焉
若遊觀則施惠以爲說也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世子命夫
命婦則使之出罰異尊卑也所罰謂憲徇扑也必 凡會同師
罰幕布蓋帷市者眾也此四物者任眾之用也 凡會同師
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債之事市司市也
師役必有市者大眾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
所在來物以備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
珍異成平也 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凡賣債者質劑焉大
市以質小市以劑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
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掌稽市之書
契同其度量濶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書契取
之券也其券之象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
書兩札刻其側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
三月邦國期內聽期外不聽詳見官 胥師各掌其次之
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憲表 察其詐偽飾行債賈者而
誅罰之飾行債賈謂使人行賣惡物 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

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恆賈恆常也謂若

而嗜久雨疫病者買賣之因天災害既民使之重困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

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師帥其屬而更相代直月為

均勞逸凡師役會同亦如之司誠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闕

蠶者與其誠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

可禁則搏而戮之謂謹也屬遊飲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

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不物衣服視占不與眾掌執市之

盜賊以徇且刑之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

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作起也坐起禁令當市

掩捕其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肆長各掌其肆之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

之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者自相近鄭可農云謂

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買或百萬或數萬恐

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欽其總布掌其戒禁泉府掌

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

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

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

買者不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

封符信然後予之元謂抵實抵字根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

也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

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尊物非民所宜

也粥賣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

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引矢未報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幾多少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

衣服飲食不粥於市不示民以奢與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

粥於市物未成木不中伐不粥於市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

木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冬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

管子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里千乘之國中而

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餘里家語衛莊公改舊制易朝市高

子宰問於孔子曰周禮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何孔子

曰朝市於西方失之矣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林竹穀繡旄

玉石穀繡行屬可以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柎梓葛

桂金錫連鍊者丹砂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

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甯有政教發徵

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

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

來不求而人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

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

則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

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

有餘拙者不足也秦文繆居雍陰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

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

孝徒櫟邑左馮北鄰戎翟東通三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
 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人登玩巧而
 事未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扈薑丹砂石銅鐵印都出
 出竹木之器南御滇熒熒僮西近印竿竿馬旄牛然四塞棧
 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縮澗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
 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
 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
 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四市長丞惠帝六年起長安西市黃
 西三市在道東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平準者主平物價使相依
 準武帝時桑宏羊領大農令以諸官各自市相事以故物多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八

六

騰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置平準於京師
 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則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矣帝從其言為置平準及宣帝時趙
 廣漢舉茂才為平準令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
 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易所謂理財
 正辭禁人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府
 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樂語五均樂語樂
 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則市無二價元語河
 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
 家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窮富者不得要貧則公
 及小人也 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
 以齊眾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
 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臨淄故齊

都所謂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稱中
 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
 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皆自占司市
 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諸司市常以四
 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
 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
 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均貴過平一
 錢印物價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
 市以防貴賤者積積也以防人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
 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祭祀無過旬喪
 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八

七

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請各依先後之次也除義和置命
 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督臨
 淄姓偉等姓姓名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
 空簿簿計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
 食穀之將為食穀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
 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錢布銅冶
 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
 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富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
 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
 眾庶各不安生
 後漢雒陽市長屬河南尹長安鑄錢多姦巧京兆尹閭瓊召

第五倫爲督錢錄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
百姓悅服宋登爲穎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齊後主于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
酤貴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判決

隋司農寺統京市令丞煬帝三年改京市隸太府寺京師東
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
曰通遠

唐京都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爲之貳凡建標立候陳
肆辨物按周禮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肆辨物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遠也而平正之以二物
平市謂以格以三賈均市中買粗爲下買凡與官交易及
懸平贖物並用中買其造弓矢長刀官爲立樣仍題工人姓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名然後聽醫之諸器物亦如之以偽濫之物交易者沒官短
狹不中量者還主周禮司市備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在農者十有二在士者十有二在凡者十有二
王制亦云用器兵車不中度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
量姦色亂正色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
中殺皆不凡買賣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凡賣
買不和而權固推謂專略其科及更出開閉其限一價謂以
以貴爲賤若參市而規自入者並禁之價以相惑亂也凡
市以日午擊鼓三百聲而眾以會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聲
而眾以散平準令掌供官市易之事丞爲之貳凡百司不在
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沒官物者亦如之德宗時宮中取物
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以鹽佑散衣絹帛尺
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裔物入市而空

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言其
弊而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卽位乃
罷之 諸互市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丞爲之貳凡互市所
得馬馳驢牛等各別其色具齒歲庸第以言于所隸州府
爲申 大僕差官吏相與受領印記上馬送京師餘量其眾寡
並遣使送之任其在路放牧焉每馬十疋牛十頭馳驢驘六
頭羊七十口各給一牧人若非理喪失其部使其營州管內
蕃馬出貨選其少壯者官爲市之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
互市之制行焉後漢通交易於烏桓北單于鮮卑北魏立互
市於南陲隋唐通貿易於西北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後唐亦
然而高麗回鶻黑水諸國又各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宋都提舉市易司掌提點貿易貨物其上下界及諸州市易
務雜買務雜賣場皆隸焉市易上界掌斂市之不售貨之滯
於民用者乘時貿易以平百物之直市易下界掌飛錢給券
以通邊羅雜買務掌和市百物凡官禁官府所需以時供納
雜賣場掌受內外幣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權
貨務掌折博斛斗金帛之屬交引庫掌給印出納交引錢鈔
之事抵當所掌以官錢聽民質取而齊其緩急乾德二年禁
商旅毋得渡江於建安漢陽斬口置三權署通其交易內外
羣臣輒遣人往江浙販易者沒入其貨緣江百姓及煎鹽亭
戶恣其樵漁所造履席之類權署給券聽渡江販易開寶三
年徙建安權署於揚州江南平權署雖存止掌茶貨四年置

市舶司於廣州後又於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邏閣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諸蕃並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襍色帛瓷器市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鎖鐵髓皮瑇瑁瑪瑙車渠水精蕃布烏楠蘇木等物太宗時置榷署於京師詔諸蕃香藥寶貨至廣州交趾兩浙泉州非出官庫者毋得私相貿易其後乃詔自今惟珠貝瑇瑁犀象鎖鐵髓皮珊瑚瑪瑙乳香禁榷外它藥官市之餘聽市於民天聖以來象犀珠玉香藥寶貨充物府庫管斥其餘以易金帛芻粟縣官用度實有助焉而官市貨數視漕化則微有所損皇祐中總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其數五十三萬有餘至治平中又增十萬熙寧五年詔發運使薛向曰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請置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十

司泉州其刑法講求之七年令船舶遇風至諸州界亟報所隸送近地船舶司榷賦分買泉福瀕海舟船未經賦買者仍赴司勘驗時廣州市舶虧歲課二十萬緡或以為市易司擾之故海商不至令提舉司究詰以聞既而市易務呂逸入船司闡取蕃商物詔提舉司劾之九年集賢殿修撰程師孟請罷杭明州市舶諸船皆隸廣州一司令師孟與三司詳議之是年杭明廣三司市舶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箇類臍隻粒支出者五分之二元豐二年賈人入高麗賫及五千緡者明州籍其名歲責保給引發船無引者如盜販法先是禁人私販然不能絕至是復通中國故明立是法五年廣西漕臣吳潛言雷化州與瓊島對境而

發船請引於廣州舶司約五千里乞令廣西瀕海郡縣土著商人載米穀牛酒黃魚及非舶司賦取之物免至廣州請引詔孫迥詳度行之知密州范鏐言板橋瀕海東則二廣福建淮浙西則京東河北河東三路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頗於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橋鎮置抽解務元祐三年鏐等復言廣南福建淮浙賈人航海販物至京東河北河東等路運載錢帛絲緡賈易而象犀乳香珍異之物雖當禁榷未免欺隱若板橋市舶法行則海外諸物積於府庫者必倍於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無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風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橋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於泉州賈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貨名數并所詣之地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十一

報所在州召保母得參帶兵器或可造兵器及違禁之物官給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舉以徒往北界者加等崇甯元年復置杭明市舶司官吏如舊額凡海舶欲至福建兩浙販易者廣南船司給防船兵仗宜如諸諸國法廣南船司需所市物貨取息毋過二分宣和元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船舶輻輳請復置監官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於華亭縣後江浦湮塞蕃船鮮至止令縣官兼掌至是復設官專領焉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後有范陽之師罷不與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與之賈易時累年興師千里饋糧居民疲乏太宗亦頗有厭兵之意端拱元年詔曰朕受命上穹居尊中土惟思禁

暴豈欲窮兵至於幽薊之民皆吾赤子宜許邊疆互相市易自今緣邊戍兵不得輒恣侵略未幾復禁違者抵死北界商旅輒入內地販易所在捕斬之淳化二年令雄霸州靜戎軍代州雁門砦置榷署如舊制所鬻物增蘇木尋復罷咸平五年契丹求復置榷朝議以其翻覆不許知雄州何承矩繼請乃聽置於雄州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北商趨它路者勿與爲市遣都官員外郎孔揆等乘傳詣三榷場與轉運使劉綜並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於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領焉三年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易者非九經書疏悉禁之凡官鬻物如舊而增緡帛漆器杭糯所入者有銀錢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天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八

主

聖中知雄州張昭遠請歲會入中金錢仁宗曰先朝置互市以通有無非以計利不許終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絕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於榷場賈易明年終償之詔許九年立與化外人私賈易舉賞法河北四榷場自治平四年其貨物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置簿督計之至是以私販者眾故有是命西夏自景德四年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緡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璫毯甘草以香藥資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獐羚角硃砂柴胡茯苓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於民交易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

安軍榷場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求復互市慶歷六年復置場於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驢馬羊至無收牧之地爲徙保安軍榷場於順甯砦既而蕃商卒無至者嘉祐初西人侵耕屈野河地知并州龐籍謂非絕其互市則內侵不已且開出兀臧訛龐之謀若互市不通其國必歸臯訛龐年歲間然後可與計議從之楚蜀南粵與蠻獠谿峒相接者及西州沿邊羌戎皆聽與民通市熙寧三年王韶置市易司於秦鳳路古渭砦六年增置市易於蘭州自後與熙河蘭湟慶渭延等州各置折博務湖北路及沅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場重和元年燕瑛言交人服順久母令阻其貿易初廣西帥曾布請即欽廉州各創驛令交人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八

主

就驛博買至是用瑛兼廣西轉運副使同王蕃計畫建炎四年宣撫使張浚奏大食國遣人進珠玉寶貝上曰大觀宣和間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武備不修遂至危弱今復捐數十萬緡易無用曷若惜財以養戰士乎論張浚勿受量賜予以荅之是年罷宜州歲市朱砂二萬兩紹興四年詔川陝卽永興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納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得因緣爲姦六年大理國獻象及馬五百匹詔償馬直卻象勿受其賜書勞遺之十二年肝昭軍置榷場官監與北商博易准西京西陝西榷場亦如之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乾道元年襄陽鄧城鎮春花鎮光州光山縣中渡市皆置榷場守臣措置

通判提轄五年省提轄官淳熙二年臣僚言溪喇緣邊州縣置博易場官主之七年塞外諸戎販珠玉入黎州官常邀市之臣僚言其贖貨啟釁非便止聽商賈百姓收買詔從之建炎元年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費國用自今有博買篤耨香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皆實於法惟宣賜臣僚象笏犀帶選可者輸送胡人謂三百斤為一婆蘭凡船舟最大者曰獨檣載一千婆蘭次者曰牛頭比獨檣得三之一又次曰水船曰料河選得三之一隆興二年臣僚言熙甯初立市舶以通物貨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苟輸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邇來抽解既多又迫使之輸致貨滯而價減擇其良者如犀角象齒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珠十分抽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南

一又博買六分船戶懼抽買數多止買粗色襍貨若象齒珠犀比它貨至重乞十分抽一更不博買七年詔見任官以錢附綱首商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船至除抽解和買違法抑買者許蕃商越計賦舉之舊法細色綱龍腦珠之類每綱五千兩其餘犀象紫礦乳檀香之類為粗色每綱萬斤凡起一綱遣衙前部送支綱乘贖家錢百餘緡大觀以後張大其數象犀紫礦皆作細色起發舊一綱分為三十二綱多費腳乘贖家錢三千餘貫至乾道七年詔廣南起發粗色香藥物貨每綱二萬斤加耗六百斤依舊支水腳錢千六百六十二貫有奇淳熙二年戶部言福建廣南市舶司粗細物貨並以五萬斤為一綱南渡三路船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鐵海舶

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買遷點吏受賕縱釋卒不可禁

遼太祖置羊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衙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周中文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鐵器鞋襪伊濟原作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馳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縱屬統和初燕京雷守司言民艱食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糴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短狹不中尺度者不粥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圭

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峯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榷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實原作室魯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乏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為便至天祚之亂賦歛既重交易法壞財匱而民困矣

金市賣司天德二年更為市買大使掌收買宮中所用果實生料諸物市令司唯中都置令南遷以左丞各一員掌平物右警使兼價察度量權衡之違式百貨之估直司使四人榷場與敵國互市之所也皆設場官嚴厲禁廣屋宇以通二國之貨皇統二年許宋人之請各置於兩界壽州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正隆四年罷鳳翔府唐鄧穎蔡鞏洮等州並膠西縣所置者

而專置於四州尋伐宋亦罷之五年命榷場起赴南京國初於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當置之以易北方牧畜大定三年市馬於夏國之榷場四年以尙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穎密鳳翔秦鞏洮諸場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麩及羊豕之脂並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十七年罷西界蘭州保安綏德二榷場二十一年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於綏德爲要地可復設互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隣西夏邊民私越境盜竊緣有榷場故姦人得往來擬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於綏德州復置一場禁壽州榷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贄見場官之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共

錢幣也明昌二年尙書省以泗州榷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爲增修舍屋倍設關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榷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干跨荔支五百斤圓眼五百斤金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巴焦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溫柑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十稱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秦州西子城場大定間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三年行樞密院秦斜出等告開榷場擬於轄里

尼要安置許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榷場若以見錢入外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宋界諸場泰和八年與宋和宋人請如舊置之遂復置於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貞祐元年秦州榷場爲宋人所焚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充州復開設之歲獲十數萬計

元至元中立回易庫于諸路掌市易幣帛諸物及楚江南凡鄰海諸郡與番國往還互易船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贏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船迴帆必著其所至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十四年立市舶司泉州一令孟古岱領之慶元上海澈浦共三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每歲招集船商於番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次年迴帆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七

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定雙抽單抽之制雙抽者番貨也單抽者土貨也十九年又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鐵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貨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於杭泉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選人入番貿易諸貨所獲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買犯者罪之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賣買者依例抽之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二十九年中書省定抽分之數及漏稅之法凡商旅販泉福等處已抽之物於本省有市舶司之地賣者細色二十五分取一粗色三十分取一免其輪稅其就市舶司買者止於賣處收稅

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雜禁凡
 二十一條泉州上海瀕海溫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七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溫州市舶司併入慶元杭州市舶司併入稅務凡金銀錫鐵男女並不許私販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於通帆之時皆前期至抽解之所元貞以待船船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及作弊者罪之元貞
 元年以船船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閱之二年
 禁海商以細貨於馬入兒頃喃梵荅刺亦納三番國交易別
 出鈔五萬錠令沙布鼎等議規運之法大德元年罷行泉府
 司二年併澈浦上海入慶元市舶提舉司直隸中書省是年
 置制用院七年以禁商下海罷之至大元年復立泉府院整
 治市舶司事二年罷行泉府院以市舶提舉司隸行省四年
 又罷之延祐元年復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官自發船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市

貿易過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七年以下
 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於外國併提舉司罷之至治二年復
 立泉州慶元廣東三提舉司申年市舶之禁三年聽海商貿
 易歸徵其稅泰定元年諸海船至者止令行省抽分中買實泰定三年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天歷元年以其蠹耗國財詔禁止凡中獻者以違制論
 明洪武元年命在京兵馬指揮司并管市司每三日一次校
 勘街市斛斗稱尺稽考牙僧姓名時其物價大明門左右日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市日燈市東華門內月三日市日內市正陽橋日貝市日窮漢市城隍廟月朔望二十五日市日廟市初東有馬市西有茶市皆以馭邊省戍守費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
掌海外諸蕃朝貢市易之專辨其使人表文勘洪武初設於合之貢偽禁通番征私貨平交易開其出入

太倉黃渡尋罷復設於甯波泉州廣州甯波通日本泉州通
 琉球廣州通占城暹羅西洋諸國琉球占城諸國皆恭順任
 其時至入貢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為十年人數為
 二百舟為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為驗以防詐偽侵軼嚴禁
 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海外諸國永樂初西洋刺泥國
 回回哈只馬哈沒奇奇來朝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
 其稅帝曰商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
 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三年諸番
 貢使益多置驛於福建浙江廣東三市舶司以館之福建曰
 來遠浙江曰安遠廣東曰懷遠尋設交趾雲南市舶提舉司
 接西南諸國朝貢者初入貢海舟至有司封識俟奏報然後

大典通考 卷八十八 市

起運宣宗命至即馳奏不待報隨送至京武宗時提舉市舶
 太監畢真言舊制泛海諸船皆市舶司專理近領於鎮巡及
 三司官乞如舊禮部議市舶職司進貢方物其汎海客商及
 風泊番船非敕旨所載例不當預中旨令如熊宣舊例行宣
 前任市舶太監也嘗以不預滿刺加諸國番船抽分奏請兼
 理為禮部所劾而罷劉瑾私真謬以為例云嘉靖二年日本
 使宗設宋素卿分道入貢互爭真偽市舶中官賴恩納素卿
 賄右素卿宗設遂大掠甯波給事中夏言言倭患起於市舶
 遂罷之市舶既罷日本海賈往來自如海上姦豪與之交通
 法禁無所施轉為寇賊二十六年倭寇百艘入泊甯波數千
 人登岸焚劫浙江巡撫朱紘訪知船主皆貴官大姓市番貨

皆以虛直轉鬻牟利而直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
 皇奏請鑄諭戒大姓不報二十八年紘又言長澳諸大俠林
 恭等句引夷舟作亂而巨姦關通射利因爲嚮導躡我海濱
 宜正典刑部覆不允而通番大猾紘輒以便宜誅之御史陳
 九德劾紘措置乖方專殺啟釁帝逮紘聽勸紘既黜姦徒益
 無所憚外交內訌釀成禍患汪直徐海陳東麻葉等起而海
 上無甯日矣三十五年倭寇大掠福建浙直都御史胡宗憲
 遣其客蔣洲陳可願使倭宣諭還報倭志欲通貢市兵部議
 不可乃止三十九年鳳陽巡撫唐順之議復三市船司部議
 從之四十四年浙江以巡撫劉畿言仍罷福建開而復禁萬
 厓中復通福建互市惟禁市硝黃已而兩市船司悉復以中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八 三

廣甯月二市以撫市之稅充撫賞正德時令驗放入市者依
 期出境不得挾弓矢非互市日毋輒近塞垣嘉靖三十年以
 總兵仇鸞言詔於宣府大同開馬市命侍郎史道總理之兵
 部員外郎楊繼盛諫不從俺答旋入寇抄大同市則寇宣府
 宣府市則寇大同幣未出境警報隨至帝始悔之召道還然
 諸部嗜馬市利未敢公言大學而邊臣亦多畏懼以互市暗
 之明年罷大同馬市宣府猶未絕抄掠不已乃并絕之隆慶
 四年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於是封貢互市之議起而宣大
 互市復開邊境稍靜然撫賞甚厚朝廷爲省客兵餉減硝銀
 以充之頻年加賞而要求滋甚司事者復從中乾沒邊費反
 過當矣遼東義州木市萬厓二十三年開遼東巡撫李化龍
 六典通考 卷八十八 三

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境又不
 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財木不可勝用利一於於
 歹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即今年市
 而明年掠我己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所
 開無他資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貴
 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歹青不掠
 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弱
 帝前廣甯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既
 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旋從巡撫張思忠奏罷之並
 之化龍言以病夫木市亦停止
 於朝三十九年復開馬木二市後以爲常
 論曰易稱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故成周設市官置肆長
 特以息詐而止鷺未聞其與民競細末之利也自漢用
 桑宏羊立平準之法使有司坐而販鬻幾與市井之賤
 賈無以異矣至王莽張五均建諸幹名爲取法周禮而

實以劫取貧民之利用使人不聊生盜賊蜂起後之論者遂疑周禮為偽書不可信是謂因噎而廢食也夫莽豈能行周禮之人哉意專于罔利而已以予觀今之持國計者何一非莽之徒特其人未嘗假周禮以為名而世亦習見而莫之怪耳自唐以來通關互市海舶夷商交迹中國而大利之入自東南者不可勝數迨宋中世出入之禁頗嚴矣然貪賈黠吏因緣為奸法令之懸徒文具耳明太祖立市舶提舉之司本以招撫遠人及世宗用夏言議而罷之遂以啟日本之嚮嗟乎夷狄不可親信久矣誘之以利則喜示之以柔則驕一日失機釀害無窮故明之所以待倭夷者始狃于寬柔終肆其傲

六典通考卷八十八

三

很久而竭天下之全力僅乃克之謀國之道可易言哉若夫厚待之以恩信而不亟徵其貨利吾于太祖之事殊有取焉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湖西閣鎮珩輯

市政考

市征

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賣市不稅為民困乏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賣大錢厘人掌歛市紵布總布質布罰布厘布而入於泉府守布泉也紵布列肆之稅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也厘布者貨賄諸物器舍之稅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於王府角及筋骨不中用亦稅之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於膳府久則將瘦腐敗為買之入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不失實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十

之不物者征稅也犯禁謂商所不資者舉之沒入官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厘征厘者貨賄之稅也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關謂從下亦有節客舍其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商或取貨私道出者則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於民間無及其財而徒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有聖節者至開關為之聖節及傳出之其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漢高祖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僅凡米一石五千乃約法省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

得仕宦爲吏文帝時晁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之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人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馬氏曰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卽位甫一紀征利已至於此然則府庫之積其可恃哉與利之臣不知爲誰時也鄭當時爲大司農以他日薦桑弘羊咸陽孔僅觀之益可疑也政使非其建白亦任奉行之責矣漢人多言汲鄭其責當時非豈比也豈不願身以折功利之衝富元狩四年自作時乃薦拮刻之人以濟主欲烏得並稱哉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錢也出以買錢一貫諸賈人未作貨買賣千錢出二十爲算也居邑貯積諸物賈賂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義縱傳時楊可發動心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廣

出謂之緡茂陵中書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有司理之獄少有緡田奴婢是也反者反謂從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理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土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卽就也此謂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緡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御史大夫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紉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若客館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爲貢末年盜賊羣起河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貢三十而取一

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爲散估歷宋齊梁陳以爲常以人競商販不爲田業故使均輸欲爲懲勸其實利在侵削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扶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准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入市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四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顙贊成之後主大悅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卽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未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

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羣暗鳴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貨往還味且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纜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何則關爲結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況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未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五

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窟卽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開元元年左拾遺劉彤上表曰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今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寬厚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上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文宗時御史臺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

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天下無事聖政日躋務去煩苛與民休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準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卻置重困齊人望今後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旨依開成二年武甯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馬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其雜稅物請停絕勅依元賞所奏其官司悉罷泗口稅額準徐泗觀察使今年奏狀得錢一萬八千五百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六

軍用其它未贖委任才臣其息怨咨以泰行旅後周顯德五年勅諸道州府有商賈與販牛畜者經過處不得抽稅貨賣處據賣價每千抽稅錢三十不得別有邀難室贖多損征利及五季諸國益務拾聚財貨故征算尤繁宋都商稅務掌收京城商旅輸左藏凡州縣置務關鎮亦有大則專官監臨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令都監監押同掌行者謂之過稅千錢算二十居者謂之住稅千錢算三十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無得發篋搜索凡細碎交易嶺南商賈齎生藥及民間所織縑帛非鬻於市者皆勿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于版應算物貨而輒藏匿為官捕獲沒三分之一以半昇捕者販鬻不由官路舉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

稅建隆初橋園魚池水磴社酒蓮藕鴨鵝蠟柴薪地鋪枯牛骨漑田水利等名皆詔廢省緣河州縣民船載粟亦輸算三年始罷陳州私置蔡河鎮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征太平興國三年悉除之淳化二年詔諸路轉運使部內州軍市征所算參酌裁減以利細民據實錄上謂趙普等曰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至道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中歲入稅課錢四百萬貫天禧末增八百四萬貫天聖以來國用寢廣有請算緡錢以助經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通有無何可算也康定元年西邊兵費不給州縣或增算名物朝廷悉命蠲去下詔戒勵毋搜索行老家屬歲儉免算耕牛水鄉或弛蒲魚果蔬之稅民流而渡河者亦免算應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七

算而匿不自言者雖聽人捕告抵舉然須物皆見在乃聽至歲課贏縮屢詔有司裁定前後獨放不可勝數皇祐中歲課緡錢七百八十六萬三千九百嘉祐以後弛茶禁至治平中歲課增六十餘萬而茶稅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熙甯以來河北河東陝西三路支移民以租賦贖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勿稅河北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後歲稔復舊五年以商稅院隸提舉市易務七年減國門之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蠲課息以檢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早有是命鄭俠曰每商旅納官稅一百文即專欄專欄等得事例錢十文中以給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弊收事例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當立法時不日事例錢而以市利名之者取孟子所謂有賤丈夫左元豐二年熙河路制置邊右望而罔市利之意是賤之也

防財用李憲擅權本路商貨令漕臣劾其舉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買物至者先入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明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城倉為場非導洛司船而載商稅入汴者許糾告雖請稅猶如私載法惟日用發箔柴草竹木之類勿禁瓊管奏海南收稅較船丈尺謂之格納分三等有所較無幾而輸錢多寡十倍自泉福兩浙湖廣至者皆金銀物帛直或萬餘緡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類直纔百一而概收以丈尺故高化商人不至海南遂乏牛米請自今用物貴賤多寡計稅官給文憑聽鬻于部內否則許糾告以船貨給賞詔如所奏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言商人負正稅七萬六千餘緡倍稅十五萬二千餘緡詔蠲倍稅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八

納正稅百千以下期以三年百千以上五年元祐元年戶部請令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為新額三年又以天聖歲課為額七年罷諸路承買土產稅場八年權蠲商人力勝稅先是熙甯六年蘇湖歲稔穀價比淮南十五而商船以力勝稅不至嘗命權蠲及汴泗埭場法行穀船毋得增置而力勝之稅益三之一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行天聖免稅之制軾奏見荒政考既而尚書省亦言在京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自哲宗即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埭場並請復麩市牛羊園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宣和中提舉王憲復言之竟不行五年令戶部取天下稅務收數酌多

寡為中制其增名額及多稅者論以為制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期以百日免倍稅二年詔在京諸門衣履穀菽雞魚蔬果柴炭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獨數令大觀庫給償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商販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輪稅歲終報轉運司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駝驢騾已不入服用例而比年臣僚牟利者眾宮觀寺院多降免稅之旨皆以船艘賈販故有是詔三年詔以蠶織農具耕牛至兩浙江東者給文憑蠲稅一年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權蠲稅一年臣僚言舊制場務立額以五年增虧數較之增者取中數虧者取最高數為新額故課息易給近諸路轉運司不循其法致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九

貨價騰踊官課愈負請準舊法釐正立額詔依建炎元年詔販貨上京者免稅又詔販糧草入京抑稅者舉之北來歸正人及兩淮復業者亦免路稅紹興中四方稅間有增置及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凡官司回易亦收稅而諸路增置之稅場山間迂僻之縣鎮經理未定之州郡悉罷免又以稅網太密減併者百三十四罷者九免過稅者五至牛米薪麩民間日用者並罷光甯嗣服諸郡稅額累有放免然貪吏並緣苛取私立稅場算及緡錢斗米束薪菜茹擅用稽察專關收檢虛市空舟有稅以食米為酒米以衣服為市帛皆有稅行李則搜囊發篋貧民貿易村落指為漏稅輒加舉空身行旅亦白取百金紆路避之則關截叫呼有貨物則斷舉倍輸倒囊

而歸聞者指爲大小法場

陳傅良曰藝祖定商賈則例累朝守爲家法凡州縣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三司取旨行下景德四年三司鹽鐵商稅案奏據濱州監稅李忠恕狀準條銀每兩稅錢四十文其專攔等卻稱銀元來不納稅錢事省司檢會景德元年二月二十四日勅令將銀出京城門往諸路州軍並須於在京稅務納錢每兩四十文不降指揮只是條貫自京出門其濱州稅務元不收稅合依久例不得創收天禧四年福建轉運司奏尙書屯田員外郎方仲荀奏乞收福建枋木稅每估一貫稅一百文本司勘會祥符編勅每木十條抽一條訖任販貨賣不收商稅天聖七年福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建運司奏福州商稅有當增收錢者八當減錢者五當不收錢者十當創收錢者十二有旨創收增收並不行消化三年令諸州縣以端拱元年至消化元年課利最多錢數立爲額比較科罰商稅比較自此始及王安石更改舊制增減稅額所申省司不取旨矣熙寧三年九月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參詳場務課利增虧本州保明三司定新額始牒轉運司令本處赴辦往復經動年歲虛有留滯莫若令本州自立額比較有旨從之本州比較自此始商稅輕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無減矣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轉運司上供謂之五分增

收錢紹興二年令諸路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緊慢增添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爲率三分本州七分隸總制司謂之七分增稅錢而商稅之重極於今日

金中都都商稅務司使掌從實辦課以佐國用都監掌簽署文簿巡察匿稅司使四人公使十人貞元元年以都城隙地賜隨朝大小職官及護駕軍各徵錢有差大定二年制院務初虧及功酬格罷諸路關稅止令議察二年尙書省奏山東西路轉運司言坊場河渡多逋欠詔如監臨制以年歲遠近爲差蠲減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明昌元年勅尙書省定院務課商稅額諸路使司院務千六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百一十六處比舊減九十四萬一千餘貫遂罷坊場尙書省奏今天下使司院務既減課額而監官增虧既有陞遷追殿之制宜罷提點所給賞罰俸之制但委提刑司察提點官侵犯場務者論如制從之五年言者乞復置坊場不許增置院務詔尙書省參酌定制遂擬遣東北北京依舊許人分辦中都等十一路差官按視量添設院務二十三處自今歲九月一日立界制可大定間中都稅使司歲獲十六萬四千四百四十餘貫承安元年歲獲二十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九貫泰和六年制院務虧令運司差官監權貞祐三年議欲聽權場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參知政事德升日賞賜之用莫若銀絹而府庫不足以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若稅之則飲不及民而用不足平章高琪曰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罄矣上曰當熟議

之興定元年集賢諸官呂鑑言嘗監惠州推
場每場獲布數千匹銀數百兩兵興後皆失之

元太宗始立徵收課稅所凡倉庫院務官命官司選有產有
行人充之所辦課月赴所輸納有貿易借貸者徒二年杖七
十所官擾民取財者罪如之中統四年凡在京權勢之家爲
商賈及以官銀賣買之人並令赴務輸稅入城不引者同
匿稅法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以銀四萬五千錠爲
額溢額者別作增餘以上都商旅往來艱辛特免其課二十
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兌者貶賞降
黜院務官俸鈔於增餘錢內給之是年定上都稅課六十分
取一舊城市肆院務遷入都城者四十分取一二十二年又
增高稅契本每道爲中統鈔三錢減上都稅課百兩取七錢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三

半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腹裏二十萬錠江南二十五萬
錠二十九年定諸路輸納之限不過四孟月十五日三十一
年詔天下商賈有增餘者毋作額元貞元年增上都之稅天
歷之際天下總入數視至元七年額不啻百倍云

明制凡納稅地置店歷書所止商氏名物數官司有都稅有
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有抽分場局有河泊所稅課有本色
有折色稅課司局自京城及各府州縣市集凡四百餘所後
裁併十之七抽分在南京曰龍江大勝港在北京曰通州白
河盧溝通積廣積在外曰眞定杭州荊州太平蘭州廣甯又
令軍衛自設場分收貯柴薪河泊所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
止鹽山縣凡稅課徵商估物貨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

課又有門攤課鈔領於有司大祖初卽吳王位改在京官店
爲宣課司府縣官店爲通課司凡商稅三十取一過者以違
令論彰德稅課司稅及蔬果飲食畜牧諸物帝聞而黜之山
西平遠主簿成樂秩滿來朝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帝曰稅
有定額若以恢辦爲能是剝削下民失吏職也州考非是命
吏部移文以訊十年戶部奏下稅課司局征商不如額者百
七八十處遂遣中官國子生及部委各一人覈實立爲定額
十三年稅課司局收額不及五百石者三百六十四處悉
罷之胡惟庸伏誅帝諭戶部曰曩者姦臣聚斂稅及織悉朕
甚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
天下抽分竹木場明年令以野獸皮輸魚課製裘以給邊卒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三

初京師軍民居室皆官所給比舍無隙地商貨至或止於舟
或貯城外租僧上下其價商人病之帝乃命於三山諸門外
瀕水爲屋名塌房以貯商貨永樂初制嫁娶喪祭時節禮物
自織布帛農器食品及買既稅之物車船運已貨物魚蔬雜
果非市販者俱免稅準南京例置京城官店塌房山東巡按
陳濟言淮安濟甯東昌臨清德州直沽商販所聚今都北平
百貨倍往時其商稅宜遣人監權一年以爲定額帝從之洪
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宣德四年以鈔法不通由商居貨
不稅由是於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
五部兩京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塌房庫房店舍居商
貨者驟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委御史戶部錦衣衛兵

馬司官於城門察收侍郎曹弘言塌房月鈔五百貫良苦有
鬻子女輸課者帝令蠲除之及鈔法通減北京疏地課鈔之
半正統初詔凡課程門攤俱遵洪武舊額不得藉口鈔法妄
增未幾革直省稅課司局領其稅於有司九年王佐掌戶部
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復設直省稅課司官征權漸繁
矣景泰元年于謙柄國減張家灣及遼陽課稅之半大理卿
薛瑄言抽分薪炭等匿不報者準舶商匿番貨罪盡沒之過
重請得比匿稅律從之成化七年增置蕪湖荊州杭州三處
工部官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至是益至數萬兩尋
遣御史權稅孝宗初御史陳瑤言崇文門監稅官以培克爲
能非國體乃命客貨外車輛毋得搜阻又從給事中王敞言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古

取回蕪湖荊州杭州抽分御史以府州佐貳官監收十三年
復遣御史正德十一年始收泰山碧霞元君祠香錢從鎮守
太監言也十二年御史胡文靜請革新設諸抽分廠未一年
太監鄭璽請復設於順德廣平工部尚書李鏊依阿持兩端
橫征之端復起尋命中官李文馬俊之湖廣浙江抽分廠與
主事中外權稅世宗初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廣東稅課司
局多所裁革又革眞定諸府抽印木植中官京城九門之稅
弘治初歲入鈔六十六萬餘貫錢二百八十八萬餘至末年
數大減自正德七年以後鈔增四倍錢增三十萬嘉靖三年
詔如弘治初例減錢三十萬直省關稅成化以來折收銀後
復收錢鈔八年復收銀爲定制太監李能請於山海關權商

稅行之數年以主事鄒閔言罷之其後復山海關稅罷八里
舖店錢四十二年令各關稅額外餘饒入公帑隆慶二年始
給鈔關主事關防勅書尋令鈔關去府近者知府收解去府
遠者令佐貳官收貯府庫季解部主事掌覈商所報物數收
解無有所與神宗初商貨進京者河西務給紅單赴崇文門
納正條船三稅其不進京者河西務止收正稅免條船二稅
萬曆十一年革天下私設無名稅課然自隆慶以來凡橋梁
道路關津私擅抽稅罔利病民雖累詔察革不能去也迨兩
宮三殿災營建費不貲始開礦增稅而天津店租廣州珠推
兩淮餘鹽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鹽茶重慶名木湖口長
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及門攤商稅油布雜稅中官遍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古

天下非領稅卽領礦驅脅官吏務朘削焉權稅之使自二十
六年千戶趙承勛奏請始或徵市舶或徵店稅或專領稅務
或兼領開採姦民納賄爲爪牙水陸行數十里樹旗建廠視
商賈懦者攘奪沒其全貲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
目窮鄉僻壤米鹽雞豕皆輸稅所至數激民變帝不問諸所
進或稱遺稅或稱節省銀或稱罰贖或稱額外贏餘又假冒
辦孝順之名金珠寶玩貂皮名馬雜然進奉帝以爲能稅監
劉成因災荒請暫寬商稅中旨仍徵課四萬其嗜利如此三
十三年詔罷採礦以稅務歸有司而稅使不撤又聽福府承
奉謝文銓言設官店於崇文門外以供福邸戶部尚書趙世
卿言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許墅揚州北新淮安多鈔關

歲徵本折約三十二萬五千餘兩萬厯二十五年增銀八萬二千兩此定額也乃二十七年以後歷歲減縮至二十九年總解二十六萬六千餘兩究厥所由則以稅使苛斂商至者少連年稅使所供卽此各關不足之數也疏入不省實抵銀魚厥永樂時設穆宗時止令估直備廟祀上供及是始以中官坐之徵其稅後并移武清等縣非產魚之處增葺網諸稅且及縣天津九門稅兀苛舉子皆不免至擊殺觀吏事聞詔法司治之監豎爲小戢至四十二年李太后遺詔減天下稅額三之一免近今疇零小稅光宗立始盡蠲天下額外稅天啟五年戶部尙書李起元請復推水陸衝要依萬厯二十七八年例量徵什一允行之崇禎初關稅每兩增一錢通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六

八關增五萬兩三年復增二錢惟臨清僅半而崇文門河西務俱如舊戶部尙書畢自嚴議增南京宣課司稅額一萬爲三萬南京戶部尙書鄭三俊以宣課所收落地稅無幾請稅蕪湖以當增數自嚴遂議稅蕪湖三萬兩而宣課仍增一萬三俊悔疏爭不能已十三年增關稅二十萬兩而商民益困矣凡諸課程始收鈔間折收米已而收錢鈔半後乃折收銀而折色本色遞年輪收本色歸內庫折色歸太倉

推酌

萍氏掌錢酒謹酒後者錢察酌賣過多及非時者謹者使民節用酒也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推酒酌章昭曰以木渡水曰推謂禁人酌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爲推

者獨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奏罷酒酌令民得以律占租

賣酒升四錢劉歆曰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租卽賣酒比

稅也酒升四錢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况侯賦坐待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王莽時裁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主領之唯酒酌獨未幹酒者天子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酌我也論語云酌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酌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酌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墟以賣墟賣酒之區也以其一月警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以其一爲酒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七

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醱漿也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推酌從之

隋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代宗廣德二年敕天下州各量定酌酒戶隨月納稅此外

不問公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

絹進奉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復制禁人酌酒官自置店酌

收利以助軍費斛收直三十州縣總領簿私釀者論其罪

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推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

置肆以酌者每斗推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

忠武宣武河東推麴而已元和六年京兆府奏准酒錢除出

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買均率從之十二年戶部
奏准勅文如配戶出權酒錢處即不得更置官店權酤其中
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沽請委州府長官據
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額足即止太和八年罷京師權
酤凡天下權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
戶逃酤不在焉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酤并置
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權酒錢資助軍用限揚州陳許汴州襄
州河東五處推酤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
止私酤過爲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咨怨
今後如有私酤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同謀容縱任據罪處
分如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兼不得沒人家產昭宗世用度不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太

足易京畿邊鎮麴法後權酒以贖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
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後唐天成三年勅三京鄴諸道州府自今年七月後田苗每
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
徵納并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
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許自造麴醞酒貨賣十分祇納二分
充權酒錢權酒戶外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家不得更
私賣酒如有故違勒依中等酒戶納權其村坊一任沽賣不
在納權之限唐改齊設錄今之秋苗有麴醞錢起於五代後
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卻許自賣酒時移事
變麴錢之額遂爲定制長興元年赦文秋苗一畝元徵麴錢
五文今後止徵二文

周顯德四年勅停罷先置買麴都務應鄉村人戶今後並許
自造米醋及買糟造醋供食人許於本州縣界就精美處酤
賣其酒麴條法依舊施行自晉漢以來諸道州府皆權計麴
額置都務以沽酒民間酒醋例皆滴薄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能改齊設錄魏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
錐刀之末請停之若酒蓋醋也醋之有權自魏已然

宋諸州城內皆置務釀酒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
若有遺利所在多請官酤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以取所在
置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薪樵及吏工奉料歲獲
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及醞齊不良酒多醱薄至課民婚葬
置戶大小令酤民被其害歲儉物貴殆不償其費淳化五年
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費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九

產長吏及大姓其保之後課不登則均償是歲取諸州歲課
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
應募者寡猶多官釀陝西雖權酤而尙多遺利咸平五年度
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
浙舊募民掌權雍熙初以民多私釀歲獨其禁其權酤歲課
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二年詔曰有司請罷杭州權酤乃
使豪舉之家坐專其利貧弱之戶歲責所輸本欲惠民乃成
侵擾宜仍舊權酒罷納所均錢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
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貫遺利尙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千
貫咸平末江淮制置增權酤錢頗爲煩刻景德二年詔母增
推自後制置使不得兼領酒權四年詔中外不得更議增課

天禧初著作郎張師德使淮南上言鄉村酒戶年額少者望并停廢從之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權課錢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賣麴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權課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麴錢增二十九萬一千餘貫慶歷初三司言陝西軍費不給尤資權酤之利請較監臨官歲課增者第賞之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伍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祐治平中數戒止之治平四年詔蠲京師酒戶所負權錢十六萬緡又江南比歲增酒場強率人酤酒者禁止皇祐中酒麴歲課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入金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帛絲纊芻粟材木之類總數四百萬七百六十治平中增一百九十九萬一千九百七十五熙寧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以祿吏周直孺言酒戶鬻酒虧額原於麴數多則酒亦多多則價賤賤則人戶損其利今宜減數增價使酒有限而必售則人無耗折之患而官額不虧請以百八十萬斤爲定額閏年增十五萬斤舊直斤百六十八以百八十五爲數後增爲二百百用足數以便出入元豐二年詔在京鬻麴歲以百二十萬斤爲額斤直錢二百五十俟鬻及舊額令復舊價酒戶負糶糶錢更期以二年帶輸并蠲未請麴數十萬斤又命畢仲衍與周直孺講求利病請損額置均給七十店令日輸錢周歲而足月輸不及數計所負倍

罰其炊醞非時擅益器量及用私麴皆立告賞法悉施行之而裁其價三年詔帶輸舊麴錢及倍罰錢仍寬以半歲未經免罰者蠲三之一五年外居宗室酒止許於舊宮院尊長及近屬寄醞增永興軍乾祐縣十酒場酒戶負糶糶錢更令三年內增月限以輸并除限內罰息其倍罰麴錢已蠲三之一下戶更免一分崇寧二年知漣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如所請令諸路官監酒直上者升增錢二中下增一以充學費餘裨轉運司歲用大觀四年兩浙轉運司請官監鬻糶錢別立額比較詔諸郡權酒之地入出酒米并別遣倉官賣醋毋得越郡城五里外凡縣鎮村并禁其息悉歸轉運司舊屬常平者如故政和二年淮南發運副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三
使董正封言杭州都酒務甲於諸路治平前歲課三十萬緡今不過二十請分務爲三更置比較務二毋增官吏兵匠仍請本路諸郡并增務比較從之四年兩浙轉運司亦請置務比較定課額詔酒務官二員者分兩務三員者復增一員雖多毋得過四務內有官雖多而課息不廣者聽如舊是歲以湖南路諸務糶醉錢分入提舉司令斤增錢三爲直達糧綱水工之費立酒匠關聽選試清務廂軍之法清務者本州選刺供踏麴爨蒸之役闕則募人以充宣和三年發運使陳邁奏江淮等路官監酒直上者升權增錢五次增三爲江浙新復州縣之用其後尙書省請令它路悉行之詔如其請所收十之三悉充上供爲戶部用毋入轉運司七年諸路鬻醋息

率十五爲公使餘如鈔房法令提刑司具備數母得移用
靖康元年兩浙路酒價屢增而歲稔米麴直賤民規利輕冒
法遂令罷所增價渡江後隨時增課或主於提刑或領於漕
司或分隸經總制司建炎三年總領四川財賦趙開變酒法
自成都先罷公帑供給酒卽舊撲買坊場置隔釀設官主之
民以米入官自釀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十二明年下其法
於四路歲增六百九十餘萬緡凡官槽四百所私店不預焉
於是東南酒額亦日增矣四年米麴價高詔上等升增二十
下等增十八俟價平依舊紹興元年兩浙酒坊添淨利錢五
分季輸戶部又增諸酒錢上升二十下十文諸州軍賣酒虧
折隨宜增價一分州用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司先是酒有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三

定價每增須上請是後郡縣始自增而價不一矣六年罷四
川酒官百七員其酒息微處并罷之七年行在置贍軍酒庫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立清酒務許民買撲歲爲錢四萬八千
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增至十四萬六千餘緡及世將改官
監所入又倍後累增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而外邑及民戶
坊場又爲三十九萬緡然隔槽之法始行聽舊務分槽醞賣
官計所入米而收其課行之既久醞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
認輸不覈米而第取錢民始病矣十年罷贍軍酒庫官吏歸
戶部以左曹郎中兼領十五年弛夔路酒禁以南北十一庫
并充贍軍激賞酒庫隸左右司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務監官
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監官賞格依舊四萬三萬貫以
上場務增一倍

減一年磨勘自二倍至四倍各如其數減磨勘年二萬一萬
貫已上場務增一倍減三季磨勘二倍減一年磨勘三倍減
三年磨勘七千貫已上場務增倍升三季名次二倍減二年
磨勘三倍減一年半四倍減二年七千貫已下場務增一萬
貫減一年磨勘二萬貫減一年二十五萬罷諸路漕司寄造
酒三十年戶部侍郎邵大受等言歲計賴經總制策名至多
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緣諸州公使庫廣造店酷賣致酒務敗
壞詔罷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坊月庫月椿庫之類并
省務寄造酒及帥司激買酒庫凡未
分隸經總制錢處並
立類分隸補趁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六十
六歸之戶部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殿帥復以私撲酒坊九上
之歲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七分輸行在三分給漕計乾道元
年以浙東西犒賞庫六十四隸三衙輸課於左藏南庫餘錢
充隨年贍軍及造軍器臨安府安撫司酒務日售錢萬緡歲
六典通考卷八十九

三

收本錢百四十萬息錢百六十萬麴錢二萬羨餘入內藏者
二十萬其後增爲五十萬八年知常德府劉邦瀚言江北民
困於酒坊至貧乏家不捐萬錢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乃申嚴
抑買之禁洎熙三年詔四川酒課折估困弊可減額錢四十
七萬三千五百餘緡令禮部給降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
今歲減數明年於四川合給湖廣總所錢初趙開立隔釀法
以紓一時之急其
後國家雖兵革縣經費率取給於此
雖罷行增減不一而其法卒不可廢
遼市井之賦歸頭下惟酒稅納上京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推
酌而鹽麴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
山例加繩約民病之構亂連年詔復其租民始靖
金中都都趙使司掌監知人戶醞造麴榷辦課以佐國用餘

酒使監醞辦課都監掌簽署文簿檢視醞造凡京都及真定皆為都督酒使司設官吏同此它處置酒使司課及十萬貫設使副小都監五萬貫以上設使副一萬貫以上設使及都監不及二萬貫為院務設都監同監不及千貫之院務止設都監一員其天它稅醋使司及推場與酒稅相兼者視課多寡設官吏天會三年始命推官以周歲為滿大定八年定酒使司課及五萬貫以上鹽場不及五萬貫者依舊例有才能累差不虧者為之九年大興野官以廣陽鎮務虧課而懼奪其俸乃以酒散部民使輸其稅大理寺以財非入已請以贖論上曰雖非私贖而貧民被害若止從贖何以懲後特命解職二十七年議以天下院務依中都例改收麴課而聽民酤上曰自昔監官多私監錢若令百姓承辦庶革此弊其試行之中都麴使司大定間歲獲銀三十六萬一千五百貫承安元年歲獲四

大典通考 卷八十九

酒

十萬五千一百三十三貫西京酒使司大定間歲獲錢五萬三千四百六十七貫五百八十八文承安元年歲獲錢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泰和四年省奏在都麴使司自定課以來八年併增宜依舊法以八年通該課程均其一年之數仍取新增諸物一分稅錢併入通為課額以後五年一定制又令隨處酒務元額上通取三分作糟醪錢六年制院務賣酒數各有差貞祐三年御史田迥秀言大定中酒稅歲及十萬貫者始設使司其後二萬貫亦設今河南使司五十餘貫虛費月廩宜依大定制元光元年復設麴使司醋稅自大定初設官推之以助經用至二十三年罷之明昌五年言事者請復推醋息課額俟當差官定之後罷承安三年省臣以國用浩大復推之五百貫以上設都監千貫以上設同監元太宗立酒醋務坊場官推酤辦課仍以各州府司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驗民戶多寡為額至元十六年以大都河間山東酒醋商稅等課併入鹽運司二十二年詔免農民醋課隨路酒課依京師例每石取十兩又用右丞盧世榮等言罷上都醋課酒課亦改推酤之制令酒戶自具工本官司拘賣每石輸鈔五兩二十八年詔江西酒醋課不隸茶運司福建課不隸鹽運司依舊令有司辦之二十九年丞相諤勒哲等言杭州省酒課歲辦二十七萬餘錠湖廣龍興歲辦止九萬錠輕重不均於是減杭州省十分之二令湖廣龍興南京三省分辦大德八年大都酒課提舉司設槽坊百所

大典通考 卷八十九

酒

大三年增為五十四所
明洪武二年令諸色人等開造酒麴貨賣者赴務投稅違者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買用麴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麴貨者須收買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係自行造麴者亦赴務投稅

論曰王者行征商之政特以抑逐末之流而返諸本非謂軍國之需必待此而後給也至後世而酒有課醋有息凡民日用微細之物莫不先登王稅是直與閭閻爭利者耳豈復存先王寬大之體哉蓋嘗通古今而計之大抵開國之初人主多精明綜核出入立之限制而有

司不敢隱漏毫末是以算不及於舟車歛不逮於貨賄而府庫充然有餘裕焉數世以後綱紀漸弛主昏於上吏蠹於下雖使童山涸澤猶不能填谿壑無窮之慾徒見度支日日告乏而已當宋之末世蠲放之詔屢下然奸吏侵欺私增場稅商旅咨嗟致有法場之目明之將亡也中官恣虐於外所誅求不可勝計四方監稅之使方罷而旋復之蠲屢激民變而帝未嘗以為怪也至胡元一代總其酒醋之課所入歲得銀不下數百萬錠其取之可謂豐矣抑知民之旁午於其下者曷能勝旦夕之刻削哉嗟乎士不幸而仕於亂朝其居官行政宜視前代覆亡之轍為鑒乃當其時而貿貿然或反為之加

六典通考

卷八十九

美

厲焉吾又不知其何心也

六典通考卷九十

湖西閭鎮珩輯

市政考

雜征薪芻 炭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遠郊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甸師帥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芋栗冬之具也其徒以薪芻役外內饗之事大曰薪小曰芻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灰炭皆山澤之農所出也

唐鈞盾署令掌供邦國薪芻之事丞為之貳凡祭祀朝會賓客享宴隨其差降而供給焉凡京官應給炭五品已上日二斤已下各有差其和市木槿一十六萬根每歲納寺如用不足以苑內蒿根柴兼之其京北岐龍州募丁七千人每年各輸

六典通考卷九十

作木槿八十根春秋二時送納若駕在都則於河南府諸縣市之少尹一人與卿相知檢察凡殿中太僕

所管閑廐馬兩都皆五百里供其芻藁其關內隴右西使北使南使諸牧監馬牛駝羊皆貯藁及芻草高原藁支七年芻草支四年平地藁

支五年芻草支三年下其柴炭木槿進內及供百官蕃客並於農隙納之供內及官人起十月畢二月供司竹監掌植養

園竹之事副監為之貳凡官掖及百司所須簾籠筐篋之屬命工人擇其材幹以供之其筍則以時供尚食歲終以竹功

之多少為之考課德宗用趙贊言竹木皆有稅及幸奉天乃除之

宋元豐元年濱棣滄州竹木魚果炭箔稅不及百錢者蠲之

崇甯中言利析秋毫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

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有四脚鋪床
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盡記
建炎元年凡殘破州縣免竹木甄瓦稅紹興三年臨安火免
竹木稅宰相樞密使月給薪千二百束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宣徽使簽書樞密院事三司使三部使權三司使四百束三
部副使樞密都承旨一百五十束樞密副都承旨中書提點
五房一百束開封判官節度判官薪二十束蒿四十束開封
推官掌書記支使畱守節度推官防團軍事判官薪十五束
蒿三十束畱守判官薪二十束蒿三十束防團軍事推官薪
十束蒿二十束宰相樞密使歲給炭自十月至正月二百杵
餘月一百杵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簽書樞密院事三

大典通考 卷九十

二十一

司使三部使三十杵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龍圖閣學
士十五杵都承旨二十杵

金典給署令掌官中所用薪炭冰燭司竹監督勾掌藉養竹

園採斫之事司吏一人監兵百人給藉養採斫之役歲採入破竹五十萬竿春

秋輸都水監備河防餘邊刀斧皮等賣錢三千貫葦錢二千

貫為額

元河南懷孟陝西京兆鳳翔有在官竹園初立司竹監掌之

歲令稅課所官以時採斫定價三等易於民間至元四年制

國用使司印造懷孟等路司竹監竹引一萬道每道取工墨

一錢賣皆給引二十二年罷司竹監聽民自賣輸稅尋用郭

峻言衛州復立竹課提舉司凡輝懷嵩洛荆襄益都宿并等

處竹貨皆隸焉在官辦課在民輸稅二十九年丞相諤勒哲
言懷孟竹課頻年斫伐已損課無所出科民以輸宜罷其課
長養數年從之天歷中煤炭課鈔二千六百十五錠二十六
兩四錢煤木所二千四百九十六錠二十四兩五錢柴課安
豐路三十五錠十一兩七錢

明提督易州山廠掌督御用柴炭之事初於沿江蘆州并龍
江瓦屑二場取用柴炭永樂遷都於白羊口黃花鎮紅螺山
等處採辦宣德四年始設易州山廠專官總理先是後軍都
督府供柴炭役宣府十七衛所軍士採之邊關宣宗初以邊
木以扼敵騎且邊軍不宜他役詔免其採伐令歲納銀二萬
餘兩後府召商買納及置易州山廠令工部侍郎督之僉北

大典通考 卷九十

三

直山東山西民夫轉運而後府輸銀召商如故初歲用薪止
二千萬餘斤弘治中增至四千萬餘斤轉運既艱北直山東
山西乃悉輸銀召商正德中用薪益多增直三萬餘兩凡收
受柴炭加耗十之三中官輒私加數倍通負日積至以三年
正供補一年之耗尚書李鑑議令正耗相準而主收者復私
加乃以四萬斤為萬斤又有輸納浮費民弗能堪世宗乃酌
減之隆慶五年後府採納艱苦改屬兵部車駕萬厯中歲計
柴價銀三十萬兩中官得自徵比諸商酷刑悉索人以惜薪
司為陷阱云採木之役自永樂四年遣尚書宋禮如四川侍
郎古析如江西師達金純如湖廣副都御史劉觀如浙江僉
都御史史仲誠如山西禮言有數大木一夕自浮大谷達於

江天子以爲神名其山曰神木山遣官祠祭十年復命禮採木四川仁宗立已其役宣德元年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復命侍郎黃宗載吳廷用採木湖廣未幾因旱災已之尋復採大木湖廣而諭工部酌省未幾復罷其他處亦時採時罷弘治時發內帑修清甯宮停四川採木正德時採木湖廣川貴命侍郎劉丙督運太監劉養劾其不中梁棟責陳狀工部尙書李鐸奪俸嘉靖元年革神木千戶所及衛卒二十年宗廟災遣工部侍郎潘鑑副都御史戴金於湖廣四川採辦大木二十六年復遣工部侍郎劉伯躍採於川湖貴州湖廣一省費至三百三十九萬餘兩又遣官覈諸處遺留大木并河州縣尤苦之萬厯中三殿工興採楠杉諸木於湖廣四川貴

六典通考卷九十

四

州費銀九百三十餘萬兩徵諸民間而採鷹平條橋諸木於南直浙江者商人逋直至二十五萬虛糜乾沒公私交困焉

魚稞陂池河泊

漢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任宜如故上不聽

後漢永元五年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採捕官有陂池令得採取勿收假稅二歲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魚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十五年令百姓鱉寡漁採陂

池勿收假稅永初三年詔以鴻池假與貧民

宋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嵐山封水保爲家利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樵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左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至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煥燠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鱸蕪常加工修作者并不追舊各以官品占山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并計贓依常盜論從之

六典通考卷九十

五

齊武帝時王敬則爲東揚州刺史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土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爲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人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尙多尋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檢察禁物及荻炭魚薪之類出津者并十分

稅一

唐都水使者掌川澤津梁之政令凡漁浦之禁衛虞之守皆由其屬而總制之凡獻享賓客則供川澤之奠凡京畿之內渠堰陂池之壞決則下於所由而後修每渠及斗門置長各一人以庶人年五十以上并勳官及停家職資有幹用者為之至溉田時乃令節其水之多少均其灌溉焉每歲府縣差官一人以都察之歲終錄其功以為考課

宋淳化元年詔諸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先時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偽時江湖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課或遣吏主持帝聞其弊

大典通考卷九十

六

詔除之又橘園水磴社酒蓮藕鵝鴨螺蚌柴薪地鋪枯牛骨溉田水利等名皆偽國舊制累詔廢省

金大定二十九年戶部言天下河泊已許與民同利其七處設官可罷之委所屬禁豪強毋得擅其利章帝時江淮以南魚利皆弛其禁

元河泊課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三錠二十三兩四錢池塘課鈔一千九錠二十六兩五錢魚苗課龍興路六十五錠八兩五錢

明河泊所取魚課惟大河以南有之河北止鹽山縣

津渡稅

五代時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

徵

宋建隆元年詔消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除其算錢或水漲聽民置渡諸州類是者多獨除陳州私置蔡河瓊民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征太平興國中詔除之至道元年詔江南谿渡多公吏豪民典其事量輸官課而厚算行旅州縣宜加嚴禁所輸年額錢五千以下並免近便人戶掌船濟渡毋得擾人紹興三年四方稅間有增置江灣浦口量收海船稅

明永樂中舟船僱載者計所載料多寡路近遠納鈔鈔關之設自此始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沒官仍罪之於是有漕縣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潁聖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

大典通考卷九十

七

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不稅其貨惟臨清北新兼收貨稅各差御史及戶部主事監收自南京至泗州經淮安濟甯徐州臨清每船百料納鈔百貫正統初罷漕甯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鈔移漕縣鈔關於河西務漕料當輸六十貫者減為二十貫于謙柄國船料減至十五貫始時鈔關估船料定稅既而以估料難核乃度梁頭廣狹為準自五尺至三丈六尺有差世宗以成尺為限勿科畸零

義錢率

後漢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尚書僕射虞詡上疏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取受勾勾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

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饋給貧人走卒五百之類行鞭杖者此言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錢者令其出資錢不役身也司章切責州郡謹罰輸贖自此而止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師南侵軍用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民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唐肅宗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等借江淮富商右族營什收其二謂之率貸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

大典通考卷九十

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

修城錢

齊武帝即位詔免通城錢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太始初受官者萬計令僕以下並不輸送文符督切在所擾亂至是蕩除百姓悅焉

納禮錢

唐制凡視事中書省者納禮錢三千緡後唐天成元年門下中書兩省狀準舊例檢校官合納光省禮錢近降敕命除胡衛勳庸藩垣將佐外其餘不帶平章事

節度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職掌鹽院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司等凡關此例并可徵收伏緣省司舊例別無錢物祇徵禮錢以充公廩破使遭值離亂致失規繩乞依元例徵理自防禦團練刺史至諸道將校押衙各納錢有差十二月中書奏準故事應諸道藩鎮帶平章事處納禮錢五百千充中書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內鋪陳什物敷從之

宋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二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數

大典通考卷九十

九

香稅

宋建炎四年泉州抽買乳香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詔取赴樞貨務打套給賣陸路三千斤水路一萬斤爲一綱紹興元年詔廣南市舶司抽買到香依行在品替成套召人算請所售之價每五萬貫易以輕貨輸行在六年知泉州連南夫奏請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船舶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十萬貫者補官有差大食蕃客囉辛販乳香直三十萬緡綱首蔡景芳招誘船貨收息錢九十八萬緡各補承信郎閩廣船務監官抽買乳香及一百萬兩轉一官招商入蕃興販舟還在罷任後亦推賞淳熙二年柳桂寇起以科買乳香爲言詔湖南路見有乳香竝輸行在樞貨務免科降嘉定

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銀博買洩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錦綺資漆之屬博易

珠池

明廣東珠池英宗始使中官監守天順間一採之至弘治十二年歲久珠老得最多費銀萬餘獲珠二萬八千兩遂罷監守中官嘉靖五年採珠小而嫩八年復詔採兩廣巡撫林富言五年採珠之役死者五十餘人而得珠僅八十兩天下謂以人易珠恐今日雖以人易珠亦不可得給事中王希文言雷廉珠池祖宗設官監守不過防民爭奪正德間逆豎用辜傳奉採取流毒海濱陛下御極革珠池少監未久復驅無辜之民蹈不測之險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責以難足之數非

六典通考 卷九十

聖政所宜有皆不聽隆慶六年詔雲南進寶石二萬塊廣東採珠八千兩神宗以太后進奉諸王皇子公主冊立分封婚禮令歲辦金珠寶石復遣中官採珠五千一百餘兩給事中包見捷力諫不納

間架

唐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計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

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其法既行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謗滿天下

金大定三年定城郭出賃房稅之制明昌元年免賃房稅三年詔減南京出賃官房及地基錢

元房地租錢鈔一萬二千五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門攤課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一十九兩一錢

明太祖初收官店錢即吳王位減收之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縣官店為通課司洪熙元年增市肆門攤課鈔

牙契

稅契始於東晉歷代史文簡略不能盡考宋太祖開寶二年

六典通考 卷九十

十

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稅契限兩月陳傳元降指揮應典賣物會問鄰有不願即書之於帳聽兩月批印違者依漏稅法所以防姦偽省獄訟非私之也慶歷四年始有每貫收稅錢四文省之條宣和四年發運使經制兩浙江東路陳亨伯奏乞准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貫增收二十文充經制移用通舊收錢不得過一百省紹興五年三月敕每貫得產人合納錢一十文入總制名起發乾道七年戶部尚書曾樞奏人戶交易十貫內正錢一貫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經制外有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餘入總制錢至是牙契為州元豐時令民交易官為之據因收其息崇甯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并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息不得過一倍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采本建炎元年敕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合納被稅者限百日許

自陳錫免二年復鈔旁定帖錢靖康時常罷之紹興二年右朝奉郎姚沈言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書業人許詣所屬陳理本縣下隣保證實給戶帖從之五年令諸路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運副吳革請也革言田宅契書以厚契印造遇人戶有典賣納紙未本也錢賣契書填縣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賣致有論訴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號印造每月給付諸縣遇民買契當官給付冬十一月詔州縣出賣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既而用中書言乃立定價坊郭鄉村出等戶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一等足計綱赴行在早傷四分以上權住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詔州縣止以簿籍見在數目出給戶帖時州縣追呼頗擾乃命

六典通考卷九十

三

通判職官詣諸邑面付人戶兩浙下戶展限二月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納價俟造簿畢給帖二十六年戶部言印契違限者罪之而沒其產太重欲依紹興法限六十日投稅再限六十日齎錢請契從之二十七年詔人戶買賣耕牛免納契稅乾道七年戶部言人戶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買規免稅錢許人併出產戶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正稅錢一百帶納頭子錢二十一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并重置典憲從之臣僚言民交易先過割後稅契凡進產家限十日繳連小契自陳令本縣取索兩家碇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夏稅簿秋苗簿物力簿令主簿點對批鑿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詔修立成法八年詔監司州郡無得擅免倍稅契違者

坐之六年重修消熙法成上親筆圖記人戶內驢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刪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七年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請官契輸稅錢意不徒利也慮高貲之家兼并下戶日益股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爲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縣交易但立草契請印紙粘接不經官投報者不知其幾印契具文過割可廢間有交易已畢遷徙他郡二稅茫無所歸州縣徒費追擾至於改換等色減退畝步者不知其幾乞申嚴成法從之

元制凡典賣田宅不納稅者禁之天歷初契本三十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

六典通考卷九十

三

明制買賣田宅頭匹必投契本別納紙價稅課司凡民間買田宅必操契券請印乃得收戶則征其直百之三

宋四川雜征

建炎三年趙開爲轉運使總領四川財賦用便宜截三路上供錢西川布緜給陝西者四年盡起元豐以來諸路常平司坊場錢次科激賞絹是年科三十三萬正東西川三十萬正紹興十六年減絹估錢歲三十萬正西川正理十一萬正東西川三十萬正不減次奇零康六郡正輸估錢三引後減至六引次布估錢成都崇慶府十餘萬正錢二百餘萬引次常平司積年本息彭漢邛州永錢建炎元年括次對糴米糴戶當輸稅百石又科及它名色錢如酒先朝常賦外歲增錢二千六十八萬緡而茶不預紹興五年席益爲四川安撫制置大使數增錢引六年都官員外

郎馮康國言四川地狹民貧祖宗時正稅重者折科稍輕正稅輕者折科稍重無偏重偏輕之患近年漕總二司輒更舊法取數務多致民棄業逃移望并罷之詔如其請九年和議成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宣諭陝西還以金四千兩銀二十萬兩輸激賞庫皆取諸蜀者上諭宰臣四川前日橫歛宜減以紓民自金人犯陝蜀趙開職饋餉軍用無乏茶鹽惟酌奇零絹布之征自是為蜀常賦雖屢經蠲減而害不去及鄭剛中為川陝宣諭使獻黃金萬兩奏減成都路對羅米三之一已又奏減兩川米腳錢三十二萬緡激賞絹二萬疋免徇增酒錢三萬四千緡以四川總制錢五十萬緡充邊費先是剛中奏本司舊貯備邊歲入錢引八百八十一萬五千道如撥供

六典通考卷九十

南

歲計即可對減增添寬省民力於是詔減四川科敷虛額錢歲二百八十五萬緡兩川布估錢三十六萬五千緡夔路鹽錢七萬六千緡坊場河渡淨利抽買稅錢四萬六千餘緡又減兩川米腳錢四十二萬緡時宣撫司降賜庫貯米一百萬石命分數均減十八年以太府少卿汪召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宣撫司降賜庫錢除制置司取撥二十萬緡餘令總領所貯之二十二年總領所奏蠲諸路欠紹興十七年以前折估羅本等錢一百二十九萬餘緡米九萬八千七百餘石綾絹一萬四千餘疋先是講和後歲減錢四百六十二萬緡有奇朝廷猶以為重二十五年以符行中等言減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潼川府秋稅腳錢四萬緡利路科斛腳錢

十二萬緡兩川米腳錢四十萬緡鹽酒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疋合一百六千餘萬緡蠲州縣折估羅本等逋欠二百九十二萬緡二十六年潼川轉運判官王之望奏減四川上供之半二十七年減三川對羅米十六萬九千餘石夔路激賞絹五萬疋兩川絹估錢二十八萬緡有奇潼川成都奇零折帛疋一千又減韓球所增茶額四百六十二萬餘斤茶司引息虛額錢歲九十五萬餘緡初利州舊宣撫司有積緡二百萬守者密獻之朝下制置司取撥守臣請留其半是歲二十九年蠲四川折估羅本積欠錢三百四十萬緡乾道二年蠲奇欠白稅契錢三十七萬餘緡三年蠲川秦茶馬兩司州縣侵用及民積欠六十六萬四千九百餘緡四年

六典通考卷九十

幸

又詔諸州欠贍軍諸窠名錢物暨退剝虧分之數及漏底折欠等錢并蠲之蠲成都人戶理運對羅米腳錢三十五萬緡淳熙十六年詔四川歲發湖廣總領所綱運百三十五萬六千餘貫自明年始與免三年當議對減鹽酒之額制置總領同諸路轉運提刑司條上其湖廣歲計朝廷當自給之紹熙四年蠲成都潼川兩路奇零絹估錢引四十七萬一千四百五十餘道潼川府激賞絹十六萬六千九百七十五疋嘉定七年蠲四川州縣鹽酒課額三年其合輸湖廣總領所綱運亦免三年十一年蠲天水軍今年租役差科西和州蠲十之七成州蠲十之六將利河池兩縣各蠲十之五馬端臨曰天下商稅惟四蜀獨重雖蠲戎間小蠲其數亦倍於內地之壯郡然會要言四蜀所納皆鐵錢十緡及銅錢之一則數雖多所取亦未

爲甚重而熙寧十年以後再定之額它類皆增於前而四蜀獨減於舊豈亦以元額偏重之故歟

金物力錢 木綿提舉司

金制物力錢外有舖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細瑣不可殫述海陵軍興爲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等錢大定中府庫充積悉罷去章宗時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

元額外課

元額外課三十二歲課皆有額此課不在額中曰曆日契本河泊山場窑冶房地租門攤池塘蒲葦食羊荻葦煤炭撞岸山查麴魚漆薛山澤蕩柳牙例乳牛抽分蒲魚苗柴羊皮磁竹葦薑白藥明上供採造

六典通考 卷九十

洪武時宮禁市物視時估加十錢永樂初斥言採五色石者且以溫州輸礬困民罷染色布然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軍器之需尤無算仁宗時山場園林湖池坑冶果樹蠶蜜官設守禁者悉予民宣宗罷開辦金銀其他紙錠紵絲紗羅縠緞香貨銀珠金箔紅花茜草鹿皮香蠟藥物果品海味硃紅戩金龍鳳器物多罷減副都御史弋謙言有司給買辦物料價十不償一無異空取帝嘉納諭工部察懲自軍器軍需外凡買辦者盡停止然有司奉行不實宦者輒名採辦虐取於民英宗立罷諸處採買及造下西洋船木諸冗費正統八年以買辦擾民始令於存留錢糧內折納就近解兩京憲宗時購書採藥之使搜取珍玩靡有子遺抑賣

鹽引私採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巨萬計太嶽太和山降眞諸香通三歲用七千斤至是倍之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孝宗頗有減省甘肅巡撫羅明言鎮守分守內外官競尙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馬價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膳乳諸房僉厨役造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乞悉罷之報可武宗任劉瑾漁利無厭鎮守中官率貢銀萬計皇店諸名不一歲辦多非土產諸布政使來朝各陳進貢之害皆不省世宗初內府供應減正德什九中年以後營建齋醮採木採香採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餘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沉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餘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使者

六典通考 卷九十

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陝西邊境遣使覓於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辦金寶珍珠於是貓兒睛祖母碌石綠微孛泥石紅刺石北河洗石金剛鑽朱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穆宗承之購珠寶益急神宗初內承運庫太監崔敏請買金珠張居正封還敏疏事遂寢久之帝曰贖貨開採之議大興費以鉅萬計珠寶價增舊二十倍戶部尚書陳渠言庫藏已竭宜加撙節中旨切責而順天府尹以大珠鴉青購買不如旨鑄級至於末年內使雜出採造益繁內府告匱至移濟邊銀以供之世宗末年歲用止十七萬兩穆宗裁二萬中年滿增幾三十萬而鑄戶之累滋甚時中官進納索賂名鋪墊錢費不啻民不堪命相率避匿乃僉京師富戶爲商令

下被僉者如赴死重賄營免自司密鈎若稍姦盜宛平知縣劉日淑請厚估先發以甦民困自後商累益重有輸物於官一錢者熹宗一聽中官採造尤夥莊烈帝立始務釐剔節省而庫藏已耗竭矣

山澤之征

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疏漆林特重者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也山虞掌

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物爲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

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林衡掌巡林禁之禁令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而平其守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禁之部分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

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減

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

六典通考 卷九十

太

于王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爲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漢文帝後六年弛山澤章俊卿曰漢之山澤屬池之稅本以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

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主海稅果

丞主果實二者皆少府屬官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不盡

屬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稍有益其稅而故爲

六莞之令其增損王莽設六莞之令諸採取名山澤眾物者

行廢故有時也 稅之

唐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凡

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爲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獵採捕每年正月九月皆禁屠殺採捕凡五嶽及名山能種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

人者皆禁其樵採時禱祭焉士曹司士掌通山澤之利以贖

貧人凡州界內有出銅鐵處官不採者聽百姓私採煮鑄得

銅及白蠟官爲市取如欲折充課役亦聽之其四邊無問公私不得置鐵冶及採銅自餘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致瓌異之貨以備國用是以官無禁利人無稽市凡知山澤有異銅鐵彩色雜物處堪供國用者奏聞

金明昌二年論提刑司禁勢力家不得固山澤之利

元山場課鈔七百一十九錠四十九兩一錢山澤課鈔二十

四錠二十一兩一錢武宗時屢弛山場蘆蕩之禁

論曰古者山林藪澤不設禁令百物之產悉推以予民

及兩漢盛時猶存此意自晉宋板蕩宇縣分裂歲入不

足以給國用而征賦之名日增凡竹木陂池禽魚采捕

近至津渡舟楫之類苟利所在無微勿取甚至率貸于

六典通考 卷九十

九

豪商徵禮于公卿取備于房舍厥名既陋其義尤乖以

天子四海之富下而行庶氓失業之事益亦不足道矣

南宋一代茶鹽礬而外惟香利爲最厚而四川偏狹之

地財賦所入加于東南數倍當時民之生其地者不知

何以堪此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始漢

之桑孔唐之趙贊皇甫鏞宋之蔡京其言利也叢密其

取民也苛切而利源一開後雖有仁厚之主廉潔之臣

莫能舉其法而廢之故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嗚乎可

戒也哉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湖西閩鎮珩輯

市政考

澤征 鹽政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祭祀其苦鹽散鹽其客
 其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
 鹽以待戒令詳膳管子曰海王之國言以負海之謹正
 鹽筴也正稅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
 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升少半吾子謂小此其大歷也歷鹽百升而釜釜十二兩七
 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百升之鹽七十六今鹽之重升如
 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為釜當米六斗四升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
 而強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
 六十八斤為鍾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
 當米六斛四斗開口謂大男大禹筴之商日二百萬萬
 國人數開口千萬也開口謂大男大禹筴之商日二百萬萬
 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十日二
 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
 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以千萬人而稅
 百萬人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
 月五千鍾一月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計一月每人籍錢三
 四百鍾一月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計一月每人籍錢三
 萬萬以此籍之數而比其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
 常籍當一國有三千萬人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
 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
 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
 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

吾子則必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
 者數也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
 假之名有海之國售鹽於吾國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
 彼鹽平價釜當十錢吾加五錢而取之既得我未與其本事
 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謂加五此人用之數也所
 有皆為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泲水所流請君伐菹
 薪草枯煮水為鹽煮海正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
 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
 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本意禁
 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
 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無鹽則腫守圍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之國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糶之得成金萬斤當時封國至多
 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山澤之利在諸
 侯王國者皆循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招致天下亡命東煎
 秦法取以自豐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
 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能薄飲以使其眾逆亂之萌
 自其武帝元符中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
 子與武帝元符中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
 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盆
 半盆煮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
 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煮鹽者鈇左趾鈇足沒其器物使
 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作官府及出納除故鹽鐵
 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是時置鹽官凡二十八郡河東

太原晉陽郡至鉅鹿堂陽勃海章武千乘琅琊海曲長廣
 會稽海鹽郡為南安蜀郡益州連然巴胸安定三水北
 地七居上郡獨樂西河富昌朔方沃塹五原城宜雁門樓煩
 沃陽有長丞漁陽泉州隴西遼西海陽遼東南海番禺若稽
 安高東平北海東萊曲 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
 城轍東平當利楊目 於古人必病之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善志也卜
 式為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惡
 賈貴或強令民買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
 費仰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
 偃矯制大害法至死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語偃膠東南近郡
 鄒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價度四郡
 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
 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贖民
 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
 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
 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之所必誅也偃矯制額行非奉使體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三

請下御史徵 孝昭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
 偃即罪奏可 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御史大夫桑
 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
 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于千餘
 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
 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況天地
 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
 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那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
 贍窮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
 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
 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

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
 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義禮立則人化上
 若昇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
 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
 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牆不在胸那大夫曰山海有
 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
 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
 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夫之死士
 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
 用給人用給則當國而教之以禮教之以禮則行道有讓而
 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力不同剛柔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四

異氣巨小之用倨句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
 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
 而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
 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
 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
 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
 蓄以備乏絕所給甚眾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
 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
 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於人間而
 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
 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

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詔曰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買咸責其減天下鹽買蜀王本紀地節中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明帝時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為然建初中議復鹽鐵官鄭眾諫以為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眾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五

執不移帝不從和帝即位詔曰昔孝武皇帝推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探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甯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中勅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布告天下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關本土安甯皆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其給之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

主鹽鐵

晉令曰凡民不得私煮鹽犯者四歲刑主吏二歲刑後秦姚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木皆有賦羣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與曰能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捐有餘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陳天嘉二年中庶子虞劬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收稅先是罷之而富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御史中尉甄琛表曰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今縣官部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請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彭城王勰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太官之用宜如舊帝卒從琛議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悖神龜初太傅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長孫雅上表曰鹽池天寶而護之均贖以理今四境多虞府庫罄竭必須經給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廢之同再失臣前不先計關賦而解河東者非是聞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六

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醢醢富有羣生而惟其一物者今縣官部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請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彭城王勰曰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太官之用宜如舊帝卒從琛議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悖神龜初太傅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長孫雅上表曰鹽池天寶而護之均贖以理今四境多虞府庫罄竭必須經給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廢之同再失臣前不先計關賦而解河東者非是聞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

池三軍口命濟贖理絕昔高祖昇平之中無所乏少猶創置
監官而加典設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臣觀符司
常收稅更聽後教 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

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
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
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
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

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東南之鹽
煮海而已
西北之鹽所出不一名亦各異南史張暢傳魏太武至瓜州
餉武陵王以九種鹽曰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
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
不用食療馬育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是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七

隋初依周末之弊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開皇三年乃
詔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
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

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
回樂池弘靜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
府有故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黔州有井四

十一成州揭州井各一果閭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
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
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

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
者千五百斛貢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

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開元元年河中尹
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
收其利左拾遺劉彤上表曰先王作法山海有官虞衡有職

輕重有術禁發有時夫煮海為鹽採山鑄鐵伐木為室豐餘
之輩也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上令宰臣議咸

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
循與諸道按察使檢校鹽鐵課利十年敕諸州所造鹽鐵每
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句當如有侵剋本州刺史上佐檢校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八

依令式收稅蒲州鹽池以外餘處更不須巡檢天寶至德間
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
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免徭徭盜鬻

者論以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
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

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
輕重之宜以鹽吏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
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不至則減

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
曠旱則土瀆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
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
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

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揚州
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兩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
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
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
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宮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晏罷通典自兵興
上元以後天
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推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
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
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
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始怨矣劉晏鹽法既改商人納緡以
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九

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
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
徧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
淡食者巡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
實貴有以穀數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
雲安渙陽塗管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
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
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
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
管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
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

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得賈襍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
貳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
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鏞請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
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外至元和中減外流
天德五城鑄奏論外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
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
鹽滿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
論坐盜刮鹽土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
倍矣度支盧坦奏河兩池鹽稅文只許於京畿鳳翔陝
西鳳文成等六州及巴南諸郡市糶又供當軍士馬尚有
關兩州鹽本土戶人及巴南諸郡市糶又供當軍士馬尚有
縣欠若兼數州自然關絕又得與元府諸者老狀自兵興河
申許臣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界糶貨從之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十

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鏞又奏置權鹽使如江淮權法犯
禁歲多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昇奏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贍
濟軍鎮兵罷合停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
擅加且異常制請勒停從之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
乃命河北罷權鹽戶部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做請官自賣鹽
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
愈條詰之以爲不可遂不行愈奏略謂平叔請今州府差人
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權鹽多用雜物買鹽商則無物不
取或賒貨徐還用此取濟兩利便令吏人坐鋪自賣利
不關已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
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
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
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豈罪必有威刑
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
富土若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信道

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遇相影占不替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不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推鹽糶與商人商人納糶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明年五月詔淄青鄆三道往來糶鹽價錢近取七十萬買軍資給費優贖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陳者有停糧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糶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空其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糶鹽巡院納榷一切並停仍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逐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稅奏聞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賺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十一

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正以兩池鹽法做遣巡院官司空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榷鹽使以壕饒著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鹽皆外鹽盜持弓矢者亦外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定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外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墟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胡落池在豐州界河東供軍使改管每年

宋鹽約一萬四十餘石供振武天德兩軍及營田水運官健自大中四年黨項叛擾饋運不通供軍使請權市河東白池鹽供食其白池屬河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東節度使不係度支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收募新軍五十四都餉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初玄宗已前亦有鹽池使景雲四年三月除兩池使此即鹽州池也開元十五年五月兵部尚書蕭嵩方節度常帶鹽池使也

後唐同光三年勅魏府每年所徵鹽錢每兩減五文逐年依賣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減五十樂鹽減三十天咸元年勅諸州府百姓合散賣鹽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十一

晉天福元年勅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七年勅三司往來鹽貨悉稅之過槽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諸道有保屬州府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句當先是諸州府每年鹽場務約糶錢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稱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周廣順二年勅慶州榷鹽務今後每青鹽一石抽稅錢八百八十五陌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百八十五陌鹽五升外不得別有邀求又勅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

以下科斷有差刮煎煉私鹽一斤以上斷死以下科斷有
差人戶所請蠶鹽祇得將歸裏置供食不得傳易貨賣違者
照私鹽科斷三年勅諸州府縣鎮城內居人屋稅鹽今後不
俵其鹽錢亦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蠶鹽所在州城縣
鎮嚴切檢校不得放入城門顯德元年令曹宋已西十餘州
皆食顆鹽種者曰顆鹽出解州三年勅漳河已北州府元是
官場糶鹽煮者曰木鹽出瀕海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不許鹽貨
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任人戶煎煉興販不得踰越漳河界
五年取江北諸州唐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
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
有處分乃詔歲支鹽三十萬斛給江南

大典通考卷九十一

三

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解縣安邑兩池墾地為
畦引池水沃之謂之種鹽水耗則鹽成籍民戶為畦夫官廩
給之復其家募巡邏之兵百人目為護寶都歲二月墾畦四
月始種八月乃止安邑池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
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
陳潁汝許孟川陝西之河中府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
慈隕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
者凡禁榷之地官立標識侯望以曉民其通商之地京西則
蔡襄鄧隨唐金房均郢州光化信陽軍陝西則京兆鳳翔府
同華耀乾商涇源邠甯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階成州保
安鎮戎軍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北者顆末鹽皆以五斤為斗

至道二年兩池得鹽三十七萬三千五百四十五席席一百
一十六斤半大中祥符九年四月陝西轉運張象中言兩池
見貯鹽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八十八萬八千八百八十二萬八
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貫處
尚有遺利望行條約上曰地財之阜此亦建隆二年始定官
至矣若過求增羨慮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鹽闌入法禁地貿易至十斤罰鹹鹽至三斤者坐外民受蠶
鹽入城市三十斤以上上請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闌入二百
斤以上罰鹹及主吏盜販百斤以上蠶鹽入城市五百斤以
上竝黥面送闕下至淳化五年改前所犯者止配本州牢城
代州寶興民私市契丹鹽詔犯者論舉五十斤加徒流百斤
以上部送闕下禁榷之地皆官役鄉戶衙前及民夫謂之帖
頭水陸漕運通商州軍竝邊秦鹽環慶渭原保安鎮戎德順
又募人入中芻粟以鹽償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

大典通考卷九十一

四

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鹽地則為東鹽天聖八年翰林學士
盛度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代木造船輦運兵民不
勝疲勞今去其弊一利也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
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船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
襍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貽今皆得食真鹽三利也
錢幣國之貨泉欲使流通富家多藏錢不出民用益蹙今歲
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畦
夫傭作之給五利也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
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行之一年增緡錢十五萬
後歲課減耗慶歷八年范祥為陝西提刑兼制置解鹽事使
推行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

粟令入實錢償以鹽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即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姦民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估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遵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統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邊九州軍芻粟悉買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商賈買無所微倖關中民得安業公私便之

皇祐初年入緡錢二百一十萬四年二百一十五萬視慶曆六年增六十八萬舊歲出推貨務緡錢慶曆二年六百四十七萬六年四百八十八萬 嘉祐三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去

年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券在嘉祐三年已前每券別請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鹽鬻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京師蓄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每輒增損平其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兼領治平二年歲入百六十七萬青白鹽出烏白兩池西羌擅其利自李繼遷叛禁毋入塞未幾罷已而復禁乾興初嘗詔河東邊人犯青白鹽禁者如陝西法慶曆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縣官仁宗以其亂法不許自范祥議禁商鹽而官鹽估貴土人及蕃部販青白鹽者益眾往往犯法抵死至和中詔蕃部犯外罪者止投海島羣黨為民害者請嘉祐赦書稍遷配於近地自是禁稍寬熙寧初

薛向請即示與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為鹽鈔本繼又增二十萬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出多虛錢而鹽益輕以鈔折兌糧草有虛擡偏糴之患請用交子法使其數與見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皮公弼熊本宗迪分領其事趙瞻制置又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仍令秦鳳永興鹽錢歲以百八十萬為額八年中書奏陝西鹽鈔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商人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益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場以市價平之今當以用鈔數立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去

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舊制河南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權熙寧中市易司始權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章城曹濮澶懷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鄧隨金晉絳統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通鹽貨鬻鹽價既增民不買乃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少買賣私鹽聽告重給賞以犯人家

財給之買官鹽食不盡雷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然
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詔
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民鹽皆買之市易
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皮公弼酌前後兩池所支鹽
數歲以三百三十萬緡爲額又令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鹽鈔
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闕錢請頗還其鈔
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沿邊鹽價給新引詔用
其議公弼請復范祥舊法平市價詔假三司錢三十萬緡市
鈔於京師先是解鹽分東西西鹽賣有分域又並邊州軍市
芻糧給鈔過多故鈔及鹽甚賤官價分爲二於是增西鹽價
比東鹽以平鈔法歲約增十二萬緡悉廢西鹽約束解池鹽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一

七

鈔舊以二百二十萬緡爲額公弼請增十萬以助邊糴至是
又爲二百四十二萬商人已請西鹽令加納錢使與新法價
平元祐元年戶部及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
德順等八州軍皆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商旅入
納於博務算給交引如范祥舊法鹽價錢應償者以轉運司
年額鹽鈔給之所鬻鹽錢待轉運司糴買在京置場以鹽鈔
鬻見錢輸都鹽院庫遇給解鹽額鈔盡歸之本司毋更給轉
運司它司皆毋得販易其已買鈔自本司拘之若民間鈔少
或給本路緡錢卽上戶部議鬻其鈔詔皆從之時陝西民以
朴硝私煉成顆謂之倒硝頗與解鹽相亂紹聖三年詔犯者
減私鹽法一等初神宗時官賣解鹽京西則通商沈希顏爲

轉運使更爲榷法請假常平錢二十萬緡自買解鹽賣之本
路民已買解鹽盡買入官商旅苦之元祐元年京西始復舊
通商然猶官賣元符元年乃罷之崇寧元年解州賈考南北
圓池修沼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
斤初解梁東有大鹽澤綿亙百餘里自元符初霖潦池壞至
是乃議修復凡開二千四百餘畦蔡京建言河北京東末鹽
寄運至京及京西袋輸官錢六千而鹽本不及一千行未久
收息二百萬緡如通至陝西其利必倍議遣韓敦立等分路
提舉及鹽池已復京仍欲算東北末鹽乃令解鹽新鈔止行
陝西五年詔別爲號驗給解鹽換請新鈔先以五百萬緡赴
陝西河東止給糴買聽商旅赴榷貨務換請東南鹽鈔貼輸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一

六

見緡四分者在舊三分上五分者在四分上且帶行舊鈔輸
四分者帶五分輸五分者帶六分若不願貼輸錢者依舊鈔
價減二分四年詔陝西舊鈔易東南末鹽每百緡用見錢三
分舊鈔七分後又詔減落鈔價踰五十者論以法政和七年
議復行解鹽詔見行東北鹽盡收入官官給其直在京於平
貨在外於市易務榷管如解鹽法鬻之不自陳如私鹽法重
和二年榷貨歲虧數百萬貫鈔價減落糴買不行初崇寧中
解鹽止行本路東南鬻海利博行於數路既復行解鹽商旅
苦折閱卽改如舊慮商旅疑惑遂詔輸諸路鈔法更不改易
鬻海爲鹽曰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南凡六路鬻鹽之
地曰亭場民曰亭戶竈戶戶有鹽丁歲課入官無常數兩浙

又役軍士定課醫馬諸路鹽場廢置視其利之厚薄價之虛
 縮定制至道三年膏錢總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在京東
 曰密州濤洛場歲膏三萬二千餘石通商後增登州四場舊
 南京及曹濮濟兗單鄆廣濟七州軍食池鹽餘皆食二州鹽
 官自鬻之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
 歲凶苗乃詔弛禁聽人貿易官收其算而罷密登歲課第令
 戶輸租錢其後充鄆皆罷食池鹽通海鹽收算元豐三年京
 東轉運副使李察言南京濟濮曹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
 海鹽請用今税法置買賣鹽場竈戶鬻鹽而官自賣重禁私
 市者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六年較本路及河北買賣
 鹽場得息錢三十六萬緡河北曰濱州場歲膏二萬一千餘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六

石給本州及棣所州襍支并京東之青淄齊州若大名真定
 府貝冀相衛邢洺深趙滄磁德博濱棣所定保瀛莫雄霸州
 德河通利永靜乾甯定遠保定廣信永定安肅軍通商後濱
 州分四務又增滄州三務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自開寶
 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額錢十五萬緡或請禁
 榷以收遺利余靖為諫官亟言前歲軍興河北數年未得休
 息臣嘗痛燕薊陷入契丹幾百年而民忘南顧者契丹之法
 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太祖推恩河朔故許通商
 今若榷之價必騰踊河朔地不生五穀惟刮蠶煎鹽以納二
 稅禁之必至逃亡鹽價若高犯法亦眾乞仍舊通商議遂廢
 元豐七年知滄州趙瞻請自大名府瀋恩信安雄霸瀛莫冀

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半歲復息錢十六萬七千緡哲宗即
 位監察御史王巖叟言河北新行鹽法既奪商賈之利又增
 居民之價聞貧家至以鹽比藥惟河朔天下根本祖宗推此
 為惠願陛下不以損民為利復鹽法如故為河北數百萬生
 靈無窮之賜明年罷河北榷法呂祖謙曰自安史亂河北藩
 鎮定稅無禁榷仁宗神宗時議欲禁榷皆不許自章惇為相
 始行之犯禁者多盜賊滋起河北之鹽與他不同如井鹽官
 司只一井故可榷解池之鹽毫釐封守亦不可禁推海鹽待煎
 起爐非一旦所成亦可禁惟河朔鹽是內地其地甚廣非
 煎煮最易犯禁自章惇禁榷封守又幾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
 煎煮最易犯禁自章惇禁榷封守又幾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
 煎煮最易犯禁自章惇禁榷封守又幾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

陳傅良曰國初鹽莢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
 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二
 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折博茶鹽于所在納銀赴京請交
 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倉令商
 人入中解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解斗算請始此天聖
 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納錢銀算請末鹽蓋在京納
 見錢算請始此而解鹽算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算
 請始景祐二年京師歲入見錢二百二十萬諸路斛斗十
 萬碩至道二年救江浙淮南官賣鹽並赴永豐鹽城監放
 萬碩請其海陵監應副容人至解鹽則以唐鄆商均等十
 一州為在京納銀交引地分永興鳳翔熙豐新法增長鹽
 價元豐三年收六十萬餘貫河北路元豐七年收鹽息錢
 二十六萬河北復官鹽而廣鹽通入江湖置糴便司以所
 封椿諸路鹽利錢充糴本元祐裁損剩數置封椿三年令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任公裕裁定增撥九路鹽價未幾復新法八年額外有增收五分入朝廷封樁五分轉運司崇甯元年敕鹽鈔百貫在京納九十五貫於請鹽處納充鹽本三年十一月在京已一千二百餘萬貫遂罷諸路官以鹽鈔百貫撥一貫與轉運司於是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縣之橫斂起矣馬端臨曰役人以鹽而徵其錢謂之鹽兩稅鹽錢行之河北皆五代法也及其弊也鹽不給而徵錢如故稅已納而禁權再行蓋誤以二者爲經常之賦而不知其源出於鹽也

論曰自管仲煮海爲鹽以基富強而成霸業議者以爲大變周公之法而先王與民同利之意浸微矣桓公以後世守其法不改至于莊景而山林藪澤之饒各有專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三

官掌其出入錙銖之利民不敢取晏子所謂魚鹽蜃蛤勿加于海民參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者是也當管子創法之始不過闢發山海之藏以便民用使民富而國自贍豈料數世以後其做一至此哉漢氏初興文帝首弛山澤之禁除秦苛法與民更始及武帝任桑宏羊專與細民爭利煮鹽之罪科以五刑及唐用皇甫鎛立私販之禁盜鹽一斗者死五升以上杖背刮讎土一斗比鹽一升其文網崇密又非直如漢之鈇一指而已故俗日以哀政日以失桑孔之法蓋管子所不屑爲而皇甫鎛之法又桑孔所不肯爲也夫山海自然之利天生地產以資國儲在上者不爲之制則豪強必從而侵

漁之與其兼并攘奪爭訟無已孰若舉籍而歸諸官既可收贏以濟軍國之需復可備貸已紆貧黎之乏故雖聖王復生權課亦不能不設長孫劉彤之議所爲見褒于前史也若夫邊塞之地中外交關苟禁之過嚴而徵之太急勢必啟生人之觖望而萌其異圖往者周世宗惟河北鹽有犯輒死既而帝舉兵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帝許之及宋仁宗慶曆六年三司使議再權焉張方平言于上曰今未權而契丹盜販不已今權而鹽貴契丹之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契丹獲福也契丹鹽入益多則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仁宗以爲然而罷之

六典通考卷九十一

三

詔下之日父老拜迎而刻諸石其後父老每過其下未嘗不稽首流涕久之而後去故利有以與爲取以散爲聚捐偏方一隅之征而收百年無窮之福此又經國者所不可不知也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湖西閭鎮珩輯

市政考

澤征 鹽政

兩浙曰杭州場歲鬻七萬七千餘石明州昌國東西兩監二十萬一千餘石秀州場二十萬八千餘石溫州天富南北監密鷄永嘉二場七萬四千餘石台州黃巖監一萬五千餘石慶曆初制置司言比年河淺漕艱靡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浙荆湖六路糴鹽錢三司奏荆湖已嘗增錢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二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運復故後轉運使沈立等奏本路鹽課緡錢歲七十九萬嘉祐三年纔五十二萬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十一

弊在官鹽估高私販不止官課益虧請裁官估罷鹽綱令舖戶衙前自趨山場取鹽詔可熙甯以來杭秀溫台明五州監六場十有四然鹽價高私販眾課額大失慮秉權發運兩浙專提舉鹽事異時寬戶鬻鹽與官為市鹽場不時償其直寬戶益困乘先請備發運司錢及謀錢百萬緡以待償而諸場皆定分數錢塘縣楊村場與越州錢清場水稍淺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而越州餘姚石堰場明州慈溪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及溫州雙穗南天富北天富場為十分蓋岱山及二天富煉以海水所得最多鳴鶴湯村則刮鹹淋鹵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楊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黃石

堰東近海水鹹雖用竹盤而鹽色尤白秉因定伏火盤數以絕私鬻三竈至十竈為一甲而鬻鹽地什伍其民以相譏察募酒坊戶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越所酤地又嚴捕盜販舉至杖者同妻子遷五百里仍益開封府界京東兵防捕時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發運司劾奏虧課皆獄治元祐初言者論乘行鹽法務誅剝以增課所配流者萬二千餘人乘坐降職兩浙鹽亭戶計丁輸鹽通負滋廣二年詔蠲之淮南曰楚州鹽城監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監四十八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監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海州板浦惠澤洛要三場歲鬻四十七萬七千餘石連水軍海口場十一萬五千餘石凡鹽入置倉受之通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十二

楚州各一泰州三又置轉般倉二一真州受通秦楚五倉鹽一漣水軍受海州漣水鹽江南荆湖歲漕米至淮受鹽以歸東南鹽利最厚鹽入官淮南福建兩浙之溫台明斤為錢四杭秀為錢六廣南為錢五其出視道里遠近上下其估有至十倍者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盜販鬻雜以沙土涉道愈遠惡殆不可食吏卒坐獲笞徒配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漕輒不行遠州村民乏鹽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亭戶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資田為盜願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子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權錢三十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糜費風水覆溺舟人不陷刑辟三利也鹽舟可移以漕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償亭戶天聖九年三司請權貨務入錢售東南鹽以百八十五萬三千緡為額後增至四百萬緡嘉祐中諸路漕運不足權

貨務設不登於是即發運司置官專領運鹽治平中京師入緡錢二百二十七萬而淮南兩浙福建江南荆湖廣南六路歲售緡錢三百二十九萬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竝海民以魚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繇是盜販者眾捕急則爲盜賊江淮間雖衣冠士人或以販鹽爲事江西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數十百爲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劫殺帛掠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殺傷吏卒則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辜招之浸淫滋多而州官糶鹽歲纒百萬斤慶歷中江西提點刑獄蔡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給巡捕吏卒而販黃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徒不及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一

三

五人不以甲兵自隨者輸算勿捕淮南漕鹽增爲十二綱綱二十五艘鑣楸至州迺發輸官有餘界漕舟吏卒官復以半價取之繇是減侵盜鹽差善又損糶價歲課增三百餘萬斤初荆湖鹽惡歲漕常不足治平二年纒二十五萬餘石三年撥淮西二十四綱及備客舟載往運及四十萬石四年至五十三萬餘石慶歷初判戶部句院王琪言天禧初嘗以荆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利入廢損請後舊估可減增緡錢四及蔡京議更鹽法乃言東南鹽本或關滯於客販請增給度牒及給封樁坊場錢通三十萬緡并列七條一許客用私船運仍嚴踰疆夾帶私鹽之禁二鹽場官吏糶鹽不平或支鹽失次論以徒三鹽商所繇官苛畱者如上法四禁命吏廩家貢士胥史爲買區請鹽五議貸亭戶六鹽價太低者議增七令措置官博盡利害大觀四年侍御史毛注言崇

南易元豐舊制不許諸路以官船迴載爲轉運司之利許人任使用鈔請鹽般載販易州縣用爲課額提舉鹽事司苛責郡縣以賣鹽多寡爲殿最其循職養民不忍侵克者奏劾譴黜州縣望風競爲刻虐由是東南諸州縣三等已上戶俱以物產高下勒認鹽數上戶歲限至千緡第三等末戶不下三五十貫依數販易稍或愆期鞭撻隨之一縣歲額有三五萬緡寔爲害之大者又言昔鈔法流通上下交信東南末鹽錢爲河北之備東北鹽爲河東之備解地鹽爲陝西之備錢積於京師隨多寡給鈔如河北糧草鈔至京並支見錢號飛鈔法河東三路至京半支見錢半支銀緡緡陝西解鹽鈔則支請解鹽或泛給鈔亦以京師錢支給鈔至則給錢不復滯畱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四

當時商旅皆悅爭運糧草入邊商賈既通物價亦平上下無有二價斗米止百餘錢束草不過三十邊境倉廩盈滿自鈔法屢更人不敢信京師無見錢而給鈔數倍於昔鈔至京師無錢可給遂至鈔直十不得一邊郡無人入中糶買不敷乃以銀絹見錢品茗文鈔爲糶買之直民間中糶不復會算鈔直惟計銀絹見錢高擡糧草之價以就虛數致官價幾倍於民間斗米至四百束草不下百三十餘錢軍儲不得不闕財用不得不匱如解鹽鈔每紙六千今直三千商旅凡入東南未鹽鈔乃以見錢四方鹽引六分推貨務惟得七十千而東南支鹽官直百千則鹽本已暗損矣臣謂鈔法不復熙豐則物價無由平邊儲無由積詔東南諸轉運司協力措置般運

宣和四年榷貨務建議古有斗米斤鹽之說熙豐以前米石不過六七百時鹽價斤為錢六七十今米價石兩千五百至三千而鹽仍舊六十崇甯會定酌以中價斤為錢四十今一斤三十七錢虧公稍多欲增為十二千入納而亭戶所輸並增價庶克自贍盜販衰止於是舊鹽盡禁住賣而籍記帖輸帶賣之令復用初鹽鈔法行積鹽于解池積錢于京師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故利得鈔請鹽而解鹽通行地甚寬或請錢于京師每鈔六千二百輸頭子等錢數十而已崇甯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者多民尚食鹽襍以灰土解池美產與糞壤俱積矣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五

大槩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為循環已賣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帖輸錢凡三輸錢始獲貸民無貨更鈔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有赴水投縵而死者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為石六石為袋輸鈔錢八千紹興元年立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准東鹽竈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准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竈乃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

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電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望遣官分路措置清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嘉定以來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望付有司集議可否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殿中侍御史朱熠言海濱正鹽出於亭戶歸之公上浮鹽出於鍋戶鬻之商販端平初朝廷分置十局收買浮鹽歲額二千七百九十三萬斤十數年來鈔法屢更公利俱用真揚通泰四州六十五萬袋之正鹽視昔猶不及額何暇為浮鹽計是以貪墨無恥之士大夫知朝廷住買浮鹽龍斷而籠其利累鬻竈戶列處沙洲日籍銖兩之鹽以延旦夕之命今商賈既不得私販朝廷又不與收買是絕其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六

衣食之源矣莫若遵端平舊式收鍋戶浮鹽給本當過正鹽之價則人皆與官為市卻以此鹽售於上江所得鹽息徑輸朝廷從之福建曰福州長清場歲鬻十萬三百石天聖以來福建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增四萬八千九百八石熙甯十年御史中丞鄧閔甫言閩越山林險阻連互數千里姦民多盜販鹽不可不為備詔福建路蹇周輔度利害周輔言建劔汀州邵武軍官賣鹽價若高漳泉福州興化軍鬻鹽價賤故多盜販賣於鹽貴之地異時建州嘗計民產賦錢買鹽而民憚求有司徒出錢或不得鹽今請罷去減建劔汀邵武鹽價募上戶為舖戶官給券從官場買之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又稍興復舊倉選吏增兵若盜販知情者不赦三犯

杖編管鄰州已編管復犯者杖配歲增賣二十三萬餘斤吏部郎中張汝賢請定鹽額凡抑民爲鹽戶及願退不爲行者徒一年提舉鹽事官知而不舉論如其舉崇甯以後鹽法屢變獨福建鹽用熙甯法聽商人轉廊算請依六路所算未鹽錢每百千留十之一爲鹽本建炎間淮浙商不通而閩廣鈔法行未幾罷舊法建劔汀邵行官賣鹽法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隨稅及鈔法罷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輸行在所推貨務自後或減或增率爲二十二萬緡漕熙八年福建市舶陳峴言自王子京建運鹽法有侵盜科擾之弊且天下州縣皆行鈔法獨福建應運鹽之害紹興初嘗措置鈔法終不行蓋漕司籍鹽綱爲增鹽錢州縣籍鹽綱爲歲計官員則有賣鹽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七

福建上四州山多田少稅賦不足州縣上供等錢銀悉取辦於賣鹽轉運司雖拘推鹽綱實不自賣近年初例自運鹽兩綱後或歲運十綱至二十綱與上四州縣所運歲額相妨而綱吏搭帶之數不預焉州縣被其撓奪發泄不行上供常賦無從趁辦不免敷及民戶害有不可勝言者有旨福建轉運司視自來鹽法毋致違戾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餘石給西路之昭桂州江西之南安軍廉州白石石康二場歲鬻三萬石給容白欽化蒙奠藤象宜柳邕潯貴賓梧橫南儀鬱林州而高寶春雷融瓊崖儋萬安州無定額天聖以後東西海場十三皆領於廣州歲鬻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六石給東西二路而瓊崖諸州地荒阻賣鹽不售類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八

食錢糜費錢胥吏則有發遣交納常例錢公私齟齬無怪其不可行也鈔法未成而綱運遽罷百姓幸無食鹽故運使請抱引錢而罷鈔法鈔法罷而綱運與官價高而私價賤民多食私鹽而官不售科抑之弊生矣請從權貨務自立五十斤至百斤分五等造大小鈔給買先以本錢界三倉買鹽以備商旅請買寶慶二年監察御史梁大成言瀕海產鹽之地利權專屬漕臣鹽產於福州興化而運於建劔汀邵四郡二十二縣之民食焉福建提舉司主常平茶事而鹽不預漕司與認淨銀以助用近來越職營利多取綱運分委屬縣縣巨既爲漕司措辦課鹽又增提舉司之額勢必盡敷於民甚於青苗之害望將運鹽盡歸漕司提舉司不得越職從之臣僉言

抑配衙前官或擅增鹽數煎鹽戶有破產者元豐三年朱初平奏蠲鹽之不售者又定煎額以惠遠民久之廣西漕司奏民戶運鹽稅其縣令監官勒催須足乃罷而廣東漕臣復奏嶺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幹官提點刑獄兼提舉鹽事考較賞罰瓊崖等州復請賦鹽於民斤重視其戶等而民滋困矣南渡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紹興元年南恩州陽江縣土生鹹募民墾之置竈六十七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勛收息錢三萬餘緡于是復置廣西茶鹽司八年詔廣西鹽歲以十分爲率二分令欽廉雷化高五州官賣餘八分行鈔法尋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廣南去中州絕遠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息什四爲州用而民無加

賦昭州歲收三萬六千緡以七千緡代潯貴州上供赴經略司買馬餘為州用及罷官賣遂科七千緡於民戶謂之糜費錢清熙十五年詔曰廣南在數千里外疾痛難於上聞朕憫之尤切蓋鹽者民資以食向官利其贏轉而自鬻久為民疾朕更令俾通販而杜官鬻民固以為利矣然官不便必動以浮言夫置監司守令以為民朕有美意弗廣其推願撓而壞之可乎自今有此必實之法經略應孟明言廣中自行鈔法州縣率以鈔抑售於民害甚於官般詔孟明措置久利毋再科抑鬻為鹽并州永利監歲鬻十二萬五千餘石給忻代石嵐憲道澤潞麟府州威勝岢嵐火山平定甯化保德軍許商人販鬻不得出境仁宗時分兩監東隸并州西隸汾州籍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九

州民有鹹土者為鑄戶戶歲輸課鹽餘則官以錢售謂之中賣歲鬻視舊額減三千四百三十七石河東唯晉絳慈隰食池鹽餘皆食永利鹽其入官斤為八錢或六錢出為錢三十六歲課緡錢十八萬九千有奇自咸平以來聽商輩鹽過河西買鬻官下其價予之後積鹽益多康定初罷東監鬻鹽和至二年詔鑄戶輸歲課以分數為率鑄復河北陝西亦有鬻鹽有差遇水災聽聽他戶代役百姓便之為鹽者明道初詔廢河中府慶成軍鹹場禁民鬻鹽熙甯八年三司使章惇言兩監舊額歲課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竝過中糧草給鈔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賈獲利不貲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緡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糧草虛估官緡得實錢五萬餘緡視舊虧十之八

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運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竝過市糧草一用見錢詔如所奏元祐六年右司諫蘇轍言異時河東除食解鹽餘仰東西永利鹽未嘗闕元豐三年後前宰相蔡確兄礪等始議初增河東忻州馬城池鹽夾硝味苦民不願買乞下轉運司苟無妨闕即止勿收詔從之沈氏筆談陝西路類鹽有定課歲為錢二百三十萬緡三百萬緡供河北邊糴其他皆給本處給費而已緣邊糴買仰給於度支者河北則海未鹽河東陝西則類鹽又蜀茶為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鬻并為鹽曰益梓夔利益州四錢紅運斤一錢以此為率 監九十八井歲鬻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二石梓州路二監三百八十五井十四萬一千七百八十石夔州路三監二十井八萬四千八百八十石利州路一百二十九井一萬二千二百石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數輸課聽販賣唯不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十

得出川峽舊制官自鬻鹽開寶七年詔斤減十錢令幹鬻者有羨利但輸十之九太平興國三年右拾遺郭泌上言劍南諸州官鬻鹽斤為錢七十鹽井清深鬻鹽極苦樵薪益貴輦之甚艱加之風水漂喪豪民黠吏為姦賤市於官貴糶於民至有斤獲錢數百官虧歲額民食貴鹽望稍增舊價為百五十文從之仁宗時成都梓夔三路六監而成都增井三十九歲課減五萬六千五百九十七石梓州路增井二十八歲課減十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九石利州路增井十四歲課減四百九十二石三斗有奇夔州路并增十五歲課減三千一百八十四石夔州并給諸蠻計所入鹽直歲輸緡錢五分歲募人入錢貨

諸州卽產鹽厚處取鹽而施黔並邊諸州并募人入米先是益利鹽入最薄并食大甯監解池鹽慶曆中命商人入錢貨益州以射大甯監鹽者萬斤增小錢千緡小錢十當大錢一販者滋少蜀中鹽踊貴斤爲小錢二千二百知益州文彥博以爲言詔皆復故四路鹽課縣官所仰給然井源或發或微而積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時方切於除民疾苦有司上言輒爲蠲減湖之歸峽二州州二并歲課二千八百二十石熙甯中勸鹽私販者眾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解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沈括對曰私井旣容其撲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候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十一

加警恐所得不酬所費議遂寢清熙六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總領程价言四路鹽井二千三百七十五場四百五除井一千一百七十四場一百五十依舊額煎輸其增額者井一百二十五場二十四并今渲淘舊井願入籍者四百七十九其無鹽之井卽與剷除而抱輸者卽與量減其減錢引四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道而增收錢引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九道庶井戶免困甯額初趙開立權法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如額得鹽輸土產稅然鹹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間以虛鈔付之而收其算引法大壞井戶爲商人所要因增斤予之每擔有增至百六十斤者又逃絕之井許增額承認民利於得井界增額而不能售其引息土產之輸無從出由是劓益相尋

公私病之紹熙三年吏部尙書趙汝愚言趙開議鹽法諸井皆不立額惟禁私賣而諸州縣鎮置合同場以招商販其鹽之斤重遠近皆平準之使彼此均一貴賤以時而爲之翕張今其法盡廢宜下四川總所視舊法施行

論曰建炎軍興之際西北疲於轉餉東南缺於歲供盡天下正賦不足以相給也于是臣主規爲額外之取考其名目雖甚繁多而鹽課所入居大半焉始唐乾元間第五琦爲鹽鍊使天下鹽利歲不過四十萬緡及劉晏代之變通其法十餘年間遂有錢六百餘萬緡矣舉天下全賦纔當鹽利之半當時軍國優贍大率取給于此至宋元祐間准鹽與解池歲收息各四百萬緡其他州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十二

裸額尙不在此數紹興末年泰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是宋一州之賦過唐舉天下之數通計諸路所得當不啻十倍于大歷時也然貧民衣食之利纖毫皆入於官而豪胥之乾沒猾吏之侵欺十率耗其五六其充犒戎行輸納夷狄者僅僅三四而已故百餘年間國儲日瘠民病不聊而爲之官司者人坐擅倚頓之富曾莫肯出一毫以佐公家之急夫君取其一臣取其二魯之所以弱而不振也南宋之季貪婪成俗與魯顧何以異其得遷延歲月不至于卽亡者毋亦有天幸與

遵古漢城在炭山南有鹽池卽後魏滑鹽縣八部皆取食之

太祖征國簡還次和立原作濼命取鹽給軍自後濼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同初晉獻十六州始得河間煮海之利置權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暫食滄鹽而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煎取之制歲出之額不得而詳金史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有鹽池足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金益都濱州舊置兩鹽司貞元初禁松年為戶部尚書始復司簿之符引會司縣批大定十三年併為山東鹽司二十一年滄州及山東各務增羨冒禁鬻鹽朝論慮其久或察法遂併為海鹽鹽使司又併遼東等路諸鹽場為兩鹽司山東滄寶坻斤三百為袋袋二十有五為大套鈔引公據俱備然後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圭

聽常小套袋十或五或一每套鈔一引如袋之數寶坻零鹽較其斤數或六之三或六之一又為小鈔引給之以便鬻解鹽斤二百五十為一席席五為套鈔引則與陝西轉運司同鬻其輸粟於陝西軍營者許以公牒易鈔引西京等場鹽大套石五小套石二北京大套石四小套石一遼東大套石十皆套一鈔石一引零鹽積十石一鈔十引其行鹽之界山東滄州場九行山東河北大名河南南京歸德諸府路及許毫陳蔡潁宿泗曹睢鈞單壽諸州莒之場十二濤洛場行莒州臨洪場行贛榆縣獨木場行海州司候司胸山東海縣板蒲場行漣水沐陽縣信陽場行密州之五場又與大鹽場通行沂邳徐宿泗滕六州西由場行萊州錄事司及招遠縣衡村

場行即墨萊陽縣之二場鈔引及半袋小鈔引聽本州縣鬻之甯海州五場皆鬻零鹽不用引目黃縣場行黃縣巨風場行登州司候司蓬萊縣福山場行福山縣是三場又通行旁縣棲霞甯海州場行司候司牟平縣文登場行文登縣寶坻鹽行中都路平州副使於馬城縣置局貯錢解鹽行河東南北路陝西東及南京河南府陝鄭唐鄧嵩汝諸州西京遼東鹽各行其地北京宗錦之末鹽行本路及臨潢府肇州泰州之境與接壤者亦預焉大定三年定軍私煮鹽及盜官鹽之法命猛安謀克巡捕三年詔以銀牌給益都濱滄鹽使司十一年用西京鹽判宋保言更定狗濼鹽場作六品使司以是歲入錢為定額二十一年參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西

闕食可減鹽價增粟價而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皆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恐久而不售虧課今歲糧七十餘萬石至通州又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繼至足以賑之不煩易曰遂罷張邦基言寶坻鹽課每石收正課百五十斤慮有風乾折耗遂令石加耗鹽二十二斤半仍先一歲貨支債置二十八年初巡捕使山東滄寶坻各二解西京各一山東則置於濰州招遠縣滄置於深州及甯津縣寶坻置於易州及永濟縣解置於澄城縣西京置於堯峇館直隸省部各給銀牌取鹽使司弓手充巡捕人且禁不得於人家搜索若食鹽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盜販私煮捕之在三百里內者屬轉運司外者隨路府提點所治罪盜課鹽者如之省論鹽事上曰鹽使司雖辦官課然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

為私鹽鹽司苟圖羨利雖知其誣亦復加刑章宗初置北京
宜令別設巡捕官勿與鹽司關涉庶革其弊章宗初置北京
遼東鹽使司北京路歲以十萬餘貫為額遼東路十三萬為
額罷西京及解州巡捕使明昌三年尚書省奏山東濱益九
場鹽行於山東等六路濤洛等五場止行沂邳徐宿滕泗六
州各有定課方之九場大課不同若令與九場通比增虧其
五場官恃彼大課恐不用力轉生姦弊遂定五場自為通比
五年尚書省議山東滄州舊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一斤四
十三文自大定二十九年減為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
千餘貫後以國用不充奏定斤加三文至承安三年尚書省
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支引者亦
甚多況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遂復定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五

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一斤四十二文解州舊席五貫增
為六貫四百遼東北京舊石九百增為一貫五百西京煎鹽
舊石二貫增為二貫八百撈鹽舊一貫五百增為二貫七鹽
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
六至是一千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山
東舊課歲入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六貫增為四百
三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四貫四百滄州舊課歲入百五十
三萬一千二百貫增為二百七十六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
寶坻舊入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五十八貫六百增為一百三
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解州舊入八十一萬四千六百
五十七貫五百增為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五百二十貫二百

五十六遼東舊入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二貫八百七十增
為三十七萬六千九百七十貫二百五十六北京舊入二十
一萬三千八百九十二貫五百增為三十四萬六千一百五
十六增為二十八萬二千六百六十四貫六百八泰和元年省臣
以滄濱兩司鹽袋歲買席百二十萬皆取於民清州北靖海
縣新置滄鹽場本故獵地沮洳多蘆宜弛其禁令民時採而
織之五年詔分河北東西路大名府恩州南京睢陳蔡許穎
州隸滄鹽司以山東東西路開濮州歸德府曹單毫壽泗州
隸山東鹽司各計口承課貞祐二年戶部言陽武延津原武
滎澤河陰諸縣饒鹹鹵民私煎不能禁詔置場設判官管句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六

隸戶部既而御史臺奏諸縣皆為有力者奪之商販不行勅
御史分行申明禁約興定二年延安行六部員外郎盧進建
言級德之嗣武城義舍克戎寨近河地多產鹽請設鹽場管
句歲獲十三萬餘斤可輸錢二萬貫佐軍三年詔用其言四
年李復亨言以河中西岸解鹽舊所易粟麥萬七千石充關
東之用尋命解鹽不得通陝西以北方有警河禁方急也元
光二年內族訛可言民運解鹽有助軍食詔修石墻以固之
元太宗始行鹽法一引重四百斤價銀十兩中統二年減為
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江南鹽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
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
至大延祐間至一百五十貫凡偽造鹽引者皆斬籍其家付

告人實犯私鹽者徒二年杖七十籍其財產之半首告者以其半賞之行鹽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大都鹽太宗初於白陵港三義沽大直沽等處置司熬煎每引有工本錢至元二年增寶坻二鹽場竈戶工本每引中統鈔三兩與清滄等八年以大都民多食私鹽虧國課驗口給食鹽十九年罷大都及河間山東三鹽運司設戶部尚書員外郎各一員於大都置局賣引元統二年戶部言自大德七年罷大都運司令河專科送於南北二城設局官為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局官高價多有侵盜復從民販賣而罷局未幾載有司屢言高商高價之害宜准本部尚書所言及大都路所申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每局日賣十引賣鹽官以歲周為滿其奉公發賣每中統鈔一貫賣鹽二斤四兩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不及貫者從所買與之其合賣鹽數令河間運司四季起赴京販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局所賣價鈔逐旬起解彙強兼利之徒自買局鹽而增價轉賣於

大典通考 卷九十二 七

外者從提調巡 河間鹽太宗始立稅課所置鹽場撥竈戶二督官痛治之 千三百七十六隸之鹽一袋重四百斤已又立鹽運司旋改立提舉鹽榷所歲辦三萬四千一百袋中統四年改滄清深鹽提領所為轉運司辦銀七千六十五錠米三萬三千三百餘石至元元年增三之一二年改立河間都轉運司歲辦九萬五千袋七年定例歲煎鹽十萬引辦課銀一萬錠十二年改立都轉使司添竈戶九百餘增鹽課二十萬引自延祐至天歷歲歲辦四十萬引所隸之場二十有二至正三年河間運司申本司歲額鹽三十五萬引近年又添餘鹽三萬引元簽竈戶五千七百七十四戶除逃亡外止存四千三百有一戶今歲若依舊煎辦人力不足兼行鹽地方旱蝗相仍百姓

焉有買鹽之資如蒙矜憫自至正二年為始權免餘鹽三萬引俟豐稔煎辦如舊運司又言至元三十一年本司辦鹽額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已經具呈蒙都省准住煎一萬引外有二萬引若依前勒令見戶包煎實為難堪住煎為便山東鹽太宗始立益都課稅所竈戶二千一百七十銀一兩得鹽四十斤至元二年改立山東轉運司課銀四千六百錠十九兩戶部造鹽引六年增銀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十二年立山東都轉運司歲辦鹽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九引至大元年正餘鹽三十一萬引隸場十九元統三年戶部議於滕嶧等處增置十一局如登萊三十五局例局官散賣食鹽官民俱便從之廉訪司申本司額辦鹽課二十八萬引客旅新興宜依商河滕嶧等處改為食鹽權派八千引責付本

大典通考 卷九十二 六

處有司自備席 河東解州鹽池方百二十里五月場官伺池索脚力赴場 鹽生給夫搬挑鹽花必直亢陽池鹽方就遇陰雨不能成太宗始立平陽府徵收課稅所鹽四十斤得銀一兩至元六年立太原提舉鹽使司隸制國用使司撈鹽戶九百八十餘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二十錠天歷二年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御史言甯夏所產章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販不可禁約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與販章紅鹽法運司每歲分給官吏監視聽民採取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夾帶至河東南者同私鹽罪陝西與販解四川鹽場十二井九十有五元初設拘權課稅所鹽者不業竈戶五千九百餘後鹽井廢壞軍民多食解鹽至元二年立

興元四川鹽運司修理鹽井禁解鹽過界天歷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計鈔八萬六千七百三十錠至順三年添餘鹽一萬引帶辦兩湖運司五千引與正額鹽通行煎辦分司運官所言四川鹽井比之腹裏兩淮優苦不同又行帶辦餘鹽竈民由此而疲有旨權以帶辦餘鹽五千引倚閣之遼陽鹽太宗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海蘭路歲辦課白布二千疋率賓路布一千疋至元四年立開元等路運司兩淮鹽至元十三年依宋舊例辦課引重三百斤中統鈔八兩十四年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改爲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年增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九

爲八十萬引至順三年運使韓大中等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雇船脚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船稍人等恣爲侵盜官莫能禁止是以裏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與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受害竊東關城外河岸多有閘地如鹽商買地造倉支運鹽袋到場貯倉滿則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爲悠久之利兩湖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引分二袋袋折中統鈔九兩十八年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鹽價二十三年至四十五萬引正鹽每引二十兩餘鹽二十

五兩浙東二十三場正鹽每引二十五兩餘鹽三十兩至正二年中書省奏兩湖食鹽害民擬依世祖舊制除近鹽地十里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革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廉幹人直隸運司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日運司官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課額少價輕今額多價重轉運不行戶部擬將兩浙額鹽量減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從之福建鹽至元十三年始收課六千五百五引十四年立市舶司兼辦鹽課二十年五萬四千二百引二十四年改立轉運鹽使司歲辦鹽六萬引至大四年改立鹽運司至順元年辦課三十八萬七千七百八十三

六典通考卷九十二

十

錢其工本鈔煎鹽每引二十貫曬鹽每引十七貫四錢隸場福建廉訪司言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入路秋糧歲止七萬二千七百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一千五百餘錢商課商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商實妻鬻子往往逃移他方如蒙依詔書事意罷餘鹽三萬引革散賣食鹽之弊聽客廣東鹽至元十三年立提舉司十年立江西鹽鐵茶都轉運司所轄鹽使司六各場立管句辦鹽六百二十一引延祐二年歲煎五萬五百引五年至五萬五百五十二引隸場十三監察御史言本道所轄七路八州平土絕少加以嵐瘴毒癘其民刀耕火種巢窟穴岸崎嶇辛苦貧窮之家經歲淡食額外辦鹽賣將誰售竈戶鹽丁十逃三四官吏畏罪止將見存人戶勒令帶煎又有大可慮者本道密邇蠻獠民俗頑惡誠恐有司責辦太嚴欵怨生事如

蒙稱此微利以示大信疲民幸甚廣海鹽至元十三年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五萬一百六十五引戶部議餘鹽恢辦非元額兼本司僻在海隅所轄竈民累遭劫掠死亡逃竄民物凋敝擬於一萬五千引內量減五千引以舒民力從之

論曰自古夷狄與中國爭必先收吾之利權然後并其土地人民而奪之契丹起於渤海區區一部落耳自石晉割山後十六州而瀛莫二郡在焉其地濱海煮水為鹽通販四方國受其利遠於宋世河北諸州之民往往盜販契丹之鹽以為生業其產厚其價薄是以人人樂趨而取之雖抑之以嚴刑厲禁不能止也終北宋之世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圭

河北鹽榷併入兩稅言利之臣莫敢置喙以為拂吾民之欲而開強鄰之壑獨將有大於所得者焉金之取於也西北鹽場盡為所據其後長驅入汴攘有齊晉河隴之地而宋人不敢言向以與之爭元之取金也亦然至元十一年虜師南下宋主入朝於是淮浙閩廣之鹽悉為元有蓋自東晉至於南宋天地之變極矣中國不能自有其人民拱手而讓之夷狄然當其勢窮事迫無可如何不得已而屈己以從猶可言也若夫方州多故臣主交猜內覬神器之奉而外結醜酋之援稽首割地甘效臣妾幸而成則為石敬瑭不幸而無成則為劉豫故二人者千古亂賊之尤而變夏為夷之罪人也夫夷狄

之於利寸攘而尺取貪得而無厭方元既有天下東南之引歲加稅課之額迭增其煎煮也歲不能盈其數則強責之竈戶其困積也官不能售其貨則誣民以盜販上下相枉恣為無廉恥之行以求償其一日之欲而民遂羣起而叛之故元之所以致其富強者適所以速其亂亡也與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二

圭

六典通考卷九十三

湖西閩鎮瑣輯

市政考

澤征 鹽政

明初設都轉運鹽使六兩淮兩浙長蘆山東福建河東鹽課
 提舉司七廣東海北四川雲南雲南提舉司四黑鹽井白鹽
 井安甯鹽井五井陘西靈州鹽課司一兩淮分司三秦州淮
 安通州批驗所二儀真淮安鹽場三十各鹽課司一洪武時
 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鹽行直隸之應天甯國太平
 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滁和二州江西湖廣二
 布政司河南之河南汝甯南陽三府及陳州正統中貴州亦

六典通考卷九十三

食准鹽成化十八年湖廣衡州永州改行海北鹽正德二年
 江西贛州南安吉安改行廣東鹽所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宣
 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上供光祿寺神宮監內官
 監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兩浙分司四嘉興松江甯紹
 溫台批驗所四杭州紹興嘉興溫州鹽場三十五各鹽課司
 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千餘鹽行浙江直隸之
 松江蘇州常州鎮江徽州五府及廣德州江西之廣信府所
 輸邊甘肅延綏甯夏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
 十四萬兩明初置北平河間鹽運司後改稱河間長蘆分司
 二滄州青州批驗所二長蘆小直沽鹽場二十四各鹽課司
 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鹽行北直
 一時改辦小引鹽十八萬八千餘引萬曆時同

隸河南之彰德衛輝二府所輸邊宣府大同薊州上供郊廟

百神祭祀內府差膳及給百官有司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

萬兩山東分司二膠萊濱樂批驗所一濰口鹽場十九各鹽

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四萬三千三百餘引弘治

行山東直隸徐邳宿三州河南開封府後開封改食河東鹽

所輸邊遼東及山東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五萬兩福

建鹽場七各鹽課司一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十萬四千五百

引其引曰依山附海依山納折色附海行本色神宗時亦改

折色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銀二萬二千餘兩河東解鹽初設

東場分司於安邑成祖時增設西場於解州尋復併於東正

統六年復置西場分司弘治二年增置中場分司洪武時歲

六典通考卷九十三

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入入鹽行陝西之西安漢中延安
 鳳翔四府河南之歸德懷慶河南汝甯南陽五府及汝州山
 西之平陽潞安二府澤沁遼三州地有兩見者鹽得兼行隆
 慶中延安改食靈州池鹽崇禎中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
 州鹽歲入太倉銀四千餘兩給宣府鎮及大同代府祿糧抵
 補山西民糧銀共十九萬兩有奇陝西靈州有大小鹽池又
 有漳縣鹽井西河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河十三萬一千五
 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時同
 萬曆時三處共辦一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
 行陝西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甯夏延綏固原餉銀
 三萬六千餘兩廣東鹽場十四海北鹽場十五各鹽課司一
 洪武時歲辦大引鹽廣東四萬六千八百餘引海北二萬七
 千餘引弘治時廣東如舊海北萬九千四百餘引萬曆時廣

東小引生鹽三萬二百餘引小引熟鹽三萬四千餘引熟鹽有熟
 六百餘引海北小引正耗鹽一萬二千四百餘引熟鹽有熟
 熟貴生賤廣東鹽行廣州肇慶惠州韶州南雄潮州六府海
 北鹽行廣東之雷州高州廉州瓊州四府湖廣之桂陽郴二
 州廣西之桂林柳州梧州潯州慶遠南甯平樂太平思明鎮
 安十府田龍泗城奉議利五州歲入太倉鹽課銀萬一千餘
 兩四川鹽井轄鹽課司十七洪武時歲辦鹽一千一百一十二萬
 七萬六千餘斤萬曆中九
 百八十六萬一千餘斤鹽行四川之成都敘州順慶保甯
 夔州五府潼川嘉定廣安雅廣元五州縣歲解陝西鎮鹽課
 銀七萬一千餘兩雲南黑鹽井轄鹽課司三白鹽井安甯鹽
 井各轄鹽課司一五井轄鹽課司七洪武時歲辦大引鹽一
 萬七千八百餘引弘治
 時各井多寡不一
 萬曆時與洪武同鹽行境內歲入太倉鹽課銀三萬五千餘
 兩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三

三

兩成祖時嘗設交趾提舉司其後交趾失乃罷遼東鹽場不
 設官軍餘煎辦召商易粟以給軍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
 斤洪武三年山西行省言大同糧儲自陵縣運至太和嶺路
 遠費煩請令商人於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
 斗給淮鹽一小引商人鬻畢即以原給引目赴所在官司繳
 之于是召商輸糧而與之鹽謂之開中其後各行省邊境多
 召商中鹽以為軍儲鹽法邊計相輔而行輪米臨濠開封陳
 歸州大同太原孟津北平河南府陳州北通州諸倉計道里
 近遠自五石至一石有差奉視時緩急米直高下道遠地險
 則減而輕之編置勘合及底簿發各布政司及都司衛所商
 納糧畢書所納糧及應支鹽數齎赴各轉運提舉司照數支
 鹽成祖即位以北京諸衛糧乏悉停天下中鹽專於京衛開
 中惟雲南金齒衛楚雄府四川鹽井衛陝西甘州衛開中如

故不數年京衛糧米充羨而大軍征安南多費甘肅軍糧不
 敷迨安南新附餉益難繼乃復召商中鹽仁宗時鈔法不通
 戶部尚書夏原吉請令有鈔之家中鹽遂定則例滄州引三
 百貫河南山西半之福建廣東百貫宣德三年戶部尚書郭
 敦言中鹽則例已減而商來者少請以一八為率六分支與
 納米京倉者四分支與遼東永平山海甘肅大同宣府萬全
 已納米者他處中納悉停又言洪武中中鹽客商年久物故
 代支者多虛冒請按引給鈔十錠皆從之命倍給其鈔甘肅
 甯夏大同宣府獨石永平道險遠趨中者少許寓居官員及
 軍餘有糧之家納米豆中鹽正統三年甯夏總兵官史昭以
 邊軍缺馬奏請納馬中鹽上馬一匹與鹽百引次馬八十引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三

四

既而定邊諸衛遞增二十引其後河州中納者上馬二十五
 引中減五引松潘中納者上馬三十五引中減十引久之復
 故初驗馬乃掣鹽既而納銀於官以市馬銀入布政司宗祿
 屯糧修邊振濟展轉支銷銀盡而馬不至邊儲告匱於是召
 商中淮浙長蘆鹽以納之令甘肅中鹽者准鹽十七浙鹽十
 三淮鹽惟納米麥浙鹽兼收豌豆青稞明初仍宋元舊制優
 恤竈戶給草場以供樵採堪耕者許開墾免雜役又給工本
 米引一石置倉於場歲撥附近州縣倉儲及兌軍餘米以待
 給兼支錢鈔以米價為準尋定鈔數淮浙引二貫五百文河
 間廣東海北山東福建四川引二貫竈戶雜犯死軍以上止
 予杖計日煎鹽以贖後設總催多朘削竈戶至正統時竈戶

貧困逋逃者多松江貢課六十餘萬民訴於朝命巡撫周忱兼理鹽課忱條上鑄鐵釜恤鹵丁選總催嚴私販四事且請每年正課外帶徵逋課帝從其請命分逋課爲六以六載畢徵當是時商人有自永樂中候支鹽祖孫相代不得者乃議做洪武中例而加鈔錠以償之願守支者聽又以商人守支年久雖減輕開中少者上納者議他鹽司如舊制而淮浙長蘆以十分爲率八分給守支商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常股存積之名由此始凡中常股者債輕中存積者價重然人甚苦守支爭趨存積而常股壅矣廣東之鹽例不出境商人率市守關吏越市廣西巡撫葉盛以爲任之則廢法禁之則病商請令入米餉邊乃許出境成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五

化初歲災京儲不足召商於淮徐德州水次倉中鹽舊例中鹽戶部出榜召商無徑奏者富人呂銘等託勢要奏中兩淮存積鹽中旨允之戶部尚書馬昂不能執正鹽法自此始壞勢豪多攬中商人失利江南北軍民因造遮洋大船列械販鹽乃爲重法私販窩隱俱論死家屬徙邊衛夾帶越境者充軍然不能止十九年頗減存積之數常股七分而存積三分然商人樂有見鹽報中存積者爭至遂仍增至六分淮浙鹽猶不能給乃配支長蘆山東道遠不及親赴邊商輒引於近地富人自有是邊商內商之分內商鹽不能速獲邊商引不賤售報中寢怠存積之滯與常股等孝宗時清理兩淮鹽法侍郎李嗣請令商人買餘鹽補官引而免其勸借且停各

邊開中俟逋課完日官爲賣鹽三分價直二充邊儲而雷其

一以補商人未交鹽價由是以餘鹽補充正課而鹽法小變餘鹽者電戶正課外所餘之鹽洪武初制商支鹽有定場毋許越場買補勸電有餘鹽送場司二百斤爲一引給米一石弘治五年商人困守支戶部尚書葉淇請召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給各邊每引輸銀三四錢有差視國中米直加倍而商無守支之苦時太倉銀累至百餘萬然赴邊開中之法廢商屯撤業菽粟翔貴邊儲日虛矣武宗初令大臣王瓊張憲等分道清理而慶甯侯周壽甯侯張鶴齡各令家人奏買長蘆兩淮鹽引戶部尚書韓文執不可中旨許之織造太監崔杲又奏乞長蘆鹽二萬引戶部以半予之帝欲全予大學士劉健等疏爭乃從部議權要開中既多又許買餘鹽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六

一引有用至十餘年者正德二年始申截舊引角之令立限追繳而每引增納紙價及振濟米麥引價重而課壅如故先是成化初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立抽鹽廠官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引抽銀一錢已又增帶餘鹽六引抽銀六錢及是增至九錢而不復抽官引引日積滯私鹽通行乃復舊法而他處商人夾帶餘鹽掣制納價多至三百斤始罪之正德時權倖奏開發鹽改存積常股爲正課皆折銀邊臣緩急無備而勢要占中賣窩私增數倍商人引納銀八錢多不願中課日絀茲點者夾帶影射弊端百出于是有零鹽所鹽諸目世宗首命裁革未幾商人遂俊等負緣近倖奏買殘餘等鹽戶部尚書蔡金執不允帝特令中兩淮額鹽三十萬引於宣

府金言姦人占中淮鹽賣高罔利使山東長蘆等鹽別無搭配虧國用誤過儲莫此為甚御史高世魁亦爭之詔減淮引十萬分兩浙長蘆贖給之金復言宣大俱重鎮不宜令姦商自擇便利但中宣府帝可之已而俊等請以十六人中宣府十一人中大同竟從其請弘治時餘鹽補正課初以償通課後令商人納價輸部濟邊至嘉靖時延綏用兵遼左缺餉盡發兩淮餘鹽七萬九千餘引於二邊開中自是兩淮增引百四十餘萬每引增餘鹽二百六十五斤引價淮南納銀一兩九錢淮北一兩五錢又設處置科罰名色苛斂商財於是正鹽未派先估餘鹽商竈俱困姦黠者藉口官買餘鹽夾販私煎法禁無所施鹽法大壞給事中管懷理言鹽法之壞其弊有六開中不時米價騰貴召糴之

六典通考卷九十三

七

難也勢豪大家專擅利權報中之難也官司科罰吏胥侵索輸納之難也下場掣動以數年守支之難也定價太昂息不償本取贏之難也私鹽四出官鹽不行市易之難也餘鹽需祖宗時商人中納價甚輕而鹽戶煎鹽工本甚厚今鹽價十倍於前而工本不能十一何以禁私鹽不行大抵正鹽賤則私煎自息今定價俱令開中關支餘鹽以盡收為度正鹽價輕利於商餘鹽收盡利於商未有商鹽俱利而國課不充也先是兩浙僻處山商每百斤納銀八分給票行鹽其後多侵奪正引官商缺引壅二百萬候學必五六載於是預徵執抵季掣之法預徵者先期輸課不得私為去畱執抵者執現在運鹽水程復持一引以抵一引季掣則以納課先後為序春不得遲於夏夏不得超於春然徒厲引商而已鹽州鹽池自史昭中馬議行邊餉虧缺甘肅米石銀五兩戶部奏停中馬召商納米中鹽三十一年令河東以六十二萬引

為額合正餘鹽為一而革餘鹽名時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議兩淮竈戶餘鹽每引官給銀二錢以充工本增收三十萬引名為工本鹽令商人中額鹽二引帶中工本鹽一引抵主兵年例十七萬六千兩有奇從其請初淮鹽歲課七十萬五千兩開邊報中為正鹽後益餘鹽納銀解部至是通前額凡一百五萬引數年積滯鹽壅不行言事者屢陳工本為鹽資疣戶部以年例無所出因之不變江西故行淮鹽三十萬引既而私販盛行袁州臨江瑞州私食廣鹽撫州建昌私食福鹽於是淮鹽僅行十六萬引巡撫馬森疏其害請於峽江縣建橋設關扼閩廣要津盡復淮鹽額稍增至四十七萬引未久橋廢增額復除三十九年命副都御史鄧懋卿總

六典通考卷九十三

八

理淮浙山東長蘆鹽法懋卿嚴嵩黨也苞苴無虛日兩淮額鹽銀六十一萬有奇自設工本鹽增九十萬懋卿復增遂滿百萬半年一解又搜括四司殘鹽得銀幾二百萬乃立刻限法每卒一人季限獲私鹽有定數不及數輒削其僱役錢遷卒乃其為私販以牟大利甚至劫估船誣以鹽盜而執之流毒遍海濱矣巡鹽御史徐熿言兩淮鹽法七十萬引有奇引二百斤納銀八分永樂後引納粟二斗五升發賣商人利亦什五近年正鹽外加餘鹽餘鹽外加工本工本不足有添單添單不足加添引懋卿趨利目前不顧其後是誤國亂政之尤者今災荒屢告取銀百萬必至逃亡亟欲絕不棘於此於是悉罷懋卿所增者自葉淇變法邊儲多缺嘉靖八年後

稍復開中邊商中引內商守支末年工本鹽行內商有數年不得掣者於是不樂買引而邊商困因營求告掣河鹽河鹽者不上廩困在河徑自超掣易支而獲利捷河鹽行則守支存積者愈久而內商亦困引價彌賤於是姦人專以收買邊引爲事名曰囤戶告掣河鹽坐規厚利時復議正鹽外附帶餘鹽以抵工本囤戶因得賤買餘鹽而貴售之邊商與內商愈困矣隆慶二年屯鹽都御史龐尙鵬疏言內商安坐邊商遠輸勞逸不均故掣河鹽者以惠邊商也然河鹽既行准鹽必滯內商無所得利則邊商之引不售今宜停掣河鹽但別邊商引價自見引及起紙關引到司勘合別爲三處定銀若干邊商倉鈔已到內商不得留難蓋河鹽停則准鹽速行引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三

九

價定則開中自多帝從之自嘉靖中常股存積並開准額歲課七十萬五千餘引又增各邊新引歲二十萬萬麻時搜遠年廢引六十餘萬舊出課額外無正鹽止令商買補餘鹽餘鹽久盡惟計引重科加煎飛派而已時兩淮引價餘銀百二十萬增至百四十五萬新引日益正引日壅千戶尹英請配賣沒官鹽可得銀六萬兩大學士張位等爭之二十六年中官魯保壽兩淮沒官餘鹽乃開存積八萬引引重五百七十七斤越次超掣壓正鹽不行商民大擾而姦人爭言鹽利山西福建諸稅監皆領鹽課矣百戶高時夏奏浙閩餘鹽歲可變價三十萬兩巡撫金學曾勘奏皆罔疏入不省於是福建解銀萬三千兩有奇浙江解三萬七千兩有奇借名苛歛商困

引壅戶部尙書趙世卿言額外多取一分則正課少一分而國計愈絀請悉罷無名浮課不報李太后遺詔獨各運司浮課商困稍避而舊引壅滯戶部上鹽法十議正行見引附銷積引巡鹽御史龍遇奇立綱法以舊引附見引行淮南編爲十綱淮北編爲十四綱計十餘年則舊引盡行從之天啟時言利者悉搜括務增引超掣巧立名目以取之所入無算論者比之絕流而漁崇禎中給事中黃承昊條上鹽政頗欲有所釐革時兵餉大絀不能行也初諸王府就近地支鹽官民戶口食鹽皆計口納鈔自行關支而官吏食鹽多冒增口數有一官支二千餘斤一吏支五百餘斤者乃限吏典不得過十口文武官不過三十口大口鈔十二貫支鹽十二斤小口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三

十

半之景泰三年始以鹽折給官俸百四十斤當米一石京官歲遣吏下場恣爲姦利錦衣吏益暴聯艦私販有司不能詰巡鹽御史乃定百司食鹽數攬束以給吏禁母下場納鈔餽輓費無所出吏多亡嘉靖中尙書嚴納疏請革之自後百司停支食鹽惟戶部及十三道御史如故軍民計口納鈔者浙一斤而商賈持鹽赴官官爲欲散追徵之急過於租賦正統時從給事中鮑輝言令民自買食鹽於商罷納米令且鬻十斤以下者勿以私鹽論而鹽鈔不除後條法行遂編入正賦

山征 茶法

唐書載陸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于時鬻茶者畫羽形置煬突間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

卒然則嗜茶權茶其皆始於貞元間乎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及出奉天乃詔亟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國用須有供儲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人要路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委滂處置條目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錢極贍穆宗即位兩鎮用兵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茶每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主

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為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二使置權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使復令納權加價大和九年令狐楚奏新置權茶使類伏以江淮間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權茶實為盡政蓋是王涯被減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裁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今宗社降靈姦凶盡戮聖明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瑛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稅以

通商旅正稅茶商多被私販侵奪請委強幹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欺從之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少亦死僱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園戶私鬻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天下稅益增倍貞元江淮茶為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棕每斤增稅五錢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胡寅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鉉楊慎矜章堅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張滂稅茶則悉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主

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者有之至於官盡權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為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推埋惡少竊販之害與偶有販獲姦人猾吏相為囊橐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沈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於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止訟佐國用其利亦

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大中祥符二年編成茶法條貫并課利總數二十三策自新法行舊有交引未給者已給未至京師者已至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慮價賤亂法悉改以它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覺舉諸權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三百萬貫七年增九十萬貫八年纔百六十萬貫是時有司以京師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踰限未至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縉謂之帖納豪商率及限小商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三

去

或無帖納則賤鬻於豪商一歲文移改至十數商人惑之天禧二年諫議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望重定經久之制詔與三司詳定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權貨務納縉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帖納茶貨詔入百千增五千茶與之餘從其請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以謂邊糴纜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後雖屢變法然不能亡徹天聖元年三司使李諮等更定法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縉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縉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

五萬五千總縉錢十三萬除九萬餘縉為本錢歲纔得息錢三萬餘縉官吏廩給雜費不預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又益以東南縉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行帖射法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醫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若歲課帖射不盡或無人帖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輸不足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皆罷之其入錢射六務茶者如舊制江淮計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問又遣官行視茶積諸等條上利害且言

大典通考 卷九十三

去

陝西鎮戎軍入粟直二萬八千河北定州入粟直四萬五千給茶皆直十萬以蘄州市茶本錢視鎮戎軍粟直反亡本錢三之一得不償失徹在茶與邊糴相須為用故更今法以新舊二法較之乾興元年用三說法每券十萬茶售錢五萬一千至六萬二千香藥象齒售錢四萬一千有奇東南縉錢售錢八萬三千而京師實入縉錢五十七萬有奇邊儲芻二百五萬餘園粟二百九十八萬石天聖用新法茶及香藥東南縉錢每給直十萬茶入實錢七萬四千有奇至八萬香藥象齒入錢七萬二千有奇東南縉錢入錢十萬五百而京師實入縉錢增一百四萬有奇邊儲芻增一千一百六十九萬餘園粟增二百一十三萬餘石舊以虛估給券者至京師為出

錢售之或折爲實錢給茶其先賤售於茶商者券錢十萬使別輸實錢五萬共給天禧五年茶直十五萬小商百萬以下不免輸錢每券十萬給茶直七萬至七萬五千天禧茶盡則給乾興以後茶仍增別輸錢五萬者爲七萬竝給耗如舊俟舊券盡而止如此又省合給茶及香藥象齒東南緡錢總直緡一百七十一萬二府大臣亦言所省及增收計緡錢六百五十餘萬時邊儲多者有四年少者有二年之蓄而東南茶亦無滯積詔有司榜諭商賈賜典吏銀緡有差天聖三年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未售者六百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帖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蠹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園戶輸課不足如商人入息而園戶貧弱力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七

不能給煩擾益甚姦人倚帖射爲名強市盜販侵奪官利弊不可不革遂罷帖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爽等又請凡入錢京師售海州荆南茶者損爲七萬七千售眞州等四務十三場茶者又第損之給茶皆直十萬自是河北入中復用三說法舊給東南緡錢者以京師推貨務錢償之罷李諮三司使時園戶負歲課不能償太湖等九場通息錢十三萬緡詔悉蠲之自爽等改制茶法屢廢景祐三年河北轉運使楊偕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贖一歲邊計命諮與參知政事蔡齊等合議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必得交引鋪爲保任并得三司符驗然後給錢坐賈率多邀

求三司吏稽留爲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諮等又言天聖四年許陝西入中願得茶者所在給券徑趨東南受茶商獲利爭欲售陝西券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請更約東重私販之禁聽商人輸錢五分餘爲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諮等復言自爽等變法損財不可勝計且以天聖九年至景祐二年五年間河北入中虛費緡錢五百六十八萬今一旦復用舊法恐豪商不便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論於是下詔戒勅而濫費自此少矣康定元年葉清臣爲三司使請內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以東南鹽代京師實錢詔罷止二百萬石慶曆八年三司鹽鐵判官董洵請復三說法三司以爲然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六

因言見錢法行京師錢入少出多恐無以贖給請如洵議以茶鹽香藥緡錢四物加之於是四說之法與三說法並行於河北不數年茶法復壞皇祐二年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得穀二百二十八萬餘石芻五十六萬餘圍而費緡錢一百五十五萬有奇茶鹽香藥民用有限推貨務歲課不過五百萬緡今散於民間者既多積而不售故券直亦賤茶直十萬舊錢六萬五千今止二千香一斤舊售錢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兩失其利請復行見錢法乃詔食貨法壞芻粟價益倍商賈不行豪富之家乘時牟利吏緣爲姦自今議者須究厥理事已上而驗問無狀者實之重罰至和三年河北提舉羅便糧草辭向建議竝邊十七州軍歲計粟百八十萬石爲

錢百六十萬緡豆六十五萬石芻三百七十萬圍並邊租賦歲可得粟豆芻五十萬其餘皆商人入中請罷並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時楊察爲三司使請輦緡四十萬匹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入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里遠近優增其直償之且省輦運之費唯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翰林學士韓絳言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費從官給本路舊輪稅緡者毋得折爲見錢入中芻豆罷勿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償以銀緡緡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須而通商之議起矣初官既權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九

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嚴於它茶犯者舉尤重然約束愈密冒禁愈繁園戶困於征取官司竝緣侵擾因陷阜戾至破產逃匿又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四百二十二萬餘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二百六萬餘斤唯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本息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凍積官利無幾景祐中葉清臣上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筦既奪其資又加之舉黥流日報踰冒不悛度支費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劄剝園戶資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斂之名官曹滋虐濫之罰商吏協計倒持利權幸在更張倍求其羨富

人豪族坐以買贏薄販下估日皆腴削臣嘗校計茶利所入景祐元年息錢五十九萬餘緡所售食茶并本息歲課亦祇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通行六十五州軍稅錢已五十七萬緡若天下通商稅錢數倍榷務山場食茶之利盡可籠取況不費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輿輦運之勞不濫徒隸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時而窮盛德之事俟聖不惑議者謂榷賣有定率征稅無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數出錢人不厭取景祐元年天下戶千二十九萬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萬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爲產茶州軍內外郭鄉居五分之一丁賦三十村鄉丁賦二十不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十

產茶州軍郭村鄉如前計之第損十錢歲計已及緡錢四十萬榷茶之利止九十餘萬緡通商收稅三倍可得一百七十餘萬緡加口賦二百一十餘萬緡或於收稅則例微加增益卽所增至寡所聚愈厚比於官自榷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時三司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卨三班奉職王嘉麟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所在征算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嘉麟爲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時富弼韓琦曾公亮執政決意罷之三年十月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入二百二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纔一百二十八萬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入

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爲本錢纔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釐運糜耗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不與焉至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益繁宜約至和以後歲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詔遣官分行六路還言如三司議便四年二月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開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賊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者爲陷窅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遣使者就問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俾通商利歷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三

世之敝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初議弛禁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爲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爲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行天下矣時學士劉敞歐陽修頗論其事以謂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今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辜先時大商富賈爲國愁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五害略與敞意同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之敞等言不聽治平中歲入臘茶四

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論曰孟子有言文王之囿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天下之利與天下其王者大公之心未嘗持一物爲己私也秦漢以後稍嚴山澤之禁而唐之中世有茶有醬二者土地之氣融結而成草樹之芽應候而發民之得此者或彈開鑿種植之力而於國家何與焉願必推其歲入之息以爲經常之費立法亦良苛矣然自唐建中間趙贊獻議其後張滂繼之至於今千數百年有國家者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三

沿爲通制雖聖明復起孰肯蠲其不貸之稗而爲破格之恩特宜酌輕重以立權衡使官與民兩收其利庶幾法具而恩亦存焉唐王涯爲鹽鐵使令民間所種樹悉移載入官刻剝之怨深中骨髓破家覆族禍非偶然至於裴休條申禁法當世號爲精詳迨宋初諸主猶多循而用之夫茶者日用飲食之物絲毫出入皆掌之官使民不得自相鬻買此不便人情之甚者加以暴吏苛索株連比戶逃徙失業所在多有故蜀人之諺以爲地非生茶實生禍耳若乃物久滯積浸致腐敗或棄之於火或投之於江非特官坐而失其利亦使天地菁英之產不獲効用於人豈所謂能盡物性者乎有宋仁宗一朝

茶法屢變名目猥多自天聖至於慶歷李諮董沔孫奭之徒各伸異見互相是非朝令夕改莫知適從最後博聚羣議詳究利害歸貨於商入權於官是時韓富諸賢力嚮其說而仁宗獨見之明堅執不移滌累朝之蠹弊拯生人之困窮故至今讀嘉祐詔書仁厚惻怛之旨流溢言外所謂恩寓於法者其殆是乎異代以後非無嗜利之君心計之臣然莫有議變茲法者豈非以仁宗之斟酌盡當歟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三

三

六典通考卷九十四

湖西閭鎮珩輯

市政考

山征 茶法

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經略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邊所嗜唯茶乏茶與市詔趨杞據見茶計水陸運致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初蜀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輸紬絹一匹錢十折縣一兩錢二折輸草一圍役錢視其賦稅額總三十萬杞迺屬諸州勅設官場歲增息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既而運茶積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一
滯歲課不給建畫於彭漢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折腳費以布息助茶利川峽路民茶息收什之三盡賣於官場私交易者至徒刑仍沒所有物以待賞給於是蜀茶盡榷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出茶比東南十不及一諸路許通商兩川為禁地虧損治體如解州有鹽池民間煎者乃是私鹽晉州有礬山民間煉者乃是私礬今川蜀茶園皆百姓已物與解鹽礬礬不同又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務盡榷民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變轉不休豈止三分詔息止收十之一國子博士李稷建議賣茶官非材許對易如闕員於前資待闕官差茶場司事州郡母

得越職聽治又裁立中價定歲入課額及設酬賞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場大小使臣並不限員重圍戶採造黃花秋葉茶之禁犯者沒官場官買茶精良滿五千馱至萬馱第賞有差而所買竊惡偽濫者計虧坐贓論凡茶場州軍知州通判並兼提舉經略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入熙河秦鳳涇原路如私販臘茶法行之一年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六十餘緡蒲宗閔請巴州等處產茶並用榷法五年陸師閔代稷位乃言稷治茶五年百費外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餘緡詔賜田十頃而師閔榷利尤刻建言文階州接連階爲禁地有博馬賣茶場文獨通商乞文龍二州並禁榷仍許川路餘茶貨入陝西變賣於成都府置博賣都茶場事皆

大典通考卷九十四

二

施行初李杞增諸州茶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爲場六陝西賣茶爲場三百三十二稅息至稷五十萬及師閔爲百萬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奏疏曰蜀茶之出不過數十州人賴以爲生茶司盡榷而市之園戶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額至數十斤官所給錢靡耗於公者不一給借保任輸入視驗皆河僧主之故費於牙僧者又不知幾何官於園戶名爲平市而實奪之園戶有逃免有投死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謂地非生茶實生禍也願遣使者考茶法之弊以蘇蜀民右司諫蘇轍繼言呂陶嘗奏改茶法止行長引令民自販每緡長引錢百孫迴李稷入蜀盡力掎取息錢長引並行民間始不易矣且盜賊賊及二貫

止徒一年出賞五千今民有以錢八百私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不顧輕重之宜皆由傾險小人不識事體且備陳五害呂陶亦條上利害詔付黃廉體量明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爲計置永興鄜延環慶許通商以茶易穀者聽仍舊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詔成都等茶事司以三百萬緡爲額本茶在諸路者熙甯八年詔都提舉市易司歲買商茶以三百萬斤爲額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稅租錢諸州通判轉運司月暨歲終比較都數之法七年以茶隸提刑司稅務毋得更易爲襍稅收受崇甯元年右僕射蔡京言祖宗禁榷歲收淨利三百二十餘萬貫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後法制寢

大典通考卷九十四

三

壞私販公行遂罷禁榷行通商法商旅所至與官爲市四十餘年利源寢失謂宜荆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仍舊禁榷官買勿復科民產茶州郡隨所置場申商人園戶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戶租折稅仍舊許民赴場輸息量斤數給短引餘聽商人於榷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糧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道登時批發至所指地然後計稅盡輸買茶本錢以度牒未鹽鈔諸邑封樁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爲率給諸路官措置詔聽四年罷官置場商旅給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籠節官爲抽盤循第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大觀元年議提舉茶事司保驗一路產茶高下價直低昂

而請茶短引以地遠近程以三等之期復慮商旅影挾舊引
冒詐規利御筆申飭諸路茶息各增錢十三年七路歲息一
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惟貨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
千餘緡政和二年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往
陝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
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初客販茶用舊引影帶者眾詔販
長引重三千斤者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用新引以
一斤帶二斤而合同場之法出矣場置產茶州軍而簿給於
都茶場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製有贏數即沒官定新引
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初茶戶投狀籍於官非在籍
者禁與商旅貿易未幾即罷初限計斤重贏一千五百斤用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四

新引帖販或止願販新茶帶賣者聽未幾帶賣者多又罷其
令陝西舊通蜀茶崇甯二年始通東南茶政和中陝西沒官
茶令估賣繼以妨商旅令焚棄俄令正茶沒官者聽與販
引外利茶及私茶數以給告者長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
歲繳納久之令已買引而未得於園戶者期七年許民間同
賣以二浙鹽香司有言而止時吏爭以贏羨為功朝廷亦嚴
比較州郡惟恐負課優假商人邠州通判張益謙奏陝西非
產茶地未經立額歲歲比較第務增益稍或虧少程督如星
州縣懼殿招誘豪商增價以幸其來故陝西茶價斤至五六
緡或稍裁則批改文引轉之它郡及配之舖戶安能盡售均
及稅農民實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政和六年
收息一千萬緡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六百餘斤初
福建茶在東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禁榷餘路通商元豐七

年王子京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榷法自熙甯榷聽
通商茶戶售客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遊
利無過於此乞仍行榷法建州歲出茶三百萬斤南劍州二
十餘萬斤欲盡買入官度逐州軍民戶多少及約鄰路民用
之數計置即官場賣嚴立告賞禁建州賣私末茶借豐國監
錢十萬緡為本從之帝聞鄂州失催茶稅輒獨之建州園戶
以茶鹽濫當納為錢三萬六千餘緡慮不能償令準輸茶
初成都帥司蔡延慶言印部川蠻主苴尅等願賣馬詔以茶
招來後聞蠻情非便罷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劾王子京買
臘茶抑民罷子京任令福建禁榷州軍視舊餘並通商桂州
修仁等縣禁榷及陝西碎賣芽茶皆罷崇甯二年尚書言建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五

劍二州茶額七十餘萬斤本錢多不繼詔更給度牒四百及
諸邑封樁商旅販臘茶蠲其稅私販者治元售之家臘茶舊
法免稅大觀三年始收焉四年私販勿治元售家政和三年
詔免輸短引許依長引於諸路住賣後末骨茶每引增五百
斤諸路監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買聽依商旅買引六年詔
福建茶園如鹽田量產多寡均稅重和元年定福建末茶斤
重長引六百斤為率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紉置
水磨在京茶戶擅磨末茶者有禁許赴官請買而茶舖入米
豆雜物揉和者募人告一兩賞三千一斤十千至五十千商
賈販茶應往府界及在京師須令產茶山場州軍給引並赴
京場中賣犯者依私販臘茶法諸路末茶入府界者復嚴禁

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崇寧二年提舉京城茶場所
奏紹聖初興復水磨歲收二十六萬餘緡四年於長葛等處
京索澗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餘所自輔郡權法罷遂失其
利請復舉行從之尋詔商販臘茶入京者本場盡買其翻引
出外者改堆塚錢歲買山場草茶以五百萬斤爲率客茶至
京者許官場買十之三驗元引買價量增三年罷之政和元
年定入京住賣者許借江入汴指宅路住賣者禁已請引者
竝赴京二年尙書省言水磨茶止行京城餘路竝罷從之建
炎初眞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時茶產東南者浙東西江東
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廣東西雷川顧渚生石上者謂之紫笋
毗陵之陽羨紹興之曰鑄發源之謝源隆興之黃龍雙井皆

大典通考

卷九十四

木

絕品三年置都茶場罷合同場十八惟洪江興國潭建各置
場一監官一罷食茶小引私茶視私鹽隆興二年淮東宣諭
錢端禮言商販長引茶水路不許過高郵陸路不許過天長
如願往楚州及盱眙界引帖輸翻引錢十貫五百如過淮北
帖輸亦如之當是時商販自權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禁雖
嚴犯法者自若乾道二年戶部言商販至淮北權場折博除
輸翻引錢更輸通貨僧息錢十一緡五百消熙二年長短茶
引權以半依原引斤重錢數分作四緡小引印給而翻引帖
輸錢隨小引輸送紹熙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屬邑科茶七
千餘緡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迥奏請非產茶縣不許民擅
認茶租建甯臘茶北苑第一最佳者曰社前次火前曰雨前

以供五食備賜予太平興國始置大觀後製愈精數愈多歲
貢片茶二十一萬六千斤建炎以來葉濃揚勅等相因爲亂
園丁亡散遂罷紹興二年錫未起大龍鳳茶一千七百二十
八斤五年復減大龍鳳及京錠之半十二年取臘茶爲權場
本凡勝截片錠官盡權之蜀茶細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
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嵋之白牙雅安之蒙頂人亦珍之
舊無權禁熙寧間始置提舉司歲課三十萬元豐中增至百
萬建炎元年成都轉運判官趙開言權茶買馬五害請用嘉
祐故事盡罷權茶而令漕司買馬減額以蘇園戶輕價以惠
行商遂以開同主管川秦茶馬開做蔡京都茶場法以引給
茶商即園戶市茶百斤爲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議其

大典通考

卷九十四

七

出入重私商之禁爲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
十市利頭子錢不預焉所過征一錢所止一錢五分自後引
息錢至一百五萬緡十七年都大茶馬韓球盡取園戶加饒
之茶爲額茶司歲收二百萬而買馬不加多成都府利州路
二十三場歲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收錢二百四十九萬三
千餘緡朝廷歲以一百十三萬緡隸總領所贖軍乾道以後
歲撥止二十萬緡消熙十年遂以五十萬緡爲準茶司官權
出諸司上初元豐開川秦茶場園戶兼輸二稅土產隆安縣
又催理茶課估錢建炎元年立爲額慶元初除之六年詔四
川產茶處歲輸經總制頭子錢五千四十一道有奇科租錢
三千一百四十道有奇

陳傅良曰凡茶之利一官賣以實州縣一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贖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擡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無過李諮林特二法大槩以抑茶商及邊民耳故林特以見錢買入中賤價交抄而以實錢算茶然猶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算茶百千則是去虛估加擡未遠也至李諮復祖劉式之意清化三年詔書丞劉式請令商賈自就圖戶置茶於官場貼射廢榷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貨務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然當時議者徒咎諮法不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八

能惜畱在京見錢而不及其刻剝商賈之怨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擡法嘉祐四年天下無事仁皇慨然弛禁自此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矣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其子蔡條自記之曰公始說上以茶務若所入厚專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邊草名曰便茶而均采結采貼采括采之名起蓋以官告度牒之類第類抑配而邊民不聊生矣

金茶宋人歲供餘多貿易於宋界之榷場大定十六年定香茶罪賞格承安三年設官製之四年淄密甯海蔡州各置坊造新茶每斤為袋直六百命山東河北四路轉運司以各路戶口均其袋數付各司縣鬻之買引者納錢及折物從便又

以山東人戶造賣私茶侵伴榷貨遂定比煎私礬例罪徒二年泰和五年春罷造茶坊諭省臣曰今雖不造茶勿伐其樹其地恣民耕樵六年河南茶樹槁者命補植之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有用之物比歲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易無用也不禁耗財彌甚乃命七品官以上方許食茶不得賣及饋獻不應畱者以斤兩立罪賞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國家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為所易不廣令兼以雜物博易元光二年省臣奏茶出宋地非飲食之急而商賈以金帛易之是徒耗也泰和間嘗禁止後以宋人求和乃罷兵興以來復舉行之然犯者不少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九

衰而邊民又窺利越境私易恐泄軍情或盜賊入境今河南陝西五十餘郡郡日食茶二十袋袋直銀二兩一歲妄費民銀三十餘萬柰何以有用之貨資敵乎乃制五品以上官素蓄者存之禁不得賣饋餘人並禁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萬貫

元至元五年用運使白廣言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發賣私採賣者罪與私鹽法同六年立四川監榷茶場使司掌之宋既平用左丞呂文煥言榷江西茶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三分取一長引茶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五年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

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廣之稅除長引專用短引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十八年增額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爲置局令客買引通行貨賣歲終增二萬錠二十一年以食茶課程抑配於民革之而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爲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增爲五貫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丞相僧格增引稅爲十貫尋又改江南茶法管茶提舉司十六所罷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茶商必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外有由給賣零茶者初每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三斤至三十斤分爲十等隨處批引局同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又稅之在江南賣者

六典通考卷九十四

亦宜更稅於是議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征八萬三百錠至大元年以龍興瑞州爲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徵政院四年增額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增至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元年改設批驗茶由局官五年立減引添課法每引增稅爲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年錠七年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天歷二年罷權司歸諸州縣至正二年李宏言國朝立權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處出茶地設提舉司七處專任散賣引每至十二月月初差人句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及到司旬月間司官不能備聚吏帖需求滿欲方能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及還本司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正納官課百二十五兩又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專例錢以爲分司官吏儲之資提舉司復做效遷延茶戶得據已及五六月又存茶引二三本以茶戶消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至得據在手碾磨方與吏卒應門催

州初限茶未發賣何從得錢無非典需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何追非法若楚皆由運司給引之遲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雷在庫多收分例如有過期別行罪定

明有官茶有商茶賍邊易馬官茶間徵課鈔商茶輸課略如鹽制初太祖令商人買茶納錢請引引茶百斤輸錢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別置由帖給之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驗所稱較茶引不相當卽爲私茶犯者與私鹽同罪私茶出境與關隘不識者論死茶引一道輸錢千照茶百斤茶由一道輸錢六百照茶六百斤既又令每引由一道納鈔一貫洪武初定賣茶地宜課司三十取一戶部言陝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四十五頃茶八十

六典通考卷九十四

六萬餘株四川巴茶三百十五頃茶二百三十八萬餘株宜令十株取一無主茶園軍士孳采十取其一以易蕃馬從之於是設茶課司定稅額陝西二萬六千斤有奇四川百萬斤設茶馬司於秦洮河雅諸州自柵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行茶之地五千餘里山後歸德諸州西方諸部落無不以馬售者柵門永甯筠連所產茶名曰剪刀麓葉惟西番用之四川茶鹽都轉運使言宜別立茶局徵其稅易紅纓袍衫米布椒蠟以資國用而居民所收之茶依江南給引販賣法公私兩便於是永甯成都筠連皆設茶局矣川人以茶易毛布毛纓諸物以償茶課自定課額立倉收貯專用以市馬民不敢私採布政司以爲言乃聽民採摘與番易貨詔天全六番司民

其後役專令蒸烏茶易馬初制長河西等番商以馬入雅州易茶由四川巖州衛入黎州始達茶馬司馬一匹茶千八百斤於碶門茶課司給之三十年改設秦州茶馬司於西甯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碶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外巡禁私茶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王椿曰國家權茶本資易馬邊吏失議私販出境惟易紅纓雜物使番人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其嚴為防禁毋致失利是時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帝嘗謂戶部尚書郁新用陝西漢中茶三百萬斤可得馬三萬匹四川松茂茶如之販鬻之禁不可不嚴故遣僉都御史鄧文鑑等察川陝私茶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茶坐死又製金牌信符與諸番要約

大典通考 卷九十四

三

篆文上曰皇帝聖旨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斬凡四十四一而洮州火把藏思慶日等族牌四面納馬三千五百匹河西前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納馬三千五百匹下號金牌降諸番永樂中遞增茶斤市上號藏內府以為契三歲一遣官合符馬者多而茶不足茶禁亦稍弛碶門茶馬司用茶八萬餘斤僅易馬七十匹又多瘦損乃申嚴茶禁設洮州茶馬司又設甘肅茶馬司於陝西行都司地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陝西茶馬太祖禁私茶自三月至九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河州臨洮碶門黎雅宣德十年三月一遣洪武末置成都重慶保甯播州茶倉四所令商人納米中茶宣德中定官茶百斤加耗什一中茶者自遣人赴甘州西甯而支鹽於淮浙以償費商人恃文憑恣私販官課數年不完正統初都御史羅亨信

言其弊乃罷運茶支鹽例官運如故景泰中歲飢令商納粟中茶且令茶百斤折銀五錢商課折色自此始弘治三年御史李鸞言茶馬司所積漸少各邊馬耗而陝西諸郡歲稔無事易粟請於西甯河西洮州三茶馬司召商中茶每引不過百斤每商不過三十引官收十之四餘者始令貨賣可得茶四十萬斤易馬四千匹從之十二年御史王憲言自中茶禁開私茶莫遏易馬不利請停糧茶之例異時或兵荒乃更圖之從其請四川茶課司舊徵數十萬斤易馬永樂以後番馬悉由陝西道川茶多洩爛乃令以三分為率一分收本色二分折銀糧茶停十六年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言召商買茶官買其三一每歲茶五六十萬斤可得馬萬匹從其請

大典通考 卷九十四

三

一清又建議商人不願領價者以半與商令自賣遂著為例一清又請復設巡茶御史兼理馬政武宗寵番僧許西域人例外帶私茶自是茶法遂壞番人市馬不辨權衡止訂篋中馬篋大則官虧小則商病十年巡茶御史王汝舟約為中制千斤為三百三十篋嘉靖三年御史陳講以商茶低偽第茶為上中二品印烙篋上書商名而考之旋定四川茶引五萬道二萬六千為腹引二萬四千為邊引芻茶引三錢葉茶引二錢中茶至八十萬斤止十五年御史劉良卿言洪武初例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備振或以儲邊未嘗禁內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

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毆民爲私販而授之資也大姦闖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罹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甯足二年而商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無用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其勢必相求而制之機在我今茶司居民竊易番馬以待商販及官易時而馬反耗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正茶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賤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其後陝西歲飢茶戶頗通課額三十六年戶部言先時正額茶易馬外多開中以佐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西

公家至五百萬斤今并課茶私茶通計僅九十餘萬宜下巡茶御史議召商多中御史楊美益言歲祲民貧正額尙虧安有贏羨宜守九十萬斤招番易馬之規凡通內地以息私販增開中以備振荒悉從停罷母使與馬分利戶部請易馬外仍開百萬斤召納邊鎮以備軍餉從之末年御史潘一桂言增中商茶頗壅滯宜裁減十四五又言松潘與洮河近私茶關出宜停松潘引目申嚴入番之禁皆報可四川茶引邊茶少而易行腹茶多而常滯隆慶三年裁引萬二千以三萬引屬黎雅四千引屬松潘諸邊四千引畱內地稅銀共萬四千餘兩五年令甘州做洮河西甯事例歲以六月開中兩月內中馬八百匹立賞罰例商引一二年銷完者罰有差踰三年

者罪之沒其附帶茶萬麻五年俺答款塞請開茶市御史李時成言番以茶爲命北狄若得藉以制番貽患匪細部議給百餘篋而勿許其市易十三年以西安鳳翔漢中不與番鄰招商給引抽十三入官餘聽自賣御史鍾化民以私茶闖出多請分任責成陝之漢中關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魚渡垣川之保甯川北道督之府佐一人專駐鷄猴垣率州縣官兵防守從之湖南茶直賤商人越境私販茶戶欲辦本課輒私販出邊番族利私茶之賤不肯納馬御史李楠請禁湖茶令巡茶御史召商給引願報漢興保慶者準中越境下湖南者禁止湖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既而御史徐僑言漢川茶少而直高湖南茶多而直下湖茶之行無妨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五

漢中漢茶味甘而薄湖茶味苦於酥酪爲宜戶部以漢茶爲主湖茶佐之各商中引先給漢川畢乃給湖南如漢引不足則補以湖引報可二十九年陝西巡按御史畢三才言課茶歲有定額先因茶多餘積園戶解納艱難以此改折令商人絕跡五司茶空請令漢中五州縣仍輸本色歲招商中五百引可得馬萬一千九百餘匹部議西甯河洮岷甘莊浪六茶司共易馬九千六百匹著爲令天啟時增中馬二千四百匹明初嚴禁私販久而姦弊生未造商人正引外多給賞由票使得私行番人上駟盡入姦商茶司所市乃中下番得茶叛服自由而將吏又以私馬竄番馬冒支上茶茶法馬政邊防俱壞矣諸產茶地南直隸常德池徽浙江湖嚴衢紹江西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武昌荊州長沙寶慶四

川成都重慶嘉定夔州商人中引則於應天宜興杭州三批
驗所徵茶課則於應天之江東瓜埠自蘇常鎮徽廣德及浙
江河南廣西貴州皆徵鈔雲南則徵銀其上供茶天下貢額
四千有奇福建建甯所貢最爲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筍
及鶴新等號皆採而碾之壓以銀板爲大小煎團太
翅以勞民罷送惟令採茶芽以進復上供戶五百家

論曰夷狄之性得利則喜失利則怨吾中國之待之也
恃有利權以制其死命使夷狄奔走恐後惟所欲弗獲
是懼則虎狼之暴可馴而邊境之患不作自唐貞元以
來回紇賴中國之茶以生於是持彼之馬市吾之茶市
者累至中國既大收其利而番人亦不敢生心外叛至
宋之中世遂設茶馬司以經制之而蜀人恃茶爲衣食
之資墾土樹藝比於五穀歲入正賦以當兩稅當是時
東南之茶皆弛其禁而茶之在蜀地者猶專領以官嚴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六

刑屬禁與唐無異及明太祖有天下綢繆邊防用茶易
馬而尤嚴私販之禁議者謂其固中國之藩籬斷匈奴
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論也夫人之畏死甚於求利西北
高寒馬之所生虜之大利存焉然而朝夕食通酪之食
一日無茶則不足以卻其疾而衛其生彼知吾茶之可
以療死是以願入良馬而不辭非求利也直畏死耳人
情之急莫大乎生死乘其急而假貸之因以邀求厚幣
則豪商大賈得以私擅取予之勢而利權不歸於國家
蓋虜之所欲得者茶耳商旅轉鬻者眾則茶多而價賤
茶多則易得價賤則輕售如是虜將無所求於中國而
反得挾所有以邀中國之利邊境之多故自此始矣未

祖之設爲嚴禁也非獨謂利權在握不使下移於商賈
亦欲以遏夷狄貪求之心而陰制其死生之命而已有
明一代之法莫善於開中顧其初施之於鹽則邊儲給
而國以大饒其後施之於茶則商貨壅而國不勝害同
一法也或用之而便或用之而不便豈其時各異哉亦
視所行之人何如耳嘉隆以還廉茶既多得馬浸少明
之國威遂以不振故制國者無倒柄以授人無棄利以
予敵南使夷狄入貨而求中國毋使中國出資而求夷
狄則富強庶可圖矣

鑿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乃以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七

鑿山歸之州縣五代以來復徇務置官吏
宋白鑿出晉慈坊州無爲軍及汾州之靈石縣綠鑿出慈隔
州及池州之銅陵縣皆設官典領有鑊戶鑿造入官市晉汾
慈州鑿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駄給錢六十隔州鑿減三十
斤給錢八百博賣白鑿價晉州每駄二十一貫五百慈州又
增一貫五百綠鑿汾州每駄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一貫
五百隔州每駄四貫六百散賣白鑿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
九十二錢無爲軍六十錢綠鑿斤七十錢建隆中詔商人私
販幽州鑿官司嚴捕沒入之私販河東幽州鑿一兩以上私
鬻鑿三斤及盜官鑿十斤者棄市清化元年有司言慈鑿滯
積小民多於山谷僻奧之地私鬻侵利而綠鑿價賤不宜與

晉鑿均法詔同犯私茶舉賞先是建隆二年命左諫大夫劉熙古詣晉州制置鑿許商人輸金銀布帛絲綿茶及緡錢官償以鑿歲增課八十萬貫太平興國初歲博緡錢金銀計十二萬餘貫茶積三萬餘貫端拱初銀絹帛二萬餘貫茶計十四萬貫至是言者謂鑿直酬以見錢商人以陳茶入博有利豪商無資國用詔今後惟聽金銀見錢入博至道中白鑿歲課九十七萬六千餘斤綠鑿四十萬五千餘斤鬻錢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鑿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綠鑿增二萬三千餘斤鬻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天聖以來晉慈二州鑿募民鬻之季鬻鑿一盆多者千五六百斤少者六七百斤四分輸一入官餘則官市之無爲軍亦置務鬻鑿後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六

私售鑿禁如私售茶法皇祐中晉慈入鑿二百二十七萬三千六百無爲軍鑿緡錢三萬三千一百治平中晉慈鑿損一百九萬六千五百四斤無爲軍鑿緡錢歲有常課發運使領之視皇祐數無增損陽州鑿入三十熙寧元年知慶州王九萬六千斤亦以易緡錢助河東歲緡廣淵言河東鑿爲利之源請河東京東河北陝西別立鑿法專置提舉官光祿丞楊蟠言坊州產鑿官雖置場而商多私售請置錢戶定其數許於陝西北界黃河東限潼關南及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光化軍令錢戶遞相保察或私賣越界禁如私白鑿法仍增官獲私鑿輒以夾襍減斤重之法從之元豐元年定畿內及京東西五路許賣晉隰鑿陝西自潼關以西黃河以南達於京西均房襄鄧金州則售坊州鑿鑿之出於西山保霸州者售於成都梓州路出無爲軍者餘路售之

私鬻與越界者如私鑿法自熙寧初鑿法始變歲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有奇五年定十八萬三千一百緡有奇爲新額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三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鑿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元祐元年戶部言商旅販鑿舊聽其便適者發運司請用河東例令染肆舖戶連保豫買頗致抑擾詔如舊制元符三年崇儀使林像奏禁河北土鑿非便若卽產鑿地置場官買增價出之罷運晉鑿則官獲淨利無運載之勞民資地產省犯法之弊詔下戶部初熙豐間東南九路官自賣鑿發運司總之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豐之制大觀元年定河北河東鑿額各二十四萬緡淮南九萬緡罷官賣從商販而河東河北淮南各置提舉官政利復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六

舊制淮南鑿事司罷歸發運司上供鑿錢以三萬三千一百緡爲額五年河北河東綠鑿聽客販於東南九路民間見用者依通商地籍之聽買新引帶賣建炎三年措置財用黃潛厚奏許商人販淮南鑿入東南諸路聽輸錢行在而恃引據赴場支鑿紹興十一年以鑄錢司韓球言撫州青贍鑿斤錢一百二十土鑿斤三十省鉛山場所產品高於撫青贍鑿斤一百五十黃鑿斤八十二十九年淮西提舉司定收鑿錢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緡爲額它產鑿所若潭州瀏陽之永興場韶州之岑水場皆置場給引歲有常輸潭州東瀕海大山利而湖梅汀贍四州之姦民聚焉其魁傑者號大洞主小洞主元鑿在廣平者至元二十八年路鵬舉獻磁州武安縣鑿審

十所辦白礬三千斤在潭州者至元十八年李日新自具工本於瀏陽永興礬場煎烹十斤官抽二河南立礬課所於無為路一引重三十斤價鈔五兩

六典通考 卷九十四

千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湖西閩鎮新輯

市政考

山征坑治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也若以時取

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也物地古其形色知賦賦也巡其禁令其

禁明管子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

然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鈹謂行服連聲所以

載作器輶輦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

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

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強強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

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耜鐵之重

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

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多

秦并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

為幣秦以一鎰為一金

漢黃金重一斤直錢萬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公羊

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武帝時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

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鑄黃金為麟趾裏蹄以協瑞焉日知

時黃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賜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

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樂大至齋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

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

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

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

挾黃金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

有六十置黃門鈞府藏府中向方處處各有數百斤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早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鳩中有金二萬斤銀八萬斤昭烈帝益州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兩齊書蕭穎甫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穎甫起兵乃取此龍以充軍實梁書武陵王紀傳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鎊至有百鎊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尚書疏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令金一帝又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若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金一帝又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若贖曰孝武始造白金三品乃雜鑄銀錫爲之此卽漢書安息國以銀爲錢之制其文有龍有馬有龜所直各不同王莽卽用銀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民往往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鐵官凡四十郡京兆鄭左馮翊夏陽扶風雍涇弘農宜陽潁陽隆慮河南潁川陽城汝南西平南陽宛廬江皖山陽沛武安常山都鄉千乘郡千乘齊臨淄東萊東羊東海下邳胸濟南東平陵歷城泰山濰臨淮鹽濱堂邑桂陽漢中沔陽德陽武陽南安蜀臨邛琅瑯漁陽右北平夕陽遼東平郭西膠

東郡秋魯楚彭城廣陵中王莽時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山北平東平城陽莒涿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朱提縣名屬蜀它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泊宅編云當時黃金一兩才直錢六百朱提銀一兩才直錢二百

馬端臨曰金莫多於漢然民間之淘取官府之徵斂史未嘗言之度未必如後世之甚也三代之時服食器用貢獻有程用度有節未嘗多取於民後之言利者始以爲山海天地之藏上之人當取其利以富國而不可爲彘強者所擅其說發於管仲而盛於桑弘羊孔僅之徒然不過曰鹽曰鐵則以其適於民用也金爲天地之秘寶獨未聞有征權之事漢法民私鑄鐵者鈇左趾博士使郡國矯詔令民鑄器者罪至死鐵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鐵者又置小鐵

官也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國家之征利無資於金也貨殖傳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富強致富不由於金也上下之間好尚如此蓋猶有古人不貴難得之貨之遺意云

後漢永平十七年溧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以獻十五年復置涿郡故安鐵官郡有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願炎武曰古金三品黑金是鐵赤金是銅黃金是金夏后之時九牧貢金乃鑄鼎於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官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質荆軻之擊秦王中銅柱而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始皇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卽銅人也三輔舊事曰聚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漢世在長樂宮門魏志云董卓壞以鑄小錢吳王闔閭冢銅槨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銅爲槨戰國至秦攻爭紛亂銅不充用故以鐵足之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是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所以鐵工比肩而銅工稍絕二漢之世愈見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鑄三寶刀二七首天下百鍊之精利而悉是鑄鐵不能復鑄銅矣考之於史自漢以後銅器絕少惟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鑄黃龍鳳凰各一而武后鑄銅爲九州鼎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唐韓滉軍節度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自此之外寂爾無聞止有銅馬銅駝銅匱之屬昭烈入蜀僅鑄鐵錢而見存於今者如真定之佛

清州之牛滄州之獅無非黑金者矣元史至治元年三月造壽安山寺治銅五

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冷君西北小首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若星居人聚觀皆是銀礫鑄得銀也

齊永明八年劉浚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

二尺得銅有古掘銅坑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嚴道地

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鑄甚可經略并獻蒙山洞及銅石各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

後魏漢中有金戶千餘家常淘漢水沙金年終輸之及臨淮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王戎為梁州刺史奏罷之按西陽雜俎魏明帝時昆明貢沙銀礫注承昌有水出金如珠在沙中南史夷貊傳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則夜出飛狀如螢火此皆沙

司奏長安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其秋恆州又上言白登山馬邑郡界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潔白有

人共之熙平二年尚書崔亮奏恆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四銖葦池谷鑛計一斗得銅五兩鸞帳山鑛計

一斗得銅四兩河南郡王屋山鑛計一斗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者銅官舊迹既有治利所宜開鑛

從之水經注黃水出零陽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

唐金銀鐵錫之治一百八十六陝西潤饒循信五州銀治五

十八銅治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唐六典掌治署令掌鑄凡天下諸州出銅鐵之所聽人私採官收其稅西邊北邊諸

州禁人無置鐵治及採鑄若器用所須則具名數移于所由官供之私者私市之凡諸治所造鉛山四汾州礬山七貞觀

中御史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諸山銀坑上謂曰昔堯抵璧於山捐珠於谷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

士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麟德二年廢峽山銅治四十八開元十五年稅伊陽五重

山銀錫天寶五年李林甫為相謂李適之日華山有金鑛采以開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鑛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薄適之慮事不熱適之自

是失德宗時戶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皆隸鹽鐵使及洞判度支上言商州紅崖冶出銅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鑿山取銅置十鑪鑄錢而罷江淮七監從之

元和初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并請於郴州舊桂陽

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是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

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州縣官節級科罪三年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

鑄銀者無益於生人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禁斷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州縣刺史選利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天下不過萬餘緡不能當一縣茶稅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

使去去二月中宣令進子計用銀及宣宗增河湟戍
九千四百餘兩其貯備都無二三百兩兵衣絹五十二萬匹
供國用增銀治二鐵山七十一廢銅治二十七鉛山一天下
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
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日知錄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
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
愈奏狀亦言五疋買賣一以銀元積奏狀言自嶺已南以
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用水銀
朱砂絹綵巾帽以相市杜氏通典載唐度支歲計之數粟
則二千五百餘萬石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錢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六

則二百餘萬貫未嘗有銀其土貢則貴州貢銀百兩鄂新
黨三州各貢銀五十兩賀州貢銀三十兩邵端昭潘辨高
龔潯嚴封春羅生寶橫象瀧藤平琴廉義柳勤康恩崖萬
安二十七州各貢銀二十兩是唐人以銀為貢而不以為
賦也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

後唐長興二年勅今後不計農器燒器諸物並許百姓自鑄
造諸道監治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外祇管
出生鐵比已前價每斤減十文貨賣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
鍊巡檢節級勾當賣鐵場官并舖戶並廢鄉村百姓於夏秋
苗畝上納農器錢一文五分足隨夏秋二稅送納莊宗將敗
通報魏王平蜀得金銀五十兩當悉給爾等李繼昭既反復
降其母楊氏善蓄財乃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莊宗之

宦官伶人并賂對皇后繼嗣由是得稱幕客
彥超作為銀射利則其時民間皆用銀可知

晉天福六年赦節文諸道鐵冶先時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
場中買鐵今後許百姓鑄造買賣所在場院不得禁止

宋金銀銅鐵鉛錫監冶場務二百有一金產商饒欽撫四州
南安軍銀產鳳建桂陽三州有三監饒信虔越衢處道福汀
漳南劍韶康英連恩春十七州建昌邵武南安三軍五十一
場秦隴興元三州務三銅產饒處建英信汀漳南劍八州南
安邵武二軍三十五場梓州務一鐵產徐兗相三州四監河
南鳳翔同虢儀斬黃袁英九州興國軍十二冶晉磁鳳禮道
渠合梅陝耀坊虔汀吉十四州二十務信鄆連建南劍五州
邵武軍二十五場鉛產越建連英春韶衢汀漳南劍十州南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七

安邵武二軍三十六場務錫產河南南康虔道賀潮循七州
南安軍九場水銀產秦階商鳳四州四場朱砂產商宜二州
官順監三場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
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彫弊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稍減於
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宜減三分之一民
鑄銅為佛像浮圖及人物無用者禁之銅鐵不得闕出蕃界
及化外至道二年有司言定州諸山多銀礦而鳳州山銅礦
復出采鍊大獲皆良請置官醫掌其事太宗曰地不受寶當
與眾庶共之不許東西川監酒商稅謀半輸銀帛外有司請
天聖中登萊采金歲益數千兩仁宗命獎勵官吏宰相王曾
曰采金多則背本趨末者眾不宜誘之景祐中登萊飢詔弛

金禁聽民采取俟歲豐復故後治之不發者或廢之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鐵七百二十四萬一千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斤治平中或增治或復故者六十有八而諸州院治總二百七十一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金治十一登號秦鳳商隴越衛饒信虔郴衡漳汀泉建福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銀治八十四饒信虔建漳汀南劍泉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銅治四十六登萊徐充鳳翔陝儀邢統磁虔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劍英韶渠合資二十四州興國邵武二軍鐵治七十七越衛信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八

汀南劍英韶春連九州邵武軍鉛治三十商統虔道賀潮循七州錫治十六而水銀丹砂州治皆置吏主之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六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獨水銀無增損熙寧八年令近院治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元豐元年金收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萬一千九百七十七斤鉛九百九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二萬一千八百九十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先是廣西經略司言邕州右江填乃洞產金請以鄧開

鑿金場凡得金為錢二十五萬緡開再遷官元豐四年以所產薄罷貢而虔吉州界鉛悉禁之七年戶部請復開銅禁院治凡百三十六所領於虔部紹聖元年蔡京奏岑水場銅錫額浸虧而商號間苗脈多陝民不習烹采請募南方善工詣陝西經畫擇地興治於是許天啟同管幹陝西院治事初新舊院治合為一司而漕司兼領天啟請川陝京西路院治自為一司許檢東州縣刺舉官吏而漕司不復隸院治久之中書奏天啟所領首末六歲總新舊銅止收二百六萬餘斤而兵匠等費繁多罷之崇甯元年提舉江淮等路銅事游經言信州贍銅古院二一為贍水浸銅工少利多其水有限一為贍土煎銅無窮而為利算計置之初宜增本損息浸銅斤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九

以錢五十為本煎銅以八十詔用其言四年湖北旺溪金場歲收金千兩置監官廣東漕臣王覺言岑水場去年收銅增租額三萬九千一百斤較常年增六十六萬一千斤遂增其秩是歲山澤院治名數令監司置籍非所當收者別籍之大觀二年詔金銀院發私開淘取者以盜論院治舊不隸知縣縣丞者並令隸監賞罰減正官一等有治地知縣月行點閱言者論其職在官導德澤平征賦獄訟不宜為諸司走山谷間遂已之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峒其峽川夷陵宜郡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采之地漕司既乏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買金司有金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於荆南置司

廣東漕司復奏端州高明惠州楊梅東院康州雲列潮州豐政連州元魚銅院黃田白寶廣州大利宜祿韶州伍注岑水銅岡循州大佐羅翊英州鍾銅凡十六場請並如舊循之夜明英之竹溪韶之思溪連之同安請更遣攝官從之三年院治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令工部置籍錄注歲半消補上之尚書省措置陝西院治蔣彝奏本路收金千六百兩它物有差詔輸大觀西庫彝增秩官屬各減磨勘年四年令監司遣官同諸縣丞徧視院治之利爲圖籍錄注監司覆實保奏議遣官再覆酌重輕加賞異同脫漏者舉之六年川陝路各置提轄廣東漕司言本路鐵場院治九十二所歲額收鐵二百八十九萬餘斤浸銅之餘無它用詔令官悉市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十

以廣浸從尚書省奏令江東西福建兩浙漕臣皆領院治七年提舉東南九路院治徐禔奏部內山澤院治或希世珍物及古寶器請赴書藝局上進蓋自政和初京西漕臣王琦奏太和山產水精知桂州王覺奏杭門等處產金及生花金田提轄京西院治王景文奏汝州青嶺鎮界產瑪瑙其後涇州界蕃官結彪地內金院千餘收生熟金四等凡百三十四兩有奇蔡京請宣付史館帥百官表賀故禮有是請焉尚書省言徐禔以東南黑鉛畱給鼓鑄餘悉造丹粉糞以濟用詔諸路常平司以三十萬輸大觀西庫餘從所請明年令諸路鐵做茶鹽法權鬻置鑪治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聽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私用貿易者禁之先是元豐六

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利國蕪蕪二監鐵少不能給請鐵從官興煽所獲多數倍自是官權鐵造器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官爲鑄造唯許鑄瀉戶市之鐵器臣言鹽鐵利均今鹽筴推行而鐵貨尙未講畫請卽治戶未償之錢收其已煉之鐵爲器鬻之京東二監及河東回鎮等治其利不貲而河東鐵炭最盛若官權爲器以鬻一路旁及陝雍利入甚廣且以銷盜鑄之弊又夏人茶山爲治既入中國乏鐵爲器聞以鹽易鐵錢於邊若官自爲器則鐵與錢俱重請權諸路鐵擇最盛者置監設官總之凡農具器用皆官鑄造表以字號官本之餘取息二分仍置鐵引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十一

以通諸路儲其錢助三路鈔本于是嚴貿易之禁而鐵利盡權於官廣東廉訪黃烈等言廣惠英康韶州興慶府政和中國寶司立院治金銀等歲額或苗脈微或無人承買而浮冗之人虛託其名發毀民田騷動邀販詔政和六年所立額並罷舊有苗脈可給旅課者如故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溪沙磧楚金許民隨金脈淘采立課額或以分數取之置相州安陽縣銅冶村監官以常平司謂銅冶村近在河北得利多故也六年詔院治之利二廣爲最比歲所入稽之熙豐十不逮一令漕臣鄭良提舉經畫分任官屬典掌計置取元豐以來歲入多數立額定爲常賦院治司母預焉時江淮荆浙等九路院治凡二百四十五鑄錢院監十八歲額三百餘萬緡宋初

舊有院治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初隸諸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甯已後廣搜利穴權賦益備凡屬之提舉司者謂之新院治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為本金銀等物皆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政和間數罷數復然告發之地多壞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為損欽宗即位詔悉罷之南渡院治廢興不常湖南廣東江東西金冶二百六十七廢者一百四十二湖南廣東福建浙東廣西江東西銀冶一百七十四廢者八十四潼川湖南利州廣東浙東廣西江東西福建銅冶一百九廢者四十五舊額歲七百五萬七千二百六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二十六萬三千一百六十斤有奇准西夔州成都利州廣東福建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浙東廣西江東西鐵冶六百三十八廢者二百五十一舊額歲二百一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斤有奇乾道歲入八十八萬三百斤有奇准西湖南廣東福建浙東江西鉛冶五十二廢者十五舊額歲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斤有奇乾道歲入一十九萬一千二百四十斤有奇湖南廣東江西錫冶一百一十八廢者四十四舊額歲七十六萬一千二百斤有奇乾道歲入二萬四百五十斤有奇宋初諸冶外隸轉運司內隸金部崇甯二年始隸石曹建炎元年復舊隆興二年院治監官歲收買金四千兩銀十萬兩銅錫四十萬斤鉛一百二十萬斤者轉一官守俸部內歲比租額增金一萬兩銀十萬兩銅一百萬斤亦轉一官令丞歲收買及監官格內之數

減半推賞端平三年赦文諸路州縣院治與廢在觀寺祠廟亦不得受理訪聞官司利於告發更不究實多致擾害自今許人戶越訴官吏并訟者重賞典憲及有院治停閉苗脈不發之所州縣勒令院戶虛認歲額提點錢司覆實追正遼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哈準原作曷部者多鐵曷朮國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濕河曰賽音楚古爾蘇原作三日手山神冊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曰鐵利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引置採煉者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幽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引置冶太平間於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引與冶採煉自此說天祚國賴其利張孝傑為北府宰相貪貨無厭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為宰相家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金大定三年制金銀坑治許民間採二十分取一為稅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九年御史臺奏河南府以和買金銀抑配百姓且下其直上曰初朕欲泉貨流通故令行豈可反害民乎遂罷之世宗紀大定七年禁服用金錢總賣者皆抵罪十二年詔金銀坑治悉民採母收稅二十七年尙書省奏聽民於農隙採銀承納官課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錠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錠三年以提刑司言封諸處銀冶禁民採煉五年尙書省議國家承平日久戶口增息貧人苟求生計聚眾私煉上有禁之名而無杜絕之實故官無利而民多犯法如令民射買有餘利則可以久行比之官役願工糜費百端者有間矣

遂令制有治之地委謀克縣令籍數召募射買禁權要官吏
弓兵望得不得與如舊場之例從之墳山西銀山銀窟百一
十有三泰和四年言事者以金銀百分中取一諸物取三今
物價視舊爲高除金銀則額不能盡該自餘金銀可並添一
分詔從之七年戶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小商貿易諸物收
錢四分而金銀重細之物乃止三分是爲不倫乞一例收之
省臣議從舊

元產金在腹裏曰益都檀景遼陽曰大甯開元江瀾曰饒徽
池信江西曰龍興撫州湖廣曰岳澧沅靖辰潭武岡寶慶河
南曰江陵襄陽四川曰成都嘉定雲南曰威楚麗江大理金
齒臨安曲靖元江羅羅會川建昌德昌柏興烏撒東川烏蒙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西

產銀在腹裏曰大都眞定保定雲州般陽晉甯懷孟濟南甯
海遼陽曰大甯江浙曰處州建甯延平江西曰撫瑞韶湖廣
曰興國郴河南曰汴梁安豐汝甯陝西曰商州雲南曰威楚
大理金齒臨安元江產珠曰大都南京羅羅硯達勒達廣州
產玉曰于闐費里沙產銅在腹裏曰益都遼陽曰大甯雲南
曰大理澂江產鐵在腹裏曰河東順德檀景濟南江浙曰饒
徽甯國信慶元台衢處建甯興化邵武漳福泉江西曰龍興
吉安撫袁瑞贛臨江桂陽湖廣曰沅潭衡武岡寶慶永全常
甯道州陝西曰興元雲南曰中慶大理金齒臨安曲靖澂江
羅羅建昌產朱砂水銀在遼陽曰北京湖廣曰沅潭四川曰
思州產碧甸子曰和琳會川產鉛錫在江浙曰鉛山台處建

甯延平邵武江西曰韶州桂陽湖廣曰潭州產礬在腹裏曰
廣平翼甯江浙曰鉛山邵武湖廣曰潭州河南曰廬州河南
產硝礬曰晉甯初金課興自世祖至元五年命于從剛高興
宗以漏籍民戶四千於登州棲霞縣淘焉十五年以淘金戶
二千僉軍者付益都淄萊等路淘金總管府其課於太府監
輸納在遼陽者龍山縣胡碧峪咸納課金三兩又於遼東雙
城及和州等處採之江浙立提舉司以建康處淘金夫七千
三百六十五戶隸之金場七十餘所未幾革罷其徵饒池信
之課皆歸有司在江西者撫州樂安縣小曹周歲辦金一百
兩在湖廣者撥常德澧辰沅靖民萬戶付金場轉運司淘焉
在四川者元貞元年罷雲南諸路總納金一百五錠銀在大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五

都者於檀州奉先等洞薊州豐山採之在雲州者撥民戶於
望雲煇煉設從七品官掌之又開聚陽山銀場立雲州等處
銀場提舉司遼陽惠州銀洞三十六眼立提舉司辦課在江
浙者建甯南劍等處立銀場提舉司煇煉在湖廣者韶州路
曲江縣銀場聽民煇煉歲輸銀三千兩在河南者羅山縣銀
場課銀三錠霍邱縣豹子崖銀洞課銀三十錠所得礦十分
之三輸官珠在大都者於楊村直沽口撈採在南京者於松
阿哩江阿雅勒古江呼蘭果勒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
海又有鄂諾吹達爾呼圖克三河及勝州延州納延等城之
珠玉在費里沙者淘玉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止七十戶
以旁近民戶六十同淘免其差徭所淘之玉由水站遞至京

師銅益都撥戶一千於臨胸縣七寶山等處採之遼陽撥採木夫一千戶於錦州雞山巴山等處採之激江撥漏籍戶於寶音山煽煉十有一所鐵在河東於西京州縣撥治戶七百六十交城縣撥治戶一千至元五年立洞冶總管府尋罷之十三年立平陽等路提舉司尋又罷之大德十一年聽民煽煉官為抽分至大元年復立河東都提舉司掌之隸治八日大通興國惠民利國益國潤富豐甯豐甯治二云在順德等處者治戶六千大德元年設都提舉司延祐六年罷兩提舉司併為順德廣平彰德等處提舉司隸治六日神德左村盟陽臨水沙窩固鎮在檀景等處者三提舉司掌之大德五年併為都提舉司隸治七日雙峯暗峪銀崖大峪五峪利貞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六

錐山在濟南等處者立洞冶總管府至大元年立濟南都提舉司隸治五日寶成通和昆吾元國富國其在江浙江西湖廣者課最多鐵之等有生黃鐵有生青鐵有青瓜鐵有簡鐵引二百斤朱砂水銀在北京者蒙古達實以率實人戶於扎色茂地採煉湖廣沅州五寨每年納朱砂一千五百兩羅管寨納水銀二千二百四十兩潭州安化縣辦朱砂八十兩水銀五十兩碧甸子在和琳者烏瑪喇採之會川輸一千餘塊錯錫湖廣辰沅靖等處轉運司印造錫引一百斤官收鈔三百客商買引赴各冶支錫無引者比私鹽減等杖六十錫沒官

日知錄古來用金之費如吳志劉繇傳卒融大起浮圖祠

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江表傳孫皓使向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魏書釋老志與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三萬五千斤天安中於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齊書東昏侯本紀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費市民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為金塗猶不能足唐書敬宗紀詔度支進銅三千斤金簿十萬翻修清思院新殿及昇陽殿圖障五代史閻世家王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宋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七

真宗作玉清昭應宮葺棋檠榼全以金飾所費鉅億萬難用金之數亦不能全計金史海陵本紀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紀建大聖壽萬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飾之凡費金五百四十兩有奇水銀二百四十斤又言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兩吳澄傳言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秦定立造寶金此皆耗金之繇也杜鎬之言頗為不妥草木子云金一為箔無復再還元矣故南齊書武帝紀禁不得以金銀為箔宋史大中祥符元年申明不許以金銀為箔之制康定元年禁以金箔飾佛像元祐二年禁私造金箔劉庠傳仁宗外家李琦犯銷而太祖實錄言上出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從之黃金一錠示近臣曰此表箋祇盤龍金也令宮人洗滌銷

鎔得之嗚呼儉德之風遠矣

明初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言洪武二十年府軍前衛老校丁成塘下黃塘者皆產銀鑄前代皆嘗採取歲收其課今銅開已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開元時江西豐城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蓋物產有時而窮歲額則終不可減有司貪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縱有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成祖斥河池民言採礦者仁宗仍世禁止嶺南禹坑洞龍嵩縣白泥溝發礦然福建尤溪縣銀屏山銀場局爐局四十二座始於洪武末年浙江溫處麗水平陽等七縣亦有場局歲課皆二千餘兩永樂間開陝州商縣鳳皇山銀坑八所遣官湖廣貴州採辦金銀課復遣中宮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末

御史往覈之又開福建浦城縣馬鞍等坑三所設貴州太平溪交趾宜光鎮金場局葛溪銀場局雲南大理銀冶其不產金銀者亦屢有草罷而福建歲額增至三萬餘兩浙江增至八萬餘宣宗初頗減福建課其後增至四萬餘而浙江亦增至九萬餘英宗詔封坑穴撤開辦官民大蘇息而歲額未除開辦者永宣所新增也既而禁革永煎姦民私開坑穴相殺傷嚴禁不能止言者請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乃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倍之又分遣御史曹祥馮傑提督供億過公稅民困而盜愈眾鄧茂七葉宗雷之徒流毒浙閩久之始定景帝嘗封閉旋以盜礦者多開浙閩銀場命中官戴細保提督之天順四年命中官

承之浙江羅珪之雲南馮讓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課額十八萬三千有奇成化中開湖廣金場武陵等十二縣二十一場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五十三兩而浙江銀礦以缺額量減雲南屢開屢停弘治元年減雲南二萬兩溫處萬兩餘罷浦城廢坑銀冶雲南巡撫李士貫言雲南九銀場四場礦脈久絕乞免其課報可四川山東礦穴亦先後封閉武宗開浙閩銀礦浙江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劉瑾誅乃止世宗初開大理礦場其後薊豫齊晉川滇所在進礦砂金銀復議開採以助大工戶部尚書方純等請令四川山東河南撫按嚴督所屬搜訪以通天地降祥之意於是公私交驚礦利而浙江江西盜礦者且劫徽甯天下漸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末

多事矣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礦山亦勒石禁止萬曆十二年姦民屢以礦利中上心諸臣力陳其弊帝雖從之意快快二十四年張位秉政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位不能止開採之端啟廢弁白望獻礦啊者曰至於無地不開中使四出查勘不果行十六年中使祠五臺山還言紫荊關外廣昌靈邱有礦砂可作銀冶帝聞之喜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而止十八年易州民周言張世才復言阜平房山各產礦砂請遣官開礦時行等仍執不可至二十年甯夏用兵費帑金二百餘萬其冬朝鮮用兵首尾八年費帑金七百餘萬二十七年榆林用兵又費帑金二百餘萬三十五年皇極建極中極三殿災營建之資計臣束手礦稅由此大興矣其遣官自二十下在昌平則王忠真保薊永房山蔚州則王虎昌黎則田進河南之開封彰德衛輝懷慶葉縣信陽則魯坤山東之濟

南青州濟甯沂州滕縣萊福山棲霞招遠文登則陳增山
西之大原平陽潞安則張忠南直之甯國池州則郝隆劉朝
用湖廣之德安則陳奉浙江之杭嚴金衢孝豐諸暨則曹金
後代以劉忠陝西之西安則趙鑿趙欽四川則邱乘雲遼東
則高淮廣東則李敬廣西則沈永壽江西則潘相福建則高
案雲南則楊榮皆給以關防并借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
得勒民償之而後人假開採之名乘傳橫索民財陵轍州縣
有司漁民者罪以阻撓逮問罷黜時中官多暴橫而陳奉尤
甚富家鉅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
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縱
不問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諸璫所進礦稅銀幾及三百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手

萬兩羣小藉勢誅索不啻倍蓰民不聊生雲南巡撫魏允貞
上言方今水旱告災天鳴地震星流氣射四方日報中外軍
興百姓困敝而嗜利小人借開採以肆贊養倘費由中作則
礦夫冗役為禍尤烈至是而後求投珠抵璧之說用之晚矣
河南巡按姚思仁亦言開採之弊可慮者八礦盜哨聚易於
召亂一也礦頭累極勢成土崩二也礦夫殘害逼迫流亡三
也僱民糧餓飢餓呼四也礦洞徧開無益浪費五也礦砂
銀少強科民買六也民皆開礦農桑失業七也奏官強橫淫
刑激變八也今礦頭以賠累死平民以逼買死礦夫以傾壓
死以爭鬪死及今不止雖傾府庫之藏竭天下之力亦無濟
於存亡矣疏入皆不省識者以為明亡蓋兆於此

日知錄洪武八年

大明寶鈔每鈔一貫折銀一兩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是金
一兩當銀四兩也凡折收稅糧金每兩準米十石銀每兩準
米三十石則當銀七十兩矣又令交社召商中鹽金一兩給
鹽三十引則當銀三十兩矣幼時見萬曆中赤鐵冶所洪武六
年置江西進賢新喻分宜湖廣興國黃梅山東萊蕪廣東陽
山陝西鞏昌山西吉州二太原澤潞各一凡十三所歲輸鐵
七百四十六萬餘斤河南四川亦有鐵冶十五年廣平吏王
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以民
生甫定復設必重擾杖而流之海外十八年罷各布政司鐵
冶既而工部言山西文城產雲子鐵舊貢十萬斤繕治兵器
他處無有乃復設已而武昌吉州以次復焉末年以工部言
令民得自採鍊三十分取其二永樂時設四川龍州遼東都

六典通考 卷九十五

手

司三萬衛鐵冶弘治十七年廣東歸善縣請開鐵冶有司課
外索賂唐大賈等因作亂都御史劉大夏討平之正德十四
年廣州置鐵廠以鹽課提舉司領之禁私販如鹽法嘉靖三
十四年開建甯延平諸府鐵冶銅場初惟江西德興鉛山其
後四川梁山山西五臺陝西甯羌略陽及雲南皆採水銀青
綠太祖時廉州巡檢言州界西戎有水銀坑治及青綠紫泥
願得兵取其地帝不許惟貴州大萬山長官司有水銀硃砂
場局而四川東川府會川衛山產青銀銅綠以與外番接壤
特禁飭之成化十七年封閉雲南路南州銅坑弘治十八年
裁板坑水銀場局正德九年軍士周達請開雲南諸銀礦因
及銅錫青綠詔從之嘉隆間因鼓鑄屢開雲南諸處銅場諸

論曰漢晉以前言鑽利者尚少至唐書食貨志始著其目然貞觀盛時嘗黜權萬紀之言不用而宋之開寶明之洪武亦不欲盡發山澤之藏以害民當時有以此進告者未嘗不力拒而顯罪之蓋天下之利不在于官則在于民衣食之所從出人人竭蹶而趨之固其宜也若乃降天子之尊下而與林野匹夫爭採伐開鑿之利所損多而所益少非獨有傷政體其于理財之方經國之道亦未可謂得之也由唐宋中葉迄于有明末造用開鑿之眾嘯聚山谷剽掠為奸釀亂滋變所在多有而靖康崇禎之禍則自政宣萬曆時已兆其端此可為前事

六典通考卷九十五

三

之殷鑒矣世衰道微邪說橫行上既無秉道之主下又無明義之臣一二乘勢圖進者妄生異端營惑當路飾申商之寃言踵唐宋之末弊使利盡于私家而怨歸于公上故府庫未見絲毫之贏鄉閭早受無窮之擾蔡京周言之徒何世不有要其卒皆歸于亂亡而已若夫師夷狄之貧長淫侈之俗廣任羣邪虛糜公廩舉國號呼而詬訾之猶翫然不知止斯所謂人頭畜鳴者耳烏足道哉烏足道哉

六典通考卷九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歷代禮制

禮本于天地而成于聖人自包羲氏儷皮為禮以制嫁娶嘉禮肇焉神農捍黍燔豚糞桴土鼓致敬鬼神更作田蜡之祭是為吉禮所自始黃帝戰於涿鹿因有軍禮葬諸中野遂有凶禮又畫疆野立九牧朝聘貢享于是乎興則賓禮之權輿也爰及唐虞五載巡狩肆修五禮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三禮者天神人鬼地祇享

六典通考卷九十六

一

祭之禮也是時軍嘉之禮有征苗之誓有儷虞之型其賓凶之禮則羣后四朝百姓如喪考妣者是也禮主於尊宗廟敘百神故其官謂之秩宗秩猶序也皋陶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夏后氏繼虞之盛有因無革殷因於夏或損或益及周亦然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言各有所至也自二代喪亡文獻無徵夫子致慨於杞宋而周則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的二者皆有書藏于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太史執之以蒞事小史讀之以諭眾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周衰諸侯將廢法

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載
 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
 魯淹中名里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
 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而周禮最後出得自山曲臺記戴德戴聖是其弟子而周禮最後出得自山
 巖屋壁之間尋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罕得見焉夫先
 王之禮委曲繁重後世固病其難行而隨時立功名之
 士苟趨簡便以悅人主是以古禮愈不可復漢以來賈
 誼有志修禮絳灌厄之曹褒銳欲定禮酺敏沮之傅咸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二

極論于晉而謂於流俗劉蕡發策于唐而棄於一時宋
 之王安石偽託周禮以文奸言其說既行天下病焉其
 後朱子建議請編修三禮而陋儒多笑其迂闊由是言
 之上有欲興禮之君而其臣不足以佐之則禮之事不
 明下有欲興禮之臣而其君不能以任之則禮之事不
 行麗政薄俗日滋一日而唐虞三代之治遂以廢絕今
 考訂諸家禮書芟其繁複錄其簡要漢後各代之制有
 得有失略附見每篇之末用待後之君子詳擇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
 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祇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
 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小宗伯之職掌五禮之

禁令與其用等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
 伯之儀吉禮之別十有二種祀實柴樵燎血祭饗沈醢辜肆
 之別八朝宗觀禮之別六飲食昏冠賓射享燕服膺賁慶
 大役大封嘉禮之別六飲食昏冠賓射享燕服膺賁慶
 宗人正都禮家宗人掌家禮

周公攝政六年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以為後王法監
 于二代禮文尤具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
 三千于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大
 經大法藏在朝廷柱下之史世掌之春秋魯宣公十六年晉
 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穀蒸王曰惟是先王之宴禮欲
 以貽女武子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秩以為晉法韓宣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三

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知周公之
 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當孔子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
 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
 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
 可知也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卒後百年至戰國之季諸
 侯益務僭侈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篇籍遭秦滅學遂
 以亂亡

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
 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

漢高祖光有四海命叔孫通制禮儀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
 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初帝去秦儀法為簡易羣

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度吾所能行爲之通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縣叢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會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乃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孝惠定宗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時賈誼上疏言漢承秦之敗俗廢禮義捐廉恥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四

會爲大故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修則壞漢興至今二十餘年宜定制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乃草具其儀天子說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議遂寢武帝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其定儀十餘年不就上制詔御史曰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闕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歟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宣帝時琅邪王吉爲諫大夫上疏言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與大臣延儒生述舊禮明王治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吉以病去成帝時健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說上宜興

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承千載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儆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殿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樂見非於齊魯之士然卒爲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證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五

立政曰成後漢世祖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卽位三十年四裔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吏各修職復於舊典明帝卽位躬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威儀甚美永平二年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於學校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時曹褒上疏具存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詔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相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

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襄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
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襄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
條正使可施行襄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
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
寫以二尺四寸簡奏上帝以眾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
司平奏和帝卽位襄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安帝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琛校書郎劉駒駱著作東觀撰集漢記
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病卒衡常歎息欲
終成之獻帝建安二年遷都於許舊章湮沒書記罕存應劭
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
典式多劭所立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六

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各以舊文
增損當世侍中王粲尙書衛覲集初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
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臧丁字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創時制

晉國初建文帝命荀覲因魏代前事撰爲新禮參考今古更

十祐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

太康初朱整奏付尙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曰臣

典校故太尉覲所撰五禮臣以爲不益繁多覲爲百六十五

篇篇爲一卷合十五萬餘言案尙書堯典祀山川之禮唯于

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

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

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

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凡減三分之一以元康元年上
之明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十五篇詔可其議後
虞與傅咸讀續其事未成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
也江左刁協荀崧補緝舊文蔡謨又踵修其事云晉尙書儀注四十一卷儀注三十九卷傅瑗新定儀注四十卷尙書儀注三卷尙書儀注九卷雜儀注二十一卷
宋元嘉十四年新撰禮論成太常傅隆上表曰漢興徵召故
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
習其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倉俄已分異盧植鄭元
尙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昔而問難星繁充
斥兼兩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七

法參駁於指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盛禮謹率管穴所
見五十二事上呈

齊永明二年詔尙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

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秘書省

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學士分住郡中製作

歷年未就後以事付國子祭酒何允建武四年允還東山明

帝敕委尙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遇

禍又多零落鳩歛所餘權付尙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

修之其掌其事東昏之代頗有軍火散失大半

梁天監元年尙書僕射沈約等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

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鈔撰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自

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
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
太常丞賀瑒掌賓禮記室參軍陸璣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
娶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後以鎮北諮議參軍
伏陋代之又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使鎮軍將軍丹陽尹
沈約太常卿張充及徐勉同參厥務勉奉別勅總知其事既
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豫參知有疑議學士當職
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啟聞決之
制旨天監六年上嘉禮儀注十二帙百一十六卷五百四十
六條賓禮儀注十七帙一百三十卷四十五條九年上軍禮
儀注十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十一年上吉禮儀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八

注二十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四十七帙
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凡一千一百七十六卷
八千一百九十條又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普通五年
二月始寫畢隋經籍志梁吉禮儀注十卷明山賓撰齊禮儀
注九卷賀瑒撰案山賓撰吉儀注二百六卷錄
六卷嚴植之撰凶儀注四百七十九卷錄四十五卷陸璣撰
軍儀注一百九十卷錄二卷司馬瑒撰嘉儀注一百二十二卷
錄三卷並亡存
者唯十九卷
陳武帝克平建業多準梁舊詔尚書左丞江德藻散騎常侍
沈滌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舍
唐藝文志陳吉禮儀注五十
卷張彥陳賓禮儀注六卷
後魏天興元年詔儀曹郎董謐撰朝觀享宴郊廟社稷之儀
二年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暇多失古禮世

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為事取于便習而已至
高祖始考舊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宮各有差次肅宗時詔崔
光王廷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王逸之禮儀制度十三卷
常裝後魏儀注五十卷
北齊昭帝踐阼散騎常侍王晞奏事罷帝從容曰但有所懷
隨宜作一牒徑進因敕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劭等三人舉
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婚葬儀軌
貴賤齊衰有不便于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
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

後周太祖建國引辛彥之為中外府禮曹修定儀注及閔帝
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及宇文弼為禮部上士
奉詔修五禮書成奏之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九

隋開皇初思定典禮太常卿牛宏奏曰聖教陵替國章殘缺
漢晉為法隨俗因時未足經國庇人且制禮作樂事歸元首
江南王儉偏隅一臣私撰儀注多違古法就廬非東階之位
凶門豈設重之禮兩蕭累代舉國遵行後魏及齊遜相師祖
故山東之人浸以成俗西魏以降師旅弗違賓嘉之禮盡未
詳定今請據前經革俗弊詔可宏因奏徵學者撰禮儀百卷
悉用東齊儀注亦徵采王儉禮修畢上之詔班天下遵用焉
經籍志朝儀禮一百卷牛宏撰悉用東齊儀注五年正月
辰行新禮唐藝文志牛宏潘徽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
唐初因隋禮增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
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為百卷是為貞觀禮吉禮
禮中祀小祀天子親祠者二十有四賓禮以待四夷之君長
與其使者蕃國來朝遣使迎勞授館將幣演享之節軍禮日

典冊文物下之服制節文皆羅絡考于百代之異同于是
璣取所奏復辨列定爲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太常君子以爲
愛禮而近古焉

後唐明帝時劉岳爲太常卿初鄭餘慶常采唐士庶吉凶書
儀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二卷明宗見其有起復
冥婚之制歎曰儒者所以隆孝弟而端風俗且無金革之事
起復可乎婚吉禮也用于死者可乎乃詔岳選文學通知古
今之士其剛定之岳與博士臨顯田敏增損其書而事出鄙
俚其婚禮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經公卿之家頗遵
用之

周顯德五年敕寶儼集通禮儼上言禮者太一之紀品物之
六典通考卷九十六 主

宗自五帝之後三代以來損益因革咸有憲章越在唐室程
軌量昭物采則有開元禮紀先後明得失則有通典比類相
從討尋不紊則有會要三者經國之大典也梁朝戎祀朝會
多于市廛草定儀注率多批稗請依唐會要門類上自五帝
迄于聖朝悉命編次開元禮通典之書包綜于內名曰大周
通禮俾禮院掌之

宋初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太子詹事尹拙集
儒士詳定開寶四年命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太子詹
事楊昭儉左補闕賈黃中司員外郎和峴太子中舍陳鄂
撰開寶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

纂一百卷長編云通禮二百卷與義纂同上太宗勤于政治修明典章真宗

封泰山祀汾陰天書聖祖崇奉迭興專制詳定所命執政翰
林禮官參領之尋改爲禮儀院仍歲增修自通禮之後其制

度儀注傳于有司者殆數百篇天聖初王皞爲禮閣新編六
十卷本末完具有司便之景祐三年詔兩制禮官詳定京師

士民服用居室之制八月班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
之禁唐定元年修成閭門儀制十二卷四方館條例一卷客

四年賈昌朝撰太常新禮及祀儀止於慶歷三年皇祐中文
彥博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嘉祐六年命姚闢蘇洵同禮官

編纂禮書初判太常寺歐陽修言太常典禮文字散失請命
官纂集備討論時朝廷重賓局止命禮院官是歲祕閣校理

六典通考卷九十六 主

張洞奏請擇文學該贍者三四人賓局命判寺一員總領知
制誥張瓌又奏欲謹擇有學術方正大臣與禮官精議釐正

時修爲參政又命之提舉治平二年書成凡百卷以開寶通
禮爲之主而記其變以類相從其無所沿于通禮者謂之新

禮通禮所有而建隆以來不復舉者謂之廢禮凡立廟有議
論謂之廟議餘即用通禮條目修與判寺李東之等上之詔

賜名曰太常因革禮自建隆迄嘉祐藏之祕閣異于舊者十三四焉

寶元二年上新熙寧七年集賢院學士宋敏求上編修閭門
儀制十年禮院取慶歷以後奉祀制度別定禮儀六十三卷

其一畱中其二付有司知諫院黃履言郊祀禮樂未合古制
請命有司考正羣祀詔履與禮官講求以聞元豐元年始命

太常寺真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循唐故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于古蓋有規摹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請先條奏候頒敕以為禮式未幾又命龍圖直學宋敏求同御史臺閣門禮院詳定朝會儀注總四十六卷曰閤門儀曰朝會禮文曰儀注曰徽號寶冊儀祭祀總百九十一卷曰祀儀曰南郊式曰大禮式曰郊廟奉祀禮文曰明堂祫享今式曰天興殿儀曰四孟朝獻儀曰景靈宮供奉敕令格式曰儀禮敕令格式祈禱四十卷曰祀賽式曰齋醮式曰金籙儀蕃國七十一卷曰大遼令式曰高麗入貢儀曰女真排辦儀曰諸蕃進令式喪葬百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古

六十三卷曰葬式曰宗室外臣葬敕令格式曰孝贈式元豐七年尚書禮部言歐陽修等修因革禮始于建隆迄于嘉祐為百卷嘉祐以後缺而不錄熙寧以來禮文制作足以垂萬世法宜下太常委博士續纂以備討閱詔禮官續編迄于元祐初中興書目皇朝儀物志三卷記皇朝其後累詔續編起見行禮儀及名物制度迄于神宗朝治平訖政和為書三百卷皆不傳大觀初置議禮局命詳具禮制本末三年書成為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十六卷議禮局請分秩五禮詔依開寶通禮之序政和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詔開封尹王革刊本給天下使悉知禮意不奉行者論罪宣和初以煩擾罷之自熙豐變禮至元祐冊后政和冠皇子元符劫景靈西宮崇甯親祀方澤作明

堂立九廟鑄九鼎祀熒惑大觀受八寶大祀皆前期十日而戒皆平以前所未嘗行者鄭居中等奏編成政和五禮新于古迄今之宜而勿率于今議禮局請刻石太常寺詔比真集三代鼎彝置禮制局討論古今沿革以成一代之典四年高勝仲為太常少卿自建隆至治平初所行典禮皆為書百篇勝仲續其書自治平迄政和四年部居條目皆視歐陽修之舊總制凡五十三卷政和九十四卷寶禮十三卷軍禮四卷嘉祐三十三卷西禮七十七卷廟議二十七卷六年太府丞王鼎言新儀使在官司民未通曉望依新樂頒行令州縣召民開行以新儀從事欽宗即位詔釋奠改從元豐儀罷新儀不用靖康之厄蕩析無餘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言政和宣和續編因革禮渡江皆散失欲自渡江以後修纂成書日為紹興太常因革禮詔可九年太常丞梁仲敏言紹聖三年以後修纂尚缺請委官編類詔本寺續修不克成書成忠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古

郎李沈以高祖國子博士文易新編皇宋大典三卷來上詔送祕府沈遷秩孝宗繼志典章文物有可稱述當時諸儒王普董芬等多以禮名家朱熹尤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為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民之禮盡取漢晉以來諸儒之說考訂辨正以為當代之典未及成書而沒淳熙七年禮部郎范仲藝言太祖立經陳紀為萬世規首命大臣約唐禮書著為通禮列聖相承有禮閣新編太常新禮因革禮五禮分門各以類舉中興以來久缺不錄望命太常編次大臣兼領其事詔趣成書初趙子晝為續因革禮三十卷其後禮官踵為成書未得進御至是言者以為內禪慶壽之類互古所無宜宣付有司俾常遵守詔禮部太常寺繳進凡三百

卷賜名中興禮書總三百八十門紹熙二年黃瀨請撮取冠昏喪祭儀彙刻頒郡縣奏可嘉泰元年令禮官纂集孝宗一朝典禮嘉定五年有司上續修中興禮書六年祕書少監李真纂公侯守宰士庶爲通禮三十卷取開寶政和通行者類爲一編十一年禮部員外郎李琪請令太常將慶元以後典禮編纂成書理宗四十年間有意禮文咸淳以降無足言者遼初遼章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于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樸其用儉太宗克晉稍用漢禮金陳大任著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又耶律儼所爲志視大任加詳

金人入汴收宋圖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皇統間熙宗六典通考卷九十六

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而宗社朝會之禮次第舉行海陵命官修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世宗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金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命尙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宣宗南播圖籍散失其宰相韓企先等所論列禮官張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僅存集禮若干卷明昌五年初用唐宋典禮元肇興朔漢朝會燕享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於阿難河卽皇帝位始建九旂白旗世祖命劉秉忠許衡

始制朝儀自是皇帝卽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后皇太子羣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禮成羣臣朝賀皆如朝會之儀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其於祭祀用雅樂朝會饗燕用燕樂又作典禮上中下篇朝會燕享行幸符寶輿服樂歷進講御書學校文藝貢舉舉遺逸求言進書遣使朝貢瑞異爲禮典上篇郊祀宗廟社稷嶽鎮海瀆三皇先農宣聖廟諸神祀典功臣祀廟諡賜碑旌表爲禮典中篇釋道爲下篇至元十六年詔太常寺講究州縣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泰定四年李好文爲太常博士會盜竊太廟神主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

六典通考卷九十六

木爲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詔爲集禮久不成請長院者選僚屬數人仍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李好文序太常集禮祀禮三宗廟二十有一典服二樂七請神祀三諸臣請諡及官制因革典籍錄六合五十一卷事覈文直彙雜出而易見蓋太常之寶錄太宗皇帝中原甫定則已命孔子之孫元孫訪求前代禮樂憲宗皇帝時則有日月之祀世祖皇帝中統之初建宗廟立太常成宗皇帝時則有郊丘武宗皇帝躬行禮享英宗皇帝廣太室定昭穆御袞冕鹵簿修四時之祀列聖相承歲增月輯典章文物煥然畢備矣明洪武元年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擬祀典乃歷敘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廟議以進禮官及諸儒臣又編集雜議及古事可垂鑒戒者爲存心錄二年詔修禮書賜名大明

集禮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畢具又屢敕議禮臣李善長等編輯成集詔郡縣舉高潔博雅之士至京同修禮書今可攷見者曰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諸司職掌稽古定制洪武禮法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禮書五年命禮部重定官民相見禮十七年定官民居室器用之制二十四年詔羣臣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且釐正祀典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類皆革除而諸神封號改從本稱又詔定國恤父母竝斬衰長子降為期年正服旁服以遞而殺爵酌古今蓋得其中永樂中頒文公家禮又定巡狩監國及經筵日講之制先是禮部進冕服鹵簿儀仗并洪武禮制等書上以祖宗成憲不可改更即命頒之有司永為儀式後宮罷殉始于英宗陵廟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成化三年侍讀尹直請革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六

成聖朝儀文法制集為禮書上是之世宗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復朝日夕月于東西郊罷二祖竝配以及祈穀大雩享先蠶祭聖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于古獨其祀睿宗太廟躋武宗上御本生而遠大統以明察始而以豐昵終矣當時將順之臣各為之說若明倫大典則御製序文禮儀成典則李時等奉敕所修郊祀攷議則張宇敬所進至大明會典自孝宗朝集纂世宗神宗時數有增益一代成憲略具是焉宏治十年詔儒臣編纂大明集禮孝慈錄等書成名曰神宗十五年又命大學士申時行等重修

論曰三代盛時上自宮廟朝廷飲食車服下至闕巷閭門言語動作之節無一不範之以禮故禮也者綱紀人

道之終始而移易風俗之大權也夷厲失道王室漸衰典章文物散播列國一時賢卿大夫猶能徵引故實詳討儀文如子產叔向晏嬰之徒可謂博物多能者已其後篡弒之夫立為侯王竊據之雄并稱敵國禮壞樂崩彝倫攸斃暴秦因之掃地斯盡漢興百務草創日不暇給雖以文帝之賢猶謙讓未遑制作也其後司馬遷班固司馬彪之徒葺次典章以備闕文然所謂吉凶賓軍嘉者未嘗分著類例統名曰禮書禮志而已梁天監中始以其當時所行傳于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卷帙累數百條目至八千餘亦可謂有志矣遭臺城之亂蕩滅無遺唐因隋制有貞觀顯慶禮至元宗定開元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六

九

禮燦然為一王法其文約而指博列在杜佑通典學者至今樂觀焉宋明賢主銳意舊章因時損益如開寶通禮及大明集禮之屬大抵依附開元之書比事立詞其變通而改作者特百之一二耳金元區區仍襲夷俗其禮文無可觀采傳有之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春秋夷狄進于中國則中國之北魏契丹金元之事雖最陋不足道然亦考古者所不廢也

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先公組緇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若當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當助

宗子終事而后敢私祭祭其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

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上牲大

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介剛也 若宗子有

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

其常事此之謂宗攝主 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厭祭

也厥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設

之後徹薦俎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

主人也設周禮也假讀為假不假主人也不假祭謂今布

奠於賓賓奠而不舉謂取解奠于薦南也 奠之不舉止旅不

歸肉其解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

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曾子又

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

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無爵者

遠辟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宗

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身歿而已至子可 子游之徒其庶子

辭但言子某其常事若義也 若義也若義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

祭者以此祭也若義也 若義也若義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

祭也首本 祭法王下祭賜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

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適

其適也祭適賜于廟之與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賜于

白謂之陽厭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賜于宗子之家皆當室之

凡庶廟不祭 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言祭賜 曾子

問曰陽不耐祭何謂陰厭陽厭始設奠于奧迎尸于前謂之

陰厭尸謂之後改饌于西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

北隅謂之陽厭陽賜則不備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後也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 其吉祭特牲凡

則特牲自卒哭成 祭殤不舉肺無所俎無元酒不告利成此

無尸之祭也 是謂陰厭是宗子而賜祭之于奧之禮 凡殤

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凡

謂之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

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其祖廟者無廟者

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罰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其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舊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此所謂也春秋傳曰封爲上公祀爲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于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錫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著眾謂使民與事知休作之期也義終謂既殛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穀之禮也冥契六世孫其官元冥水官也虐災謂桀紂也曲禮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廢舉謂若廢棄祀農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魯語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五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爰居雜也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越迂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百蔬以上祀之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棄能繼自商以其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其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固安也三辰日月星也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爲司徒而

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顓頊侍中云有虞氏舜後在夏殷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報焉也爲夏諸侯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杼再後七子季也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微契後八子也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高圉後稷後十世公非之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質信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六

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也處名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煥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筮筮簡書也三筮左傳衛遷於帝邱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子享相夏后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卽何事祀卽夏之後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改祀相穀梁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立世祭成夫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子

子之弟及 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
妾之子也 非責也

祭通禮

大宗伯之職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大號治其大禮詔

相王之大禮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乃頒祀于邦國都家

鄉邑 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序事卜日省牲

之事凡祭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小祭禮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

佐大宗伯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第次其先 大祝建

邦國禁督逆祀命者者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 小祝掌小

祭禮凡事佐大祝凡外內小祭祀掌事焉 女祝掌王后之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七

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之中電門戶 小宰以

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三日禮職以事鬼神以官府之六聯合

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 司隸邦有祭祀之事則役其煩辱

之事 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宗人掌

邦祭祀之禮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若先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

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小司徒掌建邦之教灋與

祭祀之禁令 土均和邦國都鄙之政令與其禮俗祭祀以

地嫩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月令孟春乃修祭

典 孟子喪祭從先祖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

也 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皆如其國之故謹

修其法而審行之

右總要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于四郊

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辨廟祧之昭

穆 肆師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兆壇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

皆有域掌其禁令外祀所謂祀于四郊 若以時祭祀則帥其

屬而修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修除艾掃 及祭帥其屬而守

其厲禁而蹕之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

居辨其名物國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其

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

象北極祭地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也 小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八

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

保羣神之壇守山川邱陵 壇弓過祀則下居者主

右神位

士虞記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

尸配尊者 曲禮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

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祭義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于

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子行猶子列也天子諸侯之祭

之禮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厭時 孔子曰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

同姓可也人以有子孫為成人 祭殤必厭蓋弗成也厭飲而

其為 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與不成 大戴無祿者稷饋

庶人無常性 故以稷為主 稷饋者無尸 無尸者厭也 曲禮為人子者祭
祀不為尸 其尊者之處為 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
其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 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尸
必式禮之乘必以几 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 為君尸
先祖或有為大夫士 者故服士大夫之服 卿大夫士皆下之 見而尸必式禮之必
有前驅道為辟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 則尊尸其在車則
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周禮大馭祭兩軛祭軌乃
也范與範聲 同謂馭前也 王藻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 學記當
其為尸則弗臣也 尸主 祭義君通牲而不通尸 雜記曾
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
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尸重受宿則不得
哭內喪同宮也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九

右尸 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丹朱為尸

晉平公祀郊董伯為尸 周公祀泰山召公為尸 齊

當于太公之廟麻嬰為尸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掌六
祈以同鬼神示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辨六號辨九祭
辨九擗以享右祭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
禋祀祭天神也 隨擊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隨擊請來
肆享祭宗廟也 隨擊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隨擊請來
誓令皋舞為呼之入相尸禮 詔其出入既祭令徹 小祝掌
小祭祀將事侯禱禱祠之祝號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
盥贊隨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
內禱祠之事 荀子天子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祝有

事宗者主祭祀之官 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辨
別也後尸居 國語少皞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不可方
物方猶別也 夫人作享家為巫史人為之無有要質 質誠
于祀而不知其福絜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神狎民則不錫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
氣頹頹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也屬會也 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也北極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地
民與天神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黎之後堯復育重黎之後
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義氏和也 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
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分位 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
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謂失天地之官而 籠神其祖以取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十

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 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攝下地
亂之世而莫之能禦也 左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

衛靈公使祝佗從 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

而煩刑書若又其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

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行軍被社靈鼓 師出先有事

之宜社于是殺牲以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

右巫祝

凡祀啟蟄而郊 厥蟄夏正建寅龍見而雩 建巳之月蒼龍宿

始殺而嘗 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閉蟄而烝 建亥之月昆蟲

可薦者絜故 過則書時 表記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

絜祭宗廟

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在是故不犯

日月不違卜筮所不違者日也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陰

陽也陽為內 曲禮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

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喪事筮與練祥也吉曰為日

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

襲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簪人凡國之大事先簪而後卜

也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于筮之凶則止不卜 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

而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 大宗伯凡祀大

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 大史大祭與執事卜日

卜之屬 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 龜人若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土

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奉猶送也 大卜大祭祀則既高

命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 右時日卜筮 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

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后

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 射義古

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

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于

禮其節不比于樂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

右擇士

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祀大神示亦如之

享先王亦如之 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 宰夫以式法

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射人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

其戒令詔相其事謂王有祭 掌其治達 司士凡祭祀掌士

之戒令詔相其法事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

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謂習錄 遂師凡國祭祀審其戒

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誓大夫曰敢不關鞭

五百誓師曰三百邦之大史曰殺小史曰墨詳官職考

右戒具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消濯饗禮及期饗

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禮乃行 膳夫王齊日三舉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 鬯人凡王之齊事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土

其其秬鬯給泮 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

戒祀大神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 論語齊必有明衣布齊

沐浴浴竟則著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于敬不可解衣

而寢故別有寢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玉藻元冠丹組纓

其半蓋以覆足 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言齊時 郊特牲

周弁股冔夏收齊所服 玉藻齊則結佩而爵爵 司服

士之服其齊服元端素端 玉藻君羔裘虎犢犢謂犢也 大

夫齊車鹿辟豹犢朝車士之齊車鹿辟豹犢臣之朝車與

曲禮齊者不樂不弔 檀弓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

居于內 王制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八十不齊 祭義齊

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于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 禮器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孟子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莊子不飲酒茹葷此祭祀之齊也 荀子齊衣元裳纓而乘路志不在于食葷之屬 郊特牲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大古冠布齊則緇之 論語子之所慎齊 家語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鐘鼓之音不絕冉有問于孔子子曰孝子之祭也散齋七日慎思其事三日致齊而一用之 積一而猶恐其不敬也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三

右齊戒

鄉士大祭祀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野廬氏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 比校治道者名者 蜡氏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潔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 銜枚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射鳥氏祭祀以弓矢毆鳥焉

右禁令

夏后氏大事用昏 昏時亦黑此大殷人大事用日中 日中時亦白 周人大事用日出 日出時 雞人大祭祀夜啼旦以鷓百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小

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右為期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宿眠滌濯涖玉鬯省牲饗祭器也 小宗伯大祭祀省牲眠滌濯祭之日逆盥省饗祭器也 大宰及執事眠滌濯 宰夫從大宰而告備 盥六穀也 在器曰盥 肆師眠滌濯詔相其禮祭之日表盥盛告潔展器陳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右省眠

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頒之 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旒雜帛為物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大夫士建物凡祭祀各建其旗 節服氏掌祭祀禋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服亦如之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祭軌乃飲 旅賁氏凡祭祀則服而趨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 師氏凡祭祀王舉則從 保氏凡祭祀王舉則從

右出路

大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小臣大祭祀沃盥小祭祀掌事如僕之法 御僕大祭祀

相禮而登 大祝辨九辨一曰誦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

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

以享右祭祀 少儀凡祭于室中堂無跪祭不跪者主敬也天子諸侯祭有坐

尸于堂之禮 大史大祭祀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當其所

祭所尊在室 處 辦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謂抵冒 大宗伯凡祀大神享

大鬼祭大示泣玉鬯奉玉盥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大

宰祀五帝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

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小宰凡祭祀贊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圭

玉幣爵之事 射人祭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 司事凡祭

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法事 肆師祭之日相治小禮誅其

慢怠者 大祝凡大禮祀肆享祭示隋覺逆牲逆尸令鐘鼓

右亦如之隋覺謂薦血也 來瞽令皋舞 封人歌舞牲及毛

炮之豚凡血祭曰燔 充人展牲則告牲展牲若今

而炮之 碩牲則贊助 射人祭則贊射牲 大僕贊王牲事

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鄉師大祭祀羞牛牲 大司

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小司徒凡小祭

祀奉牛牲羞其肆 羊人祭祀割牛牲登其首登升也升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肆讀為鬻羊鬻 大司寇大

祭祀奉犬牲 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 諸子大祭祀正六

牲之體 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投其祭 小司馬小祭祀

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小子祭祀贊羞 量人凡祭祀制

其從獻肺膾之數量 小宗伯祭之日逆盥省饋 小祝大

祭祀逆盥盛贊奠奠奠

右臨祭

保氏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 少儀祭祀之美齊齊皇

皇美當為儀 賈誼容經祭祀之志論然思以和祭祀之容

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祭祀之視視如有將祭祀之言文言

有序 玉藻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曲禮臨祭不隨

祭事不言凶 坊記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謂祭時肅敬

右容貌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圭

大祝相尸禮 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贊隋隋尸之

特牲舉爵角詔安尸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若奠角將祭

安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 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

不坐燔亦如之亦為尺柄之 尸則坐 大祝辨九祭一曰命

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

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其祭 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

大夫繼武述相士中武 容述徐趨皆用足皆如尸行 郊特

牲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 禮器三代之禮一也

民共由之周坐尸詔術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武當為無

方謂常也告尸行 夏立尸而卒祭夏禮尸有 殷坐尸周旅酬

節勸尸飲食無常 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合錢飲酒酌

六尸使之相酌也 後稷 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醪旅酬相酌

也似之 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人祭肺周人祭

右事尸

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孰血腥爛 禮器一獻質

謂祭羣 三獻文謂祭社 五獻察察明也謂祭 七獻神謂祭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

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尸飲五謂爵尸五獻也

右獻數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禱祥示貞一曰順祝二曰

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辨六號一曰

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六曰幣號凡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建邦國頒祭號于邦

國都鄙 曲禮踐祚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

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稱國者遠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

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皇君也考成也

也妣之言媿也媿于考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

剛鬣豚曰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

曰明視脯曰尹祭稟魚曰商祭鮮魚曰庭祭水曰清滌酒曰

清酌黍曰薺合梁曰薺真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

曰鹹醴玉曰嘉玉幣曰量幣元頭也武述也充貌也翰猶長

商猶員也庭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稻菰蔬之 玉藻凡祭不

諱廟中不諱也謂祝辭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 大宗伯凡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詔大號 表記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

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 詩曰后稷兆

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

禮運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幽國也國

大夫俱 左傳隨季梁曰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 今祝史

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許稱功德 公曰吾牲牲肥腍黍盛

豐備何則不信也牲純色完全 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

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

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瘠蠹也謂其備腍

咸有也皮毛無疥癯兼 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 謂其

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

右祝號

鬱人大祭祀與國人受舉爵之卒爵而飲之舉受福之報少

受舉爵而皆飲之舉受福之報少 量人凡宰祭與鬱人

右受爵

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胾俎 大祝既祭令徹 小祝大

祭祀贊徹 小子祭祀受徹焉 曲禮凡祭于公者必自徹

其俎臣不敢煩君使也夫 夫以下或使人歸之

右徹

肆師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 小祝大祭祀送尸

右禮畢送尸

司巫凡祭祀守瘞瘞謂祭地祇 瘞性玉者

右守瘞

大宗伯以脰膋之禮親兄弟之國脰膋社稷宗廟之肉以 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大行人歸脰以交諸侯之福交或往或 來者也 都宗人掌都祭祀

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

致福大夫采地之所祀與都同 若先王之孫亦有祖廟 少儀為人祭曰致福為已

而致膳于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告于君子主人展之

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

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膋折九箇少牢則以羊肩七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九

箇植豕則以豕左肩五箇折斷分 之也 祭僕凡祭祀致福者展

而受之展謂錄視 其牲體數 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膳夫 受之

以給 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脰天子祭畢以之 賜同姓諸侯 脰

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日脰熟曰膋其辭石尚士也辭猶 書也

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諫 于春秋

日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請行脰貴復正也 僖公九年

夏會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胙尊之比 二王後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

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

伯舅盞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八寸 曰咫尺

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

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 胙于堂上 宋先代之後也于周為客天

子向子爵為故賜以祭胙 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

後也豈祭有職受脰歸脰受脰謂君祭以肉賜大夫 歸脰謂大夫祭歸肉于公 孟子

孔子於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不知者

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 論語祭于公不宿肉

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

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 禮考同于已親也

右致福

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

薦豆簋徹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而誓戒祭祀有司

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

敬者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王所不與 同姓有先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三

王之

右不與祭 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人可

也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曾子問祭過時不祭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簋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天子七祀言五 者謂中言之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

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 不迎尸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

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自啟

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則吉 祝畢獻而

後止郊社亦然唯 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

嘗禘宗廟俟吉也 緇而行事越猶越也 緇猶車索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

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所奉循于天子者謂五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

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

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以下行也齊

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大功酢而

已矣小功總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總

不祭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雜記

大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

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而哭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

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哭次于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使如

六典通考卷九十七

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

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出

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

萬入去籥又祭神昨日之禮所以資尸萬舞名籥管也魯

籥惡其有事于太廟襄仲卒而釋非禮也檀弓仲尼曰非

禮也卿卒不釋公羊傳萬者何于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

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也廢置存其心焉爾

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

廢時祭唯郊社越禘而行事去籥萬卒祭樂卒事事言今不然壬午猶釋猶者何可以已之辭也釋者

祭之曰日之享寶也萬人去籥以其為之變議之也籥惡其

六典通考卷九十七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

弓卒去樂卒事武宮魯武公廟祀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

卒事禮也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主謂已主祭

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而往也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

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大夫國體

也古之人重死君令無所不通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寢

疾公曰特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

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而不釋而

往遂以稭之與之邑裘氏與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

六典通考卷九十七

孫母變也凡君祭服以稭臣親賢也

右廢祭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

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禮運大夫具官祭器不假

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非禮

也是謂幽國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僭禮之君也

唯魯與王者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

于野者伊川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

夷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

戎雜記孔子曰昔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篡逆祀而不止

燔柴于窳以祀焉夫窳者老婦之所祭盛于食尊于瓶非所

六典通考卷九十七

祭也 孔子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 豚俎實豆徑尺言併豚兩肩不能覆豆

右失禮

六典通考 卷九十七

三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湖西閭鎮珩輯

禮制考

天神郊祀

昔在大昊與神鼎制郊禋及神農而郊祀之儀崇焉高陽氏作五基六經之樂以調陰陽享上帝命曰承雲帝馨以日至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絜其祭服備其帷帳陳之圭幣薦之黑緇命咸黑典樂為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營享上帝以中營帝堯陶唐氏制咸池之舞而為經首之詩歌以祀天命曰大成舜嗣堯位類上帝祭天名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禮六宗歲二月東巡狩柴于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一

岱宗望秩于山川湯將伐桀用元牡昭告于上天神后武王師次孟津告于皇天后土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牧野之戰既事而退柴于上帝書武成大告是也成王營洛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維時大業伊始因事告虔非關郊天之正禮也祭法有虞氏郊饗夏后氏郊鯀殷人郊冥周人郊稷自古帝王郊天各以始祖配舜顓頊之後也而自以繼堯緒不可捨唐之祖故推魯以配天鯀障洪水而殛死冥勤于官而水死棄為后稷播時百穀皆有大功德于民故三代之興隆郊禮以報焉自鄭康成作禮注混郊禘為一祭遂有園邱配魯之說先王本制反為淆亂記曰夏后氏祭其閭殷人祭

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言三代郊祭時各不同其實畏之心一也秦始皇變古作西時祀上帝至始皇遂立青黃赤白四神之祠漢武帝惑于方士異端廣建淫祀復有渭陽五帝甘泉太乙諸祠而于昊天上帝之祭反缺焉不修其後丘郊分爲二所南北統爲一祭雖以建武貞觀之盛明猶不能盡革其謬也禮意茫昧幾二千年迨有明諸臣參考儒先之論而斷以經義久乃衷于一是作述之功甯可易言乎哉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禮之言煙周人尙臭煙氣之臭祀天皇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邱奏之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禮記外傳王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禮記外傳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于圜邱諸侯不祭天

天子一歲祭天有四冬至郊天一也孟春祈穀二也二者皆以郊名而配以后稷仲夏大雩三也季秋大饗于明堂四也王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馬端臨從之似未安然祈穀大雩季秋明堂禮皆殺而郊天正祭止冬至闕邱

郊特牲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大猶稱也天之神曰爲尊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日者以爲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右主日配月 楊復曰日月之明即天之明也故祭天主日配以月非必百神悉從祀也月令仲夏大雩之後乃命

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季秋大饗之後乃使有司嘗羣神告備于天子以此類推之祀天之後乃祭百神可知也三正記曰郊後必有望又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祭天神人鬼註云致人鬼于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恐百神亦然後漢建武元年合祭天地六宗羣神從祀二年制郊兆于雒陽城南七里泰壇之上至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不亦夥乎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攝政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詩序思文后稷配天也后稷配南郊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助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公羊傳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下家語定公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問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返始也故以配上帝 大戴禮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

右配帝 王肅曰鄭元以祭法禘黃帝及鬯爲配圜邱祭法說禘無圜邱之名周官圜邱不名爲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元又施之于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圜邱及郊周立后稷廟而鬯無廟故知周人尊鬯不若后稷之廟重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鬯配圜邱之文知郊即圜邱即郊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于神座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以薦璧禮天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牲幣放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圓象天

其器之邑幣以從爵若人 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爾雅曰
圭本著于盤故四圭有邸圭末四 考工記玉人四圭尺有
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 二寸以祀天

右玉幣 禮書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元
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

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川有祀玉無禮玉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陽祀祭于南郊也 禮器祭天特

牲 記郊特牲用一牛故曰特牲 召語云用牲于郊牛二然
一牲分供二處若孔安國則謂后稷配于天有羊豕 特用騂

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化赤者周也 領者誠也未有 牲孕弗食
也祭帝弗用也孕任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四

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養牲必養二也滌牛中
又選可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 月令季夏之月命四

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其皇
天上帝之神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屬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

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
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于鳥獸充肥之 季冬之月乃命

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其皇天上帝之饗此所與諸
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 公羊傳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

則板稷牲而卜之帝牲在于滌三月于稷者唯具是親燕宮
帝牲三年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滌滌潔清三年者各主一
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于稷者視其身體具無災害

已而

右犧牲 楊復曰鄭氏以蒼璧蒼瓚為祀昊天國邸所用
以騂犢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
陽五行俱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
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赤故周為赤色用牲犢又如
夏用元牡殷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

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唯齊酒不貳
冪人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疏布者天 禮器犧尊疏布冪

杓或作冪 樽樽 鬯人掌其秬鬯而飾之 表記天子親耕
黍盛秬鬯以事上帝 楚語天子親春秬郊之盛帥后

右酒齊黍盛 孔穎達曰凡鬯有二和之以鬱謂之鬱鬯
鬱人所掌祭宗廟而灌也不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五

也五齊之酒以秬黍為之芬芳調暢故得以事上帝
郊特牲蒲越粢秣之尚明之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穗去實器

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陰也
也庶物 詩生民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胡臭豆時 木曰豆瓦曰登豆籩 易鼎聖人亨以享上帝
右器具 孔穎達曰祭天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

故詩生民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豆
是用薦物也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

尚質故酌亦用匏為尊
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
服大裘而冕大裘黑 郊特牲王被充以象天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

律之相合也鄭氏謂天宮不用中呂林鍾南呂無射八宮
避林鍾南呂姑洗蕤賓其說鑿矣

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

而下日遂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凡大祭祀君

贊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

爵尚祀大神亦如之 大宗伯凡祀大神帥執事而下日宿

既滌濯滌玉鬯省牲鑊奉玉盞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

大禮始泄之祭又奉郊特牲郊用辛卜郊受命于祖廟作

龜于廟官受命謂告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記曰舉賢

眾而誓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庫門在雉

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 祭之日

百姓王之親王自此以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廡 祭之日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八

王皮弁以聽祭報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 祭法燔

柴于泰壇祭天也壇封土為爾雅祭天曰燔柴既祭積

禮器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疏曰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

正祭此郊血血腥燔燔遠近備大祝大禋祀隋爵逆牲逆

尸令鐘鼓右亦如之凡血祭曰爵大祝辨六號一曰神

號號若云凡大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大戴禮皇皇

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

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古祝詞則云嗣王其或

也詞維某年某月上日 大祝既祭令徹

右祀天禮始終之序 通典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

各隨玉色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其尺寸文闕下云 牲用一

纁帛用纁長丈八尺管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巡

大裘其絮無旒大裘黑羔裘既無采 尸服亦然宜與王服

同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饗及

薦菹醢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以彘結及蒲但剪頭不

納為藉神席藁藉藉天神 配以帝鬯大宗伯注云圖邱以

尚同色則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圓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

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鼗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

舞冬至日于地上之圓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矣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

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協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孝

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于明堂配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九

帝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

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大宗伯云孤執皮帛如

幣于玉色則宜用 配以稷其配帝牲亦騂犢鄭元云養其

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日用辛

按禮記及春秋釋 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以示人奉承天

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

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昊夏以

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其壇位各于當方

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名曰

泰壇而祭之昊天上帝其神位曰圓邱象天之圓匝也餘

自然以其各有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瑤禮東方赤璋

禮南方黃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牲
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祭前期十日王親戒百
官及族人太宰又總戒羣官曰某日有事于昊天上帝各
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乃習射於澤宮選可與祭者其
日王乃致齋于路寢之室祭日之晨雞人夜呼晨以叫百
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典路乃出玉輅建太常大司樂既
宿懸遂以聲展之知完否王將出大司樂令奏王夏王所
過處之人各於田首設燭以照于路所謂鄉爲田燭以又
喪者不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祭前掌次先于邱東門外
道北設大次小次次謂帷幄初往止居掌次張種案設皇
邱王服大裘而立于邱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圓鍾爲宮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以下之樂以降神若感生帝及迎氣則奏次則祭柴於邱
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則實牲體玉帛而燔之謂之禮
祀詩外傳曰天子奉玉次乃掃于邱壇上而祭尸服裘
而升邱也王及牲尸入時樂章奏王夏肆夏昭夏就坐尸
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爲重古之薦王乃以匏片
爲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爲朝踐之獻惟靈思云圓邱
帝迎氣神州等並自禮齊而下四齊而已不用圭瓊五齊
而用陶甒者物無以稱天之德故但取天地之性五齊
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七獻宗廟九獻而天神七獻者宗廟之祭通數尸未入前
天是大神無已七獻者薦血腥後王以匏爵酌泛齊以獻尸
所謂朝踐是也此爲一獻按郊邱禮闕無文今約司尊次

大宗伯攝王后之事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亦爲朝踐是
二獻好亞夫每獻奏樂一成詔圖邱即奏圓鍾爲宮感
次薦熟于神前薦熟薦畢王乃以匏爵酌盎齊以獻尸
大宗伯以匏爵酌緹齊以亞獻所謂饋獻也通前凡四尸
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朝獻變朝踐
者猶相因故大宗伯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酌所謂再獻
通前凡六變再獻爲饋獻又有諸臣爲賓之一獻凡七特
禮云賓三獻如初士禮止于三獻按特牲少牢其尸酢諸
正祭然亦更有賓長加受三爵此但論正祭耳其尸酢諸
臣之酒皆用三酒其法如祫祭之禮畢獻之後天子舞六
代之樂若感帝及迎氣即天子舞當代之樂其樂章用昊
天有成命古制天子說曰郊邱之說互有不同歷代諸儒
各執所見雖有爭論紛起大凡不出二塗宗王子雍者以
爲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圓邱之與郊祀實名異而體同所
云帝者兆五人帝于四郊豈得稱之天帝一歲凡二祭也
宗鄭康成者則以天有六名歲凡九祭蓋以祭位有圓邱
太壇之異用樂則黃鍾圓鍾有差牲乃駢蒼色殊玉則四
珪蒼璧祭名且同稱禋祀祭服又俱用大裘略舉大綱不
復悉數恭惟國章並行二禮可謂協于時宜矣按杜君卿
帝及圖邱配馨之說多沿鄭注之誤辨見前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左傳凡祀啟蟄而郊啟蟄夏正建寅詩周頌噫嘻序春
夏祈穀于上帝也也求也噫嘻成王既昭格爾率時農夫

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畝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家語
定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
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
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
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
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也

右孟春祈穀 梁武帝天監三年左丞吳操之啟補傳云
啟蟄而郊郊應在立春後尚書左丞何佟之議今之郊祭
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
先後周之冬至圓邱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
啟蟄之說自晉太始二年并圓邱方澤同于二郊是知今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十一

之郊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一途也帝曰圓邱自是祭
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夜陽氣始
于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啟蟄在
一郊壇分爲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啟蟄名爲祈穀唐
高宗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
于緯書而南郊圓邱一也元以爲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
天而康成皆以爲祭太微五帝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郊而
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元謂周祭蒼帝靈威仰配
以后稷因而祈穀皆繆論也由是盡黜元說而南郊祈穀
祭昊天上帝宋眞宗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
睹畫日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

正月元日注爲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啟蟄而郊
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
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太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
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
景平元年元嘉六年竝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吳操之云應
在立春後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彝章王儉所言乃後世
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
違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詔有司詳
定諸祠祭祀明初用二月上戊祭先農不行祈穀即嘉靖
亦一再舉而罷崇正辛巳年正月初五日上辛復舉行有
旨祈穀除不散齋不出宿于郊齋宮不朝亥時正三刻止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十一

升一燈外其恭視壇位籩豆牲隻如圓邱儀行奏祭著改
于正月初一日
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籥執干戚羽調等
笙箎簧飭鐘磬祝敔爲將大雩帝書樂也修均執調命有司
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
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
爲壇南郊之旁等玉精之帝祀以先祖也百辟卿士古者
上公若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
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早亦修雩禮以求雨天子等
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早禮有禱無雩
左傳龍見而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右仲夏大雩 楊復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
人爲民之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與啟蟄之郊意同注疏

謂夏雩總祭五帝是一天而有五祭祭于南郊乎抑兼祭于四郊乎自注疏行諸儒莫之能決有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者唐貞觀禮是也有雩祀昊天上帝于圜邱者唐顯慶禮是也及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奏祀昊天上帝于圜邱尊天位也然雩五帝既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享帝之義既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與明堂並祀上帝五帝之禮同歸于悞也

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春夏重舞秋大饗帝五帝也嘗犧牲告備于天子使有司祭于羣神也天子親嘗帝禮大饗不問卜堂莫適卜也不饒富已勿多于禮也備而孝經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周公因祀五方上帝于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詩序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

右之儀式型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

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朱子語類或問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

正持此二議不決看來只得以前文王配且周公制禮不知在

武王時在成王時若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問繼周者如

何曰以有功郊特牲萬物本乎天八本乎祖此所以配上

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萬物成于帝人成于父故季秋享帝以父配之以季

秋成物之時也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右季秋大饗禮書鄭氏曰禘郊祖宗謂坐五帝于堂上

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于庭中以武王配之然古

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配于明堂也王

肅曰如鄭說經當言祖祀文王于明堂不得言宗祀宗者

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也其與享明堂于經無見又況降五神于庭中降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于明堂也冬報冬至之于郊也先明堂而後郊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及尊也明堂之祀于郊為文于廟為質故郊埽地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維羊維牛郊有燔燎而明堂有升煙漢武帝明堂禮畢燎于堂下古之遺制也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兆為壇之營城五帝者曰靈威仰太

含桓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禮器因吉土以

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于南郊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月令春其帝太昊其神句芒

必感氏句芒少昊氏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炎帝大庭氏祝

黎為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黃帝軒轅氏后土亦謂秋

火官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少昊金天氏蓐收少冬其帝顓頊其神

元冥顓頊高陽氏元冥少昊氏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

天地四方禮請始告神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禮東方以立春禮南方以立夏禮

者必象其類圭鏡象春物初生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皆有

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皆有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

于牢芻之三月牛開也養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

重案祀五帝于四郊次謂禮也大輿初往所止居也小一

司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見太宰祀五

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

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

事注見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

族戒之日卜之日也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納亨奉

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寶鑊水納亨

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鑊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

泊鑊水注謂增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陳骨體

解骨注謂增月令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

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通春祭著帝威威

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逆歲蓋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殷也周近郊五十里朝大寢門外慶賜遂行母有不當先立夏三

下及兆民謂恤其不足也慶賜遂行母有不當先立夏三

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

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通夏于南郊還反行賞封諸

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先立

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

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通秋于西郊還反

賞軍帥武人于朝軍帥諸將也武人謂先立冬三日太史謁

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

帥三公九卿大夫以通冬于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死事

國事死者若公叔禹人頹季冬乃畢祀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四時之功成于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家語

季康子問于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

五帝孔子曰昔邱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

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其

神謂之五帝五行之神佐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

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故其生

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昊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

少昊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昊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

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

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成也木生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生上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元

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

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

昊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

上故亦為上帝黃帝之屬稱上帝地有五行而其精神在

亦稱帝從天五帝之號昔少昊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

元冥顓頊之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

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

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序季康子曰陶

唐有虞夏后殷尚獨不配五行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

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眾矣唯句龍兼

食于社配也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
故自太昊以降遠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
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 左傳蔡墨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實列受姓氏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
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 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取木生火正
皆配食于五行之神 水正曰句芒句曲而有芒角也火正
曰祝融祝融金正曰蓐收而可收水正曰元冥水陰而土
正曰后土土為羣物主故稱后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
之五官也對曰少昊氏有四叔少昊金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實能金木及水能治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元冥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昊顓頊氏有子曰
犁為祝融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大

右祀五帝及五人帝五人神 馬端臨曰尙書無祀五帝
之文周頌三十一篇曰郊曰明堂曰柴望曰祈穀曰報祭
曰類禘亦無祀五帝之樂章而祀五帝之說始于周禮先
儒各以其意為之訓詁秦襄公居西自以為主少昊之神
作西時祠白帝太史公以為用祀上帝僭端見矣位在藩
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以愚考之襄公祀少昊白帝猶
宋人之祀閼伯晉人之祀實沈非郊天也繼而諸時並興
又有青帝黃帝炎帝之祠俱以時名蓋少昊白帝西方之
神秦祠之宜也而並及青帝黃帝炎帝則非其所祭而祭
者也至于鄭時陳寶之屬皆秦中小神之為淫厲而驚動
禍福者秦人亦為立時同于諸帝漢人不考復指四時以

為郊天之事自高祖立黑帝祠以備五時而五帝俱祠矣
祭統昔者周公曰有勳勞于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
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
是也張子曰魯用天子之禮樂必是成王之意不敢臣明
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
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孟
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孤禮器
旌旂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韜天子之旌旂畫日月
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類宮先有事于類詩閟
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
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

六典通考 卷九十八

大

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汝
周公之孫莊公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
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猶三望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
卜其牲曰卜牲與日牛卜曰曰牲既得吉日則牲成而卜郊
上怠慢也怠于古典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
曷為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
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禱
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卜郊何以非禮魯郊
非禮也三卜吉則用之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
社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

凡三十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
 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
 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致災傷天不養用三望者何望祭
 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曷為祭太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
 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
 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燄地瘞日月星辰布山
 縣水沈風磔雨升燎者取組上七體與其圭寶在辨中置于
 柴上觸石而出膚寸而合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
 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
 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宣
 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牛不稱牲未卜日言牛雖傷死當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
 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

大典通考卷九十八

可也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

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在二卜語帝牲不吉則板稷牲而卜
 之凡當二卜爾復帝牲在于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
 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
 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
 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
 主不止天道問味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穀梁傳之口緩辭
 也傷自牛作也災之道不至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
 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
 角改卜鷩鼠又食角乃免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不言日急
 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
 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

球然改卜牛鷩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詞也其緩詞也曰
 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
 亡乎人之詞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元端奉送至于
 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卜郊免牛亦然 十年夏四月五
 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五卜強也 十七
 年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周之九
 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三王用
 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 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
 春秋之制也 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
 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
 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
 大典通考卷九十八

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
 牲稱牲既卜日也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
 后稷以祈農事也后稷周始祖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啟蟄夏正建寅 十一年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郊非禮也 定公
 十五年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改卜曷為不言
 其所食漫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公羊傳夏五月辛亥郊曷
 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鷩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
 秋書郊終于此故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鷩鼠食郊牛角改卜
 于此備說郊之變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鷩鼠食郊牛角改卜
 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

大典通考卷九十八

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
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
宜用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強也卜免牲者吉則
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詞緩全
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日
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而尙
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宜有當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
之不敢專也常置之滌宮名之曰上帝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
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
後左右前牛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
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五

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
該郊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至正月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
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志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
二月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
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
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必用上辛者取其新絜莫先也十
三年公會吳晉盟吳人囚子服景伯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
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 禮運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
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右魯郊祀 馬端臨曰周之封杞宋也爲二王之後俾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以奉禹契之祀而禹契天子之祖也
不可以諸侯之太祖祀之故許其用天子之禮然特以祀
禹契之廟未必許其郊天也夷王以下君弱臣強上陵下
僭杞宋因其用天子之禮樂於禹契之廟遂併僭行郊祀
上帝之禮焉此夫子所以有天子之事守之嘆也至于魯
則周公本非配天之祖而稷馨之祀未嘗廢無假于魯之
郊禘也乃併效杞宋之尤則不類甚矣明堂位首言命魯
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
公于太廟牲用白牲犧象云云卽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
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以祀周公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
禮也

六典通考卷九十八

五

祀後乃至于禘馨郊稷祀天配祖一一用天子之制所謂
窮祭不戢遂至斬關作俑不止遂至用人亦始謀之未善
有以肇之也左傳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荀偃辭
荀偃士句曰諸侯魯宋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
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乃知魯宋不特僭天子之禮樂以
祀郊禘雖燕賓客亦用之矣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天神 歷代郊祀

秦制三年一郊帝以十月上宿郊見上齋通燿火燿舉也狀

舉令先明遠照拜于咸陽之旁而衣尙白其用如常通于祀所也

史記封禪書所載諸祠多不經獨此一節爲郊天正祭

其于四時稱雍而此則云咸陽之旁又四時有春泮凍

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而此但云十

月是秦雖廢禮未卽以四時爲郊天也

漢制元年祭天二年祭地三年祭五帝於五時三歲一辨皇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帝自行羣臣從齋皆百日他祠不出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

配居堂下西向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長一丈一副四

周綵之祭天用玉几玉飾器凡器七千百物飾具祭天養牛

五歲至三千斤皇帝祭天居雲陽宮齋百日上甘泉通天臺

高二十丈以候天神之下見如流火舞女童三百人皆年八

歲天神下壇所舉烽火皇帝就竹宮去壇三里望對壇竹宮

中不至壇所甘泉臺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城黃帝以來

所祭天之闕丘也初高帝定天下詔御史令九天巫祀九天

九天者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天西皆以歲

北幽天西方皓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時祠宮中文帝卽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有司言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于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

上帝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尙赤武帝卽位初至雍郊見

五時後帝三歲一郊後亳人謬忌曰天神嘗祀太一太一佐

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七日

凡七爲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

後人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祠三一天一地許之

令太祝領祠之於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一年郊應獲一角獸

若麟於是薦五時各加一牛以燎有言黃帝鼎成騎龍飛去

天子曰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上遂郊雍祠官寬舒等具

太一祠壇放亳忌太一壇三垓亳忌卽謬五帝壇居其下各

如其方黃帝于西南未地太一所用如雍一時物加醴棗脯

殺一鼈牛以爲俎豆牢具如五帝獨有俎豆醴進祠胙餘皆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燎之太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祝衣各于其方色贊饗曰天

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皇帝敬拜見焉而衣尙黃當祠時列

火滿壇夜有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曰

神靈之休兆光此地宜立泰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

間祠三歲天子一郊其後以郊祀無樂下公卿議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乃立樂府作十九章之歌以

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遙拜百官侍

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心動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時無牢熟

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饋牢具色食所勝若火勝金則

牲而以木寓馬代駒元帝卽位遵舊制問歲正月一幸甘泉

郊禘時至雍祠五時成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奏言古者祭天南郊就陽之義也孝武皇帝居甘泉宮于雲陽立泰畤祭于宮南今當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與古制殊又路險川谷非聖主所宜甘泉泰畤宜徙置長安合于古禮從之遂廢雍鄜密上下時九天太一三一八神之屬並餘淫祀陳寶等祀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所皆罷匡衡言雍時等制度非禮所載不足報功今既循古建定大禮郊見上帝五帝畢陳各有位儀祀備具諸侯安造不宜復滌皆從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曰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時中樹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刺向曰甘泉及雍五時始立皆神祇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嗣遂復甘泉泰畤及雍五時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雍祠平帝元始五年大司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三

馬王莽奏言高皇帝受命因未其天地之祀孝文用新垣平起渭陽五廟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曰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並祠五帝而其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乃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于汾陰五年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太祖配不歲祀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祔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權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改祭禮以孟春正月上辛

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又奏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

後漢光武即位為壇營于鄗之陽祭告天地采用元始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祖配天地其饋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于洛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壇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有四通道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五十八釀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釀中營四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門各百八神皆背營內嚮中營四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四

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凡千五百一十四神元始帝壇圓八釀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于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四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禘其與羣臣議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為漢起不緣堯與殷周異宜依舊制以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帝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皇帝黃帝饋各一四方帝饋共二頭都六日月北斗其牛一四營羣神用牛四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明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席三十六皆筦箏三辰日月北斗無陛郭醜既送神燎俎實于壇南已地馬端臨曰諸時之神雖不正然代素而共祭之也歷七世百五十餘年則其靈響暴著未易遠絕也

漢之中衰諸儒割向谷永常預言之向以人事承天運然固非殷注祀之咎也述世祖中興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述甘泉諸時未嘗領之祠官而亦不聞其每歲正月能驚動禍福以來紛紛之議則以其絕之有素也

上丁祠南郊禮畢祠北郊天郊夕牲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刻初納納享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

東漢依元始故事歲凡三祭合祀天地者一分祀天地者各一王莽所謂有合有別也

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絨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祭以

武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邱詔曰漢氏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五

兆位多不經見四百餘年廢無禘禮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圓邱以始祖帝舜配號圓邱曰皇皇帝天郊所祭曰皇

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一月壬子日冬至始祀皇天帝於圓邱魚案議昔

配天漢出自豳不以堯配天明不紹也且自正始以後終魏舜已越數代武皇肇創洪業宜以配天

代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于武昌祭南郊告天用元皇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蜀主章武元年設壇於成都武

論曰自秦焚書三代典禮淪胥以燼史所載雍都諸神及四時雜祠祭詭異不經大抵多淫厲之祀漢興囿于

所見未之能改也及武帝篤信方術而燕齊海上怪迂之士人各逞其臆談于是儀秩悖謬視秦又有甚焉成

帝初年任用匡衡之議創立南北郊盡罷漢初以來諸時祠然後古禮復見而經義燦然大明其後曲士佞臣

妄以禍福聳動人主遭會多故物議紛騰南北郊與甘泉諸時互為罷復蓋其時篤禮之儒少邪詔之私多羣

枉注惑妖由人興漢之不競兆於此焉王莽執政竄易古籍倡為先祖配天先妣配地之說又擬南北合郊天

地同牢而食帝后共席而坐廢亂不經莫斯為甚而建武以來諸儒不能辨明其謬致使魏晉而下沿為不易

之制斯則莽之造偽遺誤非一世矣當塗踐祚攷古未遑是時鄭氏三禮之注方為世宗圓邱郊祀既分為二

祭又自証其祖上取虞舜以配圓邱且建二天二地之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六

號其不經殆甚于莽推其故皆鄭注禮說誤之也蓋自光武好尚圖讖臣下從而附和之至康成遂援以入經

感帝六天名皆出于緯書而郊報祖宗之文又自以意為之傳當時王子雍蔣濟諸人著論辨駁卒不能勝人

主益縞而用之曹氏僭亂之國區區制作固無關於典要吾獨病夫議禮者之輕為作俑也

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博士宣兆議曰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子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

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有司奏庶事未定且如魏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從羣臣議除五帝

座五郊同稱昊天以宣皇帝配有司奏古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從之太康十年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往者眾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於禮不正詩序曰文王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宣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正遂復南郊五帝位元帝即位議立南郊太常賀循定制度多依漢及晉初儀注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高如秦始皇故事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元興四年應郊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尙書右丞王訥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與不得親奉時從訥之議郊牲用元太元十二年詔議郊祀祠部郎徐邈議圓邱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七

斯義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

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從司空羨之等奏以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大明二年有司奏正月六日南郊與駕親奉至時或雨或代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徐禪云晉代或丙或庚若待遷日應更告廟博士王燮之議郊特牲受命于祖廟作龜於禰宮者爲告之退卜則告義在郊非告日也今日雖有遷郊祀不異不應重告參議宜於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詔可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未地徐雲曰晉代過江郊祭悉在北或在南出遺狹多于已地大宋因而弗改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宜移郊

正午以定天位五年有司奏郊祭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爲吉祥移置本處

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有事南郊無配從王儉議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日用辛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有司奏前代嗣位或因前郊年或別始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郊與否尙書令王儉議檢晉明帝太甯五年南郊其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卽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卽郊宋元嘉三十年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明即位明年改元亦郊明例差可依倣祭酒張縉等並同詔可永明元年立春在郊前議欲遷日王儉啟云案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八

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近代明例皆先郊後春無煩遷日從之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近世存省故郊堂其日來年郊祭宜有定準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祀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方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卽祭是用鄭志之說也案元注月令云大享于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啟蟄遠矣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尙書陸澄議元始五年正月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

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祀帝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祖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今宜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詔可建武二年散騎常侍庾曇崇啟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秦漢以來郊兆壇域無立宮室以明謙恭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瓚案以瓚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也虞炎議漢之郊祀天子自竹宮遙拜息殿去壇既遠奉祀事旋息於此無嫌祠部郎李膺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古則張幕今也房屋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九

郊祀禮案何為不轉制檐費遂不行曇崇議梁南郊為圓壇在國之南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增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用特牛祀天皇帝於壇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禮以蒼璧制幣五方上帝之神太一天一月五星二十八宿大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雷電雨師皆從祀其五帝二十八宿及風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除燔祭以郊有器以陶匏素俎席用糞如之餘皆平地除燔祭以郊有器以陶匏素俎席用糞結太祝牒壇下神座用白茅俎以漆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稱其德則知郊祭俎不應漆席用白茅禮無所出乃改用素俎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以下議博士陸璣等以為宗廟諸席兼薦臣上天之禮主在帝王約禮中義一獻為允自是天地之祭皆從一獻唯皇帝受福明上靈降祉臣下不敢同太史設燎壇于丙地禮畢器席有司燒埋之祭器則埋之今一用便理費而乖典帝曰薦席輕物陶匏賤器方選府庫容後被惡但弊則理者謂四時祭器耳從有司燒埋之

天監四年何倭之云周禮天曰神今天不稱神天攢題宜曰皇天座又南郊明堂用沈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帝從之五年明山賓稱周以建子祀天五月祭地殷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頃代南北郊同用夏正詔詳議山賓以為二儀並尊三朝慶始同以此日二郊為允又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而今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屬二十八宿風伯雨師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帝曰禮祭月于坎是陰義乃別祭之儀今兆南郊既云就陽不應為坎遂廢之八座奏曰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十

五帝之義不應合坎艮由齊代圓邱小峻邊無神位今立形既廣請五帝座悉于壇上外遺二十八宿及風伯雨師等座悉停為坎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于壇則尊于下則卑南郊祭天皇其五帝別祀明堂不煩重設乃除五帝祀又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于其方為壇陳武帝受禪修圓邱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十丈柴燎告天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加五帝座亦以間歲用特牛一祀太常卿許通奏曰五祀五官之神主五行隸于地故與埋沈瀘辜同為陰祀既非禋柴無關陽祭五神位在北郊圓邱不宜重設又案鄭眾云風師箕雨師畢皆星也今南郊祀箕畢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並從之文帝天

嘉中改用高祖配復三獻之禮許通曰按周禮司尊彝云三獻于小祀之神施于天神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大帝為不通矣從之部郎王元規議曰古圓方二邱並因見有本無高廣之數後代隨事有築建丈尺之儀但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今增南郊上徑十二丈則天大數下徑十八丈取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

後魏二至郊天地四節祠五帝郊天用四月帝必親行天興二年初祠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壇埽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于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乙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壇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在外壇內席用藁秸玉以四圭幣用束帛牲以黝犢上帝神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士

元用犢各一五方帝共一犢日月等共牛一祭畢燎牲體左於壇南已地從陽之義後冬至祭上帝於圓邱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於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四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大人賓客咸位於青門外后帥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陸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陞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後魏道武帝西平姑臧東下山東尼為雄武之主其時用事大臣崔浩李順李孝伯等誠皆有才多

是謀然之士全少通儒碩學所以郊祀帝后自後歲一祭明六宮及女巫巫預焉餘制復多夷禮而違舊章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遠近依五行數各為方壇四陛埽埽三重通四門以太昊等及諸佐配祭黃帝常以立秋十八日餘四帝各以四立日記之牲各用牛一又立春日遣有司迎春於東郊祭用酒醕棗栗無牲幣至獻文帝以西郊舊事歲增木主易代則更兆其事無益於神明乃革前儀定置主七立碑於郊所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壇圓邱於南郊十六年始景明二年改築圓丘於伊水之陽齊書魏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犢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帝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北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壇在郊下廣輪二百七十尺上廣輪四十六尺高四十五尺三成成高十五尺上中二級四面各一陛下級方維八陛周以三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士

去五步中壇去內壇外壇去中壇各二十五步皆通八門又為大營於外輪廣三百七十步其營整廣丈二尺深一丈四面各一門又為燎壇於中壇外之以高祖神武帝配兩地廣輪三十六尺高三尺四面各有階五精帝天文等從祀五精帝於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兩師靈星於下丘禮以蒼壁束帛蒼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眾星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為壇於國南壇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去壇十五步中壇外壇相去如內壇四面各一階為三壇內壇於外壇之外廣輪二百七十步營整廣一丈深八尺四門又為燎壇於中壇兩地廣輪二丈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七尺高一尺八寸四面各一階武皇帝配禮用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配帝各駢牲一燎同

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丘三成二尺上徑六丈十有二陛每等十有二節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五帝天文並從祀日內官中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於國南五里為方壇崇丈二尺廣四丈地方百二十丈內壇半之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元冕備大駕而行從祭者皆蒼服

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制壇於國南東二里丘四成或各高一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並丘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官百二十一座眾星三百六十座五帝日月在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壇外上帝配蒼嶺嶺各一五帝日月方色嶺壇內眾星在內壇外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三

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為壇於國南太陽門外道西一里去宮十里高七尺廣四丈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駢犢二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冬至祀圓丘帝不齊於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入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於平座藉用藁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眾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壇之第

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壇下外壇之內眾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壇之外其牲用蒼貞觀初定制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上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祈穀而孟夏雩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皆祀五天帝其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唯配感帝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曰自三代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於明堂者祭法曰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以為祖宗合一祭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以文武共配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于是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古

堂無忌等又議案鄭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外謬特深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天地各一是為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又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為星官內座之首此乃義和所掌觀象制圖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是五精之神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唯稱五帝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王肅等云郊即圓丘圓丘即郊今依鄭說分為兩祭圓丘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詔從無忌等議存祀太微五帝于南郊廢鄭元六

天之義至拱元年詔有司議沈伯儀議曰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若一神兩祭則薦獻數瀆貞觀永徽禮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今請以高祖配園邱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時用元萬頃范履冰之說郊丘諸祠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馬端臨曰自魏晉生帝均為天至唐人始以唯魄寶五帝皆星象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祀天之禮事之善矣然感帝之神既罷旋復而以為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為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薄於文王乎景龍二年十一月親祀南郊皇后登壇亞獻左僕射舒國公韋巨源為終獻補元量議曰祭天南郊唯以始親行禮皇后不合預按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又外宗掌宗廟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案六典通考卷九十九五

為正祠至是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寶應元年薛頊歸崇敬等議以神堯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廣德二年有事於南郊獨孤及議曰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績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唯漢氏崛起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肇六典通考卷九十九六

啟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以有天下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部滿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從之永泰二年太常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饗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配饗孟夏雩祀請以太宗配饗季秋大享明堂請以肅宗配享敕依貞元元年十一月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敕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準開元禮從之

周廣順三年太常禮院奏準敕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圓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二等燎壇在泰壇丙地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之

梁太祖始都汴郊壇在洛都開平二備儀仗至郊壇三年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祀南郊初梁均王將郊祀于洛陽開楊劉陌而止其儀物具在於是張全義請上幸洛陽謁廟畢即於南郊從之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矣

宋始作南郊壇于東都南薰門外四成十二陛三壇設燎壇于內壇外丙地高一丈二尺設皇帝更衣次于東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乾德元年始有事南郊有司議配享請以始祖升配張昭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六七廟而無徧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齊圓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圓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圓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宣祖皇帝肇基王業請奉以配享從之開寶元年十一月郊以燎壇稍遠不聞告燎之聲始用燿火令光明遠照通于祀所雍熙元年冬至親郊從禮儀使扈蒙之議復以宣祖配

初太宗即位禮官以為舜郊禘商郊太公光武之南順君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二年六月再郊並以太祖配于禮為允及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四年禮儀使蘇易簡言案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邱奉宣祖太祖同配其常祀祈穀神州明堂以宣祖崇配圓丘北郊雩祀以太祖崇配奏可至道二年有司言冬至圓丘孟夏雩祀夏至方丘請奉太宗

配上辛祈穀季秋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乾興元年真宗崩禮官請祈穀及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雩祀及昊天上帝及皇地祇以太宗配感生帝以宣祖配明堂以真宗配親祀郊邱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謝絳議曰唐高宗永徽二年堂兼感生帝作主又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停配臣以為景帝感初受封為唐始祖與宣帝不侔宜祖於唐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典有未受命自太祖於今四聖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仍用太宗故事祀真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以太祖兼配翰林承旨李維等議感帝比祈穀禮秩差輕宜祖比太祖功業有異今以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帝稱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禮儀使請郊後詣王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

先是太常禮院言南郊合行薦告禮望降所昭應擇日恭謝用日詔玉清昭應宮太廟同日行禮景祐中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謝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後郊禮畢請景靈宮嘉祐六年楊岐言對越天地神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謝之儀嘉祐六年楊岐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始用三祖同配後遂罷之皇祐初三聖並侑後復迭罷未幾復並侑雖出孝思頗違經典下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曰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適所以瀆非所以甯神也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祀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丁亥祀天地於圓邱王珪議曰案王制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縵而行事春秋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預以謂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如舊南齊王儉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即郊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皆即位謁廟至唐德宗亦踰年而行郊本朝眞宗居明德皇
太后喪易月服除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伏請皇帝冬至
躬行郊廟禮詔依六年春正月復脩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
生帝七年詔定青城殿宇門名前門曰泰禋東偏曰迎禧正
門曰拱極內東側門曰黃明西側門曰肅成殿曰端誠後三
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元豐
初詔內壇之外眾星位周環每二步植一杙繚以青繩以爲
限域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設皇
地祇位先是樞密院陳襄等上言周禮大宗伯祀天以蒼璧
禮之祭地以黃琮禮之順其陰陽辨其時位禮不得不異也
漢元始中姦臣妄議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
用之故天地其饋禮之失自此始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親祠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九

北郊者惟四帝魏太和周建德隋開皇唐先天皆希闕之舉
然隨得隨失卒無所定望陛下遇親祠之歲先以夏日至祭
方邱然後以冬至祀圓邱所謂大者正也元祐五年五月
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
三歲冬至天子親祠禘享宗廟祀天圓邱而夏至方澤之祭
止遺上公則皇地祇不在親祀之典此大闕禮望詔儒臣講
求釐正爲萬世法詔禮臣集議翰林學士顯臨等八人請合
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禮則合祭可罷蘇軾
主合祭從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者四十人或欲以十月
神州之祭易夏至方邱之祀或又欲上不親祠而通燿火天
子于禁中望拜安世復議云周禮天子親祀上帝凡九國朝

三歲一郊固已疎闕古者求神以類天陽也地陰也歲月日
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猥用王莽不經之說又
引昊天有成命之詩爲證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
乃證備之辭亦謂成周圓邱方澤各歌此詩爲樂章耳郊祀
賜予乃五代姑息之弊法聖朝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
不可議竟不行八年四月詔南郊合祭天地紹聖元年右正
言張商英言先帝制詳定禮文所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
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
郊合祭因王莽諸事元后遂躋地位合席同牢迨先帝親郊
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帝以詢輔臣章惇曰北郊止可
謂之社黃履曰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故天地皆稱郊社者土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十

之神爾豈祭大祇亦可謂之社乎然北郊親祀終帝世未克
舉云政和三年詔定壇地之制壇舊制四成一成二十丈再
成十五丈三成十丈四成五丈成高八尺一寸十有二陛陸
十二級三壇二十五步今制用陽數壇三成一成九九八十
一丈再成六九五十四丈三成三九二十七丈三成二百七
十有六尺乾之策也壇三十六步亦乾之策也成與壇俱三
參天地之數也建炎二年築壇於揚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
南詔東京官吏奉祭器大樂儀仗法物赴行在所是歲冬至
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紹興十二年臣僚言自南巡以來三
歲之祀獨於明堂而郊天之禮未舉來歲乞行大禮詔建圓
壇於臨安府行宮東城之外自是凡六郊焉壇第一成縱廣
七丈二成縱廣

十二丈三成縱廣十七丈四成縱廣二十二丈十一成縱廣二十五丈
 七十二級每成十二級三墼一墼去墼二十五步中墼去內
 墼外墼去中墼各半燎壇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先是京兆
 尹張杓議築齋宮宇文价曰陛下方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是
 無中原也遂罷役揚復曰青城內殿宇門名悉遵舊式然皆
 齊幕次亦隨宜絞縛攷周禮王會同為隨宮食息設帷宮漢
 祀甘泉有行宮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制南郊獨設青城
 殿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無望祭之位神宗皇帝嘗有意立
 齋宮以修尙書省未畢猶有所待後哲宗皇帝建齋宮謂下
 臣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幾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
 室一勞永逸微宗建齋宮從之今青城制度成清三年將舉
 沿舊例未革或推廣祖宗之意立為齋宮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三

宗配將來明堂遵先皇帝彝典以高宗參侑庶報本之禮奉
 先之孝兩盡詔恭依

遼初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東向中立君樹前植羣樹以
 像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為神門皇帝皇后至夷離畢具禮儀
 牲用赭白馬元牛赤白羊皆牡僕臣曰旗鼓拽刺殺牲體割
 懸之君樹太巫以酒酌牲禮官曰敵烈麻都奏儀辦皇帝服
 金文金冠白綾袍絳帶懸魚三山絳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
 靴皇后御絳絺絡縫紅袍懸玉佩雙結帕絡縫烏靴皇帝皇
 后御鞍馬羣臣在南命婦在北服從各部旗幟之色以從皇
 帝皇后至君樹前下馬升南壇御榻坐羣臣命分班以次入
 就位合班拜訖復位皇帝皇后詣天神地祇位至奠闕門使

讀祝訖復位坐北府宰相及惕隱以次致奠於君樹徧及羣
 樹樂作羣臣命婦退皇帝率孟父仲父季父之族三匝神門
 樹餘族七匝皇帝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上香再拜如初
 皇帝皇后升壇御龍文方茵坐再聲警詣祭東所羣臣命婦
 從班列如初巫衣白衣惕隱以素巾拜而冠之巫三致辭每
 致辭皇帝皇后一拜在位者皆一拜皇帝皇后各舉酒二爵
 肉二器再奠大臣命婦左持酒右持肉各一器少後立一奠
 命惕隱東向擲之皇帝皇后六拜在位者皆六拜皇帝皇后
 復坐命司丞奉茶果餅餌各二器奠於天神地祇位執事
 郎君二十人持福酒胙肉詣皇帝皇后前大巫奠訖訖皇帝
 皇后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皇后一拜飲福受胙復位坐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三

在位者以次飲王圻曰遼祠木葉山本以祀天地又有獨祭
 然神主樹木懸牲告辦班位
 奠祝致報飲福於禮暗合
 金俗有拜天禮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設位而祭天德以後
 始有南北郊之制南郊壇在豐宜門外當闕之已地國壇三
 二陛各案辰位墼墼三匝四面各三門
 墼墼皆赤土塢之冬至日合祭圓邱大定十一年始郊命
 宰臣議配享之禮左丞石琚言兩漢魏晉皆配以一祖至唐
 始有三祖同配之禮宋亦嘗以三帝配後從禮院議止以太
 祖配帝曰唐宋不合古不足為法今當以太祖配承安元年
 將郊省臣言前時郊天地配位各用一犢五方帝日月神州
 天皇大帝北極十位皆當用犢當時止以羊代第二等以下
 從祀神位則分剖羊豕以獻竊意天地之祀貴質故天地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政書類 卷九十九

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俎前時第一等神位用二俎似為不倫今當各用一犢餘位羊豕分獻從之

元初用國俗拜天于日月山大德六年建壇于燕京合祭天

地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時石丞相哈刺哈孫等言天子親

祭者三日天曰祖宗曰社稷今宗廟社稷歲時攝官行事祭

天國之大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祠宜遣官攝祭歲用冬至乃

詔預備儀物以待事禮官集議曰冬至圓邱唯祀昊天上帝

至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今當循唐虞三代之典唯祀昊

天上帝祭地之禮續議以聞泰定中又合祭皆不親郊至順

後親祀者四惟祀昊天上帝壇三成以合陽數每成高八尺

丈中成十丈下成十五丈四階階十有二級外設二壇內

去壇二十五步外壇去壇五十四步各四門壇設於丙巳之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地以就陽位外垣南極星門三東西極星門各一中築圍祭

壇周護以壁內外道各高五尺壇四面各有門三塗以赤

時冕無旒服大裘加袞搢大圭執鎮圭皇太子侍祠服袞冕

執圭諸臣奉祀三獻官司徒大禮使七梁冠加籠巾貂裘以

下諸執事官冠加貂蟬無籠巾而有六梁四梁三梁二梁之

異御史冠二梁加獬廌俱青羅服裳綬綬環並同

明初建國丘于正陽門外鍾山之陽壇二成上成廣七丈高

級正南廣九尺五寸東西北廣八尺一寸下成周圍廣九

橫皆廣五丈高視上成階皆九級正南廣一丈二尺五寸東

西北殺五寸五分廣闊皆以琉璃為之壇去壇十五丈

大門制同燎壇在內壇外東南兩洪武二年祀上帝于圓丘

以仁祖配上帝位題曰昊天上帝配帝題曰仁祖清皇帝位

版並黃質金字從祀神並赤質金字上帝龍椅龍案上施錦

座褥配位同從祀位置於案不設席上帝太尊二著尊一犧

尊一山罍一在壇上有勺有幕太尊一山罍二於壇下有幕

配位同從祀則設大明星辰著尊二犧尊二於左設夜明太

歲著尊二犧尊二於右上帝及配帝邊豆各十二簋簋各二

登盤篚各一牲案各一爵玷各三沙池香案各一從祀邊豆

各十簋簋各一牲案各一爵玷沙池香案各一禮神之玉上

帝用蒼璧幣正配位用蒼大明以紅夜明星辰太歲用白牲

上帝及配帝各用蒼犢一從祀各純色犢一十年改定合祀

即圓邱舊制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永樂遷都依南京舊

制嘉靖九年世宗欲釐正舊章問大學士張璠書稱燔柴祭

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六典通考卷九十九

堂以配上帝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之屋下謂之帝今

大祀有殿是屋下祭帝未見祭天之禮也況上帝皇地祇合

祭亦非專祭上帝璠言國初分祭天地後又合祀說者謂大

祀殿下壇上屋屋即明堂壇即圓邱列聖相承亦孔子從周

之意帝復論璠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今大祀殿擬周明堂近

矣以為即圓邱實無謂也給事中夏言疏言國家合祀天地

及太祖太宗之並配諸壇之從祀舉行不於長至而於孟春

俱不應古典宜令羣臣博考而裁定之禮科給事中王汝梅

等詆言非是帝切責之言復上疏言周禮大宗伯以祀天神

有煙祀實柴燔燎之禮以祀地祇有血祭蕤沈醢辜之禮大

司樂冬至日地上圓邱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日澤中方邱

敬天勤民爲亟務而乃使之避勞而就逸豈引君當道

之旨哉蘇軾猶不足多責吾獨不能爲居正解也案居

神宗三年進新舊禮因欲改合祀然四年七年五月俱

當祀北郊神宗熹宗烈帝三紀始終皆書祀天特祭地

不行

歷代祈穀梁武帝

事見前

唐武德初定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元帝配用蒼犢

二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議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郊

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而鄭元謂周祭蒼帝靈威仰

配以后稷因而祈穀繆論不經由是黜元說而南郊祈穀祭

昊天上帝乾封初詔依舊祀感帝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

曰顯慶新禮廢感帝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配檢舊禮感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三

帝以世祖配今奉敕依舊改祈穀爲感帝以高祖配高祖見

配圖邱昊天上帝若更配感帝恐乖古禮案禮記周人禘饗

郊稷今禘郊一祖同配恐無所據從之開元中起居舍人王

仲邱議曰案貞觀禮祈穀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傳

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

穀於上帝而鄭元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

因別祭尊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穀然則祈穀

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爲配爾夫祈穀以祭天也然五帝者

五行之精以生九穀宜于祈穀祭昊天兼祭五帝自是終唐

世不易

梁乾化二年有司以上辛祈穀命丞相趙光達攝太尉行事

宋太宗以正月躬行祈穀之祀如圖丘禮景德三年龍圖閣

待制陳彭年言來年正月三日上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案

月令正月元日注爲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啟蟄而

郊郊而後耕蓋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

月迎春之後自晉太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先後來年

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違左氏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

行祈穀禮慶曆三年禮官余靖言祈穀祀感生帝同日不可

皆用四圭有邸色尚赤乃定祈穀蒼璧尺二寸感生帝四圭

有邸元豐中禮官言慶曆祈穀祀昊天上帝止用犢一請依

雩祀大享明堂牲牢儀用犢羊豕各一大觀四年禮局議以

立春後上辛祈穀詔今歲孟春上辛在丑次辛在亥遇丑不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五

祈而祈于亥非禮不果行初祈穀皆親祀上帝由熙甯迄靖

康有司攝事而已紹興十四年祈穀始具樂舞用政和儀

明初用二月上戊祭先農不行祈穀嘉靖十年始以孟春上

辛日行祈穀禮於大祀殿禮畢帝諭張璠曰古惟以祖配天

今二祖並配不可法後世嗣後大報與祈穀恒奉太祖配尋

改用驚蟄節禮視大祀少殺帛減十一不設從壇不燔柴著

爲定式十一年驚蟄節帝疾不能親乃命武定侯郭勛代給

事中葉洪言祈穀大報皆以郊天祖宗無不親郊成化弘治

間或有故展至三月不以人臣攝請俟聖躬全愈卜吉日行

禮不從十八年行于大內元極寶殿不奉配遂爲定制隆慶

元年禮臣言先農親祭遂耕籍田卽祈穀遺意今二祀並行

未免煩數且玄極寶殿在禁地百官陪祀出入非便宜罷祈
穀止先農壇行事從之崇正十四年復行祈穀禮用上辛十
五年用中辛云時上辛在朔日禮部請改用十一日

六典通考 卷九十九

完

六典通考卷一百

湖西關鎮珩輯

禮制考

歷代等禮

古者雩舞以皇及女巫象其陰也舞以達陽中之陰而
已董仲舒求雨之術閉南門縱北門亦達陰之意然雩
祀上帝必升烟後世乃謂用火不可以祈水而為坎以
瘞就陽不可以求陰而移壇于東雩必自郊徂官後世
或祈山川林澤羣廟百辟卿士然後及于上帝雩樂以
舞為盛後世或選善謳者歌詩皆非古也

六典通考 卷一百

漢孟夏龍見而始雩壇在城東南引龜山為沂水至壇西南
行日雲水曲中壇上舞雩舊制四月立夏後早乃求雨禱之
七月舉賽之秋冬春三時不求雨通典漢承秦滅學正雩禮廢早太常應天地宗廟
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各掃除社稷
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春秋繁露大早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雖大甚拜
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閉請陽衣早
賤凌貴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舞之興土龍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為應龍
興土龍山海經大荒東北隅有名山曰凶犁土邱應龍處南
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劉歆致雨立土人舞
具作土龍以龍見輒有風雨興起故象類而為之
儻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
如禮

晉穆帝永和時有司議制雩壇于國南郊之旁依郊壇遠近
阮謀云壇在巳地衛去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祈上帝百
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今魯城東南舊迹猶在焉

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進謙云周冬及春夏旱神社稷之屬甚乃大雩帝耳舞僮八佾六十四人皆元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時博士上議雲漢之詩宣王承厲王撥亂遇災而懼

故作是歌今晉中興奕葉重光豈以周人耗數之辭乎漢魏之代別造新詩晉室太平不必因故司徒蔡謨議曰雲漢之詩興于宣王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故因而用之

齊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于雩壇祠部郎中何佟之議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見五帝之佐依鄭元說宜配食于庭也鄭元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遵右雩壇方郊壇為輕理應

六典通考卷一百
二
在左宜于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圓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觀禮設方明之祀為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雩祭五帝粗可依倣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為度徑四丈周圍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明堂之儀皇齊以武帝配五

精于明堂今亦宜配享于雩壇
梁大雩禮立圓壇于南郊之左高及輪廣四丈周十二丈四陛牲用黃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于其上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天監元年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甚東方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

祭燔柴以火祈水于理為乖停用柴燔從坎瘞典議曹即朱雲漢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燔柴大同五年又築雩壇于之說若以五帝必柴則明堂無其事籍田兆內有祈祭則齊宮寄籍田省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時以文帝配牲用黃牛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壇配享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祿行三獻禮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

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宮五精帝于南郊之東為圓壇廣四十五丈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壘外營相去深淺並燔壇一如南郊高阿那肱兼政郎中源師立嘗語那肱云師立曰此是龍星見須雩祭非是星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龍見那肱又云漢見多事盡知星宿若建午申未之月不雨

六典通考卷一百
三
則使三公祈五帝于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潔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于壇南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于上太祖配享五官從祀于下牲用犢十各以方色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觀雩祀于南郊顯慶禮于圓丘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邱建議曰案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元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于圓

樂以祈穀實鄭元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于圓

樂以祈穀實鄭元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于圓

邱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

宋景德三年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昊天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案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於南郊注云迎夏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陽氣盛而常旱萬物待雨而長故祭天以祈雨龍星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方又案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十日今則唯用改朔不待時節祭於立夏前苟或龍見於仲夏雩祀於季春相去遠闕於理未周請自今於立夏後卜日如立春在三月則待改朔又月令云季秋之月

六典通考卷一百

四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藏帝籍之收於神倉是月也大饗帝則季秋之月農事之終大享明堂報茲嘉穀苟或猶未得節尙當建酉因而卜日有屬先時望自今過寒露後卜日或寒露在八月則至九月乃卜奏可慶歷大雩宗祀之儀皆用犢羊豕各一照甯五年始建雩壇祀上帝以太宗配詳定所言今羣神從祀請唯祀上帝以太宗皇帝配餘羣神悉罷又請改築雩壇於國南所用少半並從之元豐五年禮部言雩壇當立於園邱之左已地廣一丈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出陛為三階各二十五步周垣四門如郊壇制從之紹興後孟夏雩祀上帝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行禮後又於園壇行禮孝宗時精修雩祀案禮大雩帝用盛樂而唐開元通典載雩禮用舞僮歌雲漢乞用舞僮六十四人衣无衣歌雲漢之詩從之

明嘉靖九年夏言言通典已月雩五方上帝其壇名雩崇於南郊之傍先臣邱濬亦謂天子郊天之外別為壇祈雨後世此禮不傳遇旱暵輒假異端為祈禱濬意欲於郊傍擇地為雩壇孟夏後行禮從之崇雩壇園邱壇外制一成廣五丈高十七丈高四尺九寸五分厚二尺五寸出陛各九級內階徑二星門六東西北各一正南三門曰崇雩門十二年夏言等言古者大雩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假聲容之和以宣陰陽之氣請三獻禮成後九奏樂止奏雲門之舞命儒臣括雲漢詩詞制曲使文武舞士並舞而合歌之蓋雲門者帝堯之樂周官以祀天神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且請增鼓吹數番教舞童百人青衣執扇繞壇歌雲漢之曲而舞曲九成其儀視祈穀禮

六典通考卷一百

五

歷代大饗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府者聚也五帝之神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夏后氏享祖宗於世室殷人曰重屋周制季秋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先儒謂天帝皆座明堂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以禮考之義未允協蓋合祭五帝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也五帝及五神俱坐於土以文武二祖汎配而祭之以文王配五帝謂之祖以武王配五神謂之宗故曰祖文王而宗武王 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時

以高祖配天故言對牲以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黃帝時制也先武以來乃配始拜明堂如郊禮畢燎堂下太始四年三月癸未祀孝景

皇帝于明堂元始四年春正月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

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

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元和二年二月宗祀五

帝于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翌日告

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于明堂各一太牢延光三

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

魏文帝即位用漢明堂而未有配明帝太和元年始宗祀文

帝于明堂祝稱天子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六典通考卷一百

晉武帝太始二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又議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云五帝即上帝皇帝天也遂除

五帝之位又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

帝周禮祀天族上帝祀地族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可

知又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如太昊配木之例此五帝者配

天之神同兆之于太康十年詔復明堂五帝位改以宣帝配

尋復還以文帝元帝紹命與宗祀之禮闕然太元十三年

祠部郎徐邈議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始祖自非維新之

考孰配上帝又曰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案易殷薦上帝

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人帝與

天帝雖天人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

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

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孫省之議郊以配天故配之以

後稷明堂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

為皇天之位則明堂為上帝廟非文廟矣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享祭

皇天上帝鼎祖彝簋一依太廟禮六年正月帝親奉明堂祀

祭五時帝以太祖配用鄭元議也太始六年詔自晉以來間

年一郊明堂同日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

齊建元元年七月祭五帝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有司奏明

堂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為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為文王有配

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為主今雖無配不應

闕祀詔禮隆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靈運

宗並列殿祀鄭元注義亦據兼享宜祖宗兩配文武兼祀左

僕射王曼謨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

六典通考卷一百

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薦上帝元永元二年何修之議明堂

屬五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于郊祭帝還于明堂因祭

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則泛

配文武泛之為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

修之為允詔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饗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

殺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無者從省

除所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止一獻清酒停

三獻及漢事儀曹郎朱異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

虞氏瓦罍宗廟猶以質素况在明堂理不容象樽也郊祀貴

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雖祖明堂之禮于郊為文比廟

地二郊主祭無殺肉之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之法舊用
大半按郊用藹栗詩云祀文王于明堂有維牛維羊明堂方
郊未為極特用三牲今蔬菓之薦雖符周禮 天監十二
年構明堂十二間基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
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
總配享五帝在階階東上西向大殿後為小殿五為五佐室
焉

陳記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黍盛六飯鉶羹蔬備
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
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
居坤維而配享座依梁法

北魏太和十六年正月己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

六典通考 卷一百

八

配上帝熙平二年高陽王雍等議世祖太武皇帝尅清禍亂
德濟生民宜配南郊高祖孝文皇帝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宜
配明堂令依

隋季秋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
天帝之左太廟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
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有司助
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禮
唐季秋大享於明堂天子親祠不能則有司攝事五方帝大
享於明堂太尊實汎齊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盞齊山罍實酒
各二五人帝從享於明堂以著尊實醴齊皆二祀以四圭有
邸與配帝之幣皆以蒼五方帝遵八豆八簋一簠一甗一俎

一五人帝遵四豆四簋一簋一俎一武德定令明堂以元帝
配貞觀初大享于圓邱行事以高祖配永徽二年又奉太祖
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元
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
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且
歷代無父子同配之義唯鄭元注祭法禘郊宗祖云禘謂祭
昊天于圓丘郊謂祭上帝于南郊祖謂祭五帝五神于明
堂以宗祖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其在明堂連祫配祠良為謬
矣太宗文武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蹟請准詔書宗祀明堂
以配上帝從之乾封二年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又
詔明堂以高祖太宗並配垂拱元年論德沈伯儀等議神無

六典通考 卷一百

九

二主禮崇一配貞觀永徽其遵專配顯慶後始兼尊必順古
而行從周為美高宗天皇大帝制禮作樂告禘升中莫大之
孝理當總配從之天授二年正月乙酉親祀明堂合祭天地
以周文武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神龍元年九月親
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秋大享復就圓丘行事迄于
睿宗之代開元五年行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刑部尚書王
志愔等僉謂武后所造明堂瓌怪不法不容大享請因舊循
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丘制
曰可十五年太常博士錢嘉會上議曰準月令九月農功畢
大享五帝于明堂貞觀及神龍皆于南郊報祭中間廢廢準
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于南郊雩壇

行享禮以睿宗皇帝配從之二十年季秋大享于明堂祀昊

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五方帝五官從祀邊豆饗之數與

零禮同起居舍人王仲邱上言鄭元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

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履今顯慶享二

上帝合于經然貞觀常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十七年毀東都明堂仍舊為乾元殿自是迄唐之世季秋大

享皆寓圓丘永泰二年季秋大享以肅宗配元和元

年奉順宗配穆宗即位大享奉憲宗配

宋初季秋大享命有司攝事真宗議行不果皇祐二年以大

慶殿為明堂大享天地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嘉祐七年詔復

有事明堂有司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位不應祭法宜如隋

唐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

皆罷昊天上帝配帝饋各一羊豕各二五方五人帝共饋五

六典通考卷一百

豕羊各五五官從祀共羊豕十治平元年詔明堂奉仁宗配

錢公輔等奏曰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周之后稷配

祭于郊太宗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

廟而不祧未聞成王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武王也仁宗

則周之成王未聞康王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于成王也兩

漢去聖甚遠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唐孝和時以高宗配明皇

時以睿宗配永泰時以肅宗配當時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反

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仁宗初論者謂配

天之祭當在太宗時無一人言者願陛下博謀羣賢使配天

之祭不膠于嚴父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詔詳定以

聞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

堂自非建邦啟土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

明章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

上帝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景祐中以太祖比

周后稷太宗真宗比周文武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上帝未

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不在二祧之位今欲舍真宗而以

仁宗配恐于祭法不合不從卒用孫抃之議以仁宗配熙甯

四年太常禮院言親祀明堂惟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方

帝皇帝親獻五人帝五官神位命分獻從之元豐中祠上帝

五方帝五人帝用牛豕各一詔祀英宗皇帝于明堂惟以配

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大常禮院請罷六天五帝以莞席代

蕪秸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尊罍並用宗廟之器

六典通考卷一百

惟不裸不用彝瓚罷燧火及設褥上帝席蕪秸配帝蒲越皆

加褥飲福受胙俟終三獻並從之詳定所言舊祀明堂禮神

燔燎皆用四圭有邸今惟祀上帝則四圭有邸不當設宜如

南郊用蒼璧又請宿齋于文德殿祭之旦服通天冠絳紗袍

至大次改祭服行事如郊廟禮元祐元年大享明堂以神宗

配政和七年詔明堂並祠五帝紹興初禮部尚書胡直孺等

言國朝祀自英宗始以近考配司馬光以為詛祖進父皇

祐宗祀合祭天地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拘于嚴父配帝並

及真宗今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祖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

則同祫享請合祭天地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章詭言太

祖既配天于郊太宗宜配帝于明堂皇祐祖宗並配一時變

禮至嘉祐再行宗祀已悟其非元豐正祀典悉罷羣祀今宜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詔從之後不果行三十一年宗祀徽宗于明堂以配上帝太常寺請祀五方帝五人帝于堂依方設位五官于東廂各用遵豆十二從之清熙十六年禮官言冬祀配以太祖春夏秋皆配以太宗高宗紹開中興功德甚茂秋享明堂宜奉以升侑詩我將祀文王實在成王之時錢公輔司馬光皆以為嚴祖今以高宗配合于周制由是高宗始配上帝清祐三年韓祥言高廟中興徽宗尚在當時明堂大禮未舉嚴父之典及紹興末乃以徽廟配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娛奉堯父故無祀父之典南郊明堂惟以太祖太宗配沿襲至今使陛下追孝甯考之心有所未盡上曰三后並

大典通考 卷一百

三

侑最當是後明堂以太祖太宗甯宗並侑寶祐二年復奉高宗升侑自是明堂之禮一祖三宗並配咸清五年又去甯宗以太祖太宗高宗理宗並配

楊復曰唐開元中王仲邱奏言禮祀上帝有合經訓而五帝並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本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並存夫祀上帝于明堂周禮也祀五帝于明堂漢禮也合周漢而並用之其說創于王仲邱襲于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又將循此以為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于異同而莫知所決行之既久而不覺其誤也

明初無明堂之制嘉靖十七年致仕楊州府同知豐坊上疏

言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禮部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圓邱皆以事天今大祀殿在圓邱北禁城東南正合古之方位明堂秋享即以大祀殿行之為當至所當配之帝有二說焉以功德論則太宗再造家邦功符太祖當配以太宗以親親論則獻皇帝陛下所自出陛下之功德即皇考之功德當配以獻皇帝吏部左侍郎唐胄抗疏言近代祀明堂者誤引孝經皆配以父甚違先王之禮昔有問于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為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有功德之祖為配後來第為嚴父說所惑耳我朝太祖太宗功德並盛比之周太祖后

大典通考 卷一百

三

稷也太宗文王也今兩郊及祈穀皆奉配太祖而太宗獨未有配今奉天殿大享之祭宜以太宗奉配帝怒下旨詔獄嵩乃再會廷臣議配帝禮言考季秋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義宜奉獻皇帝配帝侑食時未建明堂迨季秋遂大享上帝於元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殿在宮右乾闥舊名欽安殿禮成禮部請帝陞殿百官表賀如郊祀慶成儀帝以大享初舉命賜宴羣臣於謹身殿二十一年敕諭禮部季秋大享明堂成周禮典與郊祀並行曩以享地未定特祭於玄極寶殿朕誠未盡南郊舊殿原為大祀所昨歲已令有司撤之朕自作制象立為殿恭薦名曰泰享用昭寅奉上帝之意乃定歲以秋季大享上帝奉皇考睿宗配享行禮如南郊陳設如祈穀

陸慶元年禮臣言我朝大享之禮自皇考舉行追崇睿宗以昭嚴父配天之孝自皇上視之則睿宗為皇祖非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之義於是帝從其請罷大享禮命玄極寶殿仍改欽安殿

祀日月

古者祀日月之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義曰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類四也觀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曰于南門之外禮月于北門之外五也霜雪風雨之不時

六典通考卷一百

西

則祭日月六也說者謂因郊祀而祀之非正祀也類祭而祀之與觀諸侯而禮之非常祀也唯春分朝于東門外秋分夕于西門外祀之正與常也蓋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方長為得陰陽之義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實牛典瑞圭璧以祀日

月星辰圭其形為璧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纁有五色文所以為玉木為中幹用韋衣玉人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也大門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五帝及羊人凡積共具羊牲積積柴禮祀

疏祭天用犴日月犴日月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帘重案朝日春分拜日于東門之外次謂強也大玉藻天子元端

而朝日于東門之外端當讀為冕元衣而冕冕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土宮日壇祭義祭日於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幽明者謂日照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于東月生于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陰謂夜陽謂晝夏則陽長國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地德所以廣生周禮王稱大主則大采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朝日以五采則夕謂此也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有馮相氏保尚書大傳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光明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

六典通考卷一百

五

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馬八尺以上為龍大赫扶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禮曰于南門外禮月四瀆于北門外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于北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謂日月星辰之神也左傳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祭之祭祭為營積用

秦祭八神六日月主七日日主雍又有日月廟漢元鼎中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泰一祝宰則衣紫綬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朔旦冬至助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宣帝于黃成山祠日萊山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于東郊而旦夕常于殿下東西拜

日月頌變似家人之事非祀天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郊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薛靖論云周禮朝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昇西向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仲春之朝夕月宜用仲秋之臨清于春駁之引禮記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代西向太和元年二月朝日于東郊八月夕月于西郊

晉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温未適不得親出詔曰戎事已息此禮為大遂親朝日

齊永元初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然天地祭一至于日月朝以二分差有禮據按漢儀採周禮春分之義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于東郊今宜常以春分

正殿之廷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竊謂魏代所行得與奪之六典通考卷一百

喪今謂以春分朝于殿廷西東向而拜日秋分夕于殿廷東西向而拜月服無旒藻之飾蓋本天至質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以元冕三旒近代祀天服袞冕十二旒是古今禮變禮天朝日服宜有異頃代天子小朝會服絳紗袍通天

金博山冠即今之服次袞冕者謂宜服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後魏天興三年春始祀日于東郊用駢牛一秋分祭月于西郊用白羊一太和十五年詔曰近論朝日夕月皆以二分于東西郊行禮然日月有餘闕行無常准若一以分日或值月出于東而禮于西禮不可施行昔曹魏薛靖以為朝日取月一日為朔月三日為朏朔者月形始著今未知朏朔二分何

者為是游明根等對曰按舊式校眾議宜從朏月後周春分朝日于國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珪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亞獻宗伯終獻燔燎于圜邱秋分夕月于國西門外為壇于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如朝日

隋因周制開皇初于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于國西開遠門外為坎深三尺廣四丈為壇于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劉芳上疏曰殷禮朝拜日月皆于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今計所造如上云云

唐武德貞觀之制春分朝日于國城之東秋分夕月于國城之西各用方色犢一遵豆各四簠簋甗各一廣四丈高八尺者朝日之壇中高一尺方廣四丈者夕月之壇也開元禮以日月為中祀天寶二載詔升為大祀四時致祭

宋天禧初王博文言古者旦見日朝暮見日夕案禮秋分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日未前三刻大官令率宰人割牲未後三刻行禮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儀又案禮從子至己為陽從午至亥為陰參詳典禮合于未後三刻行禮照南祀儀朝日壇廣四丈

郊祀錄夕月壇方廣四丈請政和新儀朝日壇廣四丈高八依唐制改造夜明壇從之朝日壇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兩邊二十五步夕月坎深三尺廣四丈高一尺廣二丈四方紹興後于城外惠照院望祭位版曰書曰大明月書曰夜明玉用圭璧

大明幣用赤夜明幣用白禮如祀感生帝

遼拜日候皇帝升露臺設褥向日再拜上香閣門使通閣使或副應拜臣僚左右階陪位再拜

金天眷二年定朔望朝日儀皇帝服靴袍百官常服有司設爐案褥位于所御殿前陞上設百官褥位于殿門外皆向日宣徽使奏導皇帝至位南向再拜上香又再拜各門皆相

應門外臣僚陪拜如常儀大定十五年有司言唐開元禮南拜日之制今宜遵古制殿前東向拜詔姑從南向

元至大三年司徒田忠良等議春秋朝日夕月實合祀典有旨所用儀物令有司速備之

明初築朝日壇于城東門外高八尺方廣四尺築夕月壇于城西門外高六尺方廣四丈俱兩壇每壇二十五步燎壇方

八尺高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嘉靖九年帝謂大明壇當與祭而日月星辰止一從祭義所不安遂定春秋分祭如舊儀

有陸殺朝日壇于朝陽門外西向夕月壇于阜城門外東向壇制從祀夕月以五星二十八宿周天星辰共一壇南向附焉春祭時以亥

祀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舊禮兆風師于西方就秋風之勁而不從箕星之位兆雨師于北郊就水位在北也風俗通楚辭說後飛廉使

奔屬飛廉風伯也案周禮注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風氣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養成萬物有功于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

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戌日祀于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左傳共工之子為元冥師子產禮于元冥雨師也案周禮注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易師卦

土中之眾者莫若水眾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泰山不崇朝而徧雨天下異于雷風其德散大故雨

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于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祠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禮積也詩云芘芘橫薪之檀之三祠皆積柴實牲體焉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或曰中能上能下能

肆師立次祀用牲幣小祀用牲次祀風師箕雨師畢也祭法幽宗祭星也宗當為祭幽宗謂星壇也星辰小祀祭法幽宗祭星也星以昏始見祭之言營也

六典通考卷一百 六 月令季冬乃畢祀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爾雅祭星曰布布祭于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通典周制月令立春

後丑日祭風師于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于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于南郊壽星南極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

之東南東南祭之就歲星之位也歲星為星之始最尊故就通義曰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紉載弁絲綵傳言王立冬

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于國城西北

逸周書作洛篇周公作大邑成周于中土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農星先王皆與食漢高

祖八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于是詔天下立靈星祠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配靈星

也亦名赤星祠龍左角色赤也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
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耘耨
驅爵及穫刈春籩之形建武二年立靈星祠有司掌之
晉令縣祠靈星唐以立秋後辰日祠靈星開元祀于國
城東南天寶四載升中祀宋皇祐中立靈星壇東西各
三丈南北亦如之蓋歷代靈星之祀專為祈田每隸都
邑唯周之肇祀反其所自始與后稷比隆

秦並天下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
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述之屬百有
餘廟于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于亳社有壽星祠漢舊儀
祭參辰
于陽池谷口夾道左右為壇諸布是祭星之處案樂彥引河
圖云熒惑星散為昭明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

六典通考 卷一百

三

漢宣帝立歲星辰星大白熒惑南斗祠于長安城旁成帝時
匡衡奏
罷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
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云元始五年王莽奏分雷公風伯廟
于東郊兆雨師廟于北郊兆詔可高祖祠雲中君以歲
時祀宮中謂雲神也
後漢以丙戌日記風師于戌地以己丑日記雨師于丑地牲
用羊豕又于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立心星
廟于城南常以季秋祀之
晉以仲秋月祀老人星于國都遠郊季秋祀心星于南郊壇
各立廟東晉配享南郊不復特立建武元年以仲春仲秋令
郡國縣兼祀風伯雨師
陳制二月八日于太史署庭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祠天皇

大帝太一日月五星鈞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丈人星
子孫星都四十六座凡預祠享官大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
一日服之以自潔儀本
齊制

後魏天興二年十月立星神一歲一祭常以十二月用馬鹿
各一牛豕各一雞一泰常三年風伯雨師之壇皆有別兆祭
有常日牲用少牢太和十五年詔先恆有水火之神四十餘
名及城北星辰今園丘既祭風伯雨師司
中司命有此四十
神不須立可罷

隋制星辰四望等為中祀司中司命及諸星為小祀養牲在
滌中祀三旬小祀一旬于國城東北七里通代門外為風師
壇祀以立春後丑日國城西南八里金光門外為雨師壇祀
以立夏後申日壇皆三尺牲以一少牢

六典通考 卷一百

三

唐四時祭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遵八豆八簋一簋一俎
一五官五星三辰七宿皆少牢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皆
羊一武德貞觀之制祀風師雨師日與隋同各用羊一簋簋
邊豆各二壇高三尺
廣一丈開元禮以星辰為中祀司中司命諸星
之屬為小祀天寶四載敕風伯雨師升中祀諸郡各置一壇
春秋祀社稷日同祀又敕諸郡風伯壇置在壇
之東南雨師壇之西稍北數十步其壇半小於社壇祭
官取太守下充五載詔祀雨師以雷師同壇別祭器
宋諸星祠有壽星周伯靈星之祭邢中和言景德中周伯星
為太山之根果符上封之應望于
親郊日特置周伯星位于亢宿問
元豐中詳定所言熙甯祀
儀兆日東郊兆月西郊是以氣類為之位至兆風師于國城
東北兆雨師于國城西北司中司命于國城西北亥地是各
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也請稽舊禮兆風師于西郊祠以立

春後丑日先雨師于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

祿于南郊祠以立冬後亥日仍依照甯儀以雷師從雨師以

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

金明昌五年初定日月風雨雷師常祀尚書省奏天地日月

或親祀或令有司攝事若風雨雷師乃中祀合令有司攝之

且又州縣所通祀合先舉行制可

元日星始祭于司天臺而回司天臺以崇星為職事風雨

雷師之祀仁宗延祐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壇壇之制儀注闕

明依唐制立秋後辰日記靈星立冬後亥日遣官祀司中司

命司民司祿以少牢又于秋分日記壽星為壇于城南每歲

日祭壽星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示與民聖壽

同受其福也八月望日記靈星皆遣官行禮洪武二年以

大典通考卷十百

風雲雷雨與太歲嶽瀆城隍合為一壇春秋驚蟄秋分後之

雷師雨師于國南羣祀壇天子降香遣官三日專祀風師雲師

行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之祭如前代儀七年令仲春秋上

旬擇日祭太歲禮官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木星一歲行一

將十月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一天罡太一功曹太衝之類

雖不經見歷代因之宜以太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為一壇

專祀

大典通考卷一百一

湖西閭鎮珩輯

禮制考

地示方澤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天高以尊故饗帝於郊地卑以親

故祀社於國記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昔在

顓頊命北正黎司地虞夏以來祀為土神共工氏有子

曰勾龍主后土沒而祀以為社周之王也以后稷配地

以勾龍配社蓋社者地示之屬而非即地天子以歲時

告祭於社用以親地而其正祭則在澤之方丘夏以五

月殷以六月周人以夏日至大司樂所掌是也爾雅祭

大典通考卷一百一

地曰瘞埋祭法瘞埋於泰折用騂犢泰折者方澤之別

名封土為之折曲也言其四方曲折象地之形秦既茂

古漢不能復至成帝用匡衡議始立南北郊以祀天地

南郊周之闕丘也北郊周之方澤也稽諸經傳雖無北

郊祭地之明文然鄭元賈公彥孔穎達之徒皆仍其說

而匡衡引禮記文曰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則其所本者

遠矣自康成解禮汨於緯書以方澤為祭崑崙之神丘

而又有神州之祭為壇北郊謂之泰折夫北郊方澤一

而已惡得析而為二哉後儒不察因緣附會遂有一歲

二祭四祭之說世主又苦其繁重而難行也由是併北

於南而天地合為一祭中間魏太和周建德隋開皇唐

開元宋元豐雖鸞舉北郊之儀然不旋踵而遂罷討定典文垂法不刊其惟明之嘉靖乎

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牲幣放其器之

色幣以從爵若人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濯泣玉鬯省

牲饗奉王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典禮 典瑞兩圭

有邸以祀地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邸玉人兩圭

五寸有邸以祀地邸謂所祀于北郊神州之神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

也北郊及社稷大人祭祀其犬牲用牲物瘞亦如之牲純也

也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瘞謂大司樂函鍾為宮太簇為角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

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二

得而禮矣地示則主崑崙函鍾林鍾也林鍾生于未之氣未

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

洗靈鼓靈鼗六面孫竹竹枝根之未生者空桑山名 大

祝辨六號三曰示號若云后凡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凡以神仕者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地物陰也陰氣生于祭

壇蓋用祭地之明禮運祭地瘞繒理牲曰瘞大戴禮古

祝詞薄薄之禮承天之神薄旁也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

者既安且甯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

通典王及尸服齋戒乘路酒樽薦菹醢之器藉神席藥結

蒲越及雞人呼農司樂宿懸掌次設次大宗伯攝亞獻並如

圖丘其日王服大裘立于方丘東南西面楊復曰賈公彥疏

裴崔靈恩孔穎達杜佑通典亦為是說元祐中議北郊禮者

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為言于是始有請南郊合祭天地者矣

乃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其神訖王又親牽牲取血并

玉瘞之以求神謂之二始二者在正祭之尸前既置玉幣等

訖次則王以匏片為爵酌瓦甒之泛齊以獻尸位謂之朝踐

次大宗伯亦以匏爵酌醴齊攝王后之獻凡二獻也次薦熟

于神座前畢王更以匏爵酌盞齊以獻尸大宗伯以匏爵酌

齊以亞之所謂饋食之獻也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

齊以詣尸所謂朝獻大宗伯次酌饋食之醴齊以亞之所謂

再獻凡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酌沈齊以獻尸凡七也王每獻

酒皆作樂一終馬端臨曰通典依鄭注方丘禮神之玉以黃

琮牲用黃犢幣用黃繒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其樂則

大司樂之函鍾為宮云云神州地示玉用兩圭五寸有邸牲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三

用黝犢幣用黑繒配亦以后稷其樂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咸

池以祭地示是也案鄭氏解經天地之祀皆分為二然郊與

明堂本二處所配之祖又不同至祭地則經所載唯方澤而

已乃以為祀崑崙而神州則祭之于北郊以為太折即北郊

又非方澤其支離甚矣

黃震曰方丘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

則其禮達於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不曰祭示

而曰社祭亦以其禮達於上下也大司樂靈鼓靈鼗以祭

地示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

鄭氏注禮經云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祭崑崙之神

於方丘夏至祭神州之神於北郊孔穎達引括地象云

地中央曰崑崙在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神州者崑崙東南之一州耳於神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也其說夏衍迂誕不經見宋楊氏復譏其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可謂能發鄭氏之痼疾者矣

秦始皇卽位三年祠八神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地貴陽祭之必于澤

漢法三年一祭地于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澤中方丘也高帝置祠祀官女巫以梁巫主祠天地文帝祭地渭陽以高帝配武帝既郊雍曰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于是東幸汾陰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四

遂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上澤中爲五壇方五丈壇一黃犢高六尺以高帝配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者衣尙黃始用樂舞帝親遙拜如上帝禮從寬舒至宣帝修武帝故事間歲正月一日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于長安北郊時丞其後後漢言祭地于北郊卽陰之象也故天子于天子也因其後以其所都而各享焉今祀后土反東之少陽宜徙之長安後以帝無繼嗣復汾陰后土如故帝崩皇太后詔復北郊長安平帝立地與天合祭于南郊壇王莽奏夏日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以高后配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時

後漢建武二年正月郊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祀皆在壇下如元始故事壇

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土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營壇土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爲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爲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六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爲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三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爲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爲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爲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中元元年初營北郊遷呂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五

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爲方壇四陛二年正月辛未別祀地祇高皇后配地理羣神從食在壇下中岳位在未四岳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海內在東河西濟北淮東河南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酸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五岳共牛一四海四瀆共牛一羣神共牛二樂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南郊畢次北郊

魏景初元年詔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以武宣皇后配時高堂隆表云娥英姜媿盛德之妃未有配食于郊者漢文初祭地祇于渭陽以高帝配孝武帝

立后土于汾陰亦以高帝配唯王莽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地
郊夏至以高后配地自此始也臣謂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
地魚參議宜以宣后配地蜀主劉備即位營北郊于成都

晉泰始二年定郊祀地郊先后配是年并圓方二丘于南北
郊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時從有司議云古者郊丘不異十一月

庚寅帝親祀于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東晉太甯三年七月
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和八年于覆舟山南立

地郊以宣穆張皇后配五岳四望四海四瀆五湖諸山江等
凡四十四神及諸小山從祀依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

元年正月辛巳祀北郊帝皆親奉牲用元太常願和表按後
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與南郊同月于是從和議郊廟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六

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代多以駢駢漢則但云領未辨其色江左南北同用元牲

宋武帝永初二年親祀南北郊三年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
奏地祇之配禮無明文魏晉故典足以前式謂武徽皇后宜

配北郊明年孟春有事二郊請依舊典詔可大明三年移北
郊于鍾山北原道西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初晉始置于覆舟山南至此移

之廢帝以舊地地吉祥後之齊建元二年正月次辛祀北郊儀牲之邑依舊不改時從王

而無配永明五年議郊祀用正月次辛瘞后土御並親奉車
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衰冕次辛之義詳見郊天

梁武帝制北郊為壇于國之北壇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
一丈四面各一陛為外壇再重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祀

后土于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黃琮五官先農五岳及國內山
川皆從祀地攢題曰后地座用上和香以地于人親宜加雜穀省除四

望座博士明山寶議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松江浙江五湖
鍾山白石山並畱之如故帝行一獻之禮議在南天監五年

明山寶稱夏以五月祭地殷以六月祭地周以七月祭地自
頃代以來南北二郊同用夏正皆以始祖配饗詔依議

陳武帝受禪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于北郊以皇
妣昭后配天嘉中改以德皇帝配光大中以昭后配宣帝即

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祠部郎中王元規議舊壇上徑廣九丈三尺請加七尺以則地讓下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七

後魏道武即帝位二年癸亥瘞地于北郊以神元寶皇后配
壇兆制同南郊五岳名山在中壇內四瀆大川于外壇內后

土神元后共用元牲一玉用兩珪有邸幣用束帛五岳等共
牛一祭畢瘞牲體于壇北亥地其後夏至祭地于方澤用幣

牲之屬與二郊同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初營方澤于河陰
丁亥車駕有事于方澤

北齊制三年一祭以夏日至禘崑崙皇地祇于方澤以武德
后配壇在國北郊廣輪四十尺高四尺面各一階其外為三

壇相去廣狹同圓丘壇外大營廣輪三百二十步餘如圓丘
又為瘞坎于壇之壬地中壇之外廣深丈二尺禮以黃琮束

帛神州社稷天下山水並從祀用牲十二儀同圓丘神州位
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其後諸儒定禮

北郊歲一祀皆以正月上辛

後周祭后土地祇于國北郊六里爲壇一成八方下崇一丈方丈八尺上崇五尺方四尺方各一陛每尺一級其壇八面

徑百二十步內壇半之以神農配牲以其方之邑神州壇在

其右以獻侯莫那配壇崇一丈方四尺其地如方丘其那周遠禮自陰山南徙始居遠西

隋因周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宮城北郊十四里爲方壇其

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以太祖武元配

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川

林澤邱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宮州咸州東北方揚州東南方九州山海以下各以方面

六典通考卷一百一

八陛之間唯冀州山林川澤地其配帝等牲用黃犢二神州邱林墳衍于壇之南少西

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墳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于北郊亦以太祖武元配牲用犢二大業元年神州改以

高祖文帝配

唐武德初定令歲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以景帝配壇在宮

城之北十四里因隋制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

墳衍原隰皆從祀五岳以下三十七座壇下外壇之內邱陵等三十座于壇外地祇暨配

帝牲用黃犢二神州勳犢一岳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

神州于北郊太常博士陸遵楷等議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晉用正月皆無據武德來禮令用十月請依舊

景帝配牲用勳犢二貞觀中奉高祖配地郊永徽中禮部尙

書許敬宗奏方丘祭地外別有神州謂之地郊地分爲二無

典據請合爲一祀于是廢神州之祭乾封初詔依舊祀神州

皇地祇壇依舊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帝崇配方丘等祀司于渭水北置

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諫

議大夫賈曾表論合設皇地祇位從之開元二十一年夏日

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

配其儀備開元禮初中書令房元齡議以爲神州者國之所

托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迎州等八座唯

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至開元十一年元宗自東都將

還西京便幸并州明年二月祠后土于汾陰脽上太史奏榮

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二十年車駕欲幸太

六典通考卷一百一

原中書令蕭嵩上言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所必報禮之大

者漢武親祠脽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事至后土行報賽之

禮從之以十一月二十一日祀后土于脽上其文曰恭惟坤

元道昭品物廣大茂育暢于生成庶憑休和惠及黎獻博厚

之位粵在汾陰肅恭時巡用昭舊典敬以琮幣犧牲粢盛庶

品備茲瘞禮式展誠慈睿宗皇配神作主禮畢令所司刊石

祠所天寶五年詔每載四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

地祇合祭大歷十二年秋增修北郊壇齋宮二十五間太和

三年太常寺奏北郊祀皇地祇壇先闕齋宮請準祠列置一

所可之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南郊親祀昊天上帝

併設皇地祇位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方丘在宮城北十四里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北郊以孟冬祭神州地祇景德三年太常寺言神州壇壝中有坑塹及車馬之迹又兩壇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改擇壇位及封標諸壇外壝禁人耕墾樵牧奏可徙壇方丘之西大中祥符三年河中府父老千餘人並文武官將校等請祀汾陰后土詔明年春有四年二月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月重輪紫氣四塞慶歷時夏至祭皇地祇用犢羊豕各一禮官馮浩言皇地祇壇角再成面廣四丈九尺東西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卑陋不應禮典禮院請增廣于是諸壇皆改配位七十一加羊豕各五元豐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一

十

元年二月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本朝親祀上帝即設皇地示位稽之典禮有所未合詔更改以聞或以當郊歲冬夏至日分祭南北郊各一日而祀徧或以圓丘之旁別營方丘而望祭或以夏至盛暑天子不可親祭改用十月議久未決三年翰林學士張璪言先王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此萬世不可易之理議者乃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即郊祀之歲于夏至日盛禮容具樂舞遺家宰攝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先王遺意猶存禮官請如璪議四年四月詔親祀北郊會有故不行以上公攝事六年罷合祭不設皇地示位元祐五年夏至祭皇地示命尙書右丞許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享宗廟祀天圓丘

而夏至方澤之祭止遺上公則皇地示不在親祀之典此大缺禮也望博詔儒臣講求正祀典為萬世法翰林學士願臨等言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五年一郊耳請如故事使吏部侍郎范純禮等皆主北郊之議中書舍人孔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示之祭議上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十一月冬至親祠南郊遂合祭天地紹聖元年右正言張商英言先帝謂合祭非古據經而正之元祐之臣乃復行合祭請再下禮官議御史中丞黃履謂南郊合祭因王莽誦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其牢迨先帝親郊大臣以宣仁同政復用莽意合祀瀆亂典禮翰林學士錢總刑部侍郎范純禮議先帝親祀之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一

十一

詔所宜遵守但當斟酌時宜省去繁文末節以行親祠之禮明年詔罷合祭自今大禮之歲以夏至日躬祭地祇于北郊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等令有司參酌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祀終帝世未克舉云政和三年禮制局定方壇為再成一成廣三十六丈再成廣二十四丈崇各十有八尺積三十六尺廣與崇皆得六六之數四陛陛為級一百四十有四再壇壝二十有四步齋宮大內門曰廣禋東徧門曰東秩西徧門曰西平正東門曰含光正西門曰咸亨正北門曰至順南內大殿門曰厚德東曰左景華西曰右景華正殿曰厚德便殿曰受福曰坤珍曰道光亭曰承休後又增四角樓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北方南向席以橐結太祖皇帝

位龕東鎮海瀆第二龕東在卯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
火神祝融南岳第一龕南鎮海瀆第二龕南在午階之東以
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壇第一龕中鎮第二龕中在午階之
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岳第一龕西鎮海瀆第二龕崑崙
西在酉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元冥北岳第一龕北鎮海瀆
第二龕北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稟秸餘以
莞席皆內向餘如元豐儀四年五月夏至親祭地于方澤皇
弟燕王俛爲亞獻越王偁爲終獻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七日
前一日告配太祖室其有司陳設及皇帝行事並如郊祀儀
自是年至宣和五年親祀者凡四焉紹興初禮部太常寺論
夏至祭皇地祇以太祖皇帝配正配二尊爵籩豆各一實以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三

酒脯鹿麋獻官一員行禮立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皇帝配
天慶觀望祭二年太常少卿程瑀言皇地祇當依祀天儀式
又言國朝祀皇地祇設位壇之北方南向政和四年設于南
方北向令北面望祭于經無據請仍南向並從之

論曰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舍地而專祀天者園丘方
澤各從其類亦未有合兩儀而爲一祭者自王莽進同
牢其席之議以諂媚妖后而北郊曠廢不舉者千數百
年至宋元祐間議革合祭之失屬宣仁太后垂簾大臣
有感于莽之已事盈庭聚訟遲回不決久而遂寢其議
自古女后臨朝非徒蠹國害政而已其于先王典禮必
盡破壞焉而無遺然後惟吾意之所欲爲程子解坤之

六三引女嬀武后以爲嚙論者謂其有惡于宣仁而云
然則當時公論不協可想見矣呂太后暴戾不仁幽少
主王產祿劉氏宗廟不絕如綫且惟孝惠一子死而不
哭是豈可以母儀尊之哉光武聲其罪而黜之祀宜矣
莽何人斯乃欲躋諸郊壇之列是非悖謬不已甚乎然
使無王元后在上莽必不爲此議即議之亦必不能行
何者周雖立先妣之廟未嘗有配地之文其說不經出
自莽之臆造揣莽之心不過欲以尊呂氏者尊元后以
爲生能聽政沒可配郊而不知亂六經之法廢地祇之
祭實自此始宋之親祠北郊也元豐倡之于前政宣繼
之于後獨元祐一代不克舉行考其時儒臣各伸己見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三

議莫能定三省乃上其事于太后太后曰宜依仁宗皇
帝故事由后之言迹后之心豈真謂仁宗爲可法哉彼
見前代之配郊祀者漢有呂太后胡元有靈太后私冀
萬歲之後必將有援二氏以況已者是故堅持一說以
沮羣議而豈真謂祖制爲可法哉且夫國家將衰女子
小人相爲表裏而其卒遂釀成夷狄之禍幽王之殺于
犬戎也以褒姒西晉之淪于胡羯也以賈后以逆召逆
其應不爽故漢之亡吾不曰哀平而曰元皇后宋之亡
吾不曰徽欽而曰宣仁太后惟其陰邪之氣適與夷狄
相感召故也然則文中堯舜之說非與曰當元祐之初
先帝舊臣猶在政府朝廷無大奸慝是以中外無事民

物粗安向使蔡京章惇諸人早竊柄任比附宮闈內外相煽是亦王莽舜歆之續而已矣宋之亡豈待靖康之日乎

金北郊方丘在通元門外當闕之亥地方壇三成成爲子午卯酉四正陸方壇三周四面三門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元至大二年十一月乙酉尙書省臣及太常禮儀院言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尙未舉行明年夏至祀地北郊請以世祖皇帝配制可北郊去都城北六里爲方壇三成四陸外三壇依古制自外壇之外四面稍低下以應澤中之制宮室牆圍器皿色並用黃其神州地祇以下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從其方從祀泰定四年特加皇地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古

祇黃犢一將祀之夕敕送新獵鹿二其犧牲品物香酒參用國禮而豐約不同

明初建方丘于鍾山之陰壇二成上成廣六尺四出陸南一丈東西北八尺皆八級下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出陸南丈二尺東西北一丈皆八級壇去壇十五丈高六尺外垣四面各六十四丈餘制同南郊有浴室瘞坎在內壇外壬地洪武二年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其儀並同圓丘唯迎神後瘞毛血祭畢奉牲帛祝饌而埋之與郊天異三年增祀天下山川之神以仁祖配地四年改築方丘上成廣二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下成每廣丈五尺五寸高三尺八寸通徑七丈四寸壇至內壇牆四面皆八丈九尺五寸內壇牆至外壇牆四面各八丈十年太祖感齋居陰雨命作大祀殿于南郊定每歲合

祀于孟春爲永制嘉靖九年遵初制建方澤于安定門外歲夏至祭地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陵寢諸山從祀奉太祖配享而罷太宗之配建皇地祇室于方澤南以藏皇地祇及從位主是年分建四郊號祖陵山曰基運皇陵山曰翊聖孝陵鍾山曰神烈顯陵山曰純德并天壽山俱從祀方澤居岳鎮之次祀于地祇壇壇制二成夏至祭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俱一成上東一壇中岳東岳南岳西岳北岳基運山翊聖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南海西海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俱二成上壇制一成面方六丈高六尺二成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各成面輒用六八陰數皆黃色琉璃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圭

青白石包砌四出陸各八級周圍水渠一道長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闊六尺內壇方牆二十七丈高六尺厚二尺內櫺星門四北門外西爲瘞位瘞祝帛配位帛則燎之東爲燈臺南門外爲皇地祇室藏神版而太祖版則以祭之前一日請諸廟外櫺星門四西門外迤西爲神庫神厨宰牲亭祭器庫北門外西北爲齋宮又建四天西門外爲鑿駕庫遺官房南爲陪祀官房又外爲壇門又外爲泰折街牌坊護壇地一千四百七十六畝隆慶元年命夏至方澤以卯時行禮先是冬至祀天孟秋享大廟春秋祭社稷先師孔子歷代帝王俱用子時祭朝日壇以卯時夕月壇以西時孟春孟夏孟冬時享及祫享太祖俱午時惟夏至祀地未定至是始定

祭社稷事典別有社稷考此但言祭禮

其工氏伯九州其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死為社神烈山

氏王天下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死為稷祠湯值夏桀之

暴大旱七年明德以薦而旱不止乃遷柱以周棄代為

稷祀欲遷句龍德莫能繼故作夏社說不可遷之義焉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 嚙人

凡祭祀社壇用大羴謂委土為壇壇所 司服祭社稷則

希冕希刺粉米無畫也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

也祇 舞師教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疏曰敔舞 牧人陰

祀用黝牲毛之陰祀祭地北 封人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

者社稷肆師社之日泣下來歲之稼 社祭土為取財焉下

六典通考卷一百一

郊特牲社祭土日用甲國中之神 君南鄉于北墉下北墉

北墉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

民無不成出其力以祠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四監主山林

山林川澤者也季冬之月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

牲以其社稷之饗列國有大小賦之犧牲大 通典禮神之

玉蓋用兩珪有邸典瑞兩生有邸以祀四望崔靈恩云社稷

其牲王制云天子祭社稷皆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

色社稷各牢不同 用黑幣日用甲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

猶用戊故石誌云祭日之晨王及尸皆服絺冕 謂公尸樂

則大司樂云奏太族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地祇謂神

三獻禮器三獻文注 其禮取血先瘞于所祭之處以為祭始

次則禮神以玉時尸前薦爛肉及脯醢籩豆郊特牲 王則酌

大罍中酒以獻尸所謂朝踐之獻是為一獻也至薦熟時宗

伯亦攝后酌以亞獻所謂再獻每獻酒奏太 尸食訖賓長酌

酌尸謂之三獻

邱光庭日月令擇元日命人社註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

日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註月令不同召誥云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

特牲當是異代之禮祭稷不別與社同日以百穀生于土

戊屬土故也

喪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 社者

若毫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棲其下為北墉 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

六典通考卷一百一

之尸以刑官為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

灋凡州之大祭祀洫其事大祭祀謂 閭胥凡春秋之祭祀

聚眾庶既比則讀灋州社 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

祭所令祭者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 郊特牲唯為

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舉作唯社邱乘其粢盛單出里

也邱十六井也四邱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月令仲

春擇元日命民社社土也 詩序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秋報社稷也小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

祭同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曾子

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

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啟至于反哭奉帥

天子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犧牲既成祭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祭祀不失禮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

禮經會元水旱為沴社稷不享變置者變易其祭祀之禮豈以社稷之神而改易之歟湯之遷柱祀棄也以棄之功大子柱非以旱而遷也且湯既放桀欲遷夏社猶以為不可則必無遷句龍之意矣周禮宗伯甸師則用牲于社大祝大師則宜于社大司馬蒐田獻以祭社大司寇大軍旅泚戮于社皆言社而不言稷以稷司稼穡之事非師旅田役殺代之事可泐也周人以后稷配天詩曰思文后稷克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一 六

配彼天又非社事配地之比也

漢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粉榆鄉名在豐東北十五年天

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粉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長安

置祠祀官梁巫祠天社秦巫祠社主即五十年春有司請令

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謂隨其祠

具之豐 成帝初匡衡奏罷雍舊祠社主五祠置其一

後漢祭社稷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

使者監祠南向立不拜郡縣皆置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

唯州所理有社無稷以其非官也章和元年遣使祠豐粉榆社

魏明帝祭社但稱皇帝王肅議太尉等祭祀但稱名不稱臣

每有事須告皆遺祝史

晉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十年六月庚子復置二社摯虞奏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則大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大社為羣姓祈報王不可廢故凡被社鬻鼓主奉以從此皆二社之明文議者以尙書召誥社于新邑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東晉元帝建武元年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方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一 九

辰景福來造

宋祀大社帝社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曰祀之太祝令

夕牲進熟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

齊永明十一年祠部郎中何佟之議禮郊特牲社祭土而主

陰氣也君南向于北嚮下嚮陰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

向近代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在帝壇北西向

于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為稷社甚乖禮意謂二社並宜北向

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陽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在社壇東

北南向立以西為上諸執事西向立以南為上稷依禮無兼

稱可名太稷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云君南向蒼陽也臣北

向蒼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立應北向陰氣向北則立宜向

南且羣神小祠類皆南而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議與修之相難有司議治禮無明據修之議乃行

梁社稷在太廟西天監四年以太常省牲太常丞牽牲太祝令贊牲初蓋晉元帝初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門墻隨其方色每仲春仲秋令郡國縣祠社稷先農及臘又各祠社稷于壇百姓則二十五家為一社其舊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春秋祠水旱為祈祠具通其豐約舊太社廩犧吏牽牲太祝史贊牲天監中明山寶議國主社稷為重今太常禮官實當斯職禮記社稷無親牽牲之文謂宜以太常省牲廩犧令牽牲太祝令贊牲帝以廩犧吏執紉即事誠卑議以太常丞牽牲餘依山寶議大同初又加官稷并前為五壇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三

陳依梁制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黍盛為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黃梁以簋白梁以簋黍以瑚黍以瓊儀本齊制宣帝大建中議從雙祀崑崙皇地示位神州位在青陞之北甲寅地社在赤陞之西未地稷位白陞之南庚地

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為方壇四陞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皆有司侍祠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既遷于太廟太社石主將遷于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是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諸應用牲詔遂從之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于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

各以一牢祭焉皇帝親祠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

後周立社稷于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

隋開皇初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及臘祭之郡縣二仲月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

唐社稷壇廣五丈以五土為之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以太醫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皆二山罍一州縣社稷以象尊二寶醴齊以兩圭有邸幣以黑小祀幣以白籩豆皆十簋二簋二釂三俎三州縣祭籩豆皆八簋二簋二俎三春秋祭牲皆太牢以黑孟春祭帝社及配坐籩豆皆十簋二簋二釂三釂三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三

俎三舊祭太社太稷樂用姑洗之均三變開元禮定依地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開元二十二年敕陰祀貴臬今後州縣祭祀特以牲牢宜依常式天寶三載詔升社稷為大祀大歷六年勅中祀並用少牢貞元五年國子祭酒包佶奏請社稷依正禮用太牢詔從之

宋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太社太稷州縣則春秋二祭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有故以次官攝若長吏職官或少即許通攝或別差官代之牲用少牢禮行三獻致齋三日其禮器數正配坐尊各二籩豆各八簋籩各二俎三從祀籩豆各二簋俎各一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五色土為之稷壇在西如其制社以石為主形如鐘長

五尺方二尺刻其上培其半四面宮垣飾以方色面各一屋
 三門每門二十四戟四隅連飾梁懸如廟之制中植以槐其
 壇三分宮之一在南無屋大祀春秋二仲及臘日祭太社太
 稷州縣祭社稷如小祀元豐三年詳定所言社稷祝版牲幣
 饌物請並瘞于坎不設燔燎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今
 社稷不用血祭又不薦燔皆違經禮請以埋血為始先薦燔
 次薦熟古者祭社君南向于北墉下所以答陰也今請設北
 墉以備親祀南向答陰之位有司攝事則立北墉下少西王
 制曰天子社稷皆太牢春秋祈報太社太稷請于羊豕外加
 角握二牛又開元禮奠太社太稷並兩圭有邸請下有司造
 兩圭有邸二以為禮神之器仍詔壇側建齋廳以備望祭政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三

和三年新儀太社太稷壇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壇飾各隨
 方色燔以黃土五年從知州盧知原之請救州郡有司應奉
 祀官非實有疾故不得輒委他官行禮紹興元年以春秋二
 仲及臘前祭太社太稷于天慶觀又望祭于臨安天甯觀清
 熙四年命臨安守臣立望祭殿及庖室齋廡儀視神州設太
 社太稷位于壇之南方北向后土氏句芒氏后稷氏位其西
 東向 朱子州縣社稷壇說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每步六
 分之一凡言方者皆從也從東至西高三尺分三級一級四
 從南至北各二丈五尺每步二十五步高三尺分三級一級四
 陸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陸級外為壇級稷壇如社壇
 之制設于神位之北石主當壇上南陸之上四門同一壝二
 十五步謂東至西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
 丈也四角築土為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

得見壇上不用瓦蓋但以紙蓋而面磚之使其走水尤為堅固
 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闕狹恐須闕一丈餘兩旁各立一
 華表高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壇二丈五尺最上一
 級之級下而更兩級一級須展一丈即壇脚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各隨方色 瘞坎于壇之北壬地南出陸方深取足容物
 在北墉門內兩壇邊各于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
 作小天共深闊三四尺南作踏道上下開時以土實之臨祭
 去土祭畢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
 下土築實又曰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石主在壇之南北
 北門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
 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向行事社各植以土所宜木
 金明昌四年始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社稷五年正月甲
 戌祭社稷以宣獻皇后忌辰用熙甯祀儀樂懸而不作
 元至元十六年中書省下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
 參酌定擬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圖寫成書名曰至元
 州縣社稷通禮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三

明初建太社在東太稷在西壇皆北向洪武元年二月親祀
 太社太稷帝服皮弁服省牲通天冠絳紗袍行三獻禮初議
 創屋備風雨學士陶安言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亡國之
 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建屋非宜若遇風雨請于齋宮望祭
 從之十二月頒社稷壇制于天下郡邑右社左稷各方二丈
 五尺高三尺四出陛各三級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二尺
 五寸方一尺一寸刻其上培其下之半在壇之南壇周垣百
 步每正配位籩豆各四簠簋各二鉶各一俎二共用羊豕各
 一帛一長官行三獻禮餘官陪祭十年太祖以社稷分祭配
 祀未當下禮官議尚書張籌言按通典頌頊祀其工氏子句
 龍為后土后土社也烈山氏子柱為稷稷田正也唐虞夏商

之此社稷所由始也商湯因旱遷社以后稷代柱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而陳氏禮書又謂社祭五土之祗稷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爲平水土功故配社后稷有播種功故配稷二說不同漢元始中以夏禹配官社后稷配官稷唐宋及元又以句龍配社周棄配稷此配祀之制初無定論也至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言社於新邑孔註曰社稷共牢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壇註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

大典通考卷一百一

五

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山堂考索曰社爲九土之尊稷爲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分其宜合祭古有明證請社稷共爲一壇至句龍其工氏之子也祀之無義商湯欲遷未果漢嘗易以夏禹而夏禹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先農請罷句龍棄配位謹奉仁祖高皇帝配享以成一代盛典遂改作於午門之右社稷共爲一壇初社稷列中祀及以仁祖配乃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行奉安禮舊制上丁釋奠孔子次日上戊祭社稷宣德二年二月祀社稷仍用上戊宏治十七年八月土丁在初十日上戊在朔日禮官請以十一日祀社稷御史金洪劾之言此中戊非上戊命禮舊制仍用嘉靖九年諭禮部天地至尊次則宗廟又次則社稷今奉祖配天又奉祖配社此禮官之失也宜改從皇祖舊制太社以句龍配太稷以后稷配乃以更正社稷壇配位禮告太廟及社稷遂藏二配位于寢廟定行八拜禮言古者天子

稱王今若稱王社稷與王府社稷名同宋帝藉之義改爲帝社帝稷以上戊明日祭後改次戊戌在望後則仍用上報爲定制隆慶元年禮部言帝社稷之名自古所無嫌於煩數宜罷從之中都亦有太社壇洪武四年建取五方土以築直隸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府縣千三百餘城各土百筋取於名山高爽之地王國社稷洪武四年定制十一年禮臣言太社稷既同壇合祭王國各府州縣亦宜同壇稱國社國稷之神不設配位詔可十三年九月復定制兩壇一壇如初式

大典通考卷一百一

五

論曰社祭土稷祭穀天子與諸侯皆有事焉而方丘太折之儀則非諸侯之所得預蓋天子者有天下薄海內外罔所不統其於地也無有畛域之可言非若諸侯僅守其百里之封而已故諸侯立社曰國社天子立社曰王社太社其道有廣狹其禮有隆殺且二儀並尊唯天子能參而兩之豈諸侯所敢望哉由漢以來北郊后土或祭或否而自京都達於郡邑莫不有社稷之壇其制猶之古也宋元豐間詔有司非有疾故不得遣攝官行事典至肅而義至重矣禮有王社無王稷至唐武后改王社曰帝社明嘉靖又改王稷曰帝稷是皆一時諂佞之臣不達經旨虛崇美號以媚人主而當時遂信而用之可謂僞矣至明祖黜句龍后稷之祀而以仁祖配享社稷夫仁祖之功德非能加於后稷句龍且既配食於

郊壇矣而又躋諸社稷之右是豈嚴父莫大之義哉雖謂之不達禮可也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美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祭山川四望

山川之祭昉自黃帝迨有虞受終因類帝而舉望祀之禮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說者以為就祭其地謂之祭望者遙祭之名秩次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各因其次而秩序之也尙書虞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岱太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侏儻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一

其歌聲比余謠名曰哲陽儀伯之樂舞夔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謖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荅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禹平水土九州攸同九山刊旅旅祭名也治功畢而告祭也周武王滅殷反自商郊柴望大告于武成天下既定巡守方國于是復行柴望告祭之禮詩曰於皇時周陟彼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又曰懷柔百神及河

岳序者以爲祭四岳河海之詞是也成王盟諸侯于岐陽置茅莚設望表使楚與鮮卑守燎焉傳曰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是以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晉望梁山楚望江漢睢漳左傳韓宣子謂子產曰寡君寢疾並走羣望又王子朝使人告諸侯言諸侯無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是皆祭山川稱望之證也鄭眾以四望爲日月星海許慎以爲日月星辰河海太山賈逵服虔杜預以三望爲魯分野之星及國內山川而康成釋大宗伯文則專以五嶽四鎮四瀆當之今依鄭義統其目曰祭山川四望云

六典通考卷一百一

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國有大故則旅四望旅陳也四望五岳四鎮四瀆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典瑞兩圭有邸以旅四望注見澤璋射以祀山川取殺于四望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素功無珠飾也牧人望祭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望祀五岳四羊人凡沈其其羊牲小子凡沈羊人凡沈其其羊牲大司樂乃司服祀四望山川則饗饗畫虎雖謂宗彝也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

除且釋爲主主辨之也 大祝國將有事于四望則前祝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于 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此神太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四之功成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其山林名川之祀歷猶次也卿大夫采地亦有大小通典禮神之玉兩珪有邸五寸牲用少牢各隨方色幣亦隨牲色器用登史記周禮公祀太山以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山川其祭岳鎮則升血爲始四瀆則沈血爲始爾雅云祭山曰度次薦豆籩及爛肉爲朝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

踐爛謂沈肉時王酌盞齊以獻所謂朝踐之獻也大宗伯亞獻亦以盞齊至熟王酌清酒以獻尸亞者亦清酒所謂饋食之獻通前四獻也尸食訖王又酌清酒以饋尸凡五獻也 劉向曰五岳者何謂也泰山東岳也霍山南岳也華山西岳也常山北岳也嵩高山中岳也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禮器晉人將有事于

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

注見吉禮篇王制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三望分野之星國中祭猶三望亦非禮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公羊傳

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

無所不通謂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

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曷為祭太山河海山川有

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祭天牲角鬮栗社稷宗廟

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沈風磔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河海

潤于千里韓詩說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

大典通考卷一百二 四

議不郊而望祭也

禮書望祀或設于郊天之後或設于巡守之方或旅于大

故之時則望有常有不常之祀也望靈恩謂四望之祭歲

各有四不知何據然也望祀其兆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

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茅

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茅

莖設表望是也白虎通謂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其言

無所經見

秦并天下令祝官所常奉名山川鬼神可得而序于是自嶠

而東名山大川祠曰太室嵩高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

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解凍秋涸凍涸凝冬塞禱祠

謂報其所祈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牲幣各異自華以西名

山七曰華山薄山薄山相嶽山岐山吳山鴻蒙瀆山蜀山之

嶠也爾雅河西曰嶽或云嶽即吳嶽也徐廣云嶽山在武功

吳山在汾陽郡之吳山縣鴻蒙山在黃帝名川四曰河祠臨晉

縣界沔祠漢山沔水之湫泉祠朝那秋在安定郡界清微

秋泮涸禱祠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用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

四大鴻蒙岐吳山皆有嘗禾以新其河加有嘗醪皆在雍州

之域近天子都加車一乘駟駒四瀟澹澧潯涇渭長水皆在

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謂加車及

漢文帝十五年夏四月修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

大典通考卷一百二 五

行過親祠者乃用駒神爵元年制詔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

者也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為歲事言每歲以四時祠

江海雒水所為天下豐年焉自是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東嶽

泰山于博中嶽太室于嵩高南嶽瀟山于瀟西嶽華山于華

陰北嶽常山于上曲陽常山郡河于臨晉江于江都淮于平

氏南陽濟于陽邑界中之縣皆使者持節侍祠惟泰山與河

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云建平三年王莽改祭禮

大合樂祀四望祭山川四望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

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山川地理也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

魏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青龍元年夏

五月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太始中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情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祇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案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報而祇淫之鬼不亂其間

東晉建武元年令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祝二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祠者皆以孟春仲冬祠之太甯三年七月詔曰自中興以來五岳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

宋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郎邱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為壇兆時不用蜃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數依社祭

梁令郡國有五岳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祀者皆孟春仲冬祀之

後魏景穆帝立五岳四瀆廟于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界內而祈謁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大武帝南征造恆山祀太宰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太和四年敕天下祀山川羣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祀堂薦以牲璧

北齊天保元年六月己亥詔分遣使人致祭于五岳四瀆

後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在東夷冀州鎮靈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于會稽縣界南海于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灑掃並令多植松柏邱濬曰鄭元注周禮四望有五岳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又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是為五鎮

唐制嶽鎮海瀆祭于其廟無廟則為之壇坎廣一丈四向為陛者海瀆之壇也嶽鎮海瀆以山尊實醜齊山林川澤以蜃尊實沈齊皆二嶽鎮海瀆以兩珪有邸幣如其方色嶽鎮海瀆山林川澤籩豆各二籩簋各一邱陵墳衍原隰籩豆各

一籩簋各一四時祭五岳四鎮四海四瀆為籩豆十簋二簋二俎三犢皆少牢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于兗州東鎮沂山祭于沂州東海于萊州東瀆大會于唐州南嶽衡山于衡州南鎮會稽山于越州南海于廣州南瀆大江于益州中嶽嵩山于洛州西嶽華山于華州西鎮吳山于隴州西海及西瀆大河于同州北嶽恆山于定州北鎮醫無閭山于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于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禮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為金天王

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為中天王南岳神為司天王北岳神為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泉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

源公濟瀆封為清泉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

會稽山為永興公岳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醫巫閭山為廣甯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岳外並宣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分命卿監諸岳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儀具開元禮舊儀岳瀆以上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武太后證聖元年有司上言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制可開元元年太常奏准唐禮祭五岳四瀆皆稱嗣天子祝版皆進署切以舜典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不合稱嗣天子及執署其祝文伏請稱皇帝謹遣某敬祭于某岳瀆之神版並合御署至上元元年中祠小祠一切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八

權停自後因循不請御署其祝版欲至饗祭日所司准程先取署附驛發遣初依初開元九年十二月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鎮五岳皆有洞府有上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上奇其說初五岳各置尊君祠一所

宋乾德六年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合案祭典請祭南嶽于衡州東鎮沂山于沂州南鎮會稽山于越州西鎮吳山于隴州中鎮靈山于晉州東海于萊州南海于廣州西海河瀆並于河中府北海濟瀆並于孟州淮瀆于唐州江瀆于成都府北鎮醫巫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于定州北嶽祠淳化二年二月祕書監李至請五郊迎氣祭其方嶽鎮海瀆

其後立春日祀東岳岱鎮沂山東海淮瀆立夏日祀南岳衡山南鎮會稽山南海江瀆立秋日祀西岳華山西鎮吳山西海河瀆西海就河瀆廟望祭立冬祀北岳恆山北鎮醫巫閭山北鎮就北岳廟望祭北海濟瀆北海就濟瀆廟望祭土王日祀中岳嵩山中鎮霍山元豐三年詳定所請以國朝祠令所載嶽鎮海瀆兆四望于四郊岱山沂山東海大淮于東郊衡山會稽山南海大江嵩山霍山大海于南郊華山吳山西海大河于西郊常山醫巫閭山北海大濟于北郊每方嶽鎮共一壇海瀆共一坎以五時迎氣日祭之皆用血祭瘞埋又以四方山川各附于本方嶽鎮海瀆別為一壇一坎其北郊從祀及諸州縣就祭如故詔每方嶽鎮共為一壇望祭餘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九

從之政和三年太常寺言大中祥符中封五嶽為帝四海為王獨五鎮封爵尚仍唐舊元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為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封王紹興七年五月命禮官舉嶽鎮海瀆之祀歲以四立日季夏土王日設祭初羊豕各一口雞十桃乾棗乾栗形鹽魚精薑二稻梁簋二黍稷饗鼎三銅羹登二大羹脂盤一毛血豆十芹苴葵菁韭魚醢兔醢腸胃鹿醢醢醢醢八羊腥七體羊熟十二羊腥腸胃羊熟腸胃肺承腥七體豕熟十一豕腥膚豕熟膚尊雞二十四寶酒並同皇地祇

遼天顯四年三月望祀羣神興宗有事于菩薩堂及木葉山遼河神然後行拜山儀冠服節文多所變更後因以為常金大定四年禮官言嶽鎮海瀆當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詔依典禮立春祭東嶽于泰安州東鎮于益都府東海于萊州東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1 版 反外

濟大淮于唐州立夏望祭南嶽衡山南鎮會稽山于河南府
南海南瀆大江于萊州季夏土旺日祭中嶽于河南府中鎮
霍山于平陽府立秋祭西嶽華山于華州西鎮吳山于隴州
望祭西海西瀆于河中府立冬祭北嶽恆山于定州北鎮醫
無閭山于廣甯府望祭北海北瀆大濟于孟州其封爵仍唐
宋之舊明昌間從沂山道士楊道全請封沂山爲東安王吳
山爲成德王霍山爲應靈王會稽山爲永興王醫無閭山爲
廣甯王淮爲長源王江爲會源王河爲顯聖靈源王濟爲清
源王歲遣使奉御署祝版匱乘驛詣所在率郡邑長貳官
行事禮用三獻

元至元三年定歲祀嶽鎮海瀆之制正月東嶽鎮海瀆土旺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

十

日祀泰山于泰安州沂山于益都府界立春日祀東海于南
州界大淮于唐州界三月南嶽鎮海瀆立夏日遙祭衡山土
旺日遙祭會稽山皆于河南府界立夏日遙祭南海大江于
萊州界六月中嶽鎮土旺日祀嵩山于河南府界霍山于平
陽府界七月西嶽鎮海瀆于土旺日祀華山于華州界吳山
于隴縣界立秋日遙祭西海大河于河中府界十月北嶽鎮
海瀆土旺日祀恆山于曲陽縣界醫無閭于遼陽廣甯路界
立冬日遙祭北海于登州界濟瀆于濟源縣祀官以所在守
土官爲之既有江南乃罷遷祭二十八年詔上東嶽爲齊天
嶽司天大化昭聖帝西嶽金天大利順聖帝北嶽安天大貞
元聖帝中嶽中天大甯崇聖帝江瀆爲廣源順濟王河瀆靈
源宏濟王淮瀆長源博濟王濟瀆清源善濟王東海廣德靈
會王南海廣利靈孚王西海廣濟靈通王北海廣澤靈祐王

各遣官致告

明洪武二年太祖以嶽瀆諸神合祭城南未有專祀又享祀
之所屋而不壇非尊神之道禮官言宜以嶽鎮海瀆及天下
山川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與天神埒春秋專祀遂定祭日
以清明霜降前期一日皇帝躬省牲至日服通天冠絳紗袍
詣嶽鎮海瀆前行三獻禮山川城隍分獻官行禮是年命官
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帝皮弁御奉天殿躬署御名
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奉以行黃金合
貯香黃綺幡二白金二十五兩市祭物三年六月詔曰五嶽
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朕意不
然夫高山廣水英靈之器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

十一

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今宜依古
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
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于禮
爲當東嶽祝文曰神有歷代之封號予詳之于是合祭嶽鎮
海瀆天下山川及遣使分祀每壇各尊三籩八豆八簋二簋
二登二州縣祀本境山川則尊二籩二豆二簋一簋一羊一
豕合祭加嘉靖八年令凡親祀山川等神皆皮弁服行禮
初山川爲中祀至是凡山川皆天子親祀國有大事則遣官
祭告

邱濬曰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
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

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夫宋都汴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為界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于勢為順于理為宜況今北鎮醫巫閭山在遼海山既可以為北鎮川獨不可以為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三

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為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如此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五祀

路史漢志一戶二中雷三竈四門五井白虎通議范曄高堂隆劉昭之說皆然後漢魏晉亦皆從之湯五祀戶井竈中雷行有行無門而月令書乃有行而無井康成放之以故隋唐以行代井開元禮祀戶司命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雷以季夏林甫修月令始復井而紕行以行神特較于始行非冬祀也必欲祠則湯之法去門為允唯戶即兼門而非家國可得廢者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日重為句芒食于木該為蓐收食于金修及照為元冥食于水顓頊氏之子日黎為祝融后土食于土司服祭五祀則希冕注見小子掌祈于五祀祈或用毛牲日創創者覺禮之事也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日司命日中雷日國門日國行日泰厲日戶日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日司命日中雷日國門日國行日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日族厲日門日行適士立二祀日門日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司命主督察三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聘禮日使者出釋幣于行歸幣于門主喪禮日疾病禱于五祀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禮天子祭五祀歲徧諸侯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三

戶竈中雷門行 王制大夫祭五祀五祀謂司命也中雷也也蓋殷時制月令春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脾無地祭三耳月令春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脾者春為陽中于藏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于廟用特牲有戶皆為先設席于與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組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體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戶略如祭宗夏祭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於肺從熱類廟之儀夏祭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于外祀之於肺從熱類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于門之與東面設主于竈陰乃制肺及心肝為組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體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戶如祀戶之禮中央祀中雷祭先心中雷雷中雷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穴見以心為尊也祀中雷之禮設主于肺及心秋祀門祭先脾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脾者秋為陰中于肝藏直肝為尊也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脾者秋為陰中于及肺心為組奠于主南又設盛冬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于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轅壞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轅上乃制腎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孟冬臘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五祀五祀門戶中雷所謂禽祭也。既夕禮乃行禱于五祀。子之禮器三獻文稷五祀。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醑不酢而已矣。自啟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既葬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荀子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唯當禘宗廟俟吉也。荀子天子祭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曰論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禘郊祀宗報五者國之祀典皆王者所親臨非若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薦陳之物西房西廂也。

禮書五祀見于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為七祀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家語五帝篇則六典通考卷一百二

以五祀為重該修熙黎句龍之五官月令以五祀為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劉昭范曄高堂隆之徒以五祀為門井戶竈中雷鄭氏釋大宗伯之五祀則用左傳家語之說釋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釋王制之五祀則用祭法之說而荀卿謂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侍西房則五祀固非四方之五官侍必百人則五祀固非門戶之類然則所謂五祀者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自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然禮所言五祀蓋皆門戶之類而已門戶人所資以出入者也中雷

人所資以居者也竈井人所資以養者也先王之於五者不特所資如此而又事有所本制度有所興此所以祀而報之也中雷土之所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之所用事故祀於夏井水之所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然則行神亦特較於始行而已非先王冬日之常祀也考之於禮五祀之牲牛牲祀其牛牲。凡祭五祀於廟有主有戶觀月令臘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於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及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醑不酢則凡六典通考卷一百二

祭五祀固有侑醑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為竈配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春萬物觸戶而出亦為陽氣之竈二祀夏火主長養萬物竈者門三祀秋萬物成熟將從外藏井四祀冬水主萬物歸藏中雷五祀六月土王而祭中一徧有司行事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雷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并用魚也高帝時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禮所言秦武帝時李少君言祠竈則可致物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

飲食器則益壽益壽則海中蓬萊仙可見于是天子始親祠
竈太初二年祠門戶比臘

後漢門戶井竈中雷有司掌之其祀簡于社稷人家祀山神
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岳氏曰古有七祀于前
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
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于依附淫祠殆
無足怪禮祭法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于民也
魏武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雷也
晉武帝時傳元言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門正室
祭一戶井竈及中雷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聞唯司
命配享於南郊壇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六

陳天嘉中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
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案周禮以血祭
祭社稷五祀鄭元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
也五神主五行隸于地故與埋沈穰率同為陰祀既非煙柴
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
北郊園丘不宜重設制曰可

後魏之制祭門戶井竈中雷于明堂見太和十五年詔

隋定祀典五祀為中祀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于
享廟日中雷則以季夏祀黃帝日夏季土各命有司祭于廟
西門道南牲以少牢

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祭中雷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

祭之于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雷以
季夏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五祀者為其有居處出入
飲食之用祭之所以報德也歷代不同或五或七周禮天子
祭七諸侯祭五降殺之差也殷天子諸侯大夫皆五鄭注云
祭竈祀老婦人古之始炊者以此推七祀皆應古之始造者
焉馬融以門戶竈行中雷即句芒等五官之神句芒食于木
祝融食于火蓐收食于金元冥食于水句龍食于土故月令
五時祭祀只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祭也許慎云月令孟夏
祀竈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于人非老婦也鄭元云祭五祀
竈在廟門外之東祈竈禮設主于竈陞祝融乃古火官之長
猶后稷為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竈陞祭之屈上公之神何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七

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在上與祀竈絕
遠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若祭之竈陞豈
得謂貴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諤而祭饋饗以謝先炊者之
功知竈神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竈夫子譏
之云盛于盆罇于瓶若是祝融之神豈可以益瓶之器置于
陘而祭之乎鄭冲云五祀雖出天地之間陰陽之氣實非四
時五行陰陽之正者也月令春祀戶祭先脾秋祀門祭先肝
此順氣所宜藏所值耳又司命則司命星下食人間司謹過
小神矣袁準著正論以為五行之官祭于門戶行竈中雷土
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并非其類也且社奚為于人家
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大夫三冬其祀行是記之

誤也并不輕于竈行不唯冬白虎通云月令冬祀井是也秦
靜云今月令謂行爲井是以時俗或廢行而祀井魏武興復
舊祀而祭門戶井竈中霤凡五祀焉按漢諸儒戴聖聞人通
漢等白虎通議五祀則有井之說蓋當時已行中間廢闕至
魏武重修舊典而祭井焉高堂生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
井自從小類不列五祀儒家誤以井于五祀宜除井而祀行
傳元曰七祀五祀月令皆云祀行而無井月令先儒有直作
井者既祭竈而不祭井于事則有闕于情則有不類謂之井
者近是也又按白虎通曰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
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祖也祖卽行之義
也

大典通考 卷一百二

六

宋制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及厲
冬祀行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熙寧八年詔實太廟
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七祀版位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
所言近世因禘祫則禘祭七祀四時則隨時享分祭攝事以
卿行禮而服七旒之冕分太廟牲以爲俎一獻而不薦熟皆
非禮制請立春祭戶于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于廟門之西
制脾于俎立夏祭竈于廟門之東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
中霤于廟庭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門及厲于廟門外之西
制肝于俎立冬祭行于廟門外之西制腎于俎皆用特牲以
太廟令攝禮官服必元冕獻必薦熟親祀及臘享依舊禮徧
祭從之政和新儀太廟七祀四時分祭如元豐儀臘享祫享

則禘祭設位于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議禮局言周
禮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所謂小祭祀卽宮中七祀之類後
世以有司攝事難于純用太牢猶宜下同大夫禮用羊豕可
也又言社稷五祀先薦爛次薦熟至于羣小祀薦熟而已請
宮中七祀止薦熟從之

金宣宗承安四年六月祭中霤

元制附祭七祀神位于廟庭中街之東西向分爲四時之祭
與宋同唯中霤則附于七月之祭特祭則徧設之每位籩豆
各二簋簋各一尊二俎二

明用周制唯祭五祀于歲終臘享通祭于廟門外其籩豆各
四簋簋各一尊二其羊一豕一

大典通考 卷一百二

九

出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周官五祀止于歲終臘享通祀于廟門外從之八年禮部奏五祀之禮周漢唐宋不一今擬孟春祀戶設壇皇宮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祀竈設壇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設壇乾清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門設壇午門左司門主之孟冬祀井設壇宮內大庖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于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于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後定中霤于奉天殿外文樓前歲暮合祭五祀于太廟西廡下太常寺官行禮
餘冬序錄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殺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及季夏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
邱濬曰自鄭元有凡祭五祀于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並祭之本朝于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于春祭

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霤又于歲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五祀也又每遇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于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軼行之祀是則本朝五祀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

城隍

春明夢餘錄城隍之名見于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宋趙與時辯其非以為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建李白作章鄂州碑有城隍祠又杜牧刺黃州韓愈刺潮州魏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則不獨吳越然矣而蕪湖城隍祠建于吳赤烏二年則又不獨唐而已記曰天子大蜡八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干

伊耆氏始為蜡注曰伊耆氏堯也蓋蜡祭入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秋傳鄭災祈于四鄰宋災用馬于四鄰皆其證也庸字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觀之城隍之祭蓋始于堯矣

後唐廢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詔杭州城隍神改封順義保甯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闈王從兩浙節度使錢元瓘奏也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八月以蒙州城隍神為靈感王從湖南請也時海賊攻州城州人禱于神城得不陷故有是請

宋太祖平澤潞祭城隍征揚州河東並用此禮建隆四年十一月詔以郊祀前一日遣官奏告城隍如儀隆興元年上建

甯府城隍為惠甯侯加號福應元封燕京城隍為護國王至治中加封深水城隍為靈祐廣惠侯天曆二年八月加封上都城隍神為護國保甯王夫人為護國保甯王妃

明洪武二年禮官言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之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祠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傳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按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城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二

圭

隍是保庇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宜附祭於嶽瀆諸神之壇乃命加以封爵京都為承天鑿國司民昇福明靈王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為王其餘府為鑿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鑿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為鑿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袞章冕旒俱有差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又令各廟屏去他神定廟制高廣視官署廳堂造木為主毀塑像昇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六年製中都城隍神主成遣官齎香幣奉安京師城隍既附饗山川壇又於二十一年改建廟尋以從祀大祀殿罷山川壇春祭永樂中建廟都城之西曰大威靈祠嘉靖九年罷山川壇從祀歲以仲

秋祭旗幟曰并祭都城隍之神凡聖誕節及五月十一日神誕皆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國有大災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一

圭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百神 六宗

舜典禋于六宗孔傳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祭亦以攝告朱子語錄云古注說六宗自好鄭氏宗讀為祭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三

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宰我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祭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漢興于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平帝元始中王莽孔光等奏曰祀典功施于人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恃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岳瀆皆六宗之屬後漢安帝元初六年三月庚辰初立六宗祀于雒陽西北成

亥之地禮比太社時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尙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祀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宏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當祭上從邵議

續漢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二

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元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時司馬紹統表駁之并五緯以爲一分文昌以爲二箕畢既屬于辰風師雨師復特爲位元之失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

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于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辰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周禮之所祀卽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禋于六宗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並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范甯注虞書曰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虞喜別論云地有五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三

邑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案經句缺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虞書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禋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六是地數之中舉中足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宗者崇尊之稱禮者埋祭之言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風俗通曰周禮以爲標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標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置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以豬率以春秋之月

魏明帝立六宗祀六子之卦帝疑其事以問王肅肅亦疑初以爲六子之卦故不廢

二年改祀太極中和之氣時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時從其議

晉初罷其祀禮不應特立新禮遂廢後摯虞上奏云按舜受終禋于六宗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禮百神放而不改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從之

後魏明元太常三年立六宗祀皆有別兆祭有常日牲用少

牢太和十三年詔祀天皇帝及五帝之神于郊壇時大祀之禮高閣曰六宗之祀議者十一家莫能詳究遂相因承別立六宗之兆總爲一位而祭之帝曰尚書稱肆類上帝禮于六宗文相連屬理似一事上帝稱肆而無禮六宗言禮而不別其名以此推之上帝六宗當是一時之祀非別祭之名肆類非獨祭之日禮非地祀之用六宗者必是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是祭帝之事故稱禮以闕其地故稱六宗一祭也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四

互舉以成之今祭圓丘五帝在焉其幣牲俱禮一祭而祀備焉六祭俱備無須別立

方觀承曰六宗之說漢以下十有二要以孔安國所據爲不刊司馬彪謂周禮無六宗之兆禮記無六宗之文直欲廢之故大謬也若伏生以天地四時爲六宗而馬融從之然首舉及天已上複類帝孔光劉歆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而魏晉閒多從之然六子皆象虛而無質而山澤下侵又無論也賈逵以天宗三地宗三爲六而許慎從之然地宗之三全遍山川矣晉虞喜謂地有五邑大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而劉昭從之然地不當祭而曰禮非大社可知後魏文帝更以天皇帝及五帝爲六宗而通典從之然除大帝則是五宗連大帝則是類帝何別云禮宗

哉張迪之說則以六代帝王爲六宗夫禮宗皆天神之屬

忽移而之人與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爲六宗者略同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則謂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

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萬物者爲六宗即孟康天地間

游神之說劉邵謂太極冲和之氣六氣宗之即摯虞六氣

之宗之說二說直如一說而不足道也司馬彪自言已意

仍用賈氏天宗地宗而益以四方宗爲六宗即歐陽夏侯

六者之間之意而小變之鄭康成則以星辰司中司命風

師兩師爲六宗雖孔頴達是之然必推配日月以包于類

帝而後割截星辰以合爲六是皆曲爲之說而不免得此

失彼者爾惟安國之說本于家語孔子答宰我問則顯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五

證據禮記祭法正與此合先以祭天地明類上帝之義下

以四方山川百神明望山川徧羣神之義中間詳陳此六

者直是虞書禮六宗之義疏也四方即四望復何所疑議

哉盧植舊說以祈來年于天宗爲六宗羅泌等更以天宗

地宗岱宗海宗讀幽宗雩宗爲本字而成六宗者亦不攻

而自破矣

四方

四方之解不一周禮大宗伯以饗辜祭四方百物舊說

謂磔禳及蜡祭也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舊

以爲四望祭法四坎壇祭四方舊以爲山林川谷邱陵

之神案鼓人職云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與四

方之祭用羽舞者異知四方與百物不同非磔禘蜡祭之類也大司樂祀四望在天神地示之下山川之上而鬯人掌供秬鬯山川四方用鬯列四方於山川之下則四方別是一祭非祭日月星海之四望也惟鄭注曲禮以為祭五官之神者得之

大宗伯以鬯率祭四方鬯醴牲酒也鬯而醴之謂醴醴及以鬯祭郊特牲曰入鬯以祭四方

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注見吉

鬯人凡四方用鬯鬯醴牲酒也鬯而醴之謂醴醴及以鬯祭郊特牲曰入鬯以祭四方

舞師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羽舞白羽如鸛也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致禽以祀祊祊當為之形

月令季秋天子乃厲節執弓挾矢以獵字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曲禮天子祭四方歲徧

諸侯方祀歲徧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祭法四坎

壇祭于四方也祭山林邱陵于壇川谷詩以我齊明與我

犧羊以社以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

世本古義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注云

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句芒在東后上祝融在

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疏云諸侯不得總祭四方之神唯

祀當方故云方祀案詩每以方社對舉以后土乃中央之

神既立為社自不當在五祀之列故禮止言四方注謂

五方而疏又增置后土于南皆臆說也

酒類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類亦如之兆為壇之營域四類日類為之位兆日于東郊兆月與風師于西郊兆雨師于北郊鄭鑄曰書類于上

帝唯天神則類而祭之以其神非一故也日出于東月始乎

西其類宜于東西司中司命陽也其類宜于南雨師水也其

類宜于北先儒以風師亦在西郊恐不然五行箕星好風箕

東方之宿也西則違其方位

蔡德晉曰四類之壇準四望壇之例去王城十里當季辰

之位辰戌丑未是也垣之外垣方九十步內為方壇壇之

內相埒為方壇四皆一成廣五步崇四尺四階階二等壇

上無木主祭時以帛為位而書神名號祭畢焚之此壇兆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在四郊者宗廟社稷壇在國中王宮之內兆山川邱陵壇

衍各因其方則壇兆在四方以自近而遠為序也

司民司祿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

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文昌為司命次司中次司祿疏武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

次司民元謂司民軒轅角也

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

第六曰司祿不見有司民三台六星兩兩相居起文昌東南

別在太微亦無司民之事故後鄭不從案軒轅星有十七星

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故依之也 小司寇孟冬祀

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

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言藏文曰第六星或曰下能也而二星者以孟冬祭之言教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

隋祀司祿于城西北壇以一少牢

唐以立冬後亥日祀司民司祿不用樂籩豆各八盤俎各二

開元禮設司祿司人神座于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為上獻司

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甯阜備茲縟吉式薦馨香次獻司

祿祝文曰元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修其常祀貞元六

年春二月甲申復祀司人司祿

宋熙甯儀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政和之制司民司

祿為壇各廣二十五步同壇祭以少牢

明洪武元年太常寺奏唐制遣官祀司民司祿以少牢今擬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八

如唐制二年崔亮奏每歲聖壽日祭司民司祿

時及寒暑司寒張子曰當春之晝吾方逆暑則三之日

吾方迎寒則一之日發二

籥章掌土鼓函箛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籥伊者中春畫擊土鼓飲函詩以逆暑

氏之樂中春迎寒亦如之

類也迎暑以書求諸陽中春迎寒亦如之

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于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

用少牢張子曰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日壇而已故曰相

近于坎壇祭寒暑也註左傳黑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秬

黍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

神也司寒元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于冰故祭其

而巳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告禮小祭寒而藏之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為獻

德公時初作伏祠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火遇庚日磔狗

巨四門以禦蠱災案秦祠伏磔狗

宋大明六年有司奏季冬之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于陵室

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

寢廟隋如宋制

唐武德貞觀之制季冬藏冰仲春開冰並用黑牡秬黍祭司

寒之神于冰室籩豆各二籩簋俎各一其開冰加以桃弧棘

矢設于神座禮樂志孟冬祭司寒籩豆皆

周顯德元年詔築壇北郊以孟冬祭司寒

宋常以四月命官率大祝用牲幣及黑牡秬黍祭元冥之神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九

乃開冰以薦太廟建隆二年置藏冰署而修其祀消化三年

祕書監李至言開冰之祭當在春分上命正其禮其後又以

孟冬祀司寒羊一豕一不行飲福天聖令春分開冰季冬藏

冰皆祭神宗詔改定小祀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元豐中詳定

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熙甯祀儀孟冬選吉日祭司寒國朝祀

令夏分日開冰季冬月藏冰祭司寒于北郊按春秋左傳曰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

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古者司寒唯以

藏冰啟冰之日孟冬非有事于冰則不應祭享宜從寢罷惟

季冬藏冰享司寒於冰井務牲用黑牡羊穀用秬黍仲春開

冰則但用羔而已唐郊祀錄仲春開冰祭司寒于冰室以桃

弧棘矢設于神座夫桃弧棘矢以禳除凶邪非禮神之物當
置于凌室之戶其啟冰獻羔依舊從之大觀四年議禮局言
左傳少皞有四叔一為元冥杜預以元冥為水官故歷代祀
之為司寒則元冥非天神矣本朝儀注祭司寒禮畢燔燎是
以祀天神之禮而享人鬼也請罷燔燎而埋祝幣從之政和
議禮局言今祠儀司寒歲用羊豕一請祭以少牢仍用體解
明初肇祀太歲禮臣上言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案說文歲木
星也一次行一周歷十二辰而周天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
將十二日十二時所直之神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
值時值于太史院今宜設壇露祭準社稷壇制而差小帝乃
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月將分祀兩廡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三

十

餘冬序錄或謂月將不經見案祭法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
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
暑行焉今祭太歲月將嘉靖十一年建太歲壇于正陽門外
則四時寒暑之神也 嘉靖十一年建太歲壇于正陽門外
之西中太歲殿東廡春秋月將二壇西廡冬夏月將二壇帝
親祭于拜殿每歲孟春歲暮遣官專祭正月遣太常寺祭太
歲月將之神

邱濬曰一歲之間而有春夏秋冬之時四時之候而有寒
暑溫涼之氣冥冥之間必各有神以司之古者各因其時
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本朝于春秋二時祭太歲之
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于太歲而四時之
令分于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秦蕙田曰太歲月將即四時寒暑之神說為近當歲星所

次之辰十有二而斗柄所指謂之月建者亦十有二故有
月將之說逐日之神亦十有二故又有日直之說

蜡及百物

路史蜡與臘異臘者獵也獵取禽獸以祭祖故禮臘先
祖五祀在蜡後漢唐蜡祭徧及五祀蜡則于郊臘則于
廟蜡祭宗而不及天祭社而不著地以異于郊也玉燭
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而異祭蓋以漢
世季冬勞農大享臘祭宗廟五祀同于一日爾

大宗伯以鬯辜祭四方百物鬯謂酒也 鬯人凡
鬯事用散漆尊無 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
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三

十一

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
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
祭則用太簇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
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凡動物被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州澤
有孔殷者蛤蟹走則遲填行孔數則小矣是其所所以舒疾之
分土祇原罔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
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致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
龜龍謂之四靈 籥章國祭蜡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萬物助
之四靈 籥章國祭蜡則飲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萬物助
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于是國亦養老焉由頌
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
舞敔舞者兵謂干戚也敔列五采繒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
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國索鬼神而祭祀謂
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

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

言新年或言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或

割或言臘互文勞農以休息之郊特牲天子大蜡八

入者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嗇四猫虎五坊六水

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養之但以此八神為

主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伊耆氏始為蜡伊耆氏

天子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入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養之也

即嗇帝蜡也者索也謂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養之也

其神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者

種以報嗇也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饗農及郵表嗇禽獸仁之至義之

盡也省約百姓于井間之處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

猫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祭

坊與水庸事也水庸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母作草木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歸其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迎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

之盡也以榛木為杖也送終喪教所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

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言祭以息

也于是是勞農以休息之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民服象其

時物之色季秋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

笠而至尊野服也諸侯于蜡使使者載草笠貢鳥獸也詩云

伊糾皆言野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

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果菹也又謂

而已戒諸侯以八蜡以記四方記其有豐稔四方年不順成

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

而收民息民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飲積聚也息民與

禮運昔者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

而歎勝孔子仕魯在助雜記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

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

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

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

其禮書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而所重者八以其尤

有功于田故也神之尊者非特先嗇而主先嗇以其始有事

于田故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

則臘先祖五祀于廟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是

也則臘亦謂之蜡矣

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臘微禽獸以歲終祭先祖始皇三十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廣雅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

漢復嘉平曰臘案春秋時已稱虞不臘非始于秦始皇亦用

亥之後漢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饗臘正祭宗廟

蓋同一日自此蔡邕獨斷五帝臘祀之別名青帝以未臘卯

而始非舊典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白帝以丑臘酉祖

黃帝以辰臘未祖黃帝軒轅

魏因漢制高堂隆議臘用曰云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

其終而臘水始于申盛于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

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

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

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于未
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
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靜議古禮歲終聚合萬物祭宗廟謂
之腊皆有常日臨時造請而用之又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
以午祖戌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正月為歲首故以寅
始用午祖戌者歲之終萬物畢成故以戌臘小數之學因就
傳著五行以為說皆非典籍經義之文也尚書易經說五行
水火金木土王相衍天地陰陽之義故易曰坤為土王位西
南黃精之君盛德在未故大魏以未祖戌者歲終日窮之辰
不宜以為歲初祖祭之行始也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丑者土之終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三

禮記外傳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
丑臘奏可之為祖衰日為臘又云周水德漢火德各以其五
行之王日為祖其休廢日為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
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于辰故魏臘用辰晉
金行金衰于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
曰古臘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祭無正月必祖之祀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未臘前一日詔明日當為范氏從母舉
哀百官戒嚴尚書郎張亮議曰大臘之日休息黎眾百日之
勤一日之澤未可戒嚴

宋以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

後周以十一月祭神農氏伊耆氏后稷氏田峻麟羽羸毛介
水埔坊鄒靈獸貓之神于五郊五方上帝地祇五星列宿
蒼龍朱雀白獸元武五人帝五官之神嶽鎮海瀆山林川澤
邱陵墳衍原隰各分其方合祭之上帝地祇神農伊耆人帝

于壇上南郊則以神農既蜡無其祀三辰七宿則為小壇于
其側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則各為坎餘則于
平地皇帝初獻上帝地祇神農伊耆及五人帝冢宰亞獻宗
伯終獻上大夫獻三辰五官后稷田峻嶽鎮海瀆中大夫獻
幣玉帛皆從燎地祇郵表燬之類皆從埋祭畢皇帝如南郊
便殿設齋明日乃蜡祭于南郊如東郊儀祭訖又如黃郊又
如西郊又加北郊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三

唐貞觀十一年房元齡等與禮官述議以為月令蜡祭惟祭
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
今竝除之季冬寅日蜡祭百神于南郊大明夜明用饋二籩
豆各四簋簋瓊俎各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
與大明同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峻五嶽四鎮四
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于川澤之下用
羊一卯日祭社稷于社宮辰日臘享于太廟用牲皆準時祭
井泉用羊二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 陵墳衍原隰麟
羽羸毛介水埔坊

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簋簋瓊俎各一蜡祭凡百八
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

宋建隆初從有司言用火德王色尙赤以戌日爲臘太常博士和峴奏議曰蜡始于伊耆及漢改名臘其實一也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沿其制唐乘土德貞觀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以十二月戌日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先行蜡祭蓋禮官之失也事下有司請準唐禮從之天聖三年禮官陳詒言蜡祭百九十二位而祝文所載百八十二位無五方田峻五方郵表嘷十位蓋有司失其傳郊祀錄正辭錄司天監神位圖皆以虎爲於菟乃避唐諱請復爲虎載田峻郵表嘷皇祐定壇高八尺廣四丈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請蜡四郊各爲一壇以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六

祀其方之神有不順成之方則不修報其息民仍在蜡祭後從之禮部言蜡祭四壇皆設神農后稷同日祭享頗爲重複太常寺謂蜡祭以神農爲主后稷從祭四郊今設壇自當每方各祭從之紹興十九年有司檢會五禮新儀臘前一日蜡東方西方爲大祀蜡南方北方爲中祀並用牲牢臣僚言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釋者謂蜡祭也報一歲之成求嗣歲之福今已行臘享而報農之祀或闕請並行蜡祭乾道四年太常少卿王滄請四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東西日月爲主各以神農后稷配南北方神農爲主以后稷配自五帝星辰嶽鎮海瀆以至貓虎昆蟲各隨其方分爲從祀其後南蜡仍于園壇望祭殿北蜡于餘杭門外精進寺行禮

明八蜡廟止于府州縣王國則否畿甸外惟兩河間有之相沿以春秋仲月戌日致祭陸東議曰禮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眾萬物而索享之祭豈獨斷曰臘者歲終大祭漢舊儀曰臘者報諸鬼神聖賢有功于民者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蔡邕謂歲終王肅謂明日爲寅似當以歲除行事則丑之義爲長然或立春于除夕前則用立春前丑日立春于來歲則用下旬丑日庶協祭義

邱濬曰古所祭者八神皆有功于農事者後世所祀之神乃至于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于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于蜡祭闕焉蓋此祭也與藉田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七

相爲始終當東作方興舉藉田以祀先農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及百穀告成舉大蜡以報先膏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勩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高禰

路史女皇氏女媧太昊氏之女弟出于承匡生而神靈亡其亡諶少佐太昊禱于神祇而爲女婦正姓氏職婚媾通行媒以重萬民之判是曰神媒治百有三十載而落以其載媒是以後世有國祀爲高禰之神因典祠焉月令仲春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禰天子親迎元鳥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孕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娥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

官嘉祥而立其祠焉後漢書 后妃帥九嬪御御謂從乃禮天子所御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于

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于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詩大 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詩大

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姜嫄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風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姜嫄

後漢因之祀于仲春之月魏祿壇有石山青龍中造許慎云

魏祿壇有石山青龍中造許慎云

晉以仲春之月祠高禘于城南祀以特牲元康六年高禘壇

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禘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

毀破可無改造晉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祭器弊

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

更鑄石令如舊制高禘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江東太廟北

石處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修廟所得石陸澄

以為晉孝武時郊禘石或曰百姓祀其傍或謂之落星也

後齊制高禘壇于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壇

每歲玄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宮祀青帝于壇以太昊配而

祀高禘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禘

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

皇帝袞冕乘玉輅皇后禕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

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坐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禘神訖帝

及后並詣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嬪皆拜乃撤就燎禮

畢而還

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禘于南郊壇牲用一太牢

唐亦以仲春之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

宋景祐四年御史張奎請親祀高禘築壇南郊春分日祀青

帝配以伏羲帝嚳以禘神從祀石為主依東漢晉隋之舊牲

用太牢樂以升歌儀視先蠶有司攝以乘輿所御弓矢弓鞬

致禘神前祀已與胙酒進內以禮所御使齋戒受之每歲孟

春有司申請命曰特祀壇高九尺周廣二丈六尺四出陛陛

廣五尺設三壇壇別二十五步青石主長三尺八寸用木生

成之數形準廟社主植壇上稍北露首三寸圭幣青色牲用

牛羊豕各一如廬植說樂章祀儀准青帝鑄器神座如句芒

唯有司攝事受福不飲為異祀前一日內侍請皇后宿齋別

寢宮始從齋庭量地設香案褥位各二重行南向以望禘壇

又設褥位香案北重行皇后服禕衣褥位以緋宮嬪服宮中

朝賀之服褥位以紫祀日有司以弓矢弓鞬授內臣奉至齋

所內臣引宮嬪詣褥位東上南向立又詣皇后幄次跪請皇

后行禮導至褥位南向立請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導皇后詣

香案褥位上香帶弓鞬受弓矢轉授內臣置于箱又請再拜

內臣進胙皇后受訖轉授內臣次進福酒內侍曰請以福內

臣又奏請再拜乃解弓鞬內臣跪受置于箱導皇后歸東向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三 六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三 九

褥位又引宮嬪最高一人詣香案上香帶弓鞠受弓矢轉授左右置于箱請再拜左右進福酒請飲福再拜解弓鞠還位又引以次宮嬪悉如上儀俟俱復內侍奉請皇后詣南向褥位皆再拜內侍跪奏禮畢導皇后歸幄次宮嬪並退是歲宮中又置赤帝像以祈皇嗣寶元二年皇子生遣參知政事王醜以太牢報祀准春分儀惟不設弓矢弓鞠著爲常祀遣兩制官攝事元豐四年禮官言按祀儀青帝壇廣四丈高八尺今祠高禘既以青帝爲主其壇高廣請如青帝之制從之禮部言高禘以伏羲高辛配祝文並云作主神無二政和二主伏羲既爲主其高辛祝文改云配祭于神從之年詔春分祀高禘青帝以帝伏羲氏高辛氏配簡狄姜嫄從祀紹興元年太常少卿趙子晝乞自來歲春行高禘之祀從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三

之十七年禮部太常寺言禮仲春天子親祀高禘徽宗皇帝修親祠之制具載新儀望皇帝親祠以祈多男之祥從之二月甲辰以太師檜爲親祀使乙巳上親祀青帝于東郊普安郡王亞獻恩平郡王終獻祀姜嫄于壇下牲用太牢玉用青幣放其玉之色樂舞如南郊之制禮畢御端誠殿受賀祀禮畢十七日有司奏壇所有瑞氣修壇日有六鶴之祥金明昌六年章宗未有子尙書省臣奏行高禘之祀乃築壇于景風門外東南端當闕之卯辰地與圖邱東西相望壇如北郊之制歲以春分日祀青帝伏羲氏女媧氏凡三位壇上南向西上姜嫄簡狄位于壇之第二層東向北上其齋戒奠玉幣進熟皆如大祀儀青帝幣玉皆用青餘皆無玉牲用羊

豕有司攝三獻司徒行事禮畢進胙倍于他祀之內進胙官佩弓矢弓鞠以進上命后妃嬪御皆執弓矢東向而射以次飲福享胙

明嘉靖九年青州儒生李時颺請祀高禘以祈聖嗣禮官以聞帝曰高禘雖古禮今實難行遂廢其議已而定祀高禘禮設木臺于皇城東永安門北震方壇上皇天上帝南向辟壇花壁奉獻皇帝配西向牛一羊一豕一高禘在壇下西向牛一羊一豕一禮三獻樂九奏陳八佾皇帝位壇下北向后妃嬪位壇南數十丈外北向用帷壇下陳弓矢弧鞠如后妃嬪之數祭畢女官導后妃嬪至高禘前跪取弓矢授后妃嬪受而納于弧鞠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三

邱潛曰古聖王制爲高禘之祀以爲祈嗣之禮必順天時感物類精意以禮之備禮以祀之庶幾有感格之祥後世信方士設素饌投青詞而求之窈冥茫昧之外而不知聖人自有當行之禮也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禘于郊壇郊者祀天之常所而使后妃嬪御涉于其間不無褻瀆況郊在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出入或有不便請擇宮中潔淨之地立爲禘壇中設帝位而以高禘配庶行禮爲宜

雉禮

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疫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

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士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猶言放想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

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蒙目也冒熊皮

之鬼如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占夢遂令始難毆疫方相

氏也難謂執兵月令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

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

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毆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于四

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入于郊以

攘春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

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昂昂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厲鬼亦隨而此月宿直昂昂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

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

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于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

人也旁磔于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鄉人儺朝服而

立于阼階必朝服而逐疫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

依已而鄉人室毆疫逐強鬼也孔子朝服立于阼存

室神也神依人也

漢制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

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儺子儺之言善善童幼子也皆赤帟皂製

執大斃方相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

黃門儺儺子和曰甲作食剽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

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

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造惡凶赫女驅拉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捐

斬委蛇鬪方良因耕父于清冷溺女魃于神潢殘夔魃與罔

象殘壁仲而羅游光注曰魃魅山澤之鬼猶狂惡鬼委蛇大

如車載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罔溺于水中

使不能為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魃水之怪罔罔罔罔罔

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罔魃魃山精好學人

罔象食人一名沐塵埤蒼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罔

獸儻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

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如門外

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儺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

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之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京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

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

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

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備葦艾

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

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

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于是黃帝法而象之殿除畢因立桃

梗于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也

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

麗之變以示威武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為儺子合二

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帟皂製衣執斃一百二十人赤布

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

赤帟陸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儺子備請逐疫于是中

能無影響之疑于是假外道以驅除之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為索室逐疫之法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三

五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湖西閩鎮珩輯

禮制考

因祭按儀禮經傳通解及五禮綱目所載有巡狩朝會建國出師田獵射侯凶旱牲馬嫁娶貞卜籍田等祭茲編各附見災沴本不重出

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鼓人救日月

則詔王鼓 大僕軍旅旬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魯昭

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芒東及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

聲玉瓚鄭必不火瓚圭也聲玉也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

月火始昏見火心星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

六典通考 卷一百四

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

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

亦不復火 哀公六年有雲如眾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

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若

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祭禮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

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諂諂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若

無穢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梁山崩梁山

晉望 以傳召伯宗傳驛絳人曰夫國主山川為山川故川涸

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降服編素乘纁不舉策于上帝無文

出次于郊

不舉不舉樂也策于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于雖伯宗

亦如是而已伯宗及絳以告君從之

尚書大傳維王后元祀王謂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推也上帝

也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大祀六沴之是用知不畏而神

之怒而乃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若共禦也

既侵六極其下侵陵禹乃其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

用王極長事君也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為不肅肅敬厥咎狂

如狂厥罰恆雨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也厥極惡千人則時

則有服妖服貌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雞屬時則有

下體生于上之痾痾病也貌氣時則有青雘青祥青木色也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祥自外唯金沴木也沴珍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久厥咎僭

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

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雉唯木沴金三曰視視

之不明是謂愆厥咎茶厥罰恆燠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

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雘赤祥唯水沴火

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

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雘

黑祥唯火沴水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

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

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雘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六曰王極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

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

之痾痾君行不由常備張無度則魂傷也王氣失之神曰魂

不中之人恆者其味厚其毒也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薄食聞並見逆謂盈縮也維五位復建辟厥沴行相沴違其位

復立之者當明其變也日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

異改過以其禦之

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

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子駿傳曰二月三

五月維貌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

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于四時

其口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

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

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朝中甸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其二辰

之朝中至日映為日之中下順至黃昏為日之夕中則

以次相將其次受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朝大

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土受之日星辰莫同星夜也

月中則下土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星辰莫同星夜也

與書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鮮也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

已成故天垂變禦貌于喬忿止貌也失者去騶忿謂若以其

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從願也三祭禦言于訖眾以其月從

其禮祭之參乃從訖止也言之神乃順禦言于訖眾以其月從

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視之失者去忽似謂若

辨鹿馬禦聽于枕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枕讀曰

之類風雨所漂風之飄止聽之失者去枕攸謂若禦思心于

老夫唯唯小子嬌嬌爾純聽我思心于

有尤以其月從其祭參乃從尤過也思心于

所過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

四九九

六典通考 卷一〇四

不修政而欲... 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尊... 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 日朝而初祀者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 器祭盛有常禮其祀禮曰格祀篇名曰某也... 相行祀祀四方也... 大祝告神以... 君悔過之辭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作... 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六沴... 也言天下有過神六事之機以縣示我... 靈合推內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 謂天子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祈禳

六典通考 卷一百四

四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禱四曰祭五... 曰攻六曰說... 祖也類造禱祭... 造也類造禱祭... 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祭... 也謂未開焉造類禱祭... 皆發焉張老曰美哉... 斯聚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是禱之辭... 小祭祀將事侯禱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甯... 風旱彌裁兵遠舉疾... 辭逆迎也彌前... 曰救救安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祭之祝號...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典瑞四圭有邸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旅四望... 宗大

六典通考 卷一百四

五

伯凡王之會同軍旅旬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裁亦如... 肆師與祝侯禱于疆及郊... 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其牲... 事用龍可也... 牲...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詛祝... 無算... 女巫掌歲時祓除蠶浴... 數常

浴 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讀為釋舍萌猶

也贈送也欲以 眠寢掌安宅敘降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

新善去其惡 所下謂遷移之正歲則行事正月而行安宅 庶氏掌除毒

蠱以攻詭禱之其毒蠱物而病害人者攻說所名所 剪氏

掌除蠱物以攻崇攻之其神求去之也禱讀如潰瘻之潰 昭公十八

年夏五月鄭火子產使祝史徙主禱于周廟告于先君補廟

函周廟屬 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為祭處于國北

火于元冥回祿元冥水神 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

災七月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乘

也 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祝宗用馬

于四靖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祀大祝宗人墉城也用馬祭

六典通考 卷一百四 六

遠祖凡天災有幣無牲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莘地 王

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明神

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神亦往焉觀其苛慝

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

崇山融祝融也崇 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聆隧地名商之興

也檣机次于丕山檣机在河東 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商

郊牧 周之興也鸞鷲鳴于岐山鸞鷲鳳凰 其衰也杜伯射王

于鄘鄘鄘京也杜伯周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宣王殺杜

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號土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

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棗盛玉帛往獻焉狸姓丹朱之後無有所

也祈求也杜云以甲乙日至祭先 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

祝史傅氏 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 內史過從至

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禮

于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十九年晉取號 楚其王無冢適

有窳于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羣望星 而祈曰請

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

之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巴

室共王妻大 疾病

六典通考 卷一百四 七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禱疾病求瘳 掌以時

招梗禱禳之事以除疾殃梗禦未至也除災害曰禱猶去

其遺象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

救皆有祀 士喪禮疾病乃行禱五祀五祀博言之士 書

衍之禮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

召公也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

壇同壇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

季文王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壇三壇三王之位皆南 史

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瘡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

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元孫某武王也邁遇厲 子仁若考能多

焉其所以藉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
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高
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輪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思
謗謗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
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信嬖于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民人苦病
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
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其為人也多矣雖其
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
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通責十二月齊侯田于

六典通考

卷一百四

十

沛言疾愈行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
下神祇子曰邱之禱久矣誅者哀死而過其行之辭也上下
遷善以祈之佑也土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于迫切之至
情不請于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于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
以無所事禱之意

盟詛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祭之祝號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
事曰盟小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載辭為辭而載之于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 司盟掌盟載
也國諸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

之濟載說也盟者書其辭于策殺牲取血凡邦國有疑會
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
不防也明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觀禮加方明于壇
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
以詔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也犯命者君教令
六官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也犯命者君教令
也春秋傳曰載祀犯門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者檢
新盟以出乃盟載氏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者檢
其自相 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盟詛所以省獄訟 凡盟詛各
以其地域之眾庶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
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 封人大盟則飾其牛
牲大盟會 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 將飲血者先執
載辭使心皆開辟也役 贊牛耳桃茆 戶盟者割牛耳取血
之者傅敦血投當飲者贊牛耳桃茆 戶盟者割牛耳取血
茹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戶盟者 泣牲曰盟坎用牲
執之桃鬼所畏也茹若帶所以掃不祥 泣牲曰盟坎用牲

六典通考

卷一百四

十一

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荆蠻置茅絕設望
書盟禮亡 表與鮮牟守燎 荊謂東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
也 魯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
不曰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世道
盟詛洪彰非可以為世 誥誓不及五帝 誥誓尚書六誓七誥
執訓故存日以記惡 誥誓不及五帝 誥誓尚書六誓七誥
道化備不須盟詛不及三王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誥誓而信自誓 盟詛不及三王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所歸信 交質子不及二伯 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
盟詛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
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
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
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

可寒也尋重也乃不尋盟 哀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于

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郟衍之役吳公子姑曹高柴

也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也石魋武伯曰然則龜也武

伯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大宮鄭公孫闕與穎考叔爭

車公孫闕穎考叔挾輶以走輶車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

也及大遼弗及子都怒傅于許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

登弧以先登登弧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鄭伯使卒出殺行

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君子謂鄭莊公失政

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

而詛之將何益矣 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闕僖宮詛諸

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稷門魯陽虎又盟公及

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孔子適衛路

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

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

子遇難于匡又伐木于宋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

仍遇于難甯我鬪死挺劍而合眾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

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

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平原君適楚毛遂謂

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

王王當歃血而定從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

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于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

也 禮書封人大盟飾牛牲未殺飾以文繡既殺實之于坎加

書其上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

亞之有玉帛以禮明神有桃茢以祓不祥司盟又其祈酒

脯則殺以盟于前酒脯以祈于後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曰

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

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駢旄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雞

犬蓋非王賜不得用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

君以大臣以豕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

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

耳而衛太子蒯瞶與伯姬與殺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春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秋之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莊

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

而不用牲也 穀古人敬事神明以血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

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筮筮也占兆龜之龜文也素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筮與周禮異卦吉凶

謂易也審省錄之而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泄釁主及軍

器也主謂禮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小祝大師

宰釁祈號祝釁謂釁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辟藏開

書取釁曰釁謂殺羊人凡祈珥釁積其其羊牲給也士

師凡釁珥則奉犬牲珥謂為釁也大人凡幾珥用駢可也

幾讀為釁雞人凡釁其其雞牲羊門夾室皆用雞雜

記成廟則釁之以羊門夾室皆用雞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

釁之以猘豚邾人執縉子用之用之者叩其鼻以猘社也

釁也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鼻以猘社君

以軍行祓社釁鼓鼓釁為釁鼓楚子伐吳吳子使其弟蹇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其

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齊宣王坐于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

忍其殼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

也以羊易之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

禮書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

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釁非名

者不足以神之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珥

大人之幾珥士師之釁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為釁禮其

詳不可考也古之用釁者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

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騫而不純後世有牛釁

鍾甚者叩人鼻以猘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鍾

釁鄭氏曰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

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釁浴之于釁禮

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按與釁也鄭氏合以為薦血誤

矣

祭酺祭酺

酺祭不知何神鄭康成注為人物裁害之神後世蝗則

行之亦為民祈禱之意也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為人物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春

秋祭酺亦如之祭酺謂祭水旱之神也肆師若國有大故

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歲時之祭祀亦如之仲春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其

命社此其一

晉天福八年六月庚戌祭蝗于皋門

宋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天

禧元年以蝻蝗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諭諸州軍于

公宇設祭慶厯中上封事者言蝗蝗為害乞外內並修祭酺

禮院言案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元云

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蝻蝗之酺歟人鬼之步

歟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

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蝻蝗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

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

官就馬壇致祭稱為酺神若外州者即略依祭禮其儀注先

擇便方設營掛爲位營贊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
器物並如小廟先祭一日致齋祭日設神坐內向用尊及籩
一豆一實以酒醕設于神坐左又設盥洗及筐于酒罇之左
俱內向執事者位于其後皆以近神爲上薦神用白幣一丈
八尺在筐將祭贊祀官拜就盥洗訖進至神座前上香奠幣
退詣壘洗以酒再詣神坐前奠爵讀祝再拜退而瘞幣其祝文曰
蝗蝻薦生害于嘉禾惟神降佑應時消殄詳以清酒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饗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禮部太常寺言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本寺擇日依儀祭告
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乞于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
位行禮常時祭告小祀例在外州縣有蝗蟲處依儀式設位
祭告從之嘉定八年飛蝗入境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大

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醕神蝗亦昆蟲之類而
所行處有神故古稱飛蝗不入境及自入水害民至大世謂蝗
死若有默相然者此祭之所以不可已也

祭無主後

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謂所因之國
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至紀
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公厲
大夫立三祀曰族厲疏泰厲謂古帝王無後者鬼無所依歸
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
厲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族厲也
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
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
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
也立以爲太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
夫使有宗廟于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
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何故復立洩子產曰說也
爲身無義而圖說以解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鄭元曰
人其鬼爲厲鬼厲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
六厲是也人死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與
利孟夏之月令零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由也爲厲者
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厲鬼月令民多厲疾五行傳有禦六
厲之禮禮天子有泰厲諸侯有國厲欲以安鬼神弭不媚不
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禮與洪範之事也不信民不從也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
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
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
猶能憑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

九

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鼓爾
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明設泰厲壇祭無祀鬼神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厲設壇
元武湖中歲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
都城隍祭日設京省城隍神位于壇上無祀鬼神等位于壇
下之東西羊三豕三飯米三石王國祭國厲府州祭郡厲縣
祭邑厲皆設壇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師里社則祭鄉厲後定
郡邑厲鄉厲一年三祭春以清明後三日秋以七月十五日
冬以十月三日明集禮古者七祀于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
禮之正遂不舉行而無依之厲或依附時木爲民禍福以遂
祀享者蓋無足怪國朝于京都祭泰厲于王國祭國厲于各

府州縣祭郡邑厲于里社祭鄉厲而于淫祀一切屏除使厲之無所歸依者不失祭享其為民除害之意可謂至矣秦蕙田曰天子主天下凡天下之大其厲皆當祀之曰泰厲諸侯主一國凡一國之無主者皆公厲也公與私對大夫主一家凡一家之無祀者皆族厲也族同姓之謂康成以諸侯稱公為公厲大夫眾多曰族厲非唯理義拘礙而王之祭厲又將何以訓之

大典通考 卷一百四

辛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

湖西閣鎮珩輯

禮制考

天子廟制

唐虞立五廟鄭元按禮緯元命包云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始祖而五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裸以鬱鬯血腥爛祭用氣者夏氏因之夏太祖無功而不也殷制七廟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王制云天子穆周因之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并而七祖稷王肅云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其禮與太祖同則文武

大典通考 卷一百五

之廟是按元注王制據禮緯元命包云唐虞五廟殷六合藏於二祧之中王肅非之曰周之文武受命之主不遷之廟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並不以為常數也凡七廟者不稱周室下及文武而曰天子諸侯是國子諸侯之名制也孫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廟有一國者事五代所以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尊序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為壇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是為二祧而祭法云有二祧焉祭法親廟謂與太祖皆月祭之也祭法乃止是后稷月祭文武則享嘗非禮意也祭法又曰王下祭焉五嫡子嫡孫此為下祭五代來孫則虞喜云七無親之孫也而上祭何不及無親之祖乎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廟四五世六世祧廟二始祖之廟一孔子所謂自虞至周之所不變者此制是也虞書禮于六宗以見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教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

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勤望

之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勤望互言之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

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

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日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

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曰鬼廟之言親也

之尊親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墀書

曰三壇同墀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

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

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

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

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

馬與二昭二穆而已明堂位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屏謂

今梓思也刻之為雲氣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遠奔走追王

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劉歆歷譜惟四

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

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餼于周廟 通鑑前編成王七

年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書召諸疏洛諸云王在新

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

朱子或問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

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

之說又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

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

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為太祖而祖紺居昭之

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

廟猶為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

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成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

為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

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

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為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親盡當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

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

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為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

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

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

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遷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

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此為少不

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儒者多是

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蔡德晉曰凡廟必建於宮室之

左中門之外總度立廟之地而環之以墻其南為門謂之

都宮都宮之內乃建羣廟每一廟為三屋皆南向一為門

塾士冠禮筮於廟門是也一為廟以奉神主而祭祀焉一

六典通考 卷一〇五

五〇九

為寢以藏衣冠祭祀畢則燕飲於此小雅樂具入奏是也
三屋總周之以墻為一廟天子七廟太祖居中坐北而向
南三昭居左三穆居右皆下於太祖以次而出向南廟必
有主藏於本廟室中皆居奧而東向至禘祭於太廟惟太
祖東向居尊羣昭皆列坐於北而南向羣穆皆列坐於南
而北向位皆自西而東以近至尊者為上也七廟初立之
時一世為太祖二世居一昭三世居一穆四世居二昭五
世居二穆六世居三昭七世居三穆至第八世沒仍當耐
於三昭內而以六世主遷於二昭四世主遷於一昭而祧
其二世主藏於太廟之東夾室如第二世主有功德不當
祧而為後世所當宗者則別立廟於三昭之上與太祖並

大典通考 卷一百五

四

謂之世室第九世沒仍當耐於三穆內而以七世主遷於
二穆五世主遷於一穆而祧其第三世主藏於太廟之西
夾室如第三世主有功德不當祧而為後世所當宗者則
別立廟於三穆之上亦與太祖並而謂之世室世室或稱
祖或稱宗家語所謂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
其廟皆不毀是也

秦二世皇帝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令羣臣議尊始皇
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
不軌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
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
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遵祠以尊始

皇廟為帝者祖廟

漢高帝令諸侯都皆立上皇廟高帝崩孝惠即位令奉常叔
孫通定宗廟儀法帝東朝太后長樂宮及間往數朔蹕煩人
作復道武庫南通奏曰陛下何自築復道高帝寢衣冠月出
遊高廟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有廟今渭北衣冠出遊之
登原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又尊帝廟為太祖廟漢高
廟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鼓登閣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
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時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
大禮封拜諸侯王計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當百果
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
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
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

大典通考 卷一百五

五

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
園中各有寢便殿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至
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
卒永光四年迺下詔先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曰臣聞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
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臣等以
為宗廟在郡國宜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
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元成等又
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

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
 追尊三后皆奏毀之蔡邕論曰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武宗中大臣夏侯勝等獨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漢王莽之亂先武受命興廟稱世祖孝明帝聖德昭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帝至孝熹熹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此方前代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元帝世在第八光武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毀孝和以下穆宗成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始合于太祖以遵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先典議遂施行

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八

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馬端臨曰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

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案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舍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義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河王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九

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詔附耶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乎 魏黃初四年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諱國曹曾祖高皇諱之子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十主置園邑使行太傅太常韓暨宗正曹

恪持節迎高祖以下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為魏烈祖于太祖廟北為二祀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送遷一如周禮文武廟祧之禮吳孫權不立七廟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坐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聖廟曰始祖廟不在京師又以吳芮家材為屋未之聞也於建業立長沙桓王策廟朱雀橋南權疾令太子無昭穆之序獨到備帝號於成都立宗廟備雖代紹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為禱亦無祖宗之號及劉禪面縛降魏哭於昭烈之廟則備廟別立也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十

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權立一廟初有司奏置七廟帝後用魏廟重其勞役權立一廟追祭征西將軍名鈞字章郡府君穎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三昭三穆穆臣奏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捨七代之繁華尊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述帝位登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於文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可也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虞氏故事即用魏廟矣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為七廟其禮據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毀太常博士孫侯三門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穆次而南今宜為殿皆如古典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耐於太廟別立平原王廟晉又異魏也六年廟陷當改修

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元帝既即尊位上繼武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湮滅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穎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以兄弟為世數故也於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太興三年將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章郡穎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廟武故事春秋尊卑之義元帝崩則章郡復遷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在廟不替也元帝崩則章郡復遷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穎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耐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十一

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穎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崩穎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大司馬琅邪王德文議泰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築室以居四府君之主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魏即武帝父

晉陵本郡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
耐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
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
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漸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七廟舊子顯
王肅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後六世此意非以
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
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
賀衡立議以為弟不繼兄故代必限於五無定數宋蓋初立
五廟以成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
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說廟有親稱
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問宮之德用七非數揚元之祀晉人
無傷今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促
若謂太廟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維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大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十一

為文皇帝丹陽尹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
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
共庭而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
帝每祭太廟訖乃祭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

陳制立七廟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
謂之東廟天嘉四年徙東廟神主耐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
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靈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
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
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
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驅劉

之禮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羣官議曰大魏舊事
發中思親執祀謹按舊章集為親拜之儀制可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
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
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
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

建業之勳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較似為未允朕今奉尊
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廟唯有
六始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所難言朕以
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得獲首領以沒於地為昭穆之
次心願畢矣必不可預設可垂文示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
於今推功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
虛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垂文示後俚衷如此不敢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十二

不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
山鷄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
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尅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
甯之儀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甯
之軌其威儀函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

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
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耐神主於
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孝莊
即位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為文穆皇后四月

癸未遷肅祖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於太廟
後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吏部尚書
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

宗文惠皇帝廟為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眾議不同至二年秋始附太廟後周閔帝受禪而右宗廟追尊皇帝為德皇帝名肱父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遷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於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

西

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案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別立廟至於神祧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今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謩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別立高祖之廟屬有行役復寢

唐武德元年六月己卯追諡皇高祖曰宣簡公皇曾祖曰懿王皇祖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曰元皇帝廟號世祖貞觀九年高祖崩太宗詔有司定議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七廟

虛太祖之室以待於是尙書八座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晉宋齊梁皆立親廟六此故事也制曰可於是禮禮部尙書許敬宗奏言弘農府君廟應迭毀遷奉神主藏於夾室本情篤教在禮為弘從之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附於太廟中始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初唐建東西二都而東都無廟則天后僭號稱周立周七廟於東都以祀武氏改西京唐太廟為享德廟四時唯享高祖已下三室餘祀之禮又改西京崇先廟為神龍元年中宗復位遷武氏廟崇寧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主於西京為崇尊廟而以東都武氏故廟為唐太廟附光皇帝以下七室而親享焉由是東西二都皆有廟歲時並享太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

五

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伏尋禮經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議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元注詩雍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祧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之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契故以稷契為太祖即皇家之景皇帝是也涼武昭王勳業未廣後主失國土宇不傳景皇始封實基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考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股王印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

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尋有制以孝敬皇帝為義宗升祔於太廟其年八月崇祔光皇帝太祖景皇帝代祖元皇帝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皇考高尊天皇大帝皇兄義宗孝敬皇帝於東都之太廟躬行享獻之禮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於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為七室矣開元四年睿宗崩及行祔廟之禮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謹案孝和皇帝在廟七室已滿今睿宗大聖真皇帝是孝和之弟甫及仲冬禮當祔遷但兄弟入廟古則有焉

大典通考 卷一百五

去

遷遷之禮昭穆須正謹案禮論太常賀循議云兄弟不相為後也故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而上繼於先君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惠帝無後懷帝承統懷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惠帝其惠帝當同陽甲孝成別出為廟又曰若兄弟相代則共是一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此蓋禮之常例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謂從禰已上也尊者統廣故恩及遠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此則天子有不得至事於七代之義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嗣請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出為別廟時祭不虧大禘之辰合食太祖奉睿宗神主升祔太廟上繼高宗則昭穆承貞獻祿長序制從之初令以儀坤廟為中宗廟尋又改

造中宗廟於太廟之西十一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諡為獻祖并諡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遷祔太廟於是太廟為九室將親祔之而遇雨不克行乃命有司行事天寶二年加號元元皇帝曰大聖祖晉繇曰德明皇帝涼武昭王曰興聖皇帝改西京元元宮曰太清宮東宮曰太微宮代宗寶應二年祔獻祖懿祖祔元宗肅宗自是之後常為九室矣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代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寮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為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

大典通考 卷一百五

去

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為祧而壇壇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禘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禘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左司郎中陸渚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日復太祖之正位二日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日禘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祖之位為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日藏諸

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寢園四曰附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附於興聖為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附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德宗崩禮儀使杜黃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附德宗蓋以中睿為昭穆矣元和元年七月順宗神主附有司疑於遷毀禮儀使杜黃裳奏曰順宗皇帝神主已升附太廟告祀之後即合遞遷中宗皇帝神主今在三昭三穆之外準禮合遷於太廟從西第一夾室每至禘祫之日合食如常十五年四月禮部侍郎李建奏上大行皇帝謚曰聖神章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

六

武孝皇帝廟號憲宗其月禮部奏準貞觀故事遷廟之主藏於夾室西壁今夾室南北三間第一間代祖室第二間高宗室第三間中宗室伏以山陵日近睿宗皇帝祧遷有期夾室西壁三室外無置室處準江都集禮古者遷廟之主藏於太室北壁之中今請於夾室北壁以西為上置睿宗皇帝神主石室制從之長慶四年正月禮儀使奏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禘祫之歲則從合食制從之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案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

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祖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元聖昭獻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禘祫合食如常從之宣宗已復河湟三州七關歸其功順宗憲宗而加謚號博士李稠請改作神主易書宜以新謚右司郎中楊發等議以謂古者已祔之主無改作加謚追尊非禮也始於則天然猶不改主易書宜以新謚寶冊告於陵廟可也是時宰相以謂士族之廟皆就易書乃就舊主易書新謚焉唐會要天寶末兩都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主於上都其東都太廟毀為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厯間始於人問得之遂寓於太微宮不復祔享自建中至於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東西二京宜皆有廟而舊主當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移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耳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

九

行者唯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廟主祔光啟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禮例修奉者竊以至德二年以新修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於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為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於五間之中陳設隘狹請更接續修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享之所其三太后廟即於少府監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享之所敕旨從之梁太祖開平元年追尊皇高祖黯廟號肅祖曾祖茂林廟號

敬祖祖信廟號憲祖考誠廟號烈祖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追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祖國昌廟號
獻祖考廟號太祖自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為七廟二年太
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尅復天下遷都
洛陽卻復本朝宗廟案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閔
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太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
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大行升祔禮
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晉天福二年追尊高祖璟廟號靖祖曾祖彬廟號肅祖祖昱
廟號睿祖考紹雍廟號獻祖

後漢高祖追尊高祖滂廟號文祖曾祖昂廟號德祖祖僕廟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 辛

號翼祖考典廟號顯祖以漢高皇帝為高祖光武皇帝為世
祖皆不祧

周廣順元年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
諡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諡曰睿恭曾祖諡曰明憲
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諡曰明孝祖諡曰翼順廟號義祖祖
妣韓氏諡曰翼敬考諡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諡曰章德
宗太祖建隆元年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
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憲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
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
祖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
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

三階東西各二側階不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
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為五室室
二間從之咸平元年禮官建議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
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
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
大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
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景祐二年五
月庚子議太祖太宗真宗廟並萬世不遷康定元年直祔閣
趙希賢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
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案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
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 壬

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
一祧廟遷室各題廟號卸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
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
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
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此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
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肅等皆
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
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為廟
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廟代
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
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寶盥卸牀請別為庫藏之自是室

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焉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爲十八間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朴等以爲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爲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眞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眞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爲八室朴等復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爲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之三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

室

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治平四年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遷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入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乃以九月奉安入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宗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熙寧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爲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毀其廟韓維言太祖勘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

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爲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爲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穆在右宣祖眞宗英宗爲昭在左皆南向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爲太祖王季爲昭文王爲穆武王爲昭成王爲穆康王爲昭昭王爲穆其後穆王入廟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爲昭在左宣祖眞宗英宗爲穆在右皆南面北上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宮引熙寧儀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眞宗英宗南面爲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爲穆正得祖宗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

室

繼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彥言始祖居中三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爲兩圖上之八年禮部太常寺言詔書定八世七室之制今神宗皇帝崇祔翼祖在七世之外與簡穆皇后祧藏於西夾室置石室中十一月丁酉祔神宗神主於第八室自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崇甯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玉海大廟舊十六楹爲七室東西二楹爲夾室康定元年冬趙希賢請做古制每室一廟一寢不從及元符三年哲宗祔廟七室已滿乃祔哲宗主于東夾室大觀元年九月己酉加上僖祖諡馬端臨曰契稷皆有大功于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

武受命與王推其所自本于契稷故奉之以為太祖率無
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
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
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
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
以韋元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
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禘祭蓋奉太祖與毀廟
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
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公李炳高祖父當中齋間
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祭則虛東向之位而
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祭得以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香

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祭則合祭故當
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祭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而
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禘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始也
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當熙甯之時以僖祖
為太祖而自冀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
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祖太
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
毀之可乎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祖事
其祖考于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
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
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

不遷矣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

香

禮制考

天子廟制

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為重祫大禘小則祫為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願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宜不可緩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宜祫享以正東向之尊逮至仁宗親行祫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享嘗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上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祫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向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向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以為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祫正合典禮至於崇甯宣祖當祫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祫翼祖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

列今若正太祖東向之尊悉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又言棻所奏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古者廟制異宮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右者祫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南向而昭穆位於東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為太祖之尊焉七年夏四月癸巳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為聖祖殿十二月丁卯祫徽宗皇帝顯肅皇后神主於太廟紹熙五年閏十月己卯位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祫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先是英宗祫廟已祫順祖至欽宗祫廟又祫翼祖及高宗升祫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將升祫趙汝愚當國欲并祫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祫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請立僖祖別廟以順懿宣三祖祫藏自是年冬始而別建一殿以奉祫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馬端臨曰當神宗之世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祫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則順祖不可也僖祖無功德非商契周穆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祫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祫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祫者昭穆也萬世不祫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祫遷之數以萬世不祫言則三昭三穆不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祫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祫僖祖則太祖之廟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祫之必曰虛太祖之位而祫之制且未議祫遷雖于禮經不合而不可不也如藝祖之居東向為萬世不祫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

距藝祖纒四代五廟耳若遠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於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未可者二也至南宗廟之制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之廟更無可疑者于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王善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 寶慶元年四月辛卯朔甯宗禱廟御史臺言大行皇帝係是十世常行議祧切謂商以契為始祖以湯太戊武丁為不毀之廟皆在三昭三穆之數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公羊子曰世室世世不毀俾惟國朝太祖皇帝為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皇帝祔於太祖為一世之廟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制書不祧此與商周不毀廟魯公武公之世室名異實同世室之祧既不在三昭三穆之中則固不在九廟之數自太祖以至光宗實為五廟今大行皇帝始為六廟合增展一室一祔大行皇帝於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三

禮為合於義為安詔從之 度正曰朱熹謂本朝廟制未合於古因畫為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夫尊僖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廟居於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說合於古而宜於今盡美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於此而垂祐於無窮也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

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為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為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幄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前乎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其室名為合享而實未嘗合今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王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

遊諸帝各有廟又有原廟如凝神殿之類其儀制俱未詳大抵簡樸有太古之風開泰元年十二月丙寅奉遷南京諸帝石像於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於上京五鸞殿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四

金初無宗廟天輔七年八月太祖葬上京宮室之西南建甯神殿于陵上以時薦享自是諸京皆立廟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天會十四年八月丙辰追尊九代祖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置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皇統三年初立太廟八年太廟成則上京之廟也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于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于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于燕京所建原廟行事于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正隆中營建南京宮室復立宗廟南渡因之其廟制史不載傳志雜記或可概見今祔之汴京之廟在宮南馳道之東殿規一屋四間限其北為神室其前為通廊東西

二十六楹爲間二十有五每間爲一室廟端各虛一間爲夾室中二十三間爲十一室從西三間爲一室爲始祖廟附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祧主五餘皆兩間爲一室世祖室附肅宗穆宗室附康宗餘皆無附每室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皆南向石室之龕于各室之西壁東向其世祖之龕六南向者五東向者一其二其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龕總十八龕祭日出主于北牖下南向禘祫則並出主始祖東向羣主依昭穆南北相向東西序列室戶外之通廊殿階二級列陛三前井亭二外作重垣四隴南東西皆有門內垣之隅有樓南門五闔餘皆三中垣之外東北卅寶殿也太常官一人季視其封緘謂之點寶內垣之南曰大次東南爲神庖廟門翼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五

兩廡各二十有五楹爲齋即執事之次西南垣外則廟署也神門列戟各二十有四植以木鐻戟下以板爲掌形畫二青龍下垂五色帶長五尺享前一日則懸戟上祭畢藏之大定二年有司擬奏閔宗無嗣合別立廟有司以時祭享不稱宗以武靈爲廟號又奏唐立別廟不必專在太廟垣內今武靈皇帝既不稱宗又不與祫享其廟擬于太廟東牆外隙地建立從之二十九年世宗將附廟有司言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爲兄弟不相爲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卽係九世於是五月遂祧獻祖昭祖升附世宗明德皇后顯宗于廟宣宗南遷廟社諸祀並委中都禮官言廟社國之大事今主上駐蹕陪京列

聖神主已遷於此宜重修太廟社稷以奉歲時之祭案中廟制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廟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難卒成況時方多故禮宜從變今擬權附肅宗主世祖室始祖以下諸神主于隨室奉安主用栗依唐制

元至元元年冬十月初定太廟七室之制皇祖皇祖妣第一室皇伯考伯妣第二室皇考皇妣第三室皇伯考伯妣第四室皇伯考伯妣第五室皇兄皇后第六室皇兄皇后第七室凡室以西爲上以次而東三年趙壁等集議製尊諡廟號定爲八室列祖神元皇帝皇曾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英文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考尤赤皇伯妣別土出迷失第四室皇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六

伯考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景襄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簡平皇帝欽淑皇后第七室憲宗桓肅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十四年八月乙丑詔建太廟于大都博士言古者廟制率都宮別殿西漢亦各立廟東都以中興崇儉故七世同堂後世遂不能革十七年新作于大都前廟後寢正殿東西七間南北五間內分七室殿陛二成三階中曰泰階西曰西階東曰阼階寢殿東西五間南北三間環以宮城四隅重屋號角樓正南正東正西宮門三門各五間皆號神門殿下道直東西神門曰橫街直南門曰通街雙之通街兩旁井二皆覆以亭宮城外繚以崇垣饌幕殿七間在宮城南門之東南向齊班廳五間在宮城之東南西向省

饌殿一間在宮城東門少北南向初獻齋室在宮城之東東垣門內少北西向其南為亞終獻司徒大禮使助奠七祀獻官等齋室皆西向雅樂庫在宮城西南東向法物庫儀鸞庫在宮城之東北皆南向都監局在其東少南西向東垣之內環築牆垣為別院內神廚局五間在北南向井在神廚之東北有亭酒庫三間在井亭南西向祠祭局三間對神廚局北向院門西向百官廚五間在神廚院南西向宮城之南復為門與中神門相值左右連屋六十餘間東掩齊班廳西值雅樂庫為諸執事齋房築崇墉以環其外東西南開櫺星門三門外馳道抵齊化門之通衢成宗即位追尊皇考為皇帝廟號裕宗大德十一年禮臣建議皇帝廟登寶位詔追尊皇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七

為皇帝皇考大行皇帝同母兄也大行皇帝神廟之禮尚未舉行二帝神主依兄弟次序神廟為宜今擬請諡皇考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太祖之室居中睿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先元如宏吉刺氏失憐等里宜諡曰貞慈靜懿皇后神成宗廟室制曰可延禧七年仁宗升神增置廟室禮部中書集議曰古者天子祭七代兄弟同為一代廟室皆有神主禮合增置廟室又議大行皇帝升神太廟七室皆有神主增室不及依前代典故權于廟內止設幄座面南安奉今相視得第七室近南對室地位東西一丈五尺餘設幄座外餘五尺不妨行禮乃結綵為殿置武宗

室南禮奉神主至治三年別建大殿一十五間于今廟前用今廟為殿殿中三間適為一室餘十間各為一室東西兩旁際牆各置一間以為夾室室皆東西橫闊二丈南北入深六間每間二丈宮城南後鑿新井二于殿南作亭東南隅西南隅角樓南神門東西神門饌幕殿省饌殿獻官百執事齋室中南門齊班廳雅樂庫神廚祠祭等局皆南徙建大次殿三間于宮城之西北東西櫺星門亦南徙東西櫺星門之內鹵簿房四所通五十間泰定元年春正月甲午奉安仁宗及慈聖皇后二神主中書省臣言世祖皇帝始建太廟太祖皇帝居中南向睿宗世祖裕宗神主以次神西室順宗成宗武宗仁宗以次神東室適者集賢翰林太常諸臣言國朝建太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八

廟遵古制古尚左今尊者居右為少屈非所以示後世太祖皇帝居中南向宜奉睿宗皇帝神主神左一室世祖神右一室裕宗神睿宗室之左顯宗順宗成宗兄弟也以次神世祖室之右武宗仁宗亦兄弟也以神裕宗室之左英宗神成宗室之右天曆元年十月丁巳毀顯宗室升順宗神右穆第二室成宗神右穆第三室武宗神左昭第三室仁宗神左昭第四室英宗神右穆第四室至順元年三月己巳議明宗神神序於英宗之上視順宗成宗廟遷之例張溥曰元之顯宗二宗不當立廟武宗體而追王順宗泰定入立而推尊顯宗則違支子之禮成宗君也順宗臣也以次升神而反躋其上則顯逆祀之譏厚私親而干大分如此不如其無祭也明初作四親廟於宮城東南各為一廟皇高祖居中皇曾祖

東第一皇祖西第一皇考東第二皆南向每廟中室奉神主
東西兩夾室旁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爲都宮正門之
南齋次其西饌次俱五間北向門之東神廚五間西向其南
宰牲池一南向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四日太祖詣太廟恭
上四代考妣尊號高祖考廟號德祖即百六公五世妣胡氏
曾祖考廟號懿祖即四九公妣侯氏祖考廟號熙祖即初一
長妣王氏皇考廟號仁祖諱世多妣陳氏八年改建太廟
前正殿後寢殿殿翼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奉藏神主
爲同室異室之制十月新太廟成中室奉德祖東一室奉懿
祖西一室奉熙祖東二室奉仁祖皆南向建文卽位奉太祖
主祔廟正殿神座次熙祖東向寢殿神主居西二室南向成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六

九

祖遷都建廟如南京制宣宗宣德二年五月仁宗神主祔廟
于寢殿西第三室南向正殿居高祖之次東向其後大行祔
廟倣此成化二十三年憲宗將升祔而九室已備始奉祔懿
祖熙祖而下皆以次奉遷迺奉祔憲宗神主於寢殿西第四
室南向正殿神座右第四位東向宏治十八年奉祔熙祖仁
祖而下皆以次奉遷迺祔孝宗神主於寢殿西第四室南向
正殿神座右第四位東向奉祔熙祖居左第一室武宗卽位
祔熙祖奉先殿神位亦遷德祖之西其衣冠牀幔儀物貯於
神庫嘉靖二年三月甲寅武宗神主祔太廟十年正月帝以
廟祀更定告於太廟世廟並祔廟三主遷德祖神主於祔廟
奉安太祖神主於寢殿正中遂以序進遷七宗神位時帝欲

改建九廟夏言因言京師宗廟將復古制而南京太廟遽災
殆皇天列祖佑啟嘿相不可不靈承者帝悅詔春和興工諸
臣議于太廟南左爲三昭廟與文祖世室而四右爲三穆廟
羣廟各深十六丈有奇而世室殿寢稍崇縱橫深廣與羣廟
等列廟總門與太廟戟門相並列廟後垣與太廟祔廟後牆
相並具圖進帝以世室尙當隆異令再議言等請增拓世室
前殿視羣廟崇四尺有奇深廣半之寢殿視羣廟崇二尺有
奇深廣如之報可十四年更建世室及昭穆羣廟於太廟之
左右其制皆正殿五間寢殿三間各有門垣以次而南統於
都宮太廟專奉太祖居之世室在左三昭之上奉太宗居之
題曰太宗廟仁祖昭第一廟曰仁廟宣宗穆第一廟曰宣廟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六

十

英宗昭第二廟曰英廟憲宗穆第二廟曰憲廟孝宗昭第三
廟曰孝廟武宗穆第三廟曰武廟以立春日行特享禮於各
廟立夏立秋立冬日行時禘禮於太廟奉太祖南向太宗居
東西向稍近上仁宗而下東西序列相向季冬大禘則德祖
居中懿祖熙祖仁祖太祖以次居於左右俱南向太宗而下
如時禘之序二十四年六月禮部尙書費案等以太廟安神
請定位次帝曰旣無昭穆亦無世次只序倫理太祖居中左
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皆南向二十七年帝欲祔
孝烈皇后方氏於太廟而祔仁宗大學士嚴嵩禮部尙書徐
階等初皆持不可旣而不能堅其議二十九年祔仁宗遂祔
孝烈於西第四室隆慶六年八月穆宗將祔廟敕禮臣議當

祧廟室禮科陸樹德言宣宗於穆宗僅五世請仍祔睿宗於世廟而宣宗勿祧帝命如舊敕行遂祧宣宗天啟元年七月光宗將祔廟太常卿洪文衡請無祧憲宗而祧睿宗不聽

楊守陳曰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既帝而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祀四世諡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諡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懿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

大典通考 卷一百六

七

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元宗仍宣簡而諡為獻祖并諡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東第一室矣然至禘祫之時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憚議紛紛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與祫祭而太祖正東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憚故高宗以來如董榮王普之

論屢嘗論列甯宗乃用趙汝愚鄭僑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唯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東向之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德懿熙仁四祖亦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仁祖亦唯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輒以配天也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為太祖而遂以配天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在禮太祖即始祖高皇帝既號太祖復號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

大典通考 卷一百六

三

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尊唯祫祭則始祖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朝時享之禮則唯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矣今祧懿祖則以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太祖永居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德祖而尊太祖然後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德祖則異日以次祧盡而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今之議者率謂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實取之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

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耐於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詞耳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殿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蓋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

后妃廟

魏志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摯陶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者也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三

嫄其德不同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如此宋書臧熹傳晉孝武帝追尊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憲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帝昭帝太后並繫子爲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于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

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末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

漢昭帝始元元年夏爲皇太后起園廟雲陵元帝永光五年韋元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古

奏可李太后薄氏葬南陵孝昭太后趙氏葬雲陵各有園廟後漢桓帝立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永元中以宣帝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卽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於陵時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稷又特立廟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景初元月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承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其在鄴廟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任

御名孝武昭皇太后二室廢薦告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賜爵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緝議晉代祖宗孝宗顯宗烈宗司行事之文恩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賜爵有愜情敬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與章宣二廟同享闕宮非惟不可躬奉乃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車服之儀乘重首飾以覆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有女尚書女長御啟引

梁天監元年冬十月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普通七年附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於小廟其儀未附前先修塹室改塗其日有司行掃除開塹室奉皇妣太夫人神主於坐奠制

大典通考卷一百六

七

幣訖眾官入自東門位定祝告訖撤幣埋於兩楹間有司遷太夫人神主於上又奉穆貴嬪神主於下陳祭器如時祭儀禮畢納神主閉於塹室

北魏神龜二年九月立密皇太后廟於鄴后之舊鄉也置祠官太常博士齋郎三十餘人侍祠歲五祭太和十九年四月太和廟成五月庚午遷文成皇后馮氏神主於太和廟世宗踐祚追尊所生母高氏為文昭皇太后耐高祖廟

唐制追尊皇太后皆別立廟高宗元年冬追尊昭成肅明二皇后於親仁里別置儀坤廟四時享祭元宗奉昭成皇后耐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陳貞節奏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開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母置官

屬會昌元年六月詔朕因誕日展禮於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祠廟懸奉后合食穆宗室光啟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傳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等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鄠縣為賊所劫神主法物皆遺失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太常博士殷盈孫奏議三太后廟即於少府監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饗之所敕旨從之天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耐享於太廟三太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之母也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之母也貞獻皇太后韋氏文宗之母也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

大典通考卷一百六

六

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及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於本廟行事無神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耐享太廟殷盈孫奏議曰禮云別廟皇后禘祫太廟耐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太后先崩已遷神主夫在帝位加昭成肅明元獻昭德之比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享未有位故耐祖姑之下今恭僖貞獻二太后皆穆宗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耐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耐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貞獻太后大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耐憲宗廟室憲宗廟已耐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今以別

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何依憑三不可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於七廟皆祭惟不入太祖廟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廟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祫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五不可時孔緯當國竟從有司議

宋乾德元年孝明皇后王氏崩始議置廟及二后先後之次太常博士和峴請其殿別室以孝明正位內朝請居上室孝惠緣改葬不造虞主與孝明同祔宜居次室太平興國二年五月己卯祔太祖神主於廟以孝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六

九

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祔別廟有司言合奉一后配食案唐睿宗追謚肅明昭成二后至睿宗崩獨昭成以帝母之重升配肅明止享於儀坤廟近周世宗正惠宣懿二后並先崩正惠無位號宣懿居正位遂以配食今請以孝明王皇后配忌日行香廢務其孝惠皇后享於別廟咸平元年正月丙寅上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元德皇太后別建廟室淑德皇后亦在別廟同是帝母而無太字案唐穆宗三后除宣懿升祔正獻恭懿二后並立別廟各有太字又開元初太常議昭成皇太后請不除太字云入廟稱后義繫於夫在朝稱太后義繫於子如謚冊入陵神主入廟則當去太字案神主入廟之說蓋以祔享太廟以厭降故不加

太字則本朝文懿諸后是也如別建廟室不可但稱皇后則唐正獻恭僖二太后是也淑德皇后亦請加太字既加之後望遷就元德新廟居第一室以元德次之仍遷莊懷又次之真宗景德元年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案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初以昭成配開元末以肅明祔此時儒官名臣步武相接宗廟重事必有據依推之閨門亦可擬議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娶九女之制妻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亡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追加章綬唐太子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章肅議與舒同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祔於禮為宜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六

十

四年奉莊穆皇后郭氏神主謁太廟祔享於昭憲皇后享畢祔別廟殿室在莊懷之上五年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言祔祫日孝惠淑德二后神主自別廟赴太廟祔簡穆皇后神主之下太祖神主之上此蓋用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祔享太廟之說案禮稱婦祔祖姑謂既卒哭之明日此正禮也稱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元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室二人親者謂舅所生然則祖姑有三人同在祖室明婦有數人亦當同在夫之本室不可久祔於祖姑也故開元禮但載肅明皇后別廟時享之儀而無禘祫之禮即知別廟時享及禘祫皆於本廟也孝惠孝章淑德禘祫既祔太廟則自今禘祫祔享本室次於正主席協典禮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作奉慈廟

十月己酉祔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神主於奉慈廟至和
元年七月有司奉詔立溫成皇后廟樂章祭器數視皇后廟
後以諫官言改爲祠殿歲時令宮臣薦行常饌初孝惠孝章
淑德章懷四后未入廟元豐六年七月乙卯始祔廟室初議
不發冊太常博士王古言升祔之重由發冊而後顯乃詔升
祔比太廟親祀用竹冊紹聖二年十月癸酉告遷宣仁聖烈
太后神御於景靈宮徽音殿甲戌詣宮行奉安禮建中靖國
元年詔建欽聖憲肅皇后欽慈皇后神御殿於大明殿北名
曰柔明尋改欽儀又改坤元重改名哲宗神御殿曰觀成重改詔自今景
靈宮並分三曰朝獻崇甯三年奉安欽成皇后神御坤元殿
欽聖憲肅皇后之次欽慈皇后又次之政和三年奉安哲宗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六

圭

神御於重光殿昭懷皇后神御殿成詔名正殿曰柔儀山殿
曰靈娛政和四年有司言政和元年孟冬祫享奉惠恭神主
入太廟祔於祖姑之下今歲當祫而明達皇后神主奉安陵
祠緣在城外三代之制未有卽陵以爲廟者今明達皇后追
正典冊歲時薦享並同諸后宜就惠恭別廟增建殿室迎奉
神主以祔紹興十二年五月禮部侍郎施垌言懿節皇后神
主侯至卒哭擇日祔廟合依顯恭皇后禮於太廟內修建殿
室以爲別廟安奉三十二年禮部太常言故妃郭氏追冊爲
皇后合依懿節皇后祭於別廟所有廟殿見安懿節皇后神
主行禮狹隘乞分爲二室以西爲上各置戶牖及擗截本廟
齋宮權安懿節神主工畢還殿王普又請各置祔室並從之

乾道三年閏七月安恭皇后神主祔於別廟爲三室

金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別廟擬於太廟內
垣東北起建從之三年十月七日太廟祫享升祔睿宗皇帝
并昭德皇后神主同時製造題寫奉詣殿庭謁畢祔于祖姑
欽仁皇后之左享祀畢奉主還本廟十二月二十一日臘享
禮官言唐禮別廟薦享皆準太廟一室之儀伏恐今廟享畢
已過質明請別差官攝祭制可後以廟制小又於太廟之東
別建一位十二年八月廟成正殿三間東西各空半間以兩
間爲室從西一間西壁上安置祔室廟置一便門與太廟相
通仍以舊殿爲冊寶殿祔室奏毀二十六年敕別建昭德皇
后影廟于太廟內有司言宜建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六

圭

以贊外垣置櫺星門一神廚及西房各三間然禮無廟中別
建影廟之例今皇后廟西有隙地廣三十四步袤五十四步
可以興建制可仍於正南別創正門門以坤儀爲名仍舊
有便門遇祫祫祫享由之每歲五享并影廟行禮于正南門
出入又於廟外起齋廊房二十三間

元至元元年三月丙申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
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御容請定祭禮從之庚子中書省
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
明孝宗卽位追上母如孝穆太后紀氏謚祔葬茂陵以不得
祔廟遂於奉先殿右別建奉慈殿以祀一歲五享薦新忌祭
俱如太廟奉先殿儀宏治十七年孝肅周太后崩帝召諸臣

同附廟禮太學士劉健對曰唐附二后宋附三后漢以前一帝一后帝曰二后已非况復三后又曰孝穆皇太后朕生母也別祀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稍寬朕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於後歲時祭享於太廟既而不果作嘉靖元年世宗奉孝惠邵太后附祀八年二月禮部尚書方獻夫等言悼靈皇后禮宜附享太廟但今九廟之制已備考唐宋故事后於太廟未有本室則創別廟故曲臺禮有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之文又禮記喪服小記婦附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附于親者釋之者曰親者謂舅所生母也今孝惠太皇太后實皇考獻皇帝之生母則悼靈皇后當附於側詔可十五年帝以三太后別祀奉慈殿不若奉于陵殿為宜廷臣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議古天子宗廟唯一帝一后所生母薦於寢身沒而已孝宗奉慈殿之祭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耳然禮妾母不世祭疏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于孫則止明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陛下於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議當祧考宋熙甯罷奉慈廟故事與今同宜遷主陵廟歲時附享如故報可奉慈殿遂罷禮部尚書夏言等奏悼靈皇后神主先因附於所親暫附奉慈殿孝惠太后之側茲三后神主既擬遷於陵殿則悼靈亦宜暫遷奉先殿旁室享祀祭告則一體設饌從之世宗孝烈后隆慶時祀宏孝殿萬曆三年遷附奉先殿穆宗母孝恪皇太后隆慶初祀神霄殿又附孝懿后於其側六年孝懿附太廟萬曆三年孝恪

遷附奉先殿二殿俱罷

太子廟

唐裴子餘曰昔姬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界秦秦將祀子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宮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恩

晉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臧沖太孫尚並附廟元帝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書

世懷帝殤太子又附廟號為陰室四殤祠部郎中徐邁議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備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 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為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博士沈寂等議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則上至皇子上下及陪臣其禮無二牲用少牢若繼嗣之身未準大夫祭用士禮按會稽王嗣子即簡文帝長子博士沈寂等議會稽王嗣子既以疾廢當降從之公子則皆如大夫牲用少牢宜權立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博士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為行廟告于禮

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君薨嗣子生太祝裊告于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于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告于靈後迎繼嗣之身庚蔚之謂嗣子以無子不廟合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得引以爲例

自魏以前太子之薨立廟與否不可得稽晉則耐于太廟陰室元太常博士曰前代太子薨梁武帝諡統曰昭明齊武帝諡長懋曰文惠唐憲宗諡甯曰惠昭金世宗諡允恭曰宣孝又建別廟以奉神主準中祀以陳登歌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蓋

然則立廟奏樂其始于齊梁間歟

唐天寶六載正月詔京城章懷節愍惠文宣太子與隱太子懿德太子同爲一廟呼爲七太子廟以便于祀享其後又有玄宗子靜德太子廟肅宗子恭懿太子廟先是陳貞節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于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伴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享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耶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藻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

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何隱于上伯祖也服紀章懷伯父也服期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于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他如舊開元二十二年七月勅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丞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云教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讓帝七廟等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開成三年王起等奏狀準大曆三年三月以榮王天寶中追贈靜恭太子神主未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

美

耐詔耐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爲姪以姪耐叔享獻得宜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耐從之

秦蕙田曰案唐六太子惟惠昭莊恪係生時立者餘皆追冊又宋諸太子如昭成太子元僖悼獻太子祐獻愍太子茂皆追冊者欽宗太子諶高宗元懿太子專孝宗莊文太子愔甯宗景獻太子詢皆生時立者惜志傳俱不載其耐廟立廟之事莫得考焉

金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擬于法物庫東建殿三間南垣及外垣皆一屋三門東西垣各一屋一門門設九戟齋房神廚度地之宜又奉旨太子廟既安神主宜別建影殿有司定擬制度于見建廟稍西

中間限以磚墻內建影殿三間南面一屋三門垣周以甃無
闕角及東西門外垣正南建三門一屋左右翼廊二十間神
廚齋室各二屋三間是歲十月廟成十一日奉安神主十四
日奉遷畫像神主用栗依唐制
元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丁未皇太子薨諡曰明孝太子作
主用金三十年十月朔皇太子祔于太廟

大典通考卷一百六

七

大典通考卷一百七

湖西閩鎮珩輯

禮制考

諸侯廟

陳氏禮書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
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
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鄒入於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後五
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孔穎達
曰若異姓始封如公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
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
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廟

大典通考卷一百七

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
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於

禘廟其說無據

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始封
之後不為始之君王者祭法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

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

去壇為壇壇壇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壇為鬼疏諸侯立

一壇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壇壇壇詩大雅絳其繩則直縮

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祀也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

版以載作廟翼翼宮室宗廟為先庶庫為次居室為後

春秋文公十有三年世室壞公羊傳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
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

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穀梁傳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廢極稱之志不敬也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氏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公不毀宜爲天所災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何以書記災也宜不立後漢獻帝封曹操爲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爲王無所改易曹操春祠令曰議者以爲祠廟上殿當解履吾受錫命帶劍不解履上殿今有事於廟而解履是尊先公而替王命敬父祖而簡君主故吾不敢解履上殿也又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夫盥以潔爲敬未聞擬而不盥之禮且祭神而神在故吾親受水而盥也又降神禮記下階就幕而立須奏樂畢竟似若不慙烈祖還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也受胙納神以授侍中此爲恭敬不終實也古者親執祭祀故吾親納於神終抱而歸也仲尼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日雖違眾吾從下誠哉斯言也

晉中山王睦上言乞依六蓼之祀皋陶杞鄆之祀相立廟案睦王譙之弟兄弟俱封今求各立禰廟下太常議博士祭酒劉燾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則立始祖爲嫡統承重一人得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始封之君未得立廟也唯令正統當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代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後代子孫之始耳司徒荀顛議以爲宜各得立廟時詔從顛議又詔曰禮諸侯二昭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卽始封君也其廟不毀前語以謙王中山王父非諸侯尊同禮不相厭故欲令得各祭以申私恩也然考之典禮事不經通若安平王諸子並封皆得立廟祭稱親盡數終其廟當毀無故下

食支庶之國猥更隨昭穆而廢非尊祖敬宗之義也其如前奏施行虞喜曰譙與中山王皆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諭恐非禮意令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伸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也禮大夫下屬太祖百世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尊宗則大夫

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得兼祭徐禪非荀是虞曰愚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重禮有兼享所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既享用重祿中山之祀無以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詔書禁之是也詔稱安平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荀暢之議美矣然虞謂中山王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衛將軍虞喜以嫡爲大夫庶爲諸侯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禰謂爲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伸諸兄弟俱始爲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

况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
理非僭宗昔周公王功魯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
勳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許享之祭在於周室魯鄭豈得過
之哉 晉安昌公荀氏進封大國祭六代荀氏祠制云今祭六代未立廟應以
應事為祭室須 或問諸侯廟博士孫毓議曰禮諸侯五廟
立廟如制備 二昭二穆及太祖也今之諸王實古諸侯也諸侯不得祖天
子當以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代不遷或謂之祧其非始封親
盡則遷其冲幼紹位未踰年而薨者依漢舊制不列於宗廟
四時祭祀於寢而已又王氏問謝沈云祖父特進衛將軍海
陵亭恭侯應立五廟不沈答亭侯雖小然特進位高似諸侯
也又問曾祖父侍御史得入特進恭侯廟不答父為士子為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四

諸侯尸以士服祭以諸侯之禮御史雖為士應自入恭侯廟
也邵戢議桓宣武公立廟云禮父為士子為諸侯祭以諸侯
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之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
孫則封君之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
廟毀封君之元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毀封君元孫之子則
封君親盡廟宜毀然以太廟不毀五廟之數於是始備至封
君元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之子元孫之孫復毀封君
之孫如此隨代迭毀以至百代

宋劉裕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從諸侯五廟之禮
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冲王年穉無後唯
殤服五月雖臣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

詳毀靈立廟為當他耐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
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
後者從祖耐食又曰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祖之為士
大夫者案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冲王則宜耐諸祖之廟為王
者應耐長沙景王廟詔可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
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
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為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既葬三日國臣
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期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
衣帙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之
而國尚存便宜立廟為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祖主暫耐食祖
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耐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五

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七年十一月有司奏晉陵國
制季王廟依廬陵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有衡陽王服
今年內不祀尋國未有嗣王三卿主祭應同無服之例者與
不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嗣未知疎近豈宜空計服
屬以虧敬詔可八月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
便應作主立廟為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為如何處祭祀游
擊將軍徐爰議以為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實存承嗣
皇子追贈則為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嘗以
俟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

北魏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
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

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元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元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徵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士大啟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

六

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尙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令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尊宗武始四時烝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又待六世之君六世以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得併爲七諸侯預立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且文宣公方爲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侍中

太傅清河王懌議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起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至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孝靜帝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尙書崔昂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

七

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夾室厦頭徘徊鴟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而二王後祔祭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牆四面皆架爲步廊三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二坊西爲典祠廡併廚室東爲廟長廡併置車輅其北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後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牲用太牢唐制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須兼爵四廡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

士護南德宗貞元十三年敕贈太傅馬燧附廟宜令所司供
少牢仍給鹵簿

宋高宗時太傅昭慶節度平樂郡王韋淵請建家廟賜以祭
器淳熙五年權戶部尚書韓彥古請以臨安前洋街賜第建
父世忠家廟就賜舍宇房繕以給歲時祭祀之用輔臣論世
忠廟器中書舍人陳騭以禮難行駁之上問本朝羣臣廟制
如何賜器如何時趙雄等奏仁宗雖因赦論建廟未暇行也
唯文彥博曾酌唐制為之未嘗賜器政和始命禮制局範銅
以錫宰臣蔡京等紹興又用京例賜秦檜其張俊楊存中吳
玠輩皆援檜以請上曰漢唐而下既未有賜祭器者唯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命禮官攷歷代及本朝之制開禧三年忠州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八

刺史劉伯震奏祖廟武僖王光世復辟功請以賜第舊址立
家廟從之

明太祖洪武二年立滌陽王廟以祀郭子興至是又立廟墓
次祀之以其隣家宥氏世為奉祀守王墳十六年冬十一月
立楊王祠於墓次命有司歲春秋祀之楊王瀆皇后父陳某
先是立祠太廟東歲遣大臣祀已而中都守臣上言公葬地
在下縣財貽宜崇華表兼建廟祠太祖曰朕固聞之命中書
省建廟財貽墓次樹神道碑令儒臣宋濂撰文仍設祠祭署
及灑掃戶五家癸亥冬敕立滌陽王廟碑於墓所

馬端臨曰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
周厲王少子而始封於鄭既為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

考則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
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
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俟桓公之子
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為太祖桓公之孫然後可立二
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
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為魯桓公之別子
既為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
曾祖則孝公自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
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
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為太祖季友之孫
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九

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
為諸侯大夫也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
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及一傳
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
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
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出之祖
禰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素未嘗
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踰起單寒非時王之
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為諉也乃執大夫三
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
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且禮未有無宗者

庶姓有庶姓之宗他國有他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
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
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祭此二條
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他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
爲諸侯孔子未人而事魯爲大夫之類是也

大夫士廟制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
廟爲先居室爲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
臣于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
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

十

遂著于令以官品爲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
私廟爲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爲之營構以恥之是以
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季亂離禮文大壞士大夫無襲
爵故不建廟而四時寓祭于室至宋仁宗慶厯元年始
詔文武官依舊式立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也皇祐中
文彥博爲相請建家廟劉頌以爲禮有田則祭無田則
薦今無土無爵子孫何以繼承宗祀同時宗衰亦請賢
家廟禮官請以其子孫襲三品勳階及爵庶常得奉祀
是皆泥于古而不適于今未可與議禮也其後程朱大
儒出乃稍酌古制以爲後法程子之言曰自天子至于
庶人五服皆及高祖祭亦宜然若但祭禰是知母而不

知父非人道也朱子以爲深得祭祀本意又引禮大夫
有事省于其君干祿及其高祖可爲立三廟而祭其高
祖之驗然則廟數多寡雖云不同而祭必及其四親一
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太祖別子始爲
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祭法大
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
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
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
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
人無廟死曰鬼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
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

十一

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
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郊特牲
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
禮也由三桓始也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
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春
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氏傳震夷伯之
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公羊傳震之者何雷電擊夷
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之孚則微
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穀梁傳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於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
侯五廟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
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明夷伯之
朝過制王制庶人祭於寢寢也

禮書庶人之死曰鬼寢而不廟薦而不祭故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取其與新物相宜而已國語曰庶人有魚炙之薦而不及豚雁者舉其所易者言之也然言庶人舍時則與王制異矣古之貴者有正寢有燕寢正寢在外燕寢在內然則庶人祭於寢蓋亦在外之適寢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曰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寢所以館士則在外可知

後齊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已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品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祭三世三品已上牲用一太牢五品已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已下從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主

七品已上祭二世用特性正八品已下達於庶人祭於寢牲用特狔或亦祭祖禰諸廟悉依其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為限其牲皆子孫見官之牲

唐制一品二品四廟天寶十載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及四品五品清官聽立廟勿限兼爵雖品及而建廟未逮亦聽寢祭廟之制三品以上九架厦兩旁三廟者五間中為三室左右厦一間前後虛之無重棋藻井室皆為石室一於西墉二之一近南距地四尺容二主廟垣周之為南門東門門屋三室而上間以廟增建神廚于廟東之少南齋院於東門之外少北制勿逾于廟三品以上有神主五品以上有几筵牲以少牢羊豕一六品以上特豚不以祖禰貴賤皆子孫之牲牲闕

代以野獸五品以上室異牲六品以下其牲二品以上室以邊豆十三品以八四品五品以六五品以上室皆簋二簋二甗二釧二俎二罇二鬯二勺二爵六盤一坩一篚一牙盤胙俎一祭服三品以上元冕五品以上爵弁六品以下進賢冠各以其服凡祔皆給休五日時享皆四日散齋二日于正寢致齋一日于廟子孫陪者齋一宿于家始廟則署主而祔後喪闋乃祔喪二十八月上旬卜而祔始神事之矣王公之主載以輅夫人之主以翟車其餘皆以輿天子以四孟臘享太廟諸臣避之祭仲而不臘三歲一禘五歲一禘若祔若常享若禘禘禘日齋戒省牲視滌濯鼎鑊享牲實饌三獻飲福受胙進退之數大抵如宗廟之祀以國官亞終獻無則以親賓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主

以子弟其後不卜日而筮用亥祭寢者春秋以分冬夏以至日若祭春分則廢元日然元正歲之始冬至陽之復二節最重祭不欲數乃廢春分通為四祠器以烏漆差小常制祭服以進賢冠主婦花釵禮衣後或改衣冠從公服無則常服凡祭之在廟在寢既畢皆親賓子孫慰主人以常服見若宗子有故庶子攝祭則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通祭三代而宗子卑則以上牲祭宗子家祝曰孝子某為其介子某薦其常事庶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姓于正寢凡殤及無後皆祔食於祖無視而不拜設座祖左而西向亞獻者奠祝乃奠之一獻而止其後廟制設

幄當中南向耐坐無所施皆祭室戶外之東而西向親伯叔之無後者耐曾祖親昆弟及從父昆弟耐于祖親子姪耐于廟寢祭之位西上祖東向而昭穆南北則伯叔之耐者居廟下之穆位北向昆弟從父昆弟居祖下之昭位南向子姪居伯叔之下穆位北向以序尊卑凡殤無後以周親及大功為斷古者廟于大門內秦出寢于陵側故王公亦建廟于墓既廟與居異則宮中有喪而祭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祭外喪齊衰以下行之崔公家廟碑銘略尚書右僕射趙國公圓葬太子太師諡曰某嗣子衰敦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日葬既祥始立廟于洛邑曰考廟皇考廟階二尺有七寸從西門外八尋三尺五楹外垂四阿坊垣采椽不施丹雘齋宮齋室庭垣稱之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撰服先享七日致齋具物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廟有鼎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鼎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七 古

祭有樂不克立五廟而立憲宗元和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三廟不銘于鼎而銘于碑 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耐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于耐配請禮院詳定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自秦漢已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借耐之義于禮無嫌謹案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為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舒議以妻雖先沒榮辱並隨夫也禮耐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各耐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禮沒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于古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耐配之議不得不同至於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

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皆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案魯惠公元如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惠公之廟明矣又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為宮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案晉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有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耐于禮為宜宣宗大中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會昌五年

大典通考 卷一百七 古

二月一日敕旨百官並不得京內置廟如欲于京內置廟者但準古禮於所居處置即不失敬親之禮者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廟遂令禁斷且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今若人居地寬廣或隣里可吞併者必便置廟以展孝思或居處褊狹隣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理皆極不便奉今月一日敕宜依所奏下太常禮院審詳制度分析奏聞者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于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乘薦奠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於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人

棟宇悉皆連接今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禮闕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敕文盡勒于所居置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于宮牆齊人必苦于吞併臣具詳本末冀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園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宮間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準開元禮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下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為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請準開元禮及曲臺禮為定制

朱子文集答郭子從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為一廟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去

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温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為上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温公之法為定也

宋皇祐二年禮官詳定家廟制度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院事見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于寢凡得立廟者使嫡子襲爵以主祭

其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附廟別祭于寢自當立廟者即廟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疏數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眾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適長子主之適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于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于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既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事竟不行嘉祐三年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言伏覩禮官詳定家廟制度平章事以上許立四廟臣欲乞于河南府營創私廟乞降敕指揮從之文潞公先歷元年因郊祀教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經往往不知廟之可設于家地也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去

禮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請下禮官備臣議定制度于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請下禮官備臣議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軌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遠慢相尚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君常得該以為辭無肯倡眾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應所備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做而營之三年附之右省牲展饌禮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坊在中門門之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暇時安處于洛元豐三年秋西守西都始築廟而祀焉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勗安昌侯廟制而祀焉公以廟制未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大觀二年議禮局言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先王制禮以齊萬有不同之情賤者不得僭貴者不得踰故事二世者雖有孝思追遠之心無得而越事五世者亦當跋以及焉今恐奪人之恩而使通祭三世徇流俗之情非先王

制禮等差之義可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并廟官祭三世餘祭二世應有私第者立廟于門內之左如狹隘聽於私第之側力所不及仍許隨宜又詔古者廢不踰廟禮之廢失久矣士庶堂寢踰度僭禮有七楹九楹者若一旦使就五世三世之數則當徹毀居宇以應禮制豈得爲易行可自今立廟其間數視所祭世數寢間數不得踰廟事二世者寢聽用二間議禮局言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所謂太者蓋始封之祖不必五世又非臣下所可通稱今高祖以上一祖未有名稱欲乞稱五世祖其家廟祭器正一品每室邊豆各十有二簠簋各四壺尊罍劍鼎俎篚各二尊罍加勺奠各一爵各一諸室共用胙俎罍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七

洗一從一品邊豆簠簋降殺以兩正二品邊豆各八簠簋各二餘皆如正一品之數南渡以後楊存中吳璘虞允文皆援例請立家廟賜祭器而存中又許祭五世前所無也嘉定十四年八月詔右丞相彌遠賜第遵淳熙故事賜家廟命臨安守臣營之禮官討論祭器並如侂冑之制彌遠請併生母齊國夫人周氏及祔妻魯國夫人潘氏於生母別廟皆有司賜器紹定六年十二月戊寅史宅之繳納賜第詔給賜本家仍奉家廟景定三年正月賜賈似道第宅於集芳園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

朱子曰古者諸侯五廟所謂二昭二穆者高祖以下四世有服之親也所謂太祖者始封之君百世不毀之廟也今

世公侯有家而無國則不得有太祖之廟矣故至和四廟所謂二昭二穆四世有服之親而無太祖之廟其於古制雖若不同而實不害於得其意也又況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則今之公卿宜亦未得全用諸侯之禮也禮家又言夏四廟至子孫而五則是凡立五廟者亦是五世以後始封之君正東向之位然後得備其數非於今日立廟之初便立太祖之廟也政和之制蓋皆不考乎此故二昭二穆之上通數高祖之父以備五世夫既非始封之君又已親盡而服絕矣乃苟以備夫五世而祀之於義何所當乎至於大夫三廟說者以爲天子諸侯之大夫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九

皆同蓋古者天子之大夫與諸侯之大夫品秩之數不甚相遠故其制可以如此若今之世則唯侍從官以上乃可以稱天子之大夫至諸侯之大夫則州鎮之幕職官而已爾是安可拘於古制而使用一等之禮哉故至和之制專以天子之大夫爲法亦深得制禮之意但其自東宮三少而上乃得爲大夫則疑未盡而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制亦有所未備焉耳政和之制固未必深考古者天子諸侯之大夫同爲一等之說然其意實近之但自侍從至陞朝官並爲一法則亦太無隆殺之辨矣

明太祖洪武六年春詔定公侯以下家廟禮儀時禮部官議奏云凡公侯品官別立祠堂三間於所居之東以祀高曾祖

考併祔位如祠堂未備奉主於中堂享祭二品以上羊一豕
 二五品以上羊一豕一皆分四體熟而薦之不能具牲者設
 饌享之所用器皿隨官品第稱家有無祭之前二日主祭者
 間於上免朝參凡祭四仲之月擇吉日或春秋分冬夏至亦
 可前期一日主祭者致齋執事者灑掃祭所陳設如儀親監
 宰牲是晚主婦監造祭饌是夕主祭以下沐浴更衣宿於外
 舍明日率祭者盥洗訖詣祭堂捧正位祔位神主檮各置於
 一盤令親子弟各一人捧至祭所主祭者開檮捧各祖考神
 主主婦開檮捧各祖妣神主以安奉於位子弟捧祔食神主
 置於東西壁邊執事者進饌讀祝者一人就讀祝位贊禮以
 子弟親族為之陳設各神位訖各就位主祭在東伯叔諸兄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千

立於其前稍西諸親立於其後主婦在西諸母立於其前稍
 西婦女立於其後讚拜主祭主婦以下皆拜主祭者詣香案
 前跪三上香奠酒於高祖考前由曾祖而下皆如之執事者
 酌酒於祔位前讀祝隨讀訖讚拜主祭復位與諸婦皆再拜
 亞獻終獻亦如之唯不讀祝每獻執事者於祔位奠酌酒獻
 畢贊拜主祭婦以下復再拜焚祝併紙錢於中庭禮畢主祭
 者安神主於檮如初是日設筵享祭饌男女異席餘胙分諸
 親友及下執事制曰可皆三級東曰階西曰階下階
 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眾級東曰階西曰階下階
 及神廚於其東級東曰階西曰階下階
 近北一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
 之次之架為四龕每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祖次
 簾外設香案於堂中置香爐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
 卓亦如之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廚庫而東西壁下

置立兩階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如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嘉靖十五年禮官疏請官
 自三品以上為五廟以下皆四廟為五廟者亦如唐制五間
 九架厦兩旁隔板為五室中祔五世祖旁四室祔高曾祖祔
 為四廟者三間五架中為一室祔高曾左右為二室祔祖祔
 若當祀始祖先祖則如朱熹所云臨祭時作紙牌祭訖焚之
 然三品以上雖得為五廟若上無應立廟之祖不得為世祀
 不遷之祖惟以第五世之祖奉為五世只名曰五世祖必待
 世窮數盡則以今之得立廟者為世祀之祖世祀而不遷焉
 四品以下無此祖也惟四世遞遷而已至於牲牢俎豆等物
 惟依官品而設不得同也蓋古者於四親之廟有日祭月祀
 時享數疏之不同今不可考然而皆在祭中不可缺廢則貴
 賤一也是以因其可知而缺其不可知是亦厚於孝養而不
 為過也若夫庶人祭於寢無可說矣伏乞詔令天下使小大
 士庶皆得據而為之

六典通考 卷一百七

千

諸侯大夫士祭儀
 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於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元冕二王
 於周公廟服袞冕大夫以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
 朝服士以元冠元端也取其令名自丁巳自變
 改皆以為為敬謹也必先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上旬之已
 曰來月丁亥用薦歲事則丁亥未必遇亥也宜舉一月上句之已
 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宿戒尸所宿尸者重
 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儀筮吉又遂宿尸神象也
 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

將祭主人各服其服筮於廟門外五等諸侯皆服元冕二王
 於周公廟服袞冕大夫以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
 朝服士以元冠元端也取其令名自丁巳自變
 改皆以為為敬謹也必先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上旬之已
 曰來月丁亥用薦歲事則丁亥未必遇亥也宜舉一月上句之已
 既得日吉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為酒宿戒尸所宿尸者重
 明日朝服筮尸吉乃遂宿尸祝儀筮吉又遂宿尸神象也
 日主人朝服即廟門外東方位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

大典通考卷一百八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四時祭

堯帝作七廟以享先祖祭以其氣迎牲殺於庭毛血詔于室以降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帝舜踐天子之位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所以報本反始也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燭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后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殷禘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禘夏禘秋嘗冬烝鄭元云此夏殷之法其祭尚聲郊特牲云

大典通考卷一百八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也禘禘猶其祭貴肝周祭春日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灌謂以珪瓊酌鬱鬯始獻神已乃迎牲于庭殺之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

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 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懷愴之心非

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合于天道因四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夏殷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禘非其寒之謂謂懷愴及怵惕皆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脫秋字起來而樂樂親之將祭統凡祭有四時春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祭曰禴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謂夏殷禮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之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左傳始殺而嘗陰陽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閉蟄而烝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瓘瓘

大典通考卷一百八

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則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四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祭必于夏之五月者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春取其見新之月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春取其見新之月也日祠薦尚非卯夏祭日禴薦尚麥魚秋祭日嘗薦尚黍夏肫冬祭日烝薦尚稻雁無牲而祭日薦薦而加牲日祭五月丁丑烝夏興之志不敬也 通典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工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則副禕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以放陰陽之義陰陽之分夫尸服袞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而不迎祭統云君迎牲而不於是王以珪瓊酌雞彝之鬱以獻尸迎尸所以別嫌也 於是王以珪瓊酌雞彝之鬱以獻尸尸以裸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禘神之獻也后乃以璋瓊酌鳥彝之鬱以獻尸尸祭之奠之啐之此為二

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腍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魯公羊傳曰周公白杜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坐於尸西南面主在西東面室坐尸於堂鄭元注云謂朝踐時迎尸於外時尸主之前薦以遵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脾膾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薦於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斯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后獻及饋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遵豆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三

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酌獻饋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然也於時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禮交動乎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視陳此設饌之禮非謂即食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機於傍故云變機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尸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尊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尊又取腸間脂炳之蕭合糝鄭云糝當為燎於爐炭所謂臭陽達於墻屋乃迎尸入室即席舉奠尊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妥尸特郊牲云舉尊角詔妥尸是也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左傳云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九坐如是王以玉爵酌象罇盞

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遵豆又以玉爵酌象罇醴齊以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亦罇相因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遵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尸內尸少祭饌黍稷併假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之周禮宗伯職云量人與鬱人受舉尊之卒爵后以玉爵酌饌食象罇之盞齊以獻尸曰再獻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盞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取惠均於下之義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撫干舞大武之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四

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諸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壁角用即行旅酬無算之爵樂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則嗣子餞之文王世子云登飲受爵以上嗣尊厥明更以一牢釋於紉於廟門之外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冰春分方溫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冰左傳曰北陸而解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先薦寢廟四月以彘嘗麥麥之新氣方盛以七月登穀黍稷之而後食八月嘗麻九月嘗稻皆初熟之十二月嘗魚此時魚得而先薦春秋繁露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

以正月始食韭也禴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漢舊儀宗廟八月飲酎用九太牢皇帝侍祠寢廟月一大牢四上食十二月一太牢餽食與閏月十三嘗祠正月嘗雉又嘗羔六月嘗黍七月歲事八月嘗酎特牛九月嘗鴈十月嘗稻十一月歲事及賽禱凡正祠一歲二十二原廟一歲十二祠有閏加一祠皆用太牢月游衣冠以廟餽事之曰歲凡十二祠立秋驅婁又嘗麻八月先夕饋殮皆一太牢皇帝會諸侯耐金廟中以上計儀設九賓陪位它祠無有十月嘗稻又飲烝二太牢十一月嘗文臧詳未十二月臘二太牢十二月擊牛飲酌無飯故先夕餽殮文帝所加以正月日作酒八月成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五

名曰耐酒園廟一歲四祠皆太牢七月歲事十二月歲事臘以亥日初歲椒酒凡四祠皆太牢凡一歲大祠五十二小祠千一百韋元成傳日祭於寢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請帝后各有寢廟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視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八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繡衣之皇帝暮親牲以鑑遂取水於月以火燧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血薦之而即更衣中侍上熟行禮齋日四法食丈二尺拒案以陳三十六肉六氣穀飯贊饗一人秩六百石主贊天子太祝令主薦酒太牢令主饌陳太常主導贊烝舉廟中非法八月諸侯王耐金助祭以九太牢用豚八百枚劔羹三百雞鳧鴈魚皆于枚賜中都官吏卒以丁

廟旁牛四十頭助供樂用三千四百二十八人祠立九旗於庭下功臣四十人食堂下西階南凡上堂上後房中婦子祠用禾稷長八尺廣八寸深四寸凡八十一祭御僕媵公祭於廟門外塾上用壺酒四脛骨藥西箱歌秦海龜龍舞武德文始五行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漢舊儀曰故孝武陽校官四時禘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成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六

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以轉久遠但四時特牲祠帝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大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殿具魏初高堂隆云案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事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而已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云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

也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非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嘗魚咸薦之寢廟此則仲春季月薦新之禮也蜀誌周禮祭集志曰天子之廟始祖及高曾祖考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之廟無月祭也凡五穀成熟珍物新成天子以薦宗廟禮未薦不敢食新孝敬之道也其月朔薦及臘薦薦新皆奠無尸故羣廟皆一朝之間盡畢晉咸甯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宋四時祭祀將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服絳紗袍黑介幘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七

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先置者各依宣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理禮謁者各引太樂令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冕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大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坐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

至止並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闕短之情實用未達判博士江遠議在始不迎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遺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遺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今眾議不一宜遵舊禮詔可

齊武帝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起麩餅鴨臠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肉膾菹羹昭皇后茗柶炙魚皆所嗜也先時帝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如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八

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如家人禮司馬光曰昔屈到嗜芡於清溪故宅牲牢服章皆如家人禮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梁武帝宗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隣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其眾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又詔今雖無復用腥猶有脯修之類卽之幽明義猶未盡可更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脯餘悉用蔬菜帝從之又舍人朱異議二廟祀相承止有一鉞羹蓋祭祀之禮應有兩羹相承

止於一鉞即禮為乖請加熬油蕝羹一鉞帝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坐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

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

北魏天興二年冬十月平文昭成獻明廟成歲五祭用二至二分臘牲用太牢常遣宗正兼太尉率祠官侍祀又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獻明五帝廟於宮中歲四祭用正冬臘九月牲用馬牛各一太祖親祀宮中又於雲中及盛樂神元舊都祀神元以下七帝歲三祭正冬臘用馬牛各一祠官侍祀太和六年將親祀七廟有司案舊章並採漢魏故事撰為親拜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九

之儀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十六年詔曰夫四時享祀人子常道然祭薦之禮貴賤不同故有邑之君祭以首時無田之祀薦以仲月况七廟之重而用中節者哉自頃烝嘗之禮漸違舊義今將仰遵遠式以此孟月時禴於太廟但朝典初設眾務殷湊無遑齋潔遂及於今又接神享祖必須擇日今禮律未宣有司或不知此可敕太常令尅日以聞北齊制春祠夏酌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清河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二所

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又薦加豆之遵其實爨芡芹菹兔醢

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版位然後太祝徹焉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廟祫之禮並准時享

唐四時各以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令尚食相知簡擇務令潔淨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卿及少卿差五品有司行事不出神主仲春薦冰亦如之凡國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而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始將進御所司必先以送太常與尚食滋味薦之如宗廟景龍二年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案譙周祭志天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十

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月朔加薦以象平生朔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則古皆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食則近於古之殷事諸節日食近於古之薦新鄭注禮記殷事月朔半薦新之奠也又既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近代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廟考經據禮固無日祭於陵請停如禮疏奏不允元宗時定開元禮天子親祠者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享于太廟天寶三載詔頃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以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貞元九年太常博士韋彤裴堪等議曰謹案禮經前代故事宗廟無朔祭食之儀園寢則有朔望上食之禮國家自貞觀至開元

修定禮令皆遵舊典至天寶十一載閏三月初別令尙食朔望進食于太廟自太廟以下每室奠饗其進奠之儀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祀官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生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薦于寢宮而不可瀆于太廟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今陵寢每月二祭不爲疏也太廟每歲五享不爲數也則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爲常環四時之中雜五享之禮爲數既甚顯亦隨之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陵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元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涇疏言今朔望上食于寢陵循秦漢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十一

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于太廟豈非用嘗饗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饗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蠶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饗以申追慕尙饗此祝詞也前饗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于尙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齊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探國

語禮記曰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循而存之以廣孝道也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謹案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享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壇則歲貢二祧則時享高曾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擇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爲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于秦代漢氏因之而又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既以二十七日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十二

而除則朔望奠醑不復親執故既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夫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宜備常膳宗廟遠也尊尊也諦給時享宜遵古制惟太廟望祭無所本據臣以爲宜罷事竟不行宋宗廟之禮每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則上食薦新味親郊封祀又有朝享告謝及新主祔謁皆大祀也二薦則行一獻禮太平興國二年十二月太常禮院言今月二十三日臘享太廟緣孟冬已行時享冬至又嘗親祀案禮每歲五享其禘禘之月卽不行時享慮成煩數有爽恭虔今請罷臘日薦享之禮淳化三年十月八日太常禮院言今年冬至

親祀南郊前期朝享太廟及奏告宣祖太祖室常例每遇親祀設朔望兩祭又行奏告之禮煩則不恭又十一月二十日皇帝朝享去臘享日月相隔未為煩數欲望權停是月朔望之祭其臘享如常儀從之天中祥符八年兼宗正卿趙安仁言準詔以太廟朔望上食品味令臣詳定望自今委御廚及親享廟日所上牙盤例參以四時珍膳選上局食手十人赴廟饌造上副聖心式表精懇詔所上食味委官閣令監造訖安仁省視之慶歷三年御史蔡稟言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帝謂輔臣曰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覲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於禁中未嘗敢怠也景祐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三

三年禮官請每歲春孟月薦蔬以韭以菘配以卯仲月薦冰季月薦蔬以筍果以含桃夏孟月嘗麥配以彘仲月薦果以瓜以來禽季月薦果以芡以菱秋孟月嘗粟嘗糝配以雞果以棗以梨仲月嘗酒嘗稻蔬以菱筍季月嘗豆嘗蕎麥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藟莢仲月羞以雁以麋季月羞以魚凡二十八種所司烹治自彘以下令御廚於四時牙盤食烹饌卜日薦獻一如開寶通禮呂公綽傳故事薦新諸物禮官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為之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古者薦新於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冰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嘗麥以彘仲夏嘗雞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

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兔以栗孟冬羞以雁仲冬羞以麋季冬羞以魚今春不薦鮪誠為闕典請季春薦鮪無則闕之舊有林檎蕎麥諸菓之類及季秋嘗酒並合刪去凡新物及時出者即日登獻既非正祭則不當卜日漢儀嘗韭之屬皆於廟而不在寢故韋元成傳以為廟歲二十五祠而薦新在焉自漢至於隋唐因仍其失薦新雖在廟然皆不出神主今出神主失禮尤甚請依五禮精義但設神主仍候廟成薦新於寢詔依所定如鮪闕即以魴鯉代之三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祠禴烝嘗之名春夏則物未成而祭薄秋冬則物盛而祭備故許慎以品物少文詞多為祠而王弼以禴為祭之薄何休謂祈穀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古

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萬物畢成所薦眾多故曰烝故禮記以嘗為大嘗周禮以烝為大烝孔安國亦以烝嘗為大享今太廟四時雖有薦新而孟享禮料無祠禴烝嘗之別伏請春加韭卵夏加麥魚秋加黍豚冬加稻雁當饋熟之節薦於神主其藟豆於常數之外別加時物之薦豐約各因其時以應古禮從之八年太常寺言故事山陵前宗廟報祭享朔望以內臣行薦食之禮俟耐廟畢仍舊今景靈宮神御殿已行上食太廟朔望薦食自當請罷從之徽宗大觀四年議禮局言案太廟儀注春夏用犧尊象尊秋冬用罍尊盞尊各二已應周禮司尊彝之義又每享各用大尊二則是以追享朝享之尊施之於禴祠烝嘗矣其為失禮明甚請自今

四時享太廟不用大尊政和四年比部員外郎何天衢言今太廟薦新有與朔祭同日者夫朔祭之禮行於一月之首不可易也若夫薦新則未嘗卜日一月之內皆可薦也新物未備猶許次日焉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午初命太廟冬享祭日詔用次日焉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戊午初命太廟冬享祭功臣臘享祭七祀祫享兼之光宗紹熙五年閏十月時甯宗已即位浙東提舉李大性言竊觀紹興七年侍從臺諫禮官詳定明堂典禮其大略云居喪皆得見宗廟近者合官展祀陛下止詣明堂殿然臣之愚竊謂與淳熙十五年事體不同又況漢文以來皆即位而謁廟陛下龍飛已三越月未嘗一至宗廟行禮變與屢出過太廟門不入揆之人情似爲闕典乞與二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圭

三大臣議之早行擇日恭謝太廟少見祇肅宗廟之意於是詔遵用三年之制其朝謁太廟委有妨礙

孫洙曰漢四時車駕別出享廟及八月飲酎以盡孝思唐禮有親享之儀而一世不過再三國家每歲四孟及季冬凡五享三年一禴五年一禘皆有司侍祠天子未嘗親事唯三歲親郊一行告廟之禮而神御殿酌獻一歲徧焉是失禮經之意循近世之失也

遼天顯五年七月戊子薦時果于太祖廟六年七月壬子薦時果于太祖廟應歷十三年七月乙丑薦時羞于太祖太廟七年六月甲子詔月祭觀德殿歲寒食諸帝在時生辰及忌日詣景宗御容殿致奠案遼諸帝于宗廟有新必薦有事必告有祭必親奉先思孝于是在後

金正隆二年二月辛丑初定太廟時享牲牢禮儀天德二年命有司議薦新依典禮合用時物令太常卿行禮正月鮪明昌間用牛魚無則鯉代二月雁三月韭以卵以葑四月薦冰五月荀蒲羞以含桃六月彘肉小麥仁七月嘗雉雞以黍羞以瓜八月羞以茨以菱以栗九月嘗栗與稷羞以棗以梨十月嘗麻與稻羞以免十一月羞以麇十二月羞以魚從之大定三年有司言太廟每歲五享若復薦新似涉繁數擬遇時享之月以所薦物附于邊豆薦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十年正月詔宰臣曰古禮殺牛以祭後世有更者否其檢討典故以聞有司謂自周以來下逮唐宋祫享無不用牛者唐開元禮時享每室各用太牢一至天寶六年始減牛數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圭

太廟每享用一犢宋政和五禮新儀時享太廟親祠用牛有司行事則不用宋開寶二年詔昊天上帝皇地祇用犢餘大祀皆以羊豕代之合二羊五豕足代一犢今三年一禴乃爲親祀其禮至重每室一犢恐難省減遂命時享與祭社稷如舊若親祀宗廟則共用一犢有司行事則不用十一年十一月丙戌朝享于太廟二十六年以內外祖廟不同定擬太廟每歲五享山陵朔望忌辰及節辰祭奠並依前代典故外行慶宮自來車駕行幸遇祖宗忌辰百官行禮並諸京祖廟節辰忌辰朔望拜奠雖無典故參酌擬合依舊以盡崇奉之意從之

元國俗舊禮每歲太廟四祭用司煙監官一員名蒙古巫祝

當省牲時法服同三獻官升殿詣室戶告牖還至牲所以國語呼累朝帝后名諱而告之明旦三獻禮畢獻官御史太常卿博士復陞殿分詣各室蒙古博兒赤跪割牲太僕卿以朱漆孟奉馬乳酌奠巫祝以國語告神訖太祝奉祝幣詣燎位獻官以下復版位載拜禮畢至元二十九年始命每月薦新孟春鮪野雉仲春雁天鵝季春封非鴨雞卵孟夏冰羔羊仲夏櫻桃竹筍蒲筍羊季夏瓜豚大麥飯小麥麩孟秋雞雞仲秋菱芡栗黃鼠季秋梨棗黍梁鷩老孟冬芝蔴兔鹿稻米飯仲冬麕羝馬季冬鯉黃羊塔刺下花其每月配薦羊羔炙魚饅頭餅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羹乳酪馬湏及春秋圍獵始獲之物凡大祭祀尤貴馬湏將有事敕太僕司拘馬官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七

奉尚飲者革囊盛送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於俎而割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耐馬湏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樞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尤其所重也始至元初金太祝魏友諒者仕於朝詣中書言太常寺奉祀宗廟禮不備者數事禮部移太常考前代典禮以勘友諒所言皆非是由是禮官代有討論割奠之禮初惟太常卿設之桑哥為初獻乃有三獻等官同設之儀博士議曰凡陳設祭品實尊罍等事獻官皆不與也獨此親設之然後再升殿恐非誠懇專一之道且大禮使等官尤非其職大樂署長言割奠之禮宜別撰樂

章博士議曰三獻之禮實依古制若割肉奠葡萄酒馬湏別撰樂章是又成一獻也又議燔臂膊與今燒飯禮合不可廢形鹽糗餌粉糝飽食糝食非古雷鼓路鼓與播鼗之制不同攝祀大禮使終夕堅立無其義知禮者皆有取於其言至大元年春正月皇太子言薦新增用影堂品物羊羔炙魚饅頭餅子西域湯餅圓米粥砂糖飯羹每月用以配薦至大四年翰林院移署舊尚書省有旨月祭中書平章完澤等言祭祀非小事太廟歲一祭執事諸臣受戒誓三日乃行事今此輕易非宜舊置翰林院御容春秋二祭不必增益制若曰可至治元年正月丙戌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大室禮成坐大次謂羣臣曰朕繼承祖宗丕緒夙夜祇懼無以報稱歲惟四祀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六

使人代之不能致如在之誠實所未安自今以始歲必親祀以終朕身拜住傳至元十四年始建太廟於大都至是四十年親贊之禮未暇講肆拜住奏曰古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矣帝悅曰朕能行之預赦有司以親享太室儀注禮節一遵典故毋損損三年十一月太常院臣言世祖以來太廟歲惟一享先帝始復古制一歲四祭請裁擇之帝曰祭祀大事也朕何敢簡其禮命仍四祭致和元年正月甲戌享太廟乙亥御史鄒惟享言時享太廟三獻官舊皆勳戚大臣而近以戶部尚書為亞獻人既疏遠禮難嚴肅請仍舊制以省臺樞密宿衛重臣為之至元六年六月監察御史呈嘗聞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近年雨澤愆期四方多旱而歲減祀事變更成憲原其所致恐有感召古者宗廟四時之祭皆天子親享莫敢使

有司攝也蓋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祭
世祖皇帝自新都城首建太廟可謂知所本矣春秋之法國
君即位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伏自陛下即位以來于今
七年未嘗躬詣太廟似為闕典方今政化更新並遵舊制告
廟之典禮宜親享時帝在上都臺臣以聞奉旨若曰俟到大
都親自祭也九月二十七日中書省奏以十月初四日皇帝
親祀太廟制曰可

張溥曰作史者曰元之五禮唯祭祀稍近古而郊廟親享
文嘗不備至大德九年乃定親享太廟則自至大二年始
改號幾十年而典祀方舉則其荒于禮也久矣

明洪武元年定宗廟之祭每歲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學士陶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九

安等言古者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惟春祭于各廟
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四時皆合祭今宜倣近制合祭
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太祖命孟春特祭于各廟
三時及歲除則給祭于德祖廟二年令時物先薦宗廟然後
進御每月朔望薦新品物皆太常卿供事其在月薦之外者
太常卿奉旨與內史監官各服常服捧獻不行禮薦新品物
四斤生菓四斤薺菜四斤雞子二百六十箇鴨子二百四十
箇二月芹菜三斤薑菜五斤冰蓂蒿五斤子鵝二十隻三
月茶筍一十五斤鯉魚二十五斤四月櫻桃十斤杏子二十
斤青梅二十斤王瓜五斤至李子二十斤紅豆一斗沙糖一斤
八兩來禽十五斤茄子一百五十箇大麥仁三斗小麥麩三
十斤嫩雞三十五隻六月蓮蓬二百五十箇甜瓜三十箇西
瓜三十箇冬瓜三十箇七月梨子二十斤葡萄二十斤梨二
十斤鮮菱十五斤芡實十斤雪梨二十斤粳米三斗粟米三斗
苗二十斤菱白二十斤嫩薑二十五斤粳米三斗粟米三斗

稷米三斗沙糖一斤八兩鴨魚十五斤九月橙子二十斤栗子二十斤小紅
豆三斗沙糖一斤八兩鴨魚十五斤十月柑子二十五斤十一月
子二十斤山菓二十斤兔十五隻蜜一斤八兩十一月廿
蔗一百三十根鹿一隻雁十五隻蕎麥麩三十斤紅豆一斗
沙糖一斤八兩十二月菠菜十五斤芥凡遇四方別進新物在
菜五斤鮑魚十五斤白魚十五斤
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旨與內使監官各常服捧獻於太廟
是日先報直廟內使開廟門燃香燭啟神櫬太常卿捧獻於
德祖元皇帝神位前內使監官捧獻於德祖元皇后神位前
不行禮獻畢內使斂櫬各廟儀同是年詔太廟祝文止稱孝
子皇帝不稱臣凡遺皇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
子後稱孝元孫皇帝又改稱孝曾孫嗣皇帝初太廟每室用
幣一二年從禮部議用二白緇又從尚書崔亮奏作圭瓚三
年禮部尚書崔亮言孟月者四時之首因時變致孝思故備

六典通考卷一百八

十

三牲黍稷品物以祭至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既行郊祀
則廟享難舉宜改從舊制其清明等節各備時物以薦從之
嘉靖十年春正月乙未特享太廟正太祖南向位初太祖立
四親廟德懿熙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于羣廟三時
合祭于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太廟同堂異室亦各南向
四孟及歲除俱各祭于中室仍序昭穆如初罷特享禮至英
宗升耐九室悉備憲宗將耐用禮官議祧懿祖孝宗耐祧熙
祖武宗耐祧仁祖獨德祖不祧時享則太祖太宗以下俱東
西向至是帝諭張孚敬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
而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三時仍聚羣廟于太祖之室昭穆
相向行時給禮季冬中旬並享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

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節祭行于奉先殿世廟止行四時之
享歲暮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明而萬世可行也十五年秋季罷
中元節內殿之祭著為令先是上諭禮部尚書夏言曰春清
明秋霜降二節于陵前祭甚合禮今中元亦有陵祭內殿其
勿瀆可也言對曰中元係是俗節事本不經陵事既有遣官
而內殿又有祭祀事涉煩數上從之十七年定享祫禮凡立
春特享親祭太祖遣大臣八人分獻諸帝內臣八人分獻諸
后立夏時祫各出主于太廟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序七宗之
上仁宣英憲孝睿武宗東西相向秋冬時祫如夏禮二十四
年重建太廟成奉睿宗升祔而罷睿宗廟祭時享于正殿則
太祖仍居中南向成祖而下以序東西相向孟春仍于上旬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主

擇日孟夏孟秋孟冬仍用朔日俱合享祫祭仍以歲除日凡
儀節俱如舊隆慶元年孟夏時享以世宗几筵未撤避正德
元年例先一日帝常服祭告几筵祇請諸廟享祀其後時享
於祭在大祥內者皆如之奉先殿洪武三年建每日朝嘯帝
及皇太子諸王二次朝享皇后率
嬪妃日進膳羞諸節致祭又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
常宣德元年奉太宗廟廟畢復遣鄭王瞻埈詣奉先殿設酒
果祭告奉安神位天順七年奉孝恭皇帝后神廟畢還行奉
安神位禮略如前廟儀弘治十七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言南
京進鮮船木為奉先殿設輓夫至千人沿途悉索今揚徐荒
早願做古凶年殺禮之意減省以延民困命所司議行之嘉
靖十四年定內殿之祭并禮儀清中元聖誕冬至正旦有
祀文樂如宴樂兩宮壽旦皇后并妃嬪生日皆有祭無祀文
樂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陽中秋重陽十二月入日皆有祭
用時食舊無祝文今增告詞舊儀但一室一拜至中室跪祝
畢又四拜焚祝帛今就位四拜獻帛祝畢后妃助亞獻教
事終獻徹饌又四拜忌祭舊具服作樂今更淺色衣去樂凡
祭方澤朝日夕月出告同祭舊及冊封告祭期望行禮皆在焉
萬曆十四年禮臣言近年皇貴妃冊封祭告奉先殿祝文執

事出內庭而祭品取之太常事體不一夫太常專主祀享而
光祿則主饋羞內庭祭告蓋取象于食時上食之義也宜遵
舊制凡祭告內殿無論親行遣官其祭品光祿寺供唯告
文執事人親行則得之內庭遣官則暫用太常寺從之

論曰王者法象天道以制祀典霜露之感徵發自然几
筵之敬隨時異名在詩小雅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者乃虞夏以來羣聖人相傳之制非有周一代之創典
也蓋孝子之事其親雖亡如存是故廟貌崇赫以明其
尊嚴之義歲時薦享以致其親愛之誠準情酌理無敢
怠亦無敢煩是謂大中之制而已秦始皇古出寢于陵
漢氏因之陵旁各立園廟廟各有寢便殿于是朝嘯為
之上食朔望為之告享一歲之中饋熟薦牲約以千計
巫史奔走迄無暇晷其煩瀆不經甚矣當時議禮諸儒

六典通考 卷一百八

主

莫不極言其非而人主因循不決方罷而旋復豈非曲
狗流俗之失而不達于先王制禮之原者乎建武中興
名能復古然陵寢日月之祭猶未聞盡除也晉唐以降
又有寒食餒粥之饗五日衣扇之薦其猥褻又甚于漢
故後魏太和十六年嘗有詔罷之而唐元和諸禮臣亦
以為不根于古宜停著在史冊足為永式嗟乎俗之流
失久矣人主惟務晏安深宮而憚出入之勤勞是以雖
盛禮弗克親舉傳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又曰吾不與
祭如不祭國有大故而使有司攝行其事猶之可耳若
無故而遣使代行豈仁人孝子之所為乎唐宋末季事
無足採唯遼金有謁廟恭謝之儀元英宗有躬祀太室

之詔參諸前代差爲得禮至有明太祖追崇古制宗廟之祭雖時享必躬親行之幾三百年未嘗有改可謂扶流俗之蔽洗累朝之失而卓然獨信于千載之下者與

禮制考

禘祫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夏商周是也虞夏祖顓頊出自黃帝故禘黃帝而以顓頊配焉商周祖稷契出自帝嚳故禘帝嚳而以稷契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大夫士知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禘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禘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惟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康成解祭法

以禘爲圓丘之祭名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于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于其廟考之經傳皆無依據蓋康成附會緯書而自以漢禮當之非三代之舊制然也緯書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殷祭殷盛也夫既名爲盛祭矣奚容待之于三年五年周禮春官有四時之間祀則禘祫是也張子以爲歲歲宜有之烏得如緯書之說哉考虞夏殷周之興歷世久遠羣廟之主皆出太祖之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爲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于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爲太祖而不敢先于獻懿宋以藝祖爲太祖

而不敢加于僖順每遇禘祫之時則虛東向之位以待
而太祖列在昭穆與羣廟無異及其久也世遠情疏祧
遷已盡然後東向之位乃定至明嘉靖私任己意設皇
初祖之虛位其事不經蓋當時議禮諸臣不能辭其咎
焉

大宗伯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宗廟之祭肆獻禋
則是禘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體謂薦
血腥也禋之言灌灌以鬱鬱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
乃後薦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禋用虎彝雉彝
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鬯諸臣之
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
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曾子問祫祭於祖則
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

大典通考 卷一百九

二

者唯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禮記大饗其王事與謂祫祭
先王三
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邊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
示和也東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
金照物金有兩
義先入後設丹漆絲纒竹箭與眾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
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出謂諸侯之貨也禮畢而出
作樂以節之肆夏常為陔夏通典周制禘以夏祫以秋詩
閔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祫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是也
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
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
者以合聚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將祫祭前期十
日之前夕肆師告具太宰太宗太史帥執事而卜日既卜司

隸隸僕修除糞灑其廟將祭前夕於太廟南門之外展牲庖
人告牲太宰既滌濯祭器掌次於廟門外之東設主人及公
卿以下次幕其尸次兼設幄次百司所供之物皆至廟門外
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司空奉豕牲每廟各一牢司烜氏
以大燧取明火於日以照饌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加五齊遵
人陳四遵之實朝事之遵有麩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食
之遵其實有棗栗桃乾榛榛實加遵之實菱芡栗脯羞遵之
實糗餌粉養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
本麋鷩菁菹鹿鷩芋菹麋鷩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蕘醢牌枌
麋醢蜃蜃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
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醢人共五齋七菹醢醬

大典通考 卷一百九

三

等鹽人共苦鹽散鹽小史敘昭穆之俎簋酒正共五齊三酒
以實八罇司罇彝共牢犂彝黃彝羴人共畫布巾以幕之烹
人共鼎鑊及大羹鉶羹舍人共簋籩甸師氏共盥盛及蕭茅
凡后所陳薦玉盞玉敦等物皆九嬪共之獻尸之瑤爵等內
宰共之天府陳國之玉鎮大寶器陳於東西序九服內諸侯
及夷狄等來助祭所貢方物珍異等皆陳廟庭共几筵司几
筵云吉事變几席皆以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純
左右玉几司服共享先王則衰冕享先公則鷩冕尸服亦然
凡百司所共之物皆太史校數之及致所當置處王所乘輅
雞人呼晨司樂宿懸等一如圖丘其日夙興陳酒齊等室中
近北陳鬱鬯鬱鬯之南陳明水明水之南室戶之內陳泛齊

醴齊盎齊室戶之外堂上陳醴齊而已次堂下陳沈齊沈齊之南陳元酒元酒之南陳事酒昔酒清酒於是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之奧西壁下東面布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爲昭及昭之子在南方北面對爲穆以次而東孫與王父並列直至祢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九獻王服袞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禕從王而入則奏齊夏次尸入奏肆夏王乃珪瓊酌尊彝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爲求神之始也此爲一獻次后以瓊瓊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此爲二獻次奏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四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前裸及樂皆爲求神謂之二始以周人尙臭故以鬯臭次王出迎牲入奏昭夏王親牽牲大夫贊執幣而從乃以牲告庭云博碩肥腍王乃親執鸞乃啟其血毛以授於祝祝入告神於室幽全之義也乃延太祖尸主坐於室戶外之西南面主在其右亦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主各在其右王乃親射牲而殺之以行朝事之禮乃延尸於戶西南面取牲脾膋燎於爐炭洗肝於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噉於主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乃薦腥肉於尸主前謂之朝踐之禮王乃以玉爵酌泛齊以獻尸謂之朝踐之獻凡三獻后於是薦執事

之蕷豆時堂上以大呂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黃鍾之調作大武之樂奏大武之時則歌維清及大武之詩獻后稷尸時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獻先王先公則大司樂云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享先祖樂章則歌大作獻文王尸歌清廟獻武王尸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后薦之後遂以瑤爵酌著罇之醴齊以亞獻凡四獻也於是堂下樂亦作時王從東階而西酌以獻尸后則從西而東酌獻尸至將薦熟時先以所薦之饌設於堂以告尸主時祝以尊爵酌奠於饌之右此時又取脾膋及黍稷燂於蕷蒿令臭陽達於牆室既乃迎尸入室各卽席祝取向時所奠尊爵將祭之祝乃詔王拜尸以安之尸遂坐祭酒啐之奠之於是王又以玉爵酌壺罇盎齊以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五

獻尸謂之再獻凡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蕷豆薦訖乃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亞獻凡六獻也尸乃食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著罇之泛齊以酌尸謂之朝獻凡七獻也后乃薦加事豆遵尸飲訖授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乃設酢席於戶內於是后以瑤爵酌壺罇醴齊以獻尸謂之再獻凡八獻也大祝乃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以索祭名爲祊既九獻王乃冕而總干戚率羣臣王在東舞大武樂皇尸又皮牟而舞大夏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爲旅酬之始加爵者謂太子及三公之長一人九卿之長一人用璧角酌沈齊各行一加爵然後燂胞翟鬲等皆有所賜于來日又祭名爲釋亦謂之祊其禮先設饌於廟門外之西室而事尸於堂其祭室之禮

簡而事尸禮大以孝求神非一處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禘祭前期十日肆師太宰以下卜日之儀如禘祭其典祀糞灑充人展牲太宰既濯前夕告期掌次設次三公奉牲牢司烜其明水及邊人等其醴醢辨人其糝烹人陳鼎饌舍人共簋簠甸師氏其齎盛蕭茅九嬪內宰共后玉盥玉敦典瑞共祿珪璋天府陳國寶司几筵陳几席司服共祭服典輅出玉輅司樂宿懸王及牲尸等用樂王后副禕九獻之節廟堂之樂所用樂章祿獻之儀璧角之加爵朱于玉戚之親舞血腥爛熟之先後告堂告室之差次脾骨制祭祔室釋堂一如禘祭所異者但祭毀廟以上不及親廟其神主位案鄭元禘禘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六

與禘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其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其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元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祿罇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犧罇再獻用兩象罇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主於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

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中每廟各一日釋祭則同一日揚復曰大傳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耳于祀天乎何與而孔氏引為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圖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圖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注皆指為祀天同歸於誤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而為配天兩意遂分圖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譽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七

尊用犧象山罇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篚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琬斝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褻而舞大夏味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遵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廣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祭統昔者周公且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繫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

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鈿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鈿器每太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于前數千斤名曰維俎子為昭孫為穆昭西向曲屏風穆東向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債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監侍中奉輝酒從帝進拜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為昭孫為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卻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十

平明上九厄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禘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禘則時享壇墀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元始五年春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後漢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禘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之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中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子不並坐

而孫從王父決疑要注曰始祖東面父南而故曰禘之為言禘也是審禘之義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禘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禘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禘殷祭羣主皆合舉禘則禘可知也袁準正論曰先儒或為同或為異然禘及壇墀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禘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禘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十一

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纒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禘議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禘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禘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死故也設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禘大祭

獨舉諸則論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禘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遠未可知其可也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禘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為禘者皆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禘以禘唯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國語曰禘郊不過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墀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

大典通考 卷一百九

三

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禘遠近則非也

晉武帝太始中尚書杜元凱議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禘祀烝嘗於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祥禘譏貶之文著焉徐禘案杜議行武皇聖明之朝其左傳解云亦三年之喪禮畢而禘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十月殷此哀再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修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

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初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復孟秋非未也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禘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祭之禮有喪薦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廢既禘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昇平已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輒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敢不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允則責失奏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謚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謚議曰有非常之慶必有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難曰反正理同受命應請履運唯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其禮意向簡去年祠難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徐乾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禘殷之文著作郎

大典通考 卷一百九

三

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淵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遺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期以失為始尚書奏從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禕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禘及壇墀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選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禘三時皆禘禘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選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

時議來秋七月應禘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今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禘宜存古典魏武皇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猶未禘王肅以爲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禘宜存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禘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禘准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禘祭應停宜待三年終乃後禘禘從之

後齊禘禘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半皇后預

後周禘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其儀與後齊同

隋三年一禘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

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

禘之月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以功

臣配享

唐三年一禘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高宗上元三年十月

當禘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玄璨等議以爲新君喪

畢而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

年而禘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禘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

公益二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

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玄璨等言有經據遂

從之睿宗崩開元六年喪畢而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禘

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禘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禘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禘在五年之間合于再殷之義而置禘先後則不同焉竇應二年元宗肅宗神主耐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是時禮儀使于休烈以國喪畢將行禘享以太祖既位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於太祖若同禘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永闕二神主於西夾室建中二年太常博士陳京建議請準魏晉以來禘禮奉二主出同禘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二祖同享謂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禘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

享詔下尙書省雜議禮儀使顏真卿請依蔡謨等議至禘享

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

昭右穆之列奏可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獻懿親盡廟

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

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案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禘所

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

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禘所不及太祖

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

韋元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

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禘獻懿比也惠遷

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禘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土主置園

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及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為宏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祫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神無二尊廢遷祫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祫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為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壇壇壇有禘祭無禘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為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為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六

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五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五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王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其周末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於文武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

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章元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壇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祫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旁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為乎春秋得變之正京兆少尹韋武曰禘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禘

六典通考 卷一百九

九

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及親親及禘則太祖遷於西列眾主左右於是太祖不為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邱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懸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為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享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眾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

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
乎若二祖不與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
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
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宗立九廟
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廟
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
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附興聖廟而不禘
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
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
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壇
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

子

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
者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
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
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
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
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亦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
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渚奏
案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
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附
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
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

制唯附興聖廟禘若禘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
年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附德明興聖廟鴻臚
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
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附后稷故清廟
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附后稷廟不敢以私奪
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附興
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於是定遷二祖
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
張綱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附自
是景皇帝遂東向開成四年四月王起奏讓皇帝廟去月二
十四日詔下太常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復

六典通考卷一百九

三

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
穆禘祫所及無子孫獻享之儀親盡則疎歲久當革杜鴻漸
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
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天承
天皇帝之號當以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
請準中書門下狀便從廢罷天順元年行禘祭詳見后妃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於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
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爲前代宗廟
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別援故事九條以爲其證曰魏明帝以
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以後五
年爲常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

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大學博士議禘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禘高祖於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準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並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錄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已酉光祿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為不視

大典通考卷一百九

三

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嶷葬回遷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附廟高宗欲留神主於內寢旦夕供食伸在生之敬詔停附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異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附廟奉狗哀情直據典章乖替為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九廟觀之自太宗已上纔足七廟未有毀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今禮祫享功臣並德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

禮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大典通考卷一百九

三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湖西閣鎮新輯

禮制考

禘祫

宋如唐制咸平元年禮官上議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皆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翰林學士宋湜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祖室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案祭統曰祭有昭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并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毀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禘之神矣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夾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禘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既順於義無否唐元宗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王導荀崧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

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遵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千古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案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於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咸平二年八月太常禮院言今年冬祭畫日以十月六日薦享太廟案禮三年一祫以孟冬又疑義云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宜改孟冬薦享為祫享天聖元年四月乙卯遣官禘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享太廟遂以薦享為禘享八年九月太常禮院言自天聖六年夏行禘享之禮至此年十月請以孟冬薦享為祫享詔恭依嘉祐四年十月仁宗親詣太廟行祫享禮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禮官不敢決觀文殿學士王舉正等議曰大禘之禮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以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治平元年有司準畫曰孟冬薦享改為祫祭案春秋閔公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眞宗以咸平二年六月喪除至十月乃祫祭天聖元年在諒陰有司誤通天禘舊禘之數在再期內案行禘祭以理推之是二年冬應祫而誤禘於

元年夏故四十九年間九禘八禘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歲月相乘不得而正今在大祥內禮未應禘明年未禘亦未應禘至六月卽吉十月合行禘祭乞依舊時享庶合典禮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言本朝自慶歷以來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熙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禘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禘享卽比年行始復前失請依慶歷以來之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詳如見行典禮詳定所又言古者禘饋饋食禘祠烝嘗並爲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穎達正義以爲天子夏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禘秋爲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禘與禘享更爲時祭本朝沿襲故常久未釐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三

正請每禘禘之月雖已大祭仍行時享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古者禘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戶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向而坐薦豆盥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饌之後設席於室在戶內西方東面爲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面之位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禘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毀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而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

考之大夫士祭禮無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禘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向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詔依所議南渡之後有禘而無禘紹興二年禘享於溫州時儀文草創奉遷祖宗及祧廟神主別廟神主各設幄合食於太廟始祖東向昭穆以次南北相向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卽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若乃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禘享以居東向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稽前代追崇之典止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四

及四世故於禘享用魏晉故事虛東向之位逮至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禘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禘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爲始祖肇居東向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卽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尙居第四室遇大禘處

昭穆之列識者恨焉太常丞王普奏言國朝熙甯以前但以親廟合食惟其無毀廟之主故也惟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爲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爲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禘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爲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禘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爲昭眞宗英宗哲宗北向爲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昔唐祔獻懿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五

於興聖遇禘卽廟而享之臣竊謂四祖神主附於天興大禘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極追遠之孝考之前代實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甯以來增爲九世三年一禘則紱昭穆而合食於祖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禘享祖宗並爲一列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爲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強名爲禘則歷代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時侍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爲本朝太祖正東向位爲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祖神主當遷之別宮禘祭則卽而

享之五年一禘則當禘僖祖任中先謂禘祭既正太祖東向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寔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向而以世次紱位在理爲當晏原復謂正太祖東向之位以遵禘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酌漢制別爲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禘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禘享設幄僖祖仍舊東向順祖而下以昭穆爲序瀋熙元年詔議禘享東向之位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祖東向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禘享又不得東向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棻建議乞正藝祖東向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禘享則東向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六

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俛劉甯正胡文脩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中先何懋揚農莊必強李弼直皆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向無疑乞行釐正時臣叔父煥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烝禘禘嘗並行別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向則受命之祖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爲然卽擢董棻爲侍從叔父煥爲御史是時趙霈爲諫議大夫以議不已出倡邪說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向爲非不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脇制議者而欲禘享虛東向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爲

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禘當奉藝祖東向始尊開基創業之君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之說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酌三代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或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祔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禘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別設一幄而太祖東向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眾議不同乃詔有司止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七

遵見行禘享舊制行禮紹熙五年閏十月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孟冬禘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

金大定三年八月有司議禘享犧牲品物案唐開元禮宋開寶禮每室犢一羊一豬一五禮新儀每室復加魚十有五尾天德貞元例與唐宋同有司行事則不用太牢七祀功臣羊各二酒共二百一十瓶正隆減定通用犢一兩室共用羊一豕一酒百瓶此於禮有缺今七祀功臣牲酒請依天德制宗廟每室則用宋制加魚然每室一犢後恐太豐世宗乃命每祭共用一犢羊豕如舊又以九月五日禘享當用鹿肉五十斤獐肉三十五斤兔十四頭為醢醢以貞元正隆時方禁獵

皆以羊代此禮殊為未備詔從古制十一年尚書省奏禘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唐開元中太常議禘祫之禮皆為殷祭禘為合食祖廟禘為禘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禘不欲疏疏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道以制祀典烝嘗象時禘禘象閏五歲再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為殷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自大定九年已行禘禮若議禘祭當於禘後十八月孟夏行禮詔以三年冬禘五年夏禘為常禮享日並出神主前廊序列昭穆應圖功臣配享廟庭各配所事之廟以位次為序以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或並用親王或以太尉為亞獻光祿卿為終獻其月則停時享十七年十月禘享太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八

廟檢討唐禮孝敬皇帝廟時享用廟舞宮縣登歌讓皇帝廟至禘禘月一祭止用登歌其禮制損益不同今武靈皇帝廟庭與太廟地步不同難以容設宮縣樂舞并樂器亦是闕少看詳恐合依唐讓皇帝禘享典故樂用登歌所有牲牛尊俎同太廟一室行禮及契勘得自來禘享遇親祠每室一犢攝官行禮共用三犢今添武靈皇帝別廟行禮合無依已奏定共用三犢或增添牛數奏奉敕旨太廟別廟共用三犢武靈皇帝廟樂用登歌差官奏告並準奏十九年禘祭昭德皇后廟不用犢章宗即位禮官言自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禘享至今年正月世宗升遐故四月不行禘禮案公羊傳閏公二年吉禘於莊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禘從先

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通禘則禘故事宜於辛亥歲為大祥三月禘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為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為親祠詔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陞祔已三年尚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禘禮伏惟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吉春秋議其速恐冬禘未可行然周禮王有哀慘則春官攝事竊以世宗及孝懿皇后陞祔以來未曾躬謁豈可令有司先攝事哉況前代令攝事者止施於常祀今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禘則禘禘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貞祐二年正月癸未未有司奏請權止今年禘享從之

明洪武元年禘饗太廟德祖皇考妣居中南向懿祖皇考妣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九

東第一位西向熙祖皇考妣西第一位東向仁祖皇考妣東第二位西向宏治元年定每歲暮奉祧廟懿祖神座於正殿左居熙祖上行禘祭之禮嘉靖十年世宗以禘禘義詢大學士張璁令與夏言議言撰禘義一篇獻之大意謂自漢以下諸牒難考欲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不能盡合謹推明古典采酌先儒精微之論宜為虛位以祀帝深然之會中允廖道南謂朱氏為顯頊裔請以太祖實錄為據禘顯頊遂詔禮部以言道南二疏會官詳議諸臣咸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顯頊者世遠難稽廟制既定高皇帝始祖之位當禘德祖為正帝意主虛位令再議而言復疏論禘德祖有四可疑且言今所定太祖為太廟中之始祖非王者立始祖廟

之始祖帝併下其章諸臣乃請設虛位以禘皇初祖南向奉太祖配西向禮臣因言大禘既歲舉大禘請三歲一行庶疏數適宜帝自為文告皇祖定丙辛歲一行敕禮部具儀擇日四月禮部上大禘儀注前期告廟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時享儀錦衣衛設儀衛太常卿奉皇初祖神牌太祖神位于太廟正殿安設如圖儀至日行禮如大祀圖丘儀及議祧德祖罷歲除祭以冬季中旬行大禘禮太常寺設德祖神位于太廟正中南向懿祖而下以次東西向十五年復定廟饗制立春植享各出主于殿立夏立秋立冬出太祖成祖七宗主饗太祖殿為大禘祭畢各歸主於其寢二十年十一月禮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十

官議歲暮大禘當陳祧主而景神殿隘請暫祭四祖於後寢用連几陳邊豆以便周旋詔可二十四年罷季冬中旬大禘並罷告祭仍以歲除日行大禘禮同時享穆宗即位禮部以大行皇帝服未除請遵宏治十八年例歲暮大禘孟春時享兩祭皆遣官攝事樂設前不作帝即喪次致齋陪祀官亦在二十七日之內宜令暫免從之 論曰先儒論禘禘者眾矣其說互異馬融以為禘大而禘小劉歆以為一祭而二名後之辨者謂禘禘同為殷祭安有大小之殊且禘者諦也禘者合也名以義起惡得混而為一乎夫禘之為大祭固矣然而非禘比也考祭法及國語惟虞夏殷周嘗行禘禮其餘則未有聞焉

虞夏所禘者黃帝也商周所禘者帝嚳也彼其人皆生有聖人之德顯在天子之位而又為天子之祖所自出其子孫追而享之宜矣虞夏之世去顓頊未甚遠舜禹雖起自匹夫而未嘗一日忘其所自出稷契之後為諸侯者數十世至于湯武譜系具在觀生民元鳥諸詩歷陳其發祥之由則其斷然出于帝嚳無疑也自漢以後有天下者不皆受封之君又不必為神明之後踞起寒微統緒無傳問其上世之祖有如顓頊稷契者乎無也問其祖之所自出有如黃帝帝嚳者乎無也無其人而行禘禮是謂誣祖宗以虛美而僭擬盛王之典母乃非崇德報功之義乎且如漢之太上皇唐之獻懿宋之僖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十一

順明之德熙不過以子孫為天子而追崇之若以比于黃帝帝嚳則大非其倫矣何者無聖人之德無天子之位生為庸碌之賤隸沒食帝王之美報其得晏然而饗之乎故終西漢一代有禘而無禘雖以劉歆之通博猶不知禘祫之為二祭豈非習見漢事而于古禮有不暇深考者與或曰漢出于堯唐出于皋陶宋出于炎帝明出于顓頊以彼其德皆聖人也皋陶雖未為天子其德亦足以任天子而無慚者也如是而追禘之奚獨不可應之曰漢去堯二千有餘年世系遠而難明至唐宋又加遠矣為是說者半出于史臣之附會若其譜牒昭穆之序固茫然無可考也無故援他人之祖而侈然以為

己之所自出不亦誣之甚乎朱氏出于顓頊中允廖道南援實錄為之證當時雖世宗莫之信也故定設皇初祖之虛位嚳使漢果禘堯唐果禘皋陶宋果禘炎帝是信虛誕無稽之說而犯冒宗廟之嫌較之元元立廟貽誚于後世者不更有甚乎善乎宋神宗之言曰禘者所以審諦始祖之所自出秦漢以來莫能知其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明初御史請行古禘禮禮臣言唐宋之所謂禘者不過禱羣廟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大禘非禘也今國家始祖所自出者未有所考于禘禮難遽行事遂廢二者皆至正不易之論雖謂通諸萬世可矣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十二

祀先代帝王 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於湖有周天子祠始皇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 漢高祖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祠后稷于東南常以八月祭以太牢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為民祈農報功十二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厲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元封元年冬十月祠黃帝于橋山五年冬十月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疑宣帝立黃帝祠于膚施 後漢元和二年使使者祀唐堯于成陽靈臺延光三年使使

者祀堯成陽

魏黃初二年遣使以太牢祀漢世祖

宋永初元年詔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衛宜使置格

齊建武二年詔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

後魏天興三年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祀帝堯帝舜廟神瑞

二年使使者以太牢祀黃帝廟登歷山祭舜廟泰常七年遣

使祠黃帝唐堯廟神廟元年幸廣甯以太牢祀黃帝堯舜廟

和平元年正月帝東巡歷橋山祀黃帝先是長安牧守常有

事于周文武廟延興四年坎地埋牲廟玉發見四月詔東陽

王丕祭文武二廟以廟玉露見若即而埋之或恐愚民將為

盜竊敕近司收之府藏太和十六年二月丁酉詔祀唐堯于

平陽虞舜于廣甯夏禹於安邑周文于洛陽十九年幸小沛

遣使祭漢高祖廟二十年遣使以太牢祀漢光武及明章三

帝陵又詔漢魏諸帝陵各禁樵採二十一年詔修堯舜夏禹

廟遣使者以太牢祀漢帝諸陵又祭周文王于豐祭武王于

鎬

隋禘祫之月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堯于平陽以契配

帝舜于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殷湯于汾陰伊尹

配文王武王于豐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帝於長陵蕭何

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饗于廟庭大業二年詔古帝王

陵墓給隨近十戶蠲徭役

唐中祀古帝王祠壇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犧尊實

醴齊象尊實盞齊山犧黃酒皆二幣以白長丈八尺每三年

祭三代帝王及配坐邊豆皆十簋二簠三牲以太牢貞

觀之禮無祭先代帝王之文顯慶二年六月禮部尚書許敬

宗等奏曰謹案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人則祀

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

捍大患則祀之又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于人及日月星辰

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準此帝王合與日月同例常

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典漢高祖祭法無文但

以前代迄今多行秦漢故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章

法垂于後自隋以下亦在祀例伏惟大唐稽古垂化網羅前

典惟此一禮咸秩未申今請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

月祭唐堯於平陽以契配祭虞舜于河東以咎繇配祭夏禹

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湯于偃師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鄆

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鎬以周公召公配祭漢高祖于長陵以

蕭何配景龍三年十二月甲午幸新豐温湯境內有自古帝

王陵致祭開元二十二年春正月制古聖帝明王用牲牢餘

並以酒脯充奠天寶六載敕三皇五帝創物垂範永言龜鏡

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

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元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唐堯以義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及置廟地壘事

營立其樂器請用宮懸祭以少牢仍以春秋二時致享共置

令丞太常寺檢校七載詔上古之君存諸氏號雖事先書契

而道著皇王緬懷厥功甯忘咸秩其三皇已前帝王宜于京城內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準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歷代帝王肇基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以伯益伯夷配殷王湯都亳以伊尹仲虺配周文王都鄴以師鬻熊太公望配周武王都鎬請入文王廟同享以周公召公配秦始皇都咸陽以李斯王翦配漢高祖起沛以蕭何張良配後漢光武皇帝起南陽以鄧禹耿弇配魏武皇帝都鄴以荀彧鍾繇配晉武帝都洛陽以張華羊祜配後魏道武皇帝起雲中以長孫嵩崔元伯配後周文帝起馮翊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五

以蘇綽于謹配隋文帝封隋漢東以高頴賀若弼配並令郡縣長官春秋二時擇日準前致祭邱濬曰案此祀三皇以前義神農黃帝帝莫盛于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莫備于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之不立廟祀可也九載冬十一月辛丑立周武王漢高祖廟于京城司置官吏大厯五年鄜坊節度使上言坊州軒轅皇帝陵闕請置廟四時列于祀典從之元和十四年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縣宜令有司精加修飾
宋建隆元年詔前代帝王陵寢或樵採不禁風雨不庇宜以郡國置戶以守墮毀者修葺之乾德初詔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自五代亂離百司廢墜置神乏祀闕孰甚焉案祀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

牢祀官以本州長官有故則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諸陵廟又詔先代帝王載在祀典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隆存不禁樵採其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祀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戶歲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元宗憲宗肅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牢周桓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冲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帝懷帝愍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帝唐高宗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六

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各陵常禁樵採尋又禁河南府民耕晉漢廟塋地邱濬曰宋太祖次序歷代帝王給守陵戶命有司善者焉其第一等十六帝給民五戶第二等十帝給民三戶第三等十五帝給民二戶皆令有司歲祀第四等惟禁樵採無陵戶無祭祀其第一等皆創業者之君無可議者其第二等皆操以篡得國未嘗即位也而亦列于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于景武元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為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二年十一月太常博士聶崇義上言準祠令周文王以太公配唐天寶七載以師鬻熊及太公望配伏緣太公已封武成王春秋釋奠望自今止以鬻熊配享奏可開寶三年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

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
代宗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常被盜發者有
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熙甯元
年從知濮州韓鐸請堯陵在雷澤縣東穀林山陵南有堯母
慶都靈臺廟請敕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五戶免其租奉酒
掃又以中丞鄧潤甫言唐諸陵除已定頃畝外其餘許耕佃
爲守陵戶餘並禁止政和三年議禮局上五禮新儀仲春仲
秋享歷代帝王女媧氏於晉州無配帝太昊氏於陳州以金
提句芒配帝神農氏於衡州以祝融配帝高陽氏於澶州以
元冥配帝高辛氏應天府無配帝陶唐氏濮州以禹配帝有
虞氏於道州以庭堅配夏王大禹於越州以伯益配商王成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七

湯於慶成軍以伊尹配商王中宗於大名府以伊陟臣扈配
商王高宗於陳州以甘盤傅說配周文王以鬻熊配武王以
召康公配成王以周文公唐太叔配康王以畢公配秦始皇
帝以李斯蒙恬王翦配漢高皇帝以蕭何配太宗孝文皇帝
以陳平周勃宋昌劉章配孝景皇帝以竇嬰申屠嘉配世宗
孝武皇帝以公孫弘衛青霍去病金日磾配中宗孝宣皇帝
以丙吉魏相霍光張安世配自周文王至漢宣帝並於永興
軍後漢世祖光武皇帝於河南府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
魏文皇帝於河南府以賈詡王景興曹真辛毗配後周太祖
於耀州以齊煬王憲蘇綽于謹盧辯配隋高祖皇帝於鳳翔
府以牛里仁高穎賀若弼配唐高祖神堯皇帝於耀州以河

間王孝恭殷開山劉政會淮安王神通配太宗文皇帝於永
興軍以長孫無忌房橋杜如晦魏元成李靖配明皇帝於華
州以張說郭元振配肅宗宣孝皇帝於永興軍以苗晉卿裴
冕配憲宗章武皇帝於華州以裴度杜佑李愬配宣宗獻文
皇帝於耀州以夏侯孜白敏中馬植配後唐莊宗皇帝以郭
崇韜李嗣昭符存審配明宗皇帝以霍彥威任圜配晉高祖
皇帝以桑維翰趙瑩配漢高祖皇帝無配自後唐莊宗至漢
高祖皇帝並於河南府周嵩陵太祖皇帝慶陵世宗皇帝於
鄭州建炎元年十一月丙寅郊赦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
有功于民載在祠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自後凡赦皆如之
嘉定時廖德明重建舜廟于韶州黃崗嶺下又衡州刺史劉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六

清之重建舜廟于衡陽瀟湘八年二月荆湖帥臣陳韓奏國
家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欽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縣
廟久弗治乞相度興修以稱崇奉之意從之
金諸前代帝王三年一祭于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陳州神農
于亳州軒轅于坊州少昊于兗州顓頊于開州高辛于歸德
府陶唐于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于河中府周文王武王于
京兆府泰和三年尙書省奏太常寺言開元禮祭帝嘗堯舜
禹湯文武漢祖祝版請御署開寶禮義軒顓頊帝嘗陶唐女
媧成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二十七帝不署平章政
事鎡左丞匡太常博士溫迪罕天興言方岳之神各有所主
有國所賴請御署固宜至於前古帝王寥落杳茫列於中祀

亦已厚矣不須御署參知政事即康及鉉以為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版不署恐于禮未盡不若止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王例不降祝版而令學士院定撰祝文頒各處為常制敕命依期降祝版而不請署泰和四年詔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書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禮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文皇一十七君致祭為宜從之

元堯帝廟在平陽舜帝廟在河東山東濟南歷山濮州湖南道州皆有之禹廟在河中龍門至元元年七月龍門禹廟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祝文十二年二月立伏羲女媧舜湯等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充

廟于河中解州洪洞趙城十五年四月修會川縣盤古皇祠祀之致和元年禮部移太常送博士議舜禹之廟合依堯祠故事每歲春秋仲月上旬卜日有司蠲潔致祭官給祭物至順元年三月從太常奉禮郎薛元德言彰德路湯陰縣北故羨里城周文王祠命有司奉祀如故事

明洪武三年遣使訪先代陵寢仍命各行省具圖以進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凡三十有六四年禮部定議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

十陳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祀周世宗鞏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商中宗滑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鄱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景帝咸寧祀漢文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歲祭用仲春仲秋朔六年帝以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遂建歷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做太廟同堂異室之制為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東一室五帝西一室夏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手

禹商湯周文王又東一室周武王漢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歲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已而以周文王終守臣服唐高祖以太宗得天下遂寢其祀二十一年詔以歷代名臣從祀於是定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温伯顏凡三十七人從祀於東西廡為壇四嘉靖九年罷憲代帝王南郊從祀令建歷代帝王廟於都城西歲以仲春秋致祭二十四年以禮科陳棐言罷元世祖陵廟之祀及從祀木華黎等復遷唐太宗與宋太祖同室凡十五

帝從祀名臣三十二人明初禮臣議唐元宗嘗立三皇五帝廟於京師至元成宗時乃立三皇廟於府州縣春秋通祀而以醫藥主之甚非禮也帝曰三皇繼天立極開萬世教化之原汨於藥師可乎命天下郡縣毋得褻祀正德十一年立伏羲氏廟於秦州秦州古成紀地從巡按御史馮時雄奏也嘉靖間建三皇廟於太醫院北名景惠殿中奉三皇及四配其從祀東廡則儲貨季岐伯高鬼臾區俞跗少師桐君雷公馬師皇伊尹扁鵲淳于意張機十三人西廡則華陀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李杲劉完素張元素朱彥修十四人歲仲春秋上甲日禮部堂上官行禮太醫院堂上官二員分獻用少牢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主

功臣配享

孔叢子書曰茲子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于廟所以殊有績勳忠勤也盤庚舉其享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于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實田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稱差也以功大小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施法

於人若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理功曰力若制法成理戰功曰多若出師出師若韓信陳平司馬法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丞司勳詔之銘之言名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死則於丞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若盤庚告其神曰茲子大享於大功司勳藏其貳功書藏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天府又副于此者以其主賞

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饗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爲列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塾

魏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于太祖廟庭正始四年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主

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于太祖廟庭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景元三年詔祀故軍諮祭酒郭嘉于太祖廟庭高堂隆議曰案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王像生時侍饗於廟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荀攸郭嘉唯君備公降于君卿大夫降于公士降于大夫使功臣配食于廟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勳以勸勵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于庭此爲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竹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爲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共其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密也下爲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履升堂不在庭也凡獻爵有十二九七五三之差君禮大夫三獻太祝合進三爵于配食者可也晉咸寧元年八月壬寅以故太傅鄭冲太尉荀顛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沈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

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勗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于銘饗散騎常侍任茂議案魏功臣配食禮敘六功之勳祭陳五亨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于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殖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于異代也然則伊尹于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于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蹟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配食于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享大司馬石苞等議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修常祀允合事理

宋元嘉九年詔太傅長沙景王大司馬臨川烈武王司徒南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康文宣公穆之華容縣開國公弘永修縣開國公道濟龍陽縣開國侯鎮惡配祭廟庭

齊永明十年詔太宰褚淵太尉王儉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東大將軍陳顯達鎮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享太祖廟祠部郎何諲之議宋功臣配享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諡及名文不稱主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升配廟庭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為得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享坐板與尚書板相似

梁武帝用何佟之議夏禘冬禘皆以功臣配享 陳天嘉二年詔大司馬瑱司空文育平北將軍開府僧明中

護軍領軍將軍擬配食高祖廟五年以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大建四年太尉徐度儀同杜稜儀同程靈洗配食高祖廟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

北齊皇建元年詔以太師尉景太師竇泰太原王婁昭章武王庫狄干太尉段榮太師万俟普司徒蔡雋太師高乾司徒莫多婁貨文太保劉貴太保封祖裔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享太祖廟清河王岳安德王韓軌扶風王可朱渾道元太師高昂大司馬劉豐太師万俟受洛干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享世宗廟河東王潘相樂司空薛修義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享顯祖廟

後周明帝二年以瑯琊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太廟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隋以禘禘之月配享功臣

唐貞觀禮禘享功臣配享廟庭禘享則不配後又令禘禘日功臣並配初太常卿韋挺等議功臣禘享之日配享于廟庭禘及時享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日皆配享非舊典也配享位在各帝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上舊儀高祖廟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鄆國公殷開山渝國公劉政會配享太宗廟梁國公房元齡萊國公杜如晦申國公高士廉配享高宗廟英國公李勣北平縣公張行成高唐縣公馬周配享中宗廟平陽郡王敬暉扶陽郡王桓彥範南陽郡王袁恕已配享睿宗廟許國公蘇瓌徐國公劉幽求配享天寶六載高祖室加褚遂良高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

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等十一人大中四年宗正少卿李從
易奏自武德以來功臣列在祀典者三十八人

文獻通考高祖廟六人神通殿開山劉政會貞觀十四年

敕武士彠顯慶四年敕文明元年停裴寂劉文靖天寶六

載敕太宗廟七人房元齡高士廉屈突通貞觀二十三年

敕永徽四年房元齡以子遺愛反停魏徵神龍二年敕長

孫無忌李靖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敕高宗廟李勣張

行成許敬宗馬周並垂拱二年敕許敬宗李元龍二年停

補建高季輔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敕中宗廟八人桓彥

範被暉張柬之崔元暉袁恕已並開元六年敕狄仁傑魏

元忠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敕睿宗廟二人蘇瓌劉幽求並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垂

開元六年敕元宗廟三人燕文正公張說代國公郭元振

趙國公王琚肅宗廟二人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歷四年敕

冀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敕代宗廟一人汾陽王郭子儀

建中二年敕德宗廟三人西平王李晟忠烈公段秀實忠

武公渾瑊並元和四年敕憲宗廟四人宣懿公杜黃裳晉

公裴度威武公高崇文太尉李愬並會昌六年敕

宋咸平二年始詔以趙普配享太祖廟繼以宋白等議又以

曹彬配享太祖廟居正潘美石熙載配享太宗禘祫皆配之

祀日有司先事設帳次布褥位于廟東門內道南當所配室

西向設位板方七寸厚一寸半邊豆各二簋簋俎各一知廟

卿奠爵再拜乾興元年詔以右僕射李沆贈太師王旦贈中

書令李繼隆配享真宗嘉祐八年詔以贈尚書令王曾太尉

呂夷簡贈侍中曹瑋配享仁宗神宗時以太師韓琦太傅曾

公亮配享英宗廟元祐初以富弼配享神宗紹聖初又以王

安石配崇寧元年以蔡確配享哲宗政和五禮新儀配享功

趙普曹彬位於橫街南道西東向第一次韓琦曾公亮位第二

美位第二次李沆王旦李繼隆位第三次韓琦曾公亮位第二

簡曹瑋位於橫街南道東西向第一次韓琦曾公亮位第二

次王安石位第三次蔡確位第四次俱北上惟冬享祫享備

設祭建炎初罷蔡確以司馬光配享既又罷王安石紹興八

年以故相韓忠彥配享徽宗清熙中翰林學士洪邁言高宗

配食功臣先期議定臣欲用文武兩人文臣故宰相秦國公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

垂

呂頤浩觀文殿大學士趙鼎武臣太師靳王韓世忠太師魯

王張俊從之紹熙五年以左丞相贈太師魯國公陳康伯配

享孝宗廟嘉泰元年以葛邲配享光宗廟嘉定十四年追封

史浩為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宗廟端平二年以太師趙汝

愚配享甯宗廟清波雜志國朝配享功臣于太廟橫街南東

正石熙載真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

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

韓忠彥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宗文武

臣各用二人伯食蓋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金明昌四年定配享功臣東廊遼智烈王斜也果太師遼忠

烈王宗幹幹魯宋桓肅王訛魯補宗望毅武王習失貞憲王

完顏谷神希尹楚威城王謀良虎宗雄襄武王完顏銀朮可

明毅王桓顏忠阿思魁莊襄王杲撒離喝特進宗人幹里古

莊翼特進完顏辭不失威敬太師尚書令淄忠烈王徒單克

甫文康王張浩西廊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忠毅王撒改漢

師秦桓忠王粘罕宗翰皇伯太師梁忠烈王幹出宗弼剛烈
 王幹魯莊義王完顏婁室皇叔祖元帥左都監魯莊明王闕
 母開府儀同三司隋剛憲公阿離合懣豫國襄毅公蒲家奴
 昱究國英敏公劉彥宗齊國簡懿公韓企先襄簡王李石武
 定王訖石烈志甯沂國公僕散忠義崇國公訖石烈良弼莘
 國公石琚申國公唐括安禮平章政事徒單合喜參知政事
 宗敘每朝爲一列著爲令五年以代國公歡都光祿大夫治
 訶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益納儀同三司拔達配享世祖
 廟章宗祔廟以南陽郡王完顏襄壽國公張萬公配享宣宗
 廟以延安郡王僕散端壽國公高汝礪宰相福興配享
 元英宗初博士言今冬祭卽烝天子親禱太室功臣宜配享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表

弗果行

明洪武三年定配享功臣常遇春以下凡八位春夏於仁祖
 廟西廡秋冬於德祖廟西廡設位東向皇帝初獻時獻官分
 行禮不拜是年以皇伯考壽春王王夫人劉氏爲一壇皇兄
 南昌王霍邱王下蔡王安豐王霍邱王夫人翟氏安豐王夫
 人趙氏爲一壇皇兄蒙城王昭昭王臨淮王臨淮王夫人劉
 氏爲一壇後改夫人稱妃皇嫂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都梁
 王英山王山陽王昭信王爲一壇凡十九位春夏于仁祖廟
 東廡秋冬及歲除于德祖廟東廡獻禮同功臣四年進親王
 于殿內東壁九年新太廟成增祀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
 唐氏以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陽和沐英俞通海張瑄勝

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桑世傑十二位配于西廡罷廖永安
 洪熙元年以張玉朱能王眞姚廣孝配享太廟嘉靖十年以
 刑部郎中李瑜議進劉基位次六王十六年以武定侯郭勛
 奏進其祖英侑享配享功臣十七人中山武甯王徐達開平
 武順王鄧愈東甯襄武王湯和黔甯昭靖王沐英河間忠武
 王張瑄東平武烈王朱能蒙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
 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
 公耿再成營國威襄公郭英甯國公王眞永義侯桑世傑
 皆左右敘

春明夢餘錄明高祖定鼎念諸功臣之烈建太廟首以李
 韓公善長等六人及胡越公大海等從享最後韓公坐嫌
 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
 而下距永義侯桑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表

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甯國公
 眞榮國公廣孝凡二王二公至世宗首上太祖徽號後上
 文皇帝祖號又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從祀太祖位六王下
 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朔國公勛請進其
 祖營國公英獨仁宗而後寥寥無聞論者謂如楊文貞李
 文達商文毅劉文清楊文忠之賢于輔而不得從蹇忠定
 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之賢于銓于肅愍之賢于樞而不
 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
 帥握環衛爲心膂牙爪而不得從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
 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不下鄴侯雖以嫌死帝尙爲之
 諱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

十萬之眾傅頴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
徹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于帝之末邁革除之
變而未有舉也

六典通考 卷一百十

完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一

湖西閣鎮珩輯

禮制考

嘉禮通論

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嘉禮之別有六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

弟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禮記大傳上治祖禰尊尊

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飲序以昭繆別之以

禮義人道竭矣治猶正也繆讀為穆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

會合謂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

戚君位也 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 魯語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十一

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

不釋釋不盡飲則退立曰飲坐曰燕言宗具則與公父文伯

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

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此宗人即宗臣

漢宗正用諸劉矣

右飲食禮 禮書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

膳夫其薦也以餼蒸其飲也或以夜序以昭穆別以禮義

然後孝慈友恭油然而生於其間蓋合族以食恩也昭穆禮

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於

宗族使不至離且亂而已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親其恩成其性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

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脰膾社

之內以賜同姓 大行人歸脰以交諸侯之福交或往或

魯僖公九年夏會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胙祭肉尊之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也使孔賜伯舅胙 宋成公如楚還

入于鄭鄭伯將享之問禮于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于

周為客天子有事膾焉有事祭宗廟也膾祭 定公十四年

天王使石尙來歸脰脰祭社之內盛以蜃 公羊傳石尙者天

子之士也脰者何俎實也腥曰脰熟曰燔禮諸侯朝天子助

俎實時魯不助祭而祭于宗廟然後受 歸之故書以譏之 穀梁傳脰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

脰熟曰膾其辭石尙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

石尙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脰貴復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二

正也賈公彥曰左傳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脰

于社不敬注云脰宜社之內也盛以蜃器故曰脰劉子

曰祀有執膾戎有受脰注云膾祭肉據此則宗廟之內曰膾

社稷之內曰脰而公羊穀梁皆云生居俎上曰脰熟居俎上

鄭義耳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異姓王昏 大行人賀慶以贊諸

侯之喜贊助也 小行人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 宋真宗

景德二年太常博士周漸閣門祇候郭盛為契丹國生辰使

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衣庫副使焦守節為契丹國母

正旦使秘書丞張若谷內殿崇班郭允恭為國主正旦使自

是歲以為常 遼史禮志宋使賀生辰正旦至日臣僚味爽

入朝使者至幕次臣僚班齊皇太后御殿坐宣徽使押殿前

班起居畢捲班次契丹臣僚班起居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

位立餘臣僚不應坐者退於東面侍立漢人臣僚東洞門入

面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以下起居凡七拜畢贊各祇候引

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中書令大王西階上殿奏宋使并從

入勝子訖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退于西面侍立次引

宋使副六人于東洞門入丹墀內面殿齊立閣使自東階下

受書匣使人捧書匣者皆跪閣使搢笏立受書匣自東階上

殿欄內鞠躬奏封全訖授樞密開封宰臣對皇太后讀訖引

使副六人東階上殿欄內立使者揖生辰節大使少前使者

俛伏跪附起居訖起復位立次引賀皇太后正旦大使附起

居如前儀皇太后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舍人揖生辰大

使并皇太后正旦大使少前皆跪唯生辰大使奏來時聖躬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三

萬福皆俛伏興引東皆下殿丹墀內面殿齊立引進使引禮

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擔牀控鶴官起居四拜擔牀于東便

門出畢揖使副退于東方西面皆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

信使某官某以下祇候見舞蹈五拜畢不出班奏聖躬萬福

再拜揖班首出班謝面天顏訖復位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

祇候引各使副西階上殿就位句從人兩洞門入面殿鞠躬

通名贊拜起居四拜畢贊各祇候分班引兩洞門出若宣問

使副跋涉不易引西階下殿丹墀內舞蹈五拜畢贊各上殿

祇候引西階上殿就位立契丹舍人漢人閣使齊贊拜應坐

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行湯行茶供過人出殿

門揖臣僚并使副起鞠躬契丹舍人漢人閣使齊贊皆拜稱

萬歲贊各祇候先引宋使副西階下殿西洞門出次揖臣僚
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太后起 宋使見皇帝儀宋使賀生辰
正旦至日臣僚味爽入朝使者至幕次奏班齊聲警皇帝升
殿坐宣徽使押殿前班起居畢捲班出契丹臣僚班起居畢
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其餘臣僚不應坐者並退于北面
侍立次引漢人臣僚北洞門入面殿鞠躬舍人鞠躬通某官
某以下起居皆七拜畢引應坐臣僚上殿就位立引首相南
皆上殿奏宋使并從人膀子就位立臣僚並退於南面侍立
教坊入起居畢引南使副北洞門入丹墀內面殿立閣使北
階下殿受書匣使人捧書匣者跪閣使搢笏立受于北階上
殿欄內鞠躬奏封全訖授樞密開封宰相對皇帝讀訖舍人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四

引使副北階上殿欄內立揖生辰大使少前俛伏跪附起居
俛伏興復位立大使俛伏跪奏訖俛伏興退引北階下殿揖
使副北方南面鞠躬舍人鞠躬通南朝國信使某官某以下
祇候見起居七拜畢揖班首出班謝面天顏舞蹈五拜畢出
班謝遠接御筵撫問湯藥舞蹈五拜畢贊各祇候引出歸幕
次閣使傳宣賜對衣金帶句從人以下入見舍人贊班首姓
名以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贊再拜稱萬歲贊各祇候
引出舍人傳宣賜衣使副並從人服賜衣畢舍人引使副入
丹墀內面殿鞠躬舍人贊謝恩拜舞蹈五拜畢贊上殿祇候
引使副南階上殿就位立句從人入贊謝恩拜稱萬歲贊有
敕賜宴再拜稱萬歲贊各祇候承受官引北廊下立御床入

大臣進酒皇帝飲酒契丹舍人漢人閣使齊贊拜應坐并侍
立臣僚皆拜稱萬歲贊各祇候卒飲贊拜應坐臣僚皆拜稱
萬歲贊各就坐行酒親王使相使副共樂曲若宣令飲盡並
起立飲訖放璫就位謝贊拜並隨拜稱萬歲贊各就坐次行
方茵地坐臣僚等官酒若宣令飲盡贊謝如初殿上酒一行
畢贊廊下從人拜稱萬歲贊各就坐若傳宣令飲盡並拜稱
萬歲贊各就坐殿上酒三行行茶行殺行膳酒五行候曲終
揖廊下從人起贊拜稱萬歲贊各祇候引出曲破臣僚并使
副並起鞠躬贊拜應坐臣僚并使副皆拜稱萬歲贊各祇候
引使副南階下殿丹墀內舞蹈五拜畢贊各祇候引出次引
眾臣僚下殿出畢報閤門無事皇帝起聲蹕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五

冠昏通論

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文王世子五廟
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告于君也 穀梁傳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
嫁謂周曰國不可久無備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
娶娶必先冠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自備故因之以爲節
十五爲成童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自備故因之以爲節
書稱成王十五而冠著在金縢周禮曰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故男自二十及三十女自十五及二十皆得嫁
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故舜三十無室書稱曰無期禮女子
年二十未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又禮爲夫之姊妹服
長殤年十九至十六如此男不必三十而娶女不必二十而
嫁明 家語魯哀公問于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
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也不是過也
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於此而往則自昏矣羣生閉藏乎陰以為化育之始陰冬也萬物會聚於冬為發育之始 孔叢子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有室昔者舜

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孔子曰夫男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昏若已沒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內則曰男三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六

右冠昏年 通典五經異義曰左氏說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故人君子十二可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譙周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成王冠弁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許慎以為成王年十四是喪冠者恐失矣案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太古男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堯舉舜曰有鰥在人間以二女妻之周文王十五生武王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曲禮曰男子三十曰壯有室越王句踐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鄭元據周禮春秋穀梁逸禮本命等篇男必

三十而娶女必二十乃嫁王肅據孔子家語服經等以為男十六可以娶女十四可以嫁三十二言其極耳今案三十二而嫁娶者眾庶之禮也服經為夫婦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則卿士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夏小正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 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詩云將子無冰泮而農桑起昏禮始殺於此 泮解也正月農事起蠶者采桑昏禮始殺至二月詩云土如歸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道也 晉太常王彪之議禮醮辭曰令月吉日以歲之正以月之令今案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七

元服成以正月及咸甯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此則非必歲首又議新年至尊當加元服今若依成帝故事用三元日者冠有金石之樂恐修山陵未畢於樂便闕禮冠自卜日又云夏葛屨冬皮屨無定時不必三元也案晉故事及兩漢皆非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冠無定時月春夏秋冬 束皙議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迎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為喪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若昏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

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天子之元子也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亦人君與天子無異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周書歲十有二月武王崩元年六月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多則少則不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長言壽齋於時壽愛也愛于時不以無事

六典通考卷百十一

十

也 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衰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 魯襄公九年十二月晉悼公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成十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衛獻公之曾祖假鍾磬焉禮也 國語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詳見士冠禮篇白虎通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為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

以舜時稱為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禮書諸侯始加緇布冠緇綬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袞冕矣郊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緇綬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為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心衰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袞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裸纓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裸纓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家語亦云然此蓋國君之禮

六典通考卷百十一

士

歎國君自冠有饗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丁為吉王莽令天下冠以戊子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為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元鳳四年昭帝始加元服謁見高廟其詞曰欽奉仲春之吉辰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藉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宣帝五鳳元年皇太子冠元延四年定陶王來朝帝為加元服而遺之 後漢制正月甲子若景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訖皆於高廟如儀謁見世祖制始冠緇布冠于宗廟從古制和帝冠以正月甲

子乘金根車駕六元乳至廟成禮乃迎軫反宮朝服以饗宴
撞大簇之庭鍾成獻壽焉順帝冠兼用曹爽新禮事見獻帝
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潘于嘉為賓加賜元纁駟
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黃門
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建安十八年濟北王加冠戶外以
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瓛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魏天子冠一加於正殿行事別卜日謁廟侯太尉奠獻九室
以下帝衰服執鎮圭入再拜乃出會羣臣其說曰古之士禮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于天子請侯數無文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為義禮冠于廟自魏不復在廟矣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再加皆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遺使行事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三

晉制天子元服始加緇布則冠五梁進賢三公及封郡公縣公郡侯縣侯鄉亭侯則冠三梁卿大夫八座尚書關中內侯二千石及千石以上則冠兩梁中書郎秘書丞郎著作郎尚書丞郎太子洗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於令史門郎小吏並冠一梁緇布冠制有四形一似武冠一似進賢其一上方其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而方下進賢冠古緇布遺象備長入寸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惠帝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太子冠訖即廟見太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于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遣使冠汝南王東惠帝以正月景午冠太子懷帝亦以正

月冠皇太子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于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衰服以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曰令月吉辰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承無斃眉壽維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統脫帝絳紗服冠事畢大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幘同諸侯按王藻記曰元冠朱組纓重加朝祭之服以崇爾尊所以一時歷加卑服者重成人之始也若冠日有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記有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卑今據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冠于意又疑裴頠答治禮問天子禮元冠者形之成也君位雖定不可孩抱而服冕弁擊虞以為天子即位即為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大龍衣便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三

可乎意為成帝用三元吉日加元服拜于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臺符問修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為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須服終便失年故也禮冠無定時身春夏不可便用秋冬若今歲內修復未畢入新年卜仲春之日加元服不失年不失禮今便准喪冠關饗樂而行事誠有倚傍然加衰冕火龍煥然以准喪儀情有不便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不須修復畢便當准喪冠耳

宋冠皇太子及藩王以一加

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

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並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

禮官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尅日謁廟孫冠事歷

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實為國重元服之典

宜異列藩依於諸王則輕同于儲皇則重案士冠禮主人元

冠朝服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言父及兄明祖在不為主也

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專用之道宜使

太常持節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

郡王冠筮日戒賓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

克崇景福醮酒詞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

型永永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徐孝嗣議曰案

士冠禮三加畢乃醮冠者醮則惟一而已故醮詞無二若不

醮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詞有三王肅云醮本上古其禮重

酒用時味其禮輕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醮而

六典通考卷百十一 古

猶用醮詞實為乖衷謂自今王侯以下冠畢一酌醮即用舊

文于事為允

梁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于太極殿修前代之儀停遠近

上慶禮

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于廟詔曰近冠恂之禮有三失古

者灌地降神作樂以迎神昨不作樂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

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

冠公也諸儒惑司馬彪志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又冠禮

朕以為有賓諸儒皆以為無賓故有此失肅宗加元服時年

十一既冠拜太廟官有其注

後齊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園邱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

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

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

冕侍中繫元紘脫絳紗袍加袞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

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

禮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園邱方澤謁

廟 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

于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

者入立西階之東南面皇太子受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

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梳櫛使者又

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

入室更衣出又南面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

六典通考卷百十一 幸

冠加遠遊冠太子又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

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

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

臣拜事訖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

後周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太子于阼階

隋皇太子將冠前一日皇帝齋于大興殿皇太子與賓贊及

預從官齋于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于阼階皇帝

袞冕即御坐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纒

寶盥訖進加緇布冠贊冠進設纒纒寶揖皇太子適東序衣

元衣素裳以出贊冠者又坐櫛寶進加遠遊冠改服訖寶又

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寶揖皇太子南面立寶進受醴

進筵前北面立祝皇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奉饌于筵前皇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冠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冠者引皇太子進立于庭東面諸親拜訖贊冠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贊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贊又拜皇帝降復階拜皇太子以下皆拜皇帝出更衣還宮皇太子從至闕因入見皇后拜而還

唐制天子未加元服以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加寶飾三品以上亦加寶飾五品以上雙玉導金飾六品以下無飾緇布冠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以上一梁皇帝加元服有司卜日告于天地宗廟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六

一日尙舍設席于太極殿中楹之間莞筵紛純加藻席緇純加次席黼純有司設次展縣設案陳車輦設文官五品以上位于縣東武官于縣西六品以下皆于橫街之南北上朝集使分方于文武官當品之下諸親位于四品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藩客分方各于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于朝集使九品之後又設太師太尉位于橫街之南道東北面西向典儀于縣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設門外位于東西朝堂如元日其日侍中版奏請中殿太樂令鼓吹令帥工人入就位有司設盥洗于階東南設席于東房內近西張帷于東序外殿中監陳袞服于內席東領纒纒玉簪及櫛三物同箱在服南又設莞筵一紛純加藻席緇

純加次席黼純在南尙食寶醴尊于東序外帷內站在尊北寶角罍各一饌陳于尊西邊豆各十二俎三在邊豆之北設盥洗于尊東袞冕玉導置于箱太常博士一人立于西階下東面諸侍衛官俱詣闕奉迎典儀帥贊者及羣官以次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西階立于西房外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辨皇帝服空頂黑介幘絳紗袍出自西房即御座立太師太尉入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升自西階立于東階上東面太尉詣階下盥洗盥手升自東階詣東房取纒櫛箱進跪奠于御座西端太師詣御座前跪奏曰坐皇帝坐太尉當前少左跪脫幘置于箱櫛畢設纒與少西東面立太師降階受冕右執頂左執前升自西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七

階當前少左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位太尉前少左跪設簪結纒與復位皇帝興適東房殿中監徹櫛纒箱以退皇帝袞服出即席南向坐太尉詣序外帷內盥手洗解酌醴加櫛覆之面葉立于序內南面太師進受醴面柄前北向祝曰甘醴唯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退降立于西階下東面將祝殿中監率進饌者奉饌設于前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擣于醴祭于邊豆之間太尉取肺一以進皇帝奠解于薦西受肺舒左執本右絕末以祭止左手噲之授太尉太尉加于俎降立于太師之南皇帝執手取觶以祠祭醴啐醴建柶奠解于薦東太師太尉復橫街南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

太尉出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興入自東房在位者以次出
 皇太子加元服有司豫奏司徒一人為賓卿一人為贊冠吏
 部承以戒之開元六年宋璟上表曰太常狀准東宮典記有
 神龍更扇其道羣臣欲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皇太子冠乃
 盛禮合有錫脊上臺東宮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
 親王冠禮冠于廳事主人行禮天子不自為主止稱賓贊無
 臨軒遣命之文三加三醮並同士百官自一品以下盡九品
 其嫡子但以品第庶子與親主同始冠皆緇布再加皆進賢
 其三加一品子衮冕二品子鷩冕三品子毳冕四品子緌冕
 五品子玄冕六品至九品之子爵弁其服從之其即席而冠
 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其筮日筮賓贊遂戒之及所以冠之
 禮皆如親王

大典通考 卷百十一

六

宋皇子冠前擇日期奏告景靈宮太常設皇子冠席文德殿
 東階上稍北東向設褥席陳服于席南東領北上九旒冕服
 七梁進賢冠服折上巾公服七梁冠簪導九旒冕簪導同箱
 在服南設盥洗酒饌旒冕冠巾及執事者並如皇太子儀其
 日質明皇帝通天冠絳紗袍御文德殿皇子自東房出內侍
 二人夾侍王府官從恭安之樂作即席南向坐樂止掌冠者
 進折上巾北向跪冠修安之樂作贊冠者進北面跪正冠皇
 子與內侍跪進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子復坐以爵跪進祝
 詞皇子晉笏跪受爵翼安之樂作飲訖太官令進饌訖再加
 七梁冠進安之樂作掌冠者進爵又進祝詞皇子跪受爵輔
 安之樂作太官奉饌三加九旒冕廣安之樂作掌冠者進爵

又進祝詞皇子跪受爵翼安之樂作太官奉饌饌徹皇子降
 易朝服立橫街南北向位掌冠者字之曰奉敕字某皇子再
 拜舞蹈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左輔宣敕戒曰好禮樂
 善服儒講藝蕃我皇室友于兄弟不溢不驕惟以守之皇子
 再拜進前俛伏跪稱臣雖不敏敢不祇奉俛伏興復位再拜
 出殿上侍立官並降復位再拜放仗明日百僚詣東上閣門
 賀政和四年二月禮制局定皇長子冠行禮文德殿掌冠以
 禮部尚書贊冠以鴻臚卿列黃麾細仗于殿庭先是諸王冠
 止于宮中行俗禮謂之上頭是後諸皇子咸冠于外庭政和
 品官冠子儀將冠主人誦日擇賓告廟無廟者為位于廳事
 兩楹之間南面主人公服再拜乃告凡行事如非南向
 並各因所向陳設戒賓

大典通考 卷百十一

六

宿賓如常儀質明執事者設洗于東階東南水在洗東箱實
 巾一在洗西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無房者張平冕金鍍鎰
 石棱角簪青羅素裙蔽膝白綬中單緋白羅大帶金鍍銅華
 帶緋羅履五品以上五旒冕青生色大袖緋羅三梁冠朝
 服金鍍銀棱角簪銀立筆緋羅大袖白紗中單皂襪白羅方
 心曲領緋羅蔽膝緋白羅大帶銀褐綬勤台金鍍銅束帶佩
 方膝練鵲錦綾青絲網鎰石環五品以上四梁羅金鍍銀棧
 綬餘同折上巾公服巾總二梁冠平冕笄組紘實于篚平冕
 二梁冠折上巾各一箱執以待于西隅南面東上初加折上
 巾再加二梁冠三加平冕皆有祝詞如禮賓受爵為祝詞字
 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餘皆如常儀舊儀宗室子將授官者
 必先賜袍笏令裹頭而

命後授

金皇帝加元服告太廟或一室或徧告及原廟並一獻禮用祝幣

明天子加元服儀前期太史院卜日工部製冕服翰林院撰祝文祝辭禮部具儀注中書省承制命某官攝太師某官攝太尉既卜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行一獻禮前一日內使監令陳御冠席于奉天殿正中其南設冕服案及香案寶案侍儀司設太師太尉起居位于文樓南西向設拜位于丹墀內道設侍立位于殿上御席西東向設盥洗位于丹墀西其餘文武百官及諸執事位次陳設如大朝儀是日贊明鼓三嚴文武官入皇帝服空頂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御輿以出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三

侍衛導從警蹕奏樂如常儀皇帝陞坐捲簾鳴鞭報時雞唱訖通班贊各供事太師太尉先入就拜位百官皆入贊拜樂作四拜興樂止引禮導太師先詣盥洗位搢笏盥祝訖出笏由西陞升內贊接引至御席西東向立引禮復導太尉詣盥洗位盥祝訖立于太師南侍儀跪奏請加元服太尉詣皇帝前少右跪搢笏脫空頂幘以授內使內使跪受幘興置于箱太尉進櫛設纒畢出笏興退立于西太師詣御前北向立內使監令就案取冕立于左太師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內使監令捧冕跪授太師太師搢笏跪受冕加冠加簪纓訖出笏興退立于西內使監令徹櫛纒箱御用監令跪奏請皇帝著衰服訖侍儀跪奏請就御坐內贊贊

進醴樂作太師進御前北向立光祿卿奉酒進授太師太師搢笏受酒至御前北面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祝訖跪授內使內使跪受酒捧進御前皇帝受祭少許啐酒訖以虛盞授內使樂止內使受盞降授太師太師受盞興以授光祿卿光祿卿受盞退太師出笏退復位內贊導太師太尉出殿西門樂作降自西階引禮接引至丹墀拜位樂止贊拜樂作太師太尉及文武官皆四拜興樂止搢笏三舞蹈山呼出笏俛伏興樂作復四拜樂止侍儀奏禮畢皇帝興鳴鞭樂作警蹕侍從導入宮樂止百官以次出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入宮拜謁太后擇日謁太廟明日百官公服稱賀賜宴于謹身殿皇太子加元服參用周禮其年近則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三

十二遠則十五天子自為主設御座于殿庭設冠席于殿東壁擇三公太常為賓贊三加冠一祝醴洪武二十六年定親王冠禮至日傳制遣官持節行禮前期儀衛司先設王邸在東序張帷幄設綈褥於序中又張帷于序外儀禮司設掌贊宣敕戒等官序立位于王邸東稍西向具九旒冕翼善冠絳紗袍等服并網巾金簪二物候節至王出迎門外節入置中庭王詣香案前四拜畢就冠席西南向賓贊以次詣盥洗盥訖通贊典儀二人露臺東西向冠席在東序南西向醴席在西南向行禮執事官陞向東階稍東西向掌冠者執網巾陞賓降一等受之進王席前祝畢掌冠跪進網巾贊冠者跪正之內侍跪進服訖執翼善冠者陞賓降二等受之進如前儀

祝畢跪進冠贊冠進脫翼善冠與內使跪脫袍服執袞冕者陞賓降三等受之進如前儀致祝詞畢跪進服與樂作贊冠跪簪結紘與內侍跪進袞服訖王降自東階由西階陞醴席南向坐掌冠詣盥洗盥手訖陞西階贊冠者取爵詣司尊所酌醴授賓賓跪進席前北面祝畢王搢圭受爵樂奏喜干春之曲飲訖奠爵進饌饌訖出圭樂止王降自西階詣東序易服訖王詣拜位宣敕戒官于中庭西向立稱有制王跪宣敕戒畢四拜興禮畢王還掌冠等官復命王是日謁廟畢就詣父皇及東宮前謝次日百官稱賀畢詣王府行叩頭禮品官冠禮至日夙興設洗于阼階東西東南當東霽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堂深霽水在洗東加勺霽篚在洗西南肆實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三

巾一于篚加霽設席于東房內西牖下陳服于席東領北上莞延四加藻席四在南側尊氈醴在服北加勺霽設玷在尊北四品以下設篚無玷饌陳于玷北設洗于東房近北霽水在洗西篚在洗西北肆實以巾質明賓贊至門外掌次者引之次賓贊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執尊鬯篚者皆就位冠各一笥各一人執之待于西階西東面北上設主席于阼階上西面設賓席于西階東面冠者席于主者東北西面主者公服立于阼階下當東序西面諸親公服立于鬯洗東南西面北上尊者別室儻者公服立于門內道東北面冠者雙童鬯空頂幘雙玉導金寶飾綵褶錦紳烏皮履六品以下導不以玉立于房中南面主者贊冠者公服立于門內道東北

面賓及贊冠者出次立于門東西面北上儻者進受命出立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實曰某子有嘉禮命某執事儻者入告主人迎賓于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主者揖贊冠者贊冠者報揖又揖賓賓報揖主者入賓贊次入及內門至階主者請陞賓三辭乃陞主者自阼階立于席東西向賓自西階立于席西東向賓贊冠者及庭盥于洗陞自西階入于東房立于主贊冠者之南西面主贊冠者導冠者立于房外之西南面賓贊冠者取纒櫛簪跪奠于冠者筵南端退立于席北少東西面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雙童鬯櫛畢設纒與復位立賓降至鬯洗盥訖詣西階主者立于席後西面賓立于西階上東面執纒布冠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一

三

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用士禮祝詞祝畢跪冠興復位賓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結纒興復位冠者興賓揖之適房賓主皆坐冠者衣青衣素裳出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贊冠者跪脫纒布冠櫛畢設纒賓進進賢冠如初加禮祝用士禮祝詞祝畢跪冠興復位賓贊冠者跪設簪結纒興復位冠者適房易絳紗服出升席賓贊冠者跪脫進賢冠櫛畢設纒賓進爵弁如再加禮祝畢賓贊冠者設簪結纒亦如前冠者適房著爵弁之服出主贊冠者徹纒櫛簪箱及筵入于房又設筵于室戶西南向冠者出房戶西南面立主贊洗解于房酌醴出南面立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立賓受醴進冠者筵

前北面立祝畢冠者拜受解賓復西階上答拜執饌者薦饌于筵冠者左執解右取脯祭于邊豆之間贊者取肺一以授冠者奠解于薦西以祭冠者坐取解祭醴奠解再拜賓答拜冠者執解與賓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解于薦東與進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于席前退再拜出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初冠者入見母賓主俱與賓降當西序東面立主人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出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少進字之冠者再拜跪答謝賓出主者送于內門外西向請禮從者賓就次主者入初賓出冠者東面見諸親諸親拜之冠者答拜冠者西向拜賓贊冠者亦答拜見諸尊于別室亦如之賓主既釋服入醴席一獻訖賓與眾賓出次立于門

六典通考卷百十一

吉

東西面主者出揖賓賓報揖主者先入賓及眾賓從之至階賓立于西階上主者立于東階上眾賓立于西階下主者授幣篚于賓又授賓之贊冠者復位還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主者送賓于大門外西面再拜而入諸子則諸父日主者紛而迎賓冠于階階下其儀亦如之明日見廟冠者朝服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面再拜出

古大夫無冠禮其冠也服士服行士禮而已自唐及宋品官冠禮悉倣士禮而增益之其冠制則一品至五品三加用冕六品以下三加用爵弁明會典始加緇布冠再加進賢冠三加爵弁其儀節大約放朱子家禮為之

六典通考卷百十二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士冠禮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元冠朝服四民世事士之子恒為士

士冠禮筵于廟門廟者以善問曰吉凶于易也冠必筵日于廟不于堂者嫌主人元冠朝服細帶素鞶即位于門東西面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細帶黑鞶也士帶博二寸再練四寸屈垂三尺素鞶二尺其頭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存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有司謂主人之吏所筵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筵所以問吉凶謂善也所卦者所以畫地也布席于門中闈塾記文飲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

六典通考卷百十二

吉

西闈外西面闈門也筵人執筴抽上韉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筴人有司也三易者也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也命告也佐主筴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東受命右還北行就席卦者卒筴書卦執以示主人筴人所書也有司主畫地識爻者也卒筴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眠反之筵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眾也還與也若不吉則筵遠日如初儀遠日旬徹筵席宗人告事畢有司者

右筵日 記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吉事先近日祭記冠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儻友今將冠子故就告儻友使來禮辭一辭而許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

右戒賓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

教之也吾子相親之辭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

敢辭病猶也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

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敢不從許之辭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恒吉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宿者為眾賓或志來或否

人退賓拜送致親禮見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為冠事者謂賓若

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宿之以筮賓之明日

右宿賓 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泣之敢宿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二 二

賓對曰某敢不夙興 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

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宿服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

告父母及有司擯者告也告事畢告也擯者告期于賓之家

右為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洗承盥洗者棄

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陳服于房中西墻下

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記曰士弁而祭於

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

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鞅鞅鞅鞅

衡鞅之制似鞅皮弁服素積纁帶素鞅冠象上古也積猶鞅

也士組鞅而由

也士組鞅而由

也士組鞅而由

也素為裳辟感其腰中皮弁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

帶爵鞅皆爵鞅為鞅其鞅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為緇布冠

之緇布冠缺項青組纁屬于缺緇纁廣終幅長六尺皮弁

爵弁并細組纁纁纁同缺讀如有頰者弁之類纁布冠無

級以固冠也項中有纁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弁者著卷

纁纁象之所生也膝膝名齒為頰屬著纁今之纁梁也終

充也纁一幅長六尺足以鞅髮而結之矣弁今之纁有弁者

屈組為紘垂為飾無弁者纁而結其條纁纁纁纁纁纁纁纁

日櫛實于篚蒲筵二在南筵席也側尊一甌醴在服北有篚寶

勺解角柳脯醢南上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元酒服北

以對酒也爵三升日解柳狀如七以角為爵弁皮弁纁布冠

之者欲滑也南上者篚次尊豆次篚爵弁皮弁纁布冠

各一匱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爵弁者制

但無纁耳士之皮弁無玉象邸飾纁布冠今小吏履夏用

冠其遺象也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坫在堂角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二 三

葛元端黑履青絢纁純博寸元端黑履以元裳為正也絢

衣鼻在履頭纁纁中緇素積白履以魁柎之緇絢純純博

寸魁履也爵弁纁履黑絢純純博寸弁算其履飾以纁次

冬皮履可也不履總履總履喪履也棧

右陳器服 主人元端爵鞅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阼階酢也東階所

謂之序兄弟畢袵元立于洗東西面北上袵同也元者元衣

在洗東退于主人不擯者元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將冠者

采衣紛在房中南面玉藻曰童子緇布衣錦緣錦紳

右即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擯者告

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出以東為左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每曲揖入外門將東又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北曲揖當階揖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

右迎賓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東序主人位也適子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纒筵于筵南端贊者奠停也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纒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一揖一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揖讓而一賓筵前坐正纒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投賓宜親之下一等

六典通考卷百十二

升一等則中等相投冠纒布冠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拜而前為焉至則立祝復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元端爵禪出房南面一加禮成觀

右始加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祺祥也介

賓揖之即筵坐櫛設筵賓盥正纒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卒紘謂與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禪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爾

右再加 再加祝曰令月吉辰乃申爾服辰子敬爾威

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猶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

請卒至地他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

右三加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黃黃布冠皮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黃黃者凍梨也

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枲覆之面葉洗盥而洗贊者皆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也葉枲大端贊酌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者贊酌不入房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枲面枋筵前北面戶東室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于西序之薦脯醢冠者即筵坐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為禮異于答主人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枲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捷枲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賓答拜捷枲捷枲于禮

六典通考卷百十二

右醴冠者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謂脯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冠者奠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薦東薦左凡奠爵將祭者于右不舉者于左適東壁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于丈夫雖

右冠者見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也

右字冠者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髦俊也攸所也于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伯仲叔季長幼之稱

記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不出外門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禮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

右賓出就次

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見贊者西面拜則見兄入見姑姑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弟東面拜贊者後賓出入見姑姑如見母入入寢門也廟在亦北面姑與姊亦俠拜也不見姊妹卑

右冠者見兄弟贊者見姑姑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韮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

右奠摯于君及鄉大夫鄉先生

大典通考 卷百十一

六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巳即燕無亞獻者獻卿大夫三獻賓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束帛十端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贊者亦與贊介也儷皮兩鹿皮也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贊者亦與贊介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宿俎未問使人歸諸賓家也

右禮賓

若不醴則醴用酒若下皆禮之變已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而審行之是也酌而無酬酢曰醴禮亦當爲禮尊于房戶之問兩甌有禁元酒在西加勺南枋也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元酒新水洗有筐在西南順東洗當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始加醴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于洗西南順北爲上也

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一醴也加冠于東序醴之庭酒在堂將自酌也降如初如將冠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贊者筵于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冠初賓授爵東面答拜如醴禮也于賓答拜贊者則亦薦之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微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其他皆如初攝猶整也整酒謂加爵弁如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嘑之其他如初其體以爲俎嘑當之北面取脯見于母

右醴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宜誠也古格至也承長也保再安也凡醴者不祝再

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言保之

大典通考 卷百十二

七

醴曰旨酒既清嘉薦伊脯伊惟也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祐三醴曰旨酒令芳蓬豆有楚楚陳祝咸加爾服肴升折俎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特豚一豚也凡牲皆合左右肝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嘑也始醴如初脯醢不徹矣再醴兩豆葵菹醢兩邊栗脯醢醢三醴攝

酒如再醴加俎嘑之皆如初嘑肺攝酒如再醴則再醴亦攝字之誤也祭肺醢卒醴取邊脯以降如初

右殺牲醴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父兄諸冠之日主人紉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于阼父若宗兄也凡拜北面于阼階

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
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
在有鼎不陳于門外

右孤子冠 設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禩已祭
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送醯焉房外謂東也不於階
非代也不醯于客位成而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臚于西階下

右母不在

盛世佐曰冠禮之初醴而已庶子則一醴以酒所謂醴重
而醯輕也若三醯殺牲乃後人以此尊異適子而庶子不

大典通考 卷百十二

九

敢干焉敖氏繼公云云深得禮意然以醴為聖人所制則
惑也此特叔世變禮記者以其無害於禮而著之猶夫子
從純之意耳姜氏兆錫謂用酒殺牲為盛禮其原出于朱
子然又以此為聖人之權則指變禮為正禮遷就附會而
其辭屈矣蓋不知此篇經記混淆而強為之辭耳竊謂經
文至歸賓俎而止此下皆記文凡記之例有三有記經所
未備者乃周公之徒為之當時固與經並行有記禮之變
異者則非周盛世之書有各記所聞而頗失經意者則七
十子後學所記也意其初經與記分記與記亦不相雜至
漢儒掇拾灰燼竄以經師之說于是三者之辨不可復知
且有經連於記記混於經者試以婚禮較之若不醴及若

殺猶昏禮記若不親迎也所謂記禮之變異也若孤子若
庶子及冠者母不在猶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所
謂紀經未備也諸辭則昏禮俱屬記惟履制一節朱子移
附陳器服節之末或是彼處脫簡然詳其文體亦似昏禮
記摯不用死腊必用鮮之類經蓋以履賤不與冠服並言
而記者詳之亦記所未備也自冠義以下乃漢儒取戴記
家語以成文非其舊矣觀其首著冠義二字乃小戴記篇
目十七篇無此例也疑作者不敢附于本經之記而編禮
者誤以記之一字加之若移彼記字于若不醴之首則得
矣朱子謂醴賓節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是也特
未正其為記耳

大典通考 卷百十二

九

冠義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尊其有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
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
天下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
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
君臣親父子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而后禮義立故
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言服未備者
始也童子之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
服采衣紵服采衣紵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
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
國本也國以禮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醯于客位三加彌尊加
有成也昨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于阼若不醴則醯用酒于
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為客位庶子冠于房戶外又

因禮焉不巳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元冠元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服元冠元端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言人以大禮者已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嘉事嘉禮也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大古唐虞以上緇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二

十

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而敝之可也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記注東序少醮于客位加有喪冠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北近主位也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者質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或謂故敬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母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為元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作父今文為斧母發聲也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記注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為元冠也周弁殷啍夏收弁名出於樂盤大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也其制之異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之初禮年未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諸侯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娶有昏禮是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

命也至其衰未上下相亂篡弒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君者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得同姓以執其君者天子之元子士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也無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為子孫而貴皆由下升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故使之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爵死猶不為謚耳下大夫也今記之時士死則謚之非也謚之由魯莊公始也歸有光曰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冠禮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未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二

十一

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父謂諸父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未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既禮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戒無樂皆玄端其酬幣朱錦綵四馬其慶也天子擬焉曰自為主曰賓阼嫌尊矣夫

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略而欲求之于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略而又在于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祿饗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綬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于士庶者也

論曰自六藉散亡諸儒摭拾殘缺人持異見靡所折衷卽以冠禮言之天子諸侯之制考之經文湮佚不具其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二

主

可見者士禮一篇而已因士之禮推而致諸天子諸侯大夫自漢時后倉諸儒已爲是說而歷代注疏之家又從而增益之其說甚辯其辯甚詳然而紛紜糾錯牴牾多端學者惑於異同之迹求其故而不可得則往往任一偏之胸臆以衡決是非是以說愈歧而愈難通雖古禮之僅存者亦幾幾乎爲所蔽陷焉夫天子之有冠禮始於周之成王自成王以前未之有聞也諸侯之有冠禮始於夏之末造自夏后以前未之有聞也大夫有昏禮而無其冠禮惟國語所載有晉趙文子之事或者以意度之謂其出於春秋之季世而非周公之舊制然矣記曰古者五十而始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又曰天子之

元子猶士也準斯而言則天子諸侯自其爲胄子時已行冠禮奚待卽位而後冠哉惟周之成王漢之昭帝魯之襄公踐祚之初其年皆幼然豈可援以爲常例哉孔穎達之徒不達此旨以爲天子之有冠禮其來已久所謂得其一而遺其二見其流而忘其源者也旣以成人之德端冕而臨天下何復冠禮之有其或因喪而冠權以合一時之變固有之矣然而未可爲古今經常之義也曹魏之冠天子也僅一加其冠諸王也用再加以是爲別于士禮而不知冠者所以去其情容勉其成德雖天子不得不與士同况諸王乎北魏文帝自以爲天子之太子不當同諸侯之四加此泥乎家語冠頌之文而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二

主

不知天下無生而貴者雖天子之子猶士也竊嘗論之夏以前諸侯無冠禮周以前天子無冠禮此徵之傳記而有明據者若夫五十始爵特爲踴起寒微者言耳世家貴族生而象賢苟能其職斯官之矣說苑稱召公年十九冠而見成王冠則可以爲諸侯方伯記亦云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而設奠有冠醮無冠醮然則謂周公之制大夫無冠禮者或傳聞之偶殊而未由以見其必然也至其行冠之儀文節次自天子下達于庶人大率以士禮爲之準而後世有所謂一加再加者乃不知而妄作徒以貽知禮君子之譏誚而已矣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三

湖西閻頌珩輯

禮制考

冠通禮

山堂考索云三代之盛冠禮頗備東遷以後禮樂廢壞魯襄公可冠而未冠則晉悼公問其年而告之曰盍爲冠具春秋之時猶如此則盛世可知也秦漢以來人自爲禮家自爲俗雖縉紳大夫豈知所謂筮日筮賓卜筮之制爲何如始加緇布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其弁之制爲何如夏用葛屨冬用皮屨其屨之制又何如唐柳宗元答韋中立書云冠禮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十一

引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慨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由是觀之冠禮之廢也久矣

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縱拂髦總角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晉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先王疾是驕也見韓獻子獻

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智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說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道束躬以自申飭所以檢其邪心守其正意也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勵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小嬉戲惰慢之心而衍衍於進德修業之志是故服不成象而內心不變內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二

心修德外被禮文所以成顯令之名也是故皮弁素積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白虎通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 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爲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爲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之子某若弟某長矣將加冠于首願吾子

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灑掃內外皆肅執事者于兩楹間為冠者設北向筵又設賓東向筵兩筵相接受冠以篋器設于兩筵又設爵于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于房夙興賓到迎延揖讓如常坐定執事曰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向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向筵坐復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向筵執事者執爵跪向冠者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酌地然後啐酒訖賓與復還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三

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羣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更設酬為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此漢時士庶冠禮大概晉王堪冠禮儀永平元年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于席南東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於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誠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願爾成德敬慎威儀惟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皆跪而冠各自著布與再拜從立於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

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梁蕭子範冠子箴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誥筮于賓嘉字爰錫醮酒方陳禮莊爾質德成爾身永變童心長移悼齒朱錦辭髮青絢在履丹石為操冰泉厲已務簡朋匹由蘇遊止在我尚謙推物盡美而諂退言弗納于耳直絃矢辭斯為良士沈約冠子祝文獨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至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阮孝緒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自助以庇爾躬答曰願連松子于瀛海追許由于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果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人呼為居士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四

北魏高祖宴羣臣于華林王肅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劉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笄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髮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髮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唐開元禮義鑑將冠者何服禮云童子之冠也縹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士冠禮曰將冠者綵衣紵在房中南面鄭氏云綵衣是未冠者之服禮說童子幘無屋故云空頂也士冠禮云將冠者綵衣紵鄭云綵衣未冠者所服又云禮冠纒纒廣終幅長六尺鄭云纒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纒

一幅長六尺足以緇髮而結之蓋古者以黑緇為纒先緇髮而後加冠幘卷梁故鄭引漢事言之

宋政和庶人冠禮將冠主人誦曰擇賓告于禰前期戒賓如禮其日夙興張帷為房于廳事之東陳服其中東領北上酒饌在服北帽一折上巾一陳于西階之西為賓主位如常儀為冠者席于主人東少北西向將冠者待于房中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自房執事者曰請行事主人曰敢勞吾子賓揖將冠者即席坐執帽者升賓降受之進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首服棄爾幼志茂爾成德俾壽而臧以介多福乃跪加帽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出即冠席復坐賓跪脫帽執折上巾者升賓降受之進冠者席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五

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申加爾服飲爾威儀柔嘉維則壽考不忘以終厥德乃跪冠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執事者徹冠箱冠席入于帷中為醴席于西階南向冠者易服出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盞賓揖冠者即醴席西向立賓受盞進席前北向立祝曰爾酒既滑爾肴伊旅拜受祭之自求多祜冠者席西拜受賓答拜執事者薦饌于席前冠者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興離席立于東階之西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爾服既壯爾儀既備兄弟偕止爰告爾字永保受之令德是似冠者拜賓答拜冠者廟見如常儀拜父父為起入拜母母為起拜諸父羣從之尊者主人享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儀戒賓若主人有故所以函書

司馬氏禮儀

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冠禮皆嘉禮也曾子問冠者至聞喪而不冠如冠者未至則廢難記曰大功之未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然則大功之初亦不可冠也曾子問有因喪其禮主人盛服主人謂冠者之親服而冠者恐于今難行其禮主人盛服主人謂冠者之親且男子之為家長者皆可也凡盛服有官者具公服靴笏無官者具幘頭鞞褙或衫帶各取其平日所服最盛者親臨筮日於影堂門外西向卜筮在誠敬不在著龜或不能曉制取大竹根判之或止用兩錢擲于盤以一仰一俯為吉皆仰為平皆俯為凶西向據影堂門南向者言之私家室宅不能為北左為東右為西若不吉則更筮他日凡筮當擇朋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若不吉則更筮他日凡筮當擇朋禮者數日然後筮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凡賓當擇朋取其吉者用之賓取吉者或不乃遣人戒賓自戒賓宿賓者為之亦擇數賓取吉者或不乃遣人戒賓自戒賓宿賓筮日筮賓則曰擇其可者而已今欲從簡但遣子弟若童僕致命或使者不能記其辭則為如儀中之辭後云某上一辭為一紙使者以次達之賓答亦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六

然曰某人名也使者不欲斥主有子某子將加冠于某之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答曰某名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禮辭一辭而許曰敢辭再主人曰某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或不以書傳慮有誤忘則宜書于前一日又遣人宿賓曰某將加冠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一人宿贊冠者令賓自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為其日夙興賓主人執事之前夕又有請期告期今皆省之者皆盛服僕妾凡預于行禮者皆是也執事者設盥盆於廳事阼階下東南有臺帳巾在盆北有架之干廟故冠亦在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福隘難以行禮但冠于外廳筮在中堂可也士冠禮設盥盆于東榮南北以盥濯手也帳巾在廳私家無兩階洗故但用盥盆帳巾而已盥濯手也帳巾在廳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央以東者為阼階西者為賓階無室無

房則暫以帶幕蔽其北為室其東陳服于房中西屬下東領
北為房此皆據廳堂南向者言之
北上公服靴笏無官則次旋襪衫次四襖衫若無四襖腰帶
櫛篋總幪頭總頭帶幪櫛篋總幪頭置卓子上酒壺在服北次蓋注
置櫛下笏腰帶櫛篋總幪頭置卓子上酒壺在服北次蓋注
亦置卓子上幪頭帽巾各承以盤蒙以帕主人執事者三人
執之立于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賓升則東向主人立于
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立于盥盆東西向北上親戚預
者皆請男子也尊卑共為一列若有僮僕預
于執事則立于親戚之後拜立行列皆倣此擯者立于門外
以俟賓主人子弟親戚中將冠者雙紒童子紒似刀銀今
袍今俗所謂襖子勒帛素履幼時多躡采履在房中南向賓
至贊者從之立于門外東向贊者少退擯者以告主人主人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七

迎賓出門左西向再拜賓答拜主人與贊者相揖不拜又揖
賓乃先入門賓並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主分庭而行揖
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立于階上少東西
向賓由賓階繼升立于階上少西東向贊者盥手由賓階升
立于房中西向擯者取席于房布之于主人之北西向此適
之禮也眾子則布席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北南向眾子立于
于房戶之西南向眾子則布席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北南向眾子立于
賓之贊者取櫛篋總幪頭置于席南端眾子置于興席北少
東西向立眾子則布席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北南向眾子立于
南向為之櫛合紒施總加幪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阼階下
賓禮辭賓盥手畢主人一揖一讓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皆
復位賓降西階一等執巾者升一等授賓古者階必三等于

數但三分其階升賓執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眾子
降每分一等可也
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
爾景福乃跪為之著巾興復位贊者為之取篋掠髮冠者興
賓揖之適房服四襖衫無四襖衫止腰帶出房南向良久冠
禮注曰復出房南面者賓揖之即席跪賓盥如初降二等受
一加禮成觀眾以容禮
帽進祝曰吉月令日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
年永受胡福加之復位如初興賓揖之適房服旋襪衫腰帶
正容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受幪
頭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
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加幪頭復位如初冠者
興賓揖之適房改服公服若鞞褙正容出房立南向主人執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八

事者受帽徹櫛篋席入于房擯者取席布于堂中間少西南
向眾子仍贊者取盞斟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南西向
賓揖冠者就席冠者立于席西南向賓受盞于贊者詣席前
北向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
休壽考不忘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一獻酒三獻今私家無
耳所以冠者再拜于席西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答拜
冠者即席南向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少飲興降席受
贊者蓋南向再拜贊東向答拜冠者入家拜見于母母受之
冠義曰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
也今則難行但于拜時母為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昆弟
此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立于西階東
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

士攸宜宜之于叔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冠者
 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寶請退主人請禮實禮辭
 許乃入設酒饌延賓及擯贊如常儀酒罷賓退主人酬賓及
 贊者以幣端匹丈尺臨時隨意凡君子使人必報之至于婦
 也 仍拜謝之 獻實而已 即燕無亞獻者 獻酬酢實主人
 兩爵而禮成又曰主人酬賓束帛僂皮注飲實客而從之以
 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僂皮兩鹿皮也又
 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注贊者眾贊也介實之輔以贊為
 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曰賓出主人送于
 外門外再拜歸賓注使人歸諸賓於實之請退也冠者東
 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務從簡易於實之請退也冠者東
 向拜見諸父諸兄再拜而巳下見諸母姑姊做此西向拜贊
 者贊者答拜入見諸母姑姊皆為之起遂出見于鄉先生鄉
 德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者則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九

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若孤子冠士冠禮主
人初而迎
 賓拜揖通立于序端皆如冠主開元禮亦則明日具香酒
 然恐于今難行故須以諸父諸兄主之
 饌于影堂冠者北向焚香跪酒俛伏興再拜而出曾子問父
已冠掃地而祭于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享冠者此謂
 自為冠主者也開元禮孤子冠之明日見于廟冠者朝服無
 廟者見祖廟于寢賢明贊禮者引入廟南門
 中庭道西北賓贊再拜訖引出今參用之
 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
 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
 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
 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益鮮
 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駭如
 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

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
 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朱子家禮

冠禮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
 行之大功未葬 前期三日 主人告于祠堂 古禮筮日今不能
 日可也 主人必冠者之祖父自為 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
 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
 主之告禮見祠堂章 版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
 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于其首 謹以某親之子
 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為主 曰使介子某
 以某月某日加冠 戒賓 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
 於首謹以後同 戒賓 有禮者一人可也 是日主人深衣而
 其門所戒者出見如常儀 啜茶畢 戒者起言曰某有子某若
 某子某親有子某將加冠于其首 願吾子之教之也 對曰某
 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 戒者曰願吾子之終教之
 也 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地遠則書初請之辭為書遣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十

子弟致之所戒者辭使者固請乃前一日宿賓遣子弟以書
 致辭曰來日某人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
 莅之敢宿某上某人答書曰某敢不夙興設盥帨於廳事如
 祠堂之儀以繕幕為房於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
 堊畫而分之厥明夙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
 襦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須掠皆以卓子陳于房
 內東領北上酒注盞盤亦以卓子陳于服北幘頭帽子冠并
 巾各以一整盛之蒙以帕以卓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
 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階上之東少北西向眾子則少西南
 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主人以下序立主人以下
 主人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章儀在其後重行西向北
 上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為摺立于門外西向將冠者

一 子 貴之日 車 三書 第 19 反 父 小

紛四襖衫勒帛采履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 實至主人迎

則其父立于主人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

入升堂賓自擇其子弟親戚習禮者為贊冠者皆盛服至門

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擯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左西向

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

之入門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

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者盥脫由西階升

立于房中西向擯者筵于東序少北西向將冠出房南面賓

揖將冠者就席為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賓揖將冠

者出房立于席右向席贊者取櫛帶掠置于席左與立于將

冠者之左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跪贊者即席如其向跪進

為之櫛合紛施掠賓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十一

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詣將冠

者前向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

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加之贊者以巾跪進賓受加之興復

位揖冠者適房釋四襖衫服深衣加大帶納履出房正容南

向立良久再加帽子服皂衫革帶繫鞋賓揖冠者即席跪執

事者以帽子盤進賓降二等受之執以詣冠者前向之祝曰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遐

福乃跪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衣服皂衫革帶繫鞋

出房立三加幘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襦衫納靴禮如再

加惟執事者以幘頭盤進賓降沒階受之祝辭曰以歲之正

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

慶贊者徹帽賓乃加幘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于房餘並同

乃醮長子則擯者改席于堂中間少西南向眾子則仍故席

右南向乃取酒就席前北向祝之曰旨酒既清嘉薦芬芳拜

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再拜升席南向

受盞賓復位東向答拜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與就席未跪時

酒與降席受贊者蓋南向再拜賓東向答拜冠者遂拜贊者

贊者立賓左東 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

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

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所當

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

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如祠堂章內生子而見之儀但改告

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于兩階間再拜餘並同若宗子冠

者見于尊長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十二

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妹東向冠

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

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答拜者答

拜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于父者於堂乃就私

室見於父母及餘親 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

人宗之者皆來見于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

卑幼者拜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擯贊者酬之以幣而

拜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

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

辭再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明制凡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將冠筵日筵賓于祠堂

戒賓俱如品官儀是日夙興張帷為房于廳事東皆盛服設
盥于阼階下東南陳服于房中西牖下席二在南酒在服北
次幘頭帽巾皆盛以盤三人捧之立于堂下西階之西南向
東上主人立于阼階下諸親立于盥東賓者立于門外以俟
賓冠者雙紉袍勒帛素履待于房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
定冠者出自房執事者請行事賓之贊者取櫛總篋幘頭置
于席南端賓揖冠者冠者即席西向坐贊者為之櫛合紉施
總加幘頭賓降主亦降立于阼階下賓盥主人揖讓升自西
階復位執事者進中賓降一等受之詣冠者席前東向祝辭
如品官祝訖跪著巾興復位冠者興賓揖之入房易服深衣
大帶出就冠席賓盥如初執事者進帽賓降二等受之進祝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主

跪冠訖興復位揖冠者入房易服襴衫腰帶出就冠席賓盥
如初執事者進幘頭賓降三等受之進祝跪冠訖興復位揖
冠者入房易公服出執事者徹冠席設醴席于西階南向贊
者酌醴出房立于冠者之南賓揖冠者即醴席西向立賓受
醴詣席前北面祝冠者拜受賓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即席
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離席立于西階之東南向賓字
之如品官辭以後同政和禮

冠變禮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
何冠者賓孔子曰內喪則廢內喪同外喪則冠而不醴不醴
也徹饌而婦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而廢其廢者喪成如將

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
因喪冠而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夫子賜請侯大夫冕弁服
于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于斯乎有冠醮無冠醮酒為醮禮
醮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醮也不父沒而冠則已冠婦地而祭于
禘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雜記以喪冠者雖三
年之喪可也既冠于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齊衰以下皆可
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水麻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
女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
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場之小功則不可下場小功齊衰之
既則因喪而冠之晉傳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已在小功
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曰已大功卒哭以冠與本文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主

不同何耶又案記不見已冠不知已冠當在何條賀循答曰
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為子嫌但施于子不施
于已故下言已雖小功著已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
已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為與本文不同案記不見
已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問范汪曰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
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並云已大功卒哭可
以冠求之于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
此于子已為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未
語特于下言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為小功卒哭皆得行
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為父
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無所不可也高崧重

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也
范汪重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服輕而恩疎
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復于大功小功喪中每
言冠乎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于大功小功之末故
可行冠因喪而冠與備行冠禮殊或曰禮大功之末可以冠
子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
哭可以娶妻案經小功之末雖云可以冠子嫁子不言已可
以冠而鄭氏注云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又云大功
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為非卒哭耶答曰
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已大功卒哭而可
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圭

子則于文不得復自著已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
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
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
既葬卒哭于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于大功則正三分之
一便謂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
既畢故謂之末耶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為允也然僕猶
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
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筮賓然後
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已大功之末于子則小
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于已

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
於此稱情無乃薄耶且非禮正文出自注義耳若有廣比想
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齊縗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
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輕故行之于大功之末重故行
之于小功之末但以大功末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
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
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今正以大功小
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于重末行重吉于輕餘重服
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得行之若
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齊縗不得行吉
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齊縗之服崇重則大
六典通考卷百十三

夫

功之末差輕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并禮

曲禮女子許嫁并而字 雜記女子十有五年許嫁并而字

雖未許嫁年二十而并醴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鬢首雖未許嫁年二十

十亦為成人矣醴之酌以成人言婦人執其禮明 內則女

非許嫁之并既并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鬢結也 子十有五年而并 公羊傳婦人許嫁字而并之死則以成

人之喪治之謂不為

唐開元禮義鑑禮云雖未嫁年二十而并其儀如冠男子但

用酒醴之為異耳禮云女子著并明有繫屬故并許嫁二

十而并者禮云女子許嫁為成人故著并焉明在繫屬於外

若未許嫁年二十而并以其成人非謂繫嫁也故禮記言婦

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許嫁笄當使主婦對女賓執其禮是二十未許嫁未許嫁有笄之義也

宋公主笄禮年十五雖未議下嫁亦笄設香案于殿庭設冠

西設醴席于西階上坐西向東設席位于冠席南西向其裳背大袖長袂綸翟之衣各設于櫺闥于庭冠笄冠采九章四鳳冠各置干盤蒙以帕首飾隨之櫺闥置于東房內執事官陳于服櫺之南執事者三人掌之

嬪盛服旁立俟樂作奏請皇帝升御坐樂止提舉官奏曰公主行笄禮樂作贊者引公主入東房次行尊者為之總髻畢

出即席西向坐次引掌冠者東房西向立執事者奉冠笄以進掌冠者進前一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祝曰令

月吉日始加元服乘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綿鴻以介景福祝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為之正冠施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七

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褰背入服畢樂作公主

就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于

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致祝詞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

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復引公主至冠席坐樂

止掌冠者至席前贊冠者脫冠置于盤執事者徹去樂作執

事者奉冠以進掌冠者進前二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

樂止致祝詞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為

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大袖長裙入

服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

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致祝詞畢樂作進

酒公主飲畢贊冠者受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復引公

主至冠席坐樂作掌冠者至席前贊冠者脫冠置于盤執事者徹去樂作執事者奉九章四鳳冠以進掌冠者進前三步受之進公主席前北向立樂止致祝詞畢樂作東向冠之冠畢席南北向立贊冠者為之正冠施首飾畢揖公主適房樂止執事者奉綸翟衣入服畢樂作公主至醴席掌冠者揖公主坐贊冠者執酒器執事者酌酒授于掌冠者執酒北向立樂止致祝詞畢樂作進酒公主飲畢贊冠者授酒器執事者奉饌食訖徹饌復引公主至席位立樂止掌冠者詣前相對致詞字曰某詞訖樂作掌冠者退引公主至君父前樂止再拜起居謝恩再拜少俟提舉進御坐前承旨訖公主再拜提舉乃宣訓辭公主再拜前奏歸位再拜見后母禮如之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六

書儀

女子許嫁笄年十五雖未主婦女賓執其禮主婦謂笄者之

嫂凡婦女之為家長者皆可也女賓亦擇親戚之賢而有禮者贊亦實自擇婦女為之行之于中堂執

事者亦用家之婦女婢妾戒賓宿賓之辭改吾子為某親或

邑封婦人于婦黨之尊長當稱新婦卑幼當稱老婦陳服止

用背子無篋幪頭有諸首飾謂釵梳席一背設于櫺闥總首

飾置卓子上冠笄盛以盤蒙以帕并如今采子之執事者一

人執之陪位者及擯亦止擯立于中門內將笄者雙紉纁纁

子之主人迎賓于中門內布席于房外南面如席子賓祝而

加冠及笄贊者為之施首飾贊揖笄者適房改服背子既笄

所拜見者惟父及諸母諸姑兄弟而已并祝用冠者始加中

一餘皆如男子冠禮

家禮

女子許嫁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以箋紙書其辭使人致之

陳設如冠禮但于中堂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序立主人之

位將笄者雙紒賓至主婦迎入升堂自階賓爲將笄者加

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如冠禮乃字如冠禮但改祝主人以

笄者見于祠堂笄者見尊長乃禮賓以上皆如冠儀而省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三

九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四

湖西閣鎮珩輯

禮制考

天子婚禮王姬下嫁太子

太古之初男女生而不知有牝牡之欲自遂皇立七政

始有夫婦太昊因之儷皮爲禮以制嫁娶書稱有餘在

下曰虞舜堯欲試之乃釐降二女于媯汭使觀厥型降

下也言天子之女下偶乎匹夫也禹娶于塗山契生于

有娥其在周初則有姜嫄及太任故詩首關雎王業基

焉禮之用惟昏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

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自春秋以來天子聘女于甥舅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十一

之國以魯爲同姓諸侯故使主婚王不親迎說者謂命

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京師然後天子

親迎而入或又謂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已皆親迎考之

詩造舟文王之事也是時王季爲殷諸侯文王爲公子

以公子之事而遂據爲天子之定制其果然乎兩漢大

昏儀注不完東晉永和詔儒臣詳加討論節文漸具

至唐定開元禮本末釐然由宋迨明皆遵行不易云

典瑞穀圭以聘女穀圭亦王使之瑞節穀善也其飾玉人

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納徵加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

姓納女猶致女也婿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

魯桓公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諸侯爲天子三

祭公來受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地命而迎也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祭者采地命而迎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時王者遂者何生事也事之辭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時王者遣祭公來使魯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為媒可則因用魯往逆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故識之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逆之不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書字者為之中者歸之也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二

言紀父母之子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明于尊不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于宴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陰里周大夫結成也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也天子卿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書字劉夏非卿故書名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杜佑曰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不親迎鄭元駁之曰文王親迎于渭則天子親迎也天子雖尊其于后夫婦也夫婦無判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禮記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繼先聖之後為天地之主非天子則誰乎是鄭以天子當親迎也杜元凱以為天子不親迎按春秋書公逆王后于紀傳曰禮也劉夏逆王后譏卿不行皆不譏王不親行明是天子不當親迎也文王之迎太姒身為公子迎在殷代未可據此為天子之禮 詩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公羊傳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逆之者何使我也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為父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敵其行婚姻之禮則傷君臣之義行君臣之禮則廢婚姻之好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三

故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其親者主之禮尊者嫁女于卑者必持風旨為卑者不敢先來亦不可斥與之者申賜倡陰和之道天子嫁女于諸侯備禮如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為外禮也公羊傳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必關以將嫁女于魯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于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傳主王姬者必至公門出主王姬者當設几筵在公門之內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築王姬之館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贊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冬王姬歸于齊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

胡安國曰自秦而後尊君抑臣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
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
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
婦人偷悖于上風俗壞于下豈所以為治也春秋書王姬
侯女同辭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漢惠帝納后納采雁璧乘馬束帛聘黃金二萬斤馬十二疋
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為后以固權遣宗正
劉宏尚書令平宴納采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四十九人
賜皮弁素積以禮雜卜筮太牢告宗廟封后父百里尊而不
臣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為錢一萬萬莽深辭讓
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于十一賸家有詔復益二千

六典通考卷百十四

四

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子九族貧者遺甄豐
奉璽綬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四年春遣大司徒宮等
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綬登車稱警蹕
便時取日時上臨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益
封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三公以下宰執者
增秩賜金帛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號曰宰
衡位在諸侯王上并徵天下淑女杜陵氏女為皇后聘黃金
二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鉅萬計莽
親迎于殿前兩階間成同牢禮于四堂備其饋御其夫人三
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
凡百二十人皆初叔孫通定禮制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
子納妃以奉常迎
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于紀在塗則

稱后今大將軍翼女弟應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桓帝
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
禮會質帝崩后即願烈皇后女弟宜備禮進徵幣請下三
公太常按禮儀奏可于是悉依孝惠皇帝納采故事聘黃金
二萬斤納采雁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周禮王者以穀珪此
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靈帝冊宋貴人為皇后天子御章德
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皇后北面帝南面太
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文曰維建前四
詔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河山之儀威
容昭曜德冠後庭卜之善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絛組
以母兆人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
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遵禮典肅慎中饋無忝朕命永終
天命冊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授璽綬中常侍長秋太
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使授婕妤好長跪受以

六典通考卷百十四

五

授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
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
尺九寸太子太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
后與乘輿同後與乘輿同魏制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
氏其儀不存王娶妃公主嫁五禮用絹百九十疋先是公主
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昏司空王郎以為不可後乃革
晉太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
妾媵禮贊之制詔依魏氏故事于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
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咸甯三年臨軒遣太尉賈充
冊立皇后楊氏百僚上禮納悼後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

用元纁束帛加穀珪馬二駟羊鴈酒米如故太子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璧羊馬二駟故事公主嫁之禮用絹三百匹至是詔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為備物賜錢使足惟給璋餘如故事咸康二年帝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關略者眾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元凱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于齊先儒以為邱明詳錄為王者婚禮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建元元年納后褚氏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袁冕升殿旄頭不設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臨軒遣使而五牛旄旄頭畢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六

罕並出即用舊制今闕詔曰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建五牛旄旄既不設五旄則旄頭畢罕易具也又舊制既難准今且備法服儀飾廢舉兼副雜器停之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為主紀裂縗迎女不稱使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又曰天子迎后之制必禮成而子之后宜可先之蕃國然後入臨六宮乎是符又問今后還以祭公來迎王后于紀使我為媒不云為主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曰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曰王者之

于四海無不臣妾雖父兄師友皆臣也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無命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寧羣臣賀為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羣臣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書納采用鴈一頭白羊一口酒十二斛米十二斛文曰皇帝參軍都鄉侯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宗廟天地社稷謀于公卿或以為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崇德衛尉領太常禮部之兼宗正散騎侍郎綜以禮納采后家答曰皇帝嘉命訪婚隨族備數采擇臣之先臣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嫺致謝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問名用鴈參軍都鄉侯侯黃士臣何琦頓首再拜承制詔問名用鴈羊如前文曰皇帝日咨前某官某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七

之某官綜以禮問名后家答曰皇帝嘉命使使者彪之重宜中詔問臣名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呼雲侯慎之遺元孫先臣故蔡州刺史關內侯輝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內中侯友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于先臣故尚書左丞孔曹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黃士臣何琦頓首再拜承制詔納吉用鴈羊酒如前文曰皇帝日咨前某官某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某官彪之某官綜以禮納吉后家答曰皇帝嘉命使使者彪之重宜中詔大卜无吉臣願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黃士臣何琦頓首再拜承制詔納徵用白羊一口元纁帛二疋絳二疋絹二百疋獸皮二枚鐵二百萬玉璧一枚酒十二斛米十二斛馬六匹文曰皇帝日咨某官某侯何之山如河宜奉宗廟承天祚以元纁皮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兼司徒先祿勳關內侯恪崇德衛尉引太常彪崇以上公寵以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黃士臣何琦頓首再拜承制詔請期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帝日咨某官某侯何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某官彪

龜周有不減率與禮今使使持節某官處之某官綜以禮
請期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處之重宣中制吉日惟入月王
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 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
前某官某侯某再拜承制詔 迎用鴈羊酒米如初文曰皇
某官某侯何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遣使持節兼
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暉迎后家答皇帝嘉命使者暉重宣
中制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
蟻之族狼承大禮憂懼戰慄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
侯某官某王暉上謹答冊皇后文曰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
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暉冊命故散騎侍郎女
何氏爲皇后咨爾皇后其祇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
盡敬婦道帥導六官作範儀于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
不慎歟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獸取威猛有班文
珠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王肅納徵辭云元纁束
帛備皮屬羊前漢無用羊之禮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婚
之有羊自漢末始 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各一具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八

宋元嘉十五年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
其月壬戌于太極殿西堂絃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
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
川曹太
如之 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
合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
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爲
各用一爲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晉
納妃以獸豹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
璋璋雖美爲用各異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
議儀禮稱束帛儷皮則璋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
士虞和議按儀禮直云元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

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
今加璋璋各二豹熊羆皮各二和議爲允詔可
齊永明中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上棗
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遺舅
姑

後齊皇帝納后禮納采問名納徵訖告圓邱方澤及廟是日
皇帝臨軒命太尉爲使司徒副之持節詣皇后行宮東向奉
璽綬冊以授中常侍皇后受冊于行殿使者出與公卿以下
皆拜有司備迎禮太保太尉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于門
使者入升自寶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于庭設
席于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門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九

之外有司先于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爲同牢之具皇后服大
嚴綉衣帶綬佩加幃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
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
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閣施步輦降車席道以入昭陽
殿前至席位姆去幃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帝升自
西階詣同牢坐與皇后俱坐各三飯訖又各酌二爵一卷奏
禮畢皇后興南面立皇帝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皇帝興入
明日后展衣于昭陽殿拜表謝又明日以棗栗棗脩見皇太
后擇日羣官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
後徧見羣廟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使者受詔而行
主人迎于大門外禮畢會于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

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如納采親迎則大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于昭陽殿又朝皇后于宣光殿擇日羣官上禮佗日如還又佗日皇太子拜閣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于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于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于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于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吉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設几筵于廟妃服褕翟立于房東主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十

人迎于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于阼階西南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誡之母于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幪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鷄鳴夙興以朝拜笄于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笄于皇后皇后撫之席于戶牖門妃立于席西祭奠而出

唐皇帝納皇后制命太尉為使宗正卿為副吏部承以戒之使副乘輅鼓吹備而不用從者乘車其日大昕使副至于次以從其制書以油絡網轎車載之主人受于廟若寢布神席于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彫几使副立于門西北上持幡節者立于北少

退制按立于南執雁者又在其南皆東面主人立于大門內西面儼者北面受命于左出立于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儼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儼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于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主人揖使副先入至于階使副入導以幡節按鴈從之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使者由階升立于兩楹間南面副在西南及執鴈者又在西南皆東面主人升阼階當使者前北面立持按者以按進授使者以制書節脫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以授左右使者授鴈主人再拜進受鴈以授左右儼者引答表按進立于主人後少西以表授主人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十一

主人進授使者退復位再拜節加衣調者引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制文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如之問名使者既出送立于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于內門內東廂西面儼者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儼者入告又出告入主人出迎使者以入授主人以制書答表皆如納采掌事者牽馬入陳于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自東階以授主人受于序端進西面位掌事者一人又奉幣自西階以授主人受于序端進西面位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者以序進立于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授使者授退立于西階上東面從者之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從者詢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納吉使者之辭曰加諸卜筮占曰日從制使某也入告主人之辭曰臣某之女若如人龜筮云吉臣預在焉臣某謹奉典

制餘皆如納采納徵其日使者至于主人之門外執事者入
布幕于內門之外玄纁束陳于幕上六馬陳于幕南北首西
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于幕東西面謁者引使者及主人
立于大門之內外僮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
僮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禮僮者出
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入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于玄纁牽
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
餘皆如納采冊后使者出次就位主人朝服立于東階下西
面僮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僮者
入告主人出迎使者于大門之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
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校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

六典通考卷百十四

主

門外位奉冊寶按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
冊寶東面授內謁者監持入立于閣外之西東面跪置于校
尚宮以下入閣奉后首飾褱衣傅姆贊出尚宮引降立于庭
中北面尚宮跪取冊尚服跪取寶綬立于后之右西向司言
司寶各一人立于后左東向尚宮曰有制尚儀曰再拜皇后
再拜宣冊尚儀曰再拜皇后又再拜尚宮授皇后以冊受以
授司言尚服又授以寶綬受以授司寶皇后升坐內官以下
俱降立于庭重行相向西上司贊曰再拜堂贊承傳皆再拜
請應侍衛者各升立于侍位尚儀前跪奏曰禮畢皇后還坐
以入使者復命其遣使者奉迎其日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
位主人立于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僮者受命出請事使

者曰某奉制率職奉迎僮者入告主人曰謹奉制僮者出告
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謁者引入至內門外堂西階使
者先升位于兩楹間南面副在西持校執鴈者在西南俱東
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北面立使副授以制書主人再拜
使者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制書
主人再拜北面立使副授以鴈主人再拜進受仍北面立僮
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按進主人以表授使副再拜降自西階
以出復門外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副俱再拜使者曰
臣某承制率職奉迎內侍受以入傳于司言司言受以奏聞
尚儀奏請皇后再拜主人入升自東階進西面誠之已乃退
立于東階上西面母誠于西階上施衿結帨皇后升輿以降

六典通考卷百十四

主

升重翟以几姆加幃內宮侍從及內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
鹵簿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同牢之日內侍之
后大次于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將夕尚儀設皇帝御
帷于室內之東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幃初昏尚食設洗于
東階東西當東窗南北以堂深后洗于東房近北設饌于東
房西墻下豆各二十四盞盞各二登各三俎三尊于室內北
屬下玄酒在西又尊于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皇后入大門鳴鐘
鼓從永巷至大次前回車南向施步障尚儀前跪請皇后降
車皇后降入次尚宮引詣殿門外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
降坐禮迎皇帝降坐尚宮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
尚食設玄酒三注于尊尚寢設席于室內之西東向皇帝導
后升自西階入室即席東向立皇后入立于尊西南面皇帝
盥于西洗后盥于北洗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設于
豆東承俎特在北尚食設黍于階東

稷稻梁又在東設酒于醬南設后對醬于東當特俎在
 南北上設黍于禾北其西稷稻梁設酒于醬北尚食啟會
 加七箸尚寢設對席于饌東尚食跪奏饌具皇帝揖皇后升
 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菹搗醢授皇帝取菹搗醢授皇
 后俱受祭于豆間尚食又取黍實于左手遍取稷稻梁反于
 左手授皇帝又取黍稷稻梁授皇后俱受祭于豆間又各取
 肺絕未授皇后俱受祭于豆間尚食各以肺加于俎司節二
 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浼手尚食各跪品嘗饌移黍置于
 席上以次授肺脊帝后皆食三飯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
 爵于房入室酌于尊以授帝后俱受祭尚食各以肝從皆奠
 爵振祭臍之尚食皆受實于俎豆各取爵皆飯尚儀受虛爵
 奠于坫再酌如初三酌用盞如再酌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古

酌于戶外進北面奠爵與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遂
 拜執爵興降奠于篚尚儀北面跪奏稱禮畢與帝后俱興尚
 宮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尚
 宮引皇帝入尚食徹饌設于東房如初皇太子納妃皇帝遣
 使者至于主人之家不持節無制書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
 告期皆如后禮其冊如使副朝服乘轎持節至如氏大門外
 祿翟于大門之外道次掌嚴奉禘衣及首飾內厥尉進
 西東向以北為上主人朝服出迎于大門之外北面再拜
 使者入門而左持按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位奉冊
 寶按者進授使副冊寶內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內典內持
 入跪置于閣內之按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于典內之
 南皆東面傅姆贊妃出立于庭中北面掌書跪取玉寶南向

奉殿奉首飾祿翟與諸宮官侍衛者以次入司則前贊妃再
 拜北面授冊寶于掌書南向授妃妃以授司閫司則又贊再
 拜乃請妃升坐宮官以下皆降立于庭重行北面西上贊者
 日再拜皆再拜司則前啟禮畢妃降座入于室主人償使者
 如禮賓之儀臨軒醮誠皇太子進當御坐前東面立皇帝命
 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
 遂再拜降自西階納舄出門禮畢皇帝入皇太子既受命執
 燭前馬鼓吹至如氏大門外道西之次回轅南向左庶子跪
 奏降輅之次主人設几筵妃服祿翟花釵立于東房主婦立
 于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于大門之內西向在廟
 則祭服左庶子跪奏請就位皇太子立于門西東面償者受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古

命出請事左庶子承傳跪奏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
 命左庶子俛伏興傳于償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償
 者出傳于左庶子以奏償者入引主人迎于門外之東西面
 再拜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鷹授左
 庶子以授皇太子執鴈入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
 太子曰某不敢先主人又固請皇太子又曰某固不敢先主
 人揖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及
 內雷當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于階主人曰請皇太
 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固請皇太子又曰某敢固辭主
 人終請皇太子又曰某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
 于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再拜降

出主人不降送內殿尉進厭翟于內外傳姆導妃司則前引
出于母左師姆在右保姆在左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戒之于
西階上施衿結帨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妃既
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綬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爲禮
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幃皇太子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
出大門乘輅還宮妃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族從同牢
之日司閨設妃次于閣內道東南向設皇太子御幄于內殿
室內西廂東向設席重茵施屏幃設同牢之席于室內
皇太子之席西廂東向如席東廂西向席間置容牢饌設洗
于東階東南設妃洗于東房近北饌于東房西墻下豆各二
十盞盞各二餅各三瓦登一俎三尊在室內北墻下玄酒皇
在西又設尊于房戶外之東無玄酒饌在南實四爵合盃皇
太子車至左閣回輅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入俟于內殿
門外之東西面妃至左閣外回輅南向司則請妃降輅前後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六

扇燭就次立于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以入升自西階妃
從升執扇燭者陳于東西階內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西向
立司饌進詣階間跪奏具牢饌司則承令曰諾遂設饌如皇
后同牢之禮皇太子及妃皆食以清醬三飲卒食司饌北面
請進酒司則承令曰諾司饌二人俱盥手洗爵
于房入室酌于尊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興再拜一人進授
皇太子一人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坐祭酒舉酒司饌各以肝
從司則進受虛爵奠于饌司饌又俱洗爵酌酒皇太子及妃
再酌皇太子及妃俱受爵飲三酌用盃如再酌皇太子及妃
立于席後司則俱降東階洗爵升酌于戶外北面俱奠爵興
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坐取爵受祭遂飲啐爵奠遂
拜執爵興降奠爵于饌司饌奏徹饌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
姓言請殿下入皇太子入于東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啟妃
入幃皇太子乃入室公主出降禮皆如王妃而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主人皆受于寢其賓之辭曰國恩貺室于某
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主人命賓曰寡人有先
人之禮云同牢初昏掌事者設洗于東階東南及陳設牢饌
如一品儀 劍俎之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于饗餘並
舅服公服姑著細釵禮衣其儀同一品昏禮公主降西階以
出無取脯授婦氏之儀盥饋舅姑公主盥饋以少牢舅姑公
主服如見禮及醴舅姑訖內贊者設公主席于舅姑東北南
面餘並如 貞觀六年長樂公主出降太宗以皇后所生赦有
司資送倍于永嘉長公主秘書監魏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
欲封其子云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
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天子之女爲公主既加長字卽是
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有踰越上然其言長孫皇
后遣使齎絹四百疋詣徵家賜之貞觀中侍中王珪子敬直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七

尙太宗女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王姬下降此事
多略珪曰此禮之廢由來久矣今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
主調見豈爲身榮哉以成國家之美耳于是夫妻西向坐公
主親執笄行盥饋之道禮成而退物議善之是後公主有舅
姑者皆備婦禮顯慶三年詔聞公主出適王妃作嬪舅姑父
母皆降禮答拜自今明加禁斷一依禮法若有以貴加于所
尊者令有司糾聞三年又詔古稱釐降唯屬王妃比聞縣主
適人皆云出降娶王女者亦云尙主濫假名器深乖禮經其
縣主嫁宜稱適取王女者稱娶爲永式開元十六年唐昌公
主出降有司進儀注于紫宸殿行五禮右補闕施敬本等上
疏曰昔周公出嫁于齊而以魯侯爲主有外館之法無路廢

之事今欲紫宸會禮即當臣下攝行馬入于庭醴升于曠主人授几透巡紫宸之間賓使就筵登降赤墀之地又據主人辭稱吾子有事至于寡人之室言辭僭越深虧典制其問名納采等事並請權于別所從之遂移于光順門外設次行禮宋納后六禮差執政官攝太尉充使侍從官或判宗正官攝宗正卿充副使以舊尚書省權為皇后行第納采問名同日次日納吉納成告期納成加穀珪納采前擇日告天地發冊差使臣攝太尉執政攝司徒前一日告宗廟命使奉迎皇帝臨軒造冊禮使次遣奉迎使百官詣行第班迎其日皇后服禕衣乘重翟車函簿依禮令由憲德門東偏門入文臣大卿監武臣正任刺史以上宣德門外班迎元祐六年范祖禹言皇后入內皇帝服通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六

天冠絳紗袍于禮未陸請並服袞冕范百祿言今采擇先定既以後氏族姓宜告外庭且遣使齎制行納采問名禮願倒失先後之序請以降詔日行納采問名之禮宣制日行納吉納成告期之禮皆不從既而詔納吉納成告期各遣使文德殿發制依發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嘉祐時充國公主下嫁李瑋詔夫家主昏者具合用雁帛玉馬等物陳于內東門外以授內謁者進入內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治平四年詔公主下嫁行見舅姑禮政和三年改公主為帝姬四朝傳國朝帝女封公主國姊妹為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祖姑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建議以為不典始改為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自祖宗以降其降嫁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婿家具禮物納成修表如儀前期太史局擇日差官奏告景靈東西宮親迎前一日所司于東門外設壻次其日大昕壻父告廟壻于壻事贊者設父位于中壻南向設子位于父之西近南東向父即座于公服升西階進立于位前贊者注酒于壻西向

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奉盤設于位前子舉酒與即座飲食訖降再拜贊禮者引立于父位前父命之子再拜受又再拜下馬禮直官引就次有司陳帝姬函簿儀仗于內東門外俟帝姬將升厭翟車禮直官引壻出次立于內東門外西向掌事者以鴈陳于前內謁者奉雁以進俟帝姬升車訖壻再拜先還至本第下馬以俟帝姬至降車贊者引壻揖帝姬入及寢門又揖壻導帝姬升降入室盥洗掌事者布對位壻揖帝姬皆即座受瓊三飲壻及帝姬俱興再拜訖贊者徹酒見舅姑夙興帝姬著花釵服褕翟以俟見贊者設舅姑席于堂上舅姑服其服各就位後立女相者引帝姬升自西階詣舅位前再拜訖贊者以棗栗授帝姬帝姬奉棗栗置于舅位前舅即座贊者進徹以東帝姬退復位又再拜女相者又引帝

六典通考

卷百十四

九

姬詣姑位授服脩如見舅儀次醴婦盥饋高婦如儀重和初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允 遜皇帝納后儀旦日出私舍坐于堂皇帝遣使及媒者以牲酒饗餼至門執事者以告使及媒者入謁再拜立少頃拜進酒于皇后次及后父母宗族兄弟酒徧再拜納幣致辭再拜訖后族皆坐惕隱夫人四拜請就車后辭父母伯叔父母兄各四拜宗族長者皆再拜皇后升車父母飲后酒致戒詞徧及使者媒者送者發軔伯叔父母兄飲后酒如初教坊遮道贊祝后命賜以物后族追拜進酒遂行將至宮門宰相傳敕賜皇后酒徧及送者既至惕隱率皇族奉迎再拜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罍捧騰履黃

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卻行置鞍于道
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三拜南北向各一拜酌酒向謁者一
拜起居訖再拜次詣舅姑御容拜奠酒選皇族諸婦宜子孫
者再拜之授以罍勝又御容拜奠酒神賜襲衣珠玉佩飾
拜受服之后姊若妹陪拜者各賜物皇族迎者后族送者偏
賜酒皆相偶飲訖后坐別殿媒者傳旨命送后者列殿北
皇帝即御座選皇族尊者一人當與坐主昏禮命執事者往
來致辭于后族引后族之長者率送后者升當御座皆再拜
又一人少進附奏送后之詞退復位再拜后族之長及送后
者向當與者三拜南北向各一拜向謁者一拜后族之長跪
問聖躬萬福再拜復奏送后之詞又再拜當與者與媒者行

大典通考卷百十四

辛

酒三周命送后者再拜皆坐終宴翼日皇帝詣先帝御容拜
奠酒訖復御殿宴后族及羣臣又翼日皇帝御殿賜后族及
再拜皇帝御別殿有司進皇后服飾之藉酒五行送后
者辭訖皇族獻后族禮物后族以禮物謝當與者禮畢公主
下嫁儀選諸父一人為昏主凡當與者媒者致辭之儀自納
幣至禮成略如納后儀其日媒者趨向主家詣宮媿皇帝皇
后御便殿率其族入見進酒訖命皇族與向主之族相偶飲
翼日向主之家以公主及婿率其族入見致宴于皇帝皇后
獻贐送者禮物訖朝辭賜公主青幃車二螭頭蓋部皆飾以
銀駕馳送終車一車樓純錦銀螭懸鐸後垂大氈駕牛載羊
一謂之祭羊擬送終之具至履尸儀物咸在賜其婿朝服四
時製衣鞍馬凡所須無不備凡納后即族中選尊者一人當
與而坐以主其禮為之與如送

后者拜而祭敬
故云拜與禮

明天子納后納采問名前期擇日遣官告天地宗廟制書略
如晉式主昏者跪授正使表亦同晉使者隨綵輿入大明門
左門至奉天門外以表節授司禮監復命禮物元纁絳絲四
禮物元纁絳絲四
兩花銀八百兩珍珠五樣絳絲八十疋大紅線羅四疋白生
土紗四疋各色熱絹八十疋正藍綢百疋大紅綢百疋
合二箇珠兒粉十兩開合約絲六疋木紅綢六疋珠翠花一
朶羊八隻豬四口酒百六十瓶雞四十隻末茶二十袋圓餅
百六十箇白熟米四石白麵八十次納吉納徵告期傳制遣
使並如儀但納徵用元纁束帛六馬穀珪等物正使捧納吉
納徵制書副使捧告期制書執節者捧節以次入各置于案
主昏者四拜詣案前跪正使副使各宣制書宣訖授如儀主
昏者四拜使者持節出主昏者禮使者使者還復命如初禮

大典通考卷百十四

辛

元纁絳絲同前玉數珪一枝金龍珠翠燕居冠一金簪全燕
居服素夾西約絲一線羅一銀絲紗一大帶各色線羅四玉
革帶一件金事件全玉雲龍霞墜頭一金事件全玉佩珪一
金事件全玉雲龍霞墜頭一金事件全玉佩珪一
連珠鐲一對首飾一珠面花二翠面花二四珠葫蘆一雙金
珠環一對排環全珠翠花四翠花四珠兒粉十兩真珠描金雲龍
馬一青羅襪全珠翠花四翠花四珠兒粉十兩真珠描金雲龍
金合二金鑲合香串一金八兩花銀二千六百兩寶鈔二
千錠白銀五十斤五樣珍珠二十八兩熟練八兩正銀絲紗
八十疋素線羅八十疋大紅素線羅八疋熟練八兩正銀絲紗
絨錦四十段白生潤土紗八疋各色熟練二百八疋正銀絲
衣服七十件各色被六牀白絹單四裁熟練二百八疋正銀
東朱紅漆餞金皮箱三十對對羅匣一朱紅漆柳箱二擊執
官人用衣帽等件九十六件紅綠平羅錦金衣二十四硬翠
竹葉烏紗帽二十四皂鹿皮鞋二十四銀花銀束帶二十四
馬十二乘馬四回禮馬八疋珠翠花一大紅熟練金蓋馬祇十
二乘馬四回禮馬八疋珠翠花一大紅熟練金蓋馬祇十
袋圓餅千二百箇白麵二百箇四合糖四合糖四合糖四合糖
子二合木彈二合胡桃二合響糖四合響糖四合響糖四合響糖
合杏仁糖四合次發冊奉迎禮官奉冊寶行奉迎禮主昏者
砂仁糖四合

出迎執事舉案前行使者捧制書及節執事者以雁及禮物從之至堂中各置于案使者左右立主昏者四拜退立于西南女官以九龍四鳳冠褱衣進皇后內官陳儀仗于中堂前設女樂于堂下作止如常儀使者以節冊寶授司禮監官內贊導入中堂皇后具服出閣詣香案前向闕立肆拜贊宣冊皇后跪宣冊官宣訖以授皇后皇后摺圭受冊以授女官女官跪受立于西贊宣寶如宣冊儀贊出圭贊與四拜訖皇后入閣司禮監官持節出授使者報受冊寶禮畢主昏者詣案前跪正使取奉迎制宣訖授主昏者副使進雁及禮物主昏者皆跪受如前儀女官奉請皇后出閣自東階下立香案前四拜內執事請乘輿皇后降階升輿導從出儀仗大樂前行

大典通考 卷百十四

三

次綵輿正副使隨次司禮監官擁導從大明門中入百官朝服于承天門外班迎候輿入乃退皇后至午門外鳴鐘鼓函簿止正副使以節授司禮監復命授冊寶官捧冊寶儀仗女樂前導進奉天門至內庭幕次司禮監以冊寶授女官皇后出輿由西階進皇帝由東階降迎于庭揖皇后入內殿帝詣更服處具衰冕后詣更服處更禮服同詣奉先殿行謁廟禮祭畢還宮禮物串五大紅絛二正金冊一金寶一副冠一頂首飾一副翟服一副大衫三件絛一羅一紗一鞠衣袴四絛一羅二紗一霞帔各色羅縐三身雙襪珍珠全駕一雁一羊十二酒六十瓶膠棗菓子木牌胡桃各二合登帝更皮弁升內殿后更衣從升各升座東西相向執事者舉饌案于前女官取四金爵酌酒以進既飲進饌復進酒進飯訖女官以兩盞酌酒合和以進既飲又進饌畢與易

常服次日早帝后皆禮服俟太后升座帝后進座前官人以服脩盤立于后左帝后皆四拜執事者舉案至宮人以服脩盤授后后捧置于案女官舉案后隨至太后前進訖復位帝后皆四拜三日早帝冕服后禮服同詣太后宮行八拜禮還宮帝服皮弁升座女官導后禮服詣帝前行八拜禮后還宮四日百官行慶賀禮五日行盥饋禮尚膳監具膳脩皇后禮以膳授皇后皇后捧膳進于案復皇太子納妃儀凡行禮皆位四拜退立于西南俟膳畢引出遣使持節如大昏儀納采問名同日遣使陳禮奠雁如儀次納吉日奉制告吉次納徵日奉制告成次請期日制使某告期親迎日如隨父母家廟行禮執事者具酒饌妃飲食訖父母坐堂上如詣前各四拜合香前于皇太子內殿各設拜位

大典通考 卷百十四

三

皇太子揖妃入就位再拜妃四拜然後各升座行合香禮如中宮儀又次朝見其日如詣內殿陛下候皇帝升座司閤引妃入北面立再拜自西階升宮人奉棗栗盤進御座前授妃如奠于御前退復位再拜禮畢詣皇后前執殿脩盤如上儀又次醴妃次盥饋次謁廟次羣臣命婦朝賀皆如儀洪武四平王常遇春女為太子妃禮部上儀注太祖實之日費禮不用筭但用金盤翟車用鳳輪雁以玉為之古禮有親迎執紼御輪今用轎揭簾是矣其合香依古制用醴妃朝見入宮中乘小車以帷幕蔽之謁廟則皇太子俱往禮成後三日乃宴羣臣命婦 公主出降行納采問名禮婿家備禮物表文于家著為令庭望闕再拜掌昏者奉至內東門以表跪授內使內使跪受奉進內殿執雁及禮物者從入內使出掌昏者日將加卜筮使臣某問名進表如初內使出口有制掌昏者跪內使宣日

皇帝第幾女封某公主掌昏者俛伏興入就次賜宴出納吉儀如納采納徵婿家具元纁玉帛乘馬表文如儀掌昏者致詞請期亦如之親迎日婿公服告廟將行父醮于廳致戒婿再拜出至內東門內使延入次執雁及奉禮物者各陳于庭其日公主禮服辭奉先殿詣帝后前四拜受爵帝后訓戒訖又四拜降階內命婦送至內殿門外公主升輦至內東門降輦婿揭簾公主升輦婿出次立執雁者以雁授婿婿受雁跪進于內使內使跪受以授左右婿再拜先出乘馬還公主內簿車輅後發公侯百官命婦送至府婿先候于門公主至婿揭簾公主降同詣祠堂婿東公主西皆再拜進爵讀祝又再拜出詣寢室婿公主相向再拜各就坐婿東公主西進饌

大典通考卷百十四

昏

合昏如儀復相向再拜明日見舅姑舅姑坐于東西向公主立于西東向行四拜禮舅姑答二拜第十日駙馬朝見謝恩行五拜禮洪武九年太師李善長子祺尙臨安公主先期告奉先殿下嫁前二日命使冊公主冊後次日謁奉先殿又定駙馬受誥儀吏部官捧誥命置龍亭至太師府駙馬朝服拜受宏治二年冊封仁和長公主入府公主駙馬同拜天地行八拜禮堂內設公主座于東西向駙馬東向座餘如前儀嘉靖二年工科給事中安磐等言駙馬見公主行四拜禮公主坐受二拜于禮未安不聽嘉靖六年定禮部主事一人在駙馬府教習崇禎元年主事陳鍾盛言臣教習駙馬輩永固駙馬府教習馬黎明于府門外月臺四拜云至三月後則上堂上門上影壁行禮如前始視膳于公主前公主飲食于上駙馬侍立于旁過此方議成昏駙馬饋果備書臣公主答禮書

賜皆大失禮夫既合昏則嚴然夫婦安有拜跪數月稱臣侍膳然後成昏者會典行四拜于合昏之前明合昏後無拜禮也以天子館甥下同隸役豈所以尊朝廷帝是其言令永固擇日成昏

論日記有云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故周之興尤以昏禮爲首重關雎思窈窕之德閨門絕險陂之行王化之盛兆于此焉東遷以後禮教漸衰然王姬下嫁于侯國猶兢兢然以肅雝之儀自持詩人陳其事而美之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是也及秦人尊君抑臣取女帝家謂之尙主漢氏因之公主居其所賜第爲之婿者卽第成婿彼自以爲生長富貴驕惰之風習與性成陽失厥倡陰不順從是故以武帝之雄傑宥董偃而不誅以光武之嚴明論宋宏而見拒身爲天室之懿親而曾

大典通考卷百十四

昏

莫知以禮義自嫻則將欲美人倫而厚風俗烏可得乎由茲以降婦德益替其干國典而蹈大戾者勿論也至如居室之中輕簡其夫家而卑侮其舅姑若禽獸然不可以人道治之故在唐之顯慶宋之治平屢申敕戒以爲傷化至于明而帝室之甥乃與氓庶無異跪拜稱臣侍膳累月然後與之合昏則記所謂禮廢而道苦者蓋莫極于斯矣方是時勛戚之家既畏憚而不敢近遂乃下採庶姓以充其選流品猥雜漫無區別中官閹奴多端挾制其處污而行賤有恒情所難堪者蓋事勢之流極使然焉足怪乎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諸侯大夫昏禮

玉人邊璋七寸射四寸射琰出者也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納者以大璋之文飾之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納女子于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掃灑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言玉美之也君子昏義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說苑親迎其禮于玉北德焉奈何曰諸侯以履三兩加琮大夫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于織紉紡績之事得事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合配洽水名嘉婚禮也大邦莘國子太姒也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說文云倪譬也文禮祥吉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

天子之禮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之于蹇之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汾王厲王也蹇父周之卿士姑姓也公羊

傳魯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為養廉遠也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

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

無母也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然則紀

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禮婦人無外事母

稱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夏后氏

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春秋正夫女曷為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未離父在塗稱婦

在塗見夫服入國稱夫人入國則尊尊桓公三年秋公子

從之辭父禮君有故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

輩如齊逆女則使卿逆齊侯送姜氏于讎讎魯地已去齊國故不言

以爲禮辭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

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

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

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

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父戒之曰謹慎從

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

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

齊侯于謹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為親迎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

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古者

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 列女傳齊孝

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 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修禮親迎

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

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

國往媵之以姪娣從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 姪者何兄之

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九者極陽數

所以節人情 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凡昏禮皆用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三

雁取其知時候惟納徵用元纁束帛備皮元親納幣非禮也

纁取其順天地也備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德性也有問名問女

卜之知有納徵徵成也納有告期告迎四者備而後娶禮也

吉凶也 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二十四年夏公

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

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望諸之也言瞻先至非正

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宗婦同

之婦禮小君至 大夫執贄以見 哀姜至公使宗婦觀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

常 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

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用者不

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禮婦

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服脩為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

之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明

也穀梁傳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

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牯上大夫用羔取其從帥而不黨也

列也士冬用雉夏用牯取其取大夫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

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服脩也 婦人之贄棗栗服脩棗取其

莊栗取其敬栗服脩 用幣非禮也 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

齊納幣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

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桑盛元妃諸夫人奉孝禮之始

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

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禮先納采問名納

皆在三年之內 娶者大吉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四

矣 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為己

逆婦姜于齊稱婦有卿不行非禮也諸侯有故君子是以知

出姜之不允于魯也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為國人

曰貴聘而賤逆之是公子遂納幣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君小君

夫人禮迎 不允宜哉 成公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昏聘

是卑廢之 將命故特書之宋公 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

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聘共姬也穆姜之女成公姊

聘不應使卿故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納幣應

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皆有姪娣同姓之國

衛來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宋不使卿

至親所以息陰訟 孫行父如宋致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

孫行父如宋致女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晉人

晉人

來朕也伯禮也同姓故又明年齊人來晉韓須如齊逆

女須善起之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

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謂陳無宇非卿欲使齊以適夫執諸

中都晉邑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畏大國也猶有所

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送逆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

以云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

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

告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公羊傳莊公二十

七年宮慶來逆叔姬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越境逆女于政

事有所損曠故境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穀梁

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歸同文重乖離也穀梁

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廟以待迎者諸侯大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夫尊卑不敵故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

也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

姬高固齊大夫不書自為也適諸侯稱女冬齊高固及子叔

姬來反馬也禮送女而見遣使反馬楚公子圍聘于鄭

且娶于公孫段氏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欲于城外除地令尹命太宰

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

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

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宜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

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

哀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嚴三書正則庶物從之矣庶物猶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

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

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

子與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

政之本與大昏同君娶禮也至矣言至公曰寡人願有言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三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先聖周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

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外以

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

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于東月生于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

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孔子遂言曰

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

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

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

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

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

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太王居幽為狄所伐乃曰君

焉通與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

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

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從之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從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有之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臣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不娶同姓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七

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

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立輅立乘小車也馬馬駕也

後漢鄭眾百官六禮辭大略同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阜囊著篋中又以阜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皂帔蓋于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文上禮物按以元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歸陽燧總言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八

物之所眾者元象天纁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眾多性柔葦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爲吉祥鳳皇雌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始魏制諸侯娶如以皮馬爲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如絹百九十疋

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元纁束帛加羊素曰古者以皮馬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元纁之禮並如諸侯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疋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足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漢高祖聘后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制王娶妃之禮用絹百九十疋及晉興故事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爲贊頌儀云于版上各方書禮文婿父名某人正版中納采于版左方裏以自囊白繩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裏以白繒同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雁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匱盛米以黃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齋禮到女氏門

大典通考 卷百十五

九

使人執雁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雁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侍者執雁立于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曰甲乙使某敬雁不腆之禮案禮唯婚辭云不得稱不腆故有誤矣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雁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媒人不復答

齊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案婚禮實篚以四爵加以合昏既崇尚質之禮又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櫛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昏以鎖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綵飾亦虧曩制請除金銀

連鎖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

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于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皇太子令曰纁雁之儀既稱合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厥修贊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醢醢已傳婦道之則而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既是姑姪宜停省

後齊聘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雁一酒黍稷稻米麵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減半納徵皇子王用元三疋纁二疋束帛十疋大璋

大典通考 卷百十五

十

一第一品以下至從三品獸皮二第一品以下至從五品用鹿皮錦綵六十疋一品四匹二品三匹三品二匹四品一匹五品無雜綵十六疋五品十疋六品七疋七品五疋八品三疋九品二疋十疋五品六疋六品七疋七品五疋八品三疋九品二疋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麵各斛減羊三口酒黍稷稻米麵各減六斛四品減五品減四品減三品減二品減一品諸王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第一品新昏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二三品三十乘四五品二十乘六七品十乘八品達于庶人五乘各依其秩之飾杜佑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爲鞞所以制昏禮納徵用元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不合更以元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豹皮者王

處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爲得禮之變也

唐親王納妃禮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使者公服乘犢車至于妃氏之家主人受于廟若寢其賓主相見饋贊出入升降與其禮賓者大抵皆如皇太子之使而無副其聘以玄纁束帛乘馬玉以璋冊命之日使者持節有副親迎王袞冕幣車至于妃氏之門外主人布席于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于戶內南向設甄醴于東房東北隅篚在尊南實解一角柶一脯醢又在其南妃于房內卽席南向立姆立于右主人立于戶外之東西面內贊者以解酌醴加柶覆之面柄進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十一

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解內贊者薦脯醢妃升席跪左執解右取脯搗于醢祭于籩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末跪啐醴建柶奠解降筵西南面再拜就席立主人乃迎賓其餘皆如皇太子之迎初昏設洗于東階東南又設妃洗于東房近北饌于東房障以帷豆十六簋簋各二登二俎三羊豕腊羊豕節折尊坊于室內北墉下玄酒在西又設尊于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站在南實以四爵合卷王至降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至寢門又揖以入贊者酌玄酒三注于尊妃從者設席于奧東向王導妃升自西階入于室卽席東面立妃入立于尊西南面王盥于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于北洗王從者沃之俱

禮位立贊者設饌入西面告饌具王揖妃卽對席西面皆坐其先祭而後飯乃酌祭至于燭入皆如皇太子納妃之禮其諸臣之子一品至三品爲一等元纁束帛乘馬玉以璋四品至于五品爲一等玄纁束帛馬無璋六品至于九品爲一等玄纁束帛皮二而無馬儀皮二內攝之毛在內左首立于幕南其餘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大抵皆如親王納妃禮親迎日大昕婿之父女之父告于禰廟若寢將行布席于東序西向又席于戶牖之間南向父公服坐于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一品袞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飾冕五品玄冕六品爵弁庶人絳公服升自西階進立于席西南向贊者酌酒進北面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薦脯醢于席前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搗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十二

于醢祭于籩豆之間右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卒爵再拜執爵與贊者受虛爵還尊所子進立于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助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但云在迎爾相承我宗事助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相助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乃迎初昏設洗陳饌皆如親王牲用少牢及腊三俎二籩二簋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壻及婦其牢婦之簋簋及豆登之數各視其夫尊于室中北墉下設尊于房戶外之東加羅勺無玄酒夫婦酌于內尊四爵兩卷凡六夫婦各三醕主人乘革輅至于婦氏大門外女准其夫服花釵翟衣入于房以解酌醴刻王妃主人迎賓以入遂同牢皆如親王納妃禮贊明市與席于東序西向布姑席于房戶外之西南向舅姑卽

席婦執笄棗栗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于舅席前舅
撫之婦退復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笄服脩升進北面再拜
進跪奠于姑席前姑舉之婦退復位又再拜婦席于姑西少
北南向側尊甌醴于房內東壁下邊豆一實以脯醢在尊北
設洗于東房近北婦立于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解酌醴
加柶面柄北面立于婦前婦進東面拜受復位內贊者西階
上北面拜送乃薦脯醢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擣于醢祭
于邊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于解面
葉與降席西東面坐啐醴建柶與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階
跪奠解于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氏從入于寢門外盥
饋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設席于室之奧舅姑共席坐俱東面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三

南上贊者設尊于室內北牖下饌于房內西牖下如同牢牲
醴皆節折右載之于舅俎左載之于姑俎婦人升自西降入
房以醬進其他饌從者設之皆加匕箸俎入設于豆東贊者
各授箸舅姑各以篚菹擣于醬祭于邊豆之間又祭飯訖乃
食三飯卒食婦入于房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酌舅進奠爵舅
席前少東西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戶入房
奠于右盥手洗爵酌酒酌姑設婦席于室內北牖下尊東西
婦徹饌設于席前如初西上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
將餽舅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及餽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
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酌婦降席西面再拜
受爵升席坐祭酒飲執爵與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爵奠

于姑婦進西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與降席東南
面立內贊者受爵奠于篚婦進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不降而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
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五品不得過二
百疋六七品不得過百疋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疋皆充所
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開元十九年
四月敕于京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建
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于禮會院過
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笄之禮共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
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婿卻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恩至
于聲樂竊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禮帳擇地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南

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
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
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
宋諸王納妃聘禮賜女家白金萬兩敵門即古用羊二十口
酒二壺綵四十疋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茗百斤頭巾十段
綾絹三十疋黃金釵釧四雙條脫一副真珠琥珀瓔珞真珠
翠毛玉釵朵各二副稍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各二錦繡
綾羅三百疋果盤花粉花窠眠羊卧鹿花餅銀服小色金銀
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疋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
三百疋銷金繡畫衣十襲真珠翠毛玉釵朵各三副函書一
架纏束帛押馬函馬二十疋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

絹百疋花粉花繡果盤銀勝羅勝等物親迎用塗金銀裝肩
與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
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與其宗室子聘禮賜
女家白金五千兩其敵門定禮納財親迎禮昏減半遠屬族
卑者又減半品官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同牢
廟見見舅姑醴婦盥饋享婦送者並如諸王以下昏四品以
下不用盥饋享婦禮政和五禮新儀諸王以下納采賓曰某
官以伉儷之重施于某王某官謂主人某王率循彝典以某
將事敢請納采某王謂婿以某請賓某王謂婿債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嫻于
姆訓維是服脩東粟之饋未知所以告度也某聽命于廟敢
不拜嘉問名賓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諸龜筮敢請問名債者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五

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于某未教之女而卜以
吉告某曷敢辭納成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于某王某王
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幣以某將事敢請納成債者入告主人
曰某王順彝典申之以備物某敢不重拜嘉上某王謂婿下
謂婿父請期賓曰某王謹重嘉禮將卜諸近日使某請期債
者入告主人再辭債者出告賓曰某既不獲受命于某官某
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債者入告主人曰請奉命以從
親迎前一日主人設賓次如常儀其日大昕胥之父服其服
告于禰廟子將行父醮之于廳事子再拜受命又再拜降出
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于禰廟如請期之儀賓將至主人設
神位于寢戶外之西設醴女位于戶內南向具酒饌賓至贊

者引就次女盛服于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于右從者陪其
後父公服升自東階立于寢戶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
女就次坐飲食訖降再拜內贊者徹酒饌主人降立東階東
南西面贊者引賓出次立于門西東面債者進受命出請事
賓曰某受命于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債者入告主人曰某
固願從命債者出告訖入引主人迎賓大門外之東西面揖
賓賓報揖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執雁者從入陳雁于
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于東階上西面賓升西階
適當寢戶前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賓初入門母出立
于寢戶外之西南面賓拜訖姆引女出于母左父命之曰往
之汝家以順為正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六

之命庶母申之曰爾誠聽于訓言母作父母羞女出門婿先
還第其同牢廟見見舅姑諸禮皆如儀
明親王昏禮制曰冊某氏為某王如納采致詞曰某王之儀
屬于懿淑使某行納采禮問名詞曰某既受命將加請卜筮
奉制問名主昏者曰制以某臣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
敢辭納吉詞曰卜筮協從使某告吉主昏者曰臣某之子愚
非克堪卜祝之吉臣與有幸謹奉典制納徵詞曰某王之儀
卜既協吉制使某以儀物告成主昏者曰奉制賜臣以重禮
臣某謹奉典制請期詞曰某月日涓吉制使某告期主昏者
曰謹奉命醮戒命曰往迎爾相用承厥家勛帥以敬其親迎
合昏朝見盥饋皆如皇太子盥饋畢王皮弁服妃翟衣詣東

宮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東宮妃立受二拜答二拜王與妃
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從之至堂王立于東妃父母
立于西王四拜妃父母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中坐其餘親屬
見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妃父母坐妃四拜其餘序家
人禮品官昏禮媒氏通書女氏許之擇吉納采主昏者設賓
席至日具祝版告廟訖賓至女氏第主昏者公服出迎揖賓
及媒氏入雁及禮物陳于廳賓左主右媒氏立于賓南皆再
拜賓詣主人致詞主答如儀賓主西南相向坐徹雁受禮訖
復陳雁及問名禮物賓興詣主昏者致詞主答如儀或以紅
羅或以銷金紙書女之第行年歲賓辭主昏者請禮從者禮
畢送賓至門外納吉如納采儀納徵如納吉儀加元纁束帛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七

函書不用賓以函書授主昏者主昏者亦答以函書請期亦
如納徵儀其請答之詞並略同親王親迎日婿父告于廟廟
婿北面再拜立受父命其日女氏主昏者告廟訖醴女如家
人禮婿至門下馬就大門外之次女從者請女盛服就寢門
內南向坐婿出次主昏者出迎于門外揖而入主昏者入門
而右婿入門而左執雁者從至寢戶前北面立主昏者立于
戶東西向婿再拜奠雁出就次主昏者不降迎婿既出女父
母南向坐保母導女四拜受父母及庶母申戒之命保母及
侍女翼女出門升車儀衛導前送者乘車後婿先還以俟婦
車至門出迎于門內揖婦入及寢門婿先升階婦從升入室
婿盥于室之東南婦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婦盥于室之西

北婿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盥畢各就坐婿東婦西舉食案
進酒進饌酒食訖復進如初侍女以盥注酒進于婿婦前各
飲畢皆興立于座南東西相向皆再拜婿婦入室易服婿從
者餽婦之餘婦從者餽婿之餘明日見宗廟設婿父拜位于
東階下婿于其後主婦拜位于西階下婿于其後諸親各以
序分立其日夙興婿父以下各就位再拜贊禮引婦至庭中
北面立婿父升自東階詣神位前跪三上香三祭酒讀祝興
立于西婦四拜退復位婿父降自西階就拜位婿父以下皆
再拜禮畢次見舅姑其日婦立堂下俟舅姑即座就位四拜
保姆引婦升自西階至舅前侍女奉棗栗授婦婦進訖降階
四拜詣姑前進服脩如前儀次舅姑醴婦如家人禮次盥饋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太

其日婦家備饌至婿家舅姑即座婦四拜升自西階至舅前
從者舉食案以饌授婦婦進饌執事者加匕箸進饌于姑亦
如之食訖徹饌婦降階就位四拜禮畢舅姑再醴婦如初儀
士昏禮 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
昏禮下達用采納鴈 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
納采而用鴈為摯者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
取其順陰陽往來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
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 使者元端
于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 使者元端
至使往來者有司緇裳 擯者出請事入告 擯者有司佐禮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不答拜者奉使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主
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

再拜阿棟也入堂授于楹間南面授于楹間明為合好其
深示親親節同也南面並授也

降出主人降授老雁老羣吏
之尊者

右納采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用昕

用昏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宗子者適

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縗來逆女是也躬猶親

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

是若是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衰之服不

稱其宗弟則稱其兄 辭無不腆無辱主人不稱幣不善

摯不用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既室某也擯者請事告

女父也 某婿名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婿父名也對

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某女父

使者致命曰敢納采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九

擯者出請不必賓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儀

問名者將歸

右問名 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

于兩楹間南面還于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

昨階上對賓以女名請女為誰氏誰氏者謙辭也不

必其主人之女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

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此醴亦賓禮辭許主人

當為禮徹几改筵東上側尊徹几改筵者鄉為神今為

于房中亦有能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

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

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拂拭也拭几者尊贊者酌醴

加角枲面葉出于房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

迎主人受醴面枲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昨階上

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贊者薦脯醢賓即筵

坐左執解祭脯醢以枲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

坐奠解遂拜主人答拜即就也左執解則祭以右手也凡祭

有所先也啐當也實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

嘗之者成主人意實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

辭薦左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賓降授人脯出主

人送于門外再拜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右醴賓 記醴曰子為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

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

以請主人辭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實辭祭醴始扱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十

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 凡

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主人

曰聞命矣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于廟得吉兆

右納吉 記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

某也敢告某婿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

與在某不敢辭與猶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

帛十端也儷兩也教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鹿皮

右納徵 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

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

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

禽者左首隨入為門中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
 既狹西上中庭位併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
 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士謂若皮帛必可
 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自由也
 制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納幣謂昏禮納幣也十
 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納幣束貴成數兩兩者
 五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納幣曰吾子有嘉
 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
 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
 辭敢不承命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許嫁已受祖
 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女高
 祖為君者之廟也女子許嫁纓繫纓有從教以婦
 宗室大宗之家女子許嫁纓繫纓有從教以婦
 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圭

請期用鴈主人辭實許告期如納徵禮日乃使使者往辭即
 之告

右請期 記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

三族之不虞使某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

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服期弟度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

期服則除年欲及今之吉也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

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某婿對曰某固唯命是

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某吉日對曰某敢不敬須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上其實特豚合升去

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局鼎

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而鄉內也合升合左右

升于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皆食時所先舉也

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一者夫婦各
 一耳凡魚之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飲偶也膳免膳
 也純全也凡膳用全脾不升者近廢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
 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醢醬者以
 人尚滋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太羹湆在爨太羹湆者肉汁也
 巾也巾為禦塵蓋為向溫太羹湆在爨太羹湆者肉汁也
 爨火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裕糴加勺皆南枋所
 也俗粗葛今文枋作柄古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能南實四
 爵合盃無元酒者略之也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于外
 爵合盃無元酒者略之也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于外
 右陳器饌 記膳必用鮮魚用鮓必殺全不制傷

主人爵弁纁裳緇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

馬主人婿也婿為婦主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

其與施俱用緇緇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者空其文明

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圭

執燭前馬使從役婦車亦如之有袞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

持炬火車前焯道婦車亦如之有袞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

謂之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父也女次純衣

纁紉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女從者畢袞元則

以纁紉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姆纁紉背衣在其右姆

人不常施紉之衣盛昏禮為此服姆纁紉背衣在其右姆

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纁紉

紉紉今時替也纁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為詩素衣朱紉之

紉紉詩以紉為紉屬也姆亦元衣以紉為領女從者畢袞元

因以為名且相別耳姆在女右當讀為詩素衣朱紉之

纁紉被穎載在其右女從者謂姆也詩諸婦從之那那如

詩云素衣朱紉爾雅云纁領謂之祿周禮云白與黑謂之纁

矣士妻始嫁施禘禘以爲領上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

拜賓東面答拜賓謂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

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

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賓升奠雁拜主不答明主爲婿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御婦車授綬姆辭不受婿御者親而下之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尙安舒也景之制蓋婿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婿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也

右親迎 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也助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女也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某婿也命某婿父名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父醮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醮之于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婿婿至父出使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婿且當戒女也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圭

階上不降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也庶母及門內施盤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盤之庶母父之妾也盤盤囊也示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女嫁夫家也婿授綬姆辭曰未敢不足與爲禮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御婦車御輪三周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腠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腠御沃盥交升自西階道婦入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腠沃盥盥于北洗贊者徹尊舉者盥出除扉舉鼎入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

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設執匕者執俎者從俎而入載也北而載執而俟俟俎而立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逆退由便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豆東菹醢之東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清于醬南方也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敦南對敦于北啟發也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饋具也婿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祭舉食舉也兩移也移置席上便共食也皆食食黍三飯卒食成禮也贊者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者戶內北面答拜醕婦亦如之皆祭醕醑也醕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青

于菹豆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卒爵皆拜女拜尙右手贊答拜受爵再醕如初無從三醕用香亦如之亦無從也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贊酌者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之中爲腠御餞之微主人說服于房腠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授巾巾所以潔清御衽于奧腠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稱夫曰良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止足也主人入親說婦之纓五許家筭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色燭出將昏禮畢腠餞主人之餘御餞婦餘贊酌外尊酌之外外尊房戶腠侍于戶外呼則聞爲尊者有右婦至 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舉酌元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門加勺屬注也元酒

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俟待也待見于舅姑寢門之外也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質明贊者見婦于舅姑席于阼階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笄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笄筭簋矣進拜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婦還又拜者還于先拜處拜降階授笄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執笄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幸徹之

右婦見 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被表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敬橋所以履笄其制未聞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其見主于尊者兄弟以下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諸父各就其寢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

大典通考 卷百十五

室

贊醴婦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席于戶牖間室戶西牖東南面位側尊甌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冠成人之禮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與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右醴婦 記婦席薦饌于房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饋成以孝養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祖左胖載之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為上也其他謂醬婦贊者成祭卒食一酌無從贊成祭者設席于西墉下室中北婦徹設席前如初

西上婦餞舅辭易醬婦餞者即席將餞也婦餞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奠之奠婦徹于房中媵御餞姑酌之雖無媵先于是與始于篚古者嫁女必媵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弟飯之錯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餞舅之餘御餞姑之餘也

右婦饋

舅姑共高婦行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食勞人日高南洗在庭北洗在階北堂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使為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高禮有牲矣婦氏以婦

大典通考 卷百十五

表

右高婦 記婦席薦饌于房醴婦高婦高婦姑薦焉舅姑薦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堂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西直房戶與隅間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不相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高無降姑高婦人送者于房無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酒不酬酢以酒亦有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舅高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有司也姑高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右高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篚祭席于廟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祖考之廟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笄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婦拜扱地坐奠菜

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婦降堂取菜
笄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采于席如初禮降
階上也室事交平婦出祝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奠
戶今降堂者敬也姑醴婦之禮見禮之廟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高禮

右廟見 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為外昏姻請覲
女氏稱昏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
概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主人女對曰某以非它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它故彌
謂將走對曰某以得為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
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毛

摯者婿有子道不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婿禮辭許受
敬授也摯推也摯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出已見見主婦主婦闔扉立
于其內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
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
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婿出主人送再拜

右婿見婦之父母記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
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
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
禮也聽命謂主人聽使命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

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
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綬御
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盃而酌
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酌而無酬酢日醴醴之禮
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
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
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夙興婦沐浴
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笄菜服脩以見贊醴婦
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為婦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
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享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
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五

天

適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
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
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姑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
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故古者婦人先嫁三月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
諸侯同姓者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
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
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牛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
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
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故夫死而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

禮教親送人以榮昏擾民媒氏掌萬民之判皆屬于地官何也宗伯無所不統而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為重若大司徒教養萬民貴在男女及時故媒氏掌會男女而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至納幣不過純帛非士大夫之元纁束帛也荒則多昏奚擇乎冰判霜降之時與六禮之相將耶且不用命者有罪遷葬嫁殤者有禁豈所以行于士大夫者乎蓋指庶人之昏所謂禮不下庶人也

白虎通昏禮贊不用死雉故用雁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遣女子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廟也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去不辭誠不諾者蓋恥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二

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廟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

漢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算百二十錢今使五算罪謫之也五鳳二年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忘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苛政晉武帝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

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讓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昏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昏可也友方欲列上爲東晉永和初王彪之議案禮云昏禮陳壽所止故得不劫

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昏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既共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上禮不賀依傍賀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思親之序慶辭不可以達于主人然吉禮宜有絃情故獻酒食而已至于恭后時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不以爲將來法彪之云吾謂昏禮不賀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復言賀娶妻者因獻酒食而有慶語也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會同邪又從伯丞相時相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爲美事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庾蔚之議案禮文及鄭注是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三

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賀之但昏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昏唯云爲有客而已今所爲上禮者昏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爲允

齊永明七年詔曰昏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修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宜爲節文頌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標供設合昏之禮無虧甯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之義爲據梁太宗以問徐摘摘曰儀禮云質

明贊見婦于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爛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于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覲見之儀謂應可略

北魏和平四年詔昏姻者人道之始禮之重者莫過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昏太和二年詔曰昏聘過禮則嫁娶失時厚葬送終則生者糜費過者民漸尚奢昏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與非類昏偶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四

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今著之律令永為定準犯者以違制論七年詔曰夏殷不嫌一姓之昏周氏始絕同姓之娶後隨時設治因事改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十七年詔所養之戶不得與士民昏二十年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禮有違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

周建德二年詔頃者昏嫁競為奢靡牢羞之費罄靖資財甚乖典訓有司加宣勒使咸遵禮制三年詔今後男年十五女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為財幣稽留六年詔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為混雜今後悉不得娶母同姓為妻妾其已定未成者改聘宣政元年制下郡郡母族絕服外者聽

昏

容齋續筆姑舅兄弟為昏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統戶昏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昏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與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昏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昏娶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五

詳以為如表叔娶表姪女從孫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兄弟成昏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又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昏皆偏國之制漫附於此

唐貞觀元年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宜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疆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祐奏言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為婦即宣道堂姨元義以情理不合請與罷昏宣道經省陳訴議以為法無

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堂姨甥雖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昏又
母與堂姨是大功服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
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
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是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
母之堂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且本屬無服而尊
卑不可以爲昏者非止一條請下羣官詳議右衛大將軍紀
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
並外姻無服請不爲昏詔可神龍元年禁昏娶之家父母親
亡停喪成禮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言士庶親迎之儀
備諸六禮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
車邀車酒食以爲戲樂近此風轉盛多集徒侶遮擁道路邀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六
致財物動踰萬計使障車禮貶過于聘財違素禮經須加節
制望請昏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犯者有蔭家障車準犯教
例附簿無蔭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從之開元二十二年
詔男子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大歷元年禁王公宗子郡
縣主之家不得與諸將昏姻

開元禮昏會

主人及賓俱公服饌以簋簋豆俎鉶尊爵巾坫其日主人
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立賓立于東階下西面僮者進于賓
左北面受命出立于門外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
禮請公有願王則稱王僮者入告遂引賓出大門外之東西
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願賓曰敢辭主

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
賓遂與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賓席于堂上楹間之北南向
設賓之宗室席位于賓西南賓之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南又
于西廊下一品以下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爲上設
主人席位于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于主人東北設
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爲上又設主人席
位于東廊下一品以下重行西向以北爲上賓至于主人大
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室立于賓西南異姓立于宗室之南
俱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僮者引主人出立于大門外之東西
面主人諸親立于大門外之東重行西面以南爲上主人再
拜賓答拜主人揖賓報揖僮者引主人入僮者引賓入賓之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七
諸親以次入至門內主人諸親從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
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于席後在庭者亦如之賓主及諸親
俱坐執觴者酌酒升自東階酒升堂賓與主人及諸親皆起
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僮者引主人進詣賓前北面立賓自席
西進東南向受酒僮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諸
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祭而飲諸親
不祭而引觴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掌事者以醢
醬豆授主人僮者引主人進設于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
人曰不敢忘禮僮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進饌加以匕箸訖
賓主及諸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于賓祭主
人辭曰蔬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飲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賓

更飯食畢遂進席饕餮畢賓主及諸親俱興僎者各引賓主
以下降出賓主及賓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
位主人再拜送賓退僎者引主人入婦人禮會女賓乘車入
至下車所內僎者引入主人迎送于門內相稱之辭各準其
夫餘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其日掌事者鋪賓席于堂上
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于
賓西南設從者席位于西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僎者
引賓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為上僎者引主人
出立于門東西向主人揖賓報揖僎者各引賓主入至階主
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于席後賓主俱坐遂進酒設食
畢賓主俱興僎者引賓入于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牽馬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八

入陳于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筐
升授主人主人執筐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立
於楹間南面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筐賓受之
退立于西階上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僎者引賓
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返受筐賓及庭東面揖左馬以出牽馬
者從之在庭者以次出俱復門外位從者返受馬初賓降僎
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饗婦人
送者其日女贊者鋪賓席于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
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于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為
上女相者引賓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女
相者引主人出立于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眾賓從

入賓入門西東面俱坐遂進酒設食畢賓主俱與女相者引
賓立于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筐升以授主人主人
執筐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
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返受筐眾賓從出初
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于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
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迎送于門內相稱之辭各準其夫酬以束帛如丈夫禮

宋士庶昏禮並問名於納采並請期於納成其無雁奠者三
舍生用羊庶人以雉及雞鷩親迎質明掌事者設禰位廳事
東間南向壻之父北面再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禮宜有室
聘某氏第幾女以某日親迎敢告將行父坐廳事南向子服
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九品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九品服立父位西少南東向贊者以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九

醴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子舉酒與即坐飲
食訖降再拜進立父位前命之曰釐爾內治往求爾匹子再
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初昏掌事者設酒饌室中置二
醴於槃壻服其服至女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禰位主人
受醴如請期之儀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階立房外之東西向
非南向者各隨其所向父立於門外之左餘倣此贊者以醴授女女再拜受醴贊者
又以饌設位前女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于東階下賓出
次賓謂主人迎于門揖賓入賓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西面
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掌事者陳雁於階賓致其父命
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母又戒之諸母申之
女出壻先還俟于門外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壻南面揖以

入至于室掌事者設對位室中婿婦皆即坐贊者注酒於醴授婿及婦婿及婦受醴飲訖設饌再飲三飲並如上儀婿及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見祖禰見舅姑禮婦享送者如儀天聖八年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至和元年詔士庶家母得以常備僱人為姻違者離之熙甯十年詔應祖免以上親不得與雜類之家昏嫁謂舅嘗為僕姑嘗為媼者若父母係化外及見居沿邊兩屬之人其子孫亦不許為昏總麻以上親不得與諸司胥吏出職納粟得官及進納伎術工商雜類惡逆之家子孫通昏後又禁刑徒人子孫為昏應昏嫁者委主昏宗室擇三代有任州縣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世州里歲數奏上宗正司驗實召保付內省宣繫聽期而行

大典通考卷百十六

十一

司馬氏書儀

男子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今令文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昏嫁世俗早昏之弊不可符革又或孤弱無人可依故願人精立此制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皆可成昏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然則大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遣使者納采使者擇家子弟為之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所由盛衰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已

乎先祖太尉當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子孫所當法也納采前一日主人謂婿之祖父若父無則以香酒脯醢無脯醢者用食一二味先告于影堂主人北向立焚香酌酒俯俛與立祝懷辭祝以家之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揖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婿之子某

婿敢告祝與主人再拜出撤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女氏公子圍娶于鄭曰圍布几席告于莊其之廟而來然則古之昏姻皆先告于祖禰也女家主人亦告于祖禰曰某之女某將嫁於某氏如婿父之儀其日日出使者盛服執生雁左首飾以纁若無生雁則刻木為之飾以女氏之門外門者入告女家主人盛服出迎揖讓入門揖讓升堂主人立階上西向賓立西階上稍北東向賓曰吾子有惠貺室某婿也某婿父有先人之禮使某婿請納采主

大典通考卷百十六

十一

人對曰某婿父之子其婿孫惟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北向再拜賓避席立不答拜主人賓皆進就兩楹間並立南向賓授雁主人受之以授執事者乃交授書書者別問名之辭于紙後繫年月日昏主官位姓名止賓主各懷之既授雁因交相授書婿家書藏女家書藏婿家納於懷退各以授執事者賓降出門東向立問名主人降階立俟於門內之東西向使僮者出請事僮者主人擇賓曰請問名賓者入告主人出延賓賓執雁復入門與主人揖讓升堂復前位賓曰某婿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女子第幾賓授雁交授書降出主人立於門內如初僮者出延賓曰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

敢不從遂入與主人揖讓拜起使者舊拜主人飲酒三行或于此方敘私禮設食而退如常儀納吉用雁賓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主人對曰某名女父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戎在某名女父不敢辭餘如納納幣用雜色緡五匹為束兩鹿皮使者執束帛執事者二人執皮反之令文在內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隨賓入門及庭三分之一而止北向西上賓與主人揖讓升堂賓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請納幣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既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於賓之致命也執皮者釋外足復之令文在外于主人之受幣也主人之執事者二人自東來出于執皮者之後受皮于執皮者之左逆從東出餘如納吉禮請期用雁賓曰吾子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主

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使某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賓曰某名女父命某聽命于吾子主人曰某固惟命是聽賓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人曰某敢不謹須餘如納幣禮 親迎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牀榻薦席椅棹之類壻家當具之壻褥帳幔慢帷帳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及期壻具盛饌設盥盆二於阼階東南皆有二盥盆中央有約設椅棹各二於室中東西相向各置杯匕箸蔬果于棹子上罩之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各有室室與阼今則不然子舍狹隘或東西西北向皆不可知今假酒壺設南向之室而置之左為東右為西前為南後為北酒壺在東席之後墉下置合卷一注於南棹子上又設酒壺于室外亦一注有杯又設酒壺盃注於堂上初昏壻盛服主人亦

盛服坐于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于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凡壻及婦行禮皆贊者相導之取盃斟酒執之詣壻席前北向立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盃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興降西授贊者盃又再拜此所謂進詣父座前東向跪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謹若則有常祖父命之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再拜出乘馬至于女氏之門外下馬俟于次女家必先設壻次于外女家亦設酒壺盃注于堂上于壻之將至女盛飾姆相其禮姆首茂以乳母或老女僕為之奉女立于室戶外南向姆在其右從者在後父坐于西席東向在則祖父母離設姆婦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壻父醮子之儀姆導女出于母左父少進命之曰戒之謹之夙夜無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主

違爾舅姑之命母送女至于西階上為之整冠欵帔命之曰勉之謹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于中門之內為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父既醮女即先出迎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雁以從至于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雁于地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于中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以出婦從後主人不降送壻至婦壻車後之右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壻乃自車右由車前過立于左轅側姆奉婦登車下簾壻右執策左撫轅行驅車輪三周止車以俟今婦人幸有轎車可乘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亦以二燭前導壻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遂導

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醢于影堂無脯醢量具盛服立于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相向贊者導婿與婦立

于階下北向東上無階則立于影堂前主人進北向立焚香跪酌酒俛

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面揖笏出辭跪讀之曰某

婿以令月吉日迎婦某婦昏事見祖禰祝懷辭出笏與主人

再拜退復位婿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謂之拜先靈

贊者導婿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婿立于南盥之西婦立

于北盥之西皆東向婦從者沃婿盥于南婿從者沃婦盥于

北從者各以其家之幌巾舉揖而行升自西階士昏禮及寢

女僕為之前準此幌巾舉揖而行升自西階士昏禮及寢

西階階御沃盥交注盥送也謂女從者也御音送御迎也謂

婿從者也沃婿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夫婦始接情

有麻躬膝御交導其志案洗在阼階東南既升婦從者布席

階不云降階何由復至洗所故今先盥而升階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西

于闔向東方婿從者布席于西方婿婦踰闔婿立于東席婦

立于西席婦拜婿答拜婿揖婦就坐婿東婦西婿從者徹筯

置饌婿婦皆先祭後食食畢婿從者啟壺入酒于注斟酒婿

揖婦祭酒舉飲置酒舉散又斟酒舉飲不祭無散又取盃分

置婿婦之前斟酒舉飲不祭無散婿出就他室姆與婦留室

中乃徹饌置室外設席婿從者餽婦之餘婦從者餽婿之餘

婿復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婿從者受之燭出于婿

婦之適其室也主人以酒饌禮男賓于外廳主婦以酒饌禮

女賓于中堂如常儀古禮明日舅姑乃不用樂婦見舅姑婦

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于堂阼階下幌

架在北兄弟姊妹立于盆東如冠禮男女異列男在西女在

南皆北上平明舅姑坐于堂上東西相向各置棹子于前贊

者見婦于舅姑婦北向拜舅于堂下古者拜于堂上執笄古

制度漢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實以棗栗升自西階進至

舅前北向奠于棹子上舅撫之侍者徹去婦降又拜舅畢乃

拜姑別受笄實以服脩升進至姑前北向奠于棹子上姑舉

之以授侍者婦降又拜執事者設席于姑之北南向設酒壺

及注盃棹子于堂上婦升立于席西南面贊者醴婦如父母

醴女之儀婦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其長屬應受拜者少

進立婦乃拜之無贊拜畢長屬退屬應相拜者少進相拜畢

退無贊若有尊屬則婦往拜于其室婦退休于其室至食時行

盥饋之禮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棹子于堂上舅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五

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南幌架在東婦盥于阼階下執饌

自西階升薦于舅姑侍立于姑之後饌有繼至者侍者傳至

于西階不盡一級婦往受之薦于舅姑侍者徹餘饌置于旁

側別室舅姑侍者各置一棹子上食畢婦降拜舅升洗盃斟

酒置舅棹子上降俟舅舉酒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而飲之

餘如獻舅之儀婦升徹飯侍者徹其餘皆置別室婦就餽姑

之饌畢婦從者餽舅之餘婿從者餽婦之餘舅姑共饗婦于

堂上設席如朝來禮婦之位婦升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取盃

斟酒授婦皆如朝來禮婦之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

階此謂舅姑也餘階婦則舅姑不降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婦父迎送

揖讓皆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扇立

于門內婿拜于門外次見妻黨諸親拜起皆如俗儀而無幣
見諸婦女如婦母之禮婦家設酒饌婿如常儀親迎之夕不
當見婦母及

朱子家禮昏禮

納采主人具書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若族
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夙興奉以告
祠堂如告冠儀若宗
子自昏則自告乃使子弟為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
見使者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為主若許嫁者于
主人為姑姊則不云春恩又弗能教餘辭並同遂
奉書以告于祠堂如婿家
之儀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以酒饌
使者
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其
德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使者復命婿氏主人復以告
祠堂不用
納幣少不過兩多不踰十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
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但不親迎前期一
告廟

大典通考卷百十六

未

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但禮得帳幔帷幕應用厥明婿
之物其衣服鎖之飾笥
家設位于室中設椅卓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盞盃匙筋如賓
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香
一于其南又設酒盞注于室外于
室東隅又設酒盞注于室外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婿盛
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宗子已孤而自
昏不用此禮婿出
乘馬以前導
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女
而命之父坐東序母坐西序設女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
西階上為之整冠如婿禮姆導女出于母左父起命之母送至
之整冠申以父母之命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其
父醮于主人出迎婿入奠雁婿升自西階北向觀雁于地
主人不婿奉女出登車婿揖之婿自西階主人不降婿送
答拜婿奉女出登車婿從之婿舉婿以俟婿辭曰未敢
也女乃登車婿乘馬先婦車二婿前導至其家婿婦交拜婿
婿就席拜婿就坐飲食畢婿出酒設饌婿婦祭酒舉爵又對酒
婿就席拜婿就坐飲食畢婿出酒設饌婿婦祭酒舉爵又對酒

婿揖婦舉飲不祭無饌又取香分置婿復入脫服燭出主人
禮賓女賓于外廳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舅姑坐於堂上東
女少於舅姑者立于兩序如冠禮之儀婦進立階下北面
拜舅升奠幣于卓子兩序如冠禮之儀婦進立階下北面
階下北面與宗子同奠幣於卓子兩序如冠禮之儀婦進立階下北面
不居則與宗子同奠幣於卓子兩序如冠禮之儀婦進立階下北面
如居則與宗子同奠幣於卓子兩序如冠禮之儀婦進立階下北面
無費宗子之室如見舅姑之儀婦進立階下北面
舅姑禮而還見于兩序其宗子若家婦則饋于舅姑盛饌酒
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若家婦則饋于舅姑盛饌酒
飲畢又拜送獻姑進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
姑之前侍立姑後舅姑享之禮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如
以俟卒食徹饌舅姑告辭曰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如賓禮拜既
冠而見之儀告辭曰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如賓禮拜既
子某之婦某氏敢見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如賓禮拜既
而扶之婦某氏敢見明日婿往見婦之父母如賓禮拜既
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諸親婦家禮

大典通考卷百十六

七

婿如常儀
朱子曰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司馬云親迎奠雁
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
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卻說婦入
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
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温公入門以
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為三日云
金天會五年詔合蘇館諸部與新附人民在降附之後同姓
為昏者離之八年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十年詔諸
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為妻不知而嫁者去住從所欲天
德二年命庶官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大定九年制

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昏者聽十七年以渤海舊俗男女昏娶不以禮多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明昌元年制庶聘財為三等上百貫次五十貫次二十貫承安五年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制又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詔宮籍監戶百姓自願以女為昏者聽

元至元六年禁色目人妻其叔母監察御史世圖爾言宜禁答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為昏姻

明洪武元年令民嫁娶準文公家禮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昏娶常服或假九品服婦服花釵大袖其納采納幣請期略倣品官之儀有媒無賓詞亦稍異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陳設于婿之寢室俗謂之鋪房至告詞醮戒奠雁合

大典通考卷百十六

末

昏並如品官儀又令男女昏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為親者禁止二年令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昏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昏若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昏若已定昏未及成親而男女有身故者不追財禮其夫作盜及犯徒流移鄉者女家願棄者聽還聘財其女犯姦經斷夫家願棄者追還聘財五年詔無故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改嫁不追財禮 凡招婿憑媒妁立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一子不許出贅正統四年令武職不得與所管旗軍結昏景泰三年詔各王府庶人子女長成或無父母昏姻又無人敢與議配所在官司審察具奏處置天順四年奏准宗室降為庶人者其子女昏嫁有司人四與

四表裏首飾銀二十兩猪四口羊四隻嘉靖八年制近代昏禮不行問名納吉已久止倣家禮納采納幣親迎行之儀物俱無過求

昏變禮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弔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姬聞姜氏之喪伯父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使某如何不淑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則稱叔父母婿已葬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婿女之父母死婿亦如

大典通考卷百十六

九

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縗總以趨喪布深衣縗總以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婿親迎女未至而有齊服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于初重醴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耐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婿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詳見冠 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
 尼為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遣女
 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
 禮齊衰大功服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
 死則改服赴喪女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
 于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
 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
 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于女氏若已見
 舅姑雖無祗席之接固當歸葬于夫家禮壻親迎女未至而
 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即
 位而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子

御矣何琦駁江許議曰拜時非古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
命之通女受父母之遺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
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關于古而通于今
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為拜時及一日二
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衾未接歸葬其黨 東晉
 太和年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
 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牋曰拜時之禮由季代多難男女
 宜各及時故為此制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
 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謝安議拜時雖
行將三歲多虞以歲 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
有忌吉故遂成其禮 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告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
 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晉中書郎范
 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

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于夫氏以有
 此喪為難故為此議拜時出于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
 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
 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惔答曰
 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娶妻如此自
 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太公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即王
 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如此易曰家有嚴君父
 受命于召康公今人拜爵于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為成
 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王
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曰欲迎她而女身有大功
服此于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子

欲通如此之聞耳不得同之初昏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
 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曾
 議此事以為拜時不應以喪為疑倚傍禮 自後漢魏晉或
 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為拜時之婦或為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
 泰咸以拜時得比于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于舅姑可准
 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于三日所
 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于舅姑三日之婚
 成吉于夫氏准于古義可為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
 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于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
 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
 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祗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茶
 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

以此准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拜
之婦禮經不載案其義或時周禮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權
爲此制以紗殺婦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
道六禮悉捨合卷復乖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
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耶未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
子無愧
晉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曰前以冒喪婚娶傷化
悖禮下十六州推舉今太子家令虞潛有弟喪嫁女拜時鎮
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
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恆納婦恆無服國子祭酒鄒湛
有弟婦喪爲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王琛有兄喪爲
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
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
據爲昏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齊衰嫁娶之文虧違典憲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國子助教吳
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
琛稜並以齊衰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恆雖無服當不議而不
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于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
衰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則所犯輕濟暨爲子拜時禮輕當降
國子祭酒裴顏議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雖父兄爲主事由已
興此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簡忽喪紀
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
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昏失
爲父之道王虞王彬于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
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王啟曰籍以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

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愨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顏
含居叔喪而遣女尋舊事元康二年虞潛陳湛有弟喪嫁子
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于叔父成婚之禮不輕
于拜時含犯違禮典虧瀆創薄請免官禁止從事郎中謝潛
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義
不責遷任徐州不爲坐免久爲成比若舍女未過二十宜如
隗奏若謂鄭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
人也主薄孔夷議鄭元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
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衰王濛息叔
之中可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
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婚拜時叔仁以喪
辭范尚書與會稽王晟爲伸其意會稽王答曰古人墨經從
人臣之所屈以今方之事情輕重拜時未爲備禮暫一致身
交拜而已即之于情有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
王命既定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晟曰王濛女有同生之緣
事在必行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計其日月尙未絕哭豈可成婚君子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
耶以此爲聖朝故事寧可執訓 晉范郎問蔡謨曰甲有庶
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元意已許
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于禮可
得嫁景否蔡答曰按經大功之末可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
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
謂甲今嫁景于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
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
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
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禮何居蔡答曰鄭君
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案長殤大功亦齊衰

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言娶則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己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千事為重但施之于子其理差輕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子禮為應得昏與否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為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為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昏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吉

亦本齊衰之親情禮如例不應成昏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以娶虎之與會稽王茂曰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昏者不以其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以兄弟子喪未為息拜時其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並應喪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于姑古者諸侯禮也况庶民長公主于禮法不應服喪未葬平晉御史中丞高崧有從弟喪在服末欲為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己有小功喪則父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有父母曰婦范答曰無父母曰妻案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于子已為無服也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故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

可已有總麻之喪于祭廢昏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嵩又曰己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己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內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于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續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之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續經之中推此而言雖總麻之喪猶無昏姻之道也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案大功之末未忍為子娶耳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嵩又訪于江彪彪答曰娶婦則父為主娶禮至于己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無父之子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于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為者重所虧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吉

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昏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不致嫌于是嵩依議為見昏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義本據祖為孫兒昏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為昏主若便昏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于王父理無取于遲速損重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昏男女詎無異耶向家亦是祖周慘得徐答曰秉燭請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于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宋向歆問何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未可得嫁女不何答曰吾謂以祖為昏主女又小功服不嫌于昏鄭尚書曰以祖為昏

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可昏周續之曰禮已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為家主于禮可通徐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故涼州刺史楊欣女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強嫁妹于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昏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昏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本品二等第二人今為第四梁州中正言俊居姊喪嫁妹貶為五品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庾長史弟昏其姊祭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為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不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否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尙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亥

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己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為不可以嫁聘納禮重適人差輕以見服為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于外生疑且有下殯小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殯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容復行昏姻之禮耶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自是論本服耳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以下殯之小功包之也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為小功矣請問居小功服在始亦可即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

獨慈于下殯而薄于出降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昏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為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彈足下謂下殯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嫁夫徹樂與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于和從受禮輕于納幣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為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為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殯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李嵩為息遂昏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昏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後也張氏所服既半將非所疑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否答曰吾意降者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毛

似不得昏記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便是得嫁也傅都官駁孔議曰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于下殯之小功則不可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重嫁子事輕既不明不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其類矣傅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謂不類孔答曰傅意謂本周而在大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夫冠嫁納婦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已娶妻乃己身之吉事在子則輕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于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而今獨言小功之殯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

自不可輕者自可得輕必從重耶宋庾蔚之曰大功重而小功輕而娶重故大功之末可以嫁輕故小功之末可以娶所以然者下聘小功本周親者以其功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功大功降于成人大功接于齊衰周親之內于情為重冠嫁之事可同于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晉謝琰問車允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嘗疑之孫騰答曰人有卜日除服便以昏况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耳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六

夫

六典通考卷一百十七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凶禮通論

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救患分救小宗伯凡天地之大

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膳夫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

札則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天裁日月時也大故寇司服大札大荒大裁素服大裁水火為害君臣戎之事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裁諸侯薨

令去樂傀猶怪也大怪異裁謂天地奇變若星辰奔實及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也大札大凶大

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弛釋下之若今曾子問曰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眾孔子曰四太廟火

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

禮廢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

廢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廢

天子七祀言五當祭而日食大廟火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

殺則廢接祭而已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

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

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

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

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總室中之

事而已矣室中之事士之所以異者總不祭然則士不得所成禮者十一

祭于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 魯莊公二十有二年春

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跌過 大省者何災省也夏以卯

以子日亡先王常以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

此日吉事不忍舉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

時魯有夫人之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 邾婁定公之時

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

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

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滂其宮而豬焉謂都為豬 蓋君

踰月而后舉爵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時師

死傷亦甚無 魯婦人之髻而弔也自敗于臺始也時家

衣可以招魂 而相弔去繼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絳人曰國主山川

而紛曰壘 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纁車無 徹樂出次

大典通考 卷百十七

舍于 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遂以告而從之 子路

去魯謂顏回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

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省 又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

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知悼子卒未葬平

公飲酒鼓鐘杜蕢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

大矣雜記曰君子卿大夫比葬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

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 朝夕哭不辟子卯凶事不辟 諸

侯子卯饗食菜忌日 顧炎武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古人省文也翼奉乃謂子

為貪狼卯為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 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哀謂親者服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

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

始死而含送葬而贈贈 大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喪

其間加恩厚則有贈焉 禮之 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

五事 受之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

趣其事謂王遣使奉命有贈之物各 雜記諸侯使人弔其

次含禭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言五者相弔

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西上西于門賓立

不當 主孤西面立于阼 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

君使某如何不淑不言指者喪無接實也淑善也 弔者入告

出曰孤某須矣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 弔者入主人升堂西

大典通考 卷百十七

而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

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子孤子也降反位者出 含者

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為

分寸大 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

韋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言降出反位 宰夫朝服即喪屨升

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東面朝服告鄰國之禮 弔者

曰寡君使某禭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禭者執冕服左執

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禭子拜稽顙委衣于殯

亦于席上所委璧 禭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雷將命子拜

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將 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禭者降出反位授禭者以 宰夫五人舉

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上介贈執圭將命
 曰寡君使某贈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
 中庭北轡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
 東南隅宰舉以東轡轡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規
 大路之西客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
 入則致命矣舉壁與圭宰夫舉從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將命
 則將命時立于殯之南面宰夫宰之位也此言宰舉壁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贈者出反位于門
 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
 紼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
 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
 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母敢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四

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
 位客對曰寡君使某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
 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使臣某母敢視
 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
 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謝客
 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不迎而送喪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
 廟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
 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弔謂六世以至于贈賻承含皆有正焉
 承讀為贈也敬弔臨賻賻睦友之道也 諸侯相禭以後路與
 冕服先路與衰衣不以禭後路貳車 臣致禭于君則曰致
 廢衣于賈人言廢衣不必其以斂 敵者曰禭 君無禭大夫

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君使人禭徹
 帷主人如初禭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 親者禭不將
 命以即陳 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
 于尸東牀上 朋友禭親以進 親者兄弟不以禭進將命
 者以即 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朋友
 陳而已 親禭如初儀禭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升降自西階以
 東 臣為君喪納貨貝于君則曰納甸于有司甸謂田 贈
 馬入廟門以其主 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以其主
 也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喪者非尸
 舉以東 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
 拜賓坐委之 知生者賻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 公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五

賻元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
 賓賻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 兄
 弟賻奠可也所知則賻而不奠 書賻于方若九若七若五
 主人之史請讀賻 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
 羊如受馬 賻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
 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 至于邦門公使
 宰夫賻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 知
 死者賻凡賻幣無常 魯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
 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賻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 含者何口
 實也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 其言歸含且賻何兼之兼
 之非禮也君子以貝文家加飯以稻米 含一事也賻一事也兼

歸之非正也禮含贈禭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

用也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成風之禭最晚矣秦

不責贈以早乘馬所以助葬成而含以晚已殯故諸侯伐

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使之襲非也襲賤襄公朝于

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

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邪婁考公之喪徐君使

容居來弔含弔且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

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

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夫諸侯有司拒之王

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禭禮也秦欲通敬于魯故追請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

六典通考卷百十七

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

兼之非禮也當各使一使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

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者

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禭

之親君祭服以禭臣齊侯伐晉夷儀傲無存先登求自門

出死于醬下得其尸公三禭之禭衣也比殯三與之犀軒與

直蓋犀軒卿車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君方為位而哭

立親推之三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

于下歸死者曰賻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

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

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伯高之喪孔氏之

使者未至謂賻冉子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

我不誠于伯高信而無禮何傳乎孔子之衛遇舊館人

之喪前日君所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曰驂子

貢曰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于舊館無乃已重乎夫

子曰子鄉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我入哭見主人為

恩待我我為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隱公元

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婦人無說贈死

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諸侯以上既葬則豫凶事非禮也在而

來仲子者桓之母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乘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禭賵

禮也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

六典通考卷百十七

曰禭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宋景曹卒宋元公季康子使冉

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有不

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

禮也馬飾繁唐制賓有賵者既祖奠賓立于大門外西廂東面

從者以篚奉元纁立于西南以馬陳于賓東南北首西上相

者入受命出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孤

某須矣執篚者奠取幣以授賓牽馬者先入陳于轎車南北

首西上賓入由馬西當轎車南北面立內外止哭賓曰某謹

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賵乃哭內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賓

進轎東西而奠幣于車上西出主人拜稽顙送之宋制凡

近臣及帶職事官薨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絹自五百匹至

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給米麥
香燭皆自中書樞密而下凡執事禁近者亡及父母近親喪
常數其特恩加賜昭甯七年定新式兩府使相宣徽使并前
者以輕重為隆殺任宰臣聞疾或澆奠已賜不願救葬者並支賻贈餘或澆奠
支賜或救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賻贈加絹
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麩各十在外米支白秬米麩每石支小
麥五斗酒支細色諸文武臣致仕身亡者依見任官三分給

右贈喪合禭賻賻白虎通贈禭何謂也贈之為言稱也玩好
曰贈禭之為言遺也衣被曰禭知死者則贈禭所以助生
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贈賻者何謂也贈者助也所以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八

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賻
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
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旅象宰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
以與于饋奠之事乎饋奠在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
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
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服者皆斬大夫齊衰者奠
服斬衰者不奠避正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者
君也齊衰者其兄弟不足則反之服齊衰者不奠避大夫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
于祭乎謂既虞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
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
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

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于祭乎孔子曰總
不祭又何助于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
謂新除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債相可也 凡侍祭喪
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 適有喪
者曰比適之也日某願童子曰聽事日某願聽事 適公卿之
喪則曰聽役于司徒喪憂戚無賓主之 童子無總服聽事
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雖不服總猶免深 孔子之
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
志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 國昭子之母死問于子張
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 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
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沾讀作規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九

子自謂齊之大夫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張相婦人從
男子西鄉也 孔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
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
辱相焉孔子許之
右執事助奠助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魯哀子游擯由左
喪禮廢亡時人以為此儀當如認
喪祝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二人小喪亦如之 曲禮送
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適墓不登壙不歌壙壙家也墓助葬
必執紼紼引臨喪不笑望柩不歌 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
柩及壙皆執紼紼從柩者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必執紼
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非鄉人

皆反優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

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相趨謂相問姓名來

于他也相問當相惠遺也相君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

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後奠 君子大夫將葬弔

于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

亦如之宮殯宮出謂極已在路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

外舍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四夷之國 諸侯五月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魯文公九年二月

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

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

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 襄公三十有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十

一年滕子來會葬 葬晉頃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

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

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嘉好聘享三軍

之事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禮送葬 必執紼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 不得如先 靈王

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

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

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

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鄭簡公卒將為葬

除葬 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毀

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

之賓何不欲久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

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 叔孫豹卒

公使杜洩葬叔孫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于子叔孫曰葬

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西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

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遷易羣臣

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 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

葬婦人越疆送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

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

其徒歌虞殯虞殯送唐制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守宮先

于主人第大門外設會弔者便次其日司儀令先于主人第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十一

前寢庭北面重行設百官位以西為上百官應會弔並赴集

主人第門外便次各服素服司儀以次引入就班位立定司

儀贊可哭百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儀贊可止百官在

位者皆止司儀引百官行首一人升詣主人前席位展慰非

致敬者 訖引降出又司儀引諸在位者以次立 不致敬者出

右會喪送葬 荀子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

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

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

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

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墨子曰桐棺三寸

三寸刑人之棺也喪大記云陳衣于序東三十楨今云三楨亦既損之甚也以皆燻如掩道路之死人凡常也緣因也言其妻子如常日所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服而埋之不更經杖也

疎月數之等夫是之謂至辱

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 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世婦掌弔臨于

卿大夫之喪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君弔介爲主人君遇柩

于路必使人弔之 上客臨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

孤降之阼階拜之謂侯使人弔含殮期臨同日 周人有喪

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

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三

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 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弔贈之數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奉公子服惠

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忌怨也敬叔惠伯曰政也不

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 哀公使人弔費尙遇諸道

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畫宮畫地曾子曰費尙不如杞梁之

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壽杞梁死焉傳曰杞梁華遠載

近或爲兒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

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于罪

則有先人之蔽廬在君無所辱命傳曰齊侯唐敕使弔諸

王如主喪守宮先于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其

日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縗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

哭于東階下婦人立哭于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司儀

引立于大門外西東面持節者立于使者之北少退史二人

對舉弔書案立于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城外者不持節司儀入告

主人去杖免經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于大門外見賓先

入立于門右北面司儀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

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于階間南面節在使者之東少

南西向持案者立于使者之西南東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

者前北面持節者脫節衣史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弔書

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弔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

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于東階下西面哭持節者加節衣

司儀引使者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三

弔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于大門外使者

還主人杖哭而入取弔書于階下升奠于墮東使人若須私

入弔如常禮訖引出若朝使致則賓至主人迎受如弔書儀

唯賻物掌事者受以東東藏之也其賻物簿如受弔書儀

使弔外祖父母喪后父母宗 叔貴臣蕃國主等喪禮並同 敕使致奠諸王如主喪守宮設

次同上儀司儀引主人以下俱就東階下位婦入就堂上位

皆立哭使者公服出次謁者降公服引立于門西東面執事

者陳牢饌于使者東南當門北向西上司儀入告主人同上

儀謁者引使者入內外止哭使者升自東階立于柩東少北

南面執事者以牢饌入升設于柩東西面南向司儀引主人

升自西階立于階上當使者北面執事者酌酒西面奠于席

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位將歸幽宅制使某奠主人降詣

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俱哭謁者引使者及從者降出復門外位初主人拜稽顙首訖司儀引主人退哭于東階下使者主人杖哭而入敕使致奠外祖父母喪送于大門外使者還后父母貴臣蕃國主等喪奠並如前禮宋外國喪告哀使至有司次內東門之北隅太常卿奏請向其國而哭之五舉音止皇帝未釋素服人使朝見不宣班不舞蹈不謝或增賜茶藥及傳宣撫問即出班致詞訖歸位大中祥符二年北朝皇太后凶訃遣使來告哀廢朝七日擇日備禮舉哀成服其日皇帝詣幕殿釋常服服素服白羅衫黑銀帶素紗軟脚幘頭太常卿跪奏請皇帝掛服又奏請五舉音百僚進名奉慰仍遣使祭奠弔慰天聖八年六月契丹遣使來告哀禮官定北朝凶訃宜于西上閣門引來使奏書令閣門使一員跪受

六典通考卷百十七

古

承進宰臣樞密使以下待制以上並就都亭驛弔慰真宗之喪契丹遣使祭奠弔慰使副並素服由西上閣門入陳禮物于庭中書門下樞密院並立于殿下再拜訖升殿俟殿上簾捲使副等並舉哭殿上皆哭再拜訖引升殿西階詣神御座前上香奠茶酒讀祭文畢降階復位又舉哭再拜訖皇太后升坐舍人引弔慰祭奠使副朝見殿上舉哭左右皆哭弔慰使副等升殿進書訖賜銀器衣著有差淳熙十四年金國弔祭使到闕皇帝先詣梓宮行燒香禮及使入門祭訖皆就幄舉哭陳設行事並如舊儀遼宋使告哀儀皇帝素冠服使奉書右入丹墀內立西上閣門使右階下殿受書匣上殿欄內鞠躬奏封授宰相讀訖皇帝舉哀舍人引使者右階上欄

內俛跪附奏起居訖俛興立皇帝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使者跪奏來時皇帝聖躬萬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階下殿于丹墀西面東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祇候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再拜又出班謝遠接撫問湯藥再拜贊祇候引出就幕次宣賜衣物引從人入通幕賜衣如宋使進遣留禮物儀舍人引使副西階上殿附奏使者之儀宋使進遣留禮物儀舍人引使副西階上殿附奏起居訖引下殿于丹墀東西面鞠躬通事如告哀使之儀次引告登位使副奉書匣于東上閣門入面殿立閣使東階下殿受書匣中書令讀訖舍人引使副東階上殿附奏起居引下殿南面立告登位禮物入即于廊下橫門出退西面鞠躬附奏起居皆如留遣使之儀乾興元年遣使告哀契丹又遣使以先帝遺物遺契丹事在遼

六典通考卷百十七

古

太平二年告哀使則詳貽高麗夏國告終儀先期設使客幕次至日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刷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備奏呈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拜跪奏訖宣問若嗣子未立不宣明遣使弔喪儀前期設宣制位于喪家南向喪主受弔位北向婦人立哭位于殯北幕下其日使者至喪主去杖免經衰服止哭出迎于中門外復先入就拜位內外止哭使者入就位稱有制喪主以下再拜跪乃宣制曰皇帝聞某官薨遣使臣某弔喪主以下復再拜禮畢內外皆哭使者出喪主至中門外拜送杖哭而入東宮使則稱有令至遣使購凡蕃國王薨訃奏至京于西華門內王地設御幄皇帝素服乘輿詣幄太常卿跪奏某國世子遣陪臣某官某奏某國王臣某

薨承制官至使者前宣制曰皇帝致問爾某國王其得何疾而逝使者答故其儀略如臨受王公大臣訃奏之儀但不舉哀凡女直都督等官訃至遣官齋香鈔諭祭或給與祭文令歸自祭其來京疾故者遣官諭祭或賜棺賜葬外國使臣病故者所在官司賜棺及祭

右遣使弔勞及祭奠告終唐敕使冊贈則受冊于朝堂載以輿車備輿簿至第妃主以內侍為使贈者以蠟印畫授冊贈必因其啟葬既葬則受于靈寢既除則受于廟主人公服而不哭或單衣而介饋受必有祭末廟受之寢

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荒人物也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賜委之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也小宰荒受其幣玉之事凶荒有幣玉者賁客所賜委之禮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關梁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太

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皆為凶年變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塗塗飾也弛

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弛道不除祭事不

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禮國有飢人人主不殮國有康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殺不登臺扉榭

徹于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關故禮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 孔子在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

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君所請用幣及玉不用牲也祭事不縣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

之禮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徒市則奚若曰天子崩

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五日為之徒市不亦可乎徒市者庶人之喪禮也隱公六年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

右荒禮與荒政考及喪荒之聯事互文相備凡以神仕者以禴民之札喪 朝士若邦札喪則令邦國都

家縣鄙慮刑貶 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一問之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夫子疾處南廡之下東首加其朝服 唐開元禮皇帝中宮拖紳神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外祖大臣等 所司先

于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于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向皇太子儀東向又于使者位之南皇太子儀位之東三丈所

設主人位北向皇太子儀西向其府國寮屬並陪列于庭中之左右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七 國官在東府寮在西俱以北為上中宮及皇太子儀無府國官以下儀使者至

掌次者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中宮則內中宮及皇太子此引使者出次立于門內東向史二人中宮則內奉制書案

于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于門內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于

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就庭中位立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中宮稱太皇太后等有令

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

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疾者則不堪受制
則子弟代受如上儀都督刺史禮同所異者請導引之官以所勞問州府有司充之其使于京師者則謂者
尊卑臨時准約皇太子如諸王妃主以下疾苦其存問家人
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問之家侍之亦從
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拜送及不為授受之禮 宋政和禮
遣使問諸王公以下疾前期有司于受勞問者之第設使者
位于受勞問者之左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
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于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于門東
西向史二人以案奉詔書立于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
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望闕位立史捧詔書案前行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大

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
書于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詔受勞問者再拜使者宣詔
書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
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詔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
者加詔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
贊者引使者歸次餘同開元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詔書詣寢閣受之
右札禮及問疾禮唐制凡四方之水旱蝗天子遣使者持節至于其州位于庭使者南面持節在
其東南長官北面僚佐正長老人在
其後再拜以授制書其問疾亦如之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裁禍裁謂 小行人若國有禍裁則令
哀弔之禍裁水火 大行人致禮以補諸侯之裁致禮凶禮之弔禮禴禮也補諸

侯裁者若春秋禮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
火亦三日哭 魯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喪畢
宣公神主新入 宣公之宮也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
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
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迫近言 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
無譏矣 哀公三年司鐸火司鐸官名 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
皆曰顧府言常人 昭公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火
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未入 使司寇出新
客新來 禁舊客勿出于宮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
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九

禳于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 襄公三十年冬十月會于
澶淵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
故不書其人 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
雨害于柔盛若之何不用不為天 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
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列國有凶稱孤
禮也諸侯無凶則 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孔子為大司寇國
庶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
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吾為有
司故拜之
右弔災禮日月薄蝕天災也山川崩竭地災也水旱疾疫
之禮惟遺水火則有之其餘不聞有
弔也至祈禳殺禮則凡裁皆當行之

大宗伯以禮禮哀園敗同盟者會台財 大行人致禮以補

諸侯之裁 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德以與之春秋

定五年夏歸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于太廟

三日君不舉厭冠今喪冠 或曰君舉而哭于后土 國君去

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

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死其所受 大夫死眾士死制君師

制謂君教令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

變變所當辯 狄人滅衛衛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戌曹無虧齊桓公 歸公乘

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衣單履具曰稱門

歸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 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主

昭公六年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定公五年夏歸粟于

蔡蔡為楚所圍 以周亟矜無資也 越圍吳趙孟降于喪

食趙襄子無恤時 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

母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

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欲敵越 非晉之所能及

也吾是以為降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

出次辟正寢不舉去盛饌隣 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

國之禮有數今秦伯過之 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右禴禮禴禴之禮凡遇禴則 國敗冠亂皆通行之春秋

公十五年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是圍敗之弔

也禴也 齊公奔齊公使厚成叔弔是冠亂之弔禴也

大宗伯以恤禮哀冠亂恤也 詩載馳驅歸唁衛侯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

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

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 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衛侯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

社稷而越在他境瘠厚成 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

私于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率職增

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太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于寡

君寡君不以卽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

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 盜殺

衛侯之兄縶公如死鳥死鳥 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遂從諸

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

六典通考 卷百十七 主

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臣

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人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

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為未

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 賓將擗擗行 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

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

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于

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于燎設火燎 昭公走之齊齊

侯唁公于野井弔亡國曰唁弔失國曰弔 曰奈何君去魯

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言

羞及再拜穎高子執單食與四脰脯屈曰脰 國子執壺漿曰

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

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祗衣下裳

器謙不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禮臣受君賜昭公

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

腆先君之器器謂上所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

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

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

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

昭公曰喪人其何稱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昭公自謙

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噉然而哭噉然哭諸大夫皆哭

六典通考卷百十七

既哭以人為菑菑周垣也所以以借為席借車以鞍為几

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齊侯將唁公子

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

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子于野井禮也

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

君比公子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 吳子滅徐徐子

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 齊人獲

滅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

君不賜終姑又使刑臣禮于士以杙抉其傷而死

右恤禮唁禮弔失國曰弔弔亡國曰唁唁亦恤禮之類小

則命備禮則令哀弔賈疏云凶禮

有五惟不見恤禮當于所役中兼之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湖西閣鎮珩輯

禮制考

歷代大喪禮王后皇太后皇太子

皇后皇妃喪禮附古者黃帝之世喪期無數中古聖人始立三年之制孔

氏傳曰堯崩舜諒闇三年遏密八音商書曰高宗諒闇

三年不言諸儒皆云諒闇默也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為

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而鄭元因之爾晉博士段暢云

素服心喪謂之諒陰古者天子居喪衰斬之制既葬而

除服諒闇以終三年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

居家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見諸侯春秋傳曰在喪王曰小童諸侯曰子既葬則否

是葬而除服之證也周衰禮廢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

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

雖不遂燕樂以早亦非禮也漢氏承秦苛燒之后督率

天下為天子終服三年孝文帝患其下不可久行乃更

以意制為祥禫除喪即吉曹魏因之遂以葬訖為限嗣

君皆不復終諒闇之制君子以為譏焉梁武帝始命儒

臣輯次古籍撰立凶禮別為之儀注會遭亂離毀佚畧

盡唐初徙凶禮居五禮之末而其時許敬宗李義府方

希旨求幸以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國郵一篇

遇國有大故則臨時采掇比附以從事事已輒諱而不

傳及元宗定開元禮于天子凶禮亦闕焉惟杜佑通典稍採存元陵儀注頗為近古今備錄之以著缺典至周官戴記及諸經傳所載犬喪之儀詳具官聯考不贅列云

若天下曰天子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復曰天子復矣不呼名臣

呼字告喪曰天王登假若登上去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生名之生名之日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稱一人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

以尊也 通典小宗伯懸纓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太僕掌懸

喪首服之灋于宮門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

女服三月天下服三日而杖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言耳

願命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

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

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召公子命士須材秋設

蒲屨綴衣秋下土屨屏風畫為斧文置戶闕間南嚮敷重篋

席鋪純華玉仍几以蒺藜枝竹白黑雜繒絲之華彩色華玉西

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藉華綴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彫玉仍几畫彫刻鏤西夾南嚮

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越玉五重陳寶

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削大大玉夷玉天球

河圖在東序三玉為盾之舞衣大貝鼈鼓在西房盾國所為

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

階面大輅玉綴輅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象次輅玉皆在路寢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雀弁

天子路寢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亦士室廉日凡

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冕皆大夫

冕執戮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翟立于西垂翟屬一人冕執

銳立于側階銳子屬也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皆吉卿

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宰皆麻冕形裳形裳

宗上宗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大圭尺二寸天

后慈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卜變和天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

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酌者實

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

受同祭嚙拜太保居其所授宗人同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王出在應門之內中庭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寶稱奉

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朱豎以為廷實皆再拜稽首

王義嗣德答拜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羣公既

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蘇軾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與曰非禮也謂之變

禮可乎曰不可禮變于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四

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于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白虎通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

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復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而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統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縵而行事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五

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日知錄周之末世有不待葬而先月乙丑王崩于榮錡氏五月庚辰見王六月丁巳葬景王其日見王者見王于墓于先王之廟也不待期而見王猛不待期而葬景王則以子朝之爭國也

漢制皇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諡故曰大行皇帝魏孫毓曰大行之稱起于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諱之辭諡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諡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

有大德必受大名若稱謚也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
 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帝
 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
 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
 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
 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
 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
 開四門四通足容六馬然後錯雜物并漆棺金寶米穀
 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高祖以
 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高祖以
 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
 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塋中望外內張綿絮以鄣外以皓木
 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塋中主居其中央七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六

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塋中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
 也羣臣上尊號曰高皇帝是日太子即皇帝位賜給喪事者
 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
 五千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斥上曠也二千石以下有差已
 藏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垆中坐為五時衣冠履
 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
 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祕器作
 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文帝崩遺詔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
 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
 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繼七日釋服
 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
 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以布衣無發民哭臨宮殿

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
 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
 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穿塋出土下棺也已而
 士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吏卒萬五千人藏棺穿復土屬
 將軍武賜諸侯王以下金錢帛各有數馬端臨曰杜預言秦
 上柳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
 臨經羅縵暑禁寒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
 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禪之文以是觀之孝文之意欲革秦之
 苛法耳秦務欲尊君抑臣意其所以令臣民者哭臨之期衰
 而為大功小功繼去其久臨而為三十三日而葬諸侯五月而葬
 仁人之言豈可訾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
 而沙邱九月葬漢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葬之日而
 帝即位文帝崩凡七日而葬葬之日而景帝即位蓋葬
 者惠帝之法惠帝所遵者春秋以來至亡秦之法豈孝文遺
 詔乎元始五年平帝崩于未央宮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
 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王莽欲眩惑天下示
 忠孝使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葬乃自服三
 年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七

後漢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
 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
 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
 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
 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
 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尙
 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

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

緹縹金縷玉柙如故事漢書儀曰帝崩含以珠纒以緹縹十

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以

以黃金縷縹諸衣皆以珠纒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

飯含珠玉如禮含以玉菜冰如禮尺深三尺漆赤中也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以符

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

令奏東園祀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

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

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

殿上夜漏羣臣入畫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

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北上海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道次中二千石列侯次

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

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

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

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

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珪璋璧琮琕瑋之渠眉疏

虛也謂珪璋璧琮瑋瑋皆為開渠為眉琕瑋外有捷

沙除以斂尸令上得流去也疏讀為沙東園匠武士下釘

衽截去牙衽三束鄭註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

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

奏尚書願命太子即日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

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殺東面跪授皇

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

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

門宮門罷屯衛兵百官羣臣罷入城喪服如禮太常三公如

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郡國上

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

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

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

直以葬喪期依前漢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

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

馬露布奏可光武遺詔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帝制度務從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因郵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咫裹以葦席巾門喪帳

皆以簞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走卒皆布繡幘太僕四輪輅

為寶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

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纒

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

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立乘四馬先驅旂之

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

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

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

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

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尙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卻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奉哀策諡進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簞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畫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亦幘不冠絳科單衣持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十

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權歌者六十人爲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衣布幘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尙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明器神符八盛容三升種類

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蠶三容三升醴一醢一脔一脔一脔之脔黍餈載以木桁桁所以度也覆以疏布覆以疏布二容升醴一清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罍一彤矢四軒朝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注見既彤弓一卮八牢八豆八遵八形方酒壺八槃匱一具槃匱杖几各一蓋一鐘十六無簠鋪四無簠磬十六無簠壘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敵一琴六瑟六竽一筑一坎侯一千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束茅爲人馬謂之芻靈瓦甕二瓦釜二瓦甌二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十一

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元三纁三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美郊道半塗上欲下豎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尙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于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粗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

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耐于廟如禮先大駕曰
游冠衣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
如禮醇大紅服小紅十二升都布練冠醇小紅服織醇織服
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皂每
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犧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
備三爵如禮光武崩趙熹為太尉受遺詔典喪禮時藩王皆
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
王等雜上同席熹乃正色扶下諸王以明尊卑顯宗崩熹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備奉太皇太后皇太
后崩司空以犧牲告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
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
詔曰柩將發于殿羣臣百
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
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
省太后魂車轎路青羽蓋駟馬龍旗于旒前有方相鳳凰車
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廟簿儀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主

後和熹鄧后葬案以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
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
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
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
宮殿後閤室

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
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
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告反蜀先主遺詔既崩
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
守相縣令長三日便除服黃初二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
國君即位為棊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
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

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
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諡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為古禮無稱
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
之稱也未葬未有諡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于后
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
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
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
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于高皇稱元孫之子云
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元說皆云天子諸
侯事曾祖以上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
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主

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喪服可
隨所存至于制度則不如禮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
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
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尙書又訪容衣還羣臣
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
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
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禁邑以
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無填衛之禁而魏皇后
合于如事存之意可見于門內拜訖入帳臨乃除服魏皇后
崩繆襲議銘旌曰自殷以前復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
書國者周之復天王稱天子諸侯某甫秦漢皇帝皇后太后
復書銘置之柩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為天
下之號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以自別耳太后不宜復
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曰怡奏祖號以稱廟不宜以

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外之左尚書奏烈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杠如怡等議與重俱埋

晉宣帝崩文景並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服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帝將謁崇陽陵詔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議以衰經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為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古

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之姑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為善乎玄曰若不除而臣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焉晉鑿齒曰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于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于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謂以孝治天下乎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不得終苴經之禮以為沉痛况當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練帳幕素牀以布巾裹革輶輦板輿細轎車皆施練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餘居喪制如禮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

官賞皆就朝脯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有司又奏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載冕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開之禮自遠代而廢矣唯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詔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羣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古

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制情除服博士陳遂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預奏諒開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為斷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既卒矣太子及三夫人以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下推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推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于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在何所推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于路寢今宜于太極殿

上諸王宜各于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之劍衣新禮以傳稱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也更制齊衰之喪不佩劍殺孽虞以爲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盾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衛之防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過密八音豈有釋其纓經以服元黃黼黻哉雖于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元衣朱裳此鹵簿所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孽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七

祥車曠左則今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用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遣車易以擗牀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漢魏故事大喪及大新禮以爲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槍非經典所制違禮設衛故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擊虞以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槍之聲衛故所以全哀此亦以感取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宜定新禮咸甯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如舊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秦始十年春長樂年秋扶風王亮薨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武帝並舉哀三日省約備矣成帝咸康七年杜皇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

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

凶門柏厯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何處凶門柏厯大爲煩

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于木表以葦席

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

范堅又曰凶門非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

表喪俗遂行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

即古弔幕之類也

陵中唯潔埽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

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

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註黃紙有爵士者削降示嘉中江

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致于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

授用雖未有所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

不及凶事無所取責萬里外以再周爲限尚書左丞王彪之

議云昔太監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先制

禮爲君之母妻居處飲食祈爾君已除喪而後聞喪不稅而

責其奔此臣所疑也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

詔宜依深所上施行

六典通考卷百十八

七

日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陵使有司奏選挽郎

二十四人詔停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

服武帝以來國有大喪輒廢樂終三年惠帝大安元年太子

喪未除及元會亦廢樂穆帝永和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

年元會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廢樂太元六

年爲王皇后喪亦廢樂孝武崩太傅錄尚書事會稽王道子

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期爲斷太元十五年淑

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

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衛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

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

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

從之

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元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家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其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禮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耐葬及蕭皇后崩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于塋域之外別為一壙乃開別壙與甬合墳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厯至西上閣皇太子于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于西廡設廬皇太子心喪三年有司奏喪禮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大

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聞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變除禮畢餘一期不應復有禫宜下以為永制詔可崔元凱喪儀曰銘旌今之旒也天子大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轄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遺奠車內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齊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遷耐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啟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為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還耐葬豈應王儉議范甯云葬必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世改葬即墓所施奠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于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脩復五陵宋朝

後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過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休之議放助俎落邊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何充議曰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泄哀之儀應定准博士陶韶以為皇帝宜服祭服出大極泄哀百寮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撝議曰晉景獻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今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亦如常儀何休之議曰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世祖在三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九

之恩理不容替竊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詔可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輶輅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于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輶輅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輶輅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于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

博士沈文珂議宜服吉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
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
可擬左丞徐陵云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
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衰經若言公卿
胥吏並服衰經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公物並吉司
事者凶豈杖經而奉華蓋衰衣而上升玉輅耶謝岐議曰山
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衰
此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辰共在西階稱為成
服亦無鹵簿豈容凡百庶士悉服重而侍中武衛近官反鳴
玉紆青與吉不異詔從師知議

後魏自道武以來及諸帝悉依漢魏之制既葬公除孝文帝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子

太和十四年太皇太后馮氏殂帝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
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
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
于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于是諸王公等
表請時定兆域及依漢魏故事並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
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
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詔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
宜情所未忍帝欲親至陵所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
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甲戌帝
謁陵王公固請公除不從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與羣臣相
慰勞太尉丕等進言曰遠祖有大諱之日惟侍送梓宮者凶

服左右皆盡從吉四祖三宗因而不改陛下以至孝之性衰
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晝夜不釋經帶願少抑至
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
粗可支任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漢魏晉之所
同也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太尉丕曰魏
家故事大諱之後三月必迎神于西禮惡于北具行吉禮自
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能以道事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
迎不至此平日所不當行况居喪乎遂號勸羣官亦哭而辭
出馬端臨曰古者天子之喪七月而葬喪期至于三年則必
之制例以既葬釋服于是唯恐葬期之不促自兩漢至六朝
人主之喪大行在殯少有及兩月者是天子而不克行大夫
士之禮也魏孝文帝力行古道獨為三年之喪 延昌四年宣武
其臣固請而始葬既葬而終不釋服賢哉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子

帝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于
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卽位之
禮太尉崔光等曰太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
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
璽授太子跪受服皇帝衰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
階夜直羣臣立于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
九月尼高皇太后崩于搖光寺詔特為齋縗三月以伸追仰
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
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禮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
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
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絕輒立儀如別內外羣臣權改常

服單衣衰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
宣下詔可

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
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之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天子
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禮率遵前典百寮宜依遺令
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由三年之制五服
之內亦令依禮胡寅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
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
秋之義貴備賢者晉武帝既為衰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
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苦塊卒三年之制最為
賢行然推明通喪止于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教天下
善于君臣之義也而在喪類出遊幸無門庭之冠輿師伐
隣此皆禮所不得為者由高祖不
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論曰人有生而必斃故先王順歸往之義而定為飾終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三

之典自天子達于庶人哭泣有節衰麻有數其文籍藏
在天府其儀式頒于四方舉天下臣民莫敢不遵而守
焉周衰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惡禮文之害已而其
去其籍故雖孟子之賢未嘗學諸侯喪禮而三年之喪
勝之百官族人皆不悅以為魯宗國吾先子未之能行
然則天子諸侯之喪禮其時廢壞久矣遭秦焚書漢儒
收拾于殘燼之中所存者惟士禮十七篇二戴之記錯
雜其間莫能取正世主回惑無所折衷是以漢文矯除
亡秦之規獨創師心之制變煩苛為簡易示臣民以安
便魏晉以下樂新令之易從而憚古制之難復也遂相
與因循而不革惟晉之武帝後魏之孝文後周之高祖

孺慕天至慨焉希古而其時在廷諸臣杜預傅元高閔
李彪之徒務為諂佞以欺其君而莫知將順其美此所
以古禮幾興而復廢也古者諒陰之制三年不言既葬
而後改服終喪而後即吉書稱格于文祖受終于廟舜
禹之事所以為萬世法也般人既練而祔而後即位
周人卒哭而祔亦祔而後即位其禮漸變其期浸迫然
而葬以七月改元以踰年猶未敢遽忘其哀戚之志也
秦漢以來葬不及期有崩後旬日而即位者然猶曰既
葬也東漢以來太子即位于大行之柩前然猶曰既殯
也至北魏宣武帝之崩太子不待明而即大位天崩地
裂之時而晏然襲冕于廟堂之上此豈有人心者所

六典通考 卷百十八

三

忍為乎秦漢之蔑禮尚不及是矣雖然元氏夷狄也其
君自孝文而外未有可與言禮者獨惜當時之北面于
其朝者一切皆不學無術之人而甘心導其君為變古
戾常之事國之棄禮若此雖欲不亂且亡焉得乎

